

續

修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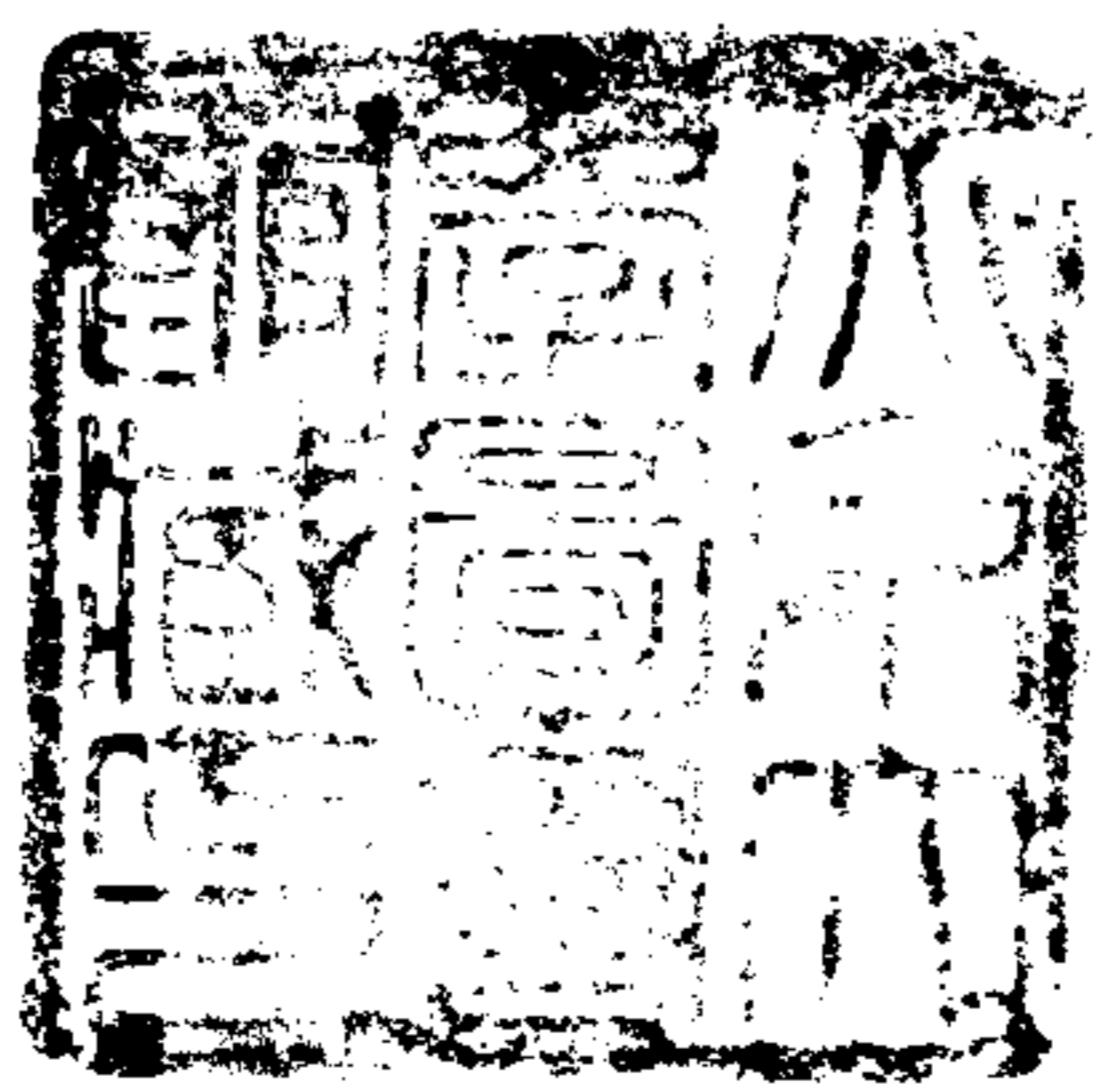
庫

全

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六四・史部・正史類

史記疏證六十卷

佚名撰

.....一

史記探源八卷

崔適撰

.....五五七

2282/04

攷仁和邵位西先生懿辰所著簡明日錄有
漢書疏證二十四卷云國朝沈欽韓著
此書既與漢書疏證連續合鈔且行款
體例亦復相同當亦欽韓作也二書舊
不題名因于檢書之餘表而出之



正義謚法解
平易不訾曰簡



史詮曰周書訾作疵
愛民長弟曰恭

史詮曰周書愛作安
揚善賦簡曰聖

史詮曰周書揚作稱
執禮御賓曰恭

史詮曰周書御作敬
尊賢讓善曰恭

史詮曰周書賢作德

大慮靜民曰定

史詮曰一本靜民作慈仁

純德不爽曰定

史詮曰周書爽作二

賜民爵位曰文

史詮曰周書賜作錫

小心畏忌曰僖

史詮曰一本僖作釐

諫爭不威曰德



史詮曰周書諫爭作謀慮
有罰而還曰登

史詮曰周書罰作伐
威彊敵德曰武

史詮曰周書敵作敵
溫柔賢善曰懿

史詮曰周書賢作聖
夸志多窮曰武

史詮曰周書夸作大
淵源流通曰康

史詮曰周書康作共

溫柔好樂曰康

史詮曰一本柔作良

協時肇厚曰孝

史詮曰周書厚作享

合民安樂曰康

史詮曰周書合作令

資輔就共曰齊

史詮曰周書作共就

敏以敬慎曰頌

史詮曰周書慎作順

昭德有勞曰昭

史詮曰一本昭作明

柔德安眾曰靖

史詮曰周書安作考

聖聞周達曰昭

史詮曰周書聞作文

猛以剛果曰威

史詮曰周書猛作強

不隱無屈曰貞

史詮曰周書屈作私

彊義執正曰威

史詮曰周書執作信

敵圍克服曰莊

史詮曰周書圍作通

勝敵志強曰莊

史詮曰周書作莊志曰勇

屢征殺伐曰莊

史詮曰一本征作行殺作征

或揚善曰德

史詮曰周書德作懷

秉德尊業曰烈

史詮曰周書尊作導

死見神能曰靈

史詮曰周書神作鬼

隱拂不成曰隱

史詮曰一本拂作括

極知鬼神曰靈

史詮曰周書神作事

凶年無穀曰荒

史詮曰周書荒作康

蚤孤鋪位曰幽

史詮曰一本鋪作損

使民悲傷曰愍

史詮曰周書悲作折

柔質愛諫曰慧

史詮曰周書愛作受慧作惠

施勤無私曰類

史詮曰周書施勤作勤政

思慮果達曰明

史詮曰一本果作深明作悍

博聞多能曰憲

史詮曰一本憲作獻

思慮不爽曰厚

史詮曰周書厚作愿

好內遠禮曰煬

史詮曰一本遠禮作怠政

克威惠禮曰魏

史詮曰周書惠禮作捷行

慈惠愛親曰矜大慮行節曰孝強毅果敢曰剛

毅迷而不悌曰丁夙夜恭事曰敬象方益平曰

敬容儀恭美曰勝息政交外曰推逆天虐民曰

煬

史詮曰今本俱缺

除惡為政

史詮曰周書惡作亂

剛克為發柔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僖

史詮曰今本缺為發以下十二字

惠無內德為獻治而無青為平

史詮曰今本缺為獻以下六字

尊修也

史詮曰周書作遵循

又治也康安也服敗也

史詮曰今本缺

秉順也

史詮曰周書秉作康

塞過也

史詮曰今本缺

康虛也

史詮曰周書康作糠

式法也捷克也

史詮曰今本式作武捷作速缺克字

載事也彌久也

史詮曰今本久作文缺二也字

以前周書謚法至以傳後學

史詮曰此二十三字正義本注也與下篇分

野所引漢書地理後分注同今本作大書誤

也

史記疏證卷第一
三皇本紀

楊慎曰譙周古史攷以炎帝與神農各為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為帝或以為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為臣或以為火德之主 錢塘邵泰嚮疑問曰庖犧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始畫八卦神農氏耒耨之用以教萬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此聖人之始祖也夫豈不類人形體同獸畜其何以君臨畿甸綏撫萬民乎至煉石補天輕清從何登躋鰲足立極餘體向何安置蓋共工傲擾天紀網常幾絕女媧滅之四土復正萬民更生此所謂補天立極也平天成也然雖喻言實同誕鄙馬貞補入殊屬贅語况山崩柱折三皇萬歲乘雲車駕六羽蓋附會不經矣至履跡感龍蓋惑于履帝武敏歆交龍于媪上孕產漢高之謬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人交成人獸交成獸安有異物交人而生人之理若是則契非嚳子燕父

而人母矣高帝非太公子龍父而人母矣賤人貴畜而曰龍厭常喜新而曰大人跡有母無父豈常經哉古者立郊禘立鳥至之日太牢祀之天子親往後率嬪御以從乃玄鳥至而祀以生商有天命也故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安得曰吞卵乎姜嫄隨帝之後武以祭于郊禘故履帝武而上帝居歆之敏速也生而棄之者蓋生產每苦其不達而難也今也先生如達矣生產者必折副有災害也今也不折不副而無災害矣居然生子異于常

人之生此所以棄也豈履大人跡之謂哉今以伏羲生于大人之跡神農生于感龍之神是欲以異尊聖而不知其誣聖之甚也將以聖人為非類與

太皞庖犧氏風姓

路史後紀曰孔演明道經云燧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是伏羲因燧皇之姓矣三墳書言因風而生為風姓鄧氏姓書云東方之帝木能生風故為姓豈其然哉予固謂上世嘗有風國因為姓爾故帝後有風后風國之

后蓋久而後得之

母曰華胥履大人跡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路史後紀曰詩含神霧云巨跡出雷澤華胥履之何圖亦云孝經鉤命訣云華胥履迹怪生皇義注云靈威仰之迹寶積記云帝女遊于華胥之淵感地而孕十二年生庖犧長頭脩目龜齒龍唇白髯委地

蛇身人首

路史後紀曰玄中記云伏羲龍身靈光賦乃云麟身文子云蛇身麟首有聖德故周燮傳

注云麟身牛首非也

於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

路史後紀曰麗鹿皮也古史攷云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作琴瑟以為樂通典唐志等皆作儷白虎通義作离云雙皮也婚聘薦皮為可裘服不忘古也禮外傳云伏羲以儷皮為幣

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

路史後紀曰世本伏羲臣芒氏作羅或作句芒

養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

路史後紀曰尋攷古書取犧充庖之說不可解于後世崔氏正論更謂太昊設九庖之官

甚妄

作二十五弦之瑟

路史後紀曰文子世紀伏羲作瑟三十六弦蓋瑟屬陰故用十六之數世本云庖犧瑟五十弦後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破為二十五弦且二均聲故小司馬三皇紀及小史皆云伏羲所作之瑟二十五弦

木德王主春令

路史後紀曰寶積記王子年云以木德王故曰春皇太昊氏居東方叶于木德故曰木皇都於陳

路史後紀曰世紀天皇庖犧都陳留遁甲注云伏羲徙治陳倉地非陳國則不必宛丘矣然歷代以宛丘為太昊之虛今宛丘北一里有伏羲廟八卦壇寰宇記云伏羲于蔡水得龜因畫八卦之壇有長史張齊賢文李邑易之然九域志陳蔡俱有八卦壇此後人之附

會按姚睦亦云黃帝都陳者則羲皇俱在西方矣豈其先後徙耶

立一十一年崩

文獻通考堊宛丘在陳州 路史後紀曰世紀云堊南郡在襄陽按帝冢今在山陽高平西北高平襄陽之境然九域志堊單皆有伏羲陵又河中府有庖王廟引戴氏西征記云潼關直北隔河望層阜巋然獨秀謂之風陵伏羲氏風姓也此當是女媧墓然古帝王墓冢皆非一所宜必有說 徐孚遠曰上古聖

人無受命短促者伏羲立十一年非是作一百十五年為允 凌稚隆曰按通鑑前編諸史會編皆作一百一十五年疑刊者誤

其後裔當春秋時有任

路史國名紀曰任伯爵本已姓帝魁母家遠黃帝以封幼子周之繼絕也以居風姓今濟陽之任城任國也注云亢父故城西夏后氏之宿

國名紀曰宿男爵周武王封宋人遷之隱公及宋人盟于宿莊十年宋人杜預云東平七遷宿不云宿遷于其七之也

鹽有故宿城七鹽城在今鄆之須城東三十
六里隨宿城縣也秦置十六年改曰宿城於宿
城西北三十二里別置須昌

須句

國名紀曰須句子爵成風國邾伐而魯取之
一作胸地志胸城在壽昌西北今須城西
北須胸故城者京相璠云須胸一國二城西
名非也蓋鄆歸須城而胸猶是故所

顓臾

國名紀曰子爵沂之費縣西北二旅有顓臾

故城寰宇記在沂水縣西北八故漢顓臾縣

女媧氏亦風姓

風俗通曰女媧伏羲之妹 路史後紀曰盧
全云女媧本是伏羲婦非也

蛇身人首

路史後紀曰玄中記云伏羲龍身女媧蛇軀
列子以為皆蛇身牛首虎鼻故曾植贊女媧
云二皇牛首蛇形

惟作笙簧

路史後紀曰禮記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世

本以為隨作宋表注以為女媧氏之臣許氏
說文曰隨作笙女媧作簧

女媧氏沒

水經注曰戴延之西征記潼關直北隔河望
層阜巋然獨秀謂之風陵此是女媧墓 元
和郡縣志女媧陵在任城縣東南三十九里
太平寰宇記閿鄉津去閿鄉縣三十里即
舊風陵關有女媧墓自秦漢以來皆繫祀典
唐乾元二年虢州刺史王竒光奏所部閿鄉
界女媧墓天寶失其所在今月一日夜河上
側近忽聞風雷聲曉見墓湧出上有雙柳樹
下有巨石其柳各高丈餘 路史後紀曰墓
今在潼關口河潭上屹然分河有木數株雖
瀑漲不漂沒今屬陝之閿鄉縣按元和郡縣
志風陵堆在河東縣南五十與潼關對寰宇
記風陵城在其下閿鄉津去縣三里即陵故
關也女媧之墓秦漢以下俱係祀典然九域
志寰宇記濟之任城東南三十九里又有女
媧陵城冢記云女媧墓有五其一在趙簡子
城東今在晉之趙城東南五里高二丈九域

志晉州有帝女媧廟寰宇記在趙城故皇朝
列祀亦在趙城

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
炎帝

路史後紀曰春秋元命苞云少典妃安登遊
于華陽有神童首感之於常羊生神子人面
龍顏好耕是為神農

長於姜水因以為姓有媧補謚以為少典

路史後紀曰少典氏取於有僑氏是曰安登
有僑國也世紀云神農母任姁有僑氏女曰

女登非也孰有一姓而任僑兩國者蓋任姁
乃帝魁之母世多以世魁為神農因合之爾
火德王故曰炎帝

路史後紀曰世紀云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
夏故謂炎帝關尹告列之子神農有炎之德
者通典云有火星之瑞也

始教耕故號神農氏

逸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
作陶冶斤斧為耜耜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
興 路史後紀曰梁武祠像碑云神農氏因

宜教田闢土種穀以振萬民而管子謂神農
教耕生谷以致民利陶弘景本草序神農嘗
草以省殺身之弊

于是作蜡祭

禮記郊特牲曰伊耆氏始為蜡鄭注伊耆氏
古天子有天下之號皇侃曰神農伊耆一代
總號其子孫有天下者始為蜡祭其先祖造
田者熊安生曰伊耆氏即神農也或曰大庭
神農之別號
以赭鞭鞭草木

搜神記曰神農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
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號神農

始嘗百草始有醫藥

帝王世紀曰神農使岐伯嘗草木典醫療疾
路史後紀曰太原有神釜岡有神農嘗藥
鼎又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曰神農亦
名藥草山中有紫陽觀云帝于此辨藥世紀
曰神農著本草四卷

又作五弦之瑟

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繼而王天下于是始削

桐為琴絃絲為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 廣雅曰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又增二絃曰少宮少商 路史發揮曰三都賦補史記以為神農制琴說文世紀隨志小史則以為神農造琴益脩之也楊雄琴清英云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新論琴道云其琴七絃而鄭遂洽聞記乃以為神農之琴二十五絃夫二十五絃在所未聞而七絃則世皆以為起於後世或謂周代之所增黠亦嘗發之琴書矣若古聖人凡創一事立一制必有不可易之法是故窮思極致無遠近無小大必致其三而後已固非若後世之士率意而作之者也既討於傳黃帝虞舜琴皆五絃而神農唐堯之琴其絃皆七斯其信者然則聖人之制果無意乎黃帝虞舜土紀者也土之數五故其絃皆五神農唐堯俱以火紀火之數七故其絃皆七是皆可得而稽者也五絃者琴之本制也蓋以當乎五音大絃為君小絃為臣而六七兩弦實為少宮少商故

禮斗威儀云少宮主政少商主事宋衷以為聲五而已必加少宮少商者君臣任重為之設副者也二少之絃時為文絃武絃一弛一張文武之道而世遂以二絃為文武王之所加斯大妄矣

遂重八卦為六十四爻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

初都陳後居曲阜

路史後紀曰今宛丘有陳城故陳國傳云太昊之虛或云神農亦居此酈元云今故城北有所謂羲神寶者其處也傳無炎帝之虛而記載皆以為都魯此繆認大庭為神農故爾世紀云太昊都陳豫州之域西望方外東及明諸胡公之封神農氏亦都之是羲炎果同處然攷羲炎之都似在陳倉太昊紀已詳之而世紀云又營曲阜故晉志云神農都陳又別營曲阜郡國志云自陳徙都於此昔一庭阪譙周云炎帝居大庭寰宇記曲阜炎帝之虛皆相承之說也

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

路史後紀曰郡國志云炎帝神農氏葬長沙長沙之尾東至江夏謂之沙羨今郡有萬里沙祠故曰長沙世紀云神農葬茶陵獬圖經云茶陵者所謂山谷生茶名也炎陵今在麻陂林子茂密數里不可入石麟石土兩於蒼然逾四十圍兩杉而上陵也前正對紫金嶺丁未春予至馬寓人云年常有氣出之五行書云神農丁亥日死丁未日葬 文獻通考淳熙十四年衡州守臣劉清之奏史載炎帝陵在

長沙茶陵今衡州茶陵縣是也陵廟皆在康樂鄉白鹿原距縣百里而祠宇廢 名勝志史記炎帝葬于茶山之野茶山即景陽山也以陵谷間多生茶茗故名在茶陵州治東高一千五百丈周迴百四十里茶水發源山北流瀧下十里合白鹿泉水以入於沱水經沱水出茶陵縣上鄉西北過其縣西地理志謂之泥水也白鹿原去州南一百里炎帝墓在焉

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

日厲山氏禮曰厲山氏之有天下是也

路史國名紀曰郡國志云厲山神農所生荆州圖經云永陽縣西北有厲山神農所生處後紀曰按列厲與烈音本通垂帶如厲裂也故音為裂趙都賦與越叶蜀賦亦與結叶詩栗烈叶卒歲而校獵賦隆烈亦與內叶知古同也且厲山即賴山故登真隱決音蘿字為咸厲切蓋音如賴注者不知謂音小異誤矣開山圖云厲山氏產山谷分布元氣蓋即厲山氏蔡墨曰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者禮七祀太厲傷神也儀禮正義謂帝王之無後者至漢七祀無厲而有山神說者遂以為厲山氏妄矣杜預又以烈山謂炎帝時諸侯劉玄已非之

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訖為妃

路史國名紀曰神農取承桑氏陝之靈寶有桑里亭 後紀曰漢書作桑水氏書傳多作奔水氏字轉失也吳起云承桑之君脩德忌武以喪其國神宗皇帝神武秘畧言有唐滅之唐太宗金鏡述惟作桑氏即承桑也 太

平御覽詠音妖生常林

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

路史後紀曰書傳堯後為哀哀後為榆罔失之按堯來互音故書傳多作帝來小司馬記厘生哀哀生克克生榆罔又以哀克為二矣又曰炎帝參廬是曰榆罔居空桑

凡八代五百三十年

路史後紀曰春秋命曆叙炎帝八世五百二十年古今通系年代曆世紀補史記外紀紹運紀運圖等並因乎此 又曰古今通系系

炎世在位之歷帝承六十年臨八十年明四十九年直四十五年來四十八年哀四十三年榆罔五十年小司馬史記乃有魁無臨而通鑑外紀神農後為臨魁六十年帝承繼之帝承六年諸書不同世紀等不逾此夫神農七十世以炎黃之在位觀之不下數百千年而命曆叙等類以為八世五百二十年此所以致傳記之紛紛且以炎黃為世皆踰百載其子孫無一及於百年又皆上下於四五十間知其難據

其後有州

路史國名紀曰州桓公五年州公如曹說者為即淳于與地廣記高密夷安城淳于本春秋州國也今海之東海縣有大小州山本家併王之三公稱公云襄內侯者非也劉啟侯如祭公類蓋或云懷之武德非武德漢故河胡公之類

甫

路史國名紀曰今拱之考城東北有薄城漢縣屬山陽本宗地梁國蒙縣北薄城即此

甘

路史國名紀曰京兆鄠西南五里有甘亭鄠志或云甘盤之國啓扈戰於此之南郊云甘亭在鄠北甘盤之國啓扈戰於此之南郊云甘亭當在戶東甘

許

路史國名紀曰許男爵太叔之封鄭滅之王符云潁川許縣

戲

路史國名紀曰戲驪山之北水名今新豐有戲亭鄠縣志新豐東北三十里有戲亭幽

王死焉韓云卽入門至戲或云出褒戲此而名妾也兩京道正音希

露

路史國名紀曰露參盧之封茶陵露水鄉有露水山予訪炎陵稽其始封字亦作潞蓋商周間衍于河東北爾

齊

路史國名紀曰齊侯爵伯陵氏之故國以天齊淵名呂尚復封都營丘今青之臨菑也然營丘故城乃在濰之昌樂故萊侯與太公爭

營丘後胡公徙薄姑地志謂尚封薄姑非

紀

路史國名紀曰紀侯爵姜姓與地廣記紀侯故城在壽光家宇樂西六十有劇城內有紀墓高九尺紀侯所築蓋後遷於此

怡

路史國名紀曰怡一曰默怡今營之柳城亦作台即墨台禹師墨如或云墨台

向

路史國名紀曰向姜國今河陽西北三十五

有向城鄆元云軹南四十五向城漸源地名在河內西北二十七之瑞預皆以河內軹西有向而無城疑為蘓田按紀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向二月城陽向何名陽為平河故十三州志云軹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即周之向國然代以為承之向乃莒邑十向城在承縣宣四今密之莒縣南七廿二故向城乃莒邑非姜國蓋以傳姜不安莒而以為近莒爾

申

路史國名紀曰申伯爵初為候平王母申姜國楚靈遷之今信陽軍之方城內也唐申州之南陽漢之宛縣詩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徹申伯土田潛夫謂在南陽苑北序山下所謂于邑于序者

呂

路史國名紀曰呂侯爵伯夷之封杜預謂在南陽宛西南陽今隸鄧宛後周併而太公乃出東呂呂莒也博物志曲海城有東呂鄉密之漢縣海城霍邑亦曰呂武德初為呂州年廢圖經以新蔡為古呂國蓋後來之呂近申在周亦曰甫一作郚郚燕有

一說三皇謂天皇地皇人皇為三皇

路史前紀曰諸書說三皇不同洞神既有別
三皇君中三皇君而以伏羲女媧神農為後
三皇周官大戴禮六韜三畧文列莊子不韋
春秋有三皇之說而劉恕以為孔門未有明
文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
世遂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之三皇斯得正矣
至鄭康成注書中候勅省圖乃休春秋運斗
樞紐黃帝而益以女媧與洞神之說合然白
虎通義乃無女媧而有祝融甄曜度與梁武
帝祠象碑則又易以遂人蓋出宋均援神契
注與譙周之史致紛紜不一故王符云聞古
有天皇地皇人皇以或及此亦不敢明至唐
天寶七載始詔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
皇氏于京城內而王璵建言唐家仙系所宜
崇表福區請度昭福作天華上宮及靈臺大
地婆父祠於是立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
伏羲女媧等堂皇則太古天皇外復別立三
皇矣

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

路史前紀曰項竣始學篇天皇十三頭韋氏
洞紀云一姓十三人也它書皆然獨春秋緯
言天皇地皇人皇皆九人分為九州長天下
故河圖括地象云天皇九翌提名旋復蓋輔
翌者九人爾

立各一萬八千歲

路史前紀曰三皇經天皇地皇人皇開治各
二萬八千歲而河圖帝系譜等天地二皇俱
萬八千歲始學篇則云八千歲按真源云盤
古氏後有天皇君一十三人時遭劫火乃有

地皇君一十一人各萬八千餘年乃有人皇
君兄弟九人結繩刻木四萬五千六百年皆
難取信夫太素莫董固有定數然方此時歲
曆未著烏從而紀之哉三墳書以一歲為一
易草木蓋以草木周禪為之紀雜爾

地皇十一頭火德王

路史前紀曰帝系譜云天皇氏以木德王地
皇氏以火紀始學篇亦謂天皇以木德王

興于熊耳龍門等山

路史前紀曰見遁甲開山圖

人皇九頭

路史前紀曰張晏云人皇九首韓敕孔廟碑云前開九頭以叶言教是也寶積記云斯頻國石室中有三皇石像皆龍形長六丈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頭者人也若今數牛魚然古質故爾

乘雲車駕六羽

路史前紀曰見雜書寰宇記作抵車誤

出谷口

路史前紀曰遁甲開山圖云人皇出于刑馬

山提地之國山今在秦州伯陽谷水出之老子之所至又曰谷口古塞門或云上陽谷蜀秦交傳云三皇乘祇車出谷口謂今之斜谷樂史從之妄矣

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

路史前紀曰雜書云人皇出于提地之國兄弟別長九州已居中州以制八輔則九州肇此分矣今石埭有九皇里非一所也

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路史前紀曰三五曆云人皇百五十六代合

四萬五千六百年小司馬氏取之不足稽也
自人皇已後有五龍氏

路史前紀曰張陵二十四治圖云伏羲造天地五龍布山岳也真源云五姓乘雲車而治天下時人火處巢居日月貞明一日五龍紀

餘論曰春秋命曆序云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遁甲開山圖云五龍見教天皇榮氏云五龍爰皇後君也昆弟五人而龍身然以五音五行分配為五龍之名如角龍木仙商龍金仙之

類而以宮龍土仙為父又言五龍以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為十二部法五龍之迹行無為之化為十二時神是天皇在五龍後妄矣鄴元水經云父與諸子俱仙治在五方亦見李善游仙詩注今上郡奢延膚施縣有五龍山蓋其出治之所也故漢宣帝立五龍仙人祠于膚施亦著地理志按膚施今隸延安五龍山在焉有帝原水黃帝祠九域志云五龍池有黃帝五龍祠四在山上亦曰仙泉祠寰宇記五龍泉出山東一里平石縫雄吼甘

美上有五龍堂而五龍谷水乃在耀之雲陽縣雲陽宮之西南又非上黨之五龍山也

燧人氏

曲禮疏曰案譙周古史攷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燧人 路史前紀曰禮含文嘉云燧人氏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有腹疾遂天之意故曰燧人典略云燧人鑽木取火免腥臊變熟食人事也白虎通義云取火教民熟食制養禮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

大庭氏

路史前紀曰大庭氏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昔者黃帝禘于大庭之館茲其所矣治九十載以火為紀號曰炎帝

栢皇氏

路史前紀曰春秋命曆叙云皇伯登出搏桑日之陽駕六龍而上下乃栢皇也

中央氏

路史前紀曰中皇氏封禪之帝也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居皇人山之西是為嶽鄗山一

曰中央氏

卷頤氏 栗陸氏

路史前紀曰栗陸氏是為栗陸教昏勤民懷諫自用於是乎民始携東里子者賢臣也諫不行而醜之栗陸氏殺之天下叛之栗陸氏以亡 鄧析

驪連氏

路史前紀曰昆連氏一曰登連氏一曰登蓄

氏驪本又

赫胥氏

路史前紀曰赫蘇氏是為赫胥光曜赫奕而降名有不居即以胥而自况九洛泰定爰脫灑於潛山葬朝陽

尊盧氏

路史前紀曰尊盧氏是為宗盧治九千餘載位嶽臺之陽塋浮肺山之陰即今藍田冢其西尊盧氏冢存焉

渾沌氏

路史前紀曰六韜之書渾沌氏在昊英氏前及班固表古今始列之伏羲之下應劭作書

遂以為太昊之良佐三墳姓纂一皆因之失其本矣昔者孔子謂子貢曰渾沌氏之治若予與汝奚足以知之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

昊吳氏

路史前紀曰昊英氏或曰子英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與殺獸人民少而木獸衆人帝之世不彘不卯官無共備之勞而死不得用享事不同而階王以時異也伐木者衣新之世也現商

有巢氏

韓子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不勝禽獸虫蛇聖人有作構木為巢以之羣居天下號曰有巢氏 路史前紀曰遁甲開山記云石樓山在琅琊昔有巢氏治此山南注城陽縣東北有婁鄉是 又曰禮運所言有巢氏在遂人氏之前六韜所叙乃昊英氏之後有巢也而汲書所說有巢氏為在夏商間故外紀云非人皇後有巢氏也

朱襄氏

路史前紀曰有巢氏沒數閱世而朱襄氏立

於是多風羣陰闕昌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菰草木不遂遲春而黃落盛夏而疢疾乃令壬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令曰來陰上達等明是不達之亂然樂都于朱故號曰朱襄氏朱或作朱劉也昭云陳留株邑宋之攻下邑縣古史當亦株陳之也秋邑朱襄氏之株野寰宇記在拓城為朱襄氏葛天氏

呂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捉足以歌八闋 路史前紀曰葛天者權天也

爰儼旋穹作權象故以葛天為號

陰康氏

路史前紀曰陰康氏之時水瀆不疏江不行其原陰凝而易閔人既鬱於內滕理滯著而多重脰得所以利其關節者乃制為之舞教人引舞以利道之是謂大舞顯呂氏春秋孟陰康之變而始制舞有治于華原堊浮肺山之陰

無懷氏

大戴禮曰無懷氏之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故春秋緯稱自開闢至于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

路史餘論曰按春秋命曆叙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漢嘉平中沛相計掾陳晃上言曆元不正謂自開闢至獲麟凡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故易乾鑿度春秋元命苞云二百七十六萬歲每紀為一十七萬六千年廣雅因之均為荒誕按禮舍文嘉推以上元為始起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五星俱起牽牛之初是為曆本故鄭玄云上元者太素以來所求之年也唐李淳風推自麟德元年甲子上距上元甲子積總二十六萬九千八百八十八載而僧一行以太衍數推上元甲子積距開元甲子亦止得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一千七百有四十是其日數也 文獻通考曰按古書之流傳於今者惟六經六經之前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是也紀中言春秋緯稱自開闢至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一千歲分為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則上古之書蓋不可勝

計然其說荒誕故亡取焉

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維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日脩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 路史前紀曰諸記不一按雜書云三皇號九頭紀次五帝號五龍紀次攝提紀次連通紀次叙命紀次因提紀次禪通紀次為合維循 蜚傳之謬爾 又曰十紀者舊言大在遂人前鄭康成六藝論云遂人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方叔機注云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叙命四凡九十有一如鄭所言則十紀皆在遂人之後而四紀又在伏羲之後非也馬總之徒俱謂十紀通百八十有七代又云伏羲前六後三各立年歲亦惟取據張揖慎到徐整等爾皆不可質

史記疏證卷第二

五帝本紀第一

歐陽脩帝王世次圖後序曰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為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取堯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

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胡宏皇王大紀仲尼繫易歷叙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犧農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為五帝也而顛幸無聞焉太史公所薦特形容之虛語爾。朱子曰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為主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于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言知所考信者耶。習學記言曰

犧黃為文字之始聖智之先不獨學者言之孔子蓋言之矣至於簡棄鴻荒斷自克舜則何必孔子自舜禹以來固然也何以知之方禹益皋陶共明治道祖述舊聞其時去黃帝顛項不遠所稱道德廣大皆獨曰堯舜未有上及其先者惟羣聖賢之心豈夸稱而忘祖哉故余以為神靈不常非人道之始關弗敢論非掩之也如遷所見五帝德帝繫姓雖曰起自黃帝若夫稽古而得之君止堯舜臣止禹皋陶而羲黃后牧之倫不預焉遷未造古

人之深旨特於百家雜亂之中取其雅馴者而著之然則曲謨大訓徒雅而已乎況黃帝堯舜之後既數千年長老所言不可信審矣不擇義而務廣意亦為學之患也 辨惑曰五帝之名史記以黃帝為首書序以少昊為首其說不同要之少昊黃帝之子顓頊黃帝之孫帝嚳黃帝之曾孫而堯帝嚳之子也初皆傳之子孫至于堯舜其子不肖不足以付大器乃始有禪讓之事斯蓋不得已之變而或者遂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何其妄也 路史發揮曰司馬氏父子世典太史其作史記也首于黃帝而繼之以顓頊帝嚳又繼之以唐虞以為紀三皇耶則不及羲炎以為紀五帝耶則不應黜少昊而首黃帝學者求之而不得其說此所以致後世之紛紛而蘇子之所以紀三皇也竊觀太史公記首黃帝者特因於世本若大戴禮帝繫五帝德蓋紀其世而非主於三與五之說也抑以為後世氏姓無不出黃帝者故首而字之至于羲炎解有闡焉是以不紀是太史公之本意也

又曰孔安國劉向服虔以黃帝為三皇而司馬遷列之五帝首晁錯桓譚王肅遂以為據夫以黃帝首五帝則五帝為六而三皇少其一故甄曜度益以祝融氏白虎通益以共工氏鄭康成益以女媧為皇而五帝為六人以謂德合五帝者稱之不必人數拘而梁武遂以燧人為皇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為五帝舜弗豫謂舜非三王亦非五帝特與三王為四代尤為無據 黃氏曰抄曰遷之紀五帝自謂擇言之尤雅者著于篇其存古之意厚矣然黃帝殺蚩尤與以雲紀官纔一二事若行禪事已不經至顓頊帝嚳紀皆稱頌語非有行事可考唐虞事雖頗詳皆不過二典所已載然則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至矣何求加為 柯維騏曰五帝之名見于孔子家語及大戴禮其說有二其一孔子答季康子以伏犧配木神農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此言數聖人革命改號取法於五行之帝非五帝之定名也其一則孔子所答宰予五帝德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曰堯曰舜

太史公所述五帝紀是也厥後皇甫謐作帝王代紀蘇子由作古史鄭推作通志並祖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五峰雙湖胡氏又主秦博士天皇地皇人皇之議而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道原劉氏遂以為定論竊謂皆不如太史公之說為有微耳 仁和吳廷華曰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疑即左氏所謂三墳五典然三皇之書不博史遷斷自黃帝是也具言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

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揆其說似亦以唐堯已前荒渺莫據而百家必推極于開闢之初自天皇地皇人皇五龍有巢燧人外又有庖犧十五世九頭十紀之名且謂開闢至獲麟九三百二十七萬六千載如皇甫謐帝王代紀徐整三五歷譙周古史攷及春秋緯諸書皆子長所謂其文不雅馴者即以三皇五帝論譙周以伏羲燧人神農為三皇宋均以犧農祝融為三皇鄭元依春秋緯以犧農女媧為三皇外

紀謂自伏羲至舜凡三十一人總為五帝紀家語孔子答季康子問則以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為五帝胡五峰則云自燧人而上即三皇之世有庖犧神農黃帝堯舜而言即五帝之世蓋據易繫傳言之故朱子亦以庖犧神農黃帝堯舜為繼天而立極胡雙峰又謂黃帝以來皆言帝而不言皇仍以天皇地皇人皇為三皇惟孔安國尚書序皇甫謐世紀孫氏註世本並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唐貞觀中祀歷

代帝王因之然又別祀天皇地皇人皇則攷古未確也

黃帝者正義曰接黃

路史後紀曰母吳樞曰符葆即附寶河圖云黃軒母曰地祇之子附寶也宋書志作符寶

名曰軒轅

路史後紀曰名荼河圖擬輔佐云黃帝告天老曰荼者夢兩龍以白圖授予荼古舒字或作余故世本云伯余作衣裳淮南子伯余之初作衣許註亦云黃帝王冰黃帝經序及難

經疏乃云黃帝名全字轉訛 又曰河圖握
拒云黃帝名軒北斗黃神之精考經鉤命決
云附寶出降大靈生帝軒故文選言登封降
禪齊德黃軒牽秀云邀矣帝軒世紀云或曰
帝軒尚書中候云黃帝提象又云黃帝巡洛
龜書赤文成字象軒而論語撰考亦有軒知
地利九牧倡教之語是黃帝名惟名軒不曰
軒轅軒之字曰玄律見黃帝經序及難經疏
按軒星謂之玄軒廣韻九合內志文云竹受
氣于玄軒之宿是矣然則名軒而字玄律理
或然也山海經帝律生帝鴻則帝之字律尤
信

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贊曰孔子三朝記曰
愚按周禮肆師疏亦引三朝記云庶人之強
者

教熊羆貔貅虎正義曰按言教士卒習戰以
徐孚遠曰諸葛武侯置陣有龍虎蛇鳥之號

八陣起于軒轅正義所說理或然也
三戰然後得其志

邵泰衢曰史載黃帝在位百載崩年百有一

十是十有一齡即登帝祚矣弱齡童稚雖習
干戈安能敵強諸侯而使之賓從又安能敵
最暴之蚩尤而禽誅之尤可異者黃帝阪泉
之戰也是奪神農氏之天下而有之三戰後
得志炎帝雖欲侵陵諸侯未必有桀紂之矯
誣上天沉酒冒色也則此得志也者其亦異
于南巢牧野之師矣况黃帝易所稱垂衣裳
而天下治者也夫豈以軍旅自衛而以武得
志者哉涿鹿阪泉固難稽測習用于戈三戰
得志殆事屬無徵者乎

西至于空桐

秀水朱彝尊曰按岷州原州肅州汝州蘭州
賴州皆有空桐山史黃帝本紀西至空桐登
鷄頭世以為隴石之山無致疑者左傳哀公
二十六年宋景公游于空澤卒于連中火尹
興空澤之士于甲春公自空桐入則汝州之
山也山下有廣成城廣成澤上有廣成觀宋
宣和中汝守林時請于朝建立說者謂襄城
且茨壤地相接疑軒皇問道當於此地然稽
之爾雅北戴斗極為空桐空桐之人武司馬

彪注莊子亦云空相當斗之山則空相宜在北矣且問道之文載于莊子其初往見廣成子謂帝不足以語至道退而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要之廣成子南首而卧帝順下風膝行而進當日帝邑于涿鹿之阿去蒞甚邇故不難復要之又寰宇記蒞縣有筭頭山空相筭頭相去不遠而陳子昂蒞丘覽古詩云尚想廣成子遺跡白雲隈然則蒞之空相未可定其非黃帝問道之所而邑于涿鹿之阿

路史後紀曰史傳言帝居涿鹿世本云涿鹿在彭城代弗知也故魏土地記云濟南城東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黃帝祠則世本之言信矣然鳩州懷戎乃故涿縣有涿鹿山黃帝祠阪泉蚩尤城世止以為帝邦在是而世紀遂疑上谷常名彭澤非也按涿鹿有三又有督濁二音上谷本蚩尤之居而彭城乃黃帝之都蓋帝克尤以其名來此猶春陵之內故爾若脩武之濁鹿與蚩尤二冢相近則尤死之地又嘗以此名冠之

也

舉風后力牧嘗先大鴻以治民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而力牧泰山稽輔之

或云併風后常先大鴻為六相

荀羅日月星辰水波上石金玉正義曰荀羅猶陽時節也星二十八宿也辰日月所會也水波瀾漪也言天不異災土無別害水火波浪

山出珍寶

愚按荀羅依徧布之解為是俗學穿鑿輒以

為測天度之器然則水波土石金玉亦可以

測天度之器也

黃帝居軒轅之丘

集解山海經曰在窮山之際服故謂之軒轅

愚按山海經西山經曰軒轅之丘無草木洵

水出焉南流注于黑水郭璞注黃帝居此丘

娶西陵氏女因號軒轅丘若引以注此甚當

又海外西經曰軒轅之國在北窮山之際在

女子國北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

丘郭璞注言敬畏黃帝威靈故不敢向西而

射也軒轅國與軒轅丘相距遠甚集解所引

舛錯殊甚

徐孚遠曰正義以兵車為營衛

則軒轅之號張說非也
而娶於西陵之女

路史國名紀曰春秋有西陵羔見世本

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

路史發揮曰玄囂青陽少昊三人也說者以
玄囂為青陽或以青陽為少昊或盡三者以
為一副為淺陋按春秋緯黃帝傳十世雖未
足信然竹書紀年黃帝至禹為世三十世以
今攷紀亦一十二世昔漢杯育治始終黃帝
而來迄元鳳之三三千六百二十九載帝世

季世正自多有內簡黃帝後有帝鴻有帝魁
有青陽有金天而後乃有高陽金天少昊俱
為青陽之子攷之書則無疑質之世則不詭
青陽玄囂自二人固也司馬公作史記不紀
少昊畧不識其所出而言玄囂不得居帝位
夫少昊之桀度顯在人自三代以來皆所尊
用祀于五帝之位正於月令之次德之在人
如是之著而玄囂不得居帝位則玄囂非少
昊明矣外傳史記古書皆不言史記云黃帝
生玄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此太史公之誤

也黃帝之子二十五宗賜姓十二惟紀有二
餘十有三皆姬姓也青陽與夷彭同為紀姓
玄囂與蒼林同為姬姓少昊生於青陽循其
紀姓帝嚳出於玄囂循其姬姓世本紀姓出
於少昊而帝嚳之子帝堯猶襲姬姓氏姓之
來各有派別則玄囂青陽又不得為一明矣
玄囂西陵氏之子青陽方雷夫玄囂降居江
水青陽安得降居江水之事益太史公統記
二人皆出黃帝而並別之後世因傳習而誤
之其初宜曰生玄囂青陽玄囂降居江水爾

魏曹子建之贊少昊也亦稱祖自軒
轅青陽之裔則少昊為黃帝之孫而青陽之
後矣惟帝德攷云黃帝之子少昊曰清又曰
清者青陽也其子曰摯茲太史公之所取所
以致學子之疑者蓋少昊二字傳之者之贅
之也曰我祖非清而摯即少昊也子是以張衡
條遷固之遺誤謂帝繫說黃帝產青陽昌意與
周書之說異而郭璞亦云少昊金天氏帝摯
之子也然以摯為青陽之名則又誤矣記注
紊亂如此學士何從而要質之乎故詳焉

吳廷華曰據左氏傳載知子說云我高祖少昊擊之立則少昊名擊不名元翼青陽或云少昊邑于窮桑國於青陽因以為氏青陽州有或云窮桑即曲阜或云後徙曲阜然左氏以魯為少昊之虛曲阜既非青陽亦無自曲阜徙青陽又自青陽徙曲阜之理其說不足據也郊子又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則少昊在黃帝之後顓頊之前可知今正妃二子中既無少昊豈當繼立之時又別于二十三子中求之如皇甫方雷氏所生之說耶此紀畧去

少昊若以易傳為斷則不應又叙顓頊帝學若以宋衷所云五運為斷則無論五運為識緯家傳會于黃帝之說不足信即以五運言之黃帝土少昊金顓頊水帝嚳木帝堯火正令五運之次何以不叙且即以為非五運之次而不叙矣然少昊之君天下固不容沒也如舜紀載四凶所自出由帝鴻黃帝也而及少昊由少昊而及顓頊其次井井不可謂黃帝後無少昊也且如帝嚳之後不叙擊而叙堯然帝嚳紀則云帝嚳崩而擊代立帝擊立

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此雖不叙而未嘗竟削其籍乃黃帝紀則竟以為顓頊繼立若無少昊其人者何也况既云一曰元翼二曰昌意又云顓頊為昌意之子帝嚳為元翼之子則繼黃帝而立者非元翼即昌意矣乃俱不繼立豈俱先卒耶即曰先卒亦應以元翼之子帝嚳繼乃舍嚳而立顓頊者豈斯時嚳德尚不足以君天下耶然據嚳紀稱其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則其君德素具何不繼黃帝而繼顓頊此誠有所不可解者

青陽降居江水

大戴禮帝繫篇云降居泝水

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

大戴禮帝繫篇云昌濮

黃帝崩

路史後紀曰五行書帝以甲戌日崩一云戊

午

葬橋山

元和郡縣志子午山亦曰橋山直真寧縣東

八十里黃帝陵在山上 路史後紀曰按混

天記黃帝葬南陵山南陵故莽曰上陵山而神鑑謂黃帝塋南甲山則首向也思玄注云黃帝塋西海橋山地志亦謂山有黃帝塚史記武帝巡朔方還祭黃帝冢于橋山元魏諸帝亦數祭焉後魏書文成東巡涿鹿祠黃帝祭橋山觀溫泉幸廣寧泉今在上谷東南二十里九域志橋山又有軒轅太子陵廟而媯之懷戎川橋山有黃塋及祠焉 讀史折衷曰軒轅陵在橋山載紀所同特橋山匪一上郡媯州皆有之漢武帝元封元年帝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此上郡之橋山也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六月丁卯南次石亭幸上谷壬申幸涿鹿登橋山觀溫泉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黃帝遂至廣寧泰常七年九月幸涅南遂如廣寧幸橋山遣使者祠黃帝因東幸幽州太武帝神麤元年八月東幸廣寧臨觀溫泉以太牢祭黃帝此媯州之橋山也郭景純注山經云帝王冢墓皆有定處而山經往往復見蓋聖人久于其位仁化廣及至于殂亡四海無思不衰故絕域殊俗

之人聞天子崩各自立位而祭起土為冢是以所在有焉景純之論可謂善言古者矣後之讀史偏執成見以史紀為是必以魏書為非然在黃帝既都涿鹿安在冀州之不可營塋乎 柯維騏曰按諸史所載謂黃帝採銅鑄鼎鼎成帝崩夫謂鼎成騎龍升天蓋本方士之說太史紀之封禪書以見漢武之惑此云崩且塋所以祛后世之疑也 日下舊聞曰按史記黃帝崩塋橋山魏王象繆襲等撰皇覽云在上郡地理志謂是上郡同陽縣括

地志謂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今平谷之陵人多疑流傳之說然帝既都涿鹿則塋于此理亦有之抑衣冠之塋或者非一處也 吳廷華曰黃帝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不能征于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又曰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教熊羆貔貅羆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所謂神農氏者

據司馬貞索隱謂神農氏子孫即班固所云
參盧皇甫謐所云帝榆罔則所稱炎帝當即
前所謂神農氏益襲神農之號者然據帝王
代紀及古史攷俱云神農生帝哀哀生帝克
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
興則榆罔特神農之曾孫若以此紀神農氏
為榆罔則神農氏止三代而軒轅與非八代
矣謚自為矛盾乃如此人據舜紀自黃帝至
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故黃帝為有熊帝
顓頊為高陽云云則所謂襲號者不過襲其

國號非并黃帝顓頊等名而襲之也神農雖
莫可攷然以黃帝為有熊之例例之則既襲
神農之號不應又以炎帝為國號而襲之如
并襲之則八炎帝矣易所謂教耒耨者何人
紀所謂與黃帝戰者又何人也况代紀等書
謂炎帝姓姜其母則曰女登其所娶奔水之
女則曰聽該其後人則曰帝哀帝克帝榆罔
俱若有據至帝則惟曰炎帝神農而其名不
傳則非名炎帝即名神農後人烏得并其名
而襲之况據左氏烈山氏之子曰柱其于帝

克是一是二又不可解也又據國語炎帝黃
帝皆少典之子其母皆有媧氏之女則黃之
繼炎不過兄終弟及之常態皇之說不足據
此紀亦非信之矣今即紀說論之由前之說
則諸侯暴而王室哀由後之說則王室虐而
諸侯叛是同一炎帝神農而忽盛忽衰同一
黃帝而哀則攝政虐則三戰何矛盾耶又湯
之伐夏也不過曰格爾衆庶武之伐殷也不
過曰虎賁三千黃帝為五帝之首乃運為伐
君之倡且教熊羆貔貅而戰之一戰不
已至于再再戰不已至于三曰三戰然後得
其志則其志尚可問哉且既云邑于涿鹿之
阿則定都矣又云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為營
衛則似黃帝戰炎帝伐蚩尤逐葷粥外日事
征伐終身在師兵營衛中并涿鹿之都亦不
可謂之常處者豈不悖耶昔人謂史遷鑿虛
室之禍于武帝紀事多忌諱不傳是也自余
論之則黃帝一紀寫來俱是武帝小樣爾武
帝大畧不過窮兵黷祀求仙即黷祀中事橫
歛即由窮兵黷祀而來故大略不過此二者

紀曰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凡山及岱宗西至于空同登鷄頭南至于江登熊相北逐葷粥合符釜山又曰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獲寶鼎其梗槩若俱為武帝寫照蓋此紀為百三十篇之首故立意頌君紀黃帝正諫孝武爾讀此紀者當自知之

帝顓頊高陽者

路史後紀曰姬姓古史攷以為姪姓纂則謂顓頊帝風姓

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

路史後紀曰黃帝氏之曾孫祖曰昌意取蜀山氏曰景嫫生帝乾荒取蜀山氏曰樞是為河女所謂淖子也淖子感瑤光於幽防而生顓頊

北至于幽陵正義曰幽州也

愚按說本王逸楚詞章句

顓頊崩集解皇甫謐曰在位七十八年

水經注曰淇水北逕白祠山東歷廣陽里逕顓頊冢西俗謂之殷王陵非也帝王世紀曰

顓頊葬東郡頓丘城南廣陽里大冢者是也

路史後紀曰在位七十有六崩韓愈云年七十九世紀云九十八二十一而立或云三十六立皆非按新序云齊閭丘印遮宣王曰昔帝顓頊十二而治天下故禮傳謂顓頊十二而冠蓋因立而始加元服也 又曰郡國志云顓頊葬俗名青冢山崔鴻前趙錄云和苞諫劉曜曰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十道志云鮒鰓即廣陽山之別名也寰宇記在頓丘西北三十通其記帝陵在相州臨河乾德四年置先代帝王守陵戶高陽在臨河寰宇記臨河東九里顓頊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顓頊陵縣故隸瀛而臨河濮陽與相出入也然顏真卿吳地記烏程有顓頊陵則非矣務願九域志與作鮒鰓同

帝嘗高卒者正義曰帝王紀云嘗無聞焉

路史後紀曰姬姓古史考云或云房姓妄也一云姪姓父僑極取陣豐氏曰哀高表曰握北是履也履大跡而傷生嘗

娶姬訾氏女生摯

路史國名紀曰姓書訾陬三皇時諸侯

帝嚳崩

山海經狄山帝嚳墓于陰 帝王世紀帝嚳葬東郡頓丘廣陽里 水經注淇水逕雍榆城東北帝嚳冢西世謂之頓丘臺非也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者也 路史後紀曰帝生三十而御天六十有三載崩塋頓丘臺城陰野之秋山山在魏之頓丘元和志頓丘西北三十五有秋山縣

北三十有帝偁墓寰宇記秋山冢見存皇覽云在頓丘城南唐以仲春祀帝偁於頓丘三年一享山經九域志皆作狄云山陰今陵見存

帝堯者其解謚法曰翼善傳聖曰堯索隱曰堯謚也

路史發揮曰學者疑謂放勳重華文命昔之人或以為名而堯及舜禹在昔俱以為謚鮮有以為名者曰否皆名也謚不出于古書傳雖云謚出黃帝然實出於周公何以言之予觀夏商帝王皆非謚法知之也死謚周道也

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故始皇之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是以秦秀謂昔周公弔二季之陵運哀大道之不行于是作謚以紀其終非古有之而穀梁子亦曰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懲惡而觀善也世有謚法輒惡文致堯舜禹湯桀紂之類而彝入之蓋始於白虎群儒斯最荒唐者也夫堯舜禹之為名固自章也堯曰咨汝舜舜曰咨汝禹汝棄汝契是果名也若以為謚則棄契垂益夔龍一

皆為謚而後可有繆在下曰虞舜是豈繆而在下已有謚乎彼則又曰此後世之追志斯亦罔矣夫書之於名分法最嚴密世莫稽也方舜未嗣每書以舜蓋未始一稱帝逮其既立則惟書帝而弗復書以舜此則上古記史之法如是抑豈先謚而後帝乎昔魏周訢謂魏君曰吾所賢者堯舜堯而舜名是古未嘗以為謚也然則其說謬于漢儒可知矣 曰昧谷徐廣曰一作柳谷駟接孔安國曰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 學齋佔畢曰尚書堯典分命和仲宅西曰昧

谷正經注疏云日所入處名曰昧冥之谷史記注引孔安國云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以為義仲宅賜谷之對其義坦然明白矣而周禮縫人衣翼柳之材注柳之言聚也諸飾之所聚且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注疏遂云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其云書曰者是濟南伏生書柳文見今尚書云宅西曰時谷此周禮注及疏之說也然余攷漢隸占定古文尚書上云分命昧中宅屬曰昧谷昧乃占昧字初無柳谷之文及旁攷史記堯本紀中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徐廣注曰一作柳谷亦日入處地名太史公帝紀務變易二典正文先儒固已評之徐廣因而以柳谷地名注之亦已淺陋至周禮之注又變為柳穀則并谷字而易其文周官至劉歆時方奏立博士胡康侯父子已枚數其失而唐人正義又鑿說以諸色而易諸飾以證柳谷之義其視漢儒義益遠矣至若改谷為穀又無其義試不可用而已

史詮曰洞本無用字
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正義曰孔安國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六載時八十六為老將求代也
徐孚遠曰據皇甫謐所記堯崩年百十八歲在位九十八年則是二十方即位也與此不同

堯又曰誰可者

辨惑曰尚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共工方鳩僝功帝所謂若時若子采者其義雖不甚明要之是兩事而本紀于後節但云堯又曰誰可者却只是申前事也

三苗在江淮荊州

陳子龍曰三苗在洞庭之南與淮無與豈或時時流軼及東境耶 史詮曰淮當作滙謂江之巨浸也

放驩兜於崇山

路史國名紀曰以嬖臣孤攻專權亡國禹御戎今弘農有地名鳧志為驩兜之都然意驩為國當如魯謹未必鳧地其後竄之崇山則

今澧之慈利也有驩泉墓然領外驩州國經記以為其竄所樂史亦記驩州為所放處則去崇山遠矣驩隨為州是為驩朱國山海經云國人似仙人而鳥喙捕魚海島郭氏謂堯臣有罪放南海死帝矜之使其子居南海祠之而神異經言驩泉民鳥足扶翼而行食魚不畏風雨有所觸死乃已居南荒中尤異

遷三苗於三危

路史國名紀曰今戎虜瓜沙等州是其處有三峰山俗曰升兩山在煇皇南三十里地道

記云鳥鼠同穴西有三危山三苗所處是也

陳子龍曰三惡皆一人可遷三苗則舉國西徙矣亦猶漢武之遷歐越周之遷頑民也

凡二十八年而崩

山海經狄山帝堯葬于陽今陽城縣西東阿縣相亭南墨子堯北教乎八狄道堯山皆在堯冢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訖而後哭滿塹無封已塋而牛馬乘之 水經注地理志曰成陽有堯冢靈臺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為

西南稱曰靈都鄉號崇仁邑號脩義皆立廟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潭通泉泉不耗竭至豐魚笱不敢採捕前並列數碑栝栢數株檀馬成林二陵南北列馳道逕通皆以磚砌之尚脩整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塔墀仍舊南西北三面長檣連蔭杖疎里餘漢建寧四年五月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文云堯陵在城南九里中山夫人初在城南二里東南六里堯母慶都冢秀地驗狀咸為踈僻蓋聞疑書疑耳 趙明誠金石

錄成陽屬今雷澤歐陽集古錄謂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皆無堯母葬處案班固西漢別昭東漢書地理志皆曰成陽有堯冢靈臺而東漢志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將至大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與帝帝紀所載正同帝紀章懷太子註引郭綠生述征記云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俗亦名靈臺文丹水經注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二里有堯母陵於城為西南稱為靈臺蓋西漢所載似以靈臺為

堯冢惟此碑與述征記水經迺直指為堯母冢爾然水經云在成陽西南而述征云在東南未知孰是 洪适隸釋兩漢地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不明言靈臺為堯母冢也章帝紀元和二年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注引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有堯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稱曰靈臺據此與碑合靈臺非堯冢明矣 路史發揮曰堯之冢在濟陰成陽堯母靈臺在南漢章帝元和二年使奉太牢祠堯於成陽靈臺是其處也今皆在濮之雷澤東南元和郡縣志堯廟縣東南四里堯陵西三里堯廟縣東南四里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一年禁樵採春秋莫斲於而王充碑貞觀十一年禁樵採春秋莫斲於而王充乃云堯崇山墨子則謂北教八狄道死南已之市而堯登山之陰蓋儀墓爾論衡曰堯葬於崇山儀墓如漢世遠郡國與蒼梧舜墓之類非實墓所山海經云堯葬於山之陽郡善長以類非按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言靈臺碑亦政類以為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無堯母墓處粵稽地志及范曄志則云成陽有堯冢靈臺而此碑云堯母墓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又郭緣之述征記成陽城東南九里有堯陵陵東有

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堯妃也東南六里有慶都冢上有祠廟而水經注言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慶都陵於城為西南稱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脩義其墓處明白若此惡得云無言耶然述征記在成陽東而今之所識乃在成陽西北四十里穀林則古今壇場相出入有不同者郭氏所記乃小成陽小成陽在成陽西北五十里隸於河南有山曰成陽穀林在其下高誘注呂春秋穀林小成陽以山得名乃堯墓所在有堯之故名焉即庸俗所謂因堯城者

吳廷華曰此紀具以今文尚書之說填實成文如所錄虞書親九族以下墳虞以上不過易平章曰便章協和曰合和欽若曰敬順歷象曰數法隅夷曰郁夷寅賓曰敬道平秩曰便程厥民曰其民寅饒納日曰敬道日八宵中曰夜中以殷中秋曰以正中秋平在朔易曰便在伏物允釐百工曰信飭百官庶績咸熙曰衆功皆興疇咨若予采曰誰可者方鳩倂功曰旁聚布功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曰共

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俾人曰使治明明揚側陋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在下曰在民間瞽子曰盲者子釐降曰飭下嬪于虞曰如婦禮而已其辭皆依經直叙所易字如方音又如訓詁不見史才慎和五典以下亦然至易舜讓于德弗嗣句為舜讓于德不擇似舜又以讓為悔者受終文祖下增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二語又似受終後堯意尚未決者則謬矣此外所增惟其仁如天九語不失帝德之本然至云堯避位二

十八年而崩此即明堂位周公踐阼之意不可為訓竹書云昔堯德衰舜囚堯復偃蹇丹朱使不與父相見正義謂括地志濮州有故堯城又有偃朱故城即其所以誣聖人者至莽操之不若皆此等紀啓之末又云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似堯之禪位其輾轉于利害之間籌之至熟而後授舜者將聖人公天下之心盡數抹殺豈不妄誕按此所載增

于虞書者不過此數語而可議已如此班孟堅謂史記是非謬於聖人蓋非虛爾

虞舜者

路史後紀曰王符志氏姓云舜姓虞而史伯亦稱虞幕則其上世為虞矣杜預云虞乃舜之先世數未聞

名曰重華

路史後紀曰世紀云目矐子名重華真源曰字仲華

重華父曰瞽叟

愚按正義引孔安國云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善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叟堯紀云盲者子此紀下云瞽叟盲而舜母死則孔說不足據也尚書疏云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聰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即是身有固疾非善惡之事輒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語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

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

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

路史餘論曰呂梁碑劉耽作碑中叙紀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命禹行水道呂梁特此節完備爲可攷質之於傳惟無句望且不言出自黃帝諒得其正 邵泰衢曰昌意者黃帝之子皇英乃軒轅五世之女舜乃軒轅八世之孫堯舜人倫之宗以孫娶祖瀆禮亂常又何觀厥刑善其婦禮爲哉窮蟬既爲帝子又何以微爲庶人一也男女辨姓婚姻不通舜爲堯之五世從孫而可以尚曾祖姑哉二也帝王之姓累世不易唯舜之姓非先王之姓三也舜爲堯之從孫禹爲舜之從祖仍一家而祖孫授受也謂之揖讓謂之公天下可乎蓋堯以至公授異姓在下之鯀故曰傳賢舜以天下傳外姓有功之賢故曰翼位夏本紀曰絲父顓頊又云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國號之皆非矣四也若言絲弟蟬兄本之顓頊一體夫何絲則始生禹子

蟬遂遠歷五傳且舜年長禹二十於諸年世甚爲懸絕况舜冀地非昌意降居若水之方必非顓頊後史辨之矣至堯用元愷不以爲舉舜以非親故謂之舉五也舜苟堯親非側微矣惟其側微而必本岳薦然後舉之歷試之而朝野信之然後授之六也至受終文祖者受天下于人必告其所從受者文祖者堯之太祖也祖堯之祖以明受之堯也非祖考本生之祖也禹之受命于文宗曰堯廟又推舜所自受之堯也顓頊豈虞氏之祖哉

舜耕歷山

路史餘論曰歷山今河東之雷首山也其山九名一曰首陽臨河與大華對峙即謂歷觀揚雄所云登歷觀以逕望者樂史謂在偃師西北二十五里有舜廟舜井媯水汭水媯南汭北然後魏輿地圖上谷記下洛城西南四十有潘城城西北三里亦有歷山形如覆釜下有舜瞽二祠云是舜居帝之蹤迹何聞至是而齊之歷城南五里又有歷山水經注云上有舜祠縣東復有舜井亦云耕處寰宇記

在縣東百步云舜之所穿又有莘水與歷山井通曾子固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康成謂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而負夏則衛地皇甫謐乃謂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為即陶丘乃定陶西南之陶丘亭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年其地必不大相遠今皆在魯衛間則歷山不得獨在河東遂以為娶後所居後世因有媯水而遷就之夫河中乃帝所生若所都而歷城古歷下也其相去也遠矣耕漁之時徒以瞽叟不順暫即荒野願非日後就敗之比其初未必遠去父母之側河濱雷澤其說未悉按九域志濟南濮陽河中皆有歷山俱存祠廟而今秦地池陽澧陽始寧河縣上虞無錫亦皆有之蘇氏演義云歷山有四一河中二齊之歷陽縣三冀州四濮之雷澤雷澤不聞有二耕漁必不相遠即此為是今曹濮間有舜豢龍井定陶城皆其蹤也然歷山何止四哉信都之歷山樂史亦以為舜耕在是援神契云舜生妫墟應邵謂與雷澤相近寰宇記在雷

澤縣東十三里歷山在縣西北十六今濮之雷澤西北六十有小山孤立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屬地目之姚墟邵謚緣之皆記舜耕之所而池之建德東十里更有堯城山縣南三十有堯城堯祠云堯巡所至梁武於此立太原府縣北二十為舜城城有舜井有樞山上有堯舜二祠元和郡志謂是兩帝南巡所至樞山隅井曰舜井秋浦志歷山在東流縣所至東三十里高八丈上有堯舜二祠南巡裏宇至本屬新門新安志在樞山門西五里有澄水大抵古述舜廟說亦以為今太胡縣北七里龍山亦有堯舜廟說亦以為放勳乃唐之神堯而周處記始寧界復有舜所耕田一山也柞同謂樞山而以其區為之雷澤以其中有多柞同謂樞山也王介甫從之妄矣且以姚媽之名在在而是金之西城故有姚方媯墟杜佑謂舜生此而世本亦謂媯墟舜所都在西城今長沙縣有為水云舜所都而上虞之損石號為公薪會稽又有媯水三撫之泉經之東入海圖經亦以為釐降之地祝阿故縣又有灤水俗呼媯姜水原有媯英之廟水原山上有帝舜祠下開大穴為之舜井究之泗源

又有陶墟亦有舜井其西阜號媯亭山下之一漏澤方十五里指為帝之所漁不知此自挑墟謝息之所遷者又水經注上虞一曰虞賓太康地記為避丹朱之所而雷澤亦非一周處謂是太湖故寰宇引尚書釋言謂在震澤若陽城漢獲澤縣墨子則言舜漁在此澤今在陽城西北十二寰宇記為烏虢切矣郡國志言邑西今有地名舜田然今潭之益陽岳之沅江故梁之重華縣有虞帝城記亦謂是所都而述異記去湘水岸三十有相思宮望帝臺志為二妃之迹冷道臨武桂陽藍山等處悉有帝舜之祠藍山更有舜水舜鄉縣西十五與永明西十五皆有娥皇女英之廟江華太平鄉有舜女寺即按歷城東南十里之廟山晏氏三齊記在縣東南後人思舜而置廟也湘中記云地有舜之遺風人民紈朴故老猶彈五弦之琴為漁父辭莫不以為虞帝之居豈盡信邪

漁雷澤

路史後紀曰淮南子云釣于河濱獲澤在今

澤之陽城唐獲澤縣應邵云澤在縣西北沁水東逕獲縣故城南漢之澤氏縣魏土地記陽河有沁與獲澤水合者紀在梁惠王十九年晉取玄武獲澤墨子亦言舜漁在此故金鑰謂澤州為舜澤十道記云澤州以獲澤得名皆在河東或云漁于雷澤雷澤濟陰非也

陶河濱

路史後紀曰河濱在蒲州陶城北有故陶城南去歷山甚近故孟津有陶河之稱一云河濱在濟之鄆城蓋以東夷之說也夫帝冀人而虞濱歷山陶城皆在冀蓋初耕于野未必遠去父母也然壽丘在濟負夏在衛則商販觀風或往來於此不必限一所

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

路史後紀曰灰於常羊什器於壽丘就時負夏未嘗暫息頓丘買貴於是販於頓丘傳虛賣賤於是債于傳虛以均救之故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為之以救敗也

舜父瞽叟頑母冀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

辨惑曰舜本紀云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
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逃避及有小過
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謹篤匪有
懈後又云舜父瞽叟頑至即求常在側字語
重複而兄弟孝慈一句亦不成義理

舜居媯汭

路史餘論曰媯一作瀉瀉汭舜廟後周宇文
護造地記云二泉在首山北山中皆逕山下
而入何然孔安國馬融王肅杜預皇甫謐皆
以為汭為媯水之曲云

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

列女傳云元始二妃帝堯之女瞽叟和寧卒
享福祐 邵泰衢曰岳曰父頑母嚚象傲克
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釐降
二女子為汭嬪于虞夫以諧孝烝乂乃始釐
降嬪虞不過二女與處試其刑于式化耳若
使瞽腹復欲殺之又何克諧不格姦之有余
以讓畔讓居宜在釐降之先若已女妻男處
而瞽不好大似詔尊奉勢之流歸之德化詞
屬未安而萬章有二嫂治棲之文又似殺舜

在釐降後然塗廩之時兩筮從何而辨穿井
之時日實從何匿空似皆未喻者也
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

史通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
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為羊劉根竄
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有必丘雖大聖所不
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阨於陳蔡是也
然俗之愚者皆謂被幻化是為聖人豈知聖
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
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
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
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
矣且案太史公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
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向
之所述豈可謂雅邪

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魍魎

辨惑曰舜典稱四罪而天下咸服言刑之當
而已史紀帝堯本紀云舜言于帝請流共工
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
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

東夷至舜紀則引左傳所載渾沌窮奇檮杌
 饕餮之事云流凶族遷於四裔以禦魑魅文
 雖差殊其為四罪一也一則曰變四夷一則
 曰禦魑魅舜之意果安在哉蓋二者皆陋說
 不足取焉且此事止當作舜紀而復見於堯
 止當從經而反取於傳紀之語不亦冗而雜
 乎 吳廷華曰紀既載虞書流共工放驩兜
 遷三苗殛鯀事又自為之說以渾沌窮奇檮
 杌饕餮為四凶舜流之是唐虞有兩四凶也正
 義謂渾沌即驩兜服虔謂窮奇即共工賈逵
 謂檮杌即鯀正義謂饕餮即三苗此特為司
 馬作彌縫耳按虞書驩兜堯臣即薦共工於
 帝者紀稱渾沌掩義隱賊好行凶惡帝臣雖
 不善未必至於此極又紀稱檮杌不可教訓
 不知話言若鯀則四岳薦之帝堯試之九載崇
 伯績在太原謂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者能如
 是乎紀稱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
 惡言天下謂之窮奇服虔以為共工者蓋與
 虞書象恭之說相似耳然據左氏傳共工氏
 有子曰句龍杜氏謂共工在太皞後神農前

若少皞固黃帝之後則共工非少皞之裔不
 得即以為窮奇也虞書言有苗昏迷不恭侮
 慢自賢與紀言饕餮貪食冒賄不符豈得合
 而一之又虞書言堯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雖
 孔壁古文不足信然觀今文虞書放齊薦朱
 而帝以器訟却之四岳薦鯀而帝以圮族却
 之至明揚等語皆所謂勿疑勿貳者此紀則
 謂元凱十六族世濟其美堯未能舉又云三
 凶堯不能去是所謂見善不能舉見不善不
 能退者何以為堯

五流有度

史論曰古本度作庀尚書作宅蓋庀之訛也
 夏紀三危既度同

於是以前垂為共工解馬融曰為司

徐孚遠曰是時禹為司空宅百揆垂何得亦
 為司空抑禹自宅揆解司空之職以授垂即
 將共工別為一官與司空分職而馬說誤矣

皆曰益可

史論曰古本益作彝

嗟女二十有二人

路史後紀曰王蕪等以四岳九官十二牧為之然四岳非一人也故胡益之以百揆易四岳不知百揆在九官中矣若合四岳則二十五矣故世紀云二十五人或九官或在十二牧中一人兼兩職者若先為牧又兼四岳九官爾孔氏以為禹益垂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及四岳十二牧然其戒四岳以闢四門戒十二牧以民食蠻夷是岳牧之事已各戒之則此咨二十二人必不兼矣况亮天工者非岳牧之任而禹稷契皋陶有不應絀者元凱十六相與羲和之六卿歟九官在其中故各以事咨戒之又如羣臣受任而遜于人亦皆授職如多戕伯與朱虎熊羆不見任用有舊職不移也

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

帝王世紀曰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二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歲癸卯崩或云舜年一百五歲亦云一百一十三歲尚書疏曰舜年六十二為天子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曰

舜薦禹於天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明矣史記皆謬周洪謨曰按舜年九十三自謂倦于勤而命禹居攝豈有百有九歲之後其哀已甚而又南涉大江深入蠻夷之地哉為此說者惑于書陟方乃死之文耳今按韓子謂竹書紀年紀帝王之歿曰陟師古云古謂掘土為坑曰方是時舜年已老故垂歿之際先定其壙而後乃死然其定壙蓋亦不過謂吾死之後可葬某處非若後世擇選風水預為壽藏者也要之舜都蒲坂距鳴條二百餘里孟子云卒于鳴條者得之吳廷華曰紀云舜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踐帝位三十九年崩于蒼梧之野據此則堯紀避位之說妄矣然又據虞書帝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又云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又舜曰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又曰堯老而舜攝又曰禹祖舜十有七年合諸說論之則受終當在徵庸後之三年即攝政時也越

二十八年而堯崩蓋兼試舜之三年言則堯崩時舜固五十有八至三年喪畢乃踐帝位則六十一矣虞書三十在位本大縣言之耳若所謂五十載陟方乃死則舜在位之實數也况舜薦禹時曰堯期則舜時已九十餘歲又十七年而禹嗣位則與虞書五十載之說合堯紀亦有二十八載語此紀後亦有十七年之說此獨言五十攝政踐位三十九年不但與經傳不符與紀說亦自相背戾不足據也

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山海經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岬也疑又曰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又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墨子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紀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而市人乘之呂氏春秋舜葬于紀市不變其肆執疑山下元和郡縣志九疑山在永明縣東南一百里舜所葬也九山相似行者疑惑

故為名二妃冢在華容縣北一百六十三里青草湖上元結九疑山圖記曰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望九峯疑焉而悲從臣九作九悲之歌曰謂之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方輿勝覽檀弓云舜葬於蒼梧之野習鑿齒云虞舜葬零陵元和郡縣志亦云九疑舜之葬也案太史公曰舜南狩行死於蒼梧之野歸葬於江南之九疑小海經云舜之所葬在今道州零陵縣界蒼梧

九疑當是兩處後人誤引舜死之地以為舜葬之所耳元混一方輿勝覽舜陵在女英峰下路史發揮曰諸馮負夏鳴條皆在河南北故葬于紀所謂紀市也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其去紀才兩舍帝紀言河中又舜冢信矣夫蒼梧自非五服人風嫫劃地氣高瘴在虞夏乃無人之境豈巡狩之所至耶方堯老舜攝也於是乎有巡狩之事今舜既已耄期勅劇形神告勞釋負而附禹則巡狩之事為之矣豈復躬巡狩於要荒之

外也哉是以劉知幾之徒得以撫厲王流羸
楚帝遷柳及夏桀趙嘉之事而疑舜禹之明
德必嘗攷之象封有鼻故墓在於始興義均
封於商故女英之冢在商鄆親謝禹其餘支
庶或封巴陵或食上虞采西城邑也陽與夫
懷戎衛山長沙無錫故其墓或在江華或在
巴陵上虞禹為天下帝之諸子分適他國其
之巴陵者登北氏蓋從之故其墓在於巴陵
黃陵也登北氏帝之三妃不得皆後於帝死
帝之第三妃帝之三妃不得皆後於帝死
育既莖於陳倉則其先死矣隋倉有黃帝孫

舜妻既皇英各自有墓則黃陵為登北之墓
審矣唯登北氏從徒巴陵則其二女理應在
焉故得為相之神而其光焂於百里是皆可
得而攷者胡自氛氛而爭為堯之二女乎是
則九疑之陵或弟象之國所封崇爾不然商
均寔也大荒南經云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
子叔均之所葬也而九疑山記亦謂商均寔
其陰豈非商均徙此因葬之後世遂以為虞
帝之墳邪是以蔡雖九疑碑辭乃云解體而
升而胡曾九疑碑圖且謂今無復墓然則蒼

梧之藏有其語而已矣 邵泰衛曰禹受命
于神宗之日舜年九十五矣耄期倦于勤今
乃百有十歲猶自躬巡荒服乎舜典云舜生
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史官
紀舜典之總結從生至死也姚舜牧氏曰升
遐死之別名也若以陟方為升遐又云乃死
史何其複也史紀舜生始末曰舜三十徵庸
則前之祇載克諧也及受終三十載允陟五
十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
平而不敢自暇豫也至于若時五十載而巡

歷于方岳之下也如此乃死焉自生至死乃
字始明何得云巡狩而死于蒼梧之野乎
封第象為諸候

路史發揮曰幽明錄云始興有鼻天子冢鼻
天子城即南康語南康縣鼻天子城者亦見
虞賓錄蓋地後貫南康昔人不明為何人乃
象冢也

舜子商均亦不肖

路史後紀曰女營生義鈞及季釐季釐封緡
為桀所克義鈞封於商是為商均是喜歌舞

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吳廷華曰據史遷云擇其猶雅者著為本紀似矣夫雅者正也此紀所述不正如此何以謂之雅况尤雅耶又其言曰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蓋當時以大戴禮及家語非聖人之言故不傳學是漢儒之去取固不爽也又其言曰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長老各往徃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用殊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指家語及是儒者不傳而遷則探方上俗說以証家語等而信之其取之之義已與儒者不同矣又其言曰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夫春秋國語正儒者所傳乃以為弗深攷其去之之義又與儒者不同矣又曰其所表見者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如謂表見不虛即不離古文之意蓋指家語等言之索隱謂承春秋國語則與上第弗深考不合且既取家語又取春秋則夾雜非語意索隱蓋為之彌縫耳不足信要之此文大

意曰俗說而取家語大戴又曰書缺而別求之他說他說者讖緯之類若春秋國語則其所謂第弗深考者去取之謬如此猶曰擇之是真昌黎所謂擇焉不精者矣

史記疏證卷第三

夏本紀第二

黃震日抄曰夏紀多槩括禹謨禹貢之書少康中興書所缺者亦缺自仲康帝相少康直以世次相承若守文無事者意者少康之事遷時已無所考歟

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

史通曰案顓頊紀中已其云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上云昌意及鯀不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得復云為人臣 黃氏日抄曰禹後於舜者也謂皆黃帝子孫舜去帝七世而禹反四世又舜帝族也而側微至此皆事之不可曉者

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邠泰衢曰書曰魚若丹朱教唯慢遊是好邠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

弗子惟荒度土切蓋禹勸帝脩德而以教為可畏不可不創娶妻弗顧生子弗恤而唯荒度工功弼成五服未嘗創于鯀也若以為創于鯀而痛父功不成亦可為幹蠱之孝不知禹之地平天成萬邦作大者豈以是哉

居外十三年

周洪謨曰世常言堯有九年之水然鯀九載弗績禹八年于外則為十七年而非止九年矣然鯀之九載乃堯在位之時禹之八年乃舜攝政之後然八年者亦以水之害漸去至八年則天地平成而非有八年之水也太史公謂禹居外十三年蓋因兗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之言然實非也

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樁

路史餘論曰淮南子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舟車楫肆窮廬固有所宜也許氏以為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坭地宜楫草野宜窮廬書言四載孔安國謂水舟陸車泥楫山樁而夏本紀乃言泥乘橈山乘樁橈尸子作橈集韻同為祖苟切舊亦音莖而樁乃音鞠故河

渠書溝洫志皆云沈陷羸書言山即橋而志言山即橋諸儒皆以椿為丘遂切此以意言之音橈為莖爾按許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標澤乘刺為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山乘標行沙乘軌標與標同力迫切與楯同軌同敦倫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傳橈非輶也字宜音撮險所乘者書志作羸特省文借字代弗察爾橈與楫同蓋即標也當讀如濟深蓋亦諸儒意會而音為累其作槁者殆楫之轉然禮運直收橈於平聲云丘妖切字一作輶則又合橈槁為一矣集韻作輶而以楫同之累累固舉食之具爾如淳云橈以板置泥上通行楫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字亦作楫二物蓋皆車類竊詳其制橈當如燕公發馬之法而標則輶之制爾周禮軍旅會同鄉師治其輦輦輦人輦車駕輦上為藩藩營輦之以載任器然說文以輦為大車駕馬則又非山乘者矣按禮士載輶以輶軸大夫以上以輶輶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全而闕軸為輶

車庫下而寬廣自諸侯上有四周即其制也孟服謂木橈形如箕摘行泥上徐廣以橋為直輶車一作輦而應謂橋或作標人所引者如說非矣夫曰載曰乘則不應為履與板矣楯軌標撮是為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在四載內然在文子又言涉用髡髡於說者為乃鳥反茲又異矣

夾右碣石入于海

徐孚遠曰按尚書作入于河傳曰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石轉屈之間故曰夾石

浮於濟深通於河

索隱曰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北至濟陰故應劭云濟水出平原深陰縣東入于海

即東武陽縣北至千乘縣而于海

愚按地理志平原即深陰縣注應劭曰深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東郡東武陽縣志云禹

治深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注應劭曰武水之

陽也索隱誤以地理志本文為應劭之說

九江甚中

余有丁曰按書傳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島西北今沅水漸水元水

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
意以是名九江也

維箇籬楷

徐孚遠曰鄭玄註箇籬聆風也不明書傳箇
籬竹也楷木也皆可為矢

踰于雒

史詮曰右本作洛今本作雒由後人以漢書
改之也

下土墳壚集解孔安國

愚按尚書孔傳無此注

蔡蒙旅平集解鄭玄

愚按漢蜀郡青衣縣蒙山所在漢嘉至順帝
始改地理志不得有其名鄭引之誤矣蔡山

既不知所在而與蒙山並云在漢嘉縣尤誤

浮于潛踰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金履祥曰潛沔于渭無水道可通必踰山而
後入渭史文當是入于沔踰于渭如荊州踰

于洛之例今本傳寫之誤也

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徐孚遠曰按書傳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

別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
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

東匯澤為彭蠡

邵寶曰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遂為巨浸無
仰其入而有賴其過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
匯也者如此故曰北會於匯匯言其外也蠡
言其內也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
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入三水並峙而東則
江為中江漢為北江彭蠡所入為南江可知
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謂經誤者非是

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後人集解鄭玄

隱故言
不及錄

愚按禹為父隱云云據尚書疏為馬融之說
非鄭玄也

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

丘光庭兼明書曰史記云禹辛日娶妻甲日
生啓司馬遷約尚書之文而為史記其於經
義多不精詳按虞書益稷篇云予創若時娶
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
度土功孔安國曰禹言我懲丹朱之惡如此

故辛日娶塗山氏之女甲日復往治水復往之後而啟生焉啟生之後或從東往西或從南徂北經過其門聞啟泣聲而不暇入子愛於啟以其水災未去唯大度水土之功故也而司馬遷以塗山之女聘禹之後四日之內而生啟故聞其呱呱泣聲而不入愛子其不近人情一至於此且禹所以言此者以已勤於治水而不顧其家不私其子所以能成大功耳若馬遷之意是禹疑其妻而惡其子何勤勞之有焉

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

邵泰衢曰哀七年傳景伯曰禹合諸侯于塗山註塗山在壽春縣東北濠州鐘離縣西九十五里是塗山者壽春之塗山今訛蕭山之會稽皆世家致羣神于會稽與會計之一語耳蓋會稽越地上古未通仲雍逃吳猶然斷髮即使會朝述職何為遠抵蠻方若云封德爵功又不當近舍朝宇宋景濂云稽之左氏當以壽春之塗山為正
遂滅有扈氏

呂氏春秋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也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脩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愚按呂氏作后相是所聞之誤

帝相崩子帝少康立

左傳疏曰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說之疎也 徐孚遠曰按大康自為遊田至于失柙然未便失國也如己失國中康安得復立中間又傳帝相至少康乃始光復乎蓋史遷時左傳未出不知羿浞篡夏之事故不著少康之功疑作五子之歌時已有失國之禍而著胤征以中康為中興之主耶

帝不降崩弟帝局立

史詮曰竹書紀年帝不降遜位于弟局三代之世內禪惟不降實有聖德

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

楊慎曰淮南子云桀囚于焦門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于夏臺紂拘于宣室不自

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于美里天下非一湯文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矣

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

扈氏有男氏

路史國名紀曰世本之有男氏潛夫作南周

書之有南也二臣勢均爭權而分楚地記云

漢江之北為南陽漢江之南為南郡者是

斟尋氏邢城氏褒氏

國名紀曰夏有褒君褒姒祖也盟會圖云梁

州褒城縣漢之褒中義熙之苞中有褒水褒

谷褒國故城為褒水所壞國都守尉理在與元

西三

費氏

國名紀曰弗費也一作邾扶味切今河南濮

氏滑都也與魯費異魯費音秘陸姓纂有邾

氏別為邾並音非也玉篇邾以邾為李

杞氏

國名紀曰杞定似國商封之今汴之雖丘有

古杞城僖十四遷緣陵後復遷淳于定二十

四楚滅之古作與衛宏

繒氏

國名紀曰子爵昭公取鄆也曲列國一曰繒

行今沂之沭縣東八十故鄆城莒滅之

辛氏

國名紀曰帝支子封韻或云辛之轉非也一

作驛驛娶也今陳留有辛城辛虛周地記辛

城辛之轉

冥氏

國名紀曰冥鄭也陝之平陸東北二十有鄭城

冀伐之者後為虞氏邑又哀六有冥陳地哀

十九越又曰太史公曰禹之後分封以國

為氏然自有扈氏斟尋氏斟氏戈氏則失之

矣扈出昆吾斟戈出於己姓蓋繇世史誤以

己為如爾非其後云

史記疏證卷第四

殷本紀第三

辨惑曰父死子繼天理人情之常也自天子至庶人自王至霸自古至今未有能易者其或及于旁支付諸他姓則必其勢所當然而出于不得已可謂之變而不可以為常也而漢人之說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此何所稽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故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典章制度時或損益不同至于名教人倫豈容殊致尊親之道孰可偏廢而云殷獨親親周獨尊尊非謬妄乎蓋秦漢以來言三代者每每如此以殷紀觀之誠多立弟然在當時必有其故而初非湯之定法也若其果主于親親則一于立弟矣何復待太子死而後及邪抑嘗考之河東甲崩子祖乙立祖乙崩子祖辛立小乙崩子武丁立武丁崩子祖庚立此皆在世立子者也康丁崩子武乙立

武乙崩子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辛立此則四世立子者也其間沃甲崩則立其兄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則立其弟沃甲之子南庚此則廢適而立姪者也安在其太子死而專立弟邪紀又云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蓋立不以正宜其啓爭奪之端是何足以貽久遠而謂成湯之法固如是乎嗚呼世之學者自非詩書易春秋語孟之正經一切異說不近于人情者雖託以聖賢皆當取不可輕信也 又曰呂氏大事記云太史公於夏紀則稱孔子正夏時於殷紀則稱孔子善殷略聖人損益四代之大意不可謂不略窺之矣予謂遷時因孔子之言而猥引之耳既非已見又不能別有發明而呂氏遽以為知損益之意何遽過譽之甚也 黃氏日批曰殷紀亦依仿書為之具載興衰相乘者數四未嘗不本於賢者之用舍而載紂取亡之事尤詳真可為萬世戒惟湯誥與書本文無一語類及盤庚諸民三篇謂為小辛世

殷哀百姓思盤庚而後作難考耳

見玄鳥隨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毛詩玄鳥疏曰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
流城簡吞之生契封商毛氏不信讖緯以天
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
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禘天子親往后妃
率九嬪御玄鳥降之日有祀郊禘之禮也大
戴禮帝系篇說帝嚳一其四妃之子皆有天
下云有娥氏女簡狄則契為高辛之子簡狄
高辛之妃而云玄鳥至生商則是以玄鳥至
日祈而得之也故以為春分玄鳥降湯之先
祖簡狄祈郊禘而生契也玄鳥以春分而至
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將
令王有天下故其欲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
生焉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
命玄鳥使下生商也

封於商

毛詩箋曰始堯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末年乃
益其土地為大國孔疏曰中候握河紀說堯
曰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

命說舜之事云褒賜羣臣賞爵有功稷契皋
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為大國也自殷以上大
國百里握河紀注云稷契公也公即周禮三
公八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之封契已應
百里便是土地之極而舜又益之者以其身
有大功特加褒賜如周之賜魯衛之屬越禮
特賜既賜之後不必止于百里而已

成湯自契至湯八遷

尚書疏曰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
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
其餘四遷未詳聞也 毛詩疏曰書序云自
契至于成湯八遷皇甫謐云史失其傳故不得
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

湯始居亳

毛詩疏曰皇甫謐云學者咸以為亳在河洛
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
謐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
為隣按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
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
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

曰湯征自葛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
亳衆為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
有二亳也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
偃師也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
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
間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即景亳
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能者
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

作湯征

金履祥曰按書序前乎湯誓有帝誥釐沃之
書有湯征汝鳩汝方之書今皆亡矣史遷載
湯征之辭而不類蓋非湯征之舊也孟子引
亳衆往耕之事疑出此書而五就湯桀之事
意者于鳩方之書得之也其詳不可得而聞
矣

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
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
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

邱泰衢曰割烹孟子辨之詳矣此又曰干曰
媵臣負俎不足深置喙也夫既曰干湯負俎

又何俟腹迎五反哉前何其卑屈後何其崖
岸與

言素王及九主之事

徐孚遠曰劉向所載九主是戰國人語酷類
韓非若以素王為太素上皇則九主以索隱
為允 愚按說苑君篇湯問伊尹曰三公九
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如
此而已此是戰國人所造如藝文志湯盤庚
陰道皆是假托也

遇女鳩女房

徐孚遠曰按古本尚書商賢臣女鳩女方
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

邱泰衢曰湯誓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
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日吾
甚武曰武王是敢行稱亂非不敢不正也

桀肆於鳴條夏師敗績

說苑曰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
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
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
請服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不

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湯遂伐三豎俘厥寶玉

尚書序作三脰 邵泰衢曰伐夏救民者湯也夫豈若俘貨者為哉仲虺之誥曰惟王不遁聲色不殖貨利豈虛語哉

作湯誥

辨惑曰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云云今湯誥之書具在曷嘗有此遷何所據而載之也

咎單作明居

辨惑曰尚書湯誥篇末曰咎單作明居而成有一德乃伊摯復政將歸時所陳在太甲三篇之下次第明甚不可亂也史記乃謂咸有一德作于湯時而列之湯誥之後明居之前豈非誤歟

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

尚書疏曰經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至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

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 陳寔曰按邵子經世不載二人之名世彼蓋以甲子歷推之而知非有其在位之年次也然則外丙仲壬實未嘗立太甲直以長嫡孫承繼湯後耳

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祖后

尚書孔傳曰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也祖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也

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

邵泰衢曰攝王之事周公之所無也禮記明

堂位之偽也當國朝諸侯伊尹之所無也書經太甲之可徵也蓋周公之朝則抱冲子而太甲居相乃宅憂耳古者君薨太子諒闇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蓋父母之喪至痛而庶事之可委者悉委之不唯天子然也國君亦各有攝痛均故也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太甲始居陰十二月為正朔殷建丑也伊尹祠于先王奉鬯王祇見厥祖惟嗣王不惠于阿衡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宅憂克終厥德非廢也因

其居憂使之遠邪小而通先王以啓其憤懣之心耳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三年居憂之終期諒陰既畢向以喪服居相今除喪而以冕服迎之非再立也始曰太甲今日嗣王而見厥祖之時亦曰嗣王夫既為嗣王尹得而廢之哉使之居桐尹之專也故曰放尹曷嘗當國以朝諸侯哉攝行政則有之耳以伊訓始以咸有一德終嗣王曰尚賴匡救之德圖維厥終尹曰慎終于始而陳戒于德以告歸白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戒君若臣其心為何如哉

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尚書疏曰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遷說妄也

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

辨惑曰三篇之書雖曰伊尹作然自始至終皆史氏所錄豈獨伊尹褒嘉而作乎既葬伊尹于亳

尚書孔傳曰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疏曰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葬祀以太牢

弟太戊立

困學紀聞曰太戊為太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則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表必有一誤

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

毛詩鶴鳴疏曰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說苑君道篇曰

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止

愚按敬慎篇亦載此事又以為武丁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尚書疏引皇甫謐云太戊懼脩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

辨惑曰書序云伊陟贊於巫咸作咸又四篇

君與云巫咸又王家夫贊而作書者一時之事耳人王家者總言其功業也而殷本紀云伊陟贊之于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父何也祖乙遷于邢

尚書疏曰鄭玄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為水

所殷於是脩德以禦之不復徙也

仲丁書闕不具仲丁書曰蓋太史公知舊有仲丁書闕不具

愚按直言書闕故事不具非有仲丁書也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

皇王大紀曰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

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殷民咨胥皆怨

辨惑曰盤庚篇云民咨胥怨言咨嗟而相怨

也史記乃曰咨胥皆怨何等語邪

乃遂涉河南治亳

尚書疏曰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

在鄴南三十里

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

作高宗彤日及訓

說苑君道篇曰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

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畏弛桑穀

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

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問諸祖己桑

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

駭飭身脩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

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

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困學紀聞曰與書序相違 辨惑曰考之

于書此篇即祖己訓王之辭其曰高宗者史

氏追稱耳諸篇之體皆然而云武丁既歿祖

己嘉之而作繆矣且立廟稱宗自國家之事

豈獨出祖己之意哉高宗之訓乃書篇名自

當全著而但云及訓此復失之太簡矣

子帝太丁立

徐孚遠曰按太丁重見疑誤

為長夜之飲

徐孚遠曰按考要云紂為淫樂以百二十日

為一夜謂之長夜飲車行酒騎行炙醉而忘

其日辰甲子劉昭漢志謂紂作淫虐喪其甲

子即其事也

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

辨惑曰按尚書微子篇所謂太師少師即箕子比干也今乃言奔周與書所記異矣而周紀又云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庇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則遷所謂太師少師者其樂工邪若殷紀所稱亦止于樂工則微子何至與此輩謀決去就而此輩之奔亦為何併持祭器乎至宗世家則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于軍門前後參差不可曉

於是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敗帝號號為王禮

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敗帝號號之為王故本紀皆帝而後總

王也

吳廷華曰余謂皇與帝王之分不過世會升降非于君德有所褒貶若以君德言則禹湯文武之德雖遜于炎黃堯舜豈遂不如帝擊乃擊則曰帝而三代則曰王者世會使然爾遷謂後世敗之若以周初敗之則武王不過自謂德薄易帝為王足矣何至敗及禹湯若以周末敗之則戰國齊秦尚俱稱帝何反敗

及前代若秦則皇帝並稱何惜一帝字而不存夏殷之舊且即云後世敗之則如夏書甘誓稱啓皇胤征亦云王命祖征此皆夏書誰其敗之又如商書湯誓曰夏王率遏衆力盤庚云我王來既爰宅于茲又云古我先王高宗彤日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言于王西伯勸紂云祖尹恐奔告于王是皆商書又誰敗之况據洪範五皇極象君蓋繫就君德言之且對武王言而以極為皇極又曰為天下王是未嘗以皇為三皇之皇王為三王之王也又呂刑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又曰皇帝清問下民是以舜為皇帝則通稱耳且六經所載從無帝禹帝啓帝太甲帝履癸帝受之文即如遷言夏殷二紀無不稱帝乃湯獨不稱帝遷不已自為異同耶遷特因易歸妹爻辭曰帝乙歸妹周書酒誥云自成湯咸至于帝乙遂謂乙既稱帝則商君皆應帝等而上之夏君亦應無不帝又見夏殷君號無以王稱周始有王號乃堅信而不疑夫帝乙之帝與五帝帝字異同之處原無可攷若因一

帝乙遂欲合有商二十餘主而俱以帝槩之且以概之有夏則于理有不足信者如詩書所傳其寂著者曰禹曰太康曰仲康曰孔甲曰成湯曰太甲曰殷王中宗曰太戊曰高宗曰武丁曰盤庚曰祖甲未聞謂之為帝惟乙獨曰帝則焉知所謂帝乙者非二名耶如以帝乙為五帝之帝若以為承祖則上既無所承若以為尊德則帝乙雖在六七賢君之中而不在三宗之列焉得獨尊之為帝况三代之稱王尚書既歷歷可攷不稱某王某王如

周者蓋周之稱王上必加謚謚法起于周亦尚文之一端耳二代如周之為王而非如周之加謚故上之非猶帝嘗帝堯之稱下之非猶文王武王之例史冊第以名傳而不王不帝其風猶古也遷加以帝名又造為貶之之說其穿鑿傳會亦已甚矣 又曰或云譙周謂夏殷本稱王廟號則謂之帝易書曰帝乙固已國語祭公謀父亦云商王帝辛大惡于民皆廟號耳余謂不然生既稱王死亦宜曰王有周之例其明證也死而帝之死者其吐

之矣且使廟號果稱帝則稱生者曰王稱死者宜曰帝然據胤征云先王克謹天戒盤庚云先王有服古我先王子大亨于先王此皆指死者言乃言先王而不言先帝何也且殷紂自焚之後七廟已移焉有廟號即宋為天子之事守亦無違昭代稱王之例而加紂以帝號之理國語之說當以理斷不足盡信又如曲禮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此當是春秋時有此說故記者記之與尚書稱先王之制不符非古制也

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宋氏

路史國名紀曰萊子爵來也登之黃縣東南二十五里故黃城是樂子國云即古之萊夷今文登東北八十不夜城也元和齊人遷之鄉曰東萊漢遼東郡萊陽縣州亦作邾人宣七邾侯齊云時來邾名世以東萊燕俱非萊邾邾乃魯萊作之地實萃云萊故城今淄川東南

宋氏

國名紀曰古商丘火正過伯之虛相土因之

漢睢陽隨為宋城今南京治縣西南十二有
微子冢廟五項石

空桐氏

國名紀曰空桐也宋之虞城南五里有桐
亭故空桐地今尚曰空桐哀尹奉公以空

桐嶺俗非桐鄉

稚氏

國名紀曰商後有稚氏以國為姓

北殷氏

國名紀曰庚丁徙河北號北殷地即殷虛在

相之安陽西有澱水北去朝歌百三十里

即二十史項羽傳汜有殷城述征記河內懷
水南殷虛是河地有殷城有殷城元和志
年武代鄭次于懷城殷殷城久矣

目夷氏

國名紀曰今徐之滕東有目夷亭索隱曰

又有時氏蕭氏黎氏國名紀曰時春秋之時

來鄭地子姓預以為榮陽之釐城璠云榮陽

東四十釐城是蕭子姓附庸本宋邑故有封

人楚滅之今徐之蕭故漢縣屬沛黎氏故

國域黎子姓國侯爵後荀林父滅潞立黎侯

遂一作釐都篇文王所伐者與紂都接今潞
城東十八有故黎侯城黎亭即黎陽故水經
黎陽故城在黎山東北班志上黨壺關衛地
故黎侯富衛山今通利之黎陽漢衛黎陽國也
泥黎中侯二邑處之潞

史記疏證卷第五
周本紀第四

歐陽脩帝王世次圖序曰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自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終哉 洪邁容齋隨筆曰史記所紀帝王世次最為不可考信且以穆契論之二人皆帝嚳子同仕於唐虞契之後為商自契至成湯凡十三世歷五百餘年穆之後為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歷千一百餘年王季蓋與湯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既已可疑則周之先十五世須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數則其所享壽皆當過百年乃可其為漫誕不稽無足疑者國語所載太子晉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不然也 丹鉛總錄曰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始封至文王即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疑也或曰

上古人多壽考然而父子相繼三十年為一世常理也以十五世衍為一千九十餘年即使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後可叶其數豈有此理邪穆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年凡十有四世而穆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穆之子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文可證也 楊慎又曰嘗見呂梁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為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亦迂哉

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毛詩生民疏曰馬遷之言未可信也

號曰后稷

因學紀聞曰詩正義曰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郇必是堯之封故箋傳皆以為堯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

后稷卒子不窋立

路史發揮曰禹為夏契之後為商而稷之後為周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有七世而後有周文王禹及稷契皆當唐堯之時稽之史載契十四世而至成湯厥次僅是然是叙弃后稷十有五世而至文王中間乃闕夏商二代所較者三十餘世踈脫甚矣夫繇堯帝至周文王千一百有餘載而其世之十五豈人情也哉嘗竊攷之信書不窋實非后稷之子而公劉乃商世之諸侯蓋當商家十葉之間故左氏云文武不先不窋而外傳乃謂夏氏之哀不窋始失官守婁敬亦言周自后稷封邠積德累仁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是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還當君桀之時蓋所謂夏之哀者尤不當出乎履癸之前然而說者無謂太康之世曷不諦之如是耶自奴傳云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師古以為稷之曾孫而康成遂謂與太康並世妄矣傳云太王稷授四百年蓋當仲丁外壬之時云爰復詳之夏氏之書記帝王之世云帝俊生稷稷生台 靈台靈生叔均叔均為帝祖夫帝俊者帝嚳

之名而台仰也后稷封台故其後有台靈有叔均既有台靈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為稷子明矣

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

困學紀聞曰周語云不窋自窳于戎狄之間韋昭云不窋去夏而遷于幽詩正義按公劉之篇公劉避亂適幽

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

路史發揮曰杜釋例云高圉僕窋九世孫而史索亦以辟方侯年為皆二人斯得之矣獨

史記乃無辟方侯年雲都諸經至皇甫謐遂以為公非高圉亞圉祖紺之字蓋牽于單穆公十四世之說揣之而合二人以為一耳

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

毛詩絲疏曰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士冠禮為冠者制字云伯某甫亶亦稱甫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但時當殷代質文不同故又為異說或殷以亶父為名名終當諱而得言之者以其時質故也中侯稷起注云亶

甫以字為號

幽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歧下及他
芻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

毛詩絲疏曰莊子與呂氏春秋皆云太王亶
甫居豳狄人攻之與之珠玉而不肯狄人之
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
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
吾乎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也吾聞之不
以所養害所養杖策而去人相連而從之遂
成國于歧山之下書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太

王亶父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
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亶甫曰與之每與狄
人至不止太王亶甫屬耆老而問之曰狄人
又何欲乎耆老對曰又欲土地太王亶甫曰
與之耆老曰吾不為社稷乎太王亶甫曰社
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亡民也耆老
對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太王亶甫
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
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東備奔而從之者二千
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 吳越春秋古公

去邠處歧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
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太姜生少子季歷

左傳疏曰似王季與太伯別母馬遷之言疏
繆耳

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邵泰衢曰哀七年傳子貢曰太伯端委以治
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裸以為飾註曰仲
雍始效吳俗以避災害是太伯亡時尚端章
委冠以治歧周之禮仲雍嗣立始斷髮文身
以效吳楚之俗也今日伯仲文身示不復用
遂若伯仲之逃情非得已者此文身斷髮禍
避申生之誹議史通所由生也

公季卒

呂氏春秋王季葬於渦山之尾樂水啻其墓
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諱先君必欲一見群臣
百姓夫故使樂水見之於是也而為之張朝
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

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代

宋書符瑞志曰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

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

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

邵泰禱曰崇侯譖西伯故紂囚西伯于羑里
譖之言曰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于
帝而帝囚之也今請解炮烙之刑是益微善
德而顯不利之實矣西伯哉黎而祖伊為之
恐今請解刑其能免哉况太師少師從容燕
語之所不得于紂者而以羑里之囚能之乎
况紂醜九侯脯鄂侯而文王不過竊嘆且致
囚矣今請除炮烙而紂竟相從也何哉司馬
溫公曰是正中崇侯之譖者是也故如韓
非馬遷之言不特請不行且如束嵬灌膏以
救火矣况當是時尺地莫非紂有即洛西之
地亦紂地也文王又安從得此地以為私有
而獻之乎蓋三分天下之有二者豈如今日
之為郡縣哉不過諸侯之賓服而奉之者有
其二耳豈直有天下之地三分其二而據之
是文王無洛西千里之地明矣呂氏春秋曰
文王處岐事紂寬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
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

之地文王辭願為民請炮烙之刑此言庶乎
近之

遂還俱讓而去

史詮曰洞本無還字 愚按說苑君道篇所
載與史記及毛萇詩傳又有不同曰虞人與
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
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
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
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開
田而反

明年伐犬戎

毛詩疏曰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
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
閉門脩德而不與戰

明年伐密須

毛詩疏曰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
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
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
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
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

自縛其君而歸文王

明年敗耆國一作靡

路史國名紀曰耆侯爵自伊徙耆爰曰伊耆

猶商唐一曰既黎也故大傳作西伯戡耆史

記言文王伐既 毛詩文王疏曰書序云周

人秉黎注云秉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

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按殷傳云

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大傳曰

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既同

則黎耆一物是文王伐大夷之後乃被囚得

釋乃伐黎也

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毛詩文王疏曰中侯雒師謀云唯王既誅崇

侯席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

戶是受命六年而伐崇居豐也

其因美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

周洪謨曰按繫辭下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

乎言文王因有憂患而後作易也觀下文述

陳九卦之德以明處憂患之道與史所謂昌

運而修德者合則知文王演易不在美里明

矣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

毛詩文王疏曰文王世子稱武王謂文王曰

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生稱王

也其稱王也必在受命之後元命苞云西伯

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稱王

之文在誅崇之上是類謀云稱王制命示王

意乾鑿度云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

承伐崇作靈臺之下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

始稱王也但彼文以伐崇之等皆是文王大

事故歷言之其言不必依先後為次未可即

以為定書傳稱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

伐大夷書序云殷始咎周註云咎惡也紂聞

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

之拘於美里又曰周人秉黎祖伊恐奔告於

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

不待祖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仍云西伯

明時未為王是六年稱王為得其實 困學

紀聞曰歐陽公以為妄說 五峰胡氏曰詩

人言文王受命指其至誠動天得天人之助

耳李子思曰以虞尚質成之年為文王興王業之初則可而謂文王於是自稱王則不可朱文公謂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處數起亦未見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不若兩存之後七年而崩

尚書武成疏曰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毛詩文王疏曰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曆考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年其即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

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為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邾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謀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大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邾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大夷與伐耆伐邾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通鑑外紀曰遷不見古文尚書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孔安國見武成篇故泰誓傳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雍錄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畢之為地或云在渭之北或云在渭之南其主渭北者則漢劉向言文武周公葬於畢而師古釋之曰在長安西北四十里即咸陽矣故元和志曰咸陽縣治畢原也此皆以畢為在渭北者矣至其命為渭南者皇覽曰文武周公冢皆京兆長安鎬

聚東社中又曰秦武王家在安陵縣西北畢
 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為周文王家者非也周
 文冢在社中案社中即社縣之中也社縣在
 鎬之東於唐長安縣為東南二十里此說而
 果不謬則畢又在渭南也予於是取此數說
 者而參求之長安有畢陌咸陽又有畢原則
 原之為地亘渭南北有之故古記於畢皆著
 文武葬地者因畢名兩出而亦兩傳也此其
 誤之所起也若以人情言之文都豐武都鎬
 豐鎬與社相屬則皇覽謂文王葬於渭南者
 其理順也文王既葬渭南則周公葬畢必附
 文墓矣劉向傳巨瓚引汲郡古文為據曰畢
 西於豐三十里則地為渭南甚明安陵有大
 冢皇覽明指其為秦文王墓則渭北之文冢
 其不為周文而為秦文亦可據矣安陵在咸陽

改法度制正朔矣

毛詩文王疏曰易乾鑿度云入戊午節二十
 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
 籙應河圖以曆按之入戊午節二十九年歲
 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

乃改元

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

困學紀聞曰歐陽公曰伯夷傳又載父死不
 葬之說皆不可為信程子曰觀兵必無此理
 今日天命絕則紂是獨夫豈容更待三年林
 氏曰漢儒以觀政轉為觀兵而為周師再舉
 之說

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

周禮肆師注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
 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疏
 云設奠于牧室者謂祭行主文王於牧野之
 室 禮記大傳疏云按曾子問篇云古者師
 行必以遷廟主行故甘誓云用命賞于祖此
 武王所載行主者也按周本紀云載文王木
 主以其成文王之業故不載遷廟主

自燔于火而死

毛詩文王疏曰譜云以曆按之武王受命十
 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
 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
 鉞

邵泰衢曰武之伐紂永清四海而已以已焚之枯骨復受黃鉞之誅以已經之嬖妾更有懸旗之慘害義傷教誣聖實甚至妲己而曰殺曰經不符

百夫荷罕旗以先驅

周書作百夫荷素質之旗于王前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

周書作南宮忽

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

周書作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注

三巫地名

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

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蒯帝舜之後於陳

禮記樂記疏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樂記未及

下車義反當以記為正 愚按樂記以蒯為

黃帝後所封祝為帝堯後所封史記易之

登幽之阜以望商邑

史詮曰見逸周書度邑篇幽原作汾汾水名

在河北蓋因汾與邠字相近遂誤為幽耳

麋鹿在牧蜚鴻滿野

丹鉛總錄曰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麋鹿在牧蜚鴻馬名若白蟻紫燕之類蓋良馬也養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飛鴻滿野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

武王有瘳後而崩

汲冢周書武王崩鎬肆于岐周葬于畢

晉唐叔得嘉穀鄭玄曰二苗同為一穗

愚按尚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孔傳畝壑

穎穗也禾各生一壑而合為一穗疏引書傳

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穗

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

次歸禾

尚書疏曰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啓金

滕之先後也王啟金滕正當禾熟之月若是

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周公當

是啟金滕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

以歸周公也

次嘉禾

尚書序曰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

禾疏曰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後篇在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東伐淮夷跋奄

尚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孔傳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孔疏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即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為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竝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

遷其君薄姑

尚書序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愚按成王政將蒲姑二篇之書雖亡史于此宜列其名如次歸禾次嘉禾之例

息慎來賀

尚書序作肅慎云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駘貊之屬

成王既崩

文獻通考成王葬京兆咸陽縣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辨惑曰今其書但載成王未命使之率循大卜燮和天下以荅揚文武之訓而已曷嘗有二公申告之事哉

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

辨惑曰以書考之此篇乃康王之誥耳若康誥則成王所以命康叔者也其繆誤如此且本紀既先序周公作康誥酒誥等篇而于此復云書豈有兩康誥耶

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

困學紀聞曰書序缺公字

康王卒

文獻通考康王葬京兆咸陽縣

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土

明一統志昭王陵在登封縣少室山陽城西
谷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

孔安國書傳曰穆王即位過四十矣孔疏云
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云司馬遷若在孔
後或當各有所據

祭公謀父諫曰

史詮曰竹書紀年祭公諡曰文

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務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

而自竄於戎狄之間

愚按據如此說則不密非后稷子明矣

至于文王武王

國語無文王二字

訢載武王

國語作訢載武王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

徐孚遠曰按日祭謂祭于祖考月祀謂祀于

曾高時享謂享于二祧歲貢謂貢于壇墀終

謂世終也

布令陳辭而有不至

史詮曰國語有作又

穆王立五十五年崩

明一統志穆王陵在西安府西南二十五里

張恭村

共王弟辟方立

三代世表無辟字

猶曰怵惕

史詮曰古本曰作日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困學紀聞曰呂成公曰古史案汲冢紀年共

伯和于王位故謚共和左傳王子朝告諸侯

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推是而言則厲宣之間諸侯有去其位而代

王為政者徐孚遠曰共既小國以德攝政

使周召皆下之其後宣王立未聞有以廢顯

之何也如魯連子所言則又本是衛侯而別

之為共矣當以史記為允日知錄曰汲冢

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虢十三年共伯和攝

行天子事號曰共和漢書古曰今人表有共伯

共二十六年王陟於荒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即左氏王子朝所謂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者也但其言共伯歸國者未合古者無天子之世朝覲訟獄必有所歸呂氏春秋言共伯和脩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按此則天下朝乎共伯非共伯至周而攝行天子事也共伯不以有天下為心而周公召公亦未嘗奉周之社稷而屬之他人故周人無易姓之嫌共伯無潛王之議莊子曰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蓋其秉道以終得全神養性之術者矣

厲王死于彘

明一統志厲王陵在霍州東北王出奔彘而

崩因葬焉

虢文公諫曰

史詮曰竹書紀年淮夷侵洛厲王命虢文公長父伐之不克長父虢文公字也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愚按國語作幽王三年

幽王嬖愛褒姒

史詮曰幽王三年嬖褒姒若以其年為二十歲則褒姒之生在宣王三十年也自宣王三十年上距厲王末年凡四十六年時童童方七歲而亂後共和時及笄而孕孕後尚四十餘年乃生褒姒其妖異或未可盡信也

褒姒生子伯服

史詮曰竹書紀年作伯盤

積而去之

史詮曰去藏也

遂殺幽王驪山下

元和郡縣志周幽王陵在長安縣東北二十

五里 明一統志在臨潼縣東北二十五里

平王立東遷于洛邑

史詮曰竹書紀年虢公漢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為攜王二王並立平王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左傳所謂攜王奸命諸侯替之正指此事

二十三年桓王崩

太平寰宇記桓王葬河南通沁縣東北一百

二十里

二十五年惠王崩

愚按年表在二十四年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

左傳疏曰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于

母氏之寵子帶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

之難也如彼傳文則襄王與子帶俱是惠后

所生但其母鍾愛其少子故欲廢太子而立

之周本紀云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

帶與傳不同史記終也

叔帶奔齊

愚按襄王四年魯僖十二年也叔帶奔齊在

四年此入三年與年表皆不合左傳

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

史詮曰史表在四年

十二年叔帶復歸于周

愚按左傳叔帶復歸在魯僖二十二年於襄

王為十四年年表亦然此作十二年誤

十三年鄭伐滑

愚按春秋經伐滑在魯僖二十年於襄王為

十二年

十五年王降程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

愚按左傳魯僖二十四年夏狄伐鄭取櫟於

襄王為十六年十國語作十七年此與王絀程后本一

年事分載兩年不知史公何據

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以河內地與

晉

愚按左傳魯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賜

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此是後事不可與以

河內地與晉類叙也

三十二年襄王崩

愚按此是三十二年之誤合左傳及年表証

之自知春秋經魯文公八年秋八月戊申天

王崩

子靈王泄心立

晉語作大心

靈王崩

水經注曰洛水故瀆東逕周山上有周靈王

冢

后太子聖而蚤卒

徐孚遠曰太子聖而蚤卒疑指王子晉也而不詳其名 愚按左傳昭十五年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

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

水經注曰故瀆又東北逕三王陵東北出焉三王或言周景王悼王定王也魏司徒崔浩注西征賦云定當為敬子朝作難西周政弱人荒悼敬二王與景王俱葬於此故世以三王名陵帝王世紀曰景王葬於翟泉今洛陽太倉中大家是也而復傳言在此所未詳矣又悼敬二王稽諸史傳復無葬處今陵東有石碑錄報王以上世王名號考之碑記周墓明矣 寰宇記曰帝王紀云景王葬於翟泉合東陽門內有大街北有太倉中是景王陵西南望步廣里北眺翟泉二處相距遠近畧均之也 文獻通考曰景王葬河南洛陽縣太倉中 愚按左傳及年表景王二十五年崩此云二十年誤也

子朝為臣

左傳釋文曰朝錯是王子朝之後又音潮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奔于晉

愚按定六年左傳周僖翩率王子朝之徒曰鄭人將以作亂于周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猶杜預曰姑猶周地此云奔晉姑猶近晉易為援耳明年晉籍秦送王入于王城用晉力也

四十二年敬王崩

陸德明左傳釋文曰案傳敬王崩在此年世本亦爾世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

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據此則敬王崩當在哀公十七年史記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子元王仁立則敬王是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國年表起自元王及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公之二十七年與杜預世族譜為異又世本云魯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則定王之崩年是魯哀公二十七年也衆說不同未詳其正也 左傳疏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

三年敬王崩則敬王崩在他年也周本紀云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則傳以定王元年終矣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同者但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文多牴牾謂此類也案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亦立宋忠註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也

乃封其少子於鞏

通鑑地理通釋曰鞏河南府之縣地理志東周所居元和郡縣志春秋晉師克鞏縣本與成臯中分洛水西則鞏東則成臯後魏併焉爾雅鞏固也四面有山河之固因以為名

號東周惠公

史記曰東周惠公之封在顯王二年即趙韓分周為二時也史記係考王十五年之後蓋因西周桓公事連書之耳

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

愚按應劭韋昭孟康徐廣裴駙司馬貞諸家解此者獨非是獨正義之說得之第其計五百歲之數則正義與索隱皆為不合索隱云自秦列為諸侯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三十六城以入於秦凡五百一十六年是合也云五百舉其大數駮師說本按五百載之後復云十七歲則必不盈不歉恰當五百之數然後再計之為十七歲若以舉大數而言則十七歲為無憑矣正義云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之後十四年則成五百載按秦本紀及十二諸侯及六國年表自非子始封已後秦侯十公伯三秦仲二十三莊公四十四襄公十二文公五十寧公十二出子六武公二十德公二宣公十二威公四穆公三十九康公十二共公五桓公二十七景公四十哀公三十六惠公十悼公十四厲共公三十四躁公十四懷公四靈公十從年表秦本紀作十三誤

簡公十五本紀作惠公十三出子二獻公二
十三本紀作二迄孝公二年凡四百九十八
年其二年意必非子始封之歲也恰當五百
之數則正義所云亦繆盦而不可從矣然太
史公之稱此言者凡四皆錯雜不出于一其
稱十七歲者惟封禪書與周本紀同秦本紀
則云七十七歲老子列傳則云七十載諸家
皆無所糾正獨顏師古注漢郊志始以十七
歲為正

子報王延立

史詮曰竹書作隱王

王報時東西周分治索隱曰西周河南也東周
分王政理各居一都故曰東周按高誘曰
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之地

大事記曰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初立封
其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河南即邲鄭武
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陽周
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為成周平王東遷
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至是
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焉平王東遷之後
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

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何
以稱河南為西周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
西也何以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
都則在東也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
子惠公立考王十五年河南惠公復自封其
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沒亦謚惠是時
東西周雖未分治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為
東周亦必自號西周矣顯王二年趙與韓分
周為二於是東西各為列國顯王雖在東周
特建空名是後史傳所載致伯賜胙之類周
王也征伐謀策稱東西周君者皆謂二周也
周本紀云報王時東西周分治非也報王特
徙都西周耳當以趙世家為正

司馬翦謂楚王曰

鮑彪戰國策注曰司馬楚卿疑即昭翦

史厭謂周君曰

戰國策作史厭

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

徐廣曰一作何應劭曰氏姓註云以何姓為
韓後 容齋三筆曰鄧名世姓氏書辯證云

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韓原為韓氏韓王建為
秦所滅子孫散居陳楚江淮間以淮為何隨
聲變為何氏然不能詳所出也韓王之失國
者名安此云建乃齊王之名鄭筆誤耳予後
讀孫恂唐韻云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
韓為何字隨音變遂為何氏乃知名世用此
又謂秦曰

愚按秦武王

使者已行矣

徐孚遠曰言既已發使故雖善代之言而不
可正代因言宜與周高都也索隱曰已止也
非是

必東合於齊

史詮曰洞本必上有則字

還其行

徐孚遠曰按戰國策作留其行注留不進也
此還字恐是還字之誤宋本作還

周君王報卒集解宋忠曰謚曰西周武公是惠公之
長子此周君即西周武公也蓋此
時武公與王報皆卒故連言也
史詮曰周君史失其名謚西周武公與東周

惠公兄弟也惠公卒於顯王九年計武公之
卒亦當在顯王之世不甚相遠豈有壽歷二
百餘歲至報王末年而卒乎必不然矣吳子
玉曰周君王報即周王報也君字義文 明
一統志報王家在隴州西北三十里
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

史詮曰西字衍洞本無西字

周既不祀索隱曰日食盡日既言
周祚盡滅無主祭祀

王鑿曰此下當有缺文不應如索隱注 金

姓曰按始皇本紀後一段云東周與諸侯謀

秦莊襄王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

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此云莊

襄王滅東西周周既不祀與彼不合秦為無

道未必能存周祀且漢武始封子南豈周祀

不絕於秦而絕於楚漢爭雄之際耶上文云

受其獻歸其君又云遷西周公于愚狐徐廣

曰愚狐聚與陽人聚相近然則不絕其祀而

賜以陽人殆即愚狐之遷也是昭王所以待

西周也至莊襄則并滅兩周而周遂以不祀

矣正義引括地志云汝州外古梁城即愚狐

聚也荆川大史然陽人故城即陽人聚也在汝州梁縣西四十里秦遷東周居也據此則西周東周雖各有遷地而總聚一隅亦不過待以不死使得保全宗族其視趙遷房陵齊遷於共似稍有間其實一例倘賜地秦祭即可美其名曰封矣遷云守哉始皇本紀後段索隱謂據秦紀為說楊慎亦以為錄秦紀備證則秦史或文飾其君之盛德遂以不絕周祀為美談太史公以傳聞異辭因錄之以備參攷而秦本紀直沿用之固不如此紀之可信也

史記疏證卷第六

秦本紀第五

邵奉衡曰王母何王之母西王何地之王本之大戴少間篇曰虞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獻其白玉瑄故筆叢云西王母非婦人乃西方諸侯王名母者也後世遂誣為仙母而荒唐至今矣至卯為禽種今乃成兕犬而生角更增兀尾真彼童而角實虹我小子乎至僵王有筋無骨何以坐立持兵况今古以還曾有人而無骨者乎至人非翼鳥安能一日千

程即使造父稱神駮駢稱駿而車中人亦不能堪此一日千里之風馳電掣而奔也且夫子行必有副車後乘豈能盡駕千里之馬抑豈可以一乘獨馳歸乎至以西王母為婦人者穆天子傳也安足信哉

女華生大費索隱曰此即秦趙之祖嬴姓之先書謂之伯益是也伯益是也尋檢史記上諸伯與伯益為一人不疑而陳杞系家即叙伯翳與伯益為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耶抑亦誤爾

路史發揮曰伯翳者少昊之後皋陶之子而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墮豷也然世俱以

伯翳為即伯益其繆甚矣予嘗攷之伯翳者
嬴姓之祖也書傳嬴姓實出少昊其源甚著
非高陽後按陳祀世家序舜禹之功臣十有
一人云伯翳之後平王封之秦而云垂益夔
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又云卑陶卒封其
後於六或在許然後舉益而授之政則伯翳
不得為伯益尤顯故劉秀表校山海經云夏
禹治水伯益與伯翳主驅禽獸是則益翳為
二人亦有能知之者第太史公於益翳有時
而不分所以致後生之繆爾秦本紀云高陽
之裔孫女脩生大業大業娶女華生大費女
脩乃高陽之裔女而適少昊之後大業之父
者蓋大業之父名不著見而秦趙二家遂以
母族而祖顛顛非生人之義也鄭子曰我祖
少昊而嬴氏乃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為
得其正班固之徒不知攷此乃直以女脩為
男子而系之高陽之後故世遂以伯翳為伯
益不復別也抑又稽之伯翳蓋封於費者也
是以有大費之稱若夫封大唐者費昌費仲
俱其後也而世亦復論更以大費為伯翳之

字益可黃矣且大業者卑陶之父也而史記
音義復以卑陶為即大業蓋以史記大業之
下無卑陶而失之至世紀書乃直以為高陽
生大業又以大業之妻女垂為大業之子而
別出女華之妻名曰扶始扶始生卑陶卑陶
生伯益唐書取而用之此春秋元命苞之說
不足實也 金履祥曰尚書之伯益即秦紀
之相翳也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秦
紀謂相翳佐禹治水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
隨山刊木豎益奏庶鮮食益作朕虞若予上
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太史公獨以
書紀字異乃折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
功臣獨四岳不名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
有相翳其功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太史公于
二帝本紀言益見秦本紀為翳則又從翳豈
疑而未決故于陳祀世家叙伯益與伯翳為
二乎抑出于談遷二手故其前後謬誤也羅
氏路史因之遂以益翳為二人又以相翳為
卑陶之子果若是則楚人滅蓼之時秦才盛
于西藏文仲安得云卑陶不祀乎不以益為

高陽氏之才子墮數至夏啟時則二百有餘
歲矣禹又曷從而薦之乎此其所以疑孟子
薦益之言為權詞也

其玄孫曰費昌

史詮曰竹書紀年費侯伯益出就國費伯昌
出奔商大戊命費侯中衍為車正正是伯益封
國在費故以太費為名號而子孫因以所封
之國為費氏也

大廉元孫曰孟戲中衍為身人言帝太戊聞而
卜之使御吉遂使御而妻之

邠秦衡曰為身無手何以執綏即使俱全諒
非人類為帝之御已不可况尚之主哉卜云
其吉夫亦何吉之有

是為宅臯狼

史詮曰言以臯狼之地封孟增為宅邑也故
因號曰臯狼

得驥溫驪驂騶耳之駟徐廣曰溫一作盜

金姓曰按溫與盜字形相類傳寫互異耳以

溫字從盜音似未妥協字書亦復收之

惡來革者蜚廉子也早死

余有丁曰按惡來革者豈即惡來耶但不宜
復曰蜚廉子既為武王誅死又不宜曰早死
以女弟繆蕪為豐生妻

金姓曰豐王缺注殆亳王之類戎王也

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

毛詩秦風疏曰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
襄公生文公于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
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
得自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
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本紀異者按終南之

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為
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即如
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
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
於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
之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
信也

秦能攻遂戎既有其地與晉封爵之

陳子龍曰文公十六年始以兵伐戎而收地
至岐以東獻之周乃知周是時已失地令秦

自以兵力取之即安得不以昇秦也

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

史詮曰生當作立

十三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襄公

愚按左傳弑襄公秦武十二年事立齊桓公

秦武十三年事與年表同

晉滅霍魏取

愚按晉世家獻公之十六年滅霍魏取據年

表是年為秦成之三年此作武公十三年相

隔二十四年誤入

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

困學紀聞曰朱文公曰按左氏媵秦穆姬者

乃井伯非百里奚也 大原閻若璩曰按孟

子言百里奚先去虞自不至為晉所虜蓋知

井伯者另一人且史載繆公四年乙丑迎婦

於晉左則僖五年丙寅以媵秦繆姬亦差一

年

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

虞君難

卯秦衛曰傳僖五年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

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未嘗有百里奚也孟
子曰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知虞公之
將亡而先去之則為媵及難之說破矣曾不
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汙也而食牛于周
之說破矣百里奚舉於市則贖之五羊皮者
又不足辨矣相秦而顯其君于天下可傳于
後世虞不用百里奚而止秦繆公用之而霸
今乃曰私利祿爵而且留以及難塞叔止臣
而再用以得脫奚之為奚不特不賢不智已
也又安足以霸君傳世哉史通曰史記多聚
舊記時挿雜言事罕異聞語饒重出良信然
也

請以五羖羊皮贖之

說苑臣術篇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微諸賈
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
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
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
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
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
悅 又曰親舉五羖大夫於條繆之中與之

語三月而授之政 困學紀聞曰范太史曰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曰五段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

太子申生死新城

愚按僖四年左傳十二月戊申縶于新城是年據年表為秦繆之四年此入于五年後誤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

愚按僖十五年左傳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

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

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

愚按齊世家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卒據年表是年為秦穆之十五年也此入於十二年誤

晉早來請粟

愚按僖十三年左傳冬晉荐饑使乞糴於秦據年表是年為繆公之十三年此入十二年誤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遂得欵法之

說苑曰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駸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 卽秦衛曰馬雖云大難共三百之一殮一馬何珍三百齊同而犯法若云一人所盜安肯公食多人若云自野撰之夫豈不知公物至于賜酒求從推鋒爭死以脫公于圍也非報食馬之德報不死之恩耳是既知盜馬之必死而三百人之盡甘心于此一嚮者何也 愚按史公本

呂氏春秋

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

徐孚遠曰左傳周無請晉君之文初獲晉君亦未能遽及當得繆姬力也

是時秦地東至河

愚按僖十五年左傳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十八年齊桓公卒

愚按春秋經僖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是年於秦繆亦為十七年

二十年秦滅梁芮

愚按僖十九年左傳秦遂取梁年表亦載入秦繆十九年與傳同

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

愚按晉世家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
晉同姓晉先入王後秦入之母以令于天下
方今尊王晉之資也與此文異

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

左傳疏曰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為百里奚
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古人之言名
字者皆先字後名而連言之其術丙必是名
西乞白乙或字或氏不可明也譜云或以為
西乞術白乙丙為蹇叔子案傳稱蹇叔之子
與師言其在師中而已若是西乞白乙則為
將帥不得云與也或說必妄記異聞耳 韋
惑曰秦穆公伐鄭之役考之左傳其諫而止
之哭而送其子者獨蹇叔而已故晉原軫曰
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穆公曰孤違蹇叔以
辱二三子何嘗有百里奚預其間哉而司馬
遷記此以為二老同辭不知其何據也左氏
云公召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又云
蹇叔之子與師蹇叔謂孟子曰孟子吾見師
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哭送其子曰吾收爾骨

焉蓋孟明輩自為將帥而蹇叔之子則士卒
之屬也此亦不相涉而遷以孟明為百里奚
子西乞白乙為蹇叔子又何邪或曰孔疏引
世族譜云或謂西乞術白乙丙為蹇叔子安
知子長別無所據而必左氏為質乎曰此或
有之然是役也主其謀者孟明也再敗不沮
卒以得還使果為百里奚子何奚能苦諫其
君而無一言以罪其子也以書觀之穆公自
殺敗歸即作秦誓以自悔而遷以為取王官
封殺尸之後不亦異乎又云君子聞之皆為
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按左氏曰
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
人之一也至于孟明子桑皆有贊美之辭凡
左氏所謂君子者蓋假之為褒貶之主而非
指乎當時之士也安有所謂聞之垂涕者哉
愚按呂氏春秋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
師偕行高誘注曰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
戎王使由余於秦
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
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

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由余曰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

說苑曰秦穆公問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

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

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盥啜於土瓶其地

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

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食器斬木而裁

之銷銅鐵備其刃猶漆黑之以為器諸侯傷

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

為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繪帛為茵褥觶

勺有彩為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

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為大器而建九斿

食罷彫琢觶勺刻鏤四壁四惟茵席彫文此

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華

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

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

韓詩外傳作內史王廖

以女樂二八遺戎王

說苑作三九

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金履祥曰按伐滅西戎益國十二此非一時

蓋史記摠叙于此年之下以見天子賜賚之

由

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

徐孚遠曰孝公復霸業在後左氏不及見也

故有不復東征之語左氏斷語皆以後事為

證驗也

晉伐秦取少梁

愚按文十年左傳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

伯伐晉取北徵

戰於河曲

愚按杜預曰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

乃使魏擊餘詳反正義曰擊音受又作擊

愚按左傳及晉世家皆作壽餘左傳疏曰晉

侯賜畢萬魏魏擊者萬之孫為魏之世適壽

餘為魏邑之主當是擊之近親故云畢萬之

後

會遂歸晉

史記曰史表在七年

共公立五年卒

愚按春秋宣四年秦伯稻卒則共公立四年非五年矣

晉敗我一將

愚按晉世家所謂伐秦虜秦將赤也

十八年晉悼公疆穀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涇至棧林而還

愚按是役也據襄十四年左傳諸侯之師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晉之諸帥不知謂之遷延之役焉得云敗秦軍秦軍走

乎此與年表皆謬

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

愚按三傳無此盟

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為太子建妻

愚按楚世家及年表在秦哀之十年

五年晉鄒中行范氏反晉

史詮曰史表在四年

惠公立十年卒

愚按春秋經哀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總計在位祇得九年此與年表及始皇本紀皆

作十年與春秋不合

十二年齊田常弑簡公

愚按此事在秦悼之十年今此作十二年與

春秋及年表不合明衍二字

十三年楚滅陳

史詮曰史表在十二年

智開與邑人來奔正義曰開

金姓曰按此則唯輔果在與智伯已死無後之說皆不足憑歟恐只是智伯之族人耳

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

愚按魏世家文侯六年城少梁魏中凡言晉

十三年城籍姑靈公卒

愚按六國年表及始皇本紀靈公在位十年

卒此明衍三字

漸洛城重泉

史詮曰史表在七年

十三年伐蜀取南鄭

史詮曰史表蜀取我南鄭當從史表為是

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

愚按此與周本紀及封禪書不同當作十七

歲行上七字

與晉戰于石門

愚按趙世家作石阿

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

愚按魏世家同六國年表作虜其太子趙世

家作太子痤商君傳作公叔痤

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

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

愚按孝公元年據年表燕為文公韓為懿侯

小國十餘

徐孚遠曰謂魯宋邾滕等國

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

史詮曰史表在二十三年

齊魏為王

愚按齊威二十六年自稱為王以令天下於

秦為孝公九年此目魏連言之耳

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

愚按魏世家作四萬五千

十一年照義渠

愚按以時世差之比時義渠不得為縣辱首

傳其後五國伐秦秦以文繡千純婦人百人

遺義渠君義渠君起兵襲秦大敗秦李伯之

下若義渠已為縣秦必更置合長何至十年

之後反為所敗年表云義渠君為臣似可據

魏君為王韓亦為王韋義曰魏襄王

金姓曰惠文君四年齊魏為王索隱曰齊威

王魏惠王按魏世家云惠王卒子襄王立襄

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

為王與此互異豈惠王始嘗稱王後又降號

如稱帝歸帝之說耶否則秦紀但應有十三

年之書不應有四年之書矣魏世家於惠王

時亦不著稱王事 愚按前既云齊魏為王

此復云魏君為王疑有牴牾按韓世家及六

國年表韓君稱王在宣惠王之十年於秦為

惠文之更元二年也此入十三年誤

樂池相秦

愚按樂池疑是趙人趙世家云武靈十一年

王台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使樂池送之

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

戰國策補注曰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



奴伐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世家書燕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互有不同通鑑據年表大事記據楚世家按楚世家特詳者以從長故當以為正年表諸國皆書不勝齊獨後而不敗故略不書與紀不書楚者豈以世家文已明與脩魚之戰虜韓中差年表在次年而紀於此連書之則紀誠有誤也高誘注五國作齊宋韓魏趙尤誤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

華陽國志曰蜀王別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葭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葭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讐故蜀王怒伐葭侯葭侯奔巴求救於秦秦惠王方欲謀楚群臣議曰夫蜀西僻之國戎狄為隣不如伐楚司馬錯中尉田真黃曰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船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惠王曰善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於葭萌

拒之敗績王避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其相及太子退至遙鄉死於白鹿山開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十月蜀平司馬錯等因取葭與巴焉

十年韓太子蒼來質

愚按韓世家在宣惠十九年據年表是年為秦惠後十一年

伐取義渠二十五城

史詮曰史表在十一年

公子通封於蜀

愚按六國年表在十一年作公子繇通

燕君讓其臣子之

愚按六國年表此事在後九年入於十一年誤

虜趙將莊

愚按趙世家及樗里子傳作虜趙將軍莊豹十四年伐楚取召陵

愚按楚世家懷王之十八年秦使使約復於楚親是年無見伐之事

誅蜀相壯



徐孚遠曰按華陽國志陳壯反殺蜀侯通秦遣甘茂張儀司馬錯伐蜀誅壯則非因壯自來降而誅之也

樛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

愚按甘茂為左右丞相樛里為右丞相見茂傳

八月武王死

甘茂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

嚴君疾為相甘茂出之魏正義曰蓋封蜀郡嚴道縣曰號嚴君疾名也

愚按樛里子傳秦封樛里子號為嚴君前疾

與茂為左右丞相今樛里獨相故茂出之魏也

蜀侯輝反

華陽國志曰報王十四年蜀侯輝祭山川獻饋於秦孝文王輝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王王將嘗之後母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王與近臣近臣即斃文王大怒遣司馬錯賜輝劍使自裁輝懼夫婦自殺秦誅其臣即中令嬰等二十七人蜀人葬輝郭外十五年王封其子綰為蜀侯十七年聞輝無罪寬枉死使

使喪入塋之郭內初則災旱三月後又霖雨七月車溺不得行農車至城北門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北門曰咸陽門為蜀侯輝立祠其神有靈能興雲致雨水旱禱之三十年疑蜀侯綰反王復誅之 愚按輝死在是年綰反在後史合為一誤矣或以輝欲毒王加以反名耳索隱引國志不詳故備錄之然國志亦未可為信史也

涇陽君質於秦

愚按田完世家及年表俱在秦昭之七年此入六年誤

八年使將軍芈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為共攻楚方城取唐昧

愚按楚世家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年表及各世家俱同是年於秦昭為六年

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齊

愚按趙世家及年表攻中山在秦昭六年滅中山在秦昭十二年田完世家亦同此叙入八年內誤

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

愚按年表及田完世家薛文相秦在秦昭八年

秦兵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缺

邵廷建曰楚世家懷王二十九年秦後攻楚

大破楚軍楚軍死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

恐乃使太子為質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

楚取八城據年表為秦昭七八兩年事也各

記不同事多差誤且楚懷以昭王八年入秦

九年無復伐之理正義將此事註於板新城下

亦未明晰

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

愚按楚世家年表皆在秦昭八年

薛文以金受免正義曰金受秦丞相

金姓曰按九年春孟嘗君薛文來相秦則至

是免相而樓機代之耳以金受免者著文罷

相之由也文之相秦非其本意或受金自汙

以微罪行亦未可定即以金受為人姓名或

亦其人有所牽累而文坐以免相耳二義雖

未可強通但如正義所云直須刪去以字乃

可

十一年齊韓魏趙宗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

愚按以諸世家證年表為秦昭之九年

左更白起攻新城

愚按白起傳昭王十三年起為左庶長將而

擊韓之新城其明年乃為左更

五大夫禮出亡奔魏

愚按禮姓呂見穰侯傳云出奔齊

攻楚取宛

愚按兼取葉見穰侯傳

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鄆

史詮曰史表在十八年

冉免

愚按六國年表及穰侯傳冉謝病免相在昭

十五年此入十六年內誤

封公子市宛公子悝索隱曰悝號高陵君

愚按穰侯傳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

索隱曰高陵名顯涇陽名悝而注自相牴牾

呂禮來自歸

史詮曰一本歸作魏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温

愚按田完世家齊湣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温魏世家魏昭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温年表亦同是年在秦為昭之二十一年入於十九年內誤

涇陽君封宛

愚按十六年已封公子市宛矣此復封涇陽君疑有一誤

蒙武伐齊河東為九縣

徐孚遠曰按古史河東上有取字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

愚按是年為楚頃王十九年世家云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

取代光狼城

愚按白起傳白起攻趙拔光狼城無代字而光狼又不在代疑伐字之誤也

白起為武安君

史詮曰史表在三十年

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

史詮曰今本缺楚字

破暴為斬首四萬

史詮曰史表在三十二年

魏入三縣請和

愚按魏世家釐王二年又拔我三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温以和

擊芒卯革陽破之魏入南陽以和

史詮曰史表在三十四年

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懷

愚按魏世家安王九年秦拔我懷是年為秦

昭之三十九年十一年拔我鄆止即秦四十

一年也此兩年事并入一年徐廣曰鄆丘

四十二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

愚按白起傳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

拔五城韓世家惠王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

韓獻成臯鞏

愚按韓世家秦拔我成臯滎陽年表亦同

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

愚按始皇十三年而立立三十七年而崩當

得四十九年

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國以國為姓有徐氏
路史國名紀曰少昊後嬴姓國徐趙孟曰周
有徐奄括地象云泗州徐城縣北今徐城鎮
在泗之臨淮鎮北三十有故徐城號大徐城
周十一里

郟氏莒氏終黎氏

國名紀曰鍾離子爵徐之別封今沂之承有
鍾離城乃晉吳會處應邵云鍾離子國在九
江蓋其後徙于此吳滅之

運春氏

國名紀曰運京相璠云廩丘東八十有運城
廩丘隨併入鄆城今隸濟晉人執季文子還
待于鄆既即此掩即奄郟也堯之仙源故曲
阜有奄城奄里古之奄中國志奄城古奄
魯自運遷掩故史有運掩氏魯近淮夷武
王伐之

菟裘氏

國名紀曰菟裘盟會圖云堯之泗水縣預謂
菟裘在梁父縣南梁父唐入乾封今之奉符
也

將梁氏

國名紀曰將良本曰良今淮陽軍有古良城
預云下邳良城縣哀史作將良
十五年良地屬吳
黃氏江氏備魚氏

國名紀曰備魚即蕭魚鄭地

白冥氏蜚廉氏

國名紀曰白蔡之衰信西南白亭是楚平滅
以封子建之子勝曰白公冥史記作冥云瀧
後有白冥氏則以白冥為一也冥在陝非蜚
也蜚廉國龍門縣南七里有蜚廉故城非子
祖也又絳之正平蜚廉城云事紂所居

史記疏證卷第七

秦始皇本紀第六

姓趙氏

日知錄曰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而為一本紀於秦始皇則曰姓趙氏於漢高祖則曰

姓劉氏

蒙驁攻韓取十三城

愚按六國年表云取十二城通鑑從之

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徐孚遠曰秦人積級得降吏復家故不輕賜

爵漢則賜民多矣然亦稍輕不得為吏也入

粟千石比一首功其重爵可見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

愚按趙世家悼襄王元年龐煖將趙楚魏燕

之銳師攻秦蕞不拔徐廣曰蕞在新豐今此

云取壽陵所將之師一作衛一作燕亦不同

豈有二事耶

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

愚按六國年表衛君角以始皇十八年立此

是衛元君十二年言角者誤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

葉適習學記言曰始皇七年九年十三年三

十三年彗星從橫竟天不獨告六國滅亦告

秦亡也

將軍壁死

徐孚遠曰上言成蟜死屯留矣此又言將軍

壁死註作壁壘恐非是壁者疑是成蟜副將

名壁蟜死壁不歸故又戮其士卒也

河魚大上

凌稚隆曰按京房易傳云衆逆同志厥妖河

魚逆流上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反明年嫪毐

反

己酉王冠徐廣曰年二十二正

金姓曰按徐廣云二十二者以踰年改元計

也正義云二十一者以當年改元計也徐廣

以是年為二十二故三十七年崩時注云年

五十如正義之說則崩年止四十九六國表

周報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徐廣曰

乙巳則始皇生年當是壬寅十三歲時當是

甲寅項羽本紀注徐廣曰項王以始皇十五

年己巳歲生則始皇元年當是乙卯此處自當以踰年改元計作二十二歲為是但秦本紀云獻公立二十四年卒子考公立徐廣曰獻公元年丁酉孝公元年庚申則獻之末即孝之初又不拘踰年改元之說矣

四月寒凍

史詮曰上文既書四月此重書四月當更曰是月

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

說苑云秦始皇太后不謹幸嫪毐始皇取嫪毐車裂之取兩弟撲殺之取太后遷之咸陽宮下令曰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蒺藜其脊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書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蒺藜諫王有桀紂之治

與韓非謀弱秦

徐孚遠曰韓非韓公子以不用於韓欲干秦王其後使秦為李斯所譖死今云謀弱秦非

也疑即李斯譖非之辭載于秦史記耳

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

徐孚遠曰此言翦能將寡也至其伐楚又用三十萬蓋地勢所宜伐國與拔城不同故也

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

日知錄曰五百石以下秩卑任淺故但遷而不奪爵其六百石以上之不臨者亦遷而不奪爵也史文簡古兼二事為一條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

愚按趙世家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李牧傳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

愚按趙世家趙遷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李牧傳趙乃以牧為大將軍擊秦軍于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此紀與之齟齬不合

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

余有丁曰前攻秦有相國昌平君今或坐新

鄭反而徒 史詮曰昌平君即楚公子為秦相國徙於郢者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

習學記言曰始皇并天下凡五巡行

上鄒嶧山立石

孫鑛曰嶧山銘史記不載今獲傳於世者鄭博士取徐常侍模本勒石 愚按徐鉉模本

云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歲六暴強十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

秦成乃降專惠親刺遠方登于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功戰日作流血於野自秦古始世無萬數地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令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燭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禪梁父刻所立石

劉跋泰山篆譜序曰今世傳泰山篆字可讀者惟有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皆偽也亡宋丞相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搨

得墨本別刻新石止有三十八字集古錄亦云江隣幾親到碑石纔得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登泰山宿絕頂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非方四方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礱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猶殘闕蔽闢人不措意余刮磨垢蝕撫以絨墨漸若可辨政和五年秋復宿嶽上親以氈推從事校他本為完蓋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一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南起以東北南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南面稜上每行字數同而每面行數各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見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二行是二世辭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記其闕處字亦數同以史記文定之親輒遠叅史作親巡遠方黎民石刻史作刻石其曰御史大夫者大夫也莊子曰且而屢之夫衛宏曰古文一字兩名多因就注之史記於琅琊臺刻石備列從臣名氏余家所

收琅琊殘字亦有五夫字然則夫從一大因
不復重出與

搏心揖志

揚慎曰搏音軌從心從專與搏不同搏音卜
從十從專

不用兵革正義曰協音棘

愚按草與棘古通不必協也詩匪棘其欲禮

記作匪草

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
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

宛委餘編曰秦雖廢封建而功臣亦有一二
封侯者見於嶧山之果諸碑可攷凡列侯倫
侯二等如王離王賁之類列於右丞相去疾
上

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

何孟春曰徐市又作徐福非有兩名市乃古
散字漢時未有翻切但以聲相近字音註其

下後人讀市作市廛字故疑福為別名

始皇還過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
人沒水求之弗得人

困學紀聞曰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
周君於愚狐秦始皇本紀還過彭城齊戒禱
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潘
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之分九鼎何
緣西至宗夫取九鼎者秦昭襄王也始皇乃
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游
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而說牴牾
如此

請刻此石

揚慎曰請刻此石按占碑文作刻此樂石後
人不解樂石之義乃妄改之唐封演曰樂石
謂以泗濱浮磬作碑也

以為三十四縣

愚按年表通鑑皆作四十四縣

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傳士官所職天下
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邵泰衢曰始皇在位之三十四年焚書三十
五年坑諸生兼并天下始九年耳非秦紀皆
燒之則所燒者史書也非詩書經典也曰非
傳士官所職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

尉雜燒之則所燒者天下民間所藏之書而
博士之職守如故也則經書百家語特非博
士不得藏耳故呂東萊曰所燒者天下書也
博士所職自若也蕭何收圖籍而遺此惜哉
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
以建五丈旗

水經注曰關中記曰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
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萬
人 又曰磁石門在阿房前悉以磁石為之
故專其目令四夷朝者有隱甲懷刃入門而

脅之以示神故亦曰却胡門也

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

水經注曰胸山側有胸縣故城崔琰述征賦

曰倚高壚以周眇今觀秦門之將將者也

因徙三萬家麗邑

凌稚隆曰按麗附麗也附城麗邑 史詮曰

麗與鄴同邑在鄴山下故名麗邑

因燔銷其石

凌稚隆曰按漢書五行志云石陰類也陰持

高節臣將危君趙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

戒自省及夷滅其旁民而燔燒其石是歲始
皇死後三年秦滅

傳令樂人誦弦之

董份曰傳令者始皇令所游天下相傳而絃
誦也

為吾遺瀉池君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

淫若紂矣今

金姓曰封禪書灋灋有天子辟池索隱曰即

周天子辟雍之地文王都鄴武王都瀉既立

靈臺則亦有辟雍耳按封禪書列為祀典之

一或當時各以文武之神主之如湖之有周

天子祠故張晏以瀉池君為武王耳然古來

聖王精神周徧天地豈區區保守一方者杜

甫南池詩云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高堂

亦明王魂鬼猶正直不應空殿上縹緲親酒

食此卓識之言足正淫祀之謬也武王生為

百神主懷柔徧於河岳歿而僅為一小水之

神遠出四瀆之下此理之必不然者然則當

時即有此祀典而武王亦必不享也江神聰

明又豈以武王為必在是乎夫江與瀉池皆

天地自然之神天下將有大變水神與水神自相告語耳因高而必援武王以寶之則已鑿矣因武王而又為可伐之說展轉傳會尤可笑也

今年祖龍死

水經注曰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容入栢谷關至平舒置見華山有素車白馬問鄭容安之答曰之咸陽過鎬池曰吾華山君使願記書致鄆池君子之咸陽過鎬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扣梓當有應者以書與之勿妄發致之得所欲鄭容行至鄆池見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款梓應曰諾鄭容如睡覺而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謁者出受書及父見頃聞語聲言祖龍死

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

日知錄曰其時已秋歲將盡矣今年不驗則不驗矣山鬼豈能知來年之事哉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謂稱祖乃亡者之辭無與我也皆惡言死之意

三十有七年

容齋隨筆曰今人書二十字為卅三十字為卅卅四十為卅皆說文本字也廿音八二十并也卅音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也卅音先合反數名今直以為四十字按秦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邪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丕頌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會稽頌曰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每稱年者輒五字一句嘗得泰山辭石本乃書為廿有六年想其餘皆如是而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餘冬序錄曰張世南游宦紀聞退之孔戣志銘云孔氏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按說文廿而集反二十并也卅先合反三十并也卅先立反四十并也退之自謂識字故用之為四字銘今列正書者改三十八非是按始皇碑三十有七年或謂句皆四字而此獨多一字非是宜從卅七為是亦是意也

飾省宣義

余有丁曰按省字或作青字轉而作省左傳所謂一青掩大德謂過失也

妻為逃嫁子不得母逃嫁子乃妻嫌夫

愚按非子失母也子失母則上有子而嫁也言子不得以為母猶夫姜孫子齊絕之之辭

咸化廉清

日知錄曰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脩其業如此而已

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潔誠夫為寄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攷之國語自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著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傳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

句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今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為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

棺載輶涼車中

愚按漢書霍光傳注孟康曰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輶輶車也

行遂從井陘抵九原

日知錄曰始皇崩於沙丘乃又從井陘抵九原今大同然後從直道以至咸陽回繞三四千里而歸者蓋始皇先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若徑歸咸陽不果行游恐人疑揣故載輶輶而北行

九月葬始皇鄴山

漢舊儀驪山者古之驪國晉獻公伐之而取二女曰驪姬此山多黃金其南多美玉曰藍田故始皇貪而塋焉使丞相李斯將天下刑

人徒隸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以章程三十七歲銅水泉絕之塞以文石致以丹漆深極不可入奏之曰丞相臣斯昧死言臣所將徒隸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制曰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其旁行三十丈乃止 博物志曰始皇陵在驪山之北高數十丈周圍六七里今在陰盤縣界北陵雖高大不足以銷六丈冰背陵障使東西流又此山運取大石於渭北渚故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為不流千人唱萬人鈎金陵餘石大如甌

始皇初即位穿治鄴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

元和郡縣志曰秦始皇陵在長安縣東八里始皇即位治驪山陵役徒七十萬人今案其陵高大亦不足役七十萬人積年之功蓋以驪山水泉本北流者陵障使東西流又此土無石取大石於渭北諸山皆費功力由此也雍錄曰關中記曰麗山之陵雖高大亦不足役七十萬人積年之功為其徙移水勢本北

諸山其費功由此甚也此說是矣而不究其實也驪山阿房兩役並興未論他事且計八十里闔道其土木之費工力之大自應廣調而久役矣史記及賈山疏皆言阿房始皇所造獨黃圖言阿房一名阿城惠文已造而始皇廣之此恐不然也始皇明言朝廷小不足容衆故渡渭而南以營朝宮則其創竟營造出于始皇不出前人也

樹州木以象山

水經注曰魚池水出麗山東水本導源東流後秦始皇葬於山北水過而曲行東注北轉始皇造陵取土其地汙深水積成池謂之魚池池在秦皇陵東北五里周圍四里池水西北流逕始皇冢北秦始皇大興厚葬營建冢壙於麗戎之山一名藍田其陰多金其陽多玉始皇貪其美名因而葬焉斬山鑿石下涸三泉以銅為柳旁行周迴三十餘里上畫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銀為四瀆百川五嶽九州具地理之勢宮觀百官奇器珍寶充滿其中令匠作機弩有所穿近輒射之以人魚膏

為燈燭取其不滅者久之後宮無子者皆使
殉葬甚衆墳高五丈周迴五里餘作者七十
萬人積年方成而周章百萬之師已至其下
乃使章邯領作者以禦難弗能禁項羽入關
以三十萬人三十日運物不能窮關東盜賊
銷擲取銅收人尋羊燒之火延九十日不能
滅

不穀於此

余有丁曰按穀當作猶又訓謂粗公羊傳曰
猶者曰侵精者曰伐粗對精字互舉是也

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

習學記聞曰天下反秦二世死在旦夕方引
韓非語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其號名
亡國之君舉動如此圖不足怪然參以李斯
傳恐先後差誤 董份曰李斯傳叙二世此
語為問故斯阿意答之此叙語同而乃以為
詰責之辭何也

太史公曰

王維禎曰太史公總斷用賈誼過秦論全文
原論上下二篇今更寘前後作三段自秦孝

公至異也是上篇自秦并至安矣是下篇後
斷自秦并海內至過也是下篇前段 柯維
騏曰按漢書但引秦孝公一段梁昭明太子
所集文選亦只依漢書獨真西山依史記編
次為三段嘗考誼書列為上下篇又本列上
中下三篇與真氏同獨次第不同耳

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

史詮曰賈生過秦論三篇自秦孝公據鞏函
至攻守之勢異也為上篇論始皇自秦并海
內至二世之過也為中篇論二世自秦并海

諸侯至社稷安矣為下篇論子嬰今三篇失
其次序由後人紊亂之也

秦孝公據鞏函之固

困學紀聞曰春秋時鞏桃林晉地非秦有也

逡巡遁逃

金石文字記曰逡巡遁逃之異文也管子桓
公楚然逡遁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耻叙傳
逡遁致仕周禮司士注王揖之皆逡遁既復
位儀禮士昏禮大射禮公食大夫禮注辟逡
遁鄉射禮注少退少逡遁也聘禮注辟位逡

遁又三退三遠遁也又辟位遠遁又辟於其
東西位遠遁也又退為大夫降遠遁士喪禮
注辟遠遁辟位也特牲饋食禮注辟位遠遁
禮記玉藻注俛遠遁而退著屨也皆同此文
則隸釋以為讀如本字者非也又按晏子春
秋晏子遠遁對曰漢書萬章傳章遠遁甚懼
外戚傳遠遁固讓道又作循爾雅釋詁注循
亦巡也集古以為當作循者是也道與循同
說文彳之字亦或從彳如往為遠後為遠復
為遠之類從彳之字亦或從彳如退為徂延
為征延為返之類漢書王莽傳後倫隆約以
矯世俗師古曰後音千旬反即遠字也遠之
為後猶循之為道耳

吞二周而亡諸侯
宜齋野乘曰賈誼過秦論言始皇吞二周而
亡諸侯按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其後七
年莊襄王滅東周四年莊襄王卒始皇方即
位則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以養四海天下之士
新書作以四海養天下之士

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

余有丁曰按賈書作是其所以取之也文意
甚明史添守之者異四字似誤

生憲公

余有丁曰按憲公秦紀作寧公葬西山

初志閏月

日知錄曰然則宣公以前皆無閏每三十年
多一年與諸國之史皆不合矣則秦之所用
者何正邪

葬車里康景

凌雅隆曰按康景二字疑衍或下有闕文按
秦紀及此紀無嬴公疑即景公也

惠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園生出公

凌雅隆曰按秦有兩惠公出公前紀云出子
則有兩出子

二世生十二年而立

徐孚遠曰二世未立時已習法律及立後恣
行不義當已在成人之年矣此云生十二年
而立非實也

史記流證卷第八
項羽本紀第七

史通曰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况其君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 又曰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偽莫分為後來所惑者也 又曰項羽立傳而以本紀

為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或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遠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閭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耕為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

嗤 容齋隨筆曰秦楚之際楚懷王以牧羊小兒為項氏所立首尾才三年以事攻之東坡所謂天下之賢王也項梁之死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羽不敢爭見宋義論兵事即以為上將軍而羽乃為次將擇諸將入關羽怨秦奮勢願與沛公西王以羽慄悍禍賊不許獨遣沛公羽不敢違及秦既亡羽使人還報王王曰如約令沛公王關中此數者皆能自制命非碌碌辱王受令於強臣者故終不能全於項氏然遣將救趙滅秦至于有天下

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記當為之立本紀繼於秦後待其亡則次以漢高祖可也而乃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是直以羽為伐秦也其失多矣高祖嘗下詔以秦皇帝楚隱王之後為置守冢并及魏齊趙三王而義帝乃高祖故君獨缺不問豈簡策脫佚乎習學記言曰古書之於聖賢皆因事以著其人未嘗以人載事項藉雖盜奪然文字以來以人著事最信而詳實始于此如初起時二十四少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書足記姓

名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乃教藉兵法不肯竟學楚漢間頗用此例推觀不知古人之材與沒世之材何以教何以成就上世教法盡廢而亡命草野之人出為雄強遷欲以此接周孔之統紀恐未可也

字羽

黃氏日抄曰遷以羽嘗宰制天下而紀之秦漢之間疑已過矣然既君之而又字之抑揚之義豈有在歟

梁掩其口曰

史詮曰宋本無曰字

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凌稚隆曰按秦時會稽治吳故云吳中子弟廣陵人召平

楊慎曰召平上有廣陵人三字以別于東陵召平也 愚按水經注廣陵城楚漢之間為東陽郡高祖六年為荊國十一年為吳城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曰廣陵此紀言廣陵者蓋史家追書之也

軍彭城東

通鑑地理通釋曰彭城徐州之縣故大彭國春秋時宋封魚石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正義曰按服虔云三戶津水津也後項羽果度三戶津破章邯軍津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識

金姓曰按三戶只依瓚說為是作地名解便

滯後兵渡三戶亦偶合耳正義曲為傳會於

本文雖字意終隔

為能復立楚之後也

徐孚遠曰當始皇在時項燕已立楚後昌平

君蓋亦以南公之語亡秦必楚也但非其時

耳項梁成父之志立楚後是其分也

宋義乃諫項梁

凌稚隆曰按漢紀云宋義故楚令尹

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

金姓曰按此處云餘耳皆走入城下云餘軍

於外豈入而復出耶張耳陳餘傳云張耳與

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

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則餘固未嘗入城

也蓋下文陳餘為將句與此處王相二句照

應此處陳餘為將句當是刊落未盡耳

夫搏牛之蝨不可以破蟻蟲

日知錄曰言蝨之大者能搏牛而不能破蟲喻鉅鹿城小而堅秦不能卒破

乃遣其子宋襄相齊

徐孚遠曰田榮與項梁有隙梁死楚弱宋義欲結援於齊以子相之非失策也然榮與項氏相怨宋義又與項羽不平義子相齊疑欲圖項氏也故羽先事殺義而以反楚為名

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

仁和趙一清著蒲將軍非棘蒲侯論曰楚漢

之際有蒲將軍者始與當陽君皆屬項梁於淮梁敗沒又屬羽羽使將卒二萬渡河擊秦以解鉅鹿之圍于是虜王離殺涉間降章邯轉聞河北厥功最鉅豎後英布分王九江而蒲將軍終不顯名於代近者吾即馮景嘗著蒲將軍考謂即棘蒲剛侯陳武吾未敢以為然也按史記項羽本紀云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固以為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羽此自更有蒲將軍韋昭曰蒲姓也是英布與蒲

將軍二人共以兵屬項梁服虔以為英布起蒲非也按合三說如韋實優又高祖本紀云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蒲剛侯陳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瓚曰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拔東阿至霸上入漢中又項羽高祖同為楚懷王將懷王命羽救趙高祖扶義伐秦約先入關者王之一向魏北一出荆南未嘗合兵而前也特是時中原逐鹿賢臣擇主蒲將軍既屬於項棘蒲侯亦屬於劉羽破秦軍于趙高祖方困躓於豐沛之間則蒲將軍自當從羽乘勝逐北鼓行而西乃反涉河南下以與高祖遇高祖於羽嫌隙未形卒要其將又奪其軍頓成疑貳以速怨尤函谷留兵悔斯暮矣鴻門入謝羽詎忘之揆時度勢其然乎其不然乎况羽諸將如范增龍且鐘離昧大司馬各長史欣等素所親任雖殺身終不畔海即懷首鼠之端欲逞飢鷹之志如黥布者漢使隨何說之尚赳赳猶豫迨

擊斬楚使而後決而謂羽方強威震諸侯名聞天下蒲將軍又建業同心之佐遽肯背之即漢烏有是耶觀于此而蒲將軍之非棘蒲侯明甚至於英布得封而蒲將軍不主或渡河以後伐不多於布或先已死亡而爵賞弗之及要皆無足疑者 又曰按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棘蒲剛侯陳武也宜為剛侯武師古曰此史失其名不當改為剛侯武以為懷王將無所據仁傑謂剛武侯自是一人固不可改為陳武若曰陳武為懷王將無據則不然武封棘蒲侯故太史公以蒲將軍目之按項籍傳蒲將軍以兵屬項梁梁死楚懷王以宋義為上將軍諸別將兵皆屬焉武在別將之數則固嘗為懷王將矣顏注不悟蒲將軍為陳武故謂陳武為楚將無據則知馮說蓋本於此然此顏是而吳非者史記蒲將軍注服虔如淳韋昭皆莫能定指為何人遽以棘蒲侯當之似誤而陳武之非楚將巨瓚之說可証也其救鉅鹿與救東阿原屬兩

人兩事亦非史遷誤書者耳南又以羽軍入至戲西沛公軍霸上相距不遠棘蒲侯功狀在是蒲將軍功狀亦在是適有合者而不知其進兵時已有河南河北之分安得朝楚暮漢如淮陰曲逆輩之去就綽如若武者殆楚漢春秋所云紫將軍其人耳孟康音義以剛武侯為剛侯武或者議其改易舊文師古謂史失其名正爾缺疑重又駁之吁過矣

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
凌稚隆曰按楚漢春秋云沛公西入武關居子霸上遣將軍閉函谷關無內項羽項羽大將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軍發薪一束欲燒關門關門乃開

項王按劍而跽
楊慎曰按劍而跽言操劍按膝上屈膝以承劍非長跪也 金銜曰按古坐皆屈足向後而臂加焉將起挺身則與跪無異矣故立而跪致敬也屈伏也坐而跪致敬亦有之項王猝見非常作將起之勢非長跪致敬也索隱之說固非楊慎之解亦未明盡 又曰屈足

而坐管寧所以容膝處皆穿也侯景好垂脚坐則今時坐法六朝尚未通行也孟廟有小石象是古時坐法不知者以為跪象耳

以待大王來

日知錄曰鴻門之會沛公但稱羽為將軍而樊噲則稱大王其時羽未王也張良曰誰為大王畫此計者其時沛公亦未王也此皆臣下尊奉之辭史家因而書之今百世之下辭氣宛然如見又如黃歇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其時秦亦未帝必以書法裁之此不

達古今者矣

度我至軍中公乃入

董份曰當時鴻門之宴必有禁衛之士訶訊出入沛公恐不能輒自逃酒且疾走二十里亦已移時沛公良噲三人俱出良久羽在內何為竟不一問而在外竟無一人為羽之耳目者矧范增欲擊沛公惟恐失之豈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者史固難盡信哉 徐孚遠曰漢祖脫身至軍潯陽疑之固當然觀史記敘漢人飲中坐多有更衣或

如廁竟去而主人不知者意當時之飲與今少異又間有良駿行四十里而酒杯猶溫者漢祖之能疾行得此力也其所云步走或史遺誤也 邵泰衢曰應劭曰霸上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繆更名曰霸霸上者霸水上也東至霸城十里即芷陽也文帝之霸陵也戲下戲水下也在新豐東北三十里又東北十七里為鴻門又十三里為戲水兩軍相此自鴻門至新豐十七里新豐西五十五里為霸城又十里為霸水相去計七十七里若伯之夜馳夜去則一百五十四里矣沛公且日往謝亦七十七里矣今日相去四十里間道二十里者何也吾以為項伯私良沛公因且知之得以自解于羽且日往謝羽增意終未釋也而良噲在側一智一勇恐倉卒未能得志且恐在坐之不免于噲也因賜之酒而逢之迨莊入舞劍沛乃間道留良入謝增乃始悔不決而起撞玉斗耳若夫盾仆衛士按劍而踞伯蔽沛公至軍始入謝與伯之具告項王皆浮詞也

關中阻山河四塞

通鑑地理通釋曰韓生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限東以函

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雍錄云此說未盡顏氏曰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徐廣曰

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其說是也正義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其說是也正義

巴蜀道險

通鑑地理通釋曰巴蜀秦二郡苴蜀相攻秦使張儀司馬錯取蜀周曰苴今之巴郡也

正義曰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苴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為讎

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伐蜀滅之因滅巴括地志云苴侯都苴今利州益昌縣苴侯故城是

蜀侯都太史公曰巴蜀四塞棧道千里唯褒斜館穀其口中在漢

王巴蜀漢中

通鑑地理通釋曰元和郡縣志漢中屬楚秦惠文王取漢中地六百里為漢中郡後漢注

故城在今梁州南鄭縣東北與地廣記房金

洋州興元府索隱云在楚之西北漢水南漢中地形襟要高帝始基于此用能定三秦

都南鄭

水經注曰昔舊傳云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為稱即漢

中郡治也漢高祖入秦項王封為漢王蕭何曰天漢美名也遂都南鄭大城周四十二里

城內有小城南憑北結環雉金墉漆井皆漢所脩築

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滎陽漢屬河南今鄭州滎陽滎澤二縣故城在滎澤縣西南十七里范曄說秦昭王

曰王下兵而攻滎陽則擊成臯之道不通呂氏曰滎陽成臯自春秋以來常為天下重地

由秦而上晉楚于此而爭霸由秦而下楚漢於此而分雌雄天下既定七國淮南衡山之

變猶睥睨此地而次成敗焉東都以後言形勢者及之者鮮矣人事既改則地之輕重亦

有時而移也地理志成臯亦名制滎陽故魏國則成臯滎陽皆東魏地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

通鑑地理通釋曰元和郡縣志鄭州滎陽縣京水出縣東南平地索水出縣南三十五里小陘山京縣故城縣東南二十里即鄭京城大叔之邑古大索城今縣治左傳鄭子皮子小

索城縣北四里

漢敗楚 徐孚遠曰按此總叙漢兵敗之後稍能自振不必一時事也

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

凌稚隆曰按是時陳餘覺張耳不死即背漢

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

和見張耳韓信傳

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

通鑑地理通釋曰書仲丁遷于蹏詩搏獸于

敖左傳晉師在敖鄆之間秦建敖倉於成臯

太康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

倉注康呂氏曰滎陽成臯控南北之衝故秦

積粟於此通典巨橋盈而殷喪成臯溢而秦

亡宋武北征記秦時築倉於山上漢高祖因

本漢滎陽地三城即別項相持處

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水經注曰泗水又經亞父冢東今彭城南有

項羽掠馬臺臺之西南山麓上即其冢也

從城西門出走成臯

通鑑地理通釋曰成臯漢河南之縣故虎牢

地理志注穆天子傳云七萃之士生捕郡縣

志河南府汜水縣後屬古東魏國鄭之制邑

漢之成臯隋改汜水項羽使曹咎守之漢王破

之成臯故關在縣東南二里通典云後漢置

關春秋襄二年遂城虎牢十年成鄭虎牢胡

氏春秋傳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

臯今為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

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

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

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

又曰輿地廣記孟州汜水縣有故虎牢城有

汜水關東南有成臯故關西南有旋門故關

陸機洛陽記洛陽四關東有成臯關在汜水

縣東南二里

項王燒殺紀信

魏書地形志齊郡昌國有紀信冢滎陽郡滎陽又有周苛紀信冢 徐昌祚燕山叢談曰定州城東三十里有固城父老相傳云是漢高祖築以封紀信後者漢書年表不載紀信所封後世因以為漢祖薄於報信果爾則為史氏之誤但未有實證耳 史通曰叙事之體有惟書其事跡而人品可見者史記稱紀信為項羽所圍代君而出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義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也

使劉賈將兵在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

歸有光曰按漢高紀使劉賈佐彭越燒楚積聚羽乃令曹咎守成皋而引兵定梁地漢破谷兵汜水上復取成皋是一事而此紀前後倒置遂作兩段若漢先取成皋楚無緣得令咎守之也考漢書紀傳自明

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

水經注曰今名其壘曰項羽堆夾城之間有絕澗斷山謂之廣武澗項羽以婁煩於其上

婁煩精魄喪歸矣

至城下

水經注曰汶水又東南流於汶縣故城北縣有城下聚

至東城

水經注曰池水出東城縣東北流逕東城縣故城南

江東雖小

邱光庭兼明書曰今人言項羽起於江東者多以為浙江之東按古人稱江東皆謂楚江之東也以其江自西南而下江南江東隨江所向而呼也項羽起於江東即蘓州也故漢書稱羽避仇于吳中士大夫皆出其下尋羽之行止無入浙東之文也或曰羽殺會稽守賈守通會稽非浙東乎答曰秦并天下分置三十六郡江東為會稽郡其治所在吳吳即今蘇州也羽殺賈守通之後起吳中子弟八千人非蘇州而何

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正義曰魯地志云項羽墓在濟州東阿東殺城西北三里穀城西三里述征記項羽墓在

水經注曰今彭城穀陽城西南又有項羽冢非也

及羽背闕懷楚

日知錄曰謂舍闕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闕也

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

史通曰太史公贊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化語以補書中所闕所謂事無重出者正此類也 辨惑曰陋哉此論人之形貌容

有偶相同者羽出舜後千有餘年而獨以此事遂疑其為苗裔不亦迂乎商均舜之親子遺體在焉然不聞其亦重瞳也而千餘年之遠裔乃必重瞳耶周生何人所據何書而上知古帝王之形貌正復有據亦非學者之所宜講也夫舜以玄德升聞四岳薦之帝堯執之上當天心下允衆望然後踐天子之位其得之固有道矣聖專以異相之故而暴興者我使舜果由此而興則高之成功亦應累等奚其不旋踵而勦滅也遷資輕信愛奇初不

知道故故其謬妄每如此後世狀人君之相者類以舜瞳為羨談皆史遷之所啟而後梁朱友敬自恃重瞳當為天子曰作亂而伏誅亦本此誤之也悲夫 愚按荀子非相篇堯舜蓋參眸子此周生之所本不自史遷啓也路史後紀曰堯亦重瞳然但一目重書大傳言舜四童子則兩目重矣故春秋演孔圖云舜目四童子謂之重明承乾踵堯海內富昌元命芑云舜重童子是謂重原上應揖提下應三元尸子淮南子云舜兩童子是謂重明作事

成法出言成章

號為霸王近古所無 習學記言曰不知古人之治未嘗崇長不義之人左氏載僕瞞三人皆為諸侯所誅蓋是時先王之餘政猶存負力桀悍者終不得自肆如項羽氣力不過長狄而不幸遭世大壞遂橫行至此遷以畏異之意加嗟惜之辭史法散矣

史記疏證卷第九
高祖本紀第八

習學記言曰述高祖神恠相術太煩而妄豈以起閭巷為天子必當有異耶契稷仲衍皆上古事不可考闕之而已班彪遂謂體貌多奇異語尤陋矣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恠若捨其德而以異震愚俗則民之受患者衆矣惜乎遷筆之未精也辨惑曰紀稱劉季在當時人可也而遷亦數稱之不唯於文體為非而臣子之道亦不當爾也漢書正之為是徐孚遠曰篇首書高祖追稱之也及叙其始事則稱劉季及得沛則稱沛公及王漢則稱漢王及即皇帝位則稱上此史公用意縝密處

姓劉氏索隱曰因生賜姓若舜生妣墟以為妣
此以虞為姓云亦其義也今虞氏其後子孫即遂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索隱之說非也姓與氏相近而不同古者賜姓命氏如賜姓曰董氏曰泰龍析姓氏而二之則固有別矣劉

氏本陶唐氏之後則劉者氏也非姓也於此當云高祖劉氏出自祁姓可也此誤有太史公啟之

字季索隱曰漢書名祁字季此單云字亦又可則季亦是名也故項云高祖小字季即別名

愚按緯書起於哀平則漢時本以季為高祖之字宋書符瑞志曰赤虹自上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

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母曰劉媪索隱曰皇甫謐曰媪蓋姓王氏又據春秋握成圖以為執嘉妻舍始遊洛

池生劉季今近有人云母溫氏貞時打得班因泗水亭長古碑文其字分明作溫字云母溫氏貞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慶沈歎古人未聞聊記異見於何取實也

容齊三筆曰竊謂因果有此明證何不載之於漢紀疑亦後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嘗在嶺外見康州龍媪廟碑亦云姓溫氏則指媪為溫者不一也唐小說纂異記載三更王生醉入高祖廟見高祖云朕之中外泗州亭長碑昭然且載外族溫氏蓋不根誕妄之說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宋書符瑞志曰昭靈后遊於洛池有玉鷄銜赤珠刻曰王英吞此者王昭靈后取而吞之又寢於大澤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上皇視之見蛟龍在其上遂有身而生季

常從王媪武負貫酒林索隱曰鄒誕貫音世與字也漢書功臣表貫陽侯劉繆而此紀作射陽則貫也亦射

師古曰貫賒也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貫以為證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為射自是假

借亦猶銅陽音紂蓮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即定其字以為正音乎

縱觀

楊慎曰常時車駕出則禁觀者此時則縱民觀故曰縱觀

試如父言不敢忘德

辨惑曰此但其術可貴耳何德之有

夜乃解縱所送徒

西京雜記曰高祖為泗水亭長送徒驪山將與故人訣去徒卒贈高祖酒二壺鹿肝牛肝

各一高祖與樂從者飲酒食肉而去後即帝位朝哺尚食常具此二炙并酒二壺乃前拔劍擊斬蛇

西京雜記曰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斬白蛇劍劍上有七采珠九華玉以為飾雜廁五色琉璃為劍匣劍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與拔劍不殊十二年一加磨瑩刃上常若霜雪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古今刀劍錄曰漢高祖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鉄劍長三尺銘曰亦霄大篆書即斬蛇劍也及貴常服之

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
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兩金少昊之神作西
者明當漢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地皆失
乃之改定

黃氏曰抄曰白帝子注謂指秦葉碧庵先生以為西楚徐孚遠曰沈休文以為白帝金也金生水白帝之子水赤帝火也火生土赤帝之子土也然則秦自謂水漢自謂土不為失也失在誤以赤帝子為赤帝也

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

辨惑曰珍字不安漢書改為奇是矣

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

史詮曰此明是兩周市故下加魏人以別之

楚獨追北

凌稚隆曰按項梁與田榮同攻亢父救東阿

破秦軍而榮即引兵歸故楚獨追北

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

金姓曰按長安之封羽紀未載

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壁破魏二軍

凌稚隆曰按沛公西入關道碭當是時與羽

分道今雜楚軍出兵於秦軍破一軍之下則

於楚漢與彭越俱攻秦矣此太史公失考

前後處漢書補年月別之良是 史詮曰監

本與杠里屬上句誤也時秦軍在杠里漢軍

亦在杠里與之對壘故曰夾壁破魏之魏當

作秦漢書魏作其是也

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

史詮曰楚軍疑即項羽救趙之兵非沛公兵

也是時王離圍趙鉅鹿在河北沛公軍杠里

在河南南北兩地不相及何由出兵相擊乎
則破王離為項羽明矣漢書削去此十字良

是

至丹水

水經曰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嶺山東

南過其縣南又東南過商縣南又東南至於

丹水縣入於洛 注曰呂氏春秋曰堯有丹

水之戰以服南蠻即此水也

目襲攻武關

通鑑地理通釋曰左傳哀四年楚人謀北方

司馬起豐析以臨上雒使謂陰地之命大夫

曰將通於少習以聽命杜氏注少習商縣武

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郡後漢屬弘農

郡為上洛郡即晉改為商洛縣 史記貨殖傳南

陽西通武關即關 陽文韻曰武關秦南關通南

里郡國志在析今鄧州內鄉縣地理志有十

關長利今商京相璠曰少習楚通上洛阨道

州上津縣 商京相璠曰少習楚通上洛阨道

也 水經注丹水自商郡縣志武關在商州商

洛縣東 漢書 九十里 志即少習也楚懷

王三十年秦昭王遺懷王書願會武關詐令

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至則閉執之以歸攻楚世家秦兵出武關漢元年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成陽三年五月沛公生說漢王出武關又七國反周亞夫擊之趙涉說曰從此右

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不過差一二日直入

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

戰國策即武關大夫見齊王曰鄒忌大夫初年

楚故地即武關大夫見齊王曰鄒忌大夫初年

謂之武關賈誼新書所為建武關函谷臨晉

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侯也顧得五萬人入

武關淮南王安曰武關走南陽林氏曰春秋時

守武關地非秦有也秦未得武關故不可以制楚

穆公之世秦伐却與楚爭商密商密近武關

呂氏曰沛公圍宛定南陽至丹水還攻胡陽

攻析郟皆降攻武關入秦引兵繞曉關踰黃

山擊秦軍至藍田遂西入咸陽此高帝入關

所歷也王氏曰臨晉以限東諸侯武關以限

南諸侯函谷以限河北沛公南出轅轅畧南

陽然後引兵而西則其破武關而入秦晉南

境也地理志光關在武關之西法言武關大康

帝初橋別龕南陽項牧河北二方分崩一重
一合設秦得人如武關西北一
百二里州有商城漢為商縣
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三徐廣二

愚按漢書高紀云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

殺義帝江南

史詮曰漢書在二年十月

殺龍且

史詮曰漢書在四年十一月

齊王廣奔彭越

史詮曰本傳信虜齊王廣田橫奔彭越本紀

誤也

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

愚按此三句疑衍下文重出可証

漢果數挑楚軍

史詮曰宋本楚軍下有戰字

罪十也

史詮曰宋本無也字

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徐孚遠曰黥布稱為武王本傳不載未知何所承當是叛楚以後未歸漢以前假為此號猶項羽自稱霸王耶

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

倪思班馬異同曰自項梁以來攻定陶未下攻外黃外黃未下而兵行無忌殆欲汲汲赴要害擄虛邑耳此寘兵家要妙令人不及掩耳而過閃自保得敵去為幸何暇追襲此兵家勝算也故高祖攻昌邑未拔過高陽攻開封未拔攻潁川蓋深喻此意獨宛強大追敵近復欲過而西則前後相應非他邑比也故子房憂之而惟漢事將成又有陳恢者謀之非宛計實漢計也

正月正義曰崔浩云史官以正月也顏師古書凡此諸月皆以初正月為歲首即以前月為正

余有丁曰按古者改朔不改月據尚書伊訓稱元祀卜有二月史秦紀亦曰冬十月至建寅之月則曰一月而不曰正考武成可見惟

周人則改月顏氏以建寅月為四月非是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

邵泰衢曰張良世家六年劉敬說高帝都關中劉敬傳五年說上都關中五年六年紀傳互異吾以為六年是也六年十二月偽遊雲夢執楚王信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入治秦中蓋以一時之事故也然攷七年長樂宮成九年未央宮成置酒未央前殿蓋其先尚居櫟陽而惟營宮室于長安耳十年七月太上崩櫟陽宮從可知矣今日是日駕入都關中者非也在櫟陽非長安也

十月燕王臧荼反

凌稚隆曰按十月字疑誤高祖用秦正十月後事當屬次年

高祖雖子人主也

辨惑曰是時未有高祖號劉子玄辨之誠中其病漢書改為皇帝是矣

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陳子龍曰信罪未見而執之恐天下不服故下赦令以安諸侯之心

秦得百二焉

楊慎曰按百二十二之語後世亦多此例如云軍士奮勇無一不當百又當百錢亦曰百一錢言一可當百也 日知錄曰古人謂倍為二孟子卿祿秦得百二焉言百倍也齊得十二言十倍也

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

西京雜記曰漢高帝七年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建北闕未央宮周迴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後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後宮門闈凡九十五更命鄜邑曰新豐

西京雜記曰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并移舊社衛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

大事記曰史記書分趙山北立子恒為代王蓋子長造歷四方識輿地之大勢故其書法簡明得主名山川之餘意若此類非一漢書多改之班氏所未達也

具以沛為朕湯沐邑

風俗通義曰漢書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爾 辨惑曰予謂不然戒辭用其字自是本法古文如是者可勝舉而云楚語獨爾不亦妄乎

楚隱王陳涉

陳涉世家曰陳涉與吳廣起

金姓曰五字相連始皇本紀云陳勝自立為楚王月表云二世元年七月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陳涉世家云陳勝葬碭謚曰隱王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索隱乃截楚隱王三字另作一人而楚無此王則以幽王當之殊屬牽強且幽王亦名悼不名擇也或以大國為疑則燕韓業已不與安見楚之必不可遺哉

高祖崩長樂宮

皇甫謚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二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三

金姓曰按高祖生年乙巳至是年丙午當是六十二

陳乎灌嬰將十萬守滎陽

金姓曰灌嬰之屯滎陽本傳不載唯見此處與陳丞相世家亦不言其所以當是燕代未盡平而淮南初定故留嬰關外彈壓耳本傳以齊王起兵嬰屯滎陽事為重故略此一屯祇附見他處也

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

白虎通曰三王之有失故主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孔穎達表記疏曰按元命包云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救野莫若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故救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蕩故救蕩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復始窮則相承此亦三王之道故三代不同也

習學記言曰益贊于禹以惟德動天伊尹言暨湯咸有一德周人稱文王之德至矣有是德也則有是政也而太史公乃謂三代之政忠敬文若循環漢救以忠為得天統是遷於禹湯文武皆望其藩牆而不即者為治既如彼而言治復若此世道所以有汙而無隆歟哀哉

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

朱子曰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識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史記疏證卷第十

呂氏本紀第九索隱曰呂后自孝惠崩後立少獨稱呂后本紀依班氏分為二紀焉

鄭樵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獎盜乎 黃氏日抄曰惠帝立七年名惠帝子者踐阼復二人史遷皆係之呂后意者示女后專制之變也然呂氏盡殺高帝子孫在內者欲奪天下而歸之呂大逆無道漢之賊也豈止專制而已而可紀之哉遷為漢臣子特微辭見意爾 田藝衡曰一紀之中前稱呂后後稱太后

又稱高后乃子長疎略處 金姓曰按呂后稱制固在孝惠崩後然自元年有戚姬之事帝遂淫樂不聽政則此七年中亦皆后所制也史公專紀雖不如漢書得體然正自得情

詔賜酈侯父追謚為令武侯

史證曰史誤也漢書表酈侯父澤高帝六年封周呂侯八年卒謚令武

丞相迺如辟彊計

徐孚遠曰此丞相者未知右丞相陵左丞相平也然陵能持白馬之議以折太后則用辟

彊計者疑曲逆侯也

九月辛丑葬

困學紀聞曰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太后乃止東陽侯張相如也

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徐廣曰

金姓曰年表云博成侯馮無擇以悼武王郎中兵初起從高祖起豐攻雍邛擊項籍力戰奉衛悼武王出滎陽功侯按此不足為高祖功臣特呂澤之功臣耳杆衛呂澤者得封而代漢王者不錄即呂后之濫賞愈歎高祖之遺忠矣

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呂后姊子也

金姓曰按此人直以母姓為姓耶年表云高后元年四月侯昌平元年似其人姓昌然徐廣不引恐仍是呂字之誤

封呂頌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呂更始為贛其侯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淮呂忿為呂成侯及

諸侯丞相五人徐廣曰中邑侯味通山都侯王恬州

金姓曰按贊其之名似應從年表作勝更始

自屬滕侯之名本文偶誤耳否則同時受封

者有兩呂更始未必然也 滕侯與贊其皆

諸侯相贊其呂后昆弟子滕侯不詳支屬而

皆以八年坐呂后事誅則其為同宗可知然

贊其不入侯相之例而滕侯不附諸呂之中

將以親疏別之耳

取美人子名之正義曰劉伯莊云諸美人元

徐孚遠曰本言張皇后無子不言惠帝無子

美人子即後宮所生非必呂氏言懷身而入

宮者非也

太后女弟呂類

辨惑曰先云封呂類為臨光侯不言類之為

誰而後乃云太后女弟呂類失其次矣

呂后被選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

辨惑曰呂后高后似是兩人但云據其掖可

矣丁公寤高祖彭城西沛公願曰兩賢豈相

危哉方言高祖遽曰沛公此亦同病也

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

金姓曰按年表新都作信都壽作受張耳陳
餘傳云壽為樂昌侯與此同侈為信都侯與
年表同三處互異

呂榮為祝茲侯

金姓曰按年表祝茲侯呂注索隱曰漢書作

琅琊松茲侯駱注徐廣曰松一作祝廣蓋以

文紀云祝茲侯軍棘門而絳侯世家亦云祝

茲侯徐屬軍棘門也徐屬封於高后四年在

呂榮前中間未嘗失封則榮不得封于祝茲

明矣似應從漢書為是但上年方以劉澤為琅

邪王而榮復為琅邪侯豈琅邪有王國又侯國耶

相召平乃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

金姓曰按年表有犁侯召奴以齊相召平子

侯也

所患獨呂產今已誅

史詮曰宋本產下重一產字

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

金姓曰按淮南王母家周陽侯趙兼也兼惡

未甚著聞而其子則酷吏周陽由淮南悍戾
之姓有自來矣

太后家薄氏謹良

徐孚遠曰薄昭後殺漢使者亦不為謹良也大臣以齊王起兵英氣難測又劉澤怨之故申代屈齊也

然後乘六乘傳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馳還也

愚按文紀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嘆謂宋昌曰果如公言則乘六乘傳者如檀弓所云時亦不可失非謂備漢朝有變也

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為孝文皇帝辨惑曰此言代王為天子但以終誅諸呂之

事耳其崩與謚則本紀自具何必及之邪

徐孚遠曰此紀止宜著文帝即位之事崩年謚法未宜載之蓋史遷未定之書

孝文本紀第十

史詮曰孝文紀年缺不具無乃有殘篇斷簡之失歟

立為代王

金姓曰按是年帝八歲大臣迎立時二十四歲其黨寧能專一邪

徐孚遠曰大臣擅命雖足為變然執權者多

不能相下則不敢萌異心也

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

徐孚遠曰遣薄昭見太尉非但察迎立之情亦以自托於大臣也

願請楚王計宜者

金姓曰陰安侯婦人也瑯琊王疏屬也是時楚王取為尊親何乃後之宜帝特舉以為言也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瑯琊王澤為燕王

史詮曰徙琅邪復齊楚地漢書在元年十二

月上曰

辨惑曰漢文諸詔班固皆書詔而遷稱上曰按其文意當以詔字為是

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真德秀曰此詔班氏載于刑法志內史記書之本紀太史公于高景二紀詔皆不書獨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于帝之實意故也

天下人民未有嘽志

日知錄曰與樂毅傳先王以為嘽於志同皆
厭足之意荀子惘然不嘽又曰由俗謂之道
盡嘽也又曰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嘽也又曰
不自嘽其行者言濫過戰國策齊桓公夜半
不嘽又膳啗之嘽於口並是嘽字而誤從口
大學此之謂自謙亦嘽字而誤從言呂氏春
秋荀可以儼劑貌辨者吾無辭為也亦嘽字
而誤從人
吳王於朕兄也

金姓曰按文帝生於高祖四年戊戌吳濞生
於始皇三十二年丙戌長帝十二年淮南王
生於高祖九年癸卯

請建以為太子

金姓曰按景帝是年十歲即位時三十二歲
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索隱曰謂帝之
母同姓生也言皆同
母生故立太子母也

楊慎曰文帝八男景帝與梁孝王同實后出
代孝王參梁懷王揖諸姬出也豈得為同姓
哉度其意謂天子當以貴族為后宜娶于諸

侯之異姓者如周之齊姜今諸侯皆同姓無
異姓而王者則立后當以太子母為正日
知錄曰文帝前后死竇氏妾也諸侯皆同姓
謂無甥舅之國可娶索隱解非
乃循從代來功臣

余有丁曰循謂次及之也漢書作循字
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索隱曰按表駟鈞封
駟于

金姓曰按年表作清都徐廣曰一作鄒索隱
曰漢表作鄒此注誤脫漢字年表文帝元年
封前六年有罪國除享國甚短無從封之說
凡始封某後別封某者年表俱次第詳載注
明轉徙絕續之由鈞果徙封紀表何並錄其
前封而表直書其以清都失國耶恐郭都鄒
鄒俱以偏傍形似而差如曹壽曹壽曹時之
類清字并不免脫去耳

白以告朕

徐孚遠曰白宜作可疑字訛也
上曰古之治天下
愚按漢書此詔在五月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

日知錄曰謂先共祝詛已而欺負乃相告言也故詔令若此者勿聽治注並非

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曰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

日知錄曰此當言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言晉陽誤也然此注已見卷首中都下

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

史詮曰漢書作柴武

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渭北

徐孚遠曰上言遣三將軍軍邊地也不著姓

名周舍張武此二將軍屯京師

成侯赤為內史樂布為將軍

史詮曰上為字衍文內史樂布官也按史表

成侯董赤內史樂布為將軍是也漢書赤下

亦無為字一本赤作赫

十七年得玉杯始更為元年

史詮曰漢書十六年秋得玉杯明年改元後

元年

祝茲侯軍棘門徐廣曰表作松茲侯姓徐名悱

金甌曰按年表松茲侯徐厲始封厲傳悼文帝七年侯悼元年也棘門之屯文帝後六年事自當是悼為將蓋厲死久矣然周勃世家固明云祝茲侯徐厲軍棘門豈悼嗣侯子文後七年年表脫一後字耶二者必有一誤悼之與悱亦未知孰是

民得賣爵

陳子龍曰此民相買賣而官不與焉然必是所賜虛名若今之散官也

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

王楙野客叢書曰考漢金一斤萬錢露臺之

資才千緡耳

皆以此令比率從事

史詮曰率與律同又音數約數也

孝景本紀第十一

辨惑曰大事記史記文章紀多載詔書至景帝紀

則皆不載蓋以為不足載也其旨微矣予謂

史書日錄也詔誥一時之大事縱使帝之所

行不能副其言豈容悉沒之乎此自遷之私

憤而呂氏深取之遂以判班馬之才識予未

敢知也 黃氏曰文紀所載皆恭儉愛民之事一制詔必具以其皆由制怛之言也 景帝特載其政事之常災異之變制詔不錄之矣 徐孚遠曰孝景恭儉詔書與文帝相為出入太史遷不載意自有在或云武帝削之亦不削詔書也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武陵侯 徐廣曰漢書亦作係那誕生本作係音奚又按漢書功臣下及蕭何傳皆云孫嘉疑其人有二名

金姓曰按史表亦作嘉與此五異徐廣不引而引漢表何也表又作武陽并封邑亦不同

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

即恭儉曰星月出入黃道內外至遠不過十度從未有失度上行直至樞辰間者况月之合朔可推食分可定者乎如此則曆紊矣此蓋妖星之似火妖氣映雲之似月者也觀象者訛之也

置南陵及內史役祠為縣

余有丁曰按內史京兆治非為縣云然者以役祠屬內史耳

七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

史詮曰漢書在春正月

十二月晦日有食之

史詮曰漢書在十一月

以御史大夫綰為丞相封為建陵侯

余有丁曰按綰即前六年用中尉封者此複出誤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

史詮曰日食在朔月食在望蓋十月之朔日

食而望月食非食在一日也

十二月晦雷 徐廣曰一作雷字又作國字實所未詳

史詮曰雷古雷字

甲子孝景皇帝崩

金姓曰漢書云二月癸酉葬陽陵按自崩至

葬僅十日文帝六月己亥崩乙巳葬七日惠

帝八月戊寅崩九月辛丑葬二十四日高祖

四月甲辰崩五月丙寅葬二十三日

孝武本紀第十二

魏志王肅傳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 凌稚隆曰按衛宏漢舊儀注云

太史公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後世舉李陵降匈奴故下太史公獄室有怨言下獄死此紀乃元成間褚先生取班書補之非太史公本書也 金姓曰按所謂班書者何書也若是班固漢書豈褚先生以元成間人而能取用之耶 愚按

少君者故深澤侯 愚按封禪書作深澤侯舍人此明脫舍人二字徐裴紛紛持疑未相覈對耳

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澤音義曰黃鍾二人姓名坊

金姓曰按始皇紀云過黃腫注云地理志東萊有黃縣腫縣恐史寬舒是黃腫間人蓋亦海上怪迂之士即後來議祀后土之祠官耳鍾與腫字體小異或傳寫各別只是地名非別有黃鍾其人也年表有鍾侯索隱曰縣屬東萊字亦從金不從月也 愚按封禪書徐廣曰鍾縣黃縣皆在東萊然則鍾即腫字史寬舒乃東萊黃腫間人不當以為二寬舒後

為祠官

神君最貴者大夫

愚按封禪書言最貴者太一此作大夫疑傳寫之誤大夫焉得云最貴也

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云蘇林曰得黃龍鳳

日知錄曰是建元元光之號皆自後追為之而武帝即位之初亦但如文景之元尚未有年號也 金姓曰按蘇說似昭宣時事又曰三元宜是元朔若元狩則已四元矣不知何以略去

有司與太史公

兩漢刊誤補遺曰韋昭曰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外孫楊惲所稱志林以為占者主天官皆上公至漢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仁傑按類定之言有三公之公田舍公之公家公之公三公如周召國易見所謂田舍公者以其高年耳吳志云程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是也所謂家公者賈誼云與公併倨是也

韋昭謂楊惲以外孫稱遷為公則是家公之
公虞喜以為主天官皆上公則是三公之公
然遷報任少卿書亦以太史公自稱此豈官
屬與外孫之謂耶 金姓曰按太史公之稱
注雖谷有異說然自序云談為太史公仕于
建元元封之間則疑其時以考其人此與議
立太畤壇者同屬遷文無疑蓋凡禱祠大典
談頗有黼黻之功而封禪竟不得與故云發
憤而卒也

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
道將軍印

愚按封禪書無天道將軍四字此有之疑天
道即大通傳寫之誤後人不知妄加以此為
四金印耳其實合五利將軍為四也下文云
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即天士地士大通之
解也下天道將軍則刻玉印立白茅上受之
又以衛長公主妻之胡按武帝未絕而

愚按封禪書索隱自有明解諸家註史記都
無體例其解宜書釋于封禪書下武帝本紀
應闕而不解始為畫一今乃彼此雜出殊為

紛如

禮登中嶽太室

爾雅疏曰按山海經云平石山東五十里曰
少室山又東三十里曰泰室山郭註云即中
嶽嵩高山也今在陽城縣西戴延之西征記
云其山東謂之太室西謂之少室相去十七
里嵩其總名也以其下各有室焉故謂之室
是也

有芝生殿防內中

隸辨曰校官碑董竝字公防按即房字唐公
房碑君字公防亦作防隸釋云隸云隸法房
字其戶皆在側故人多不曉或作防或作防
皆誤也據此則今本史記武帝紀芝生殿內
防中漢書溝洫志築宮其上名曰宣防皆防
字傳寫之誤也

史記疏證卷第十一
三代世表第一

史通曰蓋譜之建名起於周氏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居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比其證歟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曆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文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色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俗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已下

史記疏證卷第十一

一

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具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繆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四家表在乎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必曲為餘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群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特盡見如

兩漢御曆四海成家公卿既為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呂祖謙曰史記十表意義弘深始學者多不能達三代世表以世系為主所以觀百世之本文也黃帝之初先列譜系以祖宗為經以子孫為緯則五帝三王皆出於黃帝可知矣周成王之後詳列諸侯以世為經以國為緯則親疎之相輔可知矣帝顓頊以下周武王以上有經而無緯止列世系而治亂大事附焉則正嫡旁支之繼統可知矣 困學紀聞

史記疏證卷第十一

二

曰三代世表稷契皆為帝嚳之子堯亦帝嚳之子左傳正義曰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案絲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為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 柯維騏曰黃帝生子昌意玄囂玄囂生蟠極蟠極生帝嚳帝嚳生帝堯昌意生顓頊顓頊項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生帝舜則舜于黃帝為九世孫於堯為四世從孫也史臣稱堯曰欽明文思親睦九族以大孫

之聖近在戚屬尚猶不之知必待四岳之舉
二女之試豈欽明親睦之謂乎同姓而登降
二女不幾於瀆倫乎繇此言之帝繫亦不足
據也 又曰此史遷亦據帝繫而序三代之
世禹之父曰鯀繇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族
子曰帝嚳帝嚳之次妃曰簡狄生契契十三
傳為成湯帝嚳之元妃曰姜原生后稷后稷
十三傳為王季然堯亦帝嚳次妃慶都所生則
禹與堯同世而舜為禹之四世從孫夫堯舜
在位凡若干年始授之禹禹之生不應若是

史記疏證卷第十一

三

之晚也湯與王季相去六百年為兄弟無是
理哉 史詮曰史之為表也一經一緯從行
曰經橫行曰緯三代世表以帝王世為經其
屬為緯然世屬長短參差不齊以殷之屬十
七君與夏之世十七王大略相當至周之屬
十七君與夏殷之世四十七王則是周一君
而當夏殷三王也今本世表殷周二屬牽連
橫書殷屬終帝視之世周屬終帝芒之世自
帝世至帝辛有世而無屬又自成王以後周
之世與列侯之屬長短亦不相當皆由後人

抄錄之說也

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
楊慎曰孔子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以頗
可著而詳也其序尚書略年月以不可詳而
慎也此言遠者不可詳而近者不可略也黃
帝以來遠矣曆譜雖有年數然乖異不同此
夫子所以不次其年月慎而闕其疑也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
我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
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史記疏證卷第十一

四

習學記言曰遷稱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
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按春秋諸侯之史二
百餘年之間年時日月皆素具非孔子特詳
之又稱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
不可錄按尚書載同事有書年者有書月日
者有書明書魏書朏者然不繼他所不書則
寥遠曠絕若不復省亦古文之已然非孔子
故闕之也夫春秋有年時日月之可繼此可
以義斷者孔子因之可也尚書有年時月日
而不可繼此不可以義斷者孔子亦因之何

哉然則年月之有非無二書之不指也况帝繫世本去二書之義尤遠孔子將以垂道德之統於後於是乎盡心而彼瑣瑣者烏用之遷欲以世表託共和下接春秋失本意矣

帝倍

隸辨曰武梁祠堂畫象帝倍高辛按與警同管子侈靡篇倍堯之時注倍帝倍也

帝中康

史詮曰唐志云仲康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虞廓以曆推之在仲康元年史記疏證卷第十一

也

差弗生數渝

愚按本紀渝作渝

公非生高圍

史詮曰班表公非子辟方辟方子高圍

高圍生亞圍

史詮曰竹書祖乙十八年命邠侯高圍世本高圍之後有侯倬班表高圍生夷倬亞圍雲都夷倬即侯倬也

亞圍生公祖類

史詮曰世本亞圍之後有雲都公祖類生古公置父

史詮曰竹書帝中十三年命邠侯祖紂祖紂即公祖類

從黃帝至桀二十世

愚按黃帝至桀二十一世疑脫一字

從湯至紂二十九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

史詮曰漢志云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

昭王索隱宋志云昭王南代楚辛由靡為左

史記疏證卷第十一

愚按本紀由作游呂氏春秋又作餘

孝王方

愚按本紀作辟方

共和

金姓曰漢書古今人表已列共和之名不待

皇甫謐也

熊鷲紅

愚按楚世家鷲作鷲

蜀王黃帝後世也

華陽國志曰蜀之為國肇於人皇與巴同祖

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嚳封其支庶於蜀世為候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

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

華陽國志曰其地東接于巴南接于越北與秦分西奄峨嶓地稱天府原曰華陽故其精靈則升絡垂耀江漢遵沅

后稷無父而生

徐孚遠曰太史公此表始於黃帝訖于共和共和無天子大臣攝政褚先生以其事與霍

史記疏證卷第十一

七

將軍相類因推論之霍將軍父亦微耳霍氏

以外戚貴故言殷周之興無父也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索隱曰篇言十二實叙十

故也

華亭王祖庚曰按十二諸侯表主春秋春秋之季吳始通於上國然則十二之號因不得不仍其舊而吳壽夢以前不得列于是表乃自然之定理而非以吳為夷狄而不數也明矣司馬貞之論非也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謀

漢書藝文志曆譜十八家有漢元殷周謀歷十七卷

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習學記言曰遷言孔子及左氏作春秋徒仿像無的驗又言鐸叔虞鄉呂不韋皆戰國時孔子春秋遷豈不知國語孔子前自有春秋非始作於此特以董仲舒師授公羊其語方爛熳於世故不暇考詳也徐孚遠曰唯董生所作推明春秋之指其餘雖沿其名自別記事不屬春秋也

史記疏證卷第十一

八

欲一觀諸要難

習學記言曰遷雖言欲一觀諸要難其實既因春秋左氏變舊史法又以二書無所置之故用紀年聚其要語前乎共和後乎楚漢接續章次略成一體以存舊文然均之一事表既譜之紀復紀之世家列傳又申明之參互錯重十數見而猶未已甚矣遷之自勞而啟後世之煩且雜也

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楊慎曰儒與史說者略於歷數譜謀此不務

綜其終始也歷數譜牒家不詳載其義與辭此其辭畧也欲一此數家以觀其要不為剛取以著于篇則雖欲得其要以觀其實難矣故曰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剛焉

周

襄王三年戎伐我大叔帶召之欲誅叔帶奔齊

愚按左傳魯僖之十二年為襄王四年叔帶

奔齊表入三年與左不合

襄王十四年叔帶復歸於周

愚按本紀在十二年

史記疏證卷第十一

九

三十三年襄王崩

愚按本紀在三十二年

項王五年崩

愚按本紀云六年

四十三年敬王崩

愚按本紀云四十二年

魯

孝公十一年周宣王誅伯御立其弟稱是為孝

公

史記曰世家稱懿公弟表誤也

孝公立三十八年卒

愚按世家云二十七年

桓公三年

愚按春秋日食三十六年表或載或不載非史公疎脫即所傳本有漏略今據春秋經補之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十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十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史記疏證卷第十一

十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十七年丁巳朔日有食之襄公二十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定公十三年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皆年表所不載

桓公十六年公會晉謀伐鄭

愚按世家會於曹謀伐鄭春秋公會宋公蔡侯衛侯於曹左傳會於曹謀伐鄭也則晉當

是曹

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不書史官失之

愚按世家不載左傳云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不書疑脫朔與日三字

文公八年王使衛來求金

愚按世家不載春秋作九年事

宣公八年七月日蝕

愚按春秋經七月甲子日食既

十七年日蝕

愚按春秋經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史記疏證卷第十一

土

成公元年春齊取我隆

愚按世家在二年春秋左傳及世家俱作龍

襄公十四年日蝕

愚按春秋經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日蝕

愚按春秋經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二十年日蝕

愚按春秋經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公如晉日再蝕

愚按春秋經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

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四年侵齊日再蝕

愚按春秋經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

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日蝕

愚按春秋經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昭公稱

愚按世家作禍春秋與表同

七年季武卒日蝕

愚按春秋經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史記疏證卷第十一

土

十年四月日蝕

愚按世家不載春秋不書

十五年日蝕

愚按春秋經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十六年公如晉晉留之葬公耻之

愚按世家及左傳俱作十五年事

十七年正月朔日蝕

愚按春秋經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晉謝之歸日蝕

愚按春秋經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二十二年日蝕

愚按春秋經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四年鸛鳴來東

愚按世家及左傳在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公出居鄆

愚按世家在二十六年春秋昭公二十五年

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十有二月齊

侯取鄆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於鄆據此則

取鄆在二十五年居鄆在二十六年年表與

世家小有參差耳

史記疏證卷第十一

圭

三十一年日蝕

愚按春秋經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定公五年日蝕

愚按春秋經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定公薨日蝕

愚按春秋經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哀公十年與吳伐齊

愚按左傳與吳伐齊在十一年

齊

桓公二十三年伐山戎為燕也

愚按燕世家及左傳伐山戎在齊桓二十二年此與世家皆在二十三年疑誤

晉

小子元年

愚按是年哀侯九年為曲沃武公所殺小子

侯宜于魯桓十二年為元年

晉侯濬

愚按世家及春秋皆作緡宜於桓王十五年

為元小子殺於是年方與左傳合

景公九年伐齊執子彊兵罷

史記疏證卷第十一

由

愚按世家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晉

兵罷執疑質字之誤

悼公元年

愚按春秋晉悼公二年為魯襄公元年此表

同稱元年與左傳不同

頃公棄疾

愚按世家及春秋俱作去疾

秦

繆公三十年圍鄭有奇言即去

愚按本紀三十年助晉人圍鄭鄭使人言於

繆公秦乃罷兵春秋僖十三年晉人秦人圍鄭左傳晉侯秦伯圍鄭伏之狐言於鄭伯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紀與經傳事同又異奇言二字未解

三十四年敗殺三將歸公復其職官

愚按本紀在三十二年

桓公元年

愚按當在魯宣五年春秋魯成十四年秦伯卒則桓公立二十八年卒明矣本紀云二十

七年卒表因本紀之誤是以秦桓之事與秦

史記疏證卷十一

五

秋通誤一年

惠二年生陳公懷公簡公

史詮曰表誤也本紀惠公孫厲共公生陳公

懷公懷公生簡公史不紀其年度其生之年

不當惠公之世况懷簡父子豈同年而生乎

其誤可知矣

楚

劫救難

愚按世家作杜救

成王二十六年滅六英

愚按世家云滅英無六字徐廣曰一本作黃

春秋楚成二十四年滅黃二十九年齊人徐

人伐英楚穆四年秋楚人滅六據此則楚成

二十六年六英俱未滅當從滅黃為是其編

年亦當從春秋

莊王六年伐宋陳

愚按世家云伐宋無陳左傳楚子侵陳遂侵

宋與表同

靈王七年就章華臺內亡人實之

愚按世家及左傳魯昭七年為楚靈六年為

史記疏證卷十一

六

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據此即六年表內

執芊尹亡人入章華之事此為羨文

惠王四年伐鄭

愚按世家六年白公請兵令子西伐鄭無四

年伐鄭之事春秋哀十年冬楚公子結帥師

伐陳年同事異疑陳鄭音近而誤耳

宋

惠公三十一年薨戴公立元年

愚按世家惠公三十年卒子哀公立哀公元

年卒子戴公立此脫去哀公一世又多惠公

一年戴公世家無名則立字立君之謂表誤以為戴公名

武公十八年生魯桓公母

愚按世家武公生女為魯惠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魯惠夫人未必定生於是年表因世家有是言遂誤入此

宋公馮元年

愚按春秋經在桓三年至莊二年乙酉宋公馮卒據此則宋莊立十八年明矣乃世家誤以十九年卒表遂以殤公被弑之年為莊公

東記疏證卷第十一

共

元年故有十九年耳

景公二十九年侵鄭衛魯

愚按世家不載春秋經書春秋宋瑗帥師侵鄭無侵衛魯之文秋宋人圍曹則魯當是曹是年晉曼多帥師侵衛則侵衛當是晉事

衛

莊公十七年受妻子州吁州吁好兵

愚按世家在十八年

宣公元年晉共立之討州吁

愚按世家迎桓公弟晉于邢而立之左傳亦

云衛人立晉則晉為宣公之名此云晉共立之誤

惠公三年朔奔齊立黔牟

愚按世家在四年春秋經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與世家同

惠公十年齊立惠公黔牟奔周衛惠公朔復入十四年

愚按世家惠公立三年出亡六年復入前年通年凡十一年矣此與世家不合又表于魯莊公五年云與齊伐衛納惠公正當黔牟之

史記疏證卷第十一

六

八年此于十年表內有此言是表人自相齟齬也

懿公八年翟伐我

愚按世家作九年春秋經閔二年狄入衛與世家同

文公二十三年重耳從齊過無禮

愚按世家在十六年左傳與表同傳云重耳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然則重耳從狄過衛非從齊過

衛也

成公三十一年楚伐鄭與我平晉中行桓子距楚救鄭伐我

愚按世家不載春秋經宣五年為陳靈十年楚人伐鄭左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據此當是陳靈之事誤移上一格

獻公十五年救鄭敗晉師櫟

愚按世家不載春秋經襄十一年夏晉率諸侯伐鄭衛與之秋晉率諸侯伐鄭會於蕭魚衛亦與之無救鄭之文冬晉人伐秦左傳秦

史記疏證卷第十一

九

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據此當是秦景十五年事

靈公三十七年伐魯

愚按世家不載春秋經定十二年衛公孟彊帥師伐曹魯當是曹

出公十二年父崩贖入輒出三

愚按世家同春秋哀公十六年春己卯衛世子蒯躄自戚入衛衛侯輒來奔據此則哀十六年為出十四年非十二年明甚而蒯躄元年亦非哀十五年矣

陳

弟他殺太子免伐立國亂再赴陳厲公他元年

愚按陳大夫五父後立為厲公左傳桓五年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則殺免在陳桓三十八年又春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則是年他不得稱元也桓十二年為陳厲七年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則厲公名躍而非佗也孔穎達曰躍為厲公世本文也莊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他六年殺佗而厲公立也

史記疏證卷第十一

十

陳世家以佗與五父為二人言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佗立是為厲公立七年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杵臼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立五月卒林立是為莊公按傳五父佗一人而世家以為二人按經蔡人殺佗在桓公卒之明年不得為佗立七年也佗以魯桓六年見殺躍以魯桓十二年始卒不得為躍立五月也既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世本無利公皆是馬遷妄說也據孔氏之辨則表仍世家之誤明矣至七年

表云公湓蔡蔡故公俱非厲公躐徐廣曰班氏云桓公之弟

成公二十九年倍楚盟楚侵我

愚按世家二十九年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春秋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左傳楚子辛為令尹欲侵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據此則是陳為請盟非倍盟也且經傳俱無楚侵陳之文又襄四年左傳春楚師為陳叛故將伐陳三月陳成公卒聞喪乃止夏楚彭名侵陳據此則當在陳成三十年

史記流證卷第十一

注

湓公二十三年楚滅陳殺湓公

愚按世家二十四年滅春秋魯哀之十七年也此作二十三年與孔子卒之年合與春秋及世家不符

蔡

景侯二十八年晉率我伐鄭

愚按世家不載春秋襄九年蔡景二十八年曹成十四年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不及蔡據此疑是曹成之事誤移上一格

宣侯盧

愚按世家及春秋俱作般

曹

宣侯盧

愚按世家作彊春秋作盧

成公二十二年伐衛

愚按世家不載春秋襄十七年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無曹伐衛之文

靖公路

愚按世家及春秋俱作露

史記流證卷第十一

注

鄭

莊公寤生元年蔡仲生

愚按世家封弟段于京蔡仲諫之生疑是諫字之誤

二十九年與魯璧易許田

愚按世家與魯易許田春秋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柎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柎易許田據此璧當是柎字之誤又春秋魯桓元年為鄭莊三十三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表同世家不載

厲公凶後七歲復入

愚按世家居櫟十七歲復入此脫十字

襄公十八年晉樂書取我范

愚按世家不載左傳作范祭社注鄭地成牟縣

東有汜水范字疑汜之誤

簡公喜

愚按世家及春秋俱作嘉

簡公二年誅子駟

愚按世家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子

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左傳同據此則

史記疏證卷第十一

主

表誤

二十八年子產曰三國不會

愚按世家不載左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

不會據此不會者四國三疑四字之誤

定公四年火欲禳之子產曰不如脩德

愚按世家及左傳昭十八年是定公六年事

誤入在此

燕

宣公五年楚圍我卑辭以解

愚按世家不載春秋宣十二年楚子圍鄭左

傳鄭伯肉袒牽牛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

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疑是鄭

襄八年事誤移下一格

平公六年公如晉請內王

愚按世家不載左傳昭二十四年鄭伯如晉

子太叔相白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乃

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會於黃池

謀王室也疑是鄭定十二年事誤移下一格

獻公十一年敗宋師

愚按世家不載春秋哀十三年春鄭軍達師

史記疏證卷第十一

雷

師取宋師於曲左傳同無燕師敗宋之文疑

是鄭聲公十九年事誤移下一格

吳

諸樊二年季子讓位楚伐我

愚按世家是元年事

餘昧元年

餘昧立十七年卒餘昧立四年卒世家文也

愚按春秋襄二十九年閏歲吳子餘昧止四

年也襄十三年為餘昧元年昭十五年春王

正月吳子夷末卒則餘昧凡十七年也世家

設編年歲表遂因之故餘昧之事皆誤屬餘祭

闔閭三年二公子奔楚

愚按世家公子燭庸蓋餘以其兵降楚是元年事

夫差十八年楚敗我

愚按世家越敗吳師於笠澤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師大亂遂敗之據此楚當是越

史詮曰太史公作十二諸侯表蓋用春秋策

史記疏證卷第十二

蓋

書例惟紀大事而已詞說議論不必繁紀也

今考表中若晉君子譏之後亂若君子譏曰

晉人亂自由沃始矣若魯君子譏之若楚鄧

人曰楚可取鄧侯不許若晉君子知其廢若

魯史官失之若晉咎犯曰求伯莫如內王若

秦蹇叔曰不可若秦君子譏之故不言卒若

魯周史曰十年齊君晉君死若晉公曰吾用

魏絳九合諸侯賜之樂若齊晏嬰曰不如歸

之若鄭子產曰范宣子為政我請伐陳若晉

曰晉政卒歸韓魏趙若鄭謂子產曰政將歸

子子以禮幸脫於危矣若齊見叔向曰齊政歸田氏叔向曰晉公室卑若子產曰三國不

會若鄭子產曰不如脩德若齊晏子曰田氏有

德于齊可畏若魯齊侯曰主君公耻若宋子

韋曰善凡此數語乃世家列傳記言也太史

公置之年表反為繁瑣與策書記事之例不

合矣此何以故無乃失之疏略不遑改削耶

又曰云也矣句終之辭在傳中則為助語

在表中則為衍文若稱為諸公子云若生若

公孫母知也若田恒始此也若為燕也若鄭

史記疏證卷第十一

實

地也若戴公弟也若以我倍楚故若倍我故

也若悼公弟也若哀公孫也若宮室卑矣若

景公子也凡云字一也字十矣字一皆可省

太史公常日何以失之不刪耶

史記疏證卷第十二
六國年表第三

史詮曰魏韓趙三國下列獻子宣子簡子或後人增入之也 又曰魏表附晉衛韓表附鄭楚表附魯蔡齊表附宋何也以晉衛鄭魯蔡宋諸國為魏韓楚齊所滅故附記焉亦以終十二諸侯事也

元王元年集解徐廣曰乙丑皇甫謐曰元王元年癸酉廣曰乙丑皇甫謐曰

愚案通鑑元王元年為丙寅則乙丑乃敬王四十四年徐廣以敬王崩在甲子故以乙丑

史記疏證卷第十二

十一

為元索隱云元王八年崩亦誤以乙丑為元耳皇甫謐云元年癸酉二十八年庚子崩業通鑑元王在位七年癸酉乃貞定王元年在位二十八年是說應入貞定王表內

貞定王元年集解十皇甫謐曰元年年

愚案通鑑癸亥乃敬王四十二年壬申則元王崩年也又本紀故王四十二年崩蓋據本紀即以癸亥為元耳是說應入元王表內

秦
厲共公元年

愚案通鑑在敬王四十四年則元王元年乃厲共二年也

六年義渠來賂絲請來援

史詮曰絲諸梁即絲諸字之訛也絲諸我國在隴西

十四年晉人楚人來賂

愚按本紀不載通鑑晉人楚人聘於秦

二十九年晉大智伯寬率其邑人來奔

出

靈公七年與魏戰少梁

史記疏證卷第十二

二

愚案本紀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呂氏大事記曰出師在六年而戰在七年也

十五年簡公卒

愚按本紀作十六年通鑑與表同

惠公十年與晉戰武成縣陝

愚按本紀不載通鑑秦晉戰於武城無縣陝事

十一年太子生

本紀在十二年

十三年蜀取我南鄭

史論曰未誤也本紀戎勇取南鄭

獻公十七年櫟陽兩金

愚按本紀在十八年

二十一年章蟜一曰解徐廣曰

按章蟜是秦將之名王應麟姓氏急就云秦

將軍章蟜章部是也下文云與晉戰石門天

子賀蓋云章蟜與晉戰石門耳舊本誤將集

解徐廣曰一云車騎七字僂入遂使本文與

注相亂

二十三年與魏戰少梁虜其太子

史記流證卷第十二

三

史論曰世家虜其將公孫痤史表誤

孝公十二年初取小邑為三十一縣

本紀作四十一縣

二十二年封大良造商鞅

愚按商鞅下疑脫為列侯三字

二十三年與晉戰岸門

愚案本紀在二十四年岸門作雁門

惠文王後九年取趙中都西陽安邑

愚按本紀無安邑前十年衛鞅圍魏安邑降

之安邑非趙地趙世家作西都中陽與秦本

紀年表異

十一年侵義渠得二十五城

愚按本紀在十年

十二年擄里子擊蘭陽虜趙將公子繇通封蜀

愚按本紀十一年擄里疾攻魏焦降之非蘭

陽也

武王元年張儀魏章皆死於魏

愚按本紀元年張儀魏章東出之魏二年張

儀死於魏死疑歸字之誤魏表內亦于哀王

十年言張儀死則與本紀合此言皆死先一

史記流證卷第十二

四

年矣張儀列傳索隱引紀年云張儀以梁哀

王九年五月卒又與此表合而與本紀抵牾

十五年魏冉免相

愚按本紀十六年冉免

十八年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愚按本紀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十八年

錯攻垣河雍又擄取之無取城大小六十一

之文通鑑十八年秦大良造白起伐魏取六

十一城據此則是兩事

三十年白起封武安君

愚按本紀在二十九年疑此句原在上文以為南郡下舊本誤入三十年耳

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軍芒卯走得三晉將斬首十五萬

愚按本紀在三十二年

五十年王翦鄭安平圍邯鄲及翦還軍拔新中

愚按本紀云拔寧新中疑脫寧字

五十二年取西周王_{集解徐廣曰丙}

按通鑑遷西周公於愚按之聚取疑是遷王

疑是公傳寫之訛也王稽棄市本紀不載各

史記疏證卷第十二 五

本俱入於徐廣注下案通鑑秦河東守王稽

坐與諸侯通棄市則知另是一事非徐廣注

也

莊襄王元年

愚按本紀莊襄王有四年年表止有三年呂

不韋傳亦云即位三年蓋本紀以孝文卒

之年為元年年表以莊襄即位為元年也

始皇四年七月蝗蔽天下

愚按此疑有脫字本紀云七月庚寅蝗蔽從

東方來蔽天天下疫

十七年內史騰擊得韓王安

愚按本紀作內史騰

二十一年王賁擊楚

愚按本紀王賁攻薊非擊楚也通鑑秦李信

伐楚非王賁也

二十三年王翦蒙武擊破楚軍殺其將項燕

愚按本紀在二十四年

二十七年更命河為德水為金人十二命民曰

黔首同天下書分為三十六郡

愚按本紀及通鑑此皆二十六年事舊本誤

史記疏證卷第十二 六

列入此年

二十八年為阿房宮

愚按本紀及通鑑俱在三十五年

治馳道為天極廟賜戶三十爵一級

史詮曰紀在二十七年史表誤也

三十六年徙民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_{集解徐}

非

按此文不可解本紀云始皇卜之卦得游徙

言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疑耐為游

字之誤三下脫萬字

魏

衛出公輒後元年

愚按通鑑周敬王四十四年此在元王元年

差一年

晉定公卒

愚按通鑑周元王元年此在二年

晉出公錯元年

愚按通鑑周元王二年此在三年

衛悼公黔元年

史詮曰左傳魯哀二十五年衛出公奔宋明

史記流證卷第十二

年越納出公不克衛人立悼公即元王崩年

史表誤

晉幽公柳元年

愚按通鑑周考王二年此在四年

魏文侯五年魏誅晉幽公立其弟止

史詮曰呂祖謙云幽公夜竊出邑中盜弒幽

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五幽公子止史表蓋

有脫誤爾呂說是也誅下漏賊弒二字公下

漏者字

十七年擊宋中山

愚按世家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宋景守子之

十八年文侯受經子夏過段干木之間常武

愚按世家在二十五年

二十年卜相李克翟璜爭

愚按世家在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代秦至陽孤

愚按世家秦伐我至陽孤通鑑亦云秦伐魏

三十六年秦侵晉

愚按世家秦侵我陰晉史詮曰缺我陰二字

史記流證卷第十二

惠王三年齊伐我觀津

愚按世家云齊敗我觀此因田完世家有敗

魏於濁津之語誤衍一津字

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都

愚案世家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為秦所敗正

義城字屬上句讀武堵疑是魏將姓名

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

大事記曰顯王七年魏公孫痤敗韓師趙師

於澮秦庶長國伐澮獲其將公孫痤謂史記

秦本紀及魏世家云虜公孫痤惟趙世家秦

魏年表云虜太子痤孟子梁惠王長子死焉蓋太子申戰沒於齊者也凡史記是年言秦

虜太子痤者非

十六年除廣和與池秦孝公會社

愚按此必史公本文徐廣曰三字乃是行文

自來傳刻之誤今去之

十八年邯鄲降齊敗桂陵

愚按世家按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

臧救趙敗魏桂陵據此桂陵上疑脫我字

二十九年中山君為相

史記流蓋卷第十二

九

史詮曰世家在二十八年

襄王元年

史詮曰竹書紀年惠王三十七年改元稱一

年

二年秦敗我雕陰

史詮曰世家在五年誤也

哀王六年秦來立公子政為太子

愚按世家來作求

昭王二年與秦戰解不利

史詮曰解地名在河東按世家解當作我

安釐王二年秦拔我兩城

愚按世家拔我三城

三十年無忌率五國兵敗秦軍河北

愚按世家敗之河內

韓

知伯伐鄭駟桓子如齊求救

史詮曰左傳魯哀二十七年知伯伐鄭駟桓

如齊求救齊救鄭晉師去中行文子謂田常

乃今知所以亡即貞定元年也史表係五年

誤矣

史記亂齊卷第十二

六

鄭幽公元年

史詮曰世家幽公立在威烈王二年史表誤

列侯三年盜殺韓相俠累

戰國策按注曰史遷作刺客傳失在賈盜而

年表盡盜殺韓相俠累獨為得春秋書法

哀侯六年韓嚴殺其君

愚按通鑑哀侯以韓廙為相而受嚴遂二人

相害遂刺廙於朝并中哀侯據此則表與世

家俱脫遂字

襄王十六年與齊魏擊秦秦與我武遂和

愚按通鑑齊韓魏伐秦秦割河東三城以和即十四年事也世家擊秦事與通鑑同已見十四年表內此又書擊秦者羨文也

趙

晉定公卒趙簡四十四年

史詮曰左傳魯哀二十年趙圍吳趙無恤居父喪使人如吳則知簡之卒當在定公卒年也史表簡子在位六十年至晉出十七年卒誤矣

簡五十四年知伯謂簡子欲廢太子襄子襄子

史記說卷第十二

土

怨知伯

史詮曰左傳魯悼四年知伯圍鄭駟桓保南里以待之趙襄子怨知伯是時簡子死已十一年史表誤也

襄子元年未除服登夏屋誘代王以金斗殺代

王

史詮曰襄子即位滅代當在晉出公元年史

表誤

五年襄子敗智伯晉陽與魏韓三分其地

史詮曰世家事在貞定十一年即晉出十七年

奔齊時也史表誤

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西徐曠桓公之子孫

史詮曰徐注非也中山古鮮虞國武公即中

山君

烈侯好音欲賜歌者田徐越侍以仁義乃正

愚按世家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徐

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

武靈王二十五年攻中山

愚按世家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六年復攻

中山無此年攻中山事

史記說卷第十二

土

惠文王四年與齊燕滅中山

史詮曰滅中山者趙主父也圍弒主父者公

子成也今本滅中山在弒主父之後與世家

相抵牾矣 愚按世家滅中山在三年

七年迎婦秦

愚按世家趙無與秦婚之事據楚世家頃襄

王七年楚迎婦于秦蓋是楚事誤移上一格

十一年秦拔我杜陽

史詮曰杜陽屬扶風非趙地也一本杜作梗

為是

十五年取晉陽

愚按世家在十六年

孝成王元年平原君相

愚按世家不載通鑑以公子勝為相在赧王

四十九年惠文三十三年也其非孝成元年

明矣且惠文年表內已書為相至此又書表之

訛舛可見

九年秦圍邯鄲楚魏救我

愚按秦圍邯鄲世家在七年楚魏來救世家

在八年通鑑總在赧王五十七年為孝成八

史記流證卷第十二

年也

十五年平原君卒

愚按世家在十四年十原君列傳云十五年

趙王遷元年魏徐廣曰

愚按世家作幽繆

三年秦拔我宜安

愚按世家秦攻宜安李牧率師却之與表異

通鑑秦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與表同據此

則李牧却之者二年事也按平陽拔宜安俱

三年事世家誤其年故表前後參差耳

楚

惠王二十二年魯哀公卒

愚按通鑑貞定王元年魯哀公卒于有山氏

世家同據此則二十一年也

簡王三年魯悼公卒四年魯元公元年

史詮曰世家魯悼三十七年卒當在周考王

十年元立當在十一年史表差二年誤矣

齊王當元年魯穆公元年

史詮曰世家魯元二十一年卒當在威烈十

六年穆元在十七年史表差二年誤也

東記流證卷第十二

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我至桑丘

愚按世家作乘丘正義曰年表誤

宣王十八年魯康公元年

史詮曰世家魯共公二十二年卒當在顯王

十四年康元在十五年史表差二年誤也

二十七年魯景公元年

史詮曰世家魯康九年卒當在顯王二十三

年景元當二十四年史表差二年誤也

懷王十五年魯平公元年

史詮曰世家魯景二十九年卒當在慎觀四

年平元在五年史表差二年誤也

二十四年秦來迎婦

愚按世家秦昭王初立乃厚賂于楚楚往迎婦

頃襄王四年魯文公元年

史詮曰按漢志魯平二十年卒當在報王十八年湣元在報王十九年史年表差一年誤也

二十七年魯頃公元年

史詮曰漢志魯湣二十三年卒當在報王四史記既證卷第十二

十一年頃元在四十二年史表差一年誤也

幽王卒弟郝立為哀王

愚按世家郝作猶

燕

釐公元年

愚按世家索隱云年表作釐侯莊徐廣曰一無莊字據此則年表釐公下應有莊字并有集解徐廣云云今諸本皆無之蓋脫落也

三十年敗齊林營

愚按通鑑作林狐秦藩本亦作林狐

武成王元年

愚按燕世家索隱云按趙系家惠文王二十年燕相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樂資以為即惠王也徐廣曰按年表是年燕武成王元年據徐廣所引年表不見當是今本遺脫

齊

宣公四十四年代魯莒及安陽

愚按世家莒作莒安陽作安陵

之九卷公名十二

史記疏證卷第十三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華亭張昭曰此篇既稱月表而後幅仍列某
年某月舛錯牴牾莫可尋究夫秦楚之間紀
元尚不得屬之漢而况諸侯王乎且其時漢
尚從秦紀以冬十月為歲首此一月者乃端
月亦四月安得又從夏紀從一月數至十二
月而改稱二年乎且既謂之一月則從一至
萬之稱是以十八王之一月趙歇便稱二十
七月韓廣便稱三十一月韓成便稱二十一
史記疏證卷第十三

秦楚項趙齊漢燕魏韓

二世元年楚趙秦
七月

史記疏證卷第十三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陳涉死	周文死	李廣被殺	項梁被殺	項羽被殺	項羽被殺	項羽被殺	項羽被殺	項羽被殺	項羽被殺	項羽被殺	項羽被殺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項羽被殺	項羽被殺	項羽被殺	項羽被殺	項羽被殺	項羽被殺	項羽被殺	項羽被殺	項羽被殺	項羽被殺	項羽被殺	項羽被殺

端月

五月 趙王歇始
五月 趙王歇始
五月 趙王歇始

六月 趙王歇始
六月 趙王歇始
六月 趙王歇始

二月

二月 趙王歇始
二月 趙王歇始
二月 趙王歇始

六月 趙王歇始
六月 趙王歇始
六月 趙王歇始

三月

三月 趙王歇始
三月 趙王歇始
三月 趙王歇始

七月 趙王歇始
七月 趙王歇始
七月 趙王歇始

史記流整卷第十三

四月

四月 趙王歇始
四月 趙王歇始
四月 趙王歇始

八月 趙王歇始
八月 趙王歇始
八月 趙王歇始

五月

五月 趙王歇始
五月 趙王歇始
五月 趙王歇始

九月 趙王歇始
九月 趙王歇始
九月 趙王歇始

六月

六月 趙王歇始
六月 趙王歇始
六月 趙王歇始

十月 趙王歇始
十月 趙王歇始
十月 趙王歇始

七月

七月 趙王歇始
七月 趙王歇始
七月 趙王歇始

十一月 趙王歇始
十一月 趙王歇始
十一月 趙王歇始

八月

八月 趙王歇始
八月 趙王歇始
八月 趙王歇始

十二月 趙王歇始
十二月 趙王歇始
十二月 趙王歇始

九月

九月 趙王歇始
九月 趙王歇始
九月 趙王歇始

十二月 趙王歇始
十二月 趙王歇始
十二月 趙王歇始

後九月

後九月 趙王歇始
後九月 趙王歇始
後九月 趙王歇始

三月 趙王歇始
三月 趙王歇始
三月 趙王歇始

史記流整卷第十三

三年十月

三年十月 趙王歇始
三年十月 趙王歇始
三年十月 趙王歇始

五月 趙王歇始
五月 趙王歇始
五月 趙王歇始

十一月

十一月 趙王歇始
十一月 趙王歇始
十一月 趙王歇始

七月 趙王歇始
七月 趙王歇始
七月 趙王歇始

十二月

十二月 趙王歇始
十二月 趙王歇始
十二月 趙王歇始

八月 趙王歇始
八月 趙王歇始
八月 趙王歇始

端月

端月 趙王歇始
端月 趙王歇始
端月 趙王歇始

三月 趙王歇始
三月 趙王歇始
三月 趙王歇始

二月

二月 趙王歇始
二月 趙王歇始
二月 趙王歇始

九月 趙王歇始
九月 趙王歇始
九月 趙王歇始

十月

十月 趙王歇始
十月 趙王歇始
十月 趙王歇始

六月 趙王歇始
六月 趙王歇始
六月 趙王歇始

六月

六月 趙王歇始
六月 趙王歇始
六月 趙王歇始

八月 趙王歇始
八月 趙王歇始
八月 趙王歇始

九月

九月 趙王歇始
九月 趙王歇始
九月 趙王歇始

十月 趙王歇始
十月 趙王歇始
十月 趙王歇始

十月

十月 趙王歇始
十月 趙王歇始
十月 趙王歇始

七月 趙王歇始
七月 趙王歇始
七月 趙王歇始

十月

十月 趙王歇始
十月 趙王歇始
十月 趙王歇始

九月 趙王歇始
九月 趙王歇始
九月 趙王歇始

三月 十一月 七月 十六月 九月 二十月 二十月 八月 十一月

四月 三月 八月 十七月 十月 二十月 二十月 九月 十二月

五月 十二月 九月 十八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二月 十月 十二月

史記疏證卷第十三 五

六月 十四月 十月 十九月 十二月 二十月 二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七月 三月 十一月 二十月 十二月 二十四月 二十四月 十二月 十二月

八月 四月 十二月 二十月 十二月 二十五月 二十五月 十二月 十二月

九月 五月 十二月 二十月 十二月 二十六月 二十六月 十二月 十二月

十月 十四月 二十三月 十六月 二十七月 二十七月 十五月 八月

十一月 十月 十五月 二十四月 十七月 二十八月 二十八月 十九月

十二月 八月 十六月 二十五月 十八月 二十九月 二十九月 二十月

史記疏證卷第十三 六

晉 九月 十七月 二十六月 十九月 三十月 三十月 八月 二十月

教諸侯... 帝項籍... 元楚... 年趙... 齊... 漢... 魏... 韓...

楚項趙齊漢秦燕魏韓

三六明漢書
交天子春其尚
復黎漢為配
陽 西北地
上郡

楚衡山臨江九江趙代齊漢燕魏韓

十月六月十月八月四月七月十月三月九月
九月九月九月九月五月九月九月三月九月十月

二月二月二月四月六月十月六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三月八月

漢書
信陽郡
屬漢為
河東上
黨郡

三月三月三月三月四月七月七月 七月 七月 七月 七月 七月

是為
後九月

史記疏證卷第十三 九

三月三月三月三月四月八月八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漢書
屬漢為信陽郡
大原郡 為代郡

楚衡山臨江九江齊漢燕韓

二月三月三月三月三月九月九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二月四月二月四月二月四月 四月 四月 四月 四月 四月

布身
地為

二月五月二月五月二月五月 十月 十月 十月 十月 十月

二月六月二月六月二月六月 十月 十月 十月 十月 十月

二月七月二月七月二月七月 十月 十月 十月 十月 十月

楚衡山臨江齊漢燕韓

二月八月二月八月二月八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九月二月九月二月九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十月二月十月二月十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十一月二月十一月二月十一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十二月二月十二月二月十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臨江王
收教子

二月一月二月一月二月一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二月二月二月二月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楚衡山臨江趙代齊漢燕韓

史記疏證卷第十三

三月三月三月三月四月四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五月三月五月三月五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六月三月六月三月六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七月三月七月三月七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八月三月八月三月八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九月三月九月三月九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十月三月十月三月十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十一月三月十一月三月十一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十二月三月十二月三月十二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一月三月一月三月一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王張丹
漢書
漢書
漢書

楚 衡山臨江淮南趙 齊 漢 燕 韓

四三月 四三月 十二月 王英布始九月 六月 四三月 四三月 三三月

四四月 四四月 十二月 二月 十月 七月 四四月 四四月 三四月

四五月 四五月 十二月 三月 十一月 八月 四五月 四五月 三五月

四六月 四六月 十二月 四月 十二月 九月 四六月 四六月 三六月

四七月 四七月 十二月 五月 十一月 十月 四七月 四七月 三七月

四八月 四八月 十二月 六月 十月 十一月 四八月 四八月 三八月

四九月 四九月 十二月 七月 九月 十二月 四九月 四九月 三九月

四十月 四十月 十二月 八月 八月 十一月 四十月 四十月 三十月

四十一月 四十一月 十二月 九月 七月 十二月 四十一月 四十一月 三十一月

四十二月 四十二月 十二月 十月 六月 十二月 四十二月 四十二月 三十二月

四一月 四一月 十二月 十一月 五月 十二月 四一月 四一月 三一月

四二月 四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四月 十二月 四二月 四二月 三二月

四三月 四三月 十二月 一月 三月 十二月 四三月 四三月 三三月

四四月 四四月 十二月 二月 二月 十二月 四四月 四四月 三四月

四五月 四五月 十二月 三月 一月 十二月 四五月 四五月 三五月

四六月 四六月 十二月 四月 十二月 十二月 四六月 四六月 三六月

四七月 四七月 十二月 五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四七月 四七月 三七月

四八月 四八月 十二月 六月 十月 十二月 四八月 四八月 三八月

四九月 四九月 十二月 七月 九月 十二月 四九月 四九月 三九月

四十月 四十月 十二月 八月 八月 十二月 四十月 四十月 三十月

四十一月 四十一月 十二月 九月 七月 十二月 四十一月 四十一月 三十一月

史記流證卷第十三

土

史記流證卷第十三

土

史記曰予讀秦楚月表首尾八年事諸侯王
自立者六國項王所立者十四國漢王所立
者七國故楚一也若陳涉若襄強景駒若懷
王若項羽若韓信凡五易姓也齊一也若田

儂若韓信凡二易姓也趙一也若武臣若趙
歇若張耳凡三易姓也燕一也若韓廣若臧
荼若盧綰凡三易姓也韓一也若韓成若鄭
昌凡二易姓也魏梁一也若魏咎若彭越凡
二易姓也又有國亡而復封者若張耳若英
布國徙而更封者若吳芮若韓信其興廢存
亡歲月不啻旦暮間有國者豈之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地上不過百里

徐學遠曰上言四百里此言不過百里蓋傳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後九月 二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聞不一參五言之也

伏邪臣計謀為滯亂

歸安沈炳異曰伏字索隱音誓心竊疑之蓋

以伏字恐無誓音再取諸字書考之伏字下

絕無音誓者疑終未釋因索隱有爾雅伏猶

紐也之句攷爾雅釋文訓言篇有伏字音石

世反遂謂必是此字乃史記誤刊作伏耳再

查集韻伏字下音食例切音誓習也并引史

記以証之遂旁搜韻會廣韻韻畧韻府諸書

皆音時制切習也則伏之誤伏明矣又左傳

史記疏證卷第十三

三

桓十三年狃于蒲騷之後註狃伏也釋文時

世切又後漢馮異傳恆伏小利註恆伏慣習

也諸書之訓伏字俱作習字解則史記之當

作伏又較然矣但其誤已久歷查各部史記

俱作伏無作伏者所以書貴宋雖集韻成于

宋世故尚引史記為証則史記之在宋時原

是伏也所幸者有索隱之音故字雖誤而音

尚不誤尤幸其引爾雅之文故得推其原委

歷查字書以正其謬然諸書之無音註而誤

刊者甚多則讀書烏可不細也 愚按管子

小匡篇曹孫宿其為人也小庶而苛伏注云

音逝苛密伏習也言多所慣習也表記鄭注

狎侮死焉而不畏也云伏于無故心也陸德

明釋文云伏時世反又時設反鄭注蕩而不

靜云以本伏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

無所定釋文云伏音誓疏云伏串也習漢匡

衡傳師占注將叔無狃狃伏也曰勿伏為之

恐傷汝也

山以東盡諸侯地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

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

史記疏證卷第十三

四

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

齊召南曰按此知列侯封邑不涉諸王之也

而亦間有參差如梁鄒高苑魏其安邱營陵

高陵昌之皆屬齊國魯留梧傳陽之皆屬楚

國疑當時分封諸王雖曰專制一方漢之功

臣列侯亦自食采其地建置悉由于天子也

高祖二年韓初王韓信都馬邑

史註曰馬邑當作潁川韓初都潁川後徙治

馬邑

五年代四降匈奴國除為郡

史詮曰漢表在六年史表豫書之也
十年九江七反誅

史詮曰漢表在十一年史表豫書之也

孝惠元年淮陽王友徙趙元年

史詮曰今本徙于趙名友此蓋後人妄改之
者

初置呂國

史詮曰呂國由齊之濟南郡分當書於第八
行濟南國之前史表書呂國事在第十四橫
行汝南國之前非也

史記疏證卷第十三

五

孝文二年長沙九

史詮曰缺年數漢表共王八年卒孝文二年
靖王立與史表不合

孝景五年廣川王彭祖徙趙四年是為敬肅王

史詮曰子長作史記時王彭祖未卒今本有
是為敬肅王五字蓋褚生所增者

六年濟北武王胡

史詮曰子長作表例凡諸王侯未卒者不稱
謚則曰今王今侯猶稱武帝為今上也表中
有王侯存而稱謚者乃褚生增改之耳非史

記原文也

元朔元年長沙康王庸

史詮曰按漢表定王二十八年卒元朔二年
子戴王庸嗣與史表不合

元鼎三年楚節王純

史詮曰按漢表襄王十三年卒元鼎二年子
純立與史表不同

六年中山康王昆侈

史詮曰按漢表中山哀王二年卒元封元年
子昆侈立與史表不同

史記疏證卷第十三

六

太初三年城陽七

史詮曰漢表城陽惠王十二年卒天漢四年
子順立與史表不同

史記疏證卷第十四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呂祖謙曰高祖功臣侯者表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也如高祖功臣侯者一百四十三至文帝之世存者一百二十五至武帝時存者七十一當時之守先典待舊勳孰得孰失皆可矣天台齊名南曰按史記表高祖所封共一百四十三人內如周呂建成二侯漢表入於外戚羨頡合陽沛德四侯入於王子至如淮陰陽夏以反

史記疏證卷第十四

誅棘邱江邑芒侯任侯皆以罪國除當呂后使陳平錄第時自不列之位次惟離侯鄧弱史失其事或本有位次未可知也今按漢表位次至於惠帝呂后所封者亦與高帝所封並列而史記表陸梁侯須毋位次在百三十七推按漢表亦無出於百三十七之外者然則功臣之籍固盡於此乎又曰高帝六年十二月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為列侯時同日封者十人正月丙午封張良蕭何等十三人丁未封周竈戊申封丁復壬子封呂

清戊午封郭蒙以上共二十七人即留侯世家所謂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是也自三月戊子封雍齒以後至八月甲子戴野王陵

丁禮審食其周緹鄂千秋之封又三十四人合前六十一人蕭相國世家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曹參功宜第一鄂千秋進曰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令何第一而封千秋為安平侯然則高帝此時即定功臣之次但不過數十人且張敖此時尚為趙王知作十八侯位次必非是年之事通鑑乃曰詔

史記疏證卷第十四

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云云疎矣又曰高帝作十八侯之位次惟蕭曹灼然可知張敖第三師古謂呂后曲弁之是也胡三省註通鑑深以師古說為然但不知高帝所定誰第三耳又曰表中凡言某侯功比某侯皆呂后時差功錄第所定功既相比名次亦不甚懸隔計郝侯雍齒封於高帝之六年正月故市侯封於高帝之六年四月而曰功比平定侯平定侯至呂后始封可知列侯功次皆呂后時所為也又曰位次重見者四

十一東武侯郭蒙及高苑侯丙倩也四十八
東茅侯劉釗及菡侯張平也六十六肥如侯
蔡寅及高梁侯鄒濟也七十二彊侯留勝及
寧陵侯呂臣也八十一棘陽侯杜得臣及新
陽侯呂清也九十二武原侯衛肱及磨侯程
黑高陵侯王周也百十一郎侯黃極忠及平
州侯昭涉桓尾也又漢表重見者百一十成
陽侯奚意及平都侯劉到也 又曰史表位
次脫落有漢表可証者費侯陳賀第三十一
襄平侯紀通第六十六其為孝惠呂后時封

史記風證卷第十四

三

而史表不載位次者如便侯吳淺第百三十
三軟侯黎朱蒼第百二十平都侯劉到第百
一十平定侯齊受第五十四梧侯陽城延第
七十六沅陵侯吳陽第百三十六也 又曰
漢表以列侯之世次為主故一世為一格史
表以天子之紀年為主故于天子之每朝為
一格如高祖在位十二年凡係六年所封概
用七字以此侯自七年至十二年實七年也
其七年封者用六字八年封者用五字九年
封者用四字十一年封者用二字十二年封

者用一字其大例也其受封之後享年無多
及有罪國除者皆書其實如淮陰以六年封
應用七字而表用五字以淮陰至十一年誅
為侯實五年也芒侯以六年封應用七字而
表用三字以芒侯至九年國除為侯實三年
也平侯以六年封應用七字而表上用六字
下用一字以平侯沛嘉卒於十一年為侯實
六年其子以十二年嗣爵實一年也他皆倣
此其中訛字皆可正之

書曰協和萬國

史記風證卷第十四

四

愚按書作協和萬邦此作國避高祖諱
本末著其明

史詮曰劉侍御讀五字為一句

太初元年盡天漢四年八

史詮曰今本更作盡後元二年十八按班氏
云史記年表迄天漢四年而止自天漢以後
太始四征和四復元二凡十年所紀者俱褚
先生所續也

平陽

日知錄曰子長作史記在武帝太初中高祖

功臣年表平陽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
年今侯者作史記時見為侯也下又云征和
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國除則後人所續也卷
中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間侯者年表
書征和者一後元者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書征和者二漢興將相年表有天漢太始征
和後元以至昭宣元成諸說歷書亦同楚元
王世家書地節二年齊悼惠王世家書建始
三年者二曹相國世家書征和二年賈誼傳
賈嘉至孝昭時列為九卿田叔傳匈奴傳衛
史記疏證卷第十四 五

將軍傳未有戾太子及巫蠱事司馬相如傳
贊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皆後人
所續也

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國除

漢表云征和二年坐與中人姦闖入宮掖門
入財贖完為城旦戶二萬三千

信武信武聽曰地後廢也

愚按傳云號信武侯則是美名非封邑也前
封為建武侯周緜亦為信武侯
夷侯亭

史詮曰漢法諸侯以罪失國者沒不賜諡今
本侯亭諡夷蓋後人誤加之也

陽陵隸屬西陽陵

齊名南曰索隱非左馮翊之陽陵故名弋陽
景帝時始置豈容高帝時預有此名耶陽陵
固別有其地耳

隨傾侯靖

史詮曰隨字衍文按本傳須侯精漢表傾侯
清

恭侯則

史記疏證卷第十四 六

史詮曰漢表名明

曲逆 簡侯惲

史詮曰本傳名恢古字通用

堂邑 定豫章浙江都浙自立為王壯息

史詮曰都當作鄆山名浙水名在鄆郡黟縣
南壯息人名時據鄆浙自立為王陳嬰以兵
擊定之也

周呂 漢王之解彭城

史詮曰漢表解作敗高台元年侯台為呂王
國除與史表不合

鄒 侯八千戶

齊召南曰功臣戶最多者首曹參萬六百戶次張良萬戶餘無及焉若營陵侯劉澤之萬二千戶自以同姓加恩不甚闕功業也次周勃八千一百戶次蕭何八千戶次夏侯嬰六千九百戶此其最大者年表所謂大使不過萬家也但蕭相國世家封八千戶之後益封二千戶又益封五千戶是一萬五千戶矣表但云八千戶何也

筑陽

史記流證卷第十四

七

史詮曰漢表高后二年封何小子廷筑陽侯孝文元年更為鄒侯孝文三年賜侯遺嗣孝文五年遺弟則紹封與史表不合

曲周 康侯遂

史詮曰漢表名遂成

今侯終根元年十九

史詮曰十九者何自元鼎二至天漢四今侯終根在國十九年也今本十九改作二十八其下有後二年國除十四字蓋褚生所續者

顯陰 索隱曰顯

齊召南曰索隱於列侯封邑多注郡國如平

陽絳注河東舞陽潁陰注潁川之類已得大半而亦有不及注者如鄒屬南陽陽都屬城陽廣平屬廣平曲城屬東萊博陽屬汝南東武屬琅邪都昌屬北海臺屬濟南鹵屬安定樂成屬河間昌武屬膠東曲逆屬中山平定屬西河襄平屬臨淮什邡屬廣漢祝阿屬平原寧屬上谷堂邑屬臨淮陽信屬勃海咸屬東海武原屬楚國繁屬蜀郡穀陽屬沛郡義陵屬武陵是也

史記流證卷第十四

八

元朔五年侯賢行賊罪國除

漢表云元朔五年坐子傷人首匿免

汾陰 建平四有罪絕

史詮曰漢表無更封建平有罪絕事

侯意元年有罪絕

漢表云坐行賊駝為城旦

梁鄒

史詮曰漢表元光三年侯嬰齊嗣元鼎四年

侯山拊嗣與史表不合

成 建元四年恭侯霸軍元年

史詮曰漢表霸軍作罷軍
蒙侯孔叡

史詮曰漢表謚夷

隆慮 中元元年侯通有罪國除

漢表云完為城旦

新陽 頃侯世

史詮曰漢表名目

東武 四十一

齊召南曰郭蒙史漢皆作四十一而史表四

十一有兩人一為郭蒙一為高苑侯丙情丙

史記疏證卷第十四

九

情功比斤邱侯斤邱侯第四十則知丙情第

四十一無可疑也

汁部 荒侯巨元年

漢表巨作鉅鹿

棘蒲

史詮曰羅廷唯云蒲當作津字形相近而誤

也棘津春秋晉地漢廣川縣地班固棘津侯

銘見古文苑可為漢史錯文之一證也 齊

召南曰棘蒲地不可考左傳哀元年師及齊

師衛師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則是晉邑而杜

不言所在新欽傳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是
其地在趙魏之間

武彊 莊侯莊不識

漢表識作職

貫 齊侯呂

史詮曰漢表作台傳胡害

海陽 侯千八百戶

漢表作千七百戶

哀侯昭襄哀侯省

史詮曰漢法諸侯亡後者謚曰哀若昭襄不

史記疏證卷第十四

十

應哀謚哀當作克字之訛也不然豈有祖孫

同謚者乎其誤可知矣

曲成 為執珪

漢表云為執金吾

國侯盡達

漢表盡作盡

侯皇柔

史詮曰漢表名皇柔

芒 為武定君

史詮曰漢表作定武 又曰漢表高帝六年

芒侯形跡封三年薨亡後九年侯昭嗣四年
有罪免與史表不合

敬市索隱曰豫

齊召南曰按河南有故市縣則漢書今本作

敬市侯謬也

柳丘 侯千戶

漢表作八千戶

魏其 莊侯周定

史詮曰漢表定作止

侯間

史記既證卷第十四

史詮曰漢表名簡

平 悼侯沛嘉

史詮曰漢表名工師喜

魯 六年中毋侯疵元年

史詮曰凡封國不得其月者則曰某年中

棘丘

侯襄元年

索隱曰襄名也失姓及謚

徐孚遠曰侯失國本無謚非失之也

昌武 靖信侯單審

漢表審作究

夷侯如意

史詮曰漢表謚惠

元朔元年侯得坐傷人二旬內死弃市國除

金姓曰傷人二旬內死是漢之保辜限也

高苑 制侯丙倩

漢表情作猜

孝侯武

史詮曰漢表謚平

絳陽 侯祿坐出界有罪國除

漢表云耐為司寇

東茅 敬侯劉釗

史記既證卷第十四

史詮曰漢表名列

侯吉奪爵國除

漢表云坐事國人過員免

臺 侯才

史詮曰漢表名午

安國

史詮曰漢表安國侯功狀與史表少異

樂成 武侯容

史詮曰漢表名吾容

安平 敬侯瓘千秋

上

上

漢表作鄂秋

蒯成 二十一 尊侯周繇

漢表作二十二尊侯制本傳作鄒城侯

北平

史詮曰芒魯故城在棘丘五侯俱六年中封表不得其月當次於北平之後與高胡厭次

二侯相從也今本亂其次矣

平臯 功比戴侯彭祖五百八十戶

漢表作功比軟侯五千八百戶

陽河

史記疏證卷第十

史詮曰栢至中水杜衍赤泉四侯封年月本

次陽河之後漢表同今本亂其次矣

朝陽 侯當坐教人上書枉法罪國除

漢表云耐為鬼薪

棘陽 以卒從胡陵入漢以郎將迎左丞相軍

以擊諸侯侯千戶

漢表云擊項籍侯二千戶

涇陽 莊侯呂勝

史詮曰漢表名勝

深澤 十四年復封侯將夜元年

史詮曰漢書深澤齊侯高后二年復封二年

薨無考又十四年復封事 又曰深澤封年月

本次恂之前漢表同今本失其次序

栢至 侯福有罪國除

漢表云坐為姦為鬼薪

中水 夷侯假

史詮曰漢表名瑕

共侯青肩

史詮曰漢表名青眉

侯宜成

史記疏證卷第十

漢表成作城

杜衍 侯翁

史詮曰漢表名舍

赤泉

齊召南曰項羽本紀羽自刎王翳取其頭楊

喜呂馬童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

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王翳為杜衍侯楊

喜為赤泉侯楊武為吳房侯呂勝為涇陽侯

所謂分其地分楚地也乃中水遠在涿郡杜

衍涇陽遠在南陽吳房遠在汝南赤泉不知

所在皆不與彭城相近何耶

定侯殷

史詮曰漢表名數

無害罪絕

漢表云坐詐給人減六百免

恂索隱曰扶風

漢表恂作摎齊召南曰按地理志右扶風有

恂邑則恂字乃恂之訛但關中三輔不封列

侯傳寬之陽陵非即馮翊之縣何以溫疥得

封扶風乎高祖未定天下制度隨意故盧縮

史記既證卷第十四

五

封號長安及天下既定剖符論封無以畿輔縣

邑為侯國者疑恂亦別是地名非扶風之恂

邑也

武原

史詮曰武原封年日本次磨之後漢表同今

本失其次序

葉 祗侯陳錯

史詮曰漢表謚祖

宋子 功比磨侯五百四十戶

漢表云五百三十六戶

共侯不疑

史詮曰漢表名留 又曰吳房封年日本

次宋子之後今本失其次序

猗氏 侯二千四百戶

漢表云千一百戶

靖侯交

史詮曰漢表名支

頊侯差

史詮曰漢表名羗

清 簡侯空中同

史記既證卷第十四

六

漢表作室中同

恭侯右

史詮曰漢表名古

疆 簡侯留勝

漢表作國侯留盼

侯服

史詮曰漢表名復

吳房 八年二月辛巳莊侯楊武元年

漢表云三月辛卯封

去疾有罪國除

漢表云尉為司寇

寧 莊侯魏選

史詮曰漢表名邀

共 莊侯盧罷師

漢表盧作張

懷侯商

史詮曰漢表名高

關氏索隱曰縣名屬安定

齊召南曰按安定有烏氏無關氏疑關字為

烏之訛

史記疏證卷第十四

節侯馮解敢

漢表敢作散

恭侯它恭侯勝之

史詮曰祖孫同謚疑一誤也

安丘 康侯訢

史詮曰漢表名新

侯楷

史詮曰漢表名拾

侯楷坐入上材謀盜鹿國除

漢表云又搏擒完為城旦

龍

史詮曰漢表作龍陽

陸梁

漢表作陸量

義陵 侯吳程

史詮曰漢表名郢郢從邑古程字也

侯種

史詮曰漢表名重 又曰義陵封年日本次

宣平之後今本失其次也

宣平 睢陽

史記疏證卷第十四

史詮曰漢表作睢陵

慎陽 侯二千戶

漢表作三千戶

靖侯願之

史詮曰漢表無之字 又曰開封封年日本

次慎陽之後漢表同今本失其次也

祝阿 孝侯高邑

史詮曰漢表名高邑

長脩 以廷尉死事

史詮曰史表疑有誤也漢法臣死事者其子

封侯若長脩侯杜恬以廷尉死事即子當封侯矣何得自為侯四年考漢書百官表孝惠三年長脩侯杜恬為廷尉正與其子襲侯之年相合豈杜恬罷侯後為廷尉乎殊不可

疏也

千五百戶

侯喜

漢表作千九百戶

侯喜

史詮曰漢表名意

廣阿 夷侯竟

史記疏證卷第十四

史詮曰漢表名敬

侯越

史詮曰漢表名越人

須昌 雍軍塞陳謁上

史詮曰漢表無陳字謁作渭雍軍塞陳渭上

謂雍王章邯之軍陳於渭水之上遮塞漢出兵

道也

臨轅 以中尉侯

史詮曰中尉下當有破某軍功四字

漢表隱曰漢表作破河內

趙一清曰按水經注漢水又東北逕波縣故城北漢高帝封公不害為侯國漢書地理河內郡有汲縣又有波縣史記表作汲索隱云然是必史記原作波字而今誤刊作汲不然其文義豈可通乎此汲字仍是波字之誤

己巳終侯公上不害

史詮曰己常作回漢表謚紹

寧陵 戴侯射

史詮曰漢表名謝

汾陽 前二年從起陽夏擊項羽

史記疏證卷第十四

漢表陽夏作櫟陽

侯石坐為太常行太僕事治畜夫可年益縱年

國除

漢表云坐為太常行幸離宮道橋苦惡太僕

敬聲繫以謁開赦免

戴 共侯悼

史詮曰漢表名憚

侯安期

史詮曰漢表作安侯軫

平州 戴侯福

非

示

史詮曰漢表名種 又曰營陵封年月本次
平州之後今本失其次也

即 慶侯榮盛

漢表作夷侯

坐賣宅縣官故貴國除

漢表云坐拊搏奪公主馬駝為城旦

博陽索隱曰縣名屬彭城

齊召南曰博陽侯陳淳又博陽侯周聚按同

時封爵不應一地兩侯索隱曰博陽地屬彭

城則周聚是博陽侯非博陽侯也博博字相

史記疏證卷第十四

三

近而說耳

下相 侯慎

漢表慎作順

高陵 國侯王周

漢表作王虞人

穀陵

史詮曰漢表作穀陽

德侯印

史詮曰漢表名印 又曰穀陵封年月本次

成之後漢表同今本失其次也

獻侯解

史詮曰漢表作懿侯解中

成 合千戶

史詮曰衍合字漢表千五百戶

國侯

史詮曰漢表孝文元年貴侯長嗣史表缺

齊侯班

史詮曰漢表作際侯瑕

侯信成坐為太常縱丞相侵神道孺不敬國除

漢表云為隸臣

史記疏證卷第十四

三

壯 敬侯許情

史詮曰漢表名猜

元光五年侯廣宗元年元鼎元年侯廣宗坐耐

金國除

史詮曰漢表元光五年節侯周嗣元朔二年

侯廣宗嗣與史表不合 愚按漢表作元朔

二年侯廣宗嗣元鼎五年坐耐金免

成陽 侯信罪免薪國除

漢表云有罪腰斬

桃 哀侯舍

史詮曰漢表謫懿

厲侯申

史詮曰漢表名由

高梁

史詮曰漢表侯平嗣元狩元年坐詐衡山王

取金免史表不合

紀信 侯陽

史詮曰漢表名賜

甘泉 侯王竟

史詮曰漢表名競

史記疏證卷第十四

戴侯莫搖

史詮曰漢表名真姑

煮棗 從起豐別以郎將

史詮曰漢表作起薛別以越將

靖侯赤

史詮曰漢表作端侯草朱

康侯武

史詮曰漢表名式

張 夷侯慶

史詮曰漢表名鹿

鄢陵 侯七百戶

漢表云二千七百戶 史詮曰鄢陵以十二

年中封不得其月本次菌之後今本失其次

也

菌 以中涓

史詮曰漢表作中尉

侯勝有罪國除

漢表云為隸臣 史詮曰右高祖功臣侯凡

一百四十三人

齊名南曰漢高祖功臣列侯次第史記漢書

史記疏證卷第十四

古

二表間或不同亦多脫落重複今即二表綜

其次第疑者闕之為考如左

一鄴侯蕭何二平陽侯曹參三宣平侯張敖

四絳侯周勃五舞陽侯樊噲六曲周侯酈商

七魯侯奚涓八汝陰侯夏侯嬰九潁陰侯灌

嬰十陽陵侯傅寬十一信武侯靳歙十二安

國侯王陵十三棘蒲侯陳武十四清陽侯王

吸十五廣平侯薛歐十六汾陰侯周昌十七

陽都侯丁復十八曲成侯蓋達十九博陽侯

陳淳二十梁鄼侯武儒二十一蒯成侯周緤

二十二關東武侯郭蒙二十三都昌侯朱軫
二十四厭次侯元頊二十五成侯董濂二十
六故城侯戶恢二十七阿陵侯郭亭二十八
廣嚴侯召歐二十九河陽侯陳涓三十蓼侯
孔萊三十一費侯陳賀按費將並與孔將次
漢表作三尉耳三十二平侯沛嘉三十三武
彊侯莊不識三十四隆慮侯周窳三十五臺
侯戴野三十六貫侯呂三十七海陽侯搖無
餘三十八關菌侯張平漢作植又位有東平
侯劉釗釗封僅八千戶張平封二千八百三十九柳
七劉釗封僅八千戶張平封二千八百三十九柳
史記疏證卷第十四

邱侯戎賜四十斤邱侯唐厲四十一高苑侯
丙情四十二樂成侯丁禮四十三宣曲侯丁
義四十四魏其侯周定四十五昌武侯單寧
四十六絳陽侯革無害四十七曲逆侯陳平
四十八東茅侯劉劍四十九復陽侯陳胥五
十猗氏侯陳遼五十一祁侯繒賀五十二鄆
陵侯朱濞五十三博陽侯周聚五十四平定
侯齊受漢表是第五十五故市侯閻澤赤五
十六關襄平侯紀通漢表是第六十六通
池人如漢表是第六十七通

五十七汁祁侯雍齒五十八栢至侯許溫五
十九辟陽侯審食其六十高京侯周成六十
一安平侯鄂千秋六十二留侯張良六十三
南安侯宣虎六十四平棘侯執六十五北平
侯張蒼六十六肥如侯蔡寅六十七安邱侯
張說六十八關高粱侯鄴濟漢表是六十九
訖之六十九朝陽侯華寄七十彭侯秦同七
十一清侯空中七十二彊侯留勝七十三寧
陵侯呂臣七十四祝阿侯高邑七十五黃素
侯赤七十六梧侯陽城延漢表是第七十七
史記疏證卷第十四

堂陽侯孫赤七十八寧侯魏選七十九張侯
毛澤八十紀信侯陳倉八十一棘陽侯杜得
臣八十二高胡侯陳夫乞八十三陽河侯其
石八十四龍侯陳署八十五下相侯冷耳八
十六堂邑侯陳嬰八十七新陽侯呂清漢表
一但八十一漢表是信侯漢表是杜得漢表是且而八十七
則八十一漢表是信侯漢表是杜得漢表是且而八十七
呂清漢表是信侯漢表是杜得漢表是且而八十七
劉澤八十九廣阿侯任敖九十戚侯李必九
十一漢表是溫漢表是九十二武原侯衛胠漢表是
三人而漢表是九十三唐侯程九十三唐侯

程黑九十四吳房侯揚武九十五繁縣侯疆
 瞻九十六汾陽侯新彊九十七高陵侯王
 周九十八深澤侯趙將夜九十九宗子侯許
 應一百關氏侯馮解散一百一中水侯呂馬
 童一百二杜衍侯王翳一百三赤泉侯楊喜
 一百四湟陽侯呂勝一百五穀陵侯馮谿一
 百六甘泉侯王竟一百七須昌侯趙衍一百
 八長脩侯杜恬一百九昌侯盧鄉百一十成
 陽侯羹意百一十一平州侯昭涉掉尾百一
 十二壯侯許倩百一十三邛侯黃極忠平州

史記疏證卷第十四

主

一十五開封侯陶舍百一十六臨轅侯戚鯁
 百一十七禾成侯公孫耳百一十八東陽侯
 張相如百一十九陽羨侯靈常百二十載侯
 黎朱蒼是漢表百二十一平舉侯劉完百二十
 二土軍侯宣義百二十三汲侯公上不害百
 二十四橐侯陳錯百二十五中牟侯單父聖
 百二十六戴侯彭祖百二十七德侯劉廣德
 則漢表八王子侯本非功誼百二十八平
 都侯劉到疑表次作在百二十九關百三

十衍侯翟野百三十一慎陽侯樂說百三十
 二期思侯賁赫百三十三便侯吳淺漢表百
 三十四義陵侯吳程百三十五挑侯劉襄百
 三十六沅陵侯吳陽是漢表百三十七陸梁侯
 須無 又曰呂氏尊顯諸呂自必表暴功勳
 以見佐命之烈周呂建成二侯原與蕭張絳
 灌諸元功並封亦不列之次第豈呂后亦自
 知避嫌耶

史記疏證卷第十四

支

史記疏證卷第十五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呂祖謙曰惠景間侯至建元後存者二國太初以後又皆國除則時之政事執緩執急皆可知矣

扶柳

漢表在恩澤

郊

漢表無

平定 元鼎四年侯昌有罪國除

史記疏證卷第十五

漢表作元鼎四年嗣六年免

沛

漢表在王子

襄成

漢表在恩澤

軹

漢表在恩澤

壺關

漢表在恩澤

沅陵 頃侯吳陽頃侯福

史記曰父子同諡必一誤也福之諡頃疑當作順

上邳

漢表在王子

朱虛

漢表在王子

昌平

漢表在恩澤

贊其

漢表在恩澤

史記疏證卷第十五

中邑 真侯朱通

漢表作貞侯朱進

山都 惠侯中黃

史記曰漢表謚憲

滕

漢表在恩澤

醴陵 侯九百戶

漢表六百戶

呂成

漢表在恩澤

東牟

漢表在王子

鍾

史詮曰漢表作腫

信都 樂昌

漢表無

祝茲索隱曰漢書作琅邪

漢表在恩澤愚按漢書亦作祝茲不知索隱何所據

建陵

史記孤證卷第十五

漢表在恩澤

東平

漢表無

軹

漢表在恩澤

壯武 侯昌奪侯國除

漢表云爵一級為關內侯

清都

漢表在恩澤

侯鈞有罪國除

漢表云坐濟北王興居舉兵反而赦免

周陽

漢表在恩澤

樊 侯辟方有罪國除

漢表云坐搏拊完為城旦

管索隱曰管古國合為縣屬萊陽

趙一清曰水經濟水又東北過管縣南道元注曰漢景帝二年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為侯

國按史漢表皆作管愚意管城縣自漢至隋皆為中牟縣地唐志開皇十六年始立為州

史記孤證卷第十五

史記孤證卷第十五

則管城本非漢縣是以班志管叔邑僅見于中牟縣注中而郡國志亦于中牟下注云有

管城而已罷軍王子必有封邑故非鄉亭可例且管屬濟南郡于齊為近鄰亭之注斯為

密矣索隱蓋承唐制而未察其誤耳 愚按

漢表在王子

瓜丘

漢表作瓜丘在王子

管

漢表作管平在王子

管

漢表作管平在王子

揚虛

漢表作楊丘在王子

初 安都 平昌 武城 白石

漢表在王子

阜陵 安陽 陽固 東城

漢表在王子

犁

史詮曰漢表作犁

侯澤

史詮曰缺謚漢表名漬

史記疏證卷第十五

錯 侯孫耶

漢表耶作單

弓高 前元年侯則元年

史詮曰漢表不得子嗣侯者年名元朔五年

孫則嗣侯薨七後史傳亦云孫亡子失侯以

此知史表誤矣

襄成 侯千四百三十二戶

漢表云二千戶

侯澤之坐詐病不從不敬國除

漢表云耐為隸目

故安 前三年侯茂元年 元狩二年靖安侯

史元年

愚按傳云子共侯茂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

三十一年卒子侯史代此脫去病一代

史坐為九江太守有罪國除

漢表云受故官送免

章武 南皮

漢表在恩澤

平陸 休 沈猶 宛胸

漢表在王子 史詮曰沈猶夷侯穢漢表名

史記疏證卷第十五

歲

紅

漢表在王子

元年四月乙巳莊侯富元年

史詮曰史表年月日皆誤也休侯富以三年

更封紅侯史表誤分為二侯與本傳不合

悼侯澄

史詮曰漢表懷侯登

魏其

漢表在恩澤

棘樂

漢表在王子

俞 中元五年侯布薨十二元朔二年侯賁元

年

史詮曰十二衍文也凡國絕者不紀年數自

布歿後國絕一十八年史何以復紀年數也

漢表侯賁中元六年嗣無國絕事史表或有

誤耳

平曲 中元四年侯昆邪有罪國除太僕賀父

徐孚遠曰賀後亦封侯故載之

史記疏證卷第十五

七

江陽 侯明

史詮曰漢表名明

新市

漢表作王棄之

山陽 侯當居

漢表云完為城旦

安陵 戶一千五百一十七

漢表作一千五百五

垣

史詮曰漢表作垣

道 戶五千五百六十九

漢表云千五百七十戶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侯隆疆元年不得隆疆

嗣

徐孚遠曰不得隆疆嗣者言不知誰為之後

蓋失其名也侯則者或其孫或少子 史詮

曰漢表名陸疆

容成 侯輝

史詮曰漢表名繼

侯光坐祠祝詛國除

史記疏證卷第十五

八

漢表云要斬

易 以句奴王降侯

漢表云千一百十戶

侯僕點

史詮曰漢表名僕點

范陽 侯戶千一百九十七

漢表云六千二百戶

端侯代

漢表作靖侯

亞谷 侯千五百戶

漢表云千戶

簡侯它父

史詮曰漢表名它之

康侯侑

史詮曰漢表名漏

侯賀坐太子事國除

漢表云坐受衛太子節掠死

隆慮 陳矯

史詮曰漢表名融

乘氏 桓邑

史記既證卷第十五

漢表在王子

蓋

漢表在恩澤 史詮曰漢表元狩三年頃侯

充嗣菟子受嗣與史表不合

元狩三年侯偃元年

漢表作元光三年頃侯充嗣

侯偃

漢表云侯受

本傳堅作望漢表名彭祖

武安

漢表在恩澤

侯梧

漢表梧作恬

周陽

漢表在恩澤

坐當歸與章侯它不與

史詮曰漢表章作軹

史記既證卷第十五

史記疏證卷第十六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呂祖謙曰元光侯者二元朔侯者二十二元狩侯者十六皆以匈奴封元鼎侯者十六以匈奴南身封元封侯者十七以東越甌駱南身朝鮮西域封當時之兵孰多孰少皆可知矣

荊荼是徵

隸辨曰羊竇道碑盜賊徵上隸釋云以徵為懲按集韻懲通作徵漢書溝洫志穿渠自徵

史記疏證卷第十六

一

師古曰徵音懲

翁

漢表云封千六百八十戶

特裝

漢表云六百五十戶

元光六年後九月丙寅侯樂元年

漢表作元朔元年

親陽

漢表云六百八十戶

侯月氏坐亡新國除

漢表云坐謀反入匈奴要斬若陽

漢表云五百三十戶

侯猛坐亡新國除

漢表云坐謀反入匈奴要斬

長平

漢表在恩澤

平陵

漢表云一千戶衛青傳云千一百戶

岸頭

史記疏證卷第十六

二

漢表云凡二千戶

平津

漢表在恩澤三百七十三戶

侯慶坐為山陽太守有罪國除

漢表云詔徵鉅野令史成不遺完為城旦

昌武 太初元年侯充國薨亡後國除

漢表云太初元年封四年薨

襄城

漢表云四百戶

太初四年侯病已元年

漢表云嗣十五年後二年坐祝詛上下獄
死

南命

衛青傳云千三百戶漢表命作窮

合騎

漢表云千五百戶

樂安

漢表云二千戶衛青傳云千六百戶

龍頰

徐孚遠曰龍頰侯己具前表此復推美以具

史記疏證卷第六

三

貴盛傳後故也

隨成

衛青傳云千三百戶漢表作隨城

攻豐吾

史詮曰漢表農作辰

從平

漢表云一千一百戶衛青傳云一千三百戶

侯戎奴坐為上郡太守發兵擊匈奴不以聞護

國除

漢表作上黨太守

涉軹

衛青傳云一千三百戶

象利

漢表云千一百戶

漆

漢表云五百六十戶

宜冠

漢表云一千一百戶

元狩二年正月乙亥侯高不識元年

漢表作五月庚戌封是

史記疏證卷第十六

四

輝渠 今侯電

史詮曰漢表名雷電

從驃

霍去病傳云千五百戶

元狩二年五月丁丑侯趙破奴元年

漢表作三月丙戌

下魔

漢表云封七百戶

濕陰

漢表濕作濕

侯潭邠

漢表潭作昆

河棊

漢表云六百戶

常樂

漢表云五百七十戶

符離

漢表符作邳千六百戶

將重會期索隱曰將字上屬重者再也

史詮曰將重謂將領輜重也索隱注謬

史記疏證卷第十六

五

侯路博德有罪國除

漢表云坐見知子犯逆不道罪免

壯

漢表壯作杜侯千三百戶

司淳王

史詮曰漢表淳作就

衆利

漢表云千一百戶衛青傳云千八百戶

湘成

漢表云千八百戶

義陽

漢表云千一百戶衛青傳云千二百戶

散

漢表云千一百戶

臧馬

漢表云八百七十戶

康侯延年

史詮曰漢表延上有雕字

周子南君

漢表云三千戶

史記疏證卷第十六

六

樂通

漢表云三千戶

侯大有罪斬國除

漢表云坐用上要斬

賸

漢表云七百九十戶

術陽

漢表云三千戶

元鼎五年侯建德有罪國除

漢表云五年三月壬午封四年坐使南海逆

不道誅

龍元

漢表云六百七十戶無元字

侯廣德有罪國除

漢表云坐耐金免

成安

漢表云千三百八十戶

侯延年有罪國除

漢表云坐為太常行大行令事留外國書一

月之興入殺贖完為城旦

史記疏證卷第十六

駢

漢表云五百二十戶

瞭

漢表云五百一十戶

安道

漢表云六百戶

隨桃

漢表云三千戶

湘成

漢表云八百三十戶

北石

漢表云千戶

下鄴

漢表云七百戶

開陵

漢表云二千戶

侯建成

愚按東越傳云建成侯教此云建成誤

暗蔡

漢表云千戶

史記疏證卷第十六

無錫

漢表云千戶

涉都

漢表云二千四百戶

平州

漢表云千四百八十戶

侯映

史記曰漢表映王

菽直

漢表云五百四十戶

侯韓陰

史詮曰漢表名陶

渣清

漢表云千戶

駸茲

漢表云千九百戶

以小月氏若苴王

史詮曰漢表若作石

報讞

漢表云七百六十戶

史記疏證卷第十六

右太史公本表 史詮曰右建元以來侯凡

七十三國

當塗魏不害以圍守尉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

侯

漢表云淮陽反者胡情

蒲蘓昌以圍尉史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漢表云捕反者故越王子鄒起侯千二十六

戶

濼陽江德以圍廐畜夫共捕淮陽反者公孫勇

等侯

漢表作棘陽侯江喜千一百二十戶

雷氏 封三千戶

漢表云千六百戶

博陸 侯三千戶

漢表云二千三百五十戶在恩澤

益封二萬戶

漢表云萬七千二百戶

純金翁叔名曰碑以勾奴休屠王太子從渾邪

王將衆五萬降漢

徐孚遠曰休屠王畔約不降故曰碑沒為官奴

史記疏證卷第十

表不詳其事諱之也

侯三千戶

漢表云二千三百一十八戶

安陽 侯三千戶

漢表云二千三百戶在恩澤

桑樂 侯三千戶

漢表云千五百戶在恩澤

雷平 用事益封萬六千戶

漢表云萬三千六百四十戶在恩澤

義陽 其以邑千三百戶

漢表云七百五十九戶

商利 山以軍功為侯三千戶

漢表云九百一十戶作王山壽

建平 邑二千七百戶

漢表云侯二千戶以太僕與大將軍先定策

益封二千三百六十戶

弋陽 封為侯二千戶

漢表云九百一十五戶

宜春 元鳳三年代田千秋為丞相封二千戶

漢表云坐法削戶五百定六百八戶在恩澤

史記疏證卷第十六

十一

安平楊敞元鳳六年代王訢為丞相封二千戶

立二年病死子翁君代立為典屬國三歲以季

父禪放出惡言繫獄當死得免為庶人國除

史詮曰漢傳子忠嗣孫翁君代立史表缺一

世 金姓曰按禪是敞子而於翁君為季父

則翁君當是敞孫子字誤也否則二千戶之

下或多脫字 漢表云凡五千五百四十七

戶在恩澤

陽平 封二千戶

漢表云七百戶 史詮曰漢表屬孝昭時所

封

扶陽 封扶陽侯千八百戶

漢表云七百一十一戶在恩澤

平陵 侯二千戶

漢表云二千九百二十戶 史詮曰漢表屬

孝昭時所封

營平 封二千五百戶

漢表云千二百七十九戶在恩澤

陽成 侯二千七百戶

漢表云二千四百五十三戶在恩澤

史記疏證卷第十六

十二

平丘 侯二千戶

漢表云千二百五十三戶在恩澤

平恩 邑三千戶

漢表云五千六百戶在恩澤

昌水 邑二千三百戶

漢表云二千七百戶

高平 封千五百戶

漢表云八百一十三戶

博望 邑二千戶

漢表云千五百戶在恩澤

樂平許翁孫以平恩侯許廣漢少弟故為侯
封二千

漢表在恩澤作樂成敬侯許延壽云千五百
戶

將陵 以宣帝大母家封為侯二千六百戶

漢表云二千二百戶在恩澤

平臺 以宣帝大母家封為侯二千五百戶

漢表云千九百戶在恩澤

樂陵 封三千五百戶

漢表云二千三百戶在恩澤

史記阮澄卷第六

幸

博城 因上書告反為侯封三千戶

漢表云三千九百一十三戶

都城 有功封侯二千八百戶

漢表云千七百七十七戶

平通 侯二千戶

漢表云二千五百戶八月乙丑封

爰成趙成用發覺楚國事侯二千三百戶

漢表云千五百三十戶四月癸卯封

天子推恩廣德義下詔書曰無治廣陵王廣陵
王不變更後復坐祝詛滅國自殺國除今帝復

立子為廣陵王

徐季遠曰廣陵王事不宜載在趙成表中此
刪載未淨

平昌 封五千戶

漢表云六百戶

樂昌 封為侯邑五千戶

漢表云六百戶在恩澤

邛成 封千五百戶

漢表云二千七百五十戶在恩澤

安遠 以軍功侯二千戶

史記阮澄卷第六

而

漢表云削戶三百定七百九十戶四月戊戌

封二十六年薨

博陽 封侯二千戶

漢表云千三百三十戶在恩澤

建成 封千八百戶

漢表云益封二千二百戶在恩澤

西平 代黃霸為丞相

漢表云六百六十戶

陽平 侯千二百戶

漢表云二千六百戶在恩澤

史記疏證卷第十七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呂祖謙曰元光侯者元朔侯者一百二十

元狩侯者二十五元鼎侯者三當時之分

封諸侯子弟施行次第皆可矣史詮曰

盛哉天子之德即所謂推私恩也其說蓋自

主父偃發之

龍丘 江都易王子

漢表作菑川懿王子

張梁 江都易王子

史記疏證卷第十七

漢表作梁共王子

壞

史詮曰漢表作懷昌 又曰漢表夷侯高遂

封二年薨元朔四年侯延嗣與史表不合

今侯延

漢表作延年

葛魁 侯成坐殺人棄市國除

漢表云坐縛家吏恐獨受昧棄市

平酌 今侯中時

史詮曰漢表載侯強封二十年薨子中時嗣

當在元封元年史表在元鼎漢表在元狩皆

不合

劇魁 夷侯劉墨

史詮曰漢表名黑

平度 侯劉行

史詮曰漢表名行

雷 侯劉稀

史詮曰漢表名稀

辟

史詮曰漢表作辟土

史記疏證卷第十七

侯明

史詮曰漢表名明

封斯 共侯劉胡陽

史詮曰漢表載侯胡陽

榆丘 劉壽福

史詮曰漢表名受福

邨會 侯劉仁

漢表作衍侯

朝 侯劉義

漢表作節侯

東城 侯道有罪國除

漢表云為孺子所殺

陰城 侯劉蒼

史詮曰漢表思侯蒼太初元年薨子有罪不

得代與史表不合

侯蒼有罪國除

漢表云嗣子有罪不得代

廣望 侯劉安中

漢表作節侯忠

陸城

史記疏證卷第十七

史詮曰漢表作陸城

蒲頌 西熊 東強

史詮曰三侯史表元狩以後俱缺年數漢表

絕無後亦不得其年

卑梁

史詮曰漢表作卑梁

侯嬰有罪國除

漢表云坐首匿罪人為鬼薪

房光

史詮曰漢表作房光古字通用

侯殷有罪國除

漢表云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會赦免

距陽 侯劉勾

漢表作憲侯勾

侯渡

史詮曰漢表名淩 又曰漢表二侯薨嗣年

數與史表不合

侯渡有罪國除

漢表云坐酎金免

姜安 節侯劉逸

史記疏證卷第十七

史詮曰漢表名退

阿武 潘侯劉豫

史詮曰漢表謚戴

侯寬

漢表作敬侯宣

參戶 侯劉勉

漢表作節侯免

州柳

史詮曰漢表節侯禁十一年薨元鼎二年思

侯齊嗣與史表不合

三

四

成平

史詮曰漢表作平城

侯禮有罪國除

漢表云坐恐獨取難以令買償免復謾完為

城旦

陪安

史詮曰漢表作陰安

哀侯秦容

史詮曰漢表名秦容

榮簡 侯壽有罪國除

史記疏證卷第十七

漢表云坐謀殺人會赦免

周堅

史詮曰漢表作周望

侯劉何

漢表作康侯何

安陽 侯劉榮

史詮曰漢表名樂

五據 侯劉腹丘

史詮曰漢表名曜丘

富 侯劉襲

史詮曰漢表名龍

陪 繆侯劉明

史詮曰漢表名則

平 侯有罪國除

漢表云坐知入盜官母馬為減會赦復作

邵 侯劉慎

漢表慎作順

蘭 侯劉憲

史詮曰漢表名罷軍

隰成

史記疏證卷第十七

漢表作濕城

土軍 侯郢容坐與人妻姦棄市

史詮曰史不得其國除年按漢表後更為鉅

乘侯坐耐金免當在元鼎五年也

博陽 康侯劉就

漢表作頃侯

侯終吉

史詮曰漢本吉作古

寧陽 節侯劉恢

史詮曰漢表名恬

瓊丘 節侯劉貞

史詮曰漢表名政古字通用

郁狼 侯劉騎

史詮曰漢表名驕

象氏 今侯安德

史詮曰漢表名安意

洛陵 侯章有罪國除

漢表云坐殺人自殺 史詮曰漢表名童

茶陵 哀侯陽

史詮曰漢表名湯

史記流蓋卷第十七

建成 侯拾坐不朝不敬國除

漢表云元鼎二年坐使行人奉璧皮薦賀元

年十月不會免

葉 劉嘉

史詮曰漢表名喜

東平 侯慶坐與姊妹姦有罪國除

漢表云坐與姊姦下獄燒死

運平 侯劉訢

史詮曰漢表名記

鈞丘 侯劉憲

漢表作敬侯寬

今侯執德

漢表作原侯報德

廣陵 常侯劉表

漢表作能侯表

東野 侯劉章

漢表作戴侯

高平 侯劉嘉

史詮曰漢表名喜

千鍾 侯劉拙

史記流蓋卷第十七

史詮曰漢表名擔

披陽

史詮曰漢表作被陽

今侯隅

漢表云康侯偃嗣

緇 今侯都陽

史詮曰漢表名陽都

繁安 夷侯劉忠

史詮曰漢表夷侯十八年薨子守元封四年

嗣與史表不合

七

八

柳 康侯劉陽

史詮曰漢表名陽已

雲 今侯歲發

史詮曰漢表名茂發

桑丘

史詮曰漢表作桑丘

樊與 侯劉條

史詮曰漢表名脩脩與條同

安郭 侯劉博

漢表作劉博雷五百二十戶

史記疏證卷第十七

春陵

史詮曰漢表節侯買封四年薨元狩三年熊

渠嗣與史表不合

都梁 敬侯劉遂

史詮曰漢表名定

今侯條

史詮曰漢表名模音同

石洛

史詮曰漢表名原洛

侯劉敬

史詮曰漢表名敬

扶滯 侯劉昆吾

史詮曰漢表名昆景

拔

史詮曰按漢表拔侯雲元壽五年坐酎金免

拔侯霸封三十五年卒明是二侯也史表拔

侯名霸蓋因拔拔字畫相近誤合為一人而

脫漏其半耳

彭 侯劉偃

史詮曰漢表名彊

史記疏證卷第十七

拘 侯劉賢

史詮曰漢表名賢

俞閭 侯劉不害

漢表作煬侯毋害

甘井 侯劉元

漢表作劉光

襄陵

史詮曰漢表作襄隄

牟虞 今侯處

漢表作練侯定

祝茲 侯劉延

史詮曰漢表名延年

石建元王子侯凡一百六十二人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呂祖謙曰漢興名臣年表以大事為主所以

觀君臣之職分也如高元年大事記沛公為

漢王之南鄭還定雍相位蕭何守關中御史

位周苛守滎陽高九年大事記未央宮成帝

奉王危為太上皇壽相位蕭何為相國御史

位周昌為趙丞相則君臣之職分或得或失

已死登第十七

上

皆可知矣 史詮曰名臣年表蓋有序語而

今缺亡爾自天漢四年以後則補生續之者

非太史公筆也

高皇帝六年 張蒼為計相

徐孚遠曰計相司計之官不當載入將相表

中

十一年 誅淮陰彭越黥布反

徐孚遠曰韓彭一名一否亦條例未詳也

高后二年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一本在六

年

史詮曰漢表在四年

四年絳侯周勃為大尉

史詮曰漢表在孝惠六年

八年食其為帝太傅

史詮曰漢表在七年

孝文四年申屠嘉為御史大夫

史詮曰漢表在十六年

九年御史大夫敬

史詮曰漢表在七年姓馮

後元二年 上官桀為大將軍

已死登第十七

上

徐孚遠曰桀為左將軍非大將軍也

孝景元年置司徒官

史詮曰考漢書紀表俱無其事蓋錯簡衍文

也

四年御史大夫蚡

史詮曰史失其姓漢表名介

六年御史大夫岑邁

史詮曰漢表缺

元光五年十月族灌夫家棄魏其侯市

史詮曰漢書武紀在四年冬

右漢將相表自高祖元年乙未至今上天漢
四年甲申凡一百一十年

史記疏證卷第十八
禮書第一

習學記言曰八書體既立後有國者禮樂政
刑皆聚此書雖載事各從其時而論治不可
不一禮樂律書皆已亡大意猶可見徃徃飄
忽草略使後有願治之主無所據依孔子曰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
鄭聲遠佞人此教顏淵以為邦之目也遷於
夏殷本紀言正夏時善殷輅固已得之至論
禮樂則不能本孔氏空汎然華說而已自春

秋以來儒者論禮樂何可勝數雖無謬於道
而實知其意可以措之于治者絕少孔子曰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
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曰其或繼周者雖
百世可知也夫民不可以一日無其上而亦
不能一日以安其上後世為上之不能安也
搖手動足皆歸之於刑夫民相依以生而不
相依以刑也刑之而後安非善治也故安上
治民齊之以禮孔子以是為善治繼周之後
雖遠而猶可知者此意是也不獨以其文也

若夫淫鄙暴慢化導遷改和親安樂久而成性則雖湯武功成之樂孔子猶以為有憾於其間而況于鄭聲乎此禮樂之實意致治之精說不可以他求也遷乃謂秦尊君抑臣朝廷濟濟方以太初之禮為典常而鄭衛之音所從來久人情所感遠俗則懷何具雜於道而易於言乎 楊慎曰史記十篇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少孫補之索隱正義皆云禮書是褚先生取荀卿禮論補而索隱于后太史公曰之下又云太史公取禮論之意何其自

相矛盾今按自禮由人起至儒墨之分一段荀子禮論之文中間治辨之極也至刑錯而不用一段荀子議兵篇答陳囂之文後自天地者生之本也至終篇亦皆禮論之文乃斷至矣哉之上加太史公曰此小司馬譏其率畧蕪陋其為褚少孫補明矣

垂之於後云 徐乎遠曰以前之文太史公所作發其篇端以後所闕其目也宜以漢事補之 二者相待而長

荀子禮論作相持而長 疏房牀第几席所以養體也

南北監板皆無几席二字李光縉以為二字疑行愚按荀子疏房椹猥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此特刪撮之耳未必行也

側載臭莖

荀子作畢芷

駮中韶漢

史詮曰荀子駮作趨

彌龍徐廣曰與車較

愚按廣所云蓋本續漢書與服志文劉昭注又引徐廣曰繆交錯之形也則字作繆不作璆明矣索隱云璆然龍兒音虬非是 楊倞荀子注彌如字又讀為弭弭末也謂金飾銜 韆之末為龍首也

必信至教順

禮論作倍至

情勝之為安

禮論作情說一本作情性

強固之本也

荀議兵篇作疆國

所以捐社稷也

捐荀議兵篇作隕

堅如金石

史詮曰荀子堅作鞫

宛之鉅鐵施鑽如蠶蠶

愚按荀議兵篇云宛鉅鐵鈍慘如蠶蠶楊涼

注云鈍與鈍同矛也索隱破句誤

然而兵殆於垂涉

愚按議兵篇作垂涉楊涼曰漢地志沛國有

垂鄉豈垂涉乎

莊躋起楚分而為四州正義曰括地志云師州黎

里十

愚按正義疑誤唐無師州地理志云黎州至

京師二千五百九十里

參是豈無堅草利兵

愚按荀議兵篇云莊躋起楚分而為三四則

參即三字原屬上句索隱正義皆破句讀

史詮曰觀下文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可知矣

城郭不集溝池不掘

史詮曰荀子集作辨掘作柑古掘字

不畏外而固者

愚按荀議兵篇作不畏外而明內

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

愚按二語荀所無

三者偏亡徠音邠

李光縉曰偏亡者亡其一也不當音徠

諸侯不敢懷

愚按荀禮論懷作壞楊涼注云司馬貞云思

也蓋誤耳

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

愚按荀禮論作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

楊涼注云得當為德言德之本在貴始穀梁

傳有此語

郊疇乎天子

史詮曰荀子疇作上

函及士大夫

愚按函疑啗字之誤荀禮論作道及士大夫

楊涼注引司馬貞曰啗音含芑也言士大夫

皆得芑立社

有特牲而食者

荀禮論作持手而食者

利爵之弗啐也

荀禮論啐作醜

三省之弗食也

荀禮論作三臭

大昏之未廢齊也

荀禮論作發齊

大路之素博也

荀禮論作大路之素未集也

三年哭之不反也

史詮曰荀子反作文謂無曲折也

朱絃而通越

愚按楊倞注禮論引史記作洞越而今本反

作通越與荀子不異倞唐人所見本必不誤

當改作洞

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

荀禮論作始乎稅成乎文終乎悅校

太史公曰至矣哉

楊慎曰按荀子禮論以為上則明下繼之曰

萬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哉少孫

乃除此二句并禮豈不三字而加太史公曰

殊無謂

禮之貌誠深矣

荀禮論貌作理下同

入馬而弱

荀禮論弱作溺

入馬而嘯

荀禮論嘯作喪

規矩誠錯

史詮曰荀子錯作施

步驟馳騁廣驚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

荀禮論廣驚作厲驚性守作壇守

明者禮之盡也正義知此書是諸先

愚按自禮由人起至儒墨之分出于禮論自

治辨之極也至刑措而不用出于議兵篇自

天地者生之本也至末又出禮論正義誤

外是民也

徐孚遠曰民庶民也以別於士索隱煩而不

明

樂書第二

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正義曰家難謂文王囚美里武

紂伐

史詮曰頌即周頌小豳之詩家難謂武庚管

蔡之叛正義注非也

雖退正樂以誘世

楊慎曰雖退正樂以誘世謂退而正樂以誘

人于正即所以雅頌得所洋洋盈耳刑詩三

百云云也

作五章以刺時索隱曰按家語曰彼婦之口可以

出彼婦之口可以死敗優或游

金姓曰按此六句何以謂之五章不比三兮

之可為三侯也恐別有不傳之作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索隱曰按禮樂志安

史詮曰十九章乃武帝郊祀樂也見漢書志

若安世房中樂十七章則高帝夫人所作也

索隱注誤

黜誹謗聖制當族

因學紀聞曰說齋唐氏曰按漢書武帝紀元

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

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

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

丞相弘薨則先元鼎四年已八年矣汲黯傳

渾邪王降之歲汲黯坐法免官隱田園者數

年至更立五銖錢後起為淮陽太守居淮陽

十歲而卒按武紀昆邪之降在元狩二年而

行五銖錢在五年又十歲則元封四年也其

去太初四年尚六年則汲黯之卒亦久矣今

樂書乃云得大宛馬而作天馬之歌汲黯嘗

有言而公孫弘又從而譖之不亦厚誣古人

哉况黜在武帝時始為謁者遷蒙陽令稱疾

歸乃召為中大夫又出為東海太守又召為

主爵都尉又公孫弘請徙為石內史數歲而

免官又數歲而起為淮陽太守則未嘗為中

尉也彼使黜之言在馬生渥洼之年則弘之

死固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有

錄無書而注言樂書亦亡則此非遷之作明

矣使遷在當時而乘舛如此不亦繆乎

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鄭玄曰隨

愚按隨物變化鄭康成注樂記無此語

夔始作樂以賞諸侯鄭玄曰夔欲此樂

愚按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鄭注樂記

無此語

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

愚按衛湜禮記集說引張氏守節有云樂以氣和民心如天地寒暑以氣生化故謂樂為民之寒暑也風雨之事謂之禮也禮以形教故曰事也天地之以風雨奮潤萬物猶以禮安治萬民故謂禮為民之風雨也

胎生者不殯鄭玄曰肉

愚按據今本禮記注曰內敗曰殯陸氏釋文云內乃對反或作骨肉之內者誤則唐時本亦有作肉者矣

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鄭玄曰揚也

愚按揚也鄭注樂記無此語

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鄭玄曰謂

愚按鄭注樂記云鄙詐是貪多利偽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

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

愚按禮記集說引張氏曰正樂流行故隨所在而各盡其善宗廟有君臣所主在和敬鄉

里有長幼所主在和順閨門有父子所主在和親前章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

見于樂是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軌其干戚習其

俯仰誠信容貌得莊焉

愚按禮記集說引張氏曰雅頌是發于聲音軌其干戚是形于動靜

天地之齊

史詮曰禮記齊作命

彼亦有所合之也鄭玄曰以

愚按鄭注樂記云以聲合成已之意

永歎之

史詮曰禮記永作詠

肆直而慈愛者鄭玄曰

肆直而慈愛者

愚按肆正也鄭康成樂記注無之

禮記愛作哀

史詮曰

禮記愛作哀

居中矩

史詮曰禮記居作倨
累累乎殷如賈珠

史詮曰禮記累作累殷作端

子貢問樂

楊循吉曰禮記原筆于漢儒此篇雖顛倒經
文亦自有條理如列三問樂于後而文之升
降反整于經似子長次之非皆少孫意也予
不敢從解經例而依正義耳然必欲逐舊則
正義為固矣 楊慎曰此以下正義曰出褚
意今按衛靈公濮水聞琴聲師涓師曠之事

一段見韓子當是褚先生取韓子補之

夫樂不可妄興也

史詮曰同本夫作大

而邪辟無由入也

徐字遠曰此段冗濫無意與禮書後贊同皆
截舊文為之也

史記疏證卷第十九
律書第三

習學記言曰以六律言兵既不可曉又言咎
犯孫武身寵君尊而羞薄世儒云德化其意
凡近且是時儒者固無不當用兵之論豈謂
孔子姐豆孟子仁義等語耶若指後世俗儒
則又不足云也 楊慎曰漢書音義云律書
闕有錄無書索隱曰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
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皆疑其為褚所補今
按太史公自序律書云非兵不彊又云司馬

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
蓋言兵也律書即兵書非亡而不補也其律
書略述律而言兵語焉不詳誠如小司馬所
云也其云分曆述以次之者蓋自書曰七正
二十八舍以下皆闕律法也然曆之月氣實
應乎律非分曆述以次之也兵之與律相因
者然非特以律聽兵聲而已也先儒謂太史
公論文帝寢兵息民天下和樂為得論律本
意余以為此書雖頗殘缺而補綴之非全失
而全出褚少孫手也 董份曰太史之為律

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偃兵于漢文帝尤加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矣

六律為萬事根本焉

鼓城王正中詳註曰漢律曆志云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是萬事之根本也故曰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

詳註曰凡兩軍相敵上皆有雲氣及日暈雲

氣有獸居上者勝暈等刀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天官書備矣周禮云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左傳師曠知南風之不競即其類也考太公六韜太公告武王曰律管十二其音有五宮商角徵羽也以天清淨無陰雲風兩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官也當以青龍

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也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抱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笑呼之音者羽也郊冥無聞者宮也此五者聲色之符也由是觀之律音通于音法

推孟春以至季冬殺氣相并

詳注曰人君暴虐酷急即常寒應寒生北方乃殺氣也故洪範咎徵云急常寒若是也而音尚宮

愚按周禮典同鄭注引兵書云夫戰太師吹

律合商則戰勝軍士彊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軍弱少威明此條正義所引兵書軍士作軍事失士心作失志士卒作主卒威明作威焉未審孰是義各有當賈公彥疏云兵書者武王出兵之書

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正義曰湯伐桀放桀于江而南愚按淮南脩務訓云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謀以其過放之歷山無未喜同舟之語

故教管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損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

愚按語本呂氏春秋

書曰七正二十八舍

柯維騏曰太史公既論文帝時天下和樂禮

樂可興故繼以律呂之說云書曰者乃太史

公自言其律之書猶下文云術曰之類尚書

並無二十八舍之文或謂引尚書非也

其於十二子為亥亥者該也

釋名曰亥校也收藏百物校取其好惡真偽

也亦言物成皆堅校也

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

釋名曰子者茲也陽氣始萌孽生於下也

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為

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

釋名曰壬妊也陰陽交物懷妊也至子而萌

也癸揆也揆度而生乃出之也

東至於建星

史詮曰太史公叙二十八宿十一月間

不曰東至於斗而曰東至於建星建在斗之

虛也三四月間不言西至於張缺文也五六月間不曰西至於井西至於鬼而曰西至於狐西至於狼狐狼近井鬼之虛也七八月間不言北至於觜亦缺文也

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

史詮曰太史公釋十二律皆得意義獨大呂

一律不釋疑缺文也今以漢書補之曰大呂

者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

詳注曰此中闕不說按伶州鳩曰元間大呂

助宣物也

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

釋名曰丑紐也寒氣自屈紐也

寅言萬物始生蟄然也故曰寅

釋名曰寅演也演生物也

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

釋名曰卯冒也戴冒土而出也

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

軋也

釋名曰甲孚也萬物解孚甲而生也乙軋也

自抽軋而出也

辰者言萬物之娠也

釋名曰辰伸也萬物皆伸舒而出也

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

釋名曰巳已也陽氣布畢已也

午者陰陽交故曰午

釋名曰午侔也陰氣從下上與陽相侔逆也

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

釋名曰丙炳也物生炳然皆著見也丁壯也物體皆丁壯也

弧者言萬物之吳落

集解徐廣曰吳一作柔

楊慎曰吳音弧弧落彫落也注作柔非萬物之生也柔弱死也剛強既云弧落且就死焉得柔耳

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

釋名曰未昨也日中則昃向幽昧也

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

釋名曰申身也萬物皆成其身體各申束之使構成也

北至于留索隱曰留即柳也

楊慎曰留音柳注以留為卯恐非若如其說

陽氣稽卯殆不成文 史詮曰留本作昇從

日從升古昴字皆留

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

釋名曰酉秀也秀者物皆成也

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

生故曰辛

釋名曰庚猶更也庚堅強貌也辛新也物初

新者皆収成也

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釋名曰戌恤也物當収斂於恤之也亦言脫

也落也

律數

詳注曰律生五聲之數

九九八十一以為宮

考要曰管子曰虞戲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

黃鐘九九亦天地自然之數也蓋黃鐘之管

九寸每寸九分故曰九九八十一以為宮八

十一而三分之每分二十七黃鐘三分而去

其一纒得五十四為徵故林鐘之管六寸五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正史類 三

十四而三分之每分十八林鐘三分而益其一則得七十二為商故太簇之管八寸餘倣此 蕭山毛奇齡經問曰朱裏問史記生律之數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而管子五音生數九九以為宮三分而益其一為一百有八以為徵又三分而去其一以為商又三分而益其一以為羽又三分而去其一以為角是史記之損者管子益之史記之益

者管子損之此史是管非乎抑史非管是乎抑兩非乎又史記管子俱謂黃鐘之管九寸而呂覽謂黃鐘之管三寸九分此史是呂非乎抑史非呂是乎抑兩非乎 答曰聲律原無相生之理予向嘗曰天地生聲宮徵商羽角聲自生聲宮商角徵羽此不過就所傳說不得已而姑疏之實則生聲無次第亦無某聲生某聲之理祇因聲有高下則律有長短于是制為長短之管以象之名之曰律此非可向龜子前說夢中事也大抵五聲無數而

強以數名則宮聲九九八十一以次遞降而商當七十角當六十徵當五十羽當四十此大較也然而宮八十有一則有零數商角以下亦當以零數加之于是八十零一則商倍為二曰七十二商零二則角倍為四曰六十四角零四則徵宜倍為八然而徵倍為八則羽當倍為五十六其數將多于角徵不得守羽四十之數矣于是徵不加倍一如角所零數角六十四徵五十四而羽倍為八遂有宮八十一商七十二角六十四徵五十四羽四

十八之數而操觚家施以狡僮立為多寡相生之法使裁多生寡寡生多或損或益以合諸五聲之數則損必下生謂減多以生數之小者如宮不能生商角而必生徵是也益必上生謂增少以生數之多者如徵不能生羽宮而必生商是也于是造為倍寔而三乘之與四實而三乘之兩法以較計其間總欲損益之以合此數也乃其法通變有損而益之而可合有益而損之而亦可合者如宮之八十一商之七十二角之六十四此管子史

記與諸書皆合之數也而獨于徵數原當倍為五十八今仍倍為五十四而管子不然故在史記則仍舊法三分九九之數減其一而為五十零四而在管子則三分九九之數益其一而為一百零八然究之生商之數則史記益五十四三分之一而為商七十二管損損一百八三分之一而為商七十二其為增減異而其為七十二則同也朝三即暮四也且于羽數雖不當倍為五十八然何以必限為四十八而管子不然故在史記則仍舊法三

分七十二之數減其一而為四十零八而在管子則三分七十二之數而益其一而為九十零六然究之生角之數則史記益四十三分之一而為角六十四管子損九十六三分之一而為角六十四其為增損異而其為六十四則無勿同也暮四即朝三也然則徵之繼宮商之繼徵特以揅算者偶有先後故妄生次第向使狡僮之徒別立一法則先後盡變而謂某聲生某聲某是某非總屬誣妄然而就事論事則史記是而管子非何則徵數

不得過于宮羽數不得過于商與角也此又大較也若夫管之長短則正聲之鉅細所由分數之多寡所由別管長者數多而聲宏管短者數寡而聲微故黃鐘九寸降至應鐘則四寸有奇而聲之大小畢該清濁咸備此不特史記為然而呂覽獨曰三寸九分則四寸以下管無此聲器無此數直是妄語可棄置不道者然而黃鐘旋宮原有以高作低以清作濁之法或者亢上之至還歸下重則即妄名為黃鐘亦無不可特恐刻舟求劍世不乏

李元利之徒將從此而推廣之以盡反乎舊時五音六律之法則經禍烈矣此不特史記是而呂覽非也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

詳注曰黃鐘之數九九八十一以為宮是為五聲之本以宮之八十一數三分之每分二十七三分損一於八十一數損其二十七餘

五十四下生徵故徵數五十四也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上生商商三分損一四十八下生羽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上生角是黃鐘為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一辰辰各有五聲其為宮商之法亦如之蓋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為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也故管子曰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

雉登木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有三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而復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而去乘適足以是成角曰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者三其一而為三一開也三其三而為九二開也三其九而為二十七三開也三其二十七而為八十一四開也是謂四開以合九九八十一之數黃鐘為五音之本故云小素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

一之二十七通前百有八是為徵數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有八而去其一之三十六餘七十二是為商數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之二十四合為九十六謂之復於其所是為羽數三分九十六去其一之三十二餘六十四是為角數此其法也然與史記之數損益不同何也聞之先師農大人曰漢律首應鐘主陰殺故先損而後益周律首黃鐘主陽生故先益而後損

黃鐘長八寸七分一宮

律呂新書曰按律書此章所記分寸之法與他記不同所以難曉故多誤蓋取黃鐘之律九寸一寸凡八十一分而又以十約之為寸故云八寸十分一本作七分一者誤也今以相生次序列而正之其應鐘以下則有小分小分以為法如歷家太少餘分強弱耳其法未密也今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為全分七百二十九為三分一千四百五十八為三分二餘分之多者為強少者為弱列於逐律之下其誤字悉正之隋志引此章中黃鐘

林鐘太簇應鐘四律寸分以為與班固司馬彪鄭氏蔡邕杜夔荀勗所論雖凡有增減而十二律之寸數並同則是時律書尚未誤也及司馬貞索隱始以舊本作七分一為誤其誤亦未久也沈括亦曰此章七字皆當作十字誤屈中畫耳大要律書用相生分數相生之法以黃鐘為八十一分今以十為寸法故有八寸一分漢前後志及諸用審度分數審度之法以黃鐘之長為九十分亦以十為寸法故有九十分法雖不同其長短則一故隋

志云寸數並同也 又曰其黃鐘下有宮太簇下有商姑洗下有羽林鐘下有角南呂下有徵晉志論律書五音相生而以宮生角角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宮求其理用因見通達者是也仲呂下有徵夷則下有商應鐘下有羽字三者未詳亦疑後人誤增也下云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即是上文聲律數太簇八寸為商姑洗七寸為羽林鐘六寸為角南呂五寸為徵黃鐘九寸為宮其曰宮五徵九誤字也 詳注曰今以蔡氏改

正之法詳推之十二律皆置每分二千一百八十七如求黃鐘以八十一乘每分之數二千一百八十七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鐘之實故曰八寸十分一即九分之寸變為十分之寸一百分中之八十一分也蕭山毛奇齡竟山樂錄曰十二律配五聲古無明文惟呂覽有上下相生之法管子有三分益去之數然于十二律未嘗明分何律為宮何律為商其歷作配合自史記始但史記又自相矛盾不可為訓按史律書初以九九

八十一為宮則黃鐘也配此五起音五十四以為徵則林鐘也七十二以為商則太簇也四十八以為羽則南呂也六十四以為角則姑洗也隨又云黃鐘長八寸十分一宮八寸十分一者正九九八十一也此黃鐘之數與宮數相合者也至于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無五聲所屬之名太簇長七寸十分二角所云七寸十分二者太簇八寸八九七十二也然而初為商此為角何也夾鐘長六寸一分三分一又無五聲名姑洗長六寸十分四羽所云

六寸十分四者姑洗長七寸一分七九六十
三加一為四正姑洗數也而初為角此為羽
何也若夫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微則前
以林鐘為徵矣此又以仲呂為徵蕤賓長五
寸六分三分一無名林鐘長五寸十分四角
所云五寸十分四者林鐘六寸六九五十四
正林鐘數也林鐘為徵此為角何也夷則長
五寸四分三分二商初以太簇為商矣此又
以夷則為商南呂長四寸十分八微所云四
寸十分八者南呂長五寸三分五九四十四

又加三分正四十八南呂數也初為羽此為
徵何也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又無名若應鐘
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則初以南呂為羽矣
此又以應鐘為羽然則歷書所謂太簇商姑
洗角林鐘徵南呂羽者皆並非定辭而舉世
奉之以為不易之數寧不可破真悖誕之甚
者也至其又云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官五徵
九夫既以官為九寸而又以上為九以官為
五此或有誤至于商八則仍用太簇八寸不
用夷則羽七則又用姑洗七寸不用南呂角

六則又用林鐘六寸不用姑洗展轉糾纏都
不可解 皇言定聲錄曰此十二律相生數
也第其記五聲相生之數則其數雖同而官
位不同如林鐘六寸每寸九分六九五十四
正五寸十分四也乃五聲相生日五十四以
為徵而此曰角為角南呂五寸三分五九四
十五又加三分為四十八正四寸十分八也
五聲曰四十八以為羽而此曰為徵姑洗七
寸一分七九六十三又加一分為六十四正
六寸十分四也五聲曰六十四以為角而此

曰為羽五聲十二律自矛盾此是何故又
其所記應鐘大呂二律凡三分一皆三分二
之訛即所記官商角徵羽皆不甚確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愚按律呂新書改正七寸五分三分二強四
五口 詳注曰法求大呂以七十五乘分數二
千一百八十七得十六萬四千二十五加三
分二之一千四百五十八得十六萬五千四
百八十二以較大呂之實少四百五加以四
百五得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為大呂之

實故曰七寸五分三分二強四百。五
太簇長七寸七分二角

愚按律呂新書改正七寸十分二 徐孚遠

曰刺本于太簇下作角實商字之誤 詳注

曰法求太簇以七十二乘分數得十五萬七
千四百六十四為太簇之實故曰七寸十分
二

夾鐘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愚按律呂新書改正六寸七分三分一強九
八 詳注曰法求夾鐘以六十七乘分數得

十四萬六千二百五十九加三分一之七百
二十九得十四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以較夾
鐘之實少一百九十八加以一百九十八得
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為夾鐘之實故曰
六寸七分三分一強一百九十八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愚按律呂新書改正六寸十分四 詳注曰

法求姑洗以六十四乘分數得十三萬九千
九百六十八為姑洗之實故曰六寸十分四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微

愚按律呂新書改正五寸九分三分二強八

二 詳注曰法求仲呂以五十九乘分數得

十二萬九千三十三加三分二之一千四百

五十八得十三萬四百九十一以較仲呂之

實少五百八十一加以五百八十一得十三

萬一千七十二為仲呂之實故曰五寸九分

三分二強五百八十一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

愚按律呂新書改正五寸九分三分二強八

六 詳注曰法求蕤賓以五十六乘分數得

十二萬二千四百七十二加三分二之一千

四百五十六得十二萬三千九百三十以較

蕤賓之實少四百八十六加以四百八十六

得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為蕤賓之實故

曰五寸六分三分二強四百八十六
林鐘長五寸七分四角

愚按律呂新書改正五寸十分四 詳注曰

法求林鐘以五十四乘分數得十一萬八千

九十八為林鐘之實故曰五寸十分四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愚按律呂新書改正五寸口口三分二弱二
六十 詳注曰法求夷則以五十乘分數得十
萬九千三百五十加三分二七一千四百五
十八得十一萬八百八以較夷則之實多二
百一十六減去二百一十六得十一萬五百
九十二為夷則之實故曰五寸三分二弱二
百一十六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微

愚按律呂新書改正四寸十分八 詳注曰
法求南呂以四十八乘分數得十萬四千九

百七十六為南呂之實故曰四寸十分八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愚按律呂新書改正四寸四分三分二強口六

二 詳注曰法求無射以四十四乘分數得

九萬六千二百二十八加三分二之一千四

百五十八得九萬七千六百八十六以較無

射之實少六百一十八加以六百一十八得

九萬八千三百四為無射之實故曰四寸四

分三分二強六百一十八

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二弱

愚按律呂新書改正四寸二分三分二 詳
注曰法求應鐘以四十二乘分數得九萬一
千八百五十四加三分二之一千四百五十
八共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為應鐘之實故
曰四寸二分三分二是也

生鐘分

子一分

詳注曰子一分者一為九寸為黃鐘之律太
極元氣函三為一行于十二辰數起于子得
一也

丑三分二

詳注曰丑三分二者三其法為三分兩其實
為二也一為三寸二為六寸為林鐘之律也
其法以子析為三分每分五萬九千四十九
丑於三分之中得其二為十一萬八千九十
八積六寸為林鐘此黃鐘之實三分損一下
生林鐘也

寅九分八

詳注曰寅九分八者三其法為九分四其實
為八也一為一寸八為八寸為太簇之律也

其法以子一折為九分每分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實於九分之中得其八為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積八寸為太簇此林鐘之實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也

卯二十七分十六

詳注曰卯二十七分十六者三其九則卯為二十七分倍其八為十六分三為一寸以十五為五寸餘一為三分共五寸三分為南呂之律也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詳注曰辰八十一分六十四者三其二十七則辰為八十一分四其十六為六十四分九為一寸以六十三為七寸餘一為一分共七寸一分為姑洗之律也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詳注曰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者三其八十一則巳為二百四十三分倍其六十四為一百二十八分二十七為一寸以一百八為四寸餘二十三為一分以十八為六分餘二一為三釐二為六釐共四寸六分六釐

為應鐘之律也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詳注曰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者三其二百四十三則午為七百二十九分四其一百二十八為五百一十二分八十一為一寸以四百八十六為六寸餘二十六九為一分以十八為二分餘八一為一釐八為八釐共六寸二分八釐為蕤賓之律也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詳注曰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者三其七百二十九則未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倍其五百一十二為一千二十四二百四十三為一寸以九百七寸二為四寸餘五十二以二十七為一分餘二十五三為一釐以一十四為八釐餘一一為三毫共四寸一分八釐三毫上得大呂半律之數因居丑在陽倍之以一千二十四倍為二千四十八計得八寸三分七釐六毫為大呂之律也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詳注曰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一書 27 卷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頁 亥文內

者三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則申為六千五百六十一四其一千二十四為四千九十六七百二十九為一寸以三千六百四十五為五寸餘四百五十以八十一為一分四百五為五分餘四十六九為一釐四十五為五釐餘一為一毫共五寸五分五釐一毫為夷則之律也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詳注曰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者三其六千五百六十一則酉為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倍其四千九十六為八千一百九十二二千一百八十七為一寸以六千五百六十一為三寸餘一千六百三十一二百四十三為一分以一千四百四十八為六分餘一百七十三二十七為一釐以一百六十二為一釐餘一十一三為一毫以九為三毫餘二一為三絲二為六絲共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止得夾鐘半律之數因居邠在陽倍之以八千一百九十二倍為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計得七寸三分二釐七

毫二絲為夾鐘之律也

戊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詳注曰戊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者三其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戌為五萬九千四十九其八千一百九十二為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六千五百六十一為一寸以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為四寸餘六千五百二十四七十九為一分以五千八百三十二為八分餘六百九十二八十一為一釐以六百四十八為八釐餘四十

四九為一毫以三十六為四毫餘八一為一絲八為八絲共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為無射之律也

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詳注曰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者三其五萬九千四十九則亥為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倍其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為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一寸以五萬九千

四十九為三寸餘六千四百八十七二千一百八十七為一分以四千三百七十四為二分餘二千一百一十三二百四十三為一釐以一千九百四十四為八釐餘一百六十九二十七為一毫以一百六十二為六毫餘七三為一絲六為二絲餘一一為三忽共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止得仲呂半律之數因居已在陽倍之以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倍為十三萬一千七十二計得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餘二不盡為仲呂之律也

律呂新書曰按此即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數其分字以上者皆黃鐘之全數寸律數寅酉亥則三分律寸分釐毫絲其法也末其分字以下者諸律所取於黃鐘長短之數也假子一分則為三寸九分是黃鐘之全數也丑一分則為三寸九分是黃鐘之全數也寅一分則為三寸九分是黃鐘之全數也卯一分則為三寸九分是黃鐘之全數也辰一分則為三寸九分是黃鐘之全數也巳一分則為三寸九分是黃鐘之全數也午一分則為三寸九分是黃鐘之全數也未一分則為三寸九分是黃鐘之全數也申一分則為三寸九分是黃鐘之全數也酉一分則為三寸九分是黃鐘之全數也戌一分則為三寸九分是黃鐘之全數也亥一分則為三寸九分是黃鐘之全數也

為鐘鍊亥為仲呂大呂夾鐘仲呂止得半聲必用倍數乃與天地之氣相應其寸分釐毫絲皆積九以為法

詳注曰此當作兩層看上層為黃鐘之實下層乃黃鐘生十二律也

子一 黃鐘之律而巳

丑三 為絲法

寅九 為寸數

卯二十七 為毫法

辰八十一 為分數

巳二百四十三 為釐法

午七百二十九 為釐數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 為分法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為毫數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為寸法

戌五萬九千〇四十九 為絲數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黃鐘之實

黃鐘之律以三歷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為黃鐘寸分釐毫絲之數

子為黃鐘之律寅為九寸辰為八十一分午

為七百二十九釐申為六千五百六十一毫
戌為五萬九千四十九絲在亥酉未巳卯丑
六陰辰為黃鐘寸分釐毫絲之法亥為黃鐘
之實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寸未之
二千一百八十七為分巳之二百四十三為
釐卯之二十七為毫丑之三為絲其寸分釐
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為毫九毫為釐
九釐為分九分為寸九寸為黃鐘蓋子一為
黃鐘之律參之於丑得三又參於寅得九又
參於卯則得二十七又參於辰得八十一又

參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於午得七百二
十九又參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於
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於酉得一萬九
千六百八十三又參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
九又參之於亥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
七以是數為黃鐘之實而定管之短長以三
為絲故有五萬九千四十九絲以二十七為
毫故有六千五百六十一毫以二百四十三
為釐故有七百二十九釐以二千一百八十
七為分故有八十一分以一萬九千六百八

十三為寸故有八寸合而觀之積絲毫釐分
之長為寸皆九合絲毫釐分寸之數皆一十
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在陽辰順而左行為
數在陰辰逆而右行為法也

生黃鐘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具
實三其法

陳子龍曰焦延壽所云以上生下皆三生二
以下生上皆三生四此說也 皇言定聲
錄曰史記五聲生數與漢志十二律生數皆

以三分去一三分益一為法如黃鐘九寸下
而去一分得林鐘六寸林鐘上生三其九寸
分其六寸而益一分為太簇八寸類若律書
生術又有下生倍實上生四實而三其法者
如黃鐘九寸下生則林鐘六寸為一十八寸則
分其六寸為三寸而得太簇八寸類若律書
分其六寸為三寸而得太簇八寸類若律書
倍九寸為十八寸而分十八寸而得其六寸
是三分十八而損其二也即以太簇言之既
四六寸為廿四而又分廿四而得其八寸
是三分廿四而損其二也及觀後漢志又曰
陽生陰倍之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其曰倍

與四與律書同而曰三而一是以三為法而
得其一也以損言則二以得言則一朝三暮
四辰轉巧值總與樂律無與耳 詳注曰按
黃鐘生十二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
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
歷十二辰者皆黃鐘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
者倍其實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
者四其實三分本律而益其一也六陽辰當
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鐘南呂應鐘
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鐘仲呂三呂

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
火從陽自然之理也其曰陰數以倍陽數以
四者如黃鐘九寸下生則倍其實為尺八寸
以三分之每分六寸而得其一為林鐘即三
分黃鐘九寸而損其一者也如林鐘六寸上
生則四其實為二尺四寸以三分之每分八
寸而得其一為太簇即三分林鐘六寸而益
其一者也餘倣此

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鞞鐘總和睽研文似
也

詳注曰此當盡放相為宮之變乃得其理矣
何言乎上九蓋黃鐘乾體也其數用九初九
始于申子則九二甲戌九三甲申九四甲午
九五甲辰至甲寅為上九則五音之變極矣
於是有商金而居木位者八為木之成數也
有羽水而入火鄉者七為火之成數也有角
木而就水宮者六為水之成數也有徵火而
歷金疆者九為金之成數也而宮則嘗居五
位變動不居以周流乎六虛焉蓋五音各有
太少故自倍而配日以行于十二辰之位旋

相為宮其變云爾試觀十二律之下于黃鐘
繫之以宮太簇曰角仲呂曰徵夷則曰商應
鐘曰羽此五行之正也至如姑洗曰羽林鐘
曰商南呂曰徵此非五行之正也必盡玩旋
相為宮之數然後知每宮各有五音其為羽
為角為徵毫無錯認也史遷姑舉一隅耳學
者奈何不思及乎

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九得
九寸命曰黃鐘之律

律呂新書曰淮南子謂置一而十一三之以

為黃鐘之大數即此置一而九三之以為寸法者其術一也夫置一而九三之既為寸法則七三之為分法五三之為釐法三三之為毫法一三之為然法從可知矣律書獨舉寸法者蓋已於生鐘分內默具律寸釐毫絲之法而又於此律數之下指其大者以明凡例也一三之而得三三三之而得二十七五三之而得二百四十三七七三之而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九三之而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故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九分之則為二千一百八十七二千一百八十七以九分之則為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以九分之則為二十七二十七以九分之則為三三者絲法也九其三得二十七毫法也九其二十七得二百四十三則釐法也九其二百四十三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則分法也九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寸法也一寸九分一分九釐一釐九毫一毫九絲以之生十一律以之生五聲二變上下乘除參同契合無所不通蓋數之自然也 詳註日

置一而九此當句言黃鐘之一分實九寸也三之以為法者以三歷十二辰皆黃鐘之全數下生上生皆以此為法焉實如法得長一寸者實為各律實數如法謂滿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一寸之法也黃鐘全九寸者謂黃鐘之實以三歷乘至亥積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凡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九故為九寸也按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鐘林鐘太簇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宮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鐘蕤賓得全釐約以

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鐘無射得全絲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于十二也乃又為之變律六以通其窮黃鐘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心分四百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 半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 林鐘十一萬六千五百八十八心分三百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 半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六初

太簇律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半
 全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 半
 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
 南呂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分五分四分全五
 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六秒 半二寸
 五分六釐七絲五忽一初三秒
 姑洗十三萬八千八十四分六分全七寸一
 釐二毫二絲二初二秒不用 半三寸四分
 五釐一毫一絲一初一秒
 應鍾九萬二千五十六分四分全四寸六分
 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餘 半二寸三分
 三毫六絲六忽六秒強不用
 變律者在正律之位而非正律之聲也律所
 以變者其故有三其一黃鍾至尊為君不為
 他律所役其十二律各自為宮以生五聲二
 變共七聲其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
 六律則能其足五聲二變各得其正矣至蕤
 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鍾
 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六律之聲以下不
 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而必高於正

律也蓋蕤賓為宮則未免反取黃鍾為變徵
 大呂為宮則未免反取黃鍾林鍾為變宮變
 徵黃鍾既變其次所生之律若仍本律則長
 不成曲亦當變焉如黃鍾為商則林鍾之羽
 太簇之角南呂之變宮姑洗之變徵皆隨而
 變黃鍾為角則林鍾之變宮太簇之變徵皆
 隨而變臣之從君理固然也其二黃鍾林鍾
 太簇南呂姑洗應鍾上六律長蕤賓大呂夷
 則夾鍾無射仲呂下六律短以上律役下律
 則或正或半通而和以下律役上律則或正
 或半戾而不和故以上律役下律以下律役
 下律皆不必變惟以下律役上律則必變具
 上律使少短而與下律通也其三相生之法
 至仲呂而窮使不再生六律則上律不能遍
 七聲之用下律亦無由而通故以六三之乘
 仲呂之實三分益一復變而再生黃鍾之宮
 因再生故不及黃鍾九寸之舊數止得八寸
 有奇其下相因而生五律亦各於舊為減皆
 數之自然也太簇姑洗之全不用者其律長
 相生所不及也應鍾之半不用者數之窮也

蓋應鍾之實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每分二千二百三十六萬九千二百六十一餘一又不盡一算數又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于六也

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

詳注曰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以為宮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角數六十四以三分之每分二十一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正聲所以止于五也通而變之角聲乃生變宮變徵焉

變宮聲四十二

餘小分九分上分變之六

變徵聲五十六

餘小分九分上分變之六

考國語周王問伶州鳩有七律之說蓋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各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叔一聲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叔一聲少高於宮謂之變宮也五聲相生至角不盡一算而窮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故置子之一而兩至寅以三歷之得九以九因角聲

之實六十四得五百七十六以三分之每分一百九十二三分損一為三百八十四以九歸之為四十二下生變宮是姑洗生應鍾也餘六不用又以變宮之三百八十四三分之每分一百二十八三分益一為五百一十二以九歸之為五十六上生變徵是應鍾生蕤賓也餘八不用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足二算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于二也變聲者所以齊五聲之不及宮比于徵雖有七聲其實五聲而已淮南子曰

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為謬故變聲非正不為調也非有聖心以秉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詳註曰夫十二律旋相為宮以次生五聲二變成八十四聲也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惟黃鍾不為他律所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徵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徵不得其正故黃鍾一均獨為聲氣之元也然十一律之皆可為宮也或有疑之者不知十一律之數各以八十

一分之為宮而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各得五聲二變之數自然之妙非人力之為也合七聲為一調合五調為一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為六十調共四百二十聲其正者以正律全聲應也正半者以正律半聲應也變者以變律全聲應也變半者以變律半聲應也蓋樂律最忌下陵上旋相為宮若到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如用大呂為之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為臣陵君用夾鍾為之角則是角聲

高似宮聲為民陵君徵羽亦然皆不可用遂乃用半律之清聲以應之故調成而陰陽備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太史公曰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三子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詳註曰北斗魁為璇璣杓為玉衡七星各有所生日月五緯七者可以正天時授民事故日七政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共五十即天

地大衍數也上古聖人察此以推曆生律即建律以運曆蓋五音六律即五運六氣而皆即于支之配合以行于二十八宿者也其曰造日度者七政以日為主日度既定而月與五緯皆可據而推度也淮南子曰道曰規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和合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喪紀三踊以為節兵重三罕以為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

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為土土色黃故為黃鍾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八八故卵生者八數律之所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鍾為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三分損益以生十二律因之以生度量權衡皆合乎天道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黃帝六十鍾納于六十甲子而六十甲子下即納以五聲此察消息調發歛之始也京房演為六十律其理實本黃帝十二律之變至六十猶八卦之變為六十四也故日合符

史記疏證卷第二十

曆書第四

正閏餘正義曰平落日之四十八按計其餘

正分閏餘也故云

張永祚曰正義所述歷法係三統法非古法

蓋古時三統歷未出安來日法八十一分之

說日之四十八當為四十三

而閏餘乘次孟既殄滅攝提無紀曆象失序

柯維騏曰太史公此文前後百餘言皆採國

語而稍刪者其云二宮咸廢所職而閏餘乖

次孟既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此則太史

公所增者也漢書劉向傳昔孔子對哀公並

言夏桀商紂暴虐天下故曆失則攝提失方

孟既無紀太史公蓋述孔子之言耳

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義

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

無夭疫

徐守遠曰以上雖頗采國語而損益字句別

自成文此太史公本書與褚少孫自別也

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

徐孚遠曰此下未宜遽入秦事又文法錯互當是殘闕數語耳

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

徐孚遠曰北時待我而起高祖一時之言非自謂得水德初起事旗幟已尚赤矣特未遑改也 陳子龍曰高帝因秦之舊以十月為歲首故也

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

史詮曰邵瓚二家謂不死為登僊非也惟孟康注得之先宗學士泰之云黃帝嘗總會星

辰坎舍部位辰轉推求如律呂相生故曰合而不死封禪書所謂得天地之紀周而復始是也名察者以星之名而考察其所次度驗者即其纏度以知其所行故清濁五部氣物分數皆可稽考而曆立矣按漢志度驗作法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

余有丁曰按前漢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索隱作建子者蓋歷元起數

必從子始此所云夜半冬至者即馬達攝提格歲之子月也此時歷無餘分故下云無大小餘其正朔自以寅月起數下云太初元年大餘五十四云云者即謂此年寅月以後便有餘分其為建寅甚明 張永祚曰一云太初者歷法初立之名按上古無太初紀年其四年年字定為行文實四千六百一十七年一云積一千六百二十一年先除甲寅十年不足除者五十一正是甲寅歲在甲寅與非甲寅其說不一查三統歷法四千六百一十

七年為一元第一元始甲子年月日歷代三元甲子編年云漢元封七年係丁丑年前係丙子 江永曰按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當時詔御史書蓋止於此下文年名馬達攝提格至夜半朔旦冬至二十一字後人因歷術甲子篇之文而誤增者也元封七年歲在丁丑歷術履端于始起前歲之十一月是為丙子當時特下詔改元改歷豈不知此年為彊梧赤奮若而誤以為馬達攝提格乎太史公作年表知共和元年為庚申漢高帝元年

為乙未豈不知太初元年為丁丑而誤以為甲寅乎此二十一字疑并非褚少孫所增少孫在漢亦必知其歲名此蓋後人不曉事者妄竄入耳 按綱目太初元夏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是此歲五月以前稱元封七年猶以冬十月為歲首也此年有十月

厄林曰爾雅月在甲曰畢為月陽又曰正月為陬邢昺疏曰正月得申則曰畢陬若史記歷書云月名畢聚也然則聚當為陬離騷云

攝提貞於孟陬是也索隱曰漢始以建亥為年首今改以建子蓋用周正故稱畢陬如用夏正當曰畢辜也若以畢陬為濁星之畢及陬觜之口失之遠矣月令惟紀日舍中星不及于月蓋以月輪行疾一月而周天故不得以恒星定月所在陬訾是亥次之號非十一月日月交會之宿也日月一歲十二會其交訾訾之辰蓋在孟夏之月其會實況之次則在孟夏之中律歷志曰冬至日月在建星孟康曰建星在牽牛間司馬貞既云起牽牛之初

又以為月值畢及陬訾殊自違戾不如邢昺為得然索隱乃作僖公豈虞喜字為耶喜有安天論此豈論中語乎惜志林之不傳也 江永曰畢甲也聚即陬字在夏正為寅月此以周月言之則子月謂甲寅歲之首月為甲子也 索隱謂月值畢畢為月值其意亦以為畢為甲非謂濁星之畢也但不當以聚為

日得甲子

陬訾 正義曰置大餘五十四算每年加五十四日 滿六十日除之奇算留之此法朔也每至閏後一年加二十三算亦滿六十日除之奇算留之蓋過閏年加一月策二若纔足六十日明年云無大餘無小餘也又明年以置五十四算如上法置小餘三百四十八算每年加三百四十八分滿九百三十八分成一日日滿九百四十分成一日歸上餘算留之滿若至閏後一年加八百四十七分亦滿九百三十八分成一日歸大餘奇留之明年以加三百四十八算如上法也此乃一年通閏

十歲外之零分也共十一年止加於此零分何也
且又二為八九百四十七細九之誤為八過閏
年加七也如用本法於上九年所除或除三百二
月十過閏年不加三四月策以上六年除或除三百二
或除三百六十支之為明題二

歷術甲子篇

江永曰史記所紀歷術甲子篇乃四分歷非
鄧平洛下閏之太初歷也太初歷比附黃鐘
之八十一分故以八十一分為日法一歲小
餘稍贏于四分之一為一千五百三十九分
日之三百八十五以十九乘而月策小餘八
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漢安帝時邊韶論之謂
太初歷取於乾鑿度是也劉歆復即其術行
之為三統歷班固載之律歷志三統即太初
之法因天統地統人統之說易其名耳云三
統即西漢太初元年丁丑都平造可知三統
合為若史記所載一歲小餘三十二分日之
八十九年七閏無餘分全是四分之術蓋自
太初以前治歷者皆用四分至鄧平洛下閏
始改之變其局面稍有畸零不齊至四千六

百一十七年積月五萬七千一百零五積日
一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十復得甲子朔
旦冬至為一元而劉歆復為比附鍾律著策
封支為三統也太初三統之術歲寔朔策皆
太強行之百餘年覺其後天章帝元和時詔
編訢李梵等復改行四分小餘仍四分日之
一卿三十二而月策仍用三統至漢末光和
時劉洪造乾家歷乃改四分之法以五百八
十九為紀法却日一百四十五為斗分即歲
此而漢用歷改憲之大凡也然則歷術甲子

篇蓋褚少孫取漢初張蒼等之術附于史記
因年號太初遂冒太初之名耳褚少孫元成
行太初歷而少孫不知其術惟知有四分故
取其術著于篇猶之今日已行西法而不知
大統之法授時耳

正北十二

愚按此四字宜在後焉遂攝提格太初元年

無大餘 無小餘 正義曰無大小餘者以非閏
八分四十

張永祚曰此十二月策也言閏歲方有此數

觀本法自知其謬也

小餘三百四十八二隱九日太初百曆法十一月之日
十四百九

江永曰按此是古四分曆之月策非太初曆法也太初曆法月之小餘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較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者稍贏

昭陽作噩四年

大餘十四

史詮曰四當作三去年餘十九日今年餘五十四日成七十三日除一甲六日仍餘十三日故云大餘十三也

橫艾淹茂

史詮曰曆法七十六年為一節自馬達攝提格至祝犁大荒落此七十六年乃歷家一節之法太史公舊文也史記成於天漢四年自橫艾淹茂以下年號則褚生所增者

祝犁大荒落四年

江永曰後有缺文今為補之
大餘三十九二史詮作九無小餘

大餘三十九三史詮作八無小餘蓋馬達攝提格至七十六年凡四章為一節無經分朔也

歷術甲子篇當時歷家之書其云太初元年歲名馬達攝提格乃曆元之太初非漢武帝之太初也後人不曉事者取以附史遷之曆書并竄入天漢太始等年號誤矣今攷各年號歲名于左

武帝太初元 丁天漢元 己太始元 配征和元 配後元 元癸昭帝始元 元壬元鳳元 元辛元平元 元壬宣帝本始元 元甲地節元 元壬元康元 元丙神爵元 元甲五鳳元 元甲甘露元 元辰黃龍元 元壬元帝初元 元癸永光元 元寅建昭元 元癸竟寧元 元戌成帝建始元 元配

太初曆法舉例

太初曆法猶是古四分曆法而史遷所著書十餘年來未詳章句太簡若有所不逮也蓋因言耳不詳其類如左而餘年可類推

周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分中之一
即日法之四分度之一即
日法一日九百四十分

歲法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之二百三十五

名歲實也太初從簡號為八法四
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十九分中二

月法二十九日日之四百九十九
即今名月策七千

十二月三百五十四日日之三百四十八
今名

閏法十日八百二十七分合朔虛氣盈為閏法
以十七分古法減歲實得通閏

太初元年歲名馬逢甲攝提格寅月名畢聚
在訾月推在畢也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寅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
求朔除三百餘

大歲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
即即冬實至

大歲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
即即冬實至

閏餘以十二月策減歲實得一年餘十八百四
十七分即一萬七分

卯月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
求朔除三百餘

卯月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
求朔除三百餘

卯月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
求朔除三百餘

閏餘月二年積七百八日六百九十九
年積七百三十日四百七十四分即二萬

積二年餘二十一日七百一十四分即二萬

卯月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
求朔除三百餘

卯月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
求朔除三百餘

卯月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
求朔除三百餘

卯月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
求朔除三百餘

卯月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
求朔除三百餘

所謂四年閏日也
求至日千支將前所餘
大數加歲實以六除除三百六十餘十五

翼日為己卯

閏餘月三年積一千。六十三日一百。四加
一閏月共一千。九十二日六百。三年三
年積一千。九十五日七百。五以月共積
減年積尚餘三日。二分即二千九百

史記疏證卷第二十一
天官書第五

宋中興天文志曰變星天官書及漢晉隋志
所載紛雜象位色占或相抵迕 天台齊名
南曰按史記漢書叙星官以中官及外四方
為五節故天市大角攝提附於東宮太微軒
轅附於南宮天潢五車附於西宮也晉志叙
星分為三大節一曰中央自紫微及太微天
市凡星官旁近三垣在二十八宿之內者為
一類二曰二十八宿及輔官如鈎鈐於房神
宮於尾離宮於營室附耳於畢鉞于東井長
沙左右轄於軫為一類三曰星官在二十八
宿之外者如庫樓南門羽林天軍北落弧狼
南極老人為一類大抵史記簡要晉志詳明
若其名數隋志為尤核矣

正義曰日月五星
星歷示吉凶也

愚按晉書天文志云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
緯躔次用告禍福

中宮天極星

陳子龍曰天極星凡五其一明者即太乙所

居其旁三星或謂三公或謂子屬諸家之說不同耳晉志謂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主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其占曰中星不明主不用事右星不明太子憂乾象新書謂一主月二主日三主五星四主諸王五主庶子此其說並與太史公同

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正義曰三公三星在北斗杓東又三公三星在北斗魁西並為太尉司徒司空之象主變化陰陽則安金火守之並為不吉也

邵泰衢曰帝前一星曰太子後二星曰庶子

右非旁三星也亦非三公也曰子屬是也

天台齊名南曰按古人占星其說往往不同未可強合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當是即說北極五星而除其第五之極星與第二最明之太一言也以晉志校之三公三星近乎北斗與北極相去尚遠不應總說天極即遠及斗旁之三星且本文下即接後句四星然後言匡衛十二星則于內外遠近次第井然正義云云未為確也

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如餘三星後宮之屬也

按曰授神契云辰極橫后如四星從大如光明又與此亦主六軍

邵泰衢曰句者勾陳也後句四星餘三星者句陳六星并天皇大帝一星也句陳第三星最大為大帝之正妃非末星也齊名南曰按後句四星以四星數目言之四輔亦適相當矣但本文既云末大星正如餘三星後宮之屬推尋文義似指句陳但後人以句陳六星故指四輔四星耳

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

三階北端兌

齊名南曰按紫微垣晉志作十五星西蕃七東蕃八在北斗北至今遵之史記雖曰十二星而即接云前列直斗口三星階北端兌則亦十五星矣

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

考要曰陰德天星原二星名天乙與太乙各一星並列紫宮外陰德二星居紫宮內不得混而為一也邵泰衢曰陰德二星在垣內帝星之右者也天乙與太乙共二星在玉衡

之間者也。以陰德為天乙，非也。以二星為三星，又非也。至曰直列斗口，隨北端，允更非也。直列斗口之星，上輔、少尉也。齊名南曰或曰天一，即指陰德一星，其占家又名為天一耳。實即晉志之天一主戰，聞知人吉凶者也。若晉志所云尚書西二星曰陰德、陽德者，非史記所指之陰德也。須辨。

杓，擣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

管城碩記曰：後漢書輿服志曰：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擣龍角為帝車。按圖書編曰：杓為斗端，以冬至日躔星紀，牛初加戌中，則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之初，又自牛初連貫平星角前後各九十一度。此之謂杓。擣龍角，玉衡斗中南斗十二度。在艮建星臨之，冬至牛初加戌申，則玉衡當斗長中，相距元辰乾巽左右各九十一度。此之謂衡。殷南斗魁為斗首，參星在申，冬至牛初加戌中，則斗魁在末，天綱在坤，馮藉申中參宿如首，伏枕然。此之謂魁。枕參首，其去元辰杓魁亦各九十一度。是則天綱星紀交會

之本始

用昏建者杓

考要曰：周禮保章氏掌封域分星以觀妖祥，故論者以二十八宿分主九州而斗火七星亦各有屬，不獨杓、衡、魁三者而已。

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諫總曰：啟昌

齊名南曰：當云為六府，天字誤。

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

齊名南曰：晉志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

魁，與此不同。

在斗魁中，貴人之牢。孟康曰：轉曰天，理曰天。管城碩記曰：按巫咸曰：北斗天理，主貴者水官也。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為天火，喉舌主出政教。後漢李固曰：陛下有尚書猶天，有北斗為天喉舌，是也。孝經援神契曰：天理勅修，糾中情。周禮鄭注曰：糾，察也。蓋言糾察萬物之情，理後人因巫咸有主貴者之說，遂以為主貴人之牢，又或以大理主貴人之牢，以天大字近而譌也。即泰衡曰：天牢六

星臨於魁外者也天理四星在於魁中者也
理非理刑之理乃天理人情之理也故在斗
魁之中以為運行佐理之主今以天理之理
訛理刑之理而曰貴人之牢非也

名曰三能

考要云諸家圖經悉以三台繫之太微垣太
史公特以列於中官北斗文昌之次以其為天
子三階不當置之外垣也

一內為矛招搖

齊名南曰按天矛三星即更河晉志作梗河

其北一星曰招搖晉志云一曰矛楯然則史
記所謂一內為矛招搖者即指招搖之一星
言不連更河三星言也

有句圖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中星實
則因多虛則開出

邵泰衢曰賤人之牢貫索也在天市垣之上
句圖九星耳無所為十五星也貫索近大角
之間故曰屬杓也 齊名南曰按晉志貫索
九星漢志云十五星知古今星占無定數也
心為明堂

考要曰心三星一名大火中之大星為明堂
天子之正位也前星太子不明則太子不得
位後星庶子明則庶子繼中星欲明忌直也
其陰右驂

齊名南曰按其陰古驂陰者北也晉志云南
星曰五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此云其陰
右驂是以一句包數言正義曰亦主左驂是
以房四星為俱屬左驂矣誤

東北曲十二星曰旗

考要曰古圖經天市垣左右環曲各十一星
分配韓宋二十二方主權衡主聚眾亦謂之
天旗庭主斬戮之事也然謂十二星則諸家
之說無之 邵泰衢曰天市垣左右之星曰
旗共二十二國非十二也十二之上當脫去
二字也至左旗九星右旗九星亦非十二星
也至于四星天市並無是名當即市樓六星
謂之天市耳然又以六言四不合何也 齊
名南曰按十二星似當云二十二星此即天
市垣也正義以左旗右旗各九星解之未確
又按天市垣垣凡二十二星據晉隋志云一

名天旗是此十二星曰旗之確解也其中有帝座一星候一星官者四星宗正二星宗人四星宗二星隋志市中六星臨箕曰市樓北四星曰天斛西北二星曰列肆市門左內二星曰車肆又斗五星在官者南又宗星東北二星曰帛度又二星曰屠肆可知星名為後人遞增猶之岳瀆山川自古有常而郡縣鄉亭分析不一也

左角李右角將

考要曰角二星一為李一為將李即理主刑將主兵若乃天田二星在角之左天門二星在角之右故石氏謂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天門齊名南曰按此為二十八宿之角宿二星者也與大角一星者不同

亢為疏廟

攷要曰亢四星日月之中道又曰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齊名南曰亢為疏廟宗均作疏遠之廟解非也二十八宿有五廟焉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心為明堂熒惑廟也亢為疏廟太白廟也南斗為文太室

填星廟也七星為員宮辰星廟也此則太史公已自解之晉志云五星行至其廟謹候其命是五廟之說也

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

邵泰衢曰南門二星在庫樓之南東西橫列未嘗南北列也唯平星二星南北斜列而星亦不大

氏為天根

考要曰氏為日月五星中道為天子之路寢明則大臣妃后奉君不失節如不見或移動

生禍亂

尾為九子

攷要曰尾九星故曰九子其占為後宮叙而多子白虎通王者德至禽獸則狐九尾其應為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蓋協尾星之義也又曰尾主后妃御叙於王所故有女巫之星以弗無子也

曰君臣斥絕不和

齊名南曰按曰君臣斥絕不和其上必有闕文漢志因之則其闕久矣依隋志似當云動

搖則君臣介絕不和也

箕為教客曰口舌

考要曰箕四星上二為踵下二為舌故其占星大明直則君無讒間亦守之官中有口舌事也 又曰箕帚之役亦婦人之事也故為后妃之府

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正義曰箕尾氏星自生芒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

守房心及房心自生芒角則王者惡之也
金姓曰按此似謂火星犯守角星則有戰火星犯守房心二星則王者惡之正義誤看角

字遂牽扯箕尾氏言之而以犯守屬火星角字屬本宿文法亦支離矣 愚按正義所言大失馬遷之意遷意蓋言熒惑犯角星或守角星當有戰鬥若犯房心或守房心則災及人君也

南宮

金姓曰按二十八宿序次惟南西兩宮順叙而參紫先後亦與天文圖不合叙東北兩宮則俱自中起將隨意指點抑所據星經別有位置之說耶

朱鳥權衡

考要曰南宮之宿其大者曰權衡權衡非星也衡為太微之庭權為女主之宮權衡乃官庭之總名耳正義註謬引軒轅西四星主烽火者曰權乃燿也非權也

衡太微三光之庭匡衡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

邵泰衡曰太微垣左右將相共八星非十二星也左右執法共二星非四星也西將東相之名亦非 齊名南曰按西將東相此史記

說也晉志則云東藩四星南二星相北二星將西藩四星南二星將北二星相每邊各有將相是古今占法不同也

門內六星諸侯

齊名南曰按晉隋二志皆云五星為五諸侯則此六字記也

中坐成形

齊名南曰按晉志作中坐成形當由古字形與刑通耳

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

邵泰衡曰隋者其形圓而區也今垣西四星南北列曰少微非五星而隋形也齊名南曰按晉志少微四星此云五而漢志云廷藩西有隋星四名曰少微則知本文五字明為四字之訛漢志可証也若本文果係五字則晉志必如貫索之例云漢志言幾星矣

權軒轅軒轅黃龍體

考要曰軒轅星乃黃帝之神也天有青黃赤白黑五帝故曰黃神黃中色主中土故謂之中也史詮曰土王季夏故在南宮填為土

星亦主南方井宿是其類也

旁小星御者後宮屬

考要曰傍小星即軒轅左右角也左角一星為少民少后宗也右角一星為大民大后宗也周禮祭天之司民而獻民數即此是也

與鬼鬼祠事中白者為質

陳子龍曰後漢志云與鬼為死喪質星為誅戮因名而著古也又曰鬼宿舊傳四星其中積尸氣如雲耳近測得二大星中間實有三十六小星也此皆古人儀器未精之故

七星頸為員官主息事

齊名南曰按員官明是員官之訛史記於言分野之後即曰七星為員官辰星廟鬻夷星也以文義推之凡言廟者必取象於宮室營室心南斗角之為歲熒惑填太白廟也以其為清廟為明堂為文太室為既廟也若曰員官則何以為辰星廟乎哉故知員官為員官之訛也員官字虛象也晉志曰主急兵盜賊是急事之說也愚按襄九年左傳疏引春秋緯文耀鉤云味為鳥陽七星為頸宋均注

云陽猶首也抑謂之味朱鳥首也七星為朱鳥頸也味與頸共在於午者鳥之止宿口屈在頸七星與味體相接連故也

翼為羽翮主遠客

考要曰星主后妃賢士之位張主天廟明堂御史之位翌主太微三公化道文藉此皆甘氏之說若張衡諸志大畧與太史公同云

軫為車主風

考要曰甘氏云軫七星主將軍樂府歌謠之事晉志云主車騎主載任有軍出入皆占於

軫其說並同也

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

卻泰衡曰軫中有小星曰長沙非旁也

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

愚按星星不欲明漢志亦同必有誤五星入

軫即五星聚軫乃大祥也若五星不拘何星

入軫則極尋常事又安得兵大起據晉書知

上星字乃轄字之誤蓋言轄星明與軫四星

等視之若五星則兵大起也 齊召南曰按

明與四星等絕句若五星入軫星中絕句言

轄星若明大與軫之四星同色及金木水火

土五星行人軫中皆主兵起也

軫南衆星曰天庫正義曰天庫一星主

齊召南曰按正義非也此即晉志庫樓十星

六為庫四為樓耳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為

柱其中央四星為衡亦名為五車非西宮天

潢之五車也天潢五車在畢東北不在軫南

正義以西宮五車當之誤矣且句法亦當以

軫南衆星曰天庫樓絕句宜辨

西宮咸池

困學紀聞曰吳氏曰蒼龍朱鳥參武各總其

方七宿而言咸池別一星名晉天文志所謂

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圍者是已豈所以總

四方七宿哉又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何其

類例之駁也

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

三柱柱不具兵起

齊召南曰按此咸池天五潢即晉志之五車

五大星也若晉志之咸池三小星在天潢南天

潢五小星在五車中皆非此所指之咸池五

潢矣古人占星取其大者後人于中人分析

為名目耳

胃為天倉其南衆星曰膾積

齊召南曰按晉志天倉六星在婁南與此胃

為天倉不同此言胃宿屬天倉耳晉志天倉

六星及天庾四星天囷十三星天廩四星皆

此所云其南衆星曰膾積耳

昴曰髦頭
考要曰昴為天之耳目主兵故曰髦頭主胡

故有胡兵占主喪故為白衣 又曰昴宿皆云七星或曰六星近測之實三十六星也 畢曰罕車

考要曰畢為天之兩師主街巷陰兩詩日月商於畢俾滂沱矣武王伐紂上祭於畢是也 參為白虎

陳子龍曰甘氏謂參為忠良孝謹之子明大則臣忠子孝安吉移動殺忠臣兼伐以著占也

小三星隅置曰觜觶為虎首主葆旅事

考要曰西方之宿皆為白虎在參之右角故謂之虎首宋均葆旅之說得之若晉灼釋為野萊誤矣

其南有四星曰天廁

陳子龍曰舊傳觜星南四星共天矢為五星近測之實二十一星也

其東有大星曰狼

陳子龍曰近測星之大者莫過於狼與織女其體大於地徑六十餘倍也 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

齊名南曰按狼字行文也老人比地弧之比地非狼比地以星象言之弧在狼東南老人又在弧南矣且漢志直抄史記而于此直云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知古本必無狼字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

晉書禮志曰漢儀云常以仲春之月祠老人星于國都南遂郊

北宮玄武虛危

考要曰玄枵齊之分野蓋虛宿也或曰自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皆謂之玄枵

虛為哭泣之事

愚按星圖虛南二星為哭哭東二星為泣注云虛中六星其合哭泣言之數

軍西為壘

余有丁曰北宮有壁星太史公不載豈以軍壘壁為壁耶 金姓曰按律書云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于管室後歲星占中亦以管室東壁並稱此叙在室前則壘之即壁可無疑也

或曰鉞

齊名南曰按漢志作軍西為壘或曰戌戌字是也戌守之意與壁壘及附近北落師門相應當由刊本因戌訛戌因戌訛鉞耳

星動角益希
余有丁曰希字疑當作布謂角張也
大軍憂水患本土軍吉

史詮曰漢志大下有入字言火入天軍則憂水入天軍則患本土入天軍則吉也

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
漢晉志作司寇 邵泰衢曰虛東危西有兩

兩相比者曰司命司祿司危司非之八星室
上有兩兩相比者離宮六星並無兩兩相比于危東之六星也至曰司空亦止危上二星

曰土公吏亦無六星之司空也軫之下有二星曰土司空亦無六星之司空也

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

余有丁曰按晉書天文志離宮下有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隱按北宮有壁星當是此

太史公不載豈以軍壘為壁耶 考要曰室為天子之宮中二星為室遠室三向兩而居曰離宮統而言之皆營室也閣道者離宮之別名

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

邵泰衢曰王良西有九星如弓形絕漢曰天津非八星也天江四星在尾宿之上與天津

天潢毫不相涉今日旁江星北也 齊名南曰按晉志天津九星橫河中一日天潢一日

天江是九星通謂之天江也火記則以八星為天潢旁一星為江星耳

南斗

考要曰斗北宮之宿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故謂之南斗也

婺女

考要曰女宿之下九尺為日月中道四星之狀如婦功之式故名曰女亦曰婺女占星明女主昌天下豐移動后妃廢木犯立后可以罰人

史詮曰罰當作伐

其趨舍而前曰贏

史詮曰漢志作趨舍

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

考要曰十甲曰歲陽十二子曰歲陰太史公所論歲星躔次蓋依石氏經而甘氏及太初曆各異張永祚曰正月即十一月太初元年甲寅十一月朔旦冬至日躔丑初度木亦在丑以左行論為在日前故能與斗牛晨出東方日有應見柳意者斗牛之衝耶其實星

實石行以右行論為在日後土木火平行丑初為起算之根而必候之晨出者土木火日後晨出必然在與日合伏之後與日合伏在歲輪上最高點為三星遲留伏逆起算之根合伏後在歲輪上右順行以日速星遲之故故能晨出東方又云東行十二度東行即右行其言十二度不合其言百日而止止留也反逆行向左行也又云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據康熙甲子年八月十七日申木翼十三與日合伏乙丑年正月初五日木角三留退

距合伏約二十度為日一百三十五日在書

或從見日算起故度率日率均少於今也五

月初十日木軫六留順距留退約十度為日

一百二十四日與逆行八度百日之說不甚

遠九月二十九日丑木亢二又合伏距留順

十九度此書所失載又云歲行三十度十六

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

周天今法木一日平行四分五十九秒一年

三百六十五日平行一宮。二分。三十九

秒據約約十一年三百十四日而行一周

均相合自甲子年八月十七日合伏至乙丑

年九月二十九日又合伏除逆行十度約距

二十九度零為日三百九十五日舊西法太

陽木星相會不論宮十四月一次是太陽行

一周外又須行三十餘度行一年外又須行

四十八九日方得與日會而木星本天之加

減尚有參差然土木自行輪小其為參差亦

無多也至言歲陰在卯星居子即一歲平行

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之法也必以二月與

女虛危晨出者蓋木星一年已行過丑宮居

子日又必加一月方能與星合也此言二月接冬至算為二月非建卯之月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室壁晨出等均如之通其法則木星逐年之行與逐年與日合伏之日俱可屈指而數土火亦然金水之平行與日同日降入

考要曰監德降入青章躡踵開明長列太音長王天睢大章天泉天皓皆歲星隨月所出而異其名也

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

史詮曰名曰降入四字行文

見軫曰青章歲早早晚水

史詮曰青章三字行文

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

史詮曰曰太章三字行文

黓然黑色甚明

楊慎曰黓音殷

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

考要曰歲星變而為妖則有四者之名若紫

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天格義與此異也爾雅曰彗星為撓槍石氏曰撓槍格彗異狀其殃一也

以其舍命國熒惑

史詮曰國下行熒惑二字

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

張永祚曰日出東行十六舍而止出東行是

仍候之晨出東方也十六舍即十六宿也宿距度有大小不同難準古今亦各異三統法載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為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為北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為西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為南百一十二度恒星有歲差三統法星紀初斗十二度如康熙甲子年五月初六日火觜七子合伏至乙

丑年三月二十六日火尾二留退距合伏約一百六十六度為日三百一十五日與干六合之說不甚遠但火自丑初起東行歷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昂畢觜參井鬼照三統定度算為幾二百度矣又云遂行二舍六旬復東行六月初五日火房一留順距留退約十三度為日六十八日與六旬之說不遠至丙寅年六月初十日火柳初辰合伏距留順約二百四十六度為日三百八十八日一云火星二歲周天今法火平行一日三十一分一十六秒一年三百六十五日行六宮一十一度四十八分四十一秒歷六百八十六日八十七刻而行一周自與日合伏至再合伏須滿一周又四十八度有奇約日七百七十九日四十六刻自甲子年五月初六日合伏至丙寅年六月初十日又合伏約行一周又四十度為日七百七十一日但火星自行輪大加減亦大更不能無參差也又云自所止數十舍止無數十舍之理必字之誤又云十月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伏其見恐難

拘以十五月金星於甲寅既與熒惑晨出東方則甲寅十一月朔旦冬至火已晨出東方而茲又云五月出東方不可解至云十月入西方伏行火與日冲後晨見東方夕不見西所謂入西方伏行也但約以十月火非及一年不能與日冲曰十月者豈建亥之月故一云火常以十月入太微垣受制而出太微在已十月又安能行至已再西法所謂歲輪者星在輪上石行與日行合一歲一周故謂之歲輪而火星與日合伏七百七十九日奇是日已兩周天有餘矣即合又安能在歲輪之上點不知歲輪實與日距星相符但論日之距星可耳無執於一歲一周之說也又云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此以疾行言也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張永祚曰今法土平行一日二分一年三百六十五日行十二度十三分三十九秒約二十九日而一行一周舊西法太陽土星相會不論宮十三月一次是太陽行

一周外再須行十餘日方得與土會也又云
 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是言順東行百二十
 日而後逆西行也又云西行百二十日反東
 行是言逆西行百二十日而後順東行也土
 木火俱應從在歲輪上點與日合伏箕起為
 晨出東方而茲惟言順逆之行各百二十日
 下文又云見三百三十日而入三十日復
 出東方可見非一年餘不得與日會也上文
 所言一順一逆止有二百四十日其餘日作
 何推况以一逆行度與一順行相減無餘是
 直無一度右行矣其為舛錯遺載可知至於
 言見三百三十日必因合伏前有夕不見之
 日故云見三百三十日也茲考康熙甲子年
 七月二十日土張六亥合伏前六月二十六
 日土張三為夕不見約有二十四日是所言
 入三十日之証也然此夕不見乃星行入限
 之故也如康熙甲子年七月二十日亥土張
 六日張六合伏十一月二十七日土張十六
 日留退距伏約十度為日一百二十三日乙丑
 年四月十五日土張九留順距退約七度為

日一百三十五日至八月十五日申土翼一
 日翼一合伏距順約十度為日一百十九日
 自合伏至又合伏除逆七度約十三度為日
 共三百七十七日則歲行十二度信然矣
 火旬為旱金旬為白衣會若水

史詮曰若及也言木與水合則為旱木與金
 合則為國家喪及水滂也漢志若作為

火與水合為焮

考要曰漢景帝中元五年四月水火合於參
 占曰國不吉參梁也六年梁孝王死是其應

也孝殤帝延平元年正月金火在婁占為大

人憂殤帝崩是其應也

土為憂主孽卿旬木旬饑戰敗為北軍

史詮曰言土與火合為憂火與木合為歲饑

金旬為疾為內兵亡地

史詮曰言土與金合則為疾病為亡兵亡地

也

察日行以虛位太白正義曰晉灼云常以正月
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
 百四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
 張永祚曰甲寅正月日躔丑正月十一月也

注謂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則十一月朔旦冬至金與火同在丑初也太初元年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合於丑初木亦然金火亦然而土水不言居則以晨出論之亦居丑初可知也是則是年日月時真為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於丑初矣但金水與日合伏之後金水行速能在日前安能即晨出東方而太初却候之晨出東方者必從金水退伏在伏見輪最早點為遲留伏逆起算之根退伏後伏見輪左逆行以此能晨出東方與土木火三星不同蓋金水環日行有合伏又有退伏不比土木火止有合伏退則為衝也金水與日退伏後晨出東退伏前夕還見西與日合伏後夕見西合伏前晨還見東以環日行之故有東出即有東入有西出即有西入東出而逆行逆極而順行以東入西出順行順極而逆行以西入出東伏西出西伏東此皆因輪環日而生前文云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日二百四十日與下

文所言具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而反東行日一半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同出西方前文不言日必為遺載下文則云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於出東方先言遲者在伏見輪下半之左為逆行也後言疾者在伏見輪上半之左為順行也合遲疾為行度亦二百四十於出西方先言疾者在伏見輪上半之右為順行也後言遲者在伏見輪下半之右為逆行也合疾遲度亦二百四十再以注觀之出入東西亦各言有二百四十日惟云入三十五日與前文一為伏行百三十日一為伏行十六日不同耳又入東方猶為順行而必以百三十日方能行十一舍入西行猶為逆行而十六日即能行三舍不可推或有舛錯未可知其言十八舍十一舍三舍與一二舍及室出角入等無定度難推又云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百二十二日金水平行與日同日各五者是金星行伏見輪

五周也金星歷五百八十三日八十八刻行
伏見輪一周五周約八歲餘日又二百二十
二日者或文有舛也舊西法金星太陽相會
二百九十二日一次如康熙甲子年七月二
十六日金張十二已退伏八月二十日金張
三留順距退伏約九度為日二十三日乙丑
年五月二十六日金井四申合伏距順約三
百度為日二百七十二日自退伏至合伏共
二百九十五日除逆行得二百九十一度與
書所言出東入東共二百四十日二百四十
度不同丙寅年三月初五日金婁六留退距
合伏約三百。一度為日二百七十四日三
月二十五日酉金奎十退伏距退約八度為
日二十日自合伏至退伏共二百九十四日
除逆行得二百九十三度與書所言出西入
西共二百四十日二百四十度不同然書各
定為二百四十度猶是遲疾相并之數若相
減止各有百八十度相去甚遠即以兩伏行
度相減而并算之三舍與十一舍相減餘八
舍不過百餘度并兩百八十度猶不及五百

之數豈書於兩遲度不言逆亦為石行度耶
於兩遲度不為逆則兩二百四十度可以無
減而再并上伏行之八舍則與金星行伏見
輪一周五百八十餘度之數合矣書於出東
方言必逆行於出西方亦言必逆行非有兩逆
行一先逆行而出一後逆行而入仍為一逆
行也逆行上各言一二舍以是知兩遲不為
逆也又書既言入西方伏行三舍又兩言逆
行一二舍要知所言逆行即伏逆行非有二
也自甲子七月二十六日退伏至丙寅三月
初五日又退伏約度五百八十四度為日五
百八十九日與日實會有二次金星自行輪
最小故加減亦小水星自行輪大於金星故
加減亦不能不大於金也又云出以辰戌入
以丑未夫金水之行既不離太陽前後左右
則出入之時亦相距不遠可知也而注又云
春見東方以晨秋見西方以夕以八歲五周
論之金之晨見夕見亦有難必於春秋也
未盡具日過參天
史詮曰漢志其作期

疾其對國

日知錄曰謂所對之國如漢書五行志所謂歲在壽星其衝降婁左氏傳襄二十八年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杜氏解謂失次於北禍衝在南者也

摩太白右

史詮曰摩當作磨漢志磨作厯古字通用

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

史詮曰此十四字當在下文白角號泣之聲下

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西方

張永祚曰辰星環日行故常以春分見奎婁夏至見東井秋分見角亢冬至見牽牛蓋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日躔丑戌未辰也又云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西方數疾也日數行二十日者各於四十日之外又疾行二十日共六

十八日也但水同金出東方先遲後疾出西方應先疾後遲而書均序於後殆言其概也兩四舍共八舍約百度奇兩六十八日共一百三十六日不言逆則八舍均為石行之實度而逆行必為遺載也日其數二十日均不詳言行幾何舍豈即同此四舍四舍為合計而日則分計也如康熙甲子年正月十八日水危十五戌退伏二月初四日水危四畝順距退伏約六度為日十六日三月二十三日水胃三午合伏距順約七十度為日四十九日自退伏至合伏共日六十五日與六十八日之說不遠共度七十六度除逆行得六十四度五月初十日水井十九畝退距合伏約六十四度為日四十七日五月二十一日水井十二戌又退伏距退約七度為日二十二日自合伏至退伏共日六十九日與六十八日為合共度七十一度除逆行得五十七度水星自甲子正月十八日退伏至五月二十一日又退伏共日一百三十四日除逆行度共度一百二十一度實會日二次水星凡歷

一百十五日八十五刻而行伏見輪一周舊西法水星太陽相會五十八日一次其自行輪加減已詳金星論中又云辰星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不知二星無一出東一出西之理要之一晨見東一夕見西耳

柳七星張三河

管城碩記曰瞿曇悉達曰三河河內河東河南是也周之將亡惟河南一郡故以為周之分野其河內河東乃在魏次中未詳周分野

三河之謂矣按詩王城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豫州大華外方之間天官書於柳星張分野不言豫州而三河者禹貢冀州傳曰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疏曰兗州云濟河豫州云荊河雍州云西河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則以三面距河為帝都也東都王城所在以河伊洛為三河故不得比於列國但係之以一州也考之職方豫州之滎洛荊州之潁湛兗州之河滸襟帶左右而三河居天下之最中

陰陽之所會風雨之和誠有見於三河者諸州之總會也況僖公二十五年襄王始以河內賜晉文河內本周地乎

七星為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

史詮曰此十二字當在上文辰星出房心間地動之下蓋與歲星廟填星廟太白廟相類而錯簡在翼軫荊州之下也 陳子龍曰分野之說自古有之然中國之於天下數分之一耳奈何以周天之星而分配於中國之地止以辰星廟為蠻夷之星乎且兗青徐千餘里之地而占角亢氐虛危奎婁胃八星吳越以南濱海荆楚以包嶺何啻萬餘里而皆在牛女翼軫之分乎此皆不可解者也或封國之始實主此星或分陰陽若街南北之說尚近是近天文家頗有知其非者可謂卓識

背不和

史詮曰漢志背下有為字

直為自立

史詮曰天文志云日旁如半環向日曰抱青赤氣如月初生背曰曰背青赤氣長而立旁

曰直青赤氣如小半暈狀在日上曰負形如直狀其土微起在日上曰戴

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

史詮曰陰星下缺多亂二字衍北三尺三字下文陽星多暴獄又缺南三尺三字彼此互誤也

故月蝕常也日蝕為不減也

金牲曰按此以詩辭指點闕注

去地可六丈大徐廣曰大

愚按大下疑有脫字天文志云大而黃徐廣

說非也

地維咸光

史詮曰漢志成作臧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孟康曰

史詮曰漢志火作人 金牲曰按此當謂五行之火孟說非是

漢者亦金之散氣

考要曰張衡云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鐘為星至多莫如水火精為漢春秋傳梓慎之言曰星孛及漢漢水祥也 又曰舊以雲漢為

氣或曰漢水之精也近測之皆衆無名之星耳太史公以漢與星同為金之散氣雖未得其實頗為有見

其所往者

史詮曰漢志往作住

不種而獲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楊慎曰害星經作客客與獲合韻

望之如有毛羽然

史詮曰漢志羽作目

天精而見景星

考要曰考白虎通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有益於人民也又云王者德至文表則景星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又按荊州占有瑞星有瑞氣太史公所謂景景格澤星皆瑞星也所謂歸邪慶雲皆瑞氣也瑞星之名凡四又曰周伯星又曰含譽星瑞氣之名凡三又曰昌光昌光赤如龍狀見則聖人作也

氣來卑而循車通者

史詮曰漢志通作道

彗星三見

考要曰春秋無彗星之書太史公所引蓋指星孛也

宋襄公時星隕如雨正義曰謂僖公十五年也

日知錄曰星隕如雨乃宋閔公之五年言襄

公者史文之誤正義以僖公十五年隕石于

宋五註之非也 楊慎曰春秋星隕如雨魯

莊七年非宋襄時正義注非 金姓曰按宋

世家云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兩偕下

六鷁退飛風疾也蓋史公誤以五石之隕蒙

如雨以文一誤於彼再誤於此索隱於世家

辨之甚詳正義所引亦不錯但未嘗辨明終

與如雨不合楊氏駁之是矣然未悉本文之

意固不指魯莊七年事也

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正義曰漢孝景帝三

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濞也

陳子龍曰按此七國即七雄自諸侯僭王故

曰相王若漢七國則本王耳且于縱橫等說

無干正義注非

斗象兼之

史詮曰東與柄同言此斗七星分主九州也

春秋緯文耀鉤云魁星屬雍州桓星屬冀州

杓星屬雍州權星屬徐揚州衡星屬荊州開

星屬梁沅州搖星屬豫州

三十年之間正義曰謂從秦始皇十六年起兵

年六

金姓曰按自始皇十六年庚午至漢五年已

亥整三十年正義何以云三十六也 據始

皇本紀滅韓在十七年

星第於河戒

楊慎曰戒即唐一行說山河兩戒之戒

為經緯正義曰五星行南北

張永祚曰五星行東西為緯也

反言之誤也

日變脩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

楊慎曰日變脩德三句謂日掌德月掌刑星

掌和

為天數者必通三五

余有丁曰按三五即太史公所謂五家三代

也索隱首以五紀解五家次以三十歲小變

五百歲大變解三五此復以三辰五星為說

疎謬殊甚

蒼帝行德

史詮曰此一節當在上文歲乃有災之下

黃帝行德天矢為之起正義曰黃帝中央含樞

則當大赦也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

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

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

金姓曰按此處文義多可疑者通一秋而言

不得屬之黃帝一也天矢與赦有何干涉二

也白帝行德何以有正月云云三也風與月

暈兩下分占而同歸于赦四也得毋有錯簡

乎

史記疏證卷第二十二

封禪書第六

習學記言曰封禪最無據舜二月東巡狩至

于岱宗祭禮其所尊也望秩于山川無不編

也至于西南北猶是禮也烏有所謂封禪者

乎周成王蓋未有言封禪者遷殆誣之管子

封禪篇游士所為謂其諫止齊桓固妄矣至

秦始皇封禪而漢武因之皆用方士之說虛引

黃帝而推于神仙變詐是以淫祀黷天也遷

亦知其非不能論正反傳會之雖微見其意

而所徇已多矣安能救乎黃氏曰批曰封

禪之書起于求神仙狂侈之心遷作封禪書

反覆纖悉皆以著求神仙之妄善矣而猶牽

合郊祀巡狩古帝王行事之常以證封禪何

耶

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

辨惑曰按尚書咸人四篇不見其文莫曉何

義孔氏但以巫咸為臣姓名而遷遂以為巫

覲據周公作君奭言巫咸又王家伊尹伊陟

臣扈甘盤等同列蓋一代之勳賢而謂巫覲

之類可乎且其間又有曰巫賢者正史為巫覡亦是其名為咸安得謂自此而具乎索隱引楚辭為証彼楚辭何足稽也列子言有神巫字季咸自齊來能言人死生壽夭豈因而亂乎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說苑云五岳何以視三公能太布雲雨焉能大斂雲物焉施德傳大故視三公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焉能出雲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用三百牢於廊時犧索隱曰秦本紀德公元年以白秦君西祀少昊牲尚白牢秦諸侯也雖奢俊僭祭郊本特牲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蓋字誤徐字遠曰吳子微會於諸侯曰百牢秦人僭後既用郊時未必臻特牲之禮百字不為誤也 陳子龍曰秦穆之饋晉侯亦用七牢矣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禮記疏曰白虎通曰三皇禪於繹繹之山五帝禪於亭亭之山三王禪於梁甫之山所禪之山與管子不同者異人之說未知孰是

梁書許懋傳曰七十二君夷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拓皇中央粟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吳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王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一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

禪云云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與炎帝是一主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分為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是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 皇王大紀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為太平盛典然登不徧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懷宴安不行五載一巡守之制出崇

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鑄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鑄文告成是故考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

禹封泰山禪會稽

徐孚遠曰以上帝王封泰山禪不過其域今

禹乃禪會稽其地遠不相應也蓋以禹朝會諸侯於是山故假其說以實之

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鶴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

禮記疏曰中候準識哲云桓公欲封禪管仲曰昔聖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泰山今皆不至鳳皇不臻麒麟逃遁未可以封

詩云紂在位

史詮曰詩當作書 金姓曰按詩云二字未審所謂注家俱略

青白其前低者

史詮曰漢志青作精前作芒其絜者類闕旗

史詮曰漢志無旗字絜作霓雲闕作闕合關其直

史詮曰漢志合作占

四始者侯之日

日知錄曰謂歲始也冬至日也臘明日也立春日也正義專指正月旦非也

泉出躍

楊慎曰泉出躍即月令水泉動

要決晷景歲星所在

愚按漢天文志要決晷景止正義連晷景解之非是

趙尹臯

困學紀聞曰後漢永建初李劭上書曰趙有尹史見月生齒斲畢太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為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如史所言按尹史即臯也其占驗僅見於此趙世家不載

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徐孚遠曰成王封禪之事不見於經故為疑辭也

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

凌稚隆曰按鄭玄云狸之言不來也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故葛弘因諸侯不朝設射狸首而太史公釋其義曰諸侯之不來也

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

柯維騏曰按周紀報王卒周民東亡秦取九

鼎寶器始皇紀帝云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夫周滅在後社亡在先社亡而鼎沒周滅而鼎遷其事相反封禪書并其說蓋傳疑也

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

徐孚遠曰於五行火生土秦當土德秦不序

土漢當序之秦自言水漢自言火皆非也

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

楊慎曰南郊山下當作南郊下下師古云下下謂最下也

山皆在齊

史詮曰山指之果之萊二山故云皆也今本上字屬上句誤矣

成山斗入海

日知錄曰謂斜曲入之如斗柄然古人語也匈奴傳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又云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矣

宋毋忌索隱曰樂彥引老子道德經云月中仙人宋毋忌

金甌曰按五千言中無此語將別有所謂道德經耶抑注家有此說耶 愚按荀子解蔽

篇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楊倞注曰

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

羨門子高索隱曰羨門高者秦始皇使廬生求羨門子高是也

金甌曰始皇紀作羨門高誓韋昭以羨門為一人正義以高誓為一人按羨門屢見或只

注仙人或依此文注曰名子高而高誓解特見者恐子高高誓只是一人耳

秋涸凍

史詮曰涸字古作洛洛澤冰也

於湖有周天子祠

陳子龍曰秦滅周而尚存其祠或祀周賢王也

杜主故周之右將軍

徐孚遠曰周時無左右將軍官秦始皇置漢至武帝時增置之此亦因秦之名也

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奸利事名案綰減綰減自殺

徐孚遠曰如漢書所言尊天子之義也不為奸利蓋有司以太后指坐之耳

見神於先後宛若

凌稚隆曰按漢書孟康注宛若下有字也二字

是時李少君

漢武內傳曰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菑人好道入泰山採藥脩絕穀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乞活安期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愈乃以方干上言臣能凝瀆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成服之白日升天身生朱陽之翼豔脩負光之異竦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八遐遍乘白鴻而九陔周冥海之棗

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以食之遂生奇光師安期投臣口訣是以保萬物之可成也於是上甚尊敬為立屋第

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

金姓曰按始皇紀云過黃腫注云地理志東萊有黃縣腫縣恐史寬舒是黃腫間人蓋亦海上恠迂之士即後來議祀后土之祠官耳鍾與腫字體小異或傳寫各別只是地名非別有黃鍾其人也音義亦無確據年表有鍾侯索隱曰縣屬東萊字亦從金不從月也

用太牢七日

史詮曰牢下當有具字

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索隱曰按食貨志得黃金一斤按平準書云皮幣直四十萬則是時黃金一斤直四十萬錢耶平準書注瓚曰漢以一斤為一金索隱大顏云一金萬錢也此時黃金白金不知貴賤相去如何即以直萬錢者為白金一斤豈黃金一斤竟貴至數十倍耶況是時別有白金恐所謂金者皆係黃金如淳固有黃金一斤直萬錢之說也但僅

直萬錢必不准伐四十萬之幣矣
獲一角獸若麟然

蘇軾趙德麟字說云漢武帝獲白麟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 容齋續筆曰史漢所紀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蓋其語舒緩含深意姑以封禪書郊祀志考之漫記于此雍州好時自古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三神山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能至望見之焉新垣平望氣言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權大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馬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蓋夜致王夫人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云祭封禪祠其夜若有光封禪大詔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河東迎鼎有黃雲蓋焉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方士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獲若石云

于陳倉此外如所謂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可為觀如緱城神人宜可致天旱意乾封乎然其效可睹矣詞旨亦相似齊人少翁

徐孚遠曰少翁姓李史不著其姓
上有所幸王夫人

史詮曰漢書作李夫人誤也按李夫人卒時少翁死已久矣

天子病鼎湖甚

日知錄曰湖當作胡鼎湖宮名漢書楊雄傳

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是也三輔黃圖宜春在長安城南社縣東近下社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則鼎湖當在其中間也故卒起幸甘泉而行石內史界索隱以為湖縣在今之閩鄉絕遠且無行宮

置酒壽宮神君

徐孚遠曰按置酒壽宮武帝紀無酒字為當所以言行下

余有丁曰按武紀作所飲者言行下謂神所欲言上軌為下之

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

數豨豨瑞以名黃龍風

金牲日按蘇說似昭宣時事

一元日建二元以長星日光三元以效得一角

獸日狩云

金牲日三元宜是元朔若元狩則已四元矣

不知何以略去元朔

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

金牲日按太史公之稱注雖各有異說然自

序云談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間則據

其時以考其人此與議立太時壇者同屬遷

父無疑蓋凡禱祠大典談頗有黼黻之功而

封禪竟不得與故發憤而卒也

始立后土祠汾陰脍丘如寬舒等議

凌稚隆日按漢書云天子東幸汾陰男子公

孫滂沛等見汾陰旁有光如絳遂立后土祠

于汾陰脍上如寬舒等議

文成食馬肝死耳

茅坤日按洞冥記云郵支國貢馬肝石如馬

肝春以和九轉之丹用拭髮白者皆黑帝坐

群臣於甘泉有白髮者賜拭皆黑齊人李火

翁以神仙惑帝帝乃以馬肝石賜少翁少翁

死即文成也今人見景帝有食肉不食馬肝

未為不知味之語遂謂文成食馬之肝而死

非也

人者求之

史詮日洞本者作自

為民祠魏脍后土營苟

凌稚隆日按汾陰故魏地故日魏脍

曠暕有黃雲蓋焉

凌稚隆日按曠暕武紀作晏温楊慎云凡日

出太早則陰雨日出稍晏則晴霽故謂晴為

晏

有庶過

爾雅釋獸云麇大鹿牛尾一角郭璞注云漢

武帝郊雍得一角獸若鹿然謂之麟者此是

也庶即麇

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獸在車蓋也

金牲日按弓矢云云則獸即上所射庶也服

說非是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

日知錄曰按此即謂武帝服虔以為高祖非上幸雍且郊形索隱曰以雍地

徐孚遠曰上常稱也索隱此註未詳其事恐屬穿鑿 金姓曰按曰上雍固應如索隱解

今有幸字則上字當指帝言正與上下文兩上字一例

復朔旦冬至

凌稚隆曰按復武紀作得為當

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

余有丁曰神靈之封居七千謂封守之中神

靈當祭告者居七千也 徐孚遠曰註神靈

之封者三家李說是也蓋卿因蒙大封侯冀已得封之

日月北斗登龍

余有丁曰交龍為旂有一升一降今止畫升

龍故曰登龍

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

史詮曰絕字屬下句讀

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

兩漢刊誤補遺曰封者封土而為壇禪者除

地而為壇封禪即方岳明堂之異稱耳而方

士之說乃謂封禪可以登仙而不死故世主

樂聞其說而甘心於此是非方士之罪儒者

不能正其名之過也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

胥山禪於姑衍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壇

祭地曰禪又可以是不死之名邪

行禮祠八神文類曰武帝登泰山祭八通鬼道

微言八

徐孚遠曰八神即始皇所祀文類說非也索

隱得之

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

日知錄曰死於海上非死於泰山下也索隱

所引新論之言殊謬

乃作通天莖臺

凌稚隆曰張衡西京賦曰通天竅以竦峙徑

百常而莖擢即此通天莖臺也

濟南人公玉帶

愚按呂氏春秋齊湣王自有公玉丹

其西則唐中

史詮曰漢志作商中

獨五月嘗駒

徐孚遠曰按獨五月嘗駒武帝紀作五帝用駒為當

至東太山太山卑小

凌稚隆曰按下句太山上宜有一東字

五寬舒之祠官索隱曰郊祀志故謂之五寬舒也祠官

史詮曰索隱注誤漢志五下有沐字五沐神名下文凡六祠即指太乙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沐而言也

史記疏證卷第二十三

河渠書第七

習學記言曰河渠書稱禹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渤海按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無所謂廝二渠引其河北載之高地者然則二渠之功非禹之所自以為績者他書不當特出而僥見也遷豈以是著後世有渠之始乎河者水之道也渠者水之利也治其道者禹之事也治其利者後世之事也後世雖百引渠終不足以救水敗遷以為塞瓠子道河北行二渠能復禹舊迹然而河復北決於館陶者蓋雖知引渠通溝以治水之利而未知去隄徹防以治水之道故也

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

徐孚遠曰蕪子瞻書傳云四載之解雜出於尸子慎子而最可信者太史公也或者以鯀治水九載禹加以四載故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蓋附會之語也

北載之高地

陳子龍曰載河高地使沿太行之麓以北此則量水平之法蓋其源高者其委不得遂卑雖升之高而不失就下之性也禹治水後七八百年而始決者得此道也

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徐孚遠曰蘇子瞻書傳云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非隋場始開此道也文穎註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即今官渡是也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必通汴宋都汴故詳考之理實然耳

西門豹引漳水溉鄴

李光縉曰攷溝洫志西門豹特引河水而溉鄴耳引漳水者史起也起嘗謂魏襄王曰魏

氏之行西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與是不仁於是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灌田民大得利

而漕水道九百餘里

史詮曰漢忠漕作渭

徑易漕

史詮曰顏注讀徑易句漕字屬下句讀

漕從南陽上汙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

徐孚遠曰蘇子瞻書傳云汙在梁州山南渭在雍州山北汙無入渭之道漢武帝時有上書欲通褒斜道者此則自汙入渭之道也然褒邪之間絕水百餘里故禹貢曰逾于汙也

山東從汙無限

凌稚隆曰按此限字正與上文砥柱之限限字同言無所阻隔也蓋雖砥材多敗亡者

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

日知錄曰服虔曰顏音崖崖當作岸漢書古今人表屠岸賈作屠顏賈是也師古註謂山

領象人之顏額者非其指商山者尤非劉攽
已辯之

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

金甌曰按汲仁黯弟也見黯傳郭昌雲中人

嘗從衛昌擊匈奴見衛霍傳後

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地正義曰括

輿地志云萬

金甌曰按封禪書注萬里沙在東萊時帝始

從彼處還至河上則非華州可知豈萊字誤

作華耶又恐未有萊州之稱也

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徐廣曰東即東阿有魚池

使水漸也

愚按水經注云馬頰水又南北流逕山南山

即吾山也

蠶桑浮兮淮泗滿張晏曰蠶桑地名

金甌曰按魏世家蠶桑注徐廣曰在梁與彭

城之間楚世家蠶桑注正義亦同徐說晉世

家蠶桑注索隱曰衛地並不言一定處所在

後代為某邑想只從此書梁楚之地摹擬言

之

東海引鉅定

日知錄曰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齊
郡縣十二其五曰鉅定下云馬車瀆水首受

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

博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而孝武紀日征

和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

於鉅定還幸泰山脩封計其道里亦當在齊

去東海遠矣

平準書第八

習學記言曰平準書直叙漢事明載聚歛之

罪此諸書最簡直然觀遷意終以為安寧變

故質文不同山海輕重有國之利按書想遷

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

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

宣子一環不與今其詞尚存也漢高祖始行

因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筭詔告緡之令

鹽鐵掇酌之入極於平準取天下百貨自居

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

非正論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雖偏尚

義若後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為抑恐此

意遷亦未知也 黃氏日抄曰平準者桑弘羊籠天下貨官自為商賈買賣于京師之名也蓋漢更文景恭儉至武帝初公私之富極矣自開西南夷滅朝鮮至置初郡自設謀馬邑挑匈奴至大將軍驃騎將軍連年出塞大農耗竭猶不足以奉戰士乃賣爵乃更錢幣乃算舟車而事益煩財益屈宜天下無可枝梧之術矣未幾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行天下鹽鐵揚可告緡徧天下得民財物以億計而縣官之用反以饒而官室之脩于是日麗鑿無為有逢君之惡小人之術何怪也然漢自是連兵三歲費皆仰給大農宜無復可繼之術矣又未幾桑弘羊領大農置平準于是天子北至朔方東至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用帛百餘萬足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又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皆滿而邊餘穀其始愈取而愈不足于用及今愈用而反愈有餘小人之術展轉無窮又何怪之甚也 董份曰平準書大抵先叙秦之餘弊漢興而民貧法度未脩姦宄得施至高祖以後痛抑未

利高后雖少弛其禁而猶不得任官其抑之嚴如此中又序鑄錢所繇始而入粟拜爵自文景不免以寓其慨歎之微指然自今上即位而民富國裕先行義而重犯法則亦藉文景之餘業也及其後開四夷之隙廣渠漕之路傳興封禪巡遊之費則國家用竭而海內蕭然比之初即位之時其虛實相去遠矣生事既多而國用復竭則興利之事必繁既銳事興利則吏道必不能擇而賈人進用矣欲興利而惡阻事則必煩刑以逞矣故脩述鑄金錢算商告緡諸政見鑄錢之政雖前所有而其弊特極于此又脩述輸粟入羊為郎諸事見鬻爵唯前所有而其弊亦至此為盛又又脩述法令嚴酷與前網疏者不同以深歎武帝漢業之衰也此書雖上下雖千言博極宏辨然其要領不過若此至其後又言益漕餘穀太倉甘泉皆滿似若富饒然不過以嚴刑巧法而籠利非富國之本故又結以烹弘羊一言以深明興利之非也又曰此傳自物盛而衰固其變也以後所言武帝之失者一

征伐一巡遊轉運一興利一鬻爵拜官而廢
選一嚴刑酷誅大端不過五者然惟文字錯
綜故若不易辨耳如招來東甌事兩越廣巴
蜀置滄海詐馬邑築朔方通西南夷大將軍
再出擊胡驃騎亦再出受渾邪降其後大將
軍驃騎又大出又擊南越西羗置初郡誅反
者此皆征伐也如更錢造帛白鹿白金五銖
鹽鐵諸所禁治算緡告緡水衡上林大農之
所掌此皆興利也如見知窮治淮南諸王之坐
死者坐盜鑄殺者不可勝計張湯等用事直
指始出類異誅興腹腓之法獄少反者此皆
嚴刑也如入物補官入羊為郎置武功爵吏道
多端官職耗廢用桑弘羊咸陽孔僅皆起自
賈人子卜式亦以入財用更益雖不選而多
賈人即選哀矣此皆鬻爵拜官也文皆參錯
不直就一事言者蓋漢武虛耗起于征伐四
夷關地喜功而遊巡次之宮室又次之天下
日復多事則其勢不得不慮轉輸而多方以
通漕輸復不繼則興利不得不廣欲廣利則
不得不用任事之臣上興利而與下爭則民

必多犯而不得不嚴刑以制人之死命此皆
相因而有者也必參伍其文而後義始明顯
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
索隱曰如淳云時以錢為貨黃金一斤直萬錢
非也又臣瓚下註云秦以一貨鎰為一金漢以一
斤為一金是其義也

金姓曰按索隱駁如說而取瓚說尚未申說
明白蓋此言漢初二等之幣兩句不相貫串
一黃金一斤者謂更定一金之數以一斤為
準也如說牽連解之故失其義耳方以智
通雅日程大昌演繁露曰公孫閑使人操十
金卜于市注二十兩為一金此因秦鎰言也
蜀文谷備忘小抄云四兩為一斤又曰按
黃金一斤四字上下文不甚洽疑有脫簡師
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其他又云馬至
匹百金或功爵凡直三十餘萬金陸賈囊裝
直千金賜斥上將軍四十金之類詎如今俗
之以一金為一兩邪惠紀視作斥上者將軍
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
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注鄭氏曰四十金四
十斤金也晉灼曰斥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

言四十金寔金也下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
謂錢也貨食志黃金一斤值錢萬師古曰諸
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謂與萬錢
也公羊百金之象何休注百金猶百萬也古
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智考晉灼所引
食貨志黃金一斤值錢萬此乃王莽之法也
黃金何其賤欵下又云朱提銀重八兩為一
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宅銀一流直千是為銀
貨二品本八兩銀矣乃直千錢何其懸絕毋
乃為大錢乎莽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
曰大錢五十言當五十小錢也小錢直一重
一銖次曰公曰勿曰中曰壯則小錢正驚取
錢環之比矣大錢五十止可當銀一分耳智
固以莽之所謂黃金一斤朱提銀一流者乃
貨品而以金襍之猶武帝之白選曰白金也
承上文錢貨六品而言下又云是為錢貨二品其
義明甚猶疑周之黃金方寸而重一斤曰一
斤則一斤矣何為重言方寸乎此承上文九
府圜法而言為九府之一幣必有制度所云
方者或如漢白金之二品曰重差小方之乎

李奇曰圓一寸而重九兩未可厚非也可因
而推知方寸一斤之說矣平準所云更令民
鑄錢一黃金一斤者蓋謂一黃金鑄幣號曰
一斤也貨食志又曰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鄭
氏曰其文為半兩實重四銖也然則周之方
寸漢之白選莽之銀貨應皆別有實法今不
載其法耳古不許民散用銀必成幣而後令
用之是秦之幣不及銀者固有以也銀即在
金鎰中矣世代既殊稱謂移易遷周文字古
簡自魏晉唐諸人即以臆揣作注臣瓚曰秦
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此說為近
猶可旁考縣斷耳

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索隱曰按漢書糶字作
有如物騰躍而起也糶者出賣之名故
食貨志云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是也
金甞曰按作躍則宜屬上句作糶似宜屬下
句

馬一匹則百金瓚曰漢以一
金甞曰按金以斤計則是時馬貴至一千六
百兩一匹無是理矣
故吳郡氏錢布天下

西京雜記曰文帝時鄧通得賜蜀銅山聽得鑄錢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故富侔人主時吳王亦有銅山鑄錢故有吳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

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彭吳人滅姓之名始開其道而滅之

徐孚遠曰朝鮮列傳不載彭吳賈姓名事亦絕無依據定訛脫也 金姓曰按彭吳畧無表見而朝鮮之役不舉揚僕荀勗而獨以吳主之與嚴助王恢諸人迴不相稱索隱亦不知何據

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

一本吏作更史詮曰漢志更作吏

東至蒼海之郡

史詮曰漢志至作置

然無益于俗稍驚於功利矣

徐孚遠曰平津躬為節儉亦希旨以取富貴

也故曰稍驚于功利

河決觀

史詮曰漢志觀作灌連下梁楚之地句讀

封君皆低首仰給

凌稚隆曰按師古云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列侯之屬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仰面取給于富商大賈後方以邑入償之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

凌稚隆曰按鎔本作鎔音裕作鎔非

周郭其下

史詮曰漢志下作質

以屬大農佐賦

柯維騏曰按馬氏廷鸞云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入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說以蓋其私也

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

日知錄曰無慮猶云無算言多也

守相為吏者

史詮曰一本吏作利

官用非赤側不得行

愚按功臣表垣侯蓋臯柔坐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側錢為賦國除

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如其上甚壯

西京雜記曰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

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

幡旄於葆麾蓋照灼涯浹

諸官益新置多

史詮曰漢志新作雜

徙奴婢眾

史詮曰漢志徙作徒

欲留留處

史詮曰洞本作之處

縣治官儲

史詮曰漢志官作官

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

金甌曰按此謂遺塞上云兵借戍田之役蓋

以守邊卒為屯田卒也斥塞二字不斷如淳

解是此固與貨殖傳塞之斥也不同

鐵器苦惡賈貴索隱曰言鹽既苦而

徐孚遠曰此註非也言官所作鹽鐵既苦惡

而價又貴故下云強令民賣買也

各徃徃縣置均輸鹽鐵官

容齋續筆曰西漢鹽鐵膳羞陂湖工服之屬

即縣各有司局幹之其名甚多然居之者罕

嘗見於史傳今畧以地理志所載言之凡鐵

官三十八鹽官二十九工官九皆不暇紀其

處自餘若京兆有船司空為主船官太原有

捐馬官主牧馬駙詔家遼東有牧師官交趾

有羞官南郡有發弩官嚴道有木官丹陽有

銅官桂陽有金官南海有滙浦官南郡江夏

有雲夢官九江有陂官湖官胸忌魚復有橘

官鄱陽黃金采主采金亦有官在內則奉常

之均官食官司農之幹官少府之大官主膳

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如是者蓋以百

數

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

相灌輸

馬廷鸞曰太史公平準書令遠方各以其物二

語未明班固採其語云今遠方各以其物如

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渙然蓋

謂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為也

太史公曰

柯維騏曰愚按太史公此贊乃平準書之發端耳上述三代貢賦之常中列管仲李克富彊之術下及嬴秦虛耗之弊次及漢事文理相續不然則此書首云漢興接秦之弊似無原由其贊不叙漢事似欠結束漢書食貨志頗採此文條理甚明乃知俗本非太史公舊也所叙武帝事未竟而遷死不得成就其書故其文止於烹弘羊天乃雨後之人遂截首一段移為書末之贊不恤其文之無章也

金甌曰按此論殊有特識但遷死不得成書之說非也此書與封禪同作不了之局封禪虛拖後文此以實事截住筆法不同耳史公叙事自有止訖非以己身所及為斷也如封禪叙至天漢而此書止及元封則自元封以後史公所及見而可紀者固多獨何所顧忌而至死不卒業耶河渠宣房之塞亦歸結於元封於後事概從畧也

一國之弊為三等

徐孚遠曰名為三等而止叙其二不及中幣

恐三字誤也

史記疏證卷第二十四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史通曰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為萬國當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為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它稱名為世家曰知錄曰凡世家多本之左氏傳其與傳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為正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弄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

困學紀聞曰傳言大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文身斷髮自辟害耳遠適荆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遷之謬 史詮曰荆蠻當作南蠻吳地在揚州之南非屬荊州也吳亡屬越越亡屬楚楚亡屬秦秦諱楚曰荆故曰荆蠻漢人因而不改爾

楚共王伐吳至衡山集解杜預曰吳

史詮曰左傳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

鳩茲即蕪湖衡山即漢丹陽縣橫山去鳩茲不遠子重所至也若如杜預說在烏程縣南則地道遠不相值矣橫山今名橫望山橫與衡同音

君子曰能守節矣史索隱曰君子者左明所為也子

金姓曰按季札聘魯孔子八歲讓國時孔子未生也其引子臧之事何遽得孔子論斷之語而稱之左氏於孔子論斷類皆明著其說其稱君子曰者或亦有推行孔子之意然兼

採前人評論且自寫己意非專以仲尼為君子也

然勤而不怨

徐孚遠曰如殷其雷汝墳之篇是勤而不怨也

以德輔此則盟主也

徐孚遠曰魏與唐合俱為晉風猶邛邛之于衛其言盟主指晉也

猶有先王之遺民杜預曰魏裕故未大徐孚遠曰杜註非也蓋言文武之遺民周衰

尚在錫京無緣有殷王餘裕

若有他樂吾不敢觀

董份曰不敢觀者非謂魯受四代也蓋觀止

於韶無以復加也

將舍於宿索隱曰按太史公則隨義而換既以舍字

替宿遂以宿字替咸爾咸既

董份曰按太史公雖欲成一家書必不改咸

為宿此乃誤耳

政將在三家

徐孚遠曰時晉有六卿而言在三家則范中

行知代之止不言而見

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

新序曰季子脫劍致之徐嗣君嗣君曰先君

無命孤不敢受劍于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

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

故脫千金之劍兮帶墳墓

十七年王餘祭卒

愚按左傳及十二諸侯年表餘祭於四年為

閻所殺此作十七年是與傳表違背然年表

既言閻殺餘祭而仍書十七年又似餘祭死

于是年為真

弟餘昧立

春秋作夷末公羊作夷昧

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

左傳疏曰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

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

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為說

也杜言光吳子諸樊子用史記為說也班固

云遷采世本為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

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記為正

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

錢塘邵廷連曰按楚世家吳之邊邑卑梁與

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滅卑梁人卑梁大夫

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

梁吳王聞之亦大怒發兵滅鍾離居巢則卑

梁為吳邊邑鍾離為楚邊邑明矣此云楚邊

邑卑梁氏云云似卑梁為楚之邊邑也誤當

從楚世家

公子蓋餘燭庸索隱曰春秋作掩餘或謂大

金姓曰按此說不經之甚不知隱官官籍闕

茂腐儒等字史公又何以都不避忌也
而內空無骨鯁之臣

徐孚遠曰無骨鯁之臣言季子已使上國無
立異之人也

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果索隱曰言今欲
也

金姓曰按果猶誠也竟也索隱非是

子胥伯韃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

習學記言曰左氏不載事之有無雖不足道
而義理所闕最大後世至有謂父不受誅子
復讐斬首鞭尸為得禮者子產奉觴韓厥獻
飲於他國君如此舊君當如何

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

徐孚遠曰姑蘇臺吳都所在吳伐越越迎敗
之未宜直至吳都左傳是也

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以二女而邑之綸

金姓曰按左傳思是虞君名此直作思念

祀夏配天集解配天度曰

史詮曰以禹配天也服虔注繆

遂北伐齊敗齊師于艾陵

史詮曰左傳在十二年

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臯

愚按左傳橐臯之會但有魯君年表並同秋
微會于衛乃會于鄭耳此并兩事為一誤

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

陳子龍曰外傳范蠡舌庸率師泝海沂淮以
與絕吳路當起數道之師不止五千人也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

通鑑外紀曰左傳哀二十四年閏月哀公如
越季孫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在吳亡後二

年也嚭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即誅哉 邵

焘衢曰夫豈越德嚭而存之仍爵之太宰乎

豈嚭納賂之性不悛如是乎抑或名爵之相

同乎不然二十二年吳滅二十四年越有宰

嚭者何人也

史記疏證卷第二十五
齊太公世家第二

太公望呂尚者

毛詩大明疏尚本是名號之曰望而雒師謀云呂尚釣厓注云尚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尚名變名注云變名為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為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為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

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

毛詩崧高疏曰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岳佐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國為侯伯氏曰有呂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四岳也為四岳伯故稱四伯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

虞夏之際封於呂徐廣曰昭在

說文昔太嶽為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路史國名紀曰呂侯爵伯夷之封杜預謂在南陽宛西南陽今隸鄧州後陽併而太公乃出東呂呂甘

也傳物志曲海城有東呂鄉東百六十漢曲所出也寰宇記密之呂縣東百六十漢曲

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

韓詩外傳曰太公望少為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

吾太公望子久矣

日知錄曰此是妄為之說周之太王齊之太公吳之太伯有國之始祖謂之太祖其義一也

載與俱歸

毛詩文王疏曰文王之得太公無經典正文言其得之年月雒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溪之崖是伐崇之年得呂尚也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閔天三子相與學訟于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羨里是文王被囚之年得太公也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大夷大作豈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則是斷虞芮之前得太公也皇甫謐以為未受命時已得太公郡言不同莫能齊一按左傳稱

呂伋為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此時方取王室且文王于今年得之明年即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為武王取其女也又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勳世祚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伐崇之後方始得之則文王於時基宇已就太公無所宣其力亦何功業之有乎哉若武王承父舊業太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聖賢多矣伏鉞之勞不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始得深可感矣

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闕天素知而招呂尚徐孚遠曰據此則是太公非身遇文王而闕散為之介紹也此言非也應是為文王師後而與二子出奇計以脫文王於囚也陰謀脩德以傾高政習學記言曰德非傾人之事豈陰謀所能為信如此則古之為德乃後之所以為暴也遷併言之未可與論知德矣其事多兵權與奇計

毛詩大明疏曰雒師謀說太公受兵鈴之法云踐爾兵革審權矩應詐縱謀出無孔注云踐行也矩法也當親行汝兵革審其權謀之法孔道也應敵之變詐縱已之謀所出無常道善太公知權變者

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王應麟漢書藝文志攷證曰戰國策蒯聶得太公陰符之謀隋志有太公陰謀文選注引七畧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又引太公金匱 困學紀聞曰石林葉氏曰其說蓋出六韜夫太公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也則出處必有義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於文王為忤合而孫武謂之用間且以嘗為文武將兵故尚權詐者多並緣自見說齊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衆人必以為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為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決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偽為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曾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囚

姜里歸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又曰
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
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之說殆
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否
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
成之功孝藉此以為口實其害豈小哉 邵
恭衡曰所謂六韜者非直太公之書蓋雜出
于戰國用兵者之邪說楚漢之際好事者之
所為也

蒼兕蒼兕

楊慎曰尚書泰誓無蒼兕舟楫之文蓋張霸
偽作之泰誓也 金姓曰按論衡佚文篇云
成帝徵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張霸造作百
二篇奏上帝出秘尚書校之無一字相應者
下霸史後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尚書
傳在民間霸偽作于成帝時史公安得採取
自別有所本也

與太公作此泰誓

辨惑曰按泰誓王言也而以為與太公作何
所據也且作泰誓何加一此字

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
唯太公彊之勸武王

尚書泰誓疏曰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
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彼言不
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
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論衡卜筮篇
云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山太公推著
踏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又云卜之而
龜泄占者曰凶太公曰以祭則凶以戰則勝卒
克紂焉

封師尚父於齊營丘

毛詩疏曰水所營繞故曰營丘釋丘云水出
其左營丘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
及東是也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
也

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
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
而行解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

何孟春曰太公封齊逆旅之人趣其就國鄭
桓公東會封於鄭暮宿於宋東之逆旅逆旅

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寢安殆非封也桓公聞之援轡自駕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此一事耳 金姓曰按國語

減文仲受地於晉事亦相類

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 習學記言曰此後世鄙語而遷以施之周公師尚父之間是世無復有聖賢何取於論載也

子丁公呂伋立

毛詩疏曰昭十二年前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

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又顧命云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成王之崩職掌虎賁又事康王明為王官也但未知何官耳以大公為王官之伯丁公又在三朝故云嗣位謂嗣王官之位耳未必嗣為太師也孔安國顧命注云汲為天子虎賁氏謂當時為之耳亦未終於此官也 楊慎曰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子癸公蓋猶用殷法以生日名子非謚也 愚按說文玃字

注云从王丁聲齊太公子伋謚曰玃公當經切

哀公時紀侯譜之周周烹哀公集解徐廣曰周夷王

毛詩疏曰莊四年公羊傳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譜之世家亦云紀侯譜之周烹哀公二文皆言周烹之耳不言懿王也徐廣以為周夷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以世家既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譜烹人則是衰閭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為始明懿王受譜烹矣且本紀稱懿王之時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鷄鳴詩作而言懿王時乎是以知烹之者懿王也然則胡公以懿王時立歷孝王至夷王之時而被殺以王世不長而齊君壽考故得一君當三王也謚法曰保民者艾曰胡則知胡公為君歷年久矣以此益明非是夷王烹哀公也

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曰徙薄姑都治臨菑

毛詩疏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毛傳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時書藉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為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云獻公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又齊風疏曰史記之文事多疏畧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後九年而卒自武王九年厲王之奔止自胡公之所殺為十八年而本紀云厲王三十七年出奔計十九年不及夷王之末則遷說自違也如此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未可信也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故不與馬遷同

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維秦始列為諸侯

程一校曰秦繼周而王者守其始為諸侯也列國世家皆書曰秦襄公始為諸侯曷為書之謹其始也謂其係天下之強弱也孔子繼

周公而聖者守其相魯而卒也列國世家皆書曰孔子相魯曰孔子卒曷為書之謹其終也謂其係天下之重輕也

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

徐孚遠曰紀侯譖烹齊哀侯故齊伐之所謂襄公復九世之仇也

反而鞭主屨者第三百

愚按左傳作誅屨於徒人費此以為主屨不知所本

遂殺子糾于笙瀆

愚按左傳作生瀆

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

管子小匡篇曰桓公自管及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君有加惠於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且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知勇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也將欲治

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夫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與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齊必報之君亟請之不然無及公乃使鮑叔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讐也請受而戮之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與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天下之賢人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君憂君何不殺之而授其屍魯君曰諾將授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為群臣戮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之賊比也非敝邑之所請也使臣不敢受命於是乎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以與齊鮑叔受而哭之三舉施伯

從而笑之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矣鮑叔之不忍戮賢人其知知稱賢以自成也至於堂阜之上鮑叔被而浴之三桓公親迎於郊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

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
習學記言曰遷言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遂與沫三敗所亡地此事公羊先見按左氏魯莊公九年約糾敗於乾時幾獲十年有長勺之勝劇實主之齊猶未已與宋次乘丘公子偃敗宋師齊乃遷十三年北杏之會齊將稱霸其冬魯乃會盟于柯是三戰而再勝未嘗失地三年不交兵何用要劫二十三年曹劇復諫觀社詳其前後詞語豈操匕首於壇玷之間者耶意當時處士謂劇自鄉人拔起有功業宗主之不以為德而以為刺習俗之陋何獨後世可哀也已

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
經典釋文曰甄音絹一音真或音旃又舉然反或作甄作甄
諸侯聞之皆從齊

說苑貴德篇曰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筮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筮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

愚按左傳及燕世家此事在齊桓二十二年此與年表皆作二十三年誤

魯湣公母曰哀姜

愚按魯世家曰莊公娶齊女為夫人曰哀姜

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

使隰朋立晉君還

徐孚遠曰時秦伯納夷吾齊因其入也而定其位脩霸業也

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恕弗聽

愚按左傳叔帶奔齊在魯僖十二年時齊桓為三十八年世家列于三十九年者蓋因仲

孫湫之聘在是年因追叙叔帶來奔耳

六年程侵齊晉文公卒

愚按左傳晉文公卒於齊昭之五年在程侵齊之前此作六年誤

十九年五月昭公卒

愚按十二諸侯年表作二十年為是春秋文十四年為齊昭二十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懿公相公子也其母曰密姬

董份曰按上既曰某姬生某公矣則此復曰

其母曰某姬恐少衍蓋太史公不及剛者

懿公游於申池齊集解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

此是池左思齊賦注曰申池海濱齊蔽也

水經注曰京相璠杜預並言申門即齊城南面西第一門矣為申池今池無復勢髣然水側

尚有小竹木以時遺生也 愚按襄十八

年左傳晉侯伐齊已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申池

與西郭南郭近則杜預所謂申門之池者是矣杜預原註稱齊南城西門名申門裴駘刑

去西字耳若齊都賦注海濱齊穀者恐去國都遠不可從鄒元云懿公見弑蓋自白龍魚避見近郊矣左氏拾近遺遠考古非議杜預泛言有推搥耳

惠公二年長翟來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載

鄒泰猗曰左傳文十一年初宋武公之世鄭

瞞伐宋敗翟于乘丘獲長狄綠斯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榮如埋其

首于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齊襄二年魯桓十六年也今云惠

公二年則宣公二年矣宋武未入春秋之前也今云昭公四年乃文公十一年也年世殊

絕不亦甚乎穀梁云尸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夫身有九畝之大頭不應一車

之小况天生斯君必生斯民必生男女為之配今所獲唯喬如綠斯樊如榮如簡如之五

男而鄭瞞遂亡種類絕者何也是皆禹致群神于會稽長翟本之于注罔防風之神其說

也蓋必地名長翟入犯宋齊必非人長三丈尸橫九畝以此為長者矣

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

愚按左傳及年表卻克使齊在頃公七年為

魯宣之十七年此作六年誤

卻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

愚按左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

及欽孟高固逃歸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

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皇言于晉侯晉人緩

之逸此云殺之不知何據

十年春齊伐魯衛

愚按左傳成公二年春齊侯代我北鄙衛侯

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是齊伐魯

非伐衛也

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

左傳疏曰此時天子雖弱諸侯並盛晉文不

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

多豈為一戰而勝便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

理必不然竊原馬之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

當讀此傳將授玉以為授王遂飾成為此謬

辭耳

靈公走入賙菑晏嬰止靈公

愚按左傳無此事

仲姬戎姬

董份曰為太子下即著仲姬戎姬恐有脫字

史諡曰仲姬戎姬不言取者蒙上文也左

傳姬作子宋女也

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

徐孚遠曰前言崔杼奔衛不言其歸國又行

非命卿何以得專冊立皆闕文

執太子牙于句瀆之丘

左傳作句瀆之丘

八月崔杼殺高厚昔聞齊亂伐齊至高唐

愚按左傳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

以風沙衛已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句侵齊及穀

聞喪而還此皆在崔杼殺高厚前為五月事

史公誤讀左傳并二事為一遂有至高唐之

文細檢經傳並無此事

公反墜遂弑之

說苑君道篇曰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

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

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

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

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

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景公元年至崔杼無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

權

愚按左傳事在魯襄公二十七年是年當景

公二年也年表同此作元年誤

成請老於崔杼

愚按左傳成請老於崔杜預註濟南東朝陽

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此作崔

杼明行杼字

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殿嘆曰堂堂誰有

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

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

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

勝幣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

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

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眾口乎

辨惑曰左傳昭公二十年十月齊景公疥遂

疢期而不瘳梁丘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

鬼神豈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是祝史之罪也盍誅祝史晏子不可曰民人苦病婦人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十二月晏子侍公于過臺梁丘據馳而造焉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則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二十六年冬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謔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字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列子景公遊於牛山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何之史孔梁丘據從而泣晏子獨笑於傍公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而泣子之獨笑何也對曰使賢者而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

數君者常守之吾君方將被蒞筮而立乎猷猷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遽之迭去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所為獨竊笑也史記齊世家禊取二書之說云三十二年彗星見云云嗚呼此一事也而差互不同如其餘謬妄可勝道哉

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讎

愚按左傳及十二諸侯年表齊取讎在悼

公二年此作元年誤

齊人共立悼公子至是為簡公徐廣曰年表云也子

徐孚遠曰左傳亦作悼公子年表非也且簡

公非悼公子則在魯而關止有罷其事難通

愚按年表云鮑子投悼公齊人立其子壬

為簡公亦無景公之子語徐廣誤記

子宣公積立

愚按年表作就匝

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

愚按田完世家云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史記疏證卷第二十六

魯周公世家第三

是為魯公

徐孚遠曰封魯公成王時事故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此言武王誤也 愚按下文云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史公已明白言之周本紀云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是魯封於武王時也

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

書作周公自以為功

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
徐孚遠曰尚書不言入賀武王若如史記則周公伐王之說宜已昭露不應待風雷之變也

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

邵泰衢曰齊世家武王平商封師尚父于營丘東就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則太公未嘗在周也今日告太公望者何與况齊山川道

遠乃日夜衣而行，秋明至國，乃似一晝夜之可即達者。何與？至立嗣必以長武王九十三歲乃崩，成王未必當襁褓。況成王多弟耶？且太公此時亦當百餘歲矣。

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說苑君道篇曰：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擗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荀子堯問篇曰：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為之，貌

下士吾厚為之，貌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哉。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

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訓周公。

徐孚遠曰：按乃為詩至訓周公十七字，宜在上文，我所以為之若此句下。又曰：成王疑

周公故周公居東，此以居東為東伐不顯，成王之疑而但云王未敢訓周公，文情乖失，不若尚書本文明順。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辨惑曰：金縢一書，蓋周公嘗請代武王之死，已乃納冊匱中而秘其事。武王既喪，群小流言，毀公公東征二年，罪人斯得，作鷓鴣之詩。

以遺成王而猶未敢謂及因天變以啟金滕之書得公代武王之說于是悔過自新而迎公以還其文甚明史記魯世家既載周公納冊金滕及群叔流言周公東征之事至于封康叔營洛邑還政成王則又云初成王少時病云云公卒之後始有因天變啟金滕之事如書之所記戾於經矣然蒙恬對胡亥亦引周公揃瓜及奔楚之事則戰國以來固已有此陋說而子長愛奇因以亂之耳抑不知所謂小子其迎者認為何義也 困學紀聞曰

呂子進日考之於書啟金滕之書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揃蚤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同耳習學記言曰是時楚未有國公奚之焉詩書以為居東而異說以為南奔推此類則亦當時史法不備之故自遷固為史其高者固不盡知而卑者差弗誤爾

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

陳子龍曰此即金滕之事傳者訛耳不然何周公每作此祝也

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

王維禎曰文王日中昃三句是無逸篇大抵太史公引尚書多更其文而以己意聯屬之即此皆以享國言故撮其辭如此

周公在豐病將沒

徐孚遠曰周公作洛後成王治鎬京周公治洛尚書其明曰必喪我成周即其地也無緣在豐

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

史詮曰竹書紀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平王使史角如魯止之魯之用郊蓋由惠

公請之也至僖公作頌始以郊祭為誇焉太史公謂成王所命蓋本於記禮者之誤歟

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習學記言曰遷言金滕事既錯繆而繫以得郊祭文王有天子禮樂尤害義金滕所謂自以為功代武王一時事也舉周公所以造周者不足以用異禮而以金滕故與之是以天下之名器而為列已之私物將與逢丑父紀信一等矣

魯公伯禽卒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封四十六年庚王十六年

卒

史詮曰謚說誤也自成王元年至康王十六年凡五十三年而卒

煬公六年卒

漢志劉歆曆煬公六十年史詮曰漢志是也世家年上誤脫十字

獻公三十二年卒

漢志劉歆曆獻公五十年史詮曰世家漢志皆誤也以真公元年推而上之獻公在位實四十二年

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

愚按年表武公立十年而卒是為周宣王之十二年下文云夏武公歸而卒此作九年誤也

夏武公歸而卒集解徐廣曰劉歆云立二年

漢志劉歆曆武公二年史詮曰史表是也漢志武公少八年若以獻公多八年補之其年

數適相當耳

二十七年孝公卒

王祖庚曰年表作三十八年宣王誅伯御在伯御之十一年其年乃孝公元年而表以伯御元年為孝公元年故孝公多十一年矣

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

邵泰衢曰左傳隱元年之前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蓋次妃攝治內事而曰繼室也不聞聲子之為賤妾也于文有若天命而歸我也不聞新臺之始自惠公也

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辨惑曰左傳記石碣之言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劉子玄謂陳侯尚存未當稱謚當矣如魯世家云公子揮欲為隱公殺桓公隱公不從揮反譖隱公於桓公曰云云其病猶左氏也

孟女生子班班長說梁氏女生觀園人帶自牆外與梁氏女戲班怒鞭犖

邵恭衢曰傳莊三十二年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馬寧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園人帶自牆外與之戲註曰女公子子般妹也戲以慢言戲之也今日梁氏女者何與豈遷以寧講于梁氏女為句乎蓋肆習寧祭之禮于梁氏而女公子與子般同往觀之也今日說梁氏女所未喻也

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湑公索隱曰啓

左傳疏曰杜世族譜云名啓方漢景帝諱啓啓開因是而亂杜譜云啓方從世本文謚法在國逢難曰閔是歲歲在大梁

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索隱曰啓弟名

愚按杜預註左傳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索隱言湑公之弟誤前文云自陳與湑公弟申如邾史公先誤也

初宋武公之世鄭厲伐宋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

年

愚按左傳疏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宋武公即位十八年以魯惠公二十一年卒卒在春秋前二十六年服虔作二十五年誤

獲喬如弟焚如

左傳作焚如

生子倭徐廣曰倭

愚按左傳疏引魯世家云宣公名倭或作接此本又作倭倭疑倭字之誤

襄公元年晉立悼公

愚按左傳及十二諸侯年表晉悼公立於成公十八年二月乙酉非襄公元年也

季氏芥雞羽服虔曰搗芥子搗其鷄

愚按左傳疏引此語是賈逵之說非服虔也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邱昭伯

徐孚遠曰按邱昭伯為公使蓋時方以昭公

伐季氏之命告孟孫故在孟孫所也申豐汝賈許齊臣高斲子將粟五千度

高斲左傳作高斲

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

徐孚遠曰梁丘據等已入季氏賂懼昭公復至齊欲納之故令景公為慢書也

是為文公 史詮曰漢志作緡公世本同魯春秋時有文公當從漢志為是緡與文音近而訛也

齊伐我取三邑 愚按左傳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闚二邑齊世家亦作取二邑

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 愚按齊歸我讙闚在八年春秋經傳無十五年歸侵地之事大約目歸成之語而誤耳

卒于有山氏徐廣曰皇甫謐云哀公元甲辰終庚午 愚按十二諸侯年表甲辰為定公十三年哀公元為丁未 左傳疏曰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遷安爾

悼公十三年三晉滅智伯 史詮曰自莊公以下智伯之滅秦惠楚懷之卒秦拔郢楚徙陳皆與年表不合蓋世家錯誤也

二十二年平公卒 史詮曰漢志平公二十年史表十九年當從漢志為是

史記疏證卷第二十七

燕召公世家第四

茅坤曰燕僻處北鄙不與中國會盟及其境內賢人君子所通于上國者少故燕世家所書不數事特以紀世次而已

召公奭

王應麟詩地理攷曰釋文名地名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名亭水經注雍水東逕邵亭南世謂之樹亭川相近亭故名公之采邑又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括地志邵

亭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故名公邑今鳳翔路史國名紀曰召邵也杜預云扶風雖東南有名亭雖今鳳翔天興東遷後采於垣則今縣東北六十名原也有康公廟廟在西垣之古棠為公分陝之地非也又晉記垣之古棠為公分陝之地非也又晉邑大統郡為邵州義寧元為邵陽郡然易縣故涑水縣城在州北四十二亦曰邵云周封邵公於此蓋歸老之地愚按毛詩疏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名亭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

秀水朱彞尊曰召公封國從帝王世紀以為文王庶子鄙意不能無疑文王之昭一十六國富辰言之詳矣召公初不與其列穀梁傳謂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司馬遷但云與周同姓氏於公且叔鮮叔度皆特書弟以別之孔穎達亦云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獨皇甫謐異是既以召公為文王子乃欲并原豐為一類達已斥其謬然則宜存皇甫之說而駁正之者也至謂燕初封未得薊以僕考之燕之始封本都於薊故班固燕國召公所封逸齋詩補傳云薊後改為燕猶唐之為晉荆之為楚唯因記有黃帝後於薊之文而史記既封帝堯之後於薊又封召公奭於燕燕之於薊若分二國於是張守節則云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為名後漸強盛乃并薊徙居之王伯厚則疑黃帝之後封於薊者已絕成王乃更封召公於薊之二說者僕蓋疑之唯陸德明有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觀於是而僕之疑始釋也蓋公既為周同姓則稱分子也可稱支族也可軒轅二十五宗堯之

後亦黃帝之後於襄封先聖王之後則稱蒞於封功且謀士則稱燕以采邑言則稱台蒞與北燕本一而已

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詩地理攷曰水經陝縣故城注云周召分伯以此城為東西之別孔氏曰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漢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為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朱氏曰公羊分陝之說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黃

氏曰分陝當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二南之繫當在二公既分陝之後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括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陝從原為界集古錄陝州石柱相傳以為周召分陝所立以別地理又曰李氏曰江漢汝墳即陝之東也江沱即陝之西也

召公疑之作君奭

尚書疏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遺妄為說爾

君奭不說周公

辨惑曰既云召公疑之作君奭而又云不說周公周公以告之尚書所載之語毋乃重複乎且謂之君者猶爾汝也或但稱君或連其名皆周公面呼之辭而遂云君奭不說周公可乎習學記言曰不知遷所謂疑者何事必挾世俗之意既稱伊尹伊陟殷諸賢且使召公之智不足以知之則周公一時之語安能遽說其心遷論聖賢之際大率抵率易如兒戲耳徐孚遠曰召公疑周公當在管蔡流言之時及作君奭則召公欲遜位而周公留之尚書本文自見傳註誤也

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

韓詩外傳曰昔者召伯在朝有司請營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于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于是歲大稔其後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歌詠之作甘棠之詩說苑貴德篇曰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

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
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
歌咏之 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
西南隅

惠侯卒

惠按十二諸侯年表在位三十八年

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

服虔注左傳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 詩地

理考曰郡國志注雍台穆公采邑

與宋衛共伐周惠王

愚按左氏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宋不預
焉而周本紀衛世家俱載燕衛伐周宋世家
亦無此事此云與宋衛共伐周惠王史公誤
也索隱但辨北燕不及此句故記之

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于周

愚按內惠王于周是十八年事此牽連書之

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

詩地理攷曰通典河南府王屋縣古召公之
邑 豳傳氏曰武王分陝之後徙於王屋郡
縣志王屋縣本周時召武公之采邑

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
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

即泰衢曰昭三年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
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
公懼奔齊以簡公訛為惠公以嬖寵訛為寵
姬何也若曰姬宋即外嬖也則不當曰惠公
多寵姬也寵姬可以為大夫而欲去諸大夫
乎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誠所不解
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

愚按左傳晉昭公卒六卿強晉室卑弱矣是

年為燕共公之三年

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

愚按年表是年為燕簡公之十一年

子燕噲立

徐孚遠曰燕噲失國昭王復興昭王噲之子

不追為噲謚何也

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

愚按田完世家及六國年表齊宣王卒後四
年燕王噲方立齊人殺蘇秦應是齊湣王事
作宣王誤

孟軻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

朱子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此

說之誤辨惑曰或疑孟子勸齊伐燕孟子

辨之甚明而燕世家乃云孟軻謂宣王曰此

文武之時不可失何從得邪此直以或疑而

意之耳茆璞曰馬遷不信真孟子而信假孟

子誠中其病

齊大勝燕

金姓曰按此與年表俱以破燕為湣王事與

孟子異於田齊世家則略之

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

述異記曰燕昭王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

王故城中土人呼為賢士臺水經注曰金

臺東西八十許步南北如減高十餘丈者舊

咸言昭王禮賓廣延方士至如郭隗樂毅之

徒鄒衍劇辛之儔官遊歷說之民自遠而屈

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脩連

下都館之南岳文選注引上谷郡圖經曰

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

臺上以延天下之士

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

說苑曰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

子聞之從周歸燕樂毅聞之從齊歸燕屈景

聞之從楚歸燕

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耶言即墨索隱曰按餘篇

字聊

徐孚遠曰燕將已下聊城與惠王有却而不

歸則聊字衍文且齊城不拔者向惟二也

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

愚按六國年表及秦本紀秦昭襄之四十七

年於趙孝成王為六年是年秦阮趙卒於燕

武成王為十二年此云十三年與趙世家合

於秦本紀及年表差一年

殺劇辛

愚按六國年表劇辛死於趙在十三年又

按昭王即位劇辛自趙往至此經七十年歷

五王不知即此劇辛否

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

愚按六國年表事在二十八年

史記疏證卷第二十八

管蔡世家第五

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

毛詩疏曰左傳云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為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為伯甸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又管秦霍為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邠

於富辰之言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與管蔡邠霍乎史記管蔡世家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曰文王取太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邠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謐何所據而別於馬遷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衛聃之下不以長幼為次則其弟無明文以正之左傳疏曰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為次賈逵等皆言蔡叔

周公兄馬遷之言多辟繆故不用史記為說封叔度於蔡

路史國名紀曰括地圖云豫州北七十里上蔡古蔡圖照西南十里有故蔡城蔡山岡故國也

封於處於霍

路史國名紀曰霍伯爵僉也始亦侯傳穆霍侯堯今晉之霍邑有霍秦山霍水郭璞云平陽未安西南汾水之西有霍城非六安之霍

殺管叔

汲冢周書云管叔經而卒

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士索隱曰尚書云周文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致政之後此言乃說居攝政之初未也史遷何憑而有斯言也

尚書蔡仲之命疏云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為卿士馬遷說之謬爾愚按左傳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杜注云為周公臣孔疏云周公折內諸使二卿治事是為周公折內采邑之卿也史公自用左傳索隱駁之過矣

餘五叔皆就國無為天子吏者索隱曰五叔管叔蔡叔成叔曹叔

愚按杜預注左傳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孔疏云史記云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穀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穀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為說

武侯卒

愚按十二諸侯年表武侯立二十六年

子宣侯措父立

春秋作考父

鄭降楚楚復驛之

隸辨曰北海相景君銘農夫驛未隸釋曰以驛為釋按書大禹謨釋茲在茲古文尚書作驛戰國策王欲驛臣則臣請歸驛又魏世家與其以秦驛衛不如以魏驛衛皆與釋同

景侯元年楚莊王卒

徐孚遠曰蔡邊楚依楚為存亡故此傳專序楚事

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

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為悼侯

邵表衢曰傳昭十一年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經曰冬十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註曰用之殺以祭山也既為楚子之用安有平侯之殺且世代相攻之不已哉經傳之記明矣史遷之記妄乎

悼侯三年卒

愚按春秋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二十三年蔡侯東國卒於楚朱穀梁作東注克寬曰東即東國誤為朱也

衛使史鰌言康叔之功德

金姓曰按長衛者祝鮀之功此作史鰌與左傳不合

有本紀言

董份曰言字不詳蓋太史公所自創者如曰世家語也

封叔振鐸於曹

路史國名紀曰曹侯爵興仁之濟陰漢之定陶東北四十七濟陰界有定陶故城即古曹國南二十有曹城有曹南山周為曹州弟蘇叔幽伯代立

年表作鮮

四十六年宋華父督弑其君瑒公及孔父愚按十二諸侯年表作四十七年為是

子釐公夷立

史詮曰左傳杜預注釐公名赤

子平公頃立

史詮曰年表頃作須

是為聲公

史詮曰年表作襄公

陳杞世家第六

黃氏日抄曰杞微小不足稱述史遷以禹之後特錄之又言楚惠王滅杞而越王句踐興蓋越亦禹之苗裔 史詮曰杞小而微文獻無徵故但紀其世次而已若事見春秋傳者杞成公九年諸侯城緣陵杞遷緣陵杞文公六年晉率諸侯城杞之淳于杞遷淳于世家

皆不載此則太史公之疏略耳

居於媯油

路史國名紀曰媯為同見說文

其後曰為氏姓媯氏

左傳疏曰按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猶姓姚也昭八年傳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是胡公始姓媯耳史記以為胡公之前已姓媯非也詩陳風疏同

胡公卒

九域志開封有陳胡公廟

登公六年周宣王即位

愚按十二諸侯年表宣王即位登公五年六字誤

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

杜預左傳注曰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己丑此年正月六日

故蔡人為伉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伉左傳疏曰按傳五父伉一人而世家以為二人案經蔡人殺他在桓公卒之明年不得為

佗立七年也佗以六年見殺躍以此年始卒不得為躍立五月也既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厲公世本本無利公皆是馬遷妄說東哲言馬遷分一人以為兩人以無為有謂此事也 毛詩疏曰案左傳五年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佗殺免也六年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既為厲公則無復利公矣既誤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世家言佗死而躍立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躍卒在桓十二年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

遂殺泄冶

愚按此用左氏按說苑君道篇曰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驟諫公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

徵舒自立為陳侯

陳子龍曰徵舒自立不見左傳

二十八年楚莊王卒

愚按十二諸侯年表陳成公八年楚莊王薨此行二十兩字

子哀公弱立

春秋作溺

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招索隱曰即司徒

邵泰衢曰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

偃師楚執公子招放之越傳陳哀公元妃生

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姬生公子勝

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公子過哀公有

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

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哀公縊于徵師赴于

楚楚人執而殺之書曰陳公子招殺其世子

偃師罪在招也楚子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罪不在行人也偃師悼太子也而分其名為

二使者于徵師也而註其下曰招觀經之殺

世子偃師放公子招可知矣此誤可不訂正

乎

自幕至于瞽瞍

金甌曰鄭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

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物樂生者也按史伯舉四代之祖而於虞舉幕不舉舜則舜為幕後明矣

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

愚按左傳及年表應在陳湣公之十八年

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愚按年表陳止于湣公之二十三年孔子亦卒於是年此作二十四年與左傳合與孔子之卒差一年

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駁公

陳子龍曰東樓西樓或所居地名題謀駁或名字必非謚也

弟文公益姑立

左傳疏曰譜云成公遷緣陵文公居淳于相五年傳稱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六年春實來雖知其國必滅不知何國取之襄二十九年晉帥諸侯城杞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是知淳于即杞國之都

也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不知從何而遷故云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而遷居其地僖十四年又從淳于而遷于緣陵襄二十九年又從緣陵而遷于淳于

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

習學記言曰周人崇尚報應遷所稱十一人唐虞之際有功德臣舜後為陳田常建國皆舊語也狀武王封先代蓋褒有德滅文仲歎臯陶不祀謂德義之後不應絕爾若陳氏篡盜亦曰舜所致則是不復論天德但以利責報也至孔孟始改此論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夫以天下為不與則雖勢位銷歇而道德自存義理常尊而利欲退聽矣此遷所未知也

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

索隱周封文王子錯叔繡於滕

愚按世本及杜預世族譜皆云周文王子錯叔繡唯漢書地理志以為周懿王子

衛康叔世家第七

辨惑曰齊世家書子我為闕止而田完世家作監止楚世家稱昭王名珍而伍員傳作軫

衛世家稱莊公名蒯瞶而仲由傳作黃瞶衛世家云孟壓敵子路而仲由傳作壹壓是不當從一字

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

詩地理攷曰康誥疏曰三年滅三監七年始

封康叔書傳曰四年封

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

辨惑曰按酒誥之文昌嘗有用婦人語

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

日知錄曰是頃侯以前之稱伯乃伯子男之

伯也索隱以為方伯之伯雖有詩序旄正責

衛伯之文可據鄭氏箋曰衛州伯封爵稱侯

命作然非太史公意也且古亦無以方伯之

伯而繫謚者謂公名文公二伯也其

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娶陳女

為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

子完完母死

毛詩疏曰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

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為夫人世家云又娶陳

女為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為己子不言其死云完母死亦非也共伯入豷侯羨自殺前

呂祖謙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

公年九十有五猶歲傲于國計其初即位其

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篡立則共

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

蚤死乎鬣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

脫之史記謂豷侯已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

時共伯已脫鬣矣詩安得猶謂之鬣彼兩鬣

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篡

弒之惡也

太子完立是為桓公

左傳疏曰石碣言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請定

州吁明太子之位未定衛世家言立完為太

子非也

為鄭伯弟段欲伐鄭

愚按左傳及宋世家鄭內公子馮州吁弒君

自立欲免諸侯故為公子馮而伐鄭此云因

州吁友於叔段為段伐鄭非也

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

愚按莊伯卒於哀侯之二年是為衛宣之三年此明是武公之誤觀年表及晉世家自見初宣公愛夫人夷姜

愚按左傳注夷姜宣公之庶母也疏曰烝淫而謂之夫人史遷謬耳

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

愚按左傳壽子載其旄以先疏曰或當以白旄為旄但馬遷演此文而為之說其辭至鄙未必其言可信也

惠公立三年出亡

邵廷建曰按上文云四年此云三年又按左傳魯桓十六年冬惠公奔齊則四年是矣此作三年蓋仍年表以明年為黔牟元年之誤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

許應元曰按左傳衛朔立四年出亡八年復入通年十二此言十三年既與左傳不同又與上文年數不合一作本年是

二十九年鄭復約惠王

愚按左傳及年表應是二十七年

齊桓公以衛穀亂乃率諸侯伐翟為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為衛君

愚按左傳魯僖之二年諸侯城楚丘事在衛文之二年年表亦同此叙文公立前誤也

為衛築楚丘

史詮曰左傳在文公二年

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

愚按左傳及年表應是二十三年 陳子龍曰晉公子過衛衛文公方有邢翟之虞不能禮焉外傳所載甚明

成公出奔齊楚隱曰

愚按左傳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于襄牛杜預曰襄牛衛地及後聞楚師敗懼乃出奔楚也索隱誤

伯玉曰臣不知也

左傳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闕出

齊置獻公於聚邑

愚按左傳齊人以邾寄衛侯杜預曰邾齊所

減邦國音邪此作聚異

孫文子寧惠子共立定公弟狄為衛君

狄左傳作剽

孫林父為擊磬日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
辨惑日吳世家云季札自衛如晉將舍于宿
聞鐘聲日異哉吾聞之辨而不德必加于戮夫
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
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殯而
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衛世家云季子過宿孫子子為擊磬日不樂
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一以為鐘一以為磬
此未足深病然如前說則是文子自作樂而
季子適聞之也如後說則是文子為札而作
也前說則罪其不自愧懼而安于娛樂後說
則以音聲之悲而知其為亂之懲是何垂異
而不同邪按前說本於左氏當以為是後說
正有他據亦相矛盾而不應取也且左氏但
言又何樂而史記改之云可以畔乎其義亦
乖蓋獲罪于君即所謂畔也而何在于擊鐘
邪司馬貞既知其非矣而日畔字當讀為樂

亦強為之說也

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日我康叔
也今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日元妾怪之問孔成
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
公

即泰衛日傳昭七年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
人媯始生孟摯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史
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
之曾孫圉相元見成子告之夢夢協今云妾
夢史與傳違且閨中夢兆先及外庭宜男告
語始呈公聽夫豈衛衰嬖幸之寵姬不若鄭
文燕姑之微蘭哉

免子三死無所與

辨惑日按左氏但云三死無與無與即死也
今更加免子二字不亦贅乎

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
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

愚按六國年表在十一年

史記疏證卷第二十九

宋微子世家第八

辨惑曰禹之平水土箕子之作洪範史但言其事目足矣而全載二書甚無謂蓋聖經自傳不待表出徒增冗滯耳劉子玄唯知孟堅地理志全寫禹貢之非而不識遷史之謬何邪

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脩德滅阮阮國懼禍至以告紂

愚按阮國二字疑衍文

箕子者紂親戚也

尚書疏曰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

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

辨惑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太師少師曰云云太師若曰云云誠得治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遂亡則微子既已去矣而復記箕子之所以奴比干之所以死而終之曰微子以為父子

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可以去矣于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何邪此殆似夢中語也 邵泰衢曰少師比干也太師箕子也一佯狂而奴一剗心而死又安得太師少師之勸行哉書曰王子不出我乃顛隳而不顧行遁者未嘗非太師少師之勸也但書之行遁是在佯狂剗視之先而史之勸乃在佯狂剗心之後史之為史何所據耶

內袒面縛

困學紀聞曰今以論語考之微子則先去箕子奴次之比干死又次之聖人之言固有次第且微子已行矣則武王伐商之際何反歸於國以自取面縛之辱也

左牽羊右把茅

左傳疏曰史記之言多有錯繆微子手縛於後故以口御壁又焉得牽羊把茅也 愚按或令人為之耳僖六年傳曰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御壁大夫衰經士與觀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

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後之焚其視禮而命之使復其所

沈漸剛克

金甞曰按左傳寧羸引此語亦作沈漸且以此為商書想因箕子不臣之故其編為周書者或孔子刪書時訂正耶

日涕集解曰尚書作相連之狀也

愚按涕疑涕字之誤毛詩鄭風載驅箋云齊子豈弟古文尚書以弟為團團明也疏云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涕為團之

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團注云團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涕今文作團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團

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

麥秀之詩以歌諫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學齋佔畢曰尚書大傳所載則曰微子朝周過殷故虛見麥秀之薪薪兮禾黍之蠅蠅也日

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歌曰麥秀漸

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仇史記尚書所載之歌只差末句一字惟書傳序與歌薪薪蠅蠅字不同宋王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薪兮注麥芒也字之稍差不為要切但史記以為箕子而書大傳以為微子且稱父母之國尤為有理不知司馬何所據而與書傳抵牾耶

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

毛詩振鷺疏日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即封

微子于宋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既殺武庚命為殷後當爵為公地方

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史記以為成王之時始封微子于宋與樂

記文垂其說非也

目而觀之服虔曰轉也者極

辨惑曰左氏目逆而送之其言甚文史記乃云目而觀之不成語矣服虔曰目者極視睛

不轉也殆是妄說

殤公即位十年耳

愚按既云即位十年何得附於九年之下據左傳此事在十年

是歲魯弑其君隱公

愚按左傳及魯世家年表隱公弑於宋殤之八年此叙在九年誤

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為鄭君祭仲許竟立突

愚按左傳年表俱作十年

十九年莊公卒

史詮曰史表十八年

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潘公也

愚按左傳是公子御

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

邵廷建曰按左傳宋殤之九年為魯莊之十

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此

叙戰乘丘於大水之後又書十年誤

十一年秋

邵廷建曰潘公立十年而被弑此云十一年

秋明衍一字

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

辨惑曰公羊傳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注謂側手曰撥蓋擗碎其首故齒迸門闔耳

相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為嗣相公義太子意竟不聽

說苑曰宋相公愛目夷茲父為公愛之也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公不許強以請公公許之將立目夷目夷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相公有疾使人召茲甫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兩俱下六鵠退蜚辨惑曰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左氏云隕石于宋隕星也史記世家乃謂宋襄公七年宋地隕星如雨與兩俱下六鵠退飛按春秋星隕如雨初不指其在宋且莊公七年之四月與僖公十六年之正月相去亦遠矣安得併為宋地同時之事乎蓋見左氏釋隕石為隕星故設誌焉

而隕石之事反遺而不書荒疎甚矣

如公言即奴事之耳

辨惑曰奴事字不似當時語蓋遷撰出者三傳初無此意也抑其句法亦有不順凡尊奉其人則有曰師弟父事兄事者鄙賤其人則有曰奴使奴親奴畜者上一字屬乎彼而已今此奴字以意則屬乎我以句法則屬乎彼豈非思之不審歟

楚成王已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如謂鄭大夫故曰二姜姬之叔詹曰成王無禮其女既歸是鄭女故曰二姜姬之不沒乎為禮卒于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

徐孚遠曰以上楚事著於宋傳失刪正也

卻恭衛曰傳僖二十二年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緡示之俘馘丁丑楚子入享于鄭九獻庭實加籩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于無別註曰芊氏楚女姜氏齊女也二姬文芊女也婦人迎送不出門芊也勞軍借名楚女姜而視馘於義云何至九獻加籩僭擬天子不嫌楚女實係楚甥

此楚子之所以師敗城濮見弑商臣如叔詹之所言不沒也今乃註曰大夫且曰芊氏姜氏之女芊姜既非夫人二姬亦非芊女為禮無別何以稱焉不詳經傳輒注史書未見其可也

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

黃氏曰抄曰史載宋昭公四年敗長翟緣斯於長丘而魯世家稱當宋武公之世武公實為昭公九世祖是史自為矛盾也今考魯世家文公十一年獲長翟僑如史追載宋武獲長翟緣斯之事緣斯者僑如之祖也宋昭之四年正當魯文公之十一年是獲僑如之歲非獲緣斯之歲也緣斯於僑如為祖則獲緣斯者為宋武公非宋昭公也二事參考則魯世家所載近是宋世家所載非是也注者以為未詳或者世次尚差當缺疑歟

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

愚按左傳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此云衛伯不知何據左傳及年表皆作鮑此云鮑革未詳

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為亂

愚按左傳為亂武繆之族攻之者戴莊桓之族

鄭命楚伐宋

徐孚遠曰按左傳云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

伐宋此云鄭命伐宋恐誤

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

愚按杜預注左傳云在宋積九月此云五月不

解蓋承公羊傳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之文

年表遂云圍宋五月其誤正與此同呂氏春

秋云莊王衛宋九月康王圍宋五月聲王圍

宋十月

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信故遂罷

兵去

辨惑曰楚莊王圍宋城中無食華元夜見子

反而告其情子反勉之曰我軍亦有七日之

糧盡此將去而歸王聞而責子反子反曰宋

猶有不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不得已

乃引師去此公羊說也史記迺謂莊王喜華

元之誠自發此言而罷兵豈別有所據耶

共公瓊立

愚按三傳共公名固

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

盟晉楚

徐孚遠曰在左傳向戌之事已此言華元為

誤 陳子龍曰宋共公之元年為魯成公之

三年傳無兩盟晉楚之事是時鄭方黨楚晉

宋同代鄭其明年華元始聘魯其訛為魯襄

二十七年宋之盟無疑

司馬唐山

左傳作蕩澤

乃立共公少子成

公羊傳作成

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自立為靈王

陳子龍曰向戌之盟南北二霸之始宋大事也

應在此時史失書

子景公頭曼立

春秋作欒

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

愚按左傳當是三十九年魯哀之十七年也故昭公怨賊殺太子而自立

愚按此與左傳不合

昭公四十七年卒

史詮曰史表四十九年

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

黃氏曰抄曰宣公舍子與夷而立弟穆公穆公不敢忘德將死復立與夷為殤公殤公立十年十一戰而宋始亂是穆賢而殤不肖甚明宣之讓賢也甚公亂不始於宣之讓也史譏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春秋之世無寧國豈皆讓使之然歟其後襄公讓弟目夷不果襄公卒以不用目夷之言而敗向使目夷為之君宋未可量也讓豈階亂之舉哉當是時人君溺私愛廢嫡立庶或以弟弑兄而攘其國子孫干戈相尋者總總也史不之譏而譏宋宣之謀何也

襄公之時脩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

黃氏曰抄曰注謂韓詩商頌亦美襄公殆有

據之言歟然與今詩序不合而詩序作於衛宏在太史公後蓋毛韓之傳不同爾 因學紀聞曰曹氏曰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甫既佐戴公而能至于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詩之說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之文

史記疏證卷第三十

晉世家第九

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

左傳疏曰世家謂此夢為武王之夢也若是武王之夢此傳直云武王方生大叔其文足矣何以須言邑姜方震也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為武王夢也薄姬之夢寵據其身燕姑之夢前為己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馬遷之妄言耳 金

姓曰按武王崩時九十三成王尚在襁抱唐叔又成王之弟則皆八十以外所生也男子精力容有殊絕於人者然老陽少陰則可婦人五十以外必無頻頻生育者不以聖女而有異也若邑姜與武王年齒相當固不能有此即小三十年亦不能有此邑姜之歸武王必須是太公歸周後事太公未必於文王元年歸周也文王享國五十年崩時九十七則即位時四十八武王少文王十四歲是年已三十四設使文王九年邑姜即嬪於武王於

大婚已不為早然如此而武王八十餘歲邑

姜亦必六十餘歲不能生育矣欲武王八十外時邑姜尚能生育必武王出四十而邑姜始生乃可文王十五已生武王武王之婚不應一遲至此後世立后不必元配觀大明思齊諸詩則周之家法定以始娶為正妃武王前此必非別有所娶而邑姜後至乃論德而升也太公歸周時或云七十或云八十豈邑姜亦太公暮年之女乎疑實甚多不可強解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

封若

水經注曰地理志應城故父城縣之應鄉也周成王封其弟為侯國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為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侯鄉亦曰應鄉按呂氏春秋云成王以桐葉為圭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矣

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

愚按說苑君道篇又以為周公曰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褚先生補梁孝王世家亦作周公

姓姬氏

辨惑曰晉世家云唐叔虞姓姬氏武王之子按周紀自有姓氏既云武王之子何必更言姓也且魯衛管蔡等世家類皆不著而此獨著何哉

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

愚按靖侯自有年紀可推此應作至厲侯五

世乃合然年表亦作靖侯是史公之誤

孝侯八年曲沃相叔卒

愚按年表作九年

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

愚按左傳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

弑孝侯據年表在十六年

曲沃莊伯聞鄂侯卒乃興兵伐晉

毛詩唐風疏曰案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伐

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父伐曲沃而立哀侯

于翼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須父之子嘉父

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

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

金姓曰按年表桓王二年癸亥使虢公伐晉之曲沃是年晉鄂侯卒曲沃莊伯復攻晉晉立哀侯與上文所記皆合但上文誤以相為平耳平王時不見有伐曲沃事此書小子被殺而立晉侯緡據表在相王十四年乙亥去年方有緡葛之傷是年不見有伐曲沃事此又有使虢仲云云者殆一事兩書既誤於前復重出于後也須就左傳攷定

晉小子之四年

史詮曰之當作侯

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寗為鄭君

愚按左傳此事在魯相之十一年於晉侯為

五年年表作六年固非此作四年尤誤也

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

愚按左傳及齊世家年表於魯為莊之八年

於齊為襄之十二年以晉侯合之當是二十

一年

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

史詮曰左傳在二十六年

先晉穆侯曾孫也侯諱先以晉有兩穆

邵廷建曰檢三代世表及左氏並無兩穆侯

以別先後索隱不知何據而作此論愚以先

者起事之辭也

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

愚按左傳周本紀鄭世家年表俱在惠王之

二年於晉獻公亦二年

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

毛詩唐風疏曰案左傳云士為使群公子盡

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

殺群公子則城聚以處群公子非晉都也世

家言命聚曰絳非也

始都絳九年

愚按城絳為九年事應叙在九年下

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

愚按左傳齊姜為武公之妾獻公烝之生秦

穆夫人及太子申生晉世家云獻公即位重

耳年二十一證之年表重耳生年為齊襄之

年後十二年齊桓方立申生為太子其年

必長於重耳齊姜二十而生申生在齊桓即

位之年已三十餘歲矣齊桓在位四十三年

即位時亦不過與齊姜之年相上下焉得謂

為其女乎註其期亦

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

秦本紀云太子申生姊

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

左傳疏曰魏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舅二

母不得為姊妹也 愚按左傳獻公取二女

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杜預

注云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允姓

之戎子女也正義曰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

狐伯行之子實生重耳狐偃其舅也昭九年

傳曰先王居禱於四裔故允姓之奸居于

爪州知戎為允姓也此以夷吾母即重耳母

之女弟大謬

獻公子八人

愚按左傳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

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蚤自殺

董份曰言或避或殺耳所以深激獻公
初獻公使士為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

愚按左傳云不慎真薪焉

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索隱曰謂復身死不

背生時之命是謂死者復生也言生者

史諡曰死者謂獻公生者荀息自謂也索隱

注誤

夷吾無禮

左傳疏曰賈逵云烝於獻公夫人賈君故曰

無禮馬融云申生不自明而死夷吾改葬之

章父之過故曰無禮

周使召公過

愚按左傳杜預注曰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

周大夫此云召公過竟以為過從之過矣下

云召公識之可見

去過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

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

邵泰衡曰傳僖二十三年過五鹿乞食于野

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蓋怒其不與食而與

土塊也故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今

曰土器中進之是盛食于土器而進之也以
土器為有土又安往而不得土哉

且言何以易之諫不可輕易之也

愚按當如孟子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之易解

介子推從者憐之乃縣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

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

不見處所

學齋佔畢曰劉向新序乃云子推之詩曰有

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入

深淵得其安所有蛇從之獨不得甘雨

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

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曰知錄曰左傳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

田蓋子推既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故以田

祿其子耳楚辭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兮月

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

云聞其入綿上山云云然則受此田者何人

乎於義有所不通矣

晉人聞之皆說

說苑曰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公其伯乎昔

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趙哀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

愚按左傳狐偃之言

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

徐孚遠曰左傳狐偃讓於狐毛狐毛將上軍

偃佐之史記不備誤也

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

徐孚遠曰乘軒三百人蓋小人濫位詩所謂

三百赤芾也史云美女亦誤

周作晉文侯命

史詮曰左傳周作晉文公命曰王謂叔父敬

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遘王憇此數語可補史

記之缺

鄭人或賣其國於秦

愚按杞子逢孫楊孫皆秦大夫非鄭人也豈

云賣其國

五年晉伐秦取新城

愚按新城上脫一邠字觀左傳及年表可知

六年趙衰成子夔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

愚按左傳是年祇書四大夫卒而子犯不書

則子犯不死明矣年表亦同然則此明行子

犯二字

使鉏麇刺趙盾盾閤門開者處節麇退嘆曰殺

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

邵泰衢曰傳宣三年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

聞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嘆而言

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

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公

羊曰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殮

日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吾

不忍殺子群臣之朝別色而入今寢門晨闢

早而假寐所以為恭敬也公羊生自齊邦不

詳晉物以東土所賤目西州亦然而日子之

儉也遷具取左氏而曰門開信公羊而曰處

節乎然亦並不明言所以止書門開處節而

已以此言忠忠從何見以此言節節自何徵

鉏麇之死胡為乎來哉

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

辨惑曰夫存否且不知願安所遺乎左傳有

今近焉三字于理乃通遷鹵莽而失之耳

問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

邵恭衡曰搏契扶下者右車之彌明也曰宰夫者何與禦徒倒載者公介之靈輒也曰昧明者何與豈鬪死之昧明可二人而合一乎至于傳則已為公介故不必問名而止問其名居也史則既名昧明復乃問名而勿告者何與

子景公據立

愚按左傳據作孺

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微舒弑其君靈公

愚按春秋經書五月癸巳夏微舒弑其君此作春誤

卻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眡故齊亦令人如之以道客

辨惑曰穀梁曰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眡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眡者御眡跛者御跛僂者御僂所以有鞏之戰公羊略同啖助以為似銜談巷議故削之劉知幾論省字法云當作各以其類者逆之此亦可矣史記廼謂令人如以導客則

是偽效其狀而非真疾也 又曰左氏曰卻

克聘於齊既登婦人笑於房卻克怒故有鞏之役杜注云跛而登階故笑之穀梁子曰季孫行父禿卻克眡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聘於齊公羊曰卻克滅孫許聘于齊或眡或跛而史復云卻克僂魯使蹇衛使眡然則果誰可信乎三傳之不同各記所聞固無足怪史記同傳而出者也不從此則彼乃又乖異如此何邪

魏文子請老休辟卻克

金姓曰按左傳請老以辟卻克者范文子也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

愚按此目左傳有將授王之語遂誤為王耳詳見齊世家

晉伐鄭取汜

愚按左傳藥書救許伐鄭取汜祭杜預注曰汜祭鄭地

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

徐孚遠曰此與趙世家所載不同

立其太子壽曼為君

愚按春秋經壽曼作州蒲

癸巳

愚按左傳癸巳在六月也

閏月乙卯厲公遊匠驪氏

愚按左傳厲公被執在閏月乙卯之前樂書

中行偃殺胥童乃在乙卯晦

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

愚按左傳晉韓厥伐鄭入其郭敗其徒兵于

洧上晉師自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在

悼公二年之夏五月非元年秋也此誤

或諫公公卒賢絳

愚按左傳絳授僕人書公讀其書以魏絳為

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非

或諫也

平公元年伐齊

愚按左傳伐齊事在魯襄之十八年於晉平

為三年年表同此作元年誤

齊靈公與戰靡下

愚按靡下索隱以為靡笄據左傳但言禦諸

平陰此必因鞏之戰而設言之

東至膠南至沂

愚按左傳東侵及維南及沂

晉樂逞有罪奔齊

愚按逞奔齊在晉平之七年此承上六年明

脫七年二字

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

愚按左傳昭公是年居鄆晉頃之十二年乃

居乾侯

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

中行宣范吉射親攻趙鞅

愚按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

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

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趙稷

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

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

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秋七月范氏中行

氏伐趙氏之宮據此是午前死而范中行乃

攻趙鞅也此云午與范中行親攻謬矣

荀慄韓不信魏侈

左傳作荀躒魏曼多

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

黃氏曰抄曰黃池之會吳晉爭長而史於吳

世家曰長晉於晉世家曰長吳自相矛盾未

知孰是趙世家亦

子出公鑿立

六國年表鑿作錯

十八年哀公卒

愚按六國年表十九年

幽公十五年魏武侯初立

史詮曰史表在十四年

烈公十九年周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

史詮曰史表在十七年

子孝公頃立

史詮曰年表名頃

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

史詮曰史表在七年

十七年孝公卒

史詮曰史表十五年卒

悼公以後日哀

黃氏曰抄曰悼公十四歲得國一旦轉危為

安功業赫然漢昭帝汎亞也太史公例言悼

公以後日哀語焉不詳悼公稱屈九原矣

一第 267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正史類

史記疏證卷第三十一

楚世家第十

習學記言曰序楚世家可觀言其再自王及隨請尊楚周召穀隨侯意既疏濶以管仲對詞考之周之號令殆不復通於江漢間久矣

辯惑曰楚莊王圍鄭鄭伯迎降之詞既載於楚世家又載於鄭世家庄王駮陳申叔時為牽牛踰田之喻既載於楚世家又載於陳世家庄王圍宋革元吉以析骨食子之急既載於楚世家又載於宋世家 金姓曰楚世家無片語叙令尹子文亦殊疎漏

卷章生重黎

大戴禮帝繫篇曰顓頊娶於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氏產老童老童娶於竭木氏竭木氏之子謂之高紉氏產重黎及吳回 尚書疏曰按昭二十九年左傳梅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為楚國之祖吳回為重黎以重黎為官號此乃史記之繆故束皙識馬遷并兩人以為一謂此是也 困學紀聞

日詩正義曰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大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大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謬也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鄭語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左傳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謬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

尚書疏曰高辛所命重黎或是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命後誅當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為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黎之子孫也

陸終生子六人圻剖而產焉

大戴禮帝繫篇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啓

其脅六人出焉

其長二曰昆吾

愚按鄭語曰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二子名

樊

附汨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蠻夷弗能紀其世

大戴禮帝繫篇付祖氏產內熊九世至于渠

婁

熊揚生熊渠

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

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

射之矢摧無迹

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

大戴禮帝繫篇作無康

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

鄭語曰楚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惡疾楚人

廢之立其弟熊廷摯自棄於夔其子孫有功

王命為夔子 邵泰衡曰傳僖公二十六年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曰我先王

熊摯有疾鬼神勿救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

楚又何祀焉摯疾而竄為夔之祖苟為延弒

何竄之云弒君大罪寧得漫加于人哉

次子叔堪少子季徇

鄭語作叔熊季糾

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于鄭

徐孚遠曰晉楚所爭者鄭故鄭之初封楚世

家記之

子熊儀立是為若敖

徐孚遠曰楚之不成君者曰敖今若敖曾敖皆

以善終蓋初稱敖後稱王稱王以後則以敖

為不成君者之號也

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

愚按杜預注左傳云蚡冒楚武王父劉炫據

楚世家以為蚡冒是凡不得為父孔穎達云

世家之文多有紕繆與經傳異者非是一條

杜氏非不見其文但見而不用耳

乃自立為武王

日知錄曰乃自立為楚武王乃自立為一句

為楚武王為一句蓋言自立為王後謚為武

王耳古文簡故連屬言之如管蔡世家楚公

子圍弑其王郟敖而自立為靈王衛世家鄭世家皆云楚公子棄疾殺靈王自立為平王司馬穰苴傳至常魯孫和因自立為齊威又如韓世家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與此文勢正同劉炫云號為武武非謚也此說鑿矣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尉佗自立為南越武帝此後世事爾

楚亦始大

呂氏春秋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增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為葆言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增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襦葆而齒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先主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祇罪於王毋祇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葆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

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增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

十三年卒子熊羆立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鬬覽饒而遣申侯伯見說苑君道篇 愚按左傳楚文王於魯莊五年即位至十九年卒在位共十五年世家與年表皆誤

成王憚

春秋作顧穀梁作髡

二十二年伐黃

愚按左傳及年表俱在二十三年

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

愚按春秋經魯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

取穀是年為楚成之三十八年

晉果敗子王於城濮

愚按左傳晉救宋在楚成三十九年戰城濮在四十年

嚮王之寵姬江芊而勿敬也

愚按杜預注左傳江芊成王妹嫁於禮不娶

同姓既曰江芊又稱寵姬是史公疎也

子莊王侶立

春秋經及國語俱作旅穀梁作呂

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

鳴是何鳥也

因學紀聞曰三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

進隱於莊王滑稽傳謂淳于髡說齊威王此

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嬖人伍參見左氏傳

舉其子也新序以為士慶呂氏春秋以為成

公賈不言伍舉

六年伐宋獲五百乘

愚按左傳魯宣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

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

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

十乘俘二百五十人箴百人摠年表魯宣之

二年為楚莊之七年此云六年誤

十三年滅舒

愚按左傳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杜注

舒蓼二國名孔疏曰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

誤當云一國名按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

舒蓼舒庸舒鳩以為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

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年表亦作

滅舒蓼此去蓼字蓋以穆王四年曾書滅六

蓼故也

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絕

乎遂許之平

辨惑曰此蓋本於左氏也至鄭世家則云莊

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二

者果孰是

子共王審立

楚語作歲

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

醉王怒射殺子反

愚按左氏子反自殺非共王殺之也惟呂氏

春秋有斬子反之語此又作射殺不知出何

書也呂氏春秋曰荆襄王與晉厲公戰於鄆

陵荆師敗襄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

豎陽穀捧黍酒而進之子反叱曰嘗退酒也

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壘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

共王卒

楚語曰恭王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覆楚國之師不穀之辜也若得保其首領以沒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謚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夫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若先君善則請為恭大夫從之

子康王招立

春秋經及國語俱作昭

郊教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

愚按左傳楚郊教即位王子圍為令尹

昔夏啟有鈞臺之饗

水經注曰岷水東逕三封山東東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啟筮亭啟享神於大陵之上即鈞臺也金履祥曰按傳稱夏啟有鈞臺之享而書史不言其年歲鈞臺在河南陽翟岷水之東南或者啟即位之後群后肆朝大會同于此歟

於是晉宋魯衛不往

愚按春秋經魯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預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此云宋不往誤

七年就章華臺

愚按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在魯昭七年於楚為靈王六年楚語曰章華地名吳語曰乃築臺於章華之上

十年召蒸侯醉而殺之

鮑彪注國策曰昭十一年楚子誘蒸靈侯殺之于申經傳不書

使棄疾定蔡目為陳蔡公

愚按楚語魯昭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戌為陳

公十一年滅蔡使公子棄疾為蔡公

靈王次于乾谿以待之

韋昭曰乾谿楚東地也

起子從亡在天乃勸吳王伐楚

余有丁曰左傳觀起楚共王叔之子從事蔡

大夫朝吳非亡在吳也亦無勸吳伐楚事

王行遇其故銷人

吳語曰三日乃見其消人疇

遇王饑於登澤

左傳國語皆曰乃求王遇諸棘闈

王死申亥家

吳語曰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

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鐘離小童爭桑兩

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

呂氏春秋曰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

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

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

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

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

呂氏春秋曰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

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惟子陳夏

齧

楚乃恐而城郢

愚按是申明上文城郢之故非此復城郢也

史原不誤索隱正義兩家皆失之

將軍子常曰

愚按左傳國語子常時為令尹此言將軍者

因下有欲立令尹子西之語恐人疑有兩令

尹變文言之耳

太子珍少

愚按左傳云太子壬國語及越世家又作軫

子西平王之庶弟也

愚按韋昭杜預皆以為平王之長庶

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

也

史詮曰豫章在漢東淮南江北之間至漢時

徙其地名于江南耳 愚按左傳魯定二年

秋楚伐吳於豫章是年楚昭之八年也年表

亦誤

王從臣子基乃深匿王

左傳國語皆作子期

九月歸入郢

愚按左傳楚子入于郢在冬十月

二十年楚滅頓滅胡

愚按春秋經滅頓在魯定之十四年滅胡在

十五年滅胡之年於楚昭為二十一年年表

同此作二十年誤

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傷吳王遂死

愚按左傳及吳世家吳王伐越而死在魯定

之十四年是年於楚昭為二十年

夾日而蜚

說苑云夾日而飛三日

昭王問周太史

說苑云太史州黎

大夫請禱河

說苑云大夫請用三牲焉

是歲也滅陳而縣之

愚按左傳魯哀十七年秋七月己卯楚公孫

朝帥師滅陳是年於楚為惠王之十一年徐

廣作十年非年表亦誤

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

愚按左傳吳世家是年無伐楚事

十六年越滅吳

通鑑元王三年冬十一月越滅吳應在楚惠

十五年

與秦平

徐孚遠曰不言與秦惡但叙與秦平記事亦

疎

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

愚按楚簡王八年三家皆初立非列為諸侯

也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韓趙魏為諸侯

是年於楚為聲王五年蓋後二十二年

子悼王熊疑立

愚按六國年表及通鑑皆作類

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

愚按周本紀無此事六國年表是年敗鄭師

圍鄭鄭人殺子陽疑鄭字誤周字耳

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王

余有丁曰按秦無獻王乃公也

嬰子弟善而用申紀

國策作申縛

取我陘山

愚按六國年表及魏世家俱作敗楚之陘山

西起秦惠北統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

日知錄曰此兩國即謂秦齊也索隱以為韓

魏非也

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

徐孚遠曰戰國策曰遣勇士從宋遺齊王書

折券絕交則宋遺非人名也 愚按張儀傳

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

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索隱

日謂失商於地也

徐孚遠曰索隱之言非也謂賂以名都故也

若商於乃虛約耳不為亡地

與秦戰丹陽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

史詮曰丹陽即丹水之北班志弘農丹水縣

是也索隱誤 愚按國策曰楚王不聽遂舉

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

陵

分漢中之半以和楚

愚按國策曰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

之外易黔中地

秦昭王初立

愚按昭王立於楚懷王之三十二年

乃告于齊曰

徐孚遠曰太子自齊歸無緣復告於齊曰國

有王也此告秦之誤

趙主父在代索隱曰主父

徐孚遠曰惠王父武靈王自號主父故史因

之索隱誤也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

習學記言曰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虎肉臊

而兵利身人猶攻之二事皆戰國策所無其

文無異意劉向所序此遷時已有遺落也

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圍周

徐孚遠曰時楚疑周與秦善故伐秦先圍周

也

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

愚按秦本紀及白起傳皆言拔鄢郢六國年表亦言拔鄢西陵

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

邵廷建曰按國策蘇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此云助三晉伐燕與楚策異

楚遣將軍景陽救趙

愚按六國年表云春申君救趙春申君列傳云秦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此言景陽疑誤

九年秦滅韓

愚按韓世家正義曰亡在秦始皇帝十七年

通鑑亦同是年為楚幽之八年也

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

愚按六國年表作弟却立通鑑同 又呂氏

春秋有莊哀王高誘注謂考烈王之子

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五

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

愚按秦始皇本紀二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四

年項燕自殺此顛倒一年

史記疏證卷第三十二

越世家第十一

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

吳越春秋曰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轉從衆庶為編戶之民禹祀斷絕十有餘歲有人生而言語衆民悅喜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號曰無壬壬生無暉暉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暉卒或為夫譚夫譚生元常 高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桀中十二世按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吳之伐越見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敬王十年也至是二千五百七十年矣越之傳國至於元常何止二十餘世耶

吳師敗於槁李

越絕書作就李吳世家云敗之姑蘇

乃今大夫種行成於吳

愚按吳越春秋入臣于吳在勾踐五年

二歲而吳歸越勾踐自會稽歸

愚按國語勾踐與范蠡入官於吳三年而吳

人遣之越絕書亦作越王入官於吳三年吳王歸之

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

陳寔曰按吳越春秋吳赦越罷歸勾踐與妻

入朝于吳拊之踰三年乃行賂始得釋歸歸

而苦身脩政求報于吳史記不言是前書晚

出史遷不及見耳

大夫逢同諫曰

越絕書作馮同吳越春秋作扶同

虜齊高國以歸

愚按哀十一年左傳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

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

公孫夏間丘明陳書東郭書華車八百乘甲

首三千以獻於公是高子敗國子見虜也後

又云歸國子之元想當時歿於陳耳此兼言

高子誤

與逢同共謀諷之王

徐孚遠曰逢同越臣也何以在吳將范蠡既

歸而遣同事吳耶

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記子於鮑氏

吳越春秋吳王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遲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吾俱亡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

必取吾服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

吳越春秋貞誠前死掛吾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喪

居三年

居三年

愚按當作居二年據左傳殺子胥之後至會

黃池首尾凡三年下云至明年春越伐吳合

此二年始足三年之數

乃發習流二千

徐天佑吳越春秋注曰笠澤之戰越以三軍

潛涉蓋以兵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即習水戰

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

至二千人哉 日知錄曰習流謂士卒中之

善泅者別為一軍索隱乃曰流放之罪人非

也庾信哀江南賦彼鋸牙而鈞爪又巡江而

習流 庾信統千宏碑吳兵習流長驅戰艦

教士四萬人

吳越春秋教士作俊士

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

吳越春秋夏六月丙子伐吳以乙酉與吳戰

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入吳焚姑胥臺

其後四年

愚按吳越春秋是年為勾踐之二十一年

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

吳越春秋曰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

越王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皆被咒甲又今

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廬生之弩躬率君

子之軍六千人以為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乃

以黃昏令於左軍術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

吳兵復令於右軍術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

於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

師聞之中大駭相謂曰今越軍分為二師將

以使攻我衆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

越王陰使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

伏其私卒六千人術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

越之左右軍乃遂伐之大敗之於囿又敗之

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戰三北徑至吳圍

吳於西城吳王大懼夜遁

吳王使公孫雄

吳越春秋作王孫駱國語作王孫雄

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虞翻注蓋依國語之

去今按此罪謂越義亦通

徐孚遠曰二說皆非也蓋言將致戮於使者

耳陳子龍曰國語云無使執事之人得罪

於子其義甚明日知錄曰言欲兵之

遂自殺

愚按注吳越春秋者云吳世家云自剄死越

世家止言自殺按左傳吳王曰孤老矣焉能

事君乃縊丘明春秋時人所聞當必不謬

而誅太宰嚭

吳世家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伍子胥傳殺王

夫差而誅太宰嚭吳越春秋誅嚭并妻子

徐天祐曰按越滅吳之後二年是為哀公二

十四年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

使因太宰嚭而納賂馬乃止然則吳之亡也

諸侯畢賀

初學記引吳越春秋曰越王平吳後立賀臺於越

種遂自殺

吳越春秋於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為越王所殺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文種屬盧之劍種得劍歎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劍而死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美或入三峰之下

勾踐卒

愚按吳越春秋二十七年冬勾踐卒通鑑外紀云勾踐三十三年薨

子王鼫與立

愚按左傳作適即吳越春秋作興夷即位一年卒

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疆立

呂氏春秋曰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為之後惡其三人而赦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高誘注曰越王授勾踐五世孫索隱引紀年太子諸各殺其君翳豈授即翳耶 愚按越絕勾踐子與夷與夷子子翁子翁子不揚不揚子無疆楚威王滅無疆無疆子之侯竊自立為君長之侯子尊尊子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勾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又吳越春秋云無疆子王玉疑即之侯史記以無疆為之侯之子與二書異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

即廷建曰按六國年表楚成立於齊宣之四年後於齊威三十餘年並非同時

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越絕曰越王始與吳戰於檇李而越有攻檇李之戰也越王始與吳戰於檇李而越有攻檇李之戰也

余有丁曰按此文義觀下文自明正義解誤

盡取故吳地至浙江

而漢刊誤補遺曰按吳故地在今吳松江太湖北太史公所云豈以吳伐越嘗至會稽耶勾踐棲于會稽韋昭謂山在今山陰南七里是吳師入越嘗絕江而至山陰不止浙江之北而已其實入越入郢同雖嘗深入其國都而不能有其地然則吳地止于松江非浙江也王仲任曰餘暨以南屬越錢塘以北屬吳錢塘之江兩國界止陳后山詩亦云吳越到江分是皆承太史公之誤

北破齊於徐州徐廣曰魏王

愚按通鑑周顯王之三十五年

范蠡事越王勾踐

徐孚遠曰按太史公屈范蠡於貨殖傳而功名則附之越世家燕子由顯之世家參之吳越春秋作種蠡傳補史遺之不及矣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

愚按國語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決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

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吳越春秋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

故輕去之
史詮曰洞本去作棄

故世傳曰陶朱公

習學記言曰遷載范蠡殊不足據越語固言其去矣而遷以雜說既言其相齊又去齊為陶朱公又子殺人於楚又行千金書遺莊生又莊生怒長子卒敗其事信如是則蠡偏側亂世以狡獪賈豎為業何異呂不韋之流何必稱賢也當遷去蠡時尚近而不能斷其是非使蠡蒙羞惜哉

鄭世家第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

毛詩疏曰漢書地理志云本周宣王母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為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倍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

王之子而燕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乘異是無明文可據也 史詮曰竹書紀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多父鄭桓公友字也

友初封於鄭桓公隱劇椽林云

愚按鄭康成詩譜韋昭國語註皆以為成林

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魏郟果獻十邑

毛詩疏曰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

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

外傳云皆子男之國魏郟為大則八邑各為

其國非魏郟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明馬

遷之說謬耳 左傳疏曰按鄭語桓公始謀

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魏郟非

獻邑也馬遷之言皆謬耳

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

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辨惑曰如左氏之說莊公之生蓋易矣夫人

特以怪異而惡之耳遷反謂之難而又謂段

生易何耶 愚按十六國春秋西燕慕容皝妻晝寢而生子左右以告方寤而起其夫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據此則鄭莊公生之易也遷轉以為難耶

武姜欲之

辨惑曰鄭莊公稱其母為姜氏陸生晁錯父

稱子為公皆於義不安殆丘明子長之失未

必當時本語也

三十三年宋殺孔父

愚按春秋經宋督殺孔父在魯桓二年據年

表於鄭莊為三十四年

九月辛夷忽出奔衛

愚按辛夷據左傳當作丁亥

夏厲公出居邊邑櫟

愚按春秋經魯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

蔡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秋厲公卒

愚按春秋經魯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

伯突卒此作秋誤

子文公躒立

一第...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正史類

左傳作提

冬翟攻伐襄王

愚按左傳此事在秋

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

余有丁曰按左傳賣鄭者祀子乃秦人之戍

鄭者

敗秦兵於汪

愚按左傳秦晉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此汪疑

彭衙之誤

與宋華元伐鄭

史詮曰行與字

鄭與晉盟鄆陵

愚按左傳盟于辰陵

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

史詮曰擊古牽字

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

辨惑曰楚世家云莊王圖鄭鄭伯降楚群臣

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民矣庸可絕乎遂許之平此蓋本于左氏也

至鄭世家則云莊王曰云云二者果孰是

得霍人解揚字子虎

說苑曰解揚字子虎霍人故後世言霍虎

鄭公恐鄭於楚

徐孚遠曰按鄭即許字見考古圖

鄭人間成公歸亦殺君縞逖成公

愚按左傳鄭人殺縞立髡頑子如奔許杜預

曰髡頑成公太子

故而親晉楚

史詮曰鄭介晉楚之間南北之所必爭也不

南服楚則北服晉蓋無寧歲焉太史公叙鄭

受盟者八文公四十三年遂許晉與盟襄公

七年與晉盟鄆陵成公三年私與楚盟十年

又背晉盟盟于楚簡公二年晉伐鄭鄭與晉

盟晉去又與楚盟四年晉伐鄭鄭與盟二十

八年與楚靈王盟于申其國弱可知矣

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

愚按昭四年左傳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

鄭伯又云鄭伯先待於申又云楚子以諸侯

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不言病事

秋定公朝晉昭公

愚按左傳在夏

十三年定公卒

史詮曰年表十六年卒

子獻公董立

公羊作嘖

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

愚按左傳魯昭二十年鄭子產有疾疾數月

而卒是年當鄭定公之八年相隔二十七年

之久忽入於此史公之疎也年表亦誤

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

徐孚遠曰按傳子產公子發之子公孫僑非

成公少子也

兄事子產

辨惑曰夫既如兄弟而子產年長則何必復

言兄事哉兼已死之後及此其次第亦不應

爾

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

愚按哀十七年左傳楚滅陳是年於聲公為

二十三年

共公三年晉滅知伯

愚按六國年表在共公二年

三十年共公卒

愚按六國年表應在三十一年通鑑共公卒

於威烈王之二年而表紀於王之三年亦異

鄭君殺其相子陽

淮南子曰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

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怒誅則因獬狗

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

史記疏證卷第三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習學記言曰穆王見西王母樂之忘歸日馳

千里馬攻徐偃王此方士語也血脈不亂夢

之帝所鈞天九奏射中熊羆此醫師語也遷

皆載之燕妄甚矣

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索隱曰或曰地在

愚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

烏得謂無據乎

共孟生趙乘字子餘孟及趙風風生云公明生共

生宣孟盾左傳云乘趙風弟而此

云共孟生乘燕周亦以此為誤

徐孚遠曰趙風事獻公趙哀事文公年相當

也不應哀為趙風孫世本是也

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

左傳疏曰按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

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

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

時尚少不得為成公姊賈服先儒皆以為成

公之女

而據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

邵泰衡曰當是時趙同為下軍佐趙括為新

軍佐中軍大夫主兵者乃趙氏也徧告諸將

將其誰與况由莊姬之譖同括將為亂而同

括見殺也實非治靈公之賊也况自景十七

年遯靈公弒年已二十五矣不討于晉成公

之日而討于晉景公之時又于景十七年而

始討又同括皆為將而朔又其婿也諫其不

足言也

殺趙朔趙同趙嬰齊

容齋隨筆曰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

同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

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

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

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

而弒悼公公立又五年矣其乘妄如是嬰杵

白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

無此也 固學紀聞曰左傳正義曰樂書將

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俱死也

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報廟其間如

此專恣呂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之差是時

晉室正威而云索莊姬于於宮中晉宮中自有紀綱不容如此趙朔已亡而云與同括同時死以二者考之見其誤 程克勤曰趙朔以屠岸賈之亂而死於前趙同趙括以莊姬之譖而死於後本兩事也史記誤合為一謂殺朔而盡滅同括嬰齊逆與左傳繆戾矣

趙朔妻成公姊有遺疑

考要曰同括死時已有趙武無遺腹之說又事出莊姬不聞岸賈未知史遽何據

夫人置兒絝中

邵泰衛曰講行由莊姬也即使朔在莊姬乃殺其夫與子乎成二年朔死成八年姬安得孕乎傳云武從姬乞畜于公宮蓋姬寡而武長從姬畜于宮也即使孕而免也姬在外而免乎在宮而免乎在外則強賈必知之何俟入宮而始索之耶章而至宮乃景公之宮也豈無隙地可以藏兒而靡腫于絝中藏不如是愚索不如是拙幸其無聲何其危哉

復與趙武田邑如故 邵泰衛曰按成八年殺同括成十年丙午晉

侯孺卒左傳曰不食新矣如廁陷而卒又安得十五年之匿兒而晉侯之夢大厲也傳曰厥言于晉侯立武而反其田即史記年表成公八年即景公十七年乃殺同括之年也內書後趙武田邑是立武復田在于當年而亦不在十五年之後也武果匿十五年則安所得景公乎史曰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若十五年之內韓厥一旦不祿趙祀不危矣乎朔迂亦必不至是

春秋初之世世勿絕

正義曰今河東趙氏祠先人於別舒一座祭二士矣

金姓曰按宋史元豐四年封晉程嬰為成信侯公孫杵臼為忠智侯立廟絳州 更立襄公曾孫周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索隱曰晉世家云襄公少子若

金姓曰按晉世家云悼公周者其大父桓襄公少子也索隱誤徐引年表不錯然年表亦誤脫曾字與晉世家及此處不合

吾有所見子晰也索隱曰簡子見雷道者乃寤也 晰也 徐乎遠曰吾見子晰者蓋言夢中見子甚明

白也不謂其人名晰 金姓曰按簡子但識其為夢中所見故云吾有所見子試明言之蓋欲驗其言之相合與否于是其人先言臣在帝側而簡子曰然後遂詳問而歷言之耳若一見輒呼其名即當屏左右而問射熊以下之事前兩層語俱可省矣狐突于巫者了申生之案此意中所期也簡子得野人夢天帝之命此意外過之者也當夢之帝所時侍衛無數尊嚴之地亦何敢私通姓名但而免記得其人至前便識之耳若憶其狀而兼得其名何不聞以姓名物色求之耶下文語畢而始問其姓蓋見前此未必知其名也索隱之說未合即如所解須刪去本句有字

母卹最賢

史通曰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今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樓瑗居本至如偽會隣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傷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

從常山上臨代

通鑑地理通釋曰代北狄之別也世家曰翟犬者代之先也匈奴傳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正義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羗胡縣常作北百五十里與地廣記蔚州本代國在常山之北趙有代趙襄子定代地及武靈王置代郡句注之北與戎界遠

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

余有丁曰按范中行代因邯鄲午而作亂其說見下此先言之誤

吾將置之晉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晉陽漢太原郡所治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北齊分晉陽置龍山縣隋開皇十年改龍山曰晉陽而以古晉陽縣為太原縣隋唐地理志所謂晉陽乃古晉陽縣乃古龍山縣所謂太原縣乃古晉陽縣乃古龍山縣北漢劉氏以前郡治太原晉陽二縣太平興國四年王師下北漢徙州治陽曲縣本漢狼孟縣地而空其故城即三城其一曰大明城即古晉陽城也左傳晉陽城在州城內晉陽故宮一名大明宮在州城內

韓詩外傳曰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諸大夫皆出走

君所以置母卹為能忍詢

說苑建本篇曰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于曰無卹不才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

陰今宰人各以科擊殺代王及從官徐廣曰一作確

徐孚遠曰本文各字蓋言殺代王及其從官各用銅料擊之也徐廣曰一作確則以確為宰人名也

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

呂氏春秋曰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喪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喪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喪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群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甚

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教百人先與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及斗而擊之一成臆塗地舞者操兵以關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通聞之狀磨拜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與反斗之說 水經注曰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北三十里有延何東流北有鳴雞山史記曰趙策子殺代王於夏屋而并其土襄子迎其姊於代其姊代之夫人也至此曰代已亡矣吾將何歸乎遂磨笄於山而自殺代人憐之為立祠馬因名其山為磨笄山每夜有野雞群鳴於祠屋上故亦謂之為鳴雞山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其側有鐘乳穴趙襄子既宮代王迎姊姊代夫人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刺而死使者自殺民憐之為立神屋於山側

因名之為磨祥山未詳孰是

女亦立我百邑

水經注曰潏水而流逕觀車北故百邑也

余將賜汝林胡之地

通鑑地理通釋曰匈奴傳晉北有林胡樓煩

之戎如淳曰林胡即澹林為季收所滅括地

州地馮唐曰李牧破東胡滅海林李牧傳

引汾水灌其城

水經注曰汾水分為二流北流即智氏故渠

也其流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周灌溉東

南出城流注於汾水也

三國反滅智氏共分其地

呂氏春秋曰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

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遂定三家

說苑建本篇曰襄子䟽隊而擊之大敗智伯

漆其頭以為酒器

唯共不敢失人目禮是以先之

韓非子曰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

首孔子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

為人臣者莫敢失禮 周魯紀聞曰事在孔

子後孔鮒已辨其妄 閻若璩曰呂氏春秋
作高叔淮南子人間訓與韓子同

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

水經注曰世謂其處為觀車也

烈侯元年魏文魏伐中山

戰國策曰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 通鑑

地理通釋曰中山春秋時為鮮虞定四年傳

中山不服中山之名乃始見於此大事記滅

公初立 魏文侯使樂羊伐取之及武侯之

世趙世家書與中山戰于房子是時蓋已復

國其後與諸國並稱王其勢強矣廣記中山府安善縣古

中山國新樂縣古縣國李公緒趙記

弟武公立

史銓曰公當作侯

趙始都邯鄲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自中牟徒此邯鄲

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張

宴曰邯鄲山在東城下縣屬趙國今屬磁州

有叢臺趙王故臺也戰國策馬忌曰武安君

乘七勝之威與馬服之子戰于長平之下因

以餘兵圍邯鄲趙以亡敗之餘眾而秦罷于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枝攻難而守者易也

敗齊于靈邱地理志曰代郡有靈邱縣

余有下曰按此靈邱齊地非代郡之靈邱

與中山戰於房子

通鑑地理通釋曰房子縣屬趙州唐改為臨

城郡縣志故城在高邑縣西南十五里穆天

子傳曰至房子登贊皇山漢屬常山郡

魏敗我蘭

愚按魏世家武侯敗趙北蘭正義云在石州

趙之西北

侵齊至長城

通鑑地理通釋曰齊記曰齊宣王乘山嶺之

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

括地志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秦

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

北東至家州琅邪臺入海

魏敗我澮取皮牢

愚按世家及年表敗澮在十三年取皮牢在

十四年

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上黨本韓之別郡

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韓非初見秦王曰代

四十六縣上黨十七縣與地廣記曰秦上黨

郡今澤潞遼州平定成勝軍之地

與魏盟漳水上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濁漳出上黨長子

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縣東至鄴入清漳清漳

平縣入濁谷今平定軍樂

築長城

通鑑地理通釋曰括地志武靈王長城在朔

州善陽縣北按此所謂築長城者在武靈王之

前

取代蘭離石

通鑑地理通釋曰離石屬西河今石州

二十四年肅侯卒

唐順之曰蘇秦說趙肅侯為從首何以不書

三年城鄆

通鑑地理通釋曰鄆縣志鄆漢以為縣屬常

山光武即位於鄆南千秋亭五成陌因改曰

高邑高齊移高邑於漢房子縣東北今高邑縣是也隋于漢鄆城南十八里改置栢柳縣屬趙州故城栢柳縣北二十一里輿地廣記趙州高邑縣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代晉取鄆即此部音呼谷反

王遊大陵

水經注曰吳廣進孟姚即於此縣也王莽改曰大寧矣

命乎命乎曾無我羸

列女傳作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曾莫我羸

羸

是為惠后

列女傳曰孟姚教微言后有淫意太子無慈孝之行王乃廢后與太子而立孟姚為惠后

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臍而死

愚按年表在十九年

大朝信宮

史銓曰春秋後語作信武宮

北至無窮

戰國策曰牛贊曰音者光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

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

登黃華之上

通鑑地理通釋曰水經注隆慮縣有黃水出于神困山黃華谷北崖隋圖經黃花水出隆

慮縣西北崖上高十七里去地七里懸水東南注壑崖下其谷號黃花谷劉劭趙都賦置

酒乎黃華之館

召樓緩謀曰

徐孚遠曰此樓緩另一人非武成時樓緩也

屬阻漳滏之險

通鑑地理通釋曰通典相州滏陽縣有漳河

滏水郡國志鄴有滏水山海經神囿之山滏

水出焉東流注于飲水注滏水今出臨水縣

西谷曰山經鄴西北至列入縣入于漳其水

熱文選注滏水熱名水經注出石鼓山南巖

下冬溫夏冷東流注于漳又謂之合河志鄴

水出磁州滏陽縣西北四十里鼓山亦為滏

山泉源清沸若釜水之湯湯故以釜名之八

嶺高深實為險阻戰國策吳起曰殷紂之

國左孟門而石漳滏淮南陸形訓清漳出揭

庚濁漳出發包釜出景注二漳合流經魏郡

出清河景山在鄆郡西南谷水所出臨淄縣北
冬夏異流趙都賦清漳發源臨淄縣北
濁漳曰吳越湯泉滹沱洪波深厲
又取蘭郭狼

通鑑地理通釋曰郭狼疑是車狼孟增章於
周成王是為宅車狼蓋成王居之於車狼戰
國策知伯請蔡皋狼之地襄子弗與乾氏云
蘭地理志西河郡有蘭皋狼二縣蘇當作

東有胡

通鑑地理通釋曰匈奴傳燕北有東胡其後
燕將秦開製破之山海經東胡在大澤東

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

通鑑地理通釋曰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地
理志樓煩縣屬雁門應劭曰故樓煩胡也城故
在代州崞
縣東北

簡襄主之烈

史註曰戰國策念簡襄之烈

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

戰國策作窮有辭讓之節

禹袒裸國

戰國策云禹袒入裸國

王繆

戰國策作王孫繆

兄弟之通義也

愚按徐廣云兄弟一作元夷國策乃作先王
錯臂左衽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
也

鮑彪注戰國策曰以兩臂穴錯而立言無禮容

補注曰既言文身則畫臂為複恐後說是

錯或袒字訛

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徐廣曰安平經縣西
有薄水津名薄洛津

水經注曰漳水又歷經縣故城西水有故津

謂之薄洛津 通鑑地理通釋曰按漢信都

國安帝更名安平通典貝州經城縣漢經縣

也本朝省入大名府宗城縣 鮑彪戰國策

注安定烏代谷名 補注曰淮南子峽山崩

而薄洛之水涸注謂薄洛在馮翊臨晉今按

本文在趙東與齊中山同之恐皆非此所指

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

史註曰國策無作聚夾作求

且昔者簡王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并戎

取代以攘諸胡

徐孚遠曰言先時不塞此險欲以并戎胡蓋為攻計非為守計也

明日服而朝

淮南子曰趙武靈王貝帶錦翻而朝趙國化之

趙文趙造用招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

愚按國策有趙文趙造諫辭周招策作紹立之為傳趙燕後胡後王今諫之疑史訛燕為俊然

二人未有諫胡服之事

故禮也不必一道

史論曰國策禮作治

遂胡服

續漢書輿服志曰衿氏冠前員吳制差也邈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縫以青系為親加雙鵠尾堅左右為鵠冠云鵠者勇雉也其關對一死迤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安馬 戰國策按注曰大事記謂賜周紹胡服木冠貝帶黃金師北

此胡服也又引水經注竹書紀年邲命將

軍大吏造子代吏皆貂服即胡服之事按胡廣曰趙武靈王改胡服以金瑠飾前前搖貂

尾為貴職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裘溫額後代效之亦曰惠文漢曰武弁曰衣冠武官

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璜附蟬為文貂尾為飾漢官儀又名編鵠冠愚謂貂服者此類

也今之靴亦武靈所製云

西略胡地至榆中

戰國策曰王胡服車騎入胡出於道遺之門

踰九限之固絕五經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

通鑑地理通釋曰伍被傳廣長榆關朔方

注長榆在朔方即衿青傳所云榆谿舊塞或謂之榆中秦始皇紀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

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項羽傳

云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

注在上郡即今之榆林廣記榆林縣南有榆

溪塞即蒙恬侵胡植榆為塞是也東有榆林

關隋開皇三年置括地志榆州勝州所治榆

林縣正義勝州北河北岸地理志金城郡有

榆中縣通典縣故城在蘭州五泉縣東

仇液之韓

戰國策作仇赫

牛蒯將車騎

愚按戰國策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牛蒯進諫

疑即此人

二十五五年惠后卒索隱曰謂武靈王之太后前太
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
后卒是也而下文人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
故太子欲而王之是親也

危林曰按子長既云是為惠后又云二十七

年立王子何為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

娃子也又云吳娃死後子何寵衰反覆著明

則此二十五年卒者其為孟姚無疑不得以

為子章母也若惠文后卒者是惠文之后故

稱惠文后耳自春秋夫人及歷代帝王妃后

謚皆從夫或別自易諱未有從其子謚者而

獨子何之母仍子徽稱歷撰古今未聞斯典

使周昭胡服博王子何

戰國策曰賜周昭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

以博王子

聲善而實惡

徐守遠曰聲善而實惡者言以長幼適庶為

呂而意在樂禍也

主父及王游沙邱吳宮

通鑑地理通釋曰殷紀紂益廣沙邱苑臺地

理志趙中山地薄人家猶有沙邱紂淫亂餘

民鉅鹿縣大陸澤在北紂所作沙邱臺在東

北七十里

主父死惠文王立

徐守遠曰主父已傳位於子此云惠文王立

誤也

燕厲為齊遺趙王書

呂祖謙曰是時齊地皆入燕獨莒即墨僅存

燕厲之書皆不及之恐非此時事也 史銓

曰書見戰國策中齊字俱作韓然其事不可

攻矣

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

戰國策作怨毒積怒非曾深陵於韓也

去沙邱鉅鹿

通鑑地理通釋曰呂氏春秋九菽趙之鉅鹿

注今鉅鹿廣阿澤輿地廣記邢州鉅鹿縣有
禹貢大陸澤地理志鉅鹿縣大陸澤在北鹿
邱曰鹿林之大者十三州志唐虞時大麓之
地括地志鉅鹿邢州平鄉縣城

秦之上郡

通鑑地理通釋曰通典上郡今綏州銀麟夏

坊延丹等州地括地志故城在綏州上縣通

龍泉東南五十里秦惠文十年魏納上郡十

縣安丹坊銀夏五縣廣記云上郡今麟延

近挺關

戰國策作扞關 大事記曰扞者扞敵之扞

非關名也趙之扞關陸道之關也楚之扞關

水道之關也

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

王有已

陳子龍曰此總言趙兵數東擊齊則韓無援

秦必取上黨上黨屬秦則據太行之脊右顧

常山左顧儀必皆危矣此雖解齊之言於形

勢甚當也 通鑑地理通釋曰魏世家如耳

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開與約新趙趙分

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蔡澤謂應
侯曰君相秦坐制諸侯決羊腸之險塞太行
之道呂氏春秋九山之一也盤紆如羊腸淮
南子注云說苑柴之居伊關在其南羊腸在
其北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
關曰羊腸坂是通典太原府陽西縣有乾燭
谷即羊腸坂後漢鄧訓傳注石登紫委若羊
腸馬今嵐州界羊腸坂是也隋煬帝登太行
山問崔曠曰何處有羊腸坂對曰秦漢書地
理志上黨潞州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

又答曰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
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郡縣志羊腸山在太
原府交城縣東南五十三里 又曰呂氏春
秋句注九塞之一也地理志在鴈門陰館縣
郡縣志在朔州鄆陽縣東八十里代州鴈門
縣西北二十里一名西陁山趙世家襄子北
登夏屋括地志夏屋山一名賈屋山在代州
鴈門縣東北二十五里與句注山相接蓋北
方之險亦天下之阻鴈門縣本漢廣武地理
志賈屋山在太原廣武縣北句奴傳襄子踰

句注而破并代張儀說燕曰昔趙襄子欲并代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郡縣志晉咸寧元年句注碑曰蓋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句注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外內也劉劭趙都賦其近則有天并句注飛狐太行崔錯磔路屬車連岡

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正義曰以趙為事也而秦必伐之也徐孚遠曰此注不明蓋言齊之所以見惡於天下者以其服事趙也故下云齊倍約而徇王之患為齊解於趙語

反高平根柔於魏反亞分先俞於趙

戰國策作反溫軻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

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

愚按戰國策作觸擊史公晰為龍言二字說苑禁目有左師觸龍荀子議兵篇微子開封于宗曹觸龍斷於軍

老婦恃鞏而行者德四未哲云趙惠文王子何家計之則武靈王十六年華吳姓而納之重二年七長安君贊及惠文王三十二年考成王元在六十五左側亦可稱老矣而未廣微言太后鏡

三十有奇者誤也

危林曰以惠文后為吳姓則長安君主父之子也至是時已三四十歲矣尚需其母愛憐之乎吳娃以主父十六年入宮子何之生應在十七年則二十七年惠文為王已得齡十一二矣惠文王三十三年上去東宮時十二年下至孝成元年合得四十六年使王后長于惠文理亦有之即與惠文並歲亦已望五十矣素問女子六七而皆焦髮始白七七形壞與子何得不稱老婦以此而觀廣微謂三十有奇果未為得也

有城市邑十七

戰國策作七十

且夫秦以牛田之正義曰言秦伐韓上黨勝有日矣若牛田之必其收獲矣徐孚遠曰觀下文水通糧言轉餉則此言牛田之謂牛田給食非設諭也

軍長平

水經注曰地理志曰楊谷絕水所出東南流左會長平水水出長平縣西北小山東南流逕其縣故城沈氏之長平亭也上黨記曰長

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二軍共食流水
間相去五里秦坑趙衆收頭顱築臺於壘中
因山為臺崔嵬桀起今仍號曰白起城臺之
左右沿山亘隔南北五十許里東西二十餘
里悉秦趙故壘遺壁猶存焉

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
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

愚按年表阬卒在六年為是

虜卿秦樂間

徐孚遠曰樂間以諫燕王不聽自歸趙非戰

收被虜也

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
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
為悼襄王

金姓曰按廉頗攻繁陽以下二十六字何以

間雜于孝成王卒子偃立之中

秦召春平君

戰國策作春平侯

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

戰國策平都下有侯字

顏聚亡去以王遷降

戰國策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吾聞馮王孫曰

金姓曰按馮唐傳云唐子遂字王孫與余善

趙王遷其母倡也

列女傳曰倡后者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

一宗之族悼襄王以其美而娶之

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

列女傳曰初悼襄王后生子嘉倡后既嬖幸

十王陰譖后及太子于王使人犯太子而陷

之于罪遂廢嘉而立遷

史記疏證卷第三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正義曰括地志云畢原在雍州萬年縣西八里

路史國名紀曰今京兆咸陽有畢原畢陌關

中記云高陵北有畢原畢陌南北數十里東

西二三百里無山川陂池井深五十丈

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

愚按晉世家在二十二年

卒任魏絳政

徐孚遠曰魏絳初為列大夫後乃為下卿此

云任之政非也

徙治安邑

通鑑地理通釋曰郡縣志故城在陝州夏縣

東北十五里禹所都地理志河東安邑魏自

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唐屬河州府魏世

家武侯二年城安邑秦紀昭王二十一年魏

獻安邑東以河汾水可以灌安邑正義云安

夏縣木魏郡分水陳戰國策城渾曰蒲坂平

北歷安邑西南入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國

子曰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鄆郢者楚之柱國也柱國也

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

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

愚按晉世家及年表其事在晉定公之十五

年孔子相魯之後三歲也

相子之孫曰文侯都徐廣曰世本云斯也

愚按六國年表亦作斯

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傳之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

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倉

唐曰父志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

願之而未有使也蒼唐曰且請使擊曰諾

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

晨鴈遂求北犬晨鴈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

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

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則見使者文侯

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對三問而三不

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

君既已賜敝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

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
 且之來拜送于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
 何矣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則側
 者皆人且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能勝之
 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可好乎對曰好詩文
 侯曰于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
 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
 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
 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
 敢怨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軌彼晨
 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于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
 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
 賢遂廢太子訴名中山君以為嗣
 子擊不擇而去
 韓詩外傳曰太子再拜而後退 說苑
 篇曰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
 微吾子之故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
 行得而友之君且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
 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

而中山為獻于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
 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
 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築雒陰合陽

愚按六國年表雒陰作雒陽是表誤紀年作
 汾陰

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

愚按六國年表作伐秦至陽狐是表傳寫之
 訛

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

愚按六國年表在十八年此入三十五年
 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道段干木之間而載之
 其僕曰君胡為載曰此非段干木之間歟段
 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載且吾聞段干木
 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
 光乎德寡人光乎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
 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
 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
 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

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狀乃按兵報不敢攻之

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

淮南子

曰西門豹治鄴廉無積粟府

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具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不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伯主富武

亡國富庫今王欲為伯王者也且故穡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糞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歎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通盤地理通釋曰水經注鄴本齊和公所置管子曰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後屬晉魏文侯七年始封此地故曰魏漢高帝十

三年置魏郡治鄴縣郡縣志故鄴城縣東五十步本齊桓公所築愚按河內本殷之舊都朝歌周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漢地理志魏地其地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溇洹志史起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

今所置非成則璜

愚按說苑臣術篇作季成子翟觸又作公孫季成翟黃韓詩外傳亦作翟黃

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愚按韓詩外傳同呂覽先己篇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淮南記論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漢書杜欽傳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之觀其所不取劉劭人物志效難篇居視其所安達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為貧視其所取說苑臣術篇作貴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正史類

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

臣進屈侯紂

說苑鮒作附又曰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惠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

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邠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說苑臣術篇曰翟璜逡狀而慚曰觸失對於

先生請自脩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矣於是翟璜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

通鑑地理通釋曰酸棗漢屬陳留唐屬滑州今屬東京漢文帝時河以全隄即此有酸棗臺括地志故城在縣北十五里古酸棗縣南即縣志故城在水經注竹書紀年曰魏襄王十年大霖雨疾風河冰酸棗郭漢世塞之齊伐取我襄陵

愚按六國年表襄陵作襄陽公子朔為亂

史詮曰年表趙世家朔作朝戰於濁澤

愚按趙世家及年表俱作涿澤

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魏于懷

愚按六國年表敗懷是元年事敗馬陵是二年事紀年云我師伐趙圍蜀陽

三年齊敗我觀

紀年云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觀降魏大夫

王錯出奔韓

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為秦所敗

紀年云公子景賈帥師伐鄭韓明戰于韓我

師敗遁 史詮曰宅陽武堵皆地名城武堵

雖武堵城也今本城字屬上句武堵屬下句

誤矣

虜我將公孫產

商君傳作公叔產

築長城塞固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以備秦及西戎徐廣曰蒙

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秦紀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正義鄭華州縣洛涿沮也 又曰固陽漢屬五原郡括地志漢舊縣在銀州銀城縣界水經注濟濱又東逕陽武縣故城北又東絕長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一年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 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 惠按六國年表中山君為相在二十九年

過外黃

通鑑地理通釋曰外黃漢屬陳留張宴曰魏

郡有內黃故加外地理志注左氏傳曰惠公敗宋師于黃杜預以為外黃縣東有黃城故城在開封府雍邱縣東六十里唐貞觀元年省後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璉曰何謂內黃璉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璉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邱下黃為北齊所廢今在陳留

外黃徐子

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徐子四十二篇宗外黃人

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 戰國策云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 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

水經注曰大梁城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於 戰國為大梁周梁伯之居 通鑑地理通釋 曰地理志陳留郡浚儀故大梁郡食其曰陳 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衝也 是歲惠王卒

戰國策曰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 于中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惠公諫太子 死期更擇日 困學紀聞曰左傳後序曰古 書紀年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 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 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朱文公曰 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 邵子皇極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竹書 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圍我焦 曲沃于秦河西之地

通鑑地理通釋曰按秦紀繆公送夷吾夷吾 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背約

不與戰於韓虜晉君以歸夷吾獻河西地是時秦地東至河秦數易君晉復強奪秦河西地正義云孝公元年下令曰三晉攻奪我河西地獻公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於是出兵十二年東地渡洛賈生過秦曰惠王六年魏商君佐之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惠王六年魏納陰晉正義云八年魏納河西地正義云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正義云今洛陽之北至同州戰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地北至同州戰國策摺留謂韓王曰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七呂氏曰盡得河西地則犀首張儀之力吳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正義云也武侯浮西河而下正義云即呂氏春秋吳起去西河而泣曰君誠知我而使秦必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韓信記西河正義云即同州龍門上河從夏陽渡龍門至華陰之西濟注白程之愚按秦本紀惠文君七年敗龍賈八年魏納河西地是兩年事此併入一年

齊取我觀津

通鑑地理通釋曰與地廣記觀津鎮本趙地樂毅封於此號望諸君漢為縣屬信都初屬清河通典故城在德州德縣東北後屬冀州拔開與

通鑑地理通釋曰正義秦韓相攻於關與而趙奢破秦軍郡縣志關與山在磁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上黨滹縣有開與聚括地志關與聚城今名烏蘓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又儀州和順縣城亦云韓開與邑未詳王

蕭攻關與韓陽韓信破代禽夏說關與免成陵君終身不見徐孚遠曰衛君本意欲釋圍耳何恨乎成陵君而欲免之蓋如耳忌成陵君故假衛事而護之

吾欲太子之自相也陳隱王曰太子余有丁曰按國策是哀王時事太子當是昭王索隱解誤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愚按秦紀云左更白起攻韓魏于伊闕斬首

二十四萬蓋合韓魏之兵共斬首二十四萬耳魏韓兩世家各言二十四萬失實

芒卯以詐重

戰國策曰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形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効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

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為完鄴也今効鄴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秦拔我安城

通鑑地理通釋曰安城在鄭州原武縣東南二十里

二年又拔我三城

愚按六國年表作秦拔我兩城

魏將段干子

金姓曰按老莊申韓傳云老子之子名宗為魏將封于段干此段干子殆老子之後歟愚按國策作段干崇也

請子秦南陽以和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河內郡脩武應劭曰晉始啓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改曰脩武水經注脩武故寧亦曰南陽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為南陽朝歌以南至軹上為南陽也周地理志南陽臣瓚云韓非書曰河內南陽也周名為南陽臣瓚云韓非書秦昭王越趙長平西伐脩武時秦未兼天下脩武之名久矣劉氏云脩武則寧武王伐紂

名之秦紀昭王三十三年魏入南陽以和張儀傳魏絕南陽白起傳攻南陽太行道絕之與地廣記懷州脩武縣本商之寧邑武王伐紂勤兵於寧更名修武韓詩唐武德四年改為武涉而別置脩武縣於隋脩武縣故城郡國志脩武故南陽南陽有二脩武即晉魏之蘇伐謂魏王曰

凌稚隆曰按蘇代戰國策作孫臣

秦拔我懷

通鑑地理通釋曰周桓王與鄭蕞忿生之田

有橫茅隴懷裏王與晉橫茅之田括地志故
懷城在懷州武涉縣西十一里漢河內懷縣
之地春秋時赤
狄伐晉國懷

秦拔我鄆丘

通鑑地理通釋曰故城在潁州汝陰縣西北

座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

愚按戰國策范痤獻書魏王耳無上屋騎危

事

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

大事記曰按韓世家不載其事必是時韓王

少母后用事

行三千里而攻冥阮之塞

通鑑地理通釋曰左傳定四年楚左司馬戌

曰還塞大隧直轅冥阮春申君傳春踰冥隘

之塞而攻楚楚世家楚人對頃襄王曰汝郢

塞而待秦之倦也戰國策莊辛曰穰侯受命

乎秦王填龜塞之內而投己身龜塞之外藉

代曰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殘均

陵塞郢阮正義申州鐘山縣本漢郢縣有平

靖關蓋古郢縣之阮塞通典申州春秋時申
國之地魏置義陽郡

有三關之隘北接陳汝控帶許洛鍾山縣
開寶九年省信陽縣實阮塞在信陽軍東
南五十五里冥郢龜並音萌戰國策云危隘之塞

右蔡左召陵

左字

秦固有懷茅邢丘

通鑑地理通釋曰韓詩外傳武王伐紂至邢

丘更名曰懷左傳宣二年赤狄伐晉圍懷及

邢丘則為二邑水經注梁惠成王三年鄭城邢

丘鄭即韓也韓世家昭侯六年伐東周取陵

觀邢丘

河內共汲必危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共汲二縣屬河內

正義共衛州共城縣水經注共縣共城國

之共城古國北所謂共城在縣東通汲在衛州

所治汲縣西南二十五里通典汲縣牧野之

地孟康曰今緜城括地志蘇忿生邑
州河內縣西三十二里

有鄭地

通鑑地理通釋曰韓都鄭故稱韓為鄭

得垣雍

通鑑地理通釋曰戰國策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白起傳應侯言於秦王割韓垣雍以和秦紀昭王四十八年韓獻垣雍郡國志河南卷縣有垣雍城或曰古衙雍

次榮澤水灌大梁

通鑑地理通釋曰水經濟水又東合榮瀆注云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榮口石門蓋故榮播所道自此始渠出榮陽北河東南過中牟之北又東至浚儀注云秦始皇二十六年

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溝洫志秦攻魏大梁不可復謂之梁溝濟水又東逕榮澤北合相移曰榮澤在榮陽縣東南與濟水乃秦漢合移曰榮澤在榮陽縣東南與濟水水關南為榮澤今濟水與榮澤水合流經溫縣入河郡今濟水與榮澤水合流依高水舊道入河郡今濟水與榮澤水合流云云或作榮澤史記正義云榮澤在河南也郡志宣鄭州二里郡正志云榮澤在河南也郡志宣鄭州二里郡正志云榮澤在河南也

安陵有所不快而毀之於秦也 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

通鑑地理通釋曰昆陽漢屬潁川應劭曰昆水出南陽南陽至定陵入汝汝州葉縣北二十五里有昆陽城光武破尋邑之所舞陽漢屬潁川應劭曰舞水出南所封唐屬許州愚按戰國策云與舞陽高陵鄰按注云高陵屬京北與下文地不相近史無高陵字策或誤也

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

按注戰國策注周紀注南國江漢之間又曰南陽也此時屬韓大事記安陵在鄆陵縣西北則去許汝不遠按韓公云燒舞陽葉襄葉裏其地皆壤界也故曰南國

從林鄉軍以至於今

通鑑地理通釋曰左傳注宛陵縣東南有林鄉大事記曰自秦伐林鄉以至於今也

五入園中

通鑑地理通釋曰輿地廣記開封府中牟縣有圃田澤為豫州之藪中牟唐按戰國策魏

有梁園温園

垂都焚

通鑑地理通釋曰左傳隱八年遇于垂京相

潘曰句陽縣小成陽東五里有垂亭句陽故

城在今興仁府乘氏縣西

而國繼以圍

大事記曰報王四十年穰侯圍大梁

東至陶衛之郊

通鑑地理通釋曰正義陶定陶今廣濟軍定陶

氏曰有陶平陸梁門衛楚丘縣今開德府衛南

不聞即穰侯所封

年拔衛迫其山以保魏之河內居呂氏春秋云舉

陶削衛地方六百韓非子曰魏安釐王攻趙

救燕取地河東攻盡陶衛之地加兵於齊私

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

軍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

北至平監

通鑑地理通釋曰徐廣曰平縣屬河南志括地

平縣城在洛州偃師縣西關在東平須昌縣

北二十五里今河南府西關在東平須昌縣

正義故關城在平陸縣西南四十里關城

志東平東平陸

山南山北

大事記曰指太行

秦撓之以諱

鮑彪戰國策注曰以求地摘撓之

而又與強秦鄰之禍也

史詮曰戰國策又作無

此亦王之天時已

國策作大時

敗之河內

史詮曰年表作河外

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

曷益乎

史通曰太史公論魏之亡而歸之于天子以

為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為主推命而言則其

理悖矣 辯惑曰此大謬之說也魏之亡既

迫於秦興而非人謀之所能救則秦之亡亦

迫於漢興而無可為者也而遷於本紀乃取

賈生之論以不任忠賢罪二世何哉夫無忌

之徒固未足以益國然遷之失言不得為罪

也

史記疏證卷第三十五

韓世家第十五

曰韓武子宣子隱曰國語叔向謂韓武子之德

金姓曰按叔向謂宣子有樂武子之貧以為

能其德矣其云脩武子之德者自謂樂懷子

耳索隱誤

武子後三世有韓厥索隱曰系本云萬生與伯

生厥

愚按左傳正義引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

求伯求伯生子與子與生獻子厥與此所引

不同

貞子徙居平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河東平陽縣堯都

也在平河之陽今晉州括地志晉州城因平

陽城東面為之

秦伐我宜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漢屬弘農郡正義在洛州

福昌縣東十四里通典故韓城在縣東縣城

即魏千金塢城東南北三面絕高後甘

茂傳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火矣名曰

縣其實郡也戰國策周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地理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蘇秦說趙曰韓弱則劫宜陽宜陽劫則工郡絕呂氏曰龜池二穀皆在境內蓋控扼之地也

韓嚴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

愚按六國表索隱曰系家作佑懿侯此無佑字

吳師道戰國策補注曰策曰東孟之會韓

王及相皆在焉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又曰

聶政刺相兼中哀侯許異楚哀侯而殪之是

故哀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考之世家哀

侯既弑其子懿侯即立許異將誰相哉陝累

既死烈侯猶在位十年謂之終身相可也則

此乃烈侯三年之事但戰國策誤以為哀侯

耳又烈王五年韓嚴遂弑哀侯解題引正義

云紀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韓山堅賊其君

哀侯而立韓君山山堅即韓嚴也君山即懿

侯也愚按此事國策誤合二事為一司馬遷

兩存而不決溫公與劉道原書蘇氏古史皆

疑之大事記考之未盡且史記年表世家兩

書韓嚴是聶政之事乃嚴遂而弑哀侯者乃韓嚴大事記謂氏偶同又不知韓嚴遂韓國氏名交混也通鑑書嚴遂弑哀侯大事記目之未改當從史書韓嚴綱目書嚴遂下注哀侯以韓廐為相而憂韓遂二人相害遂刺廐於朝併中哀侯亦仍誤也

韓姬弑其君悼公

索隱曰王即亦云徐孚遠曰蓋以昭侯首尾二十六年中間特

云殺悼公故曰不知悼公何君也蓋史誤

十一年君號為王

愚按楚世家及六國年表韓君稱王在楚懷

之六年是年於韓為十年此作十一年誤

必不為厲行以來

考要曰行者行列也魏世家云投質于趙請

為天下雁行頓刃蘇秦傳云使弱燕為雁行

而強秦故其後義與此同皆戰國策文也

楚救不至韓

史詮曰韓字下有缺文戰國策楚救不至韓

氏大敗

秦伐我取穰

通鑑地理通釋曰郡縣志穰本楚別邑取豐穰之義後屬韓秦武王攻取之封魏冉為穰侯

公子蟻虱

戰國策作幾瑟 戰國策補注曰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蟻虱爭為太子世家所載參錯不可詳考大畧二公子各有所主公叔挾齊魏以主咎公仲扶秦楚以主蟻虱也

蘇代謂韓咎曰

戰國策補注曰韓咎當是公仲若是太子咎

豈有紉蟻虱之理 史詮曰戰國策蘇代作

冷向

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

余有丁曰按國策云請道于南鄭藍田以入

攻楚出兵于三州以待公殆不合於南鄭矣

史詮曰不合者不與楚戰也

施三川而歸

通鑑地理通釋曰韋昭曰河洛伊曰三川周

東都也秦置三川郡 大事記曰三川郡在今

為衛懷孟開封鄭河南汝陝號拱之地

凌稚隆曰張設救韓之功于三川天子之都而歸咸陽

司馬庚三反於郢徐廣曰一作康

戰國策作司馬康

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

戰國策補注曰先韓者急圖其國後秦者不

望其救先身者善己之謀後儀者不隨人之詐

凌稚隆曰按先身後儀言欲秦之救己而

不欲其勁韓也

五年秦拔我宛正義曰宛鄧州縣時屬韓也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宛故申伯國西通

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秦昭王十五年

攻楚取宛韓釐王五年秦拔我宛今鄧州南

陽縣 愚按秦本紀昭襄王十五年伐楚取

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宛為楚邑不知

幾時屬韓所取者軹及鄧也上下連文遂誤

作拔宛耳

與秦會而周間

愚按秦本紀會新城

秦擊我於太行

通鑑地理通釋曰正義太行山羊腸坂道北
過韓上黨戰國策曰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
行則韓請效上黨之地

二十四年秦拔我成車滎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通典成車今汜水唐屬五
州戰國策三晉分智氏地段規謂韓王曰分
地必取成車韓王曰成車石溜之地也無所
用之段規曰不然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
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
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父王曰善取成車至韓

之取鄭果從成車始韓哀韓二今按晉楚之
霸也爭鄭秦之并六國也始于韓以虎牢成
車之險也秦拔成車滎陽十九年而韓亡李
曰惠王用張儀之計東據成車之險今按張
儀之責楚曰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
下河東取成車韓必入莊襄王元年
秦紀韓獻成車在莊襄王元年
又曰滎陽鄭地屬韓通典鄭州滎陽縣故
魏國新謂秦置敖倉楚漢戰京索問是也

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

通鑑地理通釋曰戰國策周最曰秦盡韓魏
之上黨大原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

之命犀武敗于伊闕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
上黨之急辭之秦毋恢見魏王曰秦悉塞外
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西王黨絕矣樊
餘謂楚王曰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
以上危按大事記秦昭王十四年韓魏攻秦
白起敗之於伊闕又涉河取韓安邑以東至
乾河正義源出絳州絳縣東南四十五年
白起拔韓野王絕上黨道太行山在西北
韓獻上黨於秦上黨守馮亭以郡降趙馮
亭入城市四十七年秦王乾攻上黨拔之四

十八年白起分軍為三使王齕拔趙武安義
故城在洛州武安縣西皮牢與武安司馬桓
南五十里今屬磁州
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莊襄王三年王齕攻
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戰國策所謂
在韓魏之間趙安邑魏地而云取韓安邑也
魏地百里而趙趙不能治壺關城漢治長子
城

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

大事記曰秦并六國始於韓者蓋李斯之策
也杜牧曰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

折天下脊得趙因拾取諸國

紹趙孤之子武

史詮曰孤字當在之下

此天下之陰德也

蘓氏古史曰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為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余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平公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哀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獲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饑饉其報固當然哉

史記疏證卷第三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通曰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其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為世家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為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衛辨庭管氏之三歸反玷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謂其可 辨惑曰陳恒殺闕止事既詳見于齊世家又見于田完世家陳乞立陽生事亦然

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

經典毛詩釋文曰寘音田又音珍一音陳寘填塵依字皆是田音鄭云古聲同按陳完奔齊以國為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 日知錄曰此亦太史公之誤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為田耳 乃使人遷晏孺子於貽而殺孺子荼

愚按茶即晏孺子宜書曰而殺之足矣而稱其名不亦贅乎

鮑收與齊悼公有却菽悼公

邵泰衢曰傳哀十年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哀八年鮑收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憇之公謂鮑子或謂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使以二乘及潞廢之以入遂殺之夫悼菽赴于師不知其人也或云乞菽其君茶恒菽其君壬莫陳氏之強橫若也悼之菽也舍陳氏又誰之焉今日鮑收收已先誅矣而又當此菽君之名不亦冤乎

歸乎田成子

史通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比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按左氏傳石碻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為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為標冠云

子太公和立成子隱曰莊周及鬼谷子亦有齊國

徐孚遠曰莊生在齊宣王時豈得逆數王建以為十二代蓋摠言田氏擅齊之數

田會自康丘反

竹書紀年曰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孫以康丘叛于趙田布圍康丘翟角趙孔肩韓氏救康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遁

駙忌曰

徐孚遠曰駙忌始以鼓琴于成王不宜在桓公已與廷議且其事與下文所載亦相類

段干朋曰

愚按此與下文救趙之事戰國策皆作段干綸春秋後語作段干萌

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

通鑑地理通釋曰郿縣志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東南六十里本漢舊縣田單守即墨破燕軍盡復齊地項羽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都此漢屬膠東北齊併入膠水隋復置屬萊州城臨墨水故曰即墨田肯謂琅邪即墨

之饒顏氏曰二縣近海財用所出燕秦必致

魚鹽之海是日烹阿大夫并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

列女傳曰威王即位諸侯並侵之其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諛護之佞臣也不可不退于是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破胡并烹之

惠王請獻觀以和解

竹書紀年周烈王七年齊田壽帥師伐

我圍觀觀降

求成侯不勝而犇

大事記曰桂陵馬陵二字多混而世家書田忌之犇在威王之時亦史之誤也 戰國策

補注曰戰國策田忌之奔在戰馬陵後即宣王之世明矣史載其奔在前故謂召復位忌既襲齊豈得再復成侯猶在豈宜並列而馬陵後忌無可書之事如其必有誤矣

戰於南梁

鮑彪戰國策注曰魯國蕃縣有南梁水 補

注曰高誘云韓巴大梁在北故曰南梁 宣王召田忌復故位

戰國策補注曰按策言忌伐魏三戰三勝忌戰可見者桂陵馬陵二役策併言之也後章記忌係太子申禽龐涓孫子謂忌曰若是則齊君可正成侯可走忌不聽遂不入齊又記田忌亡齊之楚楚封之江南則忌之出奔在戰馬陵後宣王之世明矣史載其奔在前故謂召復位忌既襲齊豈得再復成侯猶在豈宜並列而馬陵後忌無可書之事知其必有誤也以威王之明成侯公孫開之詐豈能行其間其為宣王無疑也大事記謂桂陵馬陵二事多混而書忌出奔在威王時亦仍史之誤耳

孫子曰

愚按戰國策以為田忌之言

接子正義曰齊人藝文志云

愚按漢藝文志道家者流有接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此在漢之齊非田齊也接子另是一人

是以齊殺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楊慎曰按穀梁傳云稷下稷即側也稷字又

作棘鄭志張逸問曰我先師棘下生何人也

荅曰齊田氏時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

生無常人也真德秀曰墨翟禽滑釐具一也

宋鉞尹文其二也彭蒙田駢慎到其三也莊

周惠施其四也

與秦擊敗楚於重丘

通鑑地理通釋曰應劭曰安德縣北五十里

有重丘鄉水經注故重丘縣漢屬平原在德州左

傳裏二十五年諸侯同盟于重丘與地廣記

永靜軍將陵縣漢重丘縣地隋於重丘故城

置唐屬德州慶曆七年屬永靜

夫約鈞然

戰國策補注曰言齊秦俱相約如此一本無

然字愚恐約鈞字訛無然字

蘓代為齊謂秦王曰

史詮曰戰國策齊字並作韓

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餘

曰案其餘諸傳無楚伐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

通鑑地理通釋曰正義謂濟州已西左傳傳

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水經注春秋

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京相璠曰濟水自

鉅野至濟北是也蘇代曰秦以濟西安於趙

愚按樂毅傳燕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

連楚魏令趙問秦以伐齊之利樂毅并護趙

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焉得云無楚伐齊事

也徐廣謬矣

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

呂氏春秋曰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齊

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齊王欲戰

使人赴觸子耻而誓之曰不戰必刻若類掘

若壘觸子苦之欲齊君之敗於是以下兵

戰戰合擊令而却之卒北天下兵乘之觸因

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達子又帥其

餘卒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

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惡能給若金與燕

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燕人逐北入國

相與爭金於莒唐甚多

潘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

戰國策曰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日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宰待子之君夷維子日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退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

入於鄒

淖齒遂殺潘王

戰國策曰王奔莒淖齒殺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而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贏博之間地圻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兩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圻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

又曰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昔而死

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庸

戰國策曰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漑園

君王后卒

戰國策曰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群臣之可用者其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讀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

聽姦臣竇客以忘其國

戰國策曰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

佳建共者客耶

陳隱曰耶音邪謂是建客耶客說建佳言遂乃失策今建遷共

史詮曰邪如字讀語詞也索隱注謬

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材孰能注意

習學記言曰陳完之占前代此類甚多孔子以為不足以訓故獨贊易以點之允左氏所載皆孔子所點也當其時亦有知象數筮占為非道者但其智不能盡古今之變故閔然終

墮於卜師爾而遷乃謂孔子晚而喜易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材孰能注意反以陳完之占為孔氏所盡心者是遷未嘗知有孔氏之易所識如此蓋難語上也 辨惑曰史氏之評因人事之善惡而正其是非以示勸戒而裨教化故可貴也遷之贊田完徒謂易術幽明非通人達才莫能注意此固不必道者而又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蓋若遵厥兆祥則亂臣賊子皆得以天命自解而無所懲矣豈史氏之所宜言乎

史記疏證卷第三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困學紀聞曰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滿水李氏曰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雜墳羊之怪道楷天之異測桓釐之災斯以為聖而已矣何其陋也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 習學記言曰孔子世家所取甚雜然比之載五帝三王周召等事猶不至於駁異譬如以象求人雖非其真然禹行舜趨要無桀跖步履學者深考之亦足以成德也 辨惑曰春秋書天王狩河陽事載于孔子世家足矣而又見于晉世家又見于周本紀 又曰孔子世家總書行事有云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哀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脩學之不諳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史

氏之所記孔子之所自言豈可混而不別遷
採經撫傳大抵皆躋駁而二帝三王紀齊魯
燕晉宋衛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尤不足觀
也

禱於尼丘

水經注曰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
即顏母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一十里有顏母
廟 祖庭廣記曰顏氏禱於尼丘升之谷草
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重
魏書地形志曰魯縣有顏母祠堂

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

水經注曰尼山南數里孔子父葬處禮所謂
防墓崩者也 關里志曰防山在孔廟東三
十里周圍八里高二里
聊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
焉

陳澧禮記集說曰顏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
聖人人倫之至豈終母世不尋求父葬之地
至母殯而猶不知乎且殯之衢路等之死于
道路者夫子恐為之乎馬遷野合之誣謂顏

氏諱而不告鄭註因之以滋後世之惑此出
諸子雜說不可據也若終身不知父墓何以
為孔子其不然也審矣 邵泰衢曰五父之
禱宜殯棺之地倘無耶母之誨將終殯之衢
已守輓父之母係孔氏之何親若不詳而有
微又何敢冒昧以母合葬乎至曰疑其父墓
則已知其處矣又曰母諱之也則是聖母親
言尚生疑惑夫豈聊母一語遂成實信者哉
檀弓野說証聖良多司馬信之更增舛謬
孔子要經季氏享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

享士非敢享子也孔子由是退

邵泰衢曰喪而要經喪未除也而與享者有
乎至聞虎一叱由是而退則禮樂之宗曾不
若一竊寶玉大弓之盜已闕亡之拜將仕之
言遷應不知此也

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

莊子曰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見老聃而問
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
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
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

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
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 張
氏理窟曰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萇弘問禮
於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觀老子薄禮恐
非其人然不害為兩老子猶左立明別有作
傳者也

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
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
則晉怒附於晉則楚東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
史詮曰此錯簡也蓋在魯世家昭公二十年
之上因孔子世家亦有昭公二十年字故誤
屬之也

齊處昭公乾侯

余有丁曰乾侯晉地晉人以居公者齊處公
于鄆非乾侯也

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于景公

余有丁曰按昭二十年齊世家記景公與景
嬰狩魯界因入魯問禮于孔子自此嬰與孔
子相友善今魯亂孔子適齊必因嬰以通于
景公而世家謂為高昭子家臣以通景公或

誤

趨詳之節

史詮曰詳當作踰

吳伐越陸會稽得骨節專車

余有丁曰按吳伐越事在哀公元年家語云
吳子使聘于魯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
命也賓既將事及發幣于大夫及孔子孔子
爵之既徹俎而蕪然後客執骨而問今載于
定公五年此時吳未墮會稽安得獲骨之事
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

即泰衢曰子欲往者豈從叛哉正欲反叛為
順以正其大義使強臣不僭竊而為東周之
治耳豈不扭可輔哉今史云孔子循道彌久
温温無所試莫能已用曰周文武起豐鎬而
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止孔子卒
不往噫馬遷以孔子欲費與不扭為可以文
武乎是從叛也何妄之甚

孔子攝相事

徐孚遠曰謂相會盟之事非相魯也是時執
國柄者季氏耳

歷階而登

愚按禮雜記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鄭康成注云散粟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粟階故云散等也孔疏申之云散等粟階者謂升一等而後散升不連步也故燕禮記云粟階不逾二等注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以此知散等粟階是一也陸佃云粟階躡等有粟之道故曰粟階孔子見萊人以兵至故粟階無暇拾級聚足也歷疑是粟

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

王樵曰姜廷善曰景子謝過之言何休氏載之但晏子自襄二十五年在杼欵君時見之至是又四十八年當不勝老矣七十致仕安得從會乎自定七年之後景公結黨稱兵侵伐魯衛甚非晏子所為然諸書皆不及嬰惟何休與史記言之或以何休本之晏子春秋則非可信之書也

則謝以寶

史詮曰洞本寶作質

公圍成弗克

余有丁曰按春秋記定公十二年隨邱隨費而史誤以為十三年年表記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而世家又以為十四年孔子去魯前後矛盾蓋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于是隨邱隨費三月魯大治齊人懼魏女樂以阻之孔子遂行正值魯十月有事于郊之日其圍成弗克在冬十二月此時孔子已去魯矣史記必誤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政卯

說苑指武篇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不一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辯而險二曰言偽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辯四曰記博而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辯知聰明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

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 柯維騏曰孔子誅少正卯其說出于荀卿朱子以論語左氏不載子思孟子不言疑之然荀卿去孔子未遠或得其實也

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

荀子儒效篇曰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徒魯之粥中馬者不豫賈 家語曰為大司寇國人謗之曰麇

裘無鞞投之無戾鞞之麇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國人誦之曰衣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衣衣惠我無私

孔子狀類陽虎拘焉

韓詩外傳曰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三終圍罷

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

致堂嘗見曰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俞也其年當百有五六十矣何子長之疎也

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

邵泰衢曰欲通齊景不取家臣欲媚夫人惟中交拜且使為次乘儼同官寺之流過市招搖不顧辱身之醜小人之所不為也而謂孔子為之乎馬遷証聖罪在難寬

此肅慎氏之矢也

邵泰衢曰子不語怪吾聞之矣博學多聞非積羊罔象防風肅慎之謂也以此多聖誠不若太宰矣立極之聖豈若張華之知詭物東方朔滑稽逢君者流哉此事家語亦載之漢儒之偽也

期月而已

史詮曰洞本已下有可也二字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

余有丁曰師襄子即擊磬襄孔子用魯舉為

司樂之官及孔子去魯而襄子入於海史記
載學琴於去魯之後殆非也歷聘紀年記孔
子二十九歲適衛學琴庶幾近之

師蓋云文王操也

韓詩外傳曰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文王之
操也孔子曰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
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
也

災必於相釐廟乎

說苑 篇曰孔子與齊景公坐周使來言

周廟燔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
之曰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與
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
公曰何以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
死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
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再拜
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孔子自蔡如葉

金履祥曰孔子至葉即至楚也葉楚之縣也
但史記于在衛之事葉蔡之事皆重出而不

考爾

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說苑雜言篇曰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第
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
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
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懼也其誰知
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授干而
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
愠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
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於苦勾踐霸心生於
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不幽則忍不
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
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
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
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
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
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
文王困於羗里秦穆公困於穀齊桓困於長
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
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

獨言之也 又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為善者天報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為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以諫者為必聽乎伍子胥何為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庶者為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為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何為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立哉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尚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為天子則其遇堯也傳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

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日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左羊皮伯氏牧羊以為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為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哀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為無久而不香故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也憂不哀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慮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隋身端行以須其時也韓詩外傳同

夫子蓋少貶焉

史詮曰蓋當作盍

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

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

愚按說苑雜言篇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管五官有如子貢者乎 余有丁曰按此時顏子尚從在楚無恙也或謂顏子卒於哀公六年非也

今孔丘述三王之法

金姓曰東都賦事勤乎三五李善注史記楚

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按此則王字乃後來傳寫之誤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

考要云歐陽氏謂遷說然也書傳所載逸詩不可勝紀以鄭康成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也按詩序凡三百十一篇而六篇亡其辭故史遷及班固諸人皆謂三百五篇以見在為數耳按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西周盛時環

海內而封者千八百國使各陳一詩亦千八百篇矣今載於經者惟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十一國皆春秋時詩其他一無所錄則遷之言未必無據特以盡為夫子所刪為無理爾

讀易章編三絕

困學紀聞曰抱朴子祛惑篇有古強者云孔子嘗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章編三絕鐵摺見於此

達巷黨人童子曰

金姓曰按有達巷黨人是項索之說有項索七歲為孔子師之說不知因此童子二字牽

連傳會抑此實原於彼也

據魯親周索隱曰言夫子備春秋以魯為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夫下之有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曰殷中又中宗也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曰殷中又中史詮曰據魯親周故殷句據魯者以魯為據

也親周者以周為親也故殷者以殷為故也言春秋之作兼魯周殷三代之法而運之也鄭玄云春秋從殷之質是也正義注繆洞本

殷作商

子夏之徒

史詮曰一本作游夏

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索隱曰若孔子以魯哀公二十一年生則孔子年七十六
二為七十三若哀公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七
使經傳生年不定

金姓曰按年表自襄公二十二年庚戌至哀
公十六年壬戌正七十三若自襄二十一
年己酉至壬戌則七十四矣索隱不知如何
計算

哀公誅之曰

學齋帖畢曰宣聖之誅數處互有不同左氏
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誅之
曰昊天不弔不愍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任位
執執余在疾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而禮記
檀弓乃云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
相余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與左氏異而史記
孔子世家與左傳所載全同而班氏前漢五
行志則云孔丘卒哀公誅之曰昊天不弔不
愍遺一老俾屏余一人而止又與史記異大

聖人之誅尚紛紛異同如此况其下者乎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

水經注曰史記冢記王隱地道記咸言葬孔
子於魯城北泗水上今泗水南有夫子冢春
秋孔演圖曰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
銜書上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
制說題辭曰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
即子貢廬墓處也譙周云孔子死後魯人就
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家命曰孔里孔叢子曰
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
孔氏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銘
碑三所獸碣具存

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

水經注曰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
所居之堂後世以為廟自秦燒詩書經典淪
缺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尚書春
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
斗書漢時秘之希有見者於時開堂上有金
石然竹之音乃不壞矣廟屋三間夫子在西
面東向顏母在中間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

向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物也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永平中鍾離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訢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劔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寢堂牀首有縣笕意召孔訢問何等笕也對曰夫子笕也背有丹書人弗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笕欲以縣示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脩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笕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魏黃初二年文帝令郡國脩起孔子舊廟置百夫吏卒廟有夫子象列二弟子執卷立侍穆穆有詢仰之容漢魏以來廟列七碑二碑無字栝栢猶茂廟之西北二里有顏母廟廟象猶嚴有脩栝五株

子思作中庸皇覽曰子思家在南大相望

孔叢子居衛篇曰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

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愚按劉彤注後漢書郡國志伯魚冢在孔子冢東與孔子冢近大小相望子思冢在孔子冢南案今墓書孫在祖前謂此為驕孫附

子京生穿字子高

愚按孔叢子高遊趙客平原君遊魏客信陵

君於齊任司馬又為將舉管穆為臨菑宰

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

孔叢陳士義篇曰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

聘子慎為相魏王郊迎子慎相魏改嬖寵之

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凡九月

陳大計輒不用退而以病致事

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沙博士

孔叢獨治篇曰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

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

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

而反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
修其祖業不為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
國見利不易操名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
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
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
以車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
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
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意相望
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
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
為大師諮度焉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
鮒或稱孔甲

死於陳下

孔叢子答問篇曰博士凡仕六旬老于陳將
沒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
之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
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
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

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辨惑曰夫聖人道德光被萬世雖鄙夫孺子

皆知之矣而遷目讀書始想見其為人之大
概非所宜言

余低回留之

日知錄曰按玉篇彳部低除饑切低徊猶非
徊也然則字本當作低徊省為低回耳今讀
為高低之低失之楚辭九章抽思低徊哀猶
宿北姑兮低一作徘徊

史記疏證卷第三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通曰世家之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
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群盜稱王六月而死
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
以世家為稱豈當然乎 又曰史記如二人
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今盡若
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 史詮曰太史公
作陳涉世家嘉其以匹夫而為亡秦發難也
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

徐學遠曰勝廣自以成卒望輕故假名以動
衆也然扶蘇項燕時地俱懸安得共事不過
以愚小民耳

陳守令皆不在索隱曰張晏云郡守縣令皆不
非官也與下守丞同也則皆是行字也
金姓曰按守字未必皆行或令與丞皆守
而未即耳皆字却是行文

陳人武臣

孔叢子答問篇曰陳人有武臣謂子紺曰夫
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

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
言而辯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
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子
每探其意而較其事持以歷遠過姦勸善韓
氏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
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
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

周文自到軍遂不戰

孔叢子答問篇曰陳王涉使周章為將西入
關以誅秦秦使將章却拒之陳王以秦國之
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
士太師諫曰章却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
今王使章需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
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
人今王不脩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
之無及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救却遂進
兵擊陳王師大敗

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家三十家

愚按高祖紀作十家

外戚世家第十九

徐孚遠曰紀后紀而號曰外戚非也後代史書皇后自作紀而外戚別作傳乃為得之

非通幽明之故惡能識乎性命哉

辨惑曰夫一婦人之過否亦不足道矣且凡人事孰非命者而遷于此反覆致意何其費辭也人能弘道之語其意尤疎史詮曰不能成子姓若張后王后薄后陳后是也不能要其終若戚姬等是也幽明之故蓋指夢卜相等事也

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

水經注曰故瀆又南屈東逕竇氏青山南側

隄東出青山即漢文帝竇后父少翁冢也

自卜數日當為侯

金姓曰按少君至景帝時始封但云卜當為

侯可耳或數日便有長安之行則封侯之祥

即兆于此

妃立為皇后姓陳氏

徐孚遠曰陳皇后衛皇后俱不良死而附陳

后事於衛后傳者太史公時巫蠱事未起故

也

於是廢陳皇后索隱曰廢后居長門宮故司馬慈烈悲思奉黃金百斤為相如復親幸之恐非也實

金姓曰按復幸之說不虛但不復其位耳觀下文求子云云非復幸於帝亦何求之有奪其位以伸子夫之寵不絕其愛以慰大長公主之心帝于此自有作用固非貶入至死不復見也然則后之復幸不藉一賦之力但賦奏而后果復幸相如遂引為已功耳

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索隱曰

正義

金姓曰按昌邑哀王禮李夫人子也賀乃禮子入立而復廢者正義之說不應並列

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

余有丁曰按匈奴大宛傳廣利封時李氏未

誅後以將軍伐匈奴聞其家用巫蠱族乃降

匈奴此文誤史詮曰此皆褚生增入者

補

脩成君女為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為淮南

金姓曰按淮南王安傳王謀反畏妃知乃令

太子詐弗愛妃求去乃上書謝歸之

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金姓曰按酷吏傳義縱以捕案太后外孫脩

成君子仲遷河內都尉

衛青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其三弟皆封為侯

金姓曰按衛將軍傳青三子伉為宜春侯不

疑為陰安侯登為幾干侯伉坐法失侯青卒

乃嗣長平侯此云四子者但見一門四侯則

伉居長自當嗣侯餘三侯自各為一弟而不

知伉之一封一爵也此褚先生之誤索隱亦

只注三侯而於四子三弟之說略不置辨

大將軍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

乎

金姓曰按青三子元朔五年封則尚主當是

本年或次年事年表元光五年平陽侯曹襄

元年此即平陽主子也自元光五年辛亥至

元朔五年丁巳主寡居七載子為列侯者亦

七年矣元朔五年武帝三十三歲主為帝長

姊殆三十六七有如此之子而必自配其家

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昭帝立時年五歲爾

愚按漢書昭紀年八歲立

楚元王世家第二

柯維騏曰漢書以楚元王傳與荆燕吳並列

而以趙王遂與高祖五子同傳蓋楚元王高

祖之弟而趙王高祖之子也史遷世家只序

楚元王而此特附趙王者蓋以防與先生與

申公事相類有賢不用卒犯大戮均可為世

戒也

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

劉敞七門廟記曰子為廬州從事始以事至

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堰者問於居人其曰溉

幾柯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則漢羹頡侯

信始基而魏揚州刺史劉馥實脩其廢

戍則殺尚夷吾

徐孚遠曰則殺疑賊殺也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

其積聚

愚按高紀此事在漢三年項羽本紀與此作

漢四年誤

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因陵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

壽春

愚按高紀在四年

王淮東五十二城

越絕曰賈築吳市西城名曰定錯城屬小城

北列平門丁將軍築治之

以畫干營陵侯澤畫得罷也以工

黃氏曰杜曰田生所干劉澤之畫即明年所

施於張子卿之計曰弗與云者弗與我施行

所畫促之之辭爾澤劉氏也而王諸呂乃出

其計其罪大矣故太史公之贊曰劉澤之王

權徵呂氏而釋之者弗察謂畫為工畫謂與

為黨與夫於干劉澤不言其所畫而於干張

子卿言之文法之相為先後如此而釋之者

弗能察故夫史遷之文深遠矣

傳子嘉為康王

愚按金史世宗紀大定九年二月詔改葬漢

二燕王於城東又蔡珪傳曰初兩燕王墓舊

在中都東城外海陵廣京城圍墓在東城內

前嘗有盜發其墓大定九年詔改葬於城外

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啟擴其

東墓之柩題其端曰燕靈王舊舊古柩字通

用乃西漢高祖子劉建葬也其西墓蓋燕康

王劉嘉之葬也珪作兩燕王墓辨據葬制名

物歎刻甚詳

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晉灼曰澤以金與田生

后也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起於相

也蓋是事發相重也傳盛

陳霆曰事發相重謂諸呂變作而澤能舉兵

入討又與群臣共立代王是與內朝相倚重

也晉灼索隱之說皆非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愚按高五王不立傳四王見高后紀而悼惠

別立世家史例視班為允

西駝見齊王

史詮曰西當作逆

懿王子次景立是為厲王

金姓曰按年表作次昌

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

金姓曰前褚補外戚世家云脩成君女一人徐廣以為嫁淮南者也按年表齊厲王以元朔二年薨徐甲謀請城事自在是年以前而淮南傳謝歸脩成君女在元朔三五年間蓋城嫁齊不售嫁淮南又離絕也

惠王十一年卒

史詮曰史表七年卒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習學記言曰蕭何雖不逮古人然漢非何不與也遷既不能品第其人而始但輕之為刀

筆更終遠與閭散爭烈伊尹傳說未嘗無賤微之誚此固何足論然又何閭散之易為乎漢高之德與力皆非有尺寸而以何為磐石故能建侯未知勞苦置衛繫獄者發於編笥而然耶抑亦有流言之誤耶遷殊不能辨而後世因之使人廢卷歎息而已

封為鄴侯

資暇集曰漢相蕭何封為鄴侯舉代呼為馐有呼贊者則反掩口而啞深可訝也鄒氏分明云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贊又茂陵

書云蕭何國在南陽合二家之說音贊不音馐明矣司馬貞誠知音贊不能痛為指揮將來而但云字當音贊今多呼為馐遂使後學見今呼為馐字咸曰且宜從衆是誤也可歸於司馬氏

顧反居臣等上何也

徐孚遠曰秦用首功法是時猶延其舊故諸將稱戰功以屈鄴侯也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擊秦司馬尼軍陽東破之

史詮曰漢書尼作欣

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

徐孚遠曰章邯為雍王好時雍地則章平疑是邯族也 愚按高紀明云雍王弟章平徐未深考也

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

愚按漢書作王武反於外黃以樊噲傳參之

則外黃為得

柱天侯反於衍行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其誰封 盧江

苞林曰柱天侯亦猶建成侯奉春君之類假以
徽稱不必指其食邑且漢書地理志廬江瀟
縣天柱山在南復非柱天也是時王武反外
黃程處反燕柱天侯反衍氏服度云皆漢將
則漢王所封也漢元年廬江屬楚又安得以
楚地封其將軍哉

擊魏王於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
恒陽縣是下曲陽在定州鼓城
縣西五里

余有丁曰按此必魏自有曲陽定州之曲陽
時屬趙

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

金姓曰按灌嬰傳云從韓信攻龍且於高密
身生得亞將周蘭蓋是時參嬰並隸於信故
叙功畧同而其實擒蘭者嬰也嬰傳於降彭
城之後又云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蓋前此
逸去嬰終得之

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

徐孚遠曰平陽侯與淮陰共定齊地假其威
名以鎮之故終高帝世為齊相不徒
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習學謂山太史言曰曹參言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
而勿失此語持之甚難然則歌呼應和正為
永日計非所謂桀樂怠傲以求禍者也小人
所見不遠故以不能有所改作為疑雖然以
惠帝之仁不幸而呂氏已執其柄不然則參
之所守當更別論

氏以寧一

史詮曰荀紀一作謚

裏尚衛長公主生子宗

金姓曰按外戚世家云衛子夫生三女索隱
曰其一衛長公主後封當利公主封禪書云
以衛長公主妻樂大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
時元鼎四年也年表云元鼎三年平陽侯曹
宗元年蓋裏歿未久主即更嫁樂大嫁踰年
而大誅不知復歸於宗否漢時公主有子而
夫死輒嫁不以為異曹氏特不幸竟見當利
猶夫死而然平陽直先以惡疾出其夫矣

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金姓曰按征和出天漢之限豈又褚先生所
續乎年表亦同年表載侯秘彭祖并叙至

後元之年

極言合道

楊慎曰極言合道但倒一字謂言極合道也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習學記言曰以籌策算天下於古無是現國
慮敵則有之矣至從橫人妄為揣摩而後世
遂有取天下之術然皆無以逾張良方其在
散亂中如洪流一板卒能合而為一異哉然
良因事開說若不得已未嘗為成謀開闔在
手信爾則上世聖賢之勤勞皆可廢斯尤異
矣遷序良事無不足者四皓之來極其辨智
古今未嘗有而後世儒者欲以空義斷其是
非何可當也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索隱曰按王符皇甫
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而韓先
有張去疾及張譚恐非良之先代也
田學紀聞曰張良張仲三十年代孫張老十七
代孫張氏譜云仲見詩老見春秋禮記 李
光縉曰荀子云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
孟嘗可謂策臣也注去疾張良之祖然則去
疾亂韓而良能為韓克蓋前人之德者也

大父開地

金姓曰按大父名開地而子名辟疆字不犯
而子義有嫌在後人亦所當避也或辟疆自
取服猛之義如罷敵鎮惡而非用衛文公本
名則無嫌耳當以疆與疆別之

出一編書

漢書藝文志及證曰後漢光武紀詔報臧宮
馬武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注
即張良於下邳圯所見老人出一編書者隋
書黃石公三畧三卷梁又有黃石公記三卷

館閣書目黃石公素書一卷凡六章恐依托

田學紀聞曰魏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
石之符誦三畧之說言三畧者始見于此合
神霧云風后為黃帝師又為禹師化為老子
授張良書今有素書六篇謂黃石公圯上授
子房世人多以三畧為是荆公詩云素書一
卷天與之

與蕭何等俱封

史詮曰今本封下重出六年二字漢書削之
是也

於是上逆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

史通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鳥雀按子房之少也傾家結客為韓報仇此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為屬羣小聚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聚屯圖為禍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群議沙中何無避忌為國之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剛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復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益其端耳王世貞曰按功臣年表曹參至陳平九人皆以十月甲申封張良至陳豨十三人以正月丙午封周竈以丁未封丁復以戊申封呂青以壬子封雍齒始與彭蒙以戊午封而諸將陳武等以三月丙申庚子等日繼封然則曹參諸公遠者先三十四日而沙中偶語之輩僅陳武輩二十餘人耳此曹非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留侯之謚談未必實也

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

史詮曰表建成侯呂澤之周呂侯名澤傳文以釋之為澤誤也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以平為信武君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拜平為都尉

金姓曰按此則項羽紀鴻門之會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乃史公追稱之耳時平尚未得為都尉也故徐廣曰一本無都字

武士反接之

金姓曰按上文已云執縛之載後車矣此句似刊落不盡

平謝曰主臣

林曷羣書歸正集曰主臣二字諸解不同或謂皇恐或謂擊服皆非也韋昭曰主道臣道不敢欺也較諸解為近樓迂齋表云億載萬年為父為母九州四海忠主忠臣其意為可見矣餘詳容齋隨筆金姓曰按如孟軻之說于馮唐傳之主臣更通不去自應從張晏作違恐解索隱於此依違其說不若馮唐傳注之詳確也

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

金姓曰按衛將軍傳但云青姊少兒與掌通

徐注或有錯誤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攻曲逆最

史詮曰漢書遂作遇

所將卒當馳道為多

陳子龍曰當馳道者大抵當正軍也

上復以勃為丞相

王世貞曰凡出入將相最久者絳侯周勃從

入漢為威武侯相國太尉再為丞相就國凡

三十四年潁陰侯灌嬰為昌文侯御史大夫

車騎將軍太尉丞相凡三十年郡縣數將兵

有功不當侯十二年用父食其故封高梁侯

凡六十三年張北平倉以代相封侯為計相

四歲淮南相十四歲御史大夫六歲丞相十

四歲比卒凡五十五年其餘尚不能殫述述

其見於史記者如此

吏事方驗而出之

史詮曰今本方驗屬上句讀非也漢書無事

字

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

侯續絳侯後

史詮曰下文重出擇絳侯子續絳侯後數句

此太史公刊落未盡處班氏削去前數句良

是

亞夫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索隱曰漢書亞夫

蓋此亦聞疑而傳疑漢史得其實也

金姓曰按鄧都尉畫計見吳王濞傳史公固

已兩存其說矣索隱願援漢書以證異同何

其疎也

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

容齊隨筆曰軍中夜驚之事漢史書之以為

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時天子先驅至

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軍中

夜驚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

越人斬吳王頭以告証義曰越人

史詮曰越人即東甌王正義注繆

此非不足君所乎

日知錄曰謂此豈不滿君意乎蓋必條侯辭

色之間露其不平之意故帝有此言而係侯
免冠謝也

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

日知錄曰當云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
衍有罪二字

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習學記言曰周勃傳亦言伊尹周公何以加

與論蕭何同意遷之於聖賢徒存其貌耳

辯惑曰司馬遷贊蕭何云與閻天散宜生爭

烈贊韓信則云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贊周

勃則云伊尹周公何以加夫史氏擬人必於

其倫不可不慎也以何信等輩而上方三代

聖賢談何容易哉至論張耳陳餘則又譏其

于太公季子遷之品藻陋矣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廣睢陽城七十里

水經注曰孝王以土地下濕東都睢陽又改

曰梁自是置縣以大梁城廣居其東城夷門

之東夷門即侯嬴抱關處也

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

周禮疏曰漢法言引籍者有門籍及引入及
得出入也

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

歸有光曰按安國傳因長公主謝罪太后事

在前非為勝詭事疑世家誤也

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
服自此喪人

日知錄曰乘布車謂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

無降服自比喪人之意

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

史詮曰洞本時作特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柯維騏曰按太史公自序於梁王云七國叛

逆惟梁為捍於五宗云五宗既王親屬洽和

他如楚元王云為漢宗藩荆燕云為漢藩輔

齊悼惠王云實鎮東土此諸王有功於漢不

論親疎不論享國修短俱得名世家乃若吳

王淮南衡山之屬既無藩輔之功而其子孫

又首倡叛逆或犯奸惡自取滅亡故降為列

傳不得與諸王比也蕭曹平勃張良列之世

家而彭韓熙其諸人只列為傳意亦如此乃

若陳涉亦名世家天下亡秦由涉首事其功足多也班彪識其進黜失經而固纂父書通列為傳失之矣

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

金姓曰按膠西王賊戾如此故公孫宏忌董仲舒而薦以為相王素聞仲舒有行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疾免蓋相二千石似此者僅矣

趙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

金姓曰按中朝權要如張湯主父偃皆為彭祖告敗則王官不足言矣

入多於國經租稅

徐字遠曰索隱不明謂王專握會之利故市租之入反多於田租也

長沙定王發

金姓曰按此東漢之祖也發生春陵節後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光武嘗賜寶駟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詔曰

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賈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

子慶為王

史詮曰史表名通平

擅出漢所疑囚者

金姓曰按漢所疑囚者謂漢使所捕治者也以情罪未的故曰疑蓋所捕要犯王既匿之其牽連收捕者王又擅放之也

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

史詮曰史表一年卒

三王世家第三十

黃氏曰抄曰大史公備述羣臣奏辭皇帝恭讓始終陪復之辭以及三王封策之辭爛然可觀也而不載其行事褚先生條釋其後謂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早夭謂廣陵王果作威福謀反自殺謂燕王謀為叛逆亦自殺皆如其策指云愚按齊王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永終者堯戒舜之反辭云四海困窮則天絕其祿不執中者也今乃用為期望之辭屬之執中之下誤矣豈亦王早夭

國絕之先兆耶 柯維騏曰太史公書原缺
三王世家獨其贊語尚存故褚先生取廷臣
之議及封策書補之其書諄諄以保國艾民
為戒庶幾古人命戒之詞故亦稱世家厥後
燕王旦廣陵王胥怨望不立一謀遂一詛呪
身死國除有負訓詞太史公若在則當降而
為傳不得與諸王並也事詳漢書武帝五子
傳

大司馬去病上疏曰 至唯願陛下幸察

余有丁曰按此即今題覆之例意古未有故太

史公因錄之以存一體

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

茅坤曰按此即今都官會議之制

續蕭文終之後於鄴音索隱曰蕭何初封沛之鄴

贊音

金姓曰按年表鄴廢而紹以筑陽筑陽廢而
紹以武陽武陽廢而紹以鄴其後來之復歸
本封與改邑南陽未經注明索隱于年表及
蕭相世家俱只辨贊之非嗟無封贊續嗟之
說此處所云不知何本

褒厲羣臣平津侯等

金姓曰按年表元狩二年公孫宏卒五年莊
青翟為丞相六年封三王

而家皇子為列侯

余有丁曰按諸侯王稱國列侯稱家故曰家
皇子為列侯即上所謂列侯家之也

維稽古建爾國家索隱曰諸先生解云維者度
魏高貴卿公云稽同也

金姓曰按維稽古之文直襲用微子之命篇
語義本易明索隱引證夾雜

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
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歸有光曰三王世家本不關讀此贊文可見
太史公亦不及見三王後事褚先生淺陋遂
謂求其世家不可得也序亦云三子之王文
辭可觀可知獨載其文辭也 趙恒曰恒按
三王世家昔云亡逸在十篇有錄無書之數
今觀太史公贊以封建之義則云弗論著也
以燕齊新立則云無足采也以天子恭讓群
臣守義云云故附世家則文辭爛然具在語

中是未嘗亡逸也竊意分封莫不有冊漢封
非特三王若以制冊獨為可觀則漢文爾雅
非特三王之制為然安得一二記錄也而褚
先生從長老後取其冊列其事且為疏解
殊失有損燕益之義 愚按此篇有錄無書
史公僅存贊文故褚先生云謹論次其真
州詔書編于左方索氏述贊曰褚氏後補冊
書存焉本自明白歸趙之言為失實

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索隱曰鄉下

愚按此二語見荀勸學篇下文荀子所無索

隱誤

借往使燕風喻之索隱曰皆往

金姓曰按廣陵二字誤宜改燕

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

愚按漢書燕刺王傳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

伏誅

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糝中

愚按荀勸學篇云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

糝

史記疏證卷第三十九
伯夷列傳第一

西京雜記曰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
無報也 史通曰子長著史記馳騫窮古今
上下數千載至如臯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
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迹居多
蓋各採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
居首何齷齪之甚乎 朱子曰孔子謂求仁
得仁又何怨傳但見伯夷滿身是怨 習學
記言曰遷本意取高讓不受利樂者為列傳
首是也然許由卞隨務光空寓言無事實學
者所共知遷為是故以六藝正百家之妄正
於其野不必正一也按舟有問於子貢曰夫子
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
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
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子曰見善如
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
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
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
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

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論夷齊之事無大于此者矣以子臧季札考之未嘗有所怨則夷齊何怨焉謂夷齊為怨者傳遠而說訛爾遷雖以孔子之言謂夷齊之非怨而又以妄人之詩疑伯夷之不能不怨既正於其所不必正復以所不必正者害其所正二也且負芻芟光皆裁君竊國子臧季札尚不恥立於其朝蓋其待之如糠粃外物不寘是非於心乃讓國之常節况武王周公以至仁大義滅商夷齊奚為惡之此特浮淺之詞而遷信之何哉孔子謂餓于首陽者言其甘于貧賤而難之也遷遂以為不食死懟而不知命豈仁人之意乎三也盜跖不軌之人何足與夷齊類子較賢否聖賢之所自為者天之所不能為遷雖稱重輕清濁各有所在而實理蓋未之知四也又遷所謂名者顏子因孔子而傳則固信矣若夷齊則在孔子之前五六百年孔子所敬而畏者故曰民到于今稱之是不待孔子而後彰也稽古道續先民聖人之職當然也豈以是為軒輊於其間哉遷雖定一尊

于孔氏而其陋若此者非所以為尊五也余觀孟子論伯夷最為精義猶推惡惡之心有近隘之行非所謂得仁求志也必以孔子為正

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路史餘論曰莊周書言堯遜天下於許繇許繇不受耻之而逃於箕陰且以為由師鬻缺缺師王倪與被衣而意而子與巢父嚴偁方面皆許由之友凡數人者迹不見於他傳故說者類以周為寓言靡事實太史公且疑之謂其不有遜禪之事而乃特稱箕山許由之冢今據在登封東南三十里為高三丈則不得謂無其人也呂春秋言堯朝由於沛澤請屬天下而傳謂由隱沛澤之黃城耕於箕山之下沛澤即今之沛而黃城則今登封西南之負黍亭也馮衍顯志賦所謂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由於負黍者京相璠云成陽西南二十七里世謂黃城而西征記許昌城者為許由之所居大城東北九里而近猶有臺曰許由其崇六丈廣三十步許由之所嘗登故譙

史云由居箕山恬泊無欲堯聘不就人咸高之因曰堯以天下屬之由切耻之夫周之言固有或寓然齧缺王倪豈類如疏者云哉

孤竹君之二子也

當塗徐文靖山河兩戒考曰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郭注觚竹在北即孤竹也其後乃以為封國漢志遼西令支縣有孤竹故城孤竹國應劭曰姓墨邵氏一作目夷太史公曰契後分封以國為姓有目夷氏孤竹蓋契之後也水經注曰溫水出肥如城北西流注於元水元水西南逕孤竹城西入濡水濡水自孤竹城東南逕主鄉北觚溝水注之管子齊桓公二十二年征孤竹來至卑耳之谿國語所謂斬孤竹刺令支者也隋書裴矩奏收日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於箕子括地志孤竹城在平州盧龍縣南十二里今在永平府城東一十五里

國人立其中子

水經注曰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已日余孤竹君之子伯夸之弟遼海漂吾棺

柳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水上有浮棺矣嗤笑者皆無疾而死於是改葬之晉書地道志曰遼西人見遼水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為因為立祠焉祠在山上城在山側肥如縣南十二里水之會也

父死不葬

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黃氏日杲曰父死不葬之語與武王十一年伐紂事背馳然漢人舊說以武王上繼文王受命之九年為十一年故云爾

遂餓死於首陽山

路史餘論曰夷齊冢廟在蒲之蒲阪首陽山之南馬融顏師古之說同而高誘乃以為洛東北去二十里之首陽山杜預阮籍之徒咸以為然更謂二子餓死在是即今二山皆有夷齊冢廟九域志兩從之戴延之竊以為疑按夷齊之蹤當在河東首山者雷首也是為中條一曰薄山一山九名即黃山也據河南

郡境界簿云城東北十里首陽山有首陽祠
夷齊所居而黃太史猶以或者指武師度孟
津二子叩馬而諫當以洛陽為是夫首山之
名所在固不一曹太家云在隴西而今隴西
有地曰首陽東有鳥鼠山謂之首陽而許叔
重言首陽則正在遼西今遼之和順東實有
山曰首陽俱有祠廟其在災郡亦有首山豈
得偏為據邪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
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欵注家
亦云蒲阪陽區山者俗號首陽而黃子且以
為無餓死事按呂氏書夷齊如周至岐陽而
文王已歿武王即位使叔旦就膠革於次四
內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又使召公就微
子啓于共頭之下盟曰世為長侯守商常祀
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
埋其一以其一歸夷齊聞之相視而笑曰嘻
異哉非吾所謂道也昔神農氏時祀盡敬而
不祈喜云云卑自高也今周見商之僻而遽
為之其治尚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
盟以為信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治

商是以亂易暴也今天下聞周德衰與其並
乎周以漫吾身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乃
北行至首陽餓焉石曼卿云死蒲阪者耻周
之事而死於堯舜之區庶幾見揖異之風焉
則亦非洛陽矣又孰有叩馬之事哉三秦記
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
而死而爾雅云芑白苗捷為舍人以為伯夷
所食首陽之草也程晏以不食為飽以失仁
為餒餓乃其飽死乃其生而李德裕且以聞
媛不薇為不智不義棄兄之祿不仁伊川程
氏則謂止是不食其祿非餓不食聖言皦日
而衆言猶不一惜哉 愚按呂氏春秋之言
本莊子讓王篇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日知錄曰其重若彼謂人之重富貴也其輕
若此謂清士之輕富貴也
趨舍有時後
趙恒日言其所趨在此則所舍在彼趨富貴
則舍令名趨令名則舍富貴若此類若伯夷
之類也正義似未明

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前

莊子盜跖篇小人殉財君子殉名

管晏列傳第二

習學記言曰遷載管仲稱鮑叔事甚鄙不可以示後世子思所謂信乎友獲乎上者豈若是哉論卑而易行此漢初語非春秋時語也俗之所欲否未必是因而予奪未必合福未必因禍敗未必能功如此等議論無當於治乃蠹術浮說誤後學不可不審也且管仲不能盡由禮故孔子以三歸具官反坫樹塞門明之遂謂其富擬公室亦非也

嘗與鮑叔賈

說苑復恩篇曰與鮑子負販於南陽

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

邑者十餘世

王鏊曰此十餘世是言鮑叔而索隱所注似

言管氏不知何故

慎權衡

徐孚遠曰權衡鈞石之類蓋與民取平之意

正義非也

有三歸

凌稚隆曰按說苑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戰國策云齊桓公宮中七市女問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二說不同當以戰國策為據

晏子

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

徐孚遠曰危言危行正義解非也蓋言其立朝

儀度如此耳

晏子懼然

正義曰懼然臨淄城南舊水南桓公塚云晏子塚在

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里

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塚在齊城北門外晏子

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塚也

徐孚遠曰此註雜在越石父事中為不倫也

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呂氏春秋曰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

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

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晏子曰譖遽解左

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

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

免子于患吾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

君子屈乎不知己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讖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說苑雜言篇曰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賤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

史通曰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論語行於誦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祇覺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覩厥義

將順其美

余有丁曰按此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脩名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

余有丁曰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克亂之才故遷以無勇責之曰知錄曰古人著書引成語而反其意者多矣左傳僖九年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荀息之能不玷其言也後人持論過高以荀息贊獻公立少為失言以晏子不討崔杼為無勇非左氏太史公之指

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舒雅曰執蓋之婦羞其夫為晏子御太史公乃願為執鞭何哉蓋太史公以李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許贖而生平交游故舊无能如晏子解左駮贖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而過激叩羨之詞耳曾謂太史公不若彼婦哉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黃氏曰曰老子與韓非同傳論者非之然余觀太史公之旨意豈苟然哉於老子曰無為自化於莊子曰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於申不害曰本於黃老而生刑名於韓非曰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夫無為自化

去刑名固霄壤也然聖人所以納天下於善者政教也世非太古矣無為安能自化政教不施則其弊不得不出於刑名此太史公自源徂流詳著之為後世戒也 又曰老子孔子皆布衣也太史公列孔子世家贊其為至聖至老子則傳之管晏之次而窮其弊於申韓豈不以申韓刑名之學又在管晏功利之下而老子則申韓之發源欤班固謂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或者未之深察也 柯維騏曰虛無體也因應用也因應者因而應之也司馬談論道家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又云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即史所論老子之說也張文潛謂史遷將老子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如此也真德秀謂老子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 又曰按太史公自序云作老子韓非列傳其莊子申子特附載之耳凡世家列傳附載者極多如陳平世家附王陵如楚元王世家附趙王如張儀傳附陳軫犀首如

樗里甘茂傳附甘羅如孟子荀卿傳附淳于髡慎到騶奭如廉頗藺相如傳附趙奢李牧如韓王信盧綰傳附陳豨如樊鄴傳附滕公灌嬰如傅靳傳附周繆如張丞相傳附周昌任敖申屠嘉如酈生陸賈傳附朱建如萬石張叔傳附衛綰直不疑周文如平津傳附主父偃如魏其武安傳附灌夫如曹劇豫讓傳附專諸荊軻其論贊或專或兼無定體也 秦藩本題辭云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一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二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 楊慎曰按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為一卷甚為無謂夫奔義激世莫先伯夷而老莊法意流為申韓太史公叙述自有深意豈宜妄為軒輊今以伯夷傳居首為一卷次以管晏為一卷次以老莊申韓為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水經注曰谷水又東逕苦縣故城中水汎則

四周隍澗耗則孤津獨逝谷水又東逕賴鄉城南其城實中東北隅有臺偏高俗以是臺在谷水北其城又謂之谷陽臺非也谷水自此東入過水過水又北逕老子廟東廟前有二碑在南門外漢相帝遣官臣管霸祠老子命陳相邊韶撰碑北有雙石闕甚整頓石闕南側魏文帝黃初三年經譙所勒闕北東側有孔子廟廟前有一碑西面是陳相魯國孔疇建和三年立北則老君廟廟東院中有九井焉又北過水之側又有李老母廟廟在老子廟北廟前有李母冢冢東有碑是永興元年譙令長沙王阜所立碑云老子生於曲過間許慎又云過水首受淮陽扶溝縣蕩蕩渠不得至沖方為過水也過水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其城卑小寔中邊韶老子碑又云老子楚相縣人也相縣虛荒今屬苦故城猶存在賴游鄉之東過水處其陽然即此城也自是無郭以應之周守藏室之史也高士傳曰老子為周柱下史及周衰乃以官

隱為周守藏室史積八十餘年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則蓬累而行

余有丁曰謂積累蓬弱若今之笠然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邱恭檜曰孔子世家孔子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老子送以言孔子自周反魯蓋問禮不止於老子而老子獨送之言耳然其言不過曰若虛若愚而已又不過曰不議人不發人惡而已非古先哲王之至言也聖人曰竊比於我老彭者以其好古也今老子傳與孔子世家之言互異而亦非聖哲典謨之訓所謂異言者近之矣異言者誅將老子之幾同火正卯矣夫子安得嘆其猶龍哉况龍者易之飛龍見龍與夫聖人作觀之雲龍也老子安能當而夫子必不以為喻也吾以為老子既為柱下史而知禮者必其言有則古稱先王者在而必不若是之泛泛曰去子之驕多欲而已也馬遷好異之說也

迺遂去至闕

水經注曰渭水入東伯陽谷水出焉水出刑馬之山伯陽谷北流白水出東南白谿水西北注伯陽水伯陽水又西北歷谷引控群流北注渭水又東歷大利入東南流苗谷水注之水出南刑馬山北歷平作西北逕苗谷屈而東逕伯陽城南謂之伯陽川蓋李耳西入往逕所由故山原畎谷徃徃播其名焉

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

水經注曰抱朴子神仙傳曰老子西出關關令尹喜候氣知真人將有西遊者遇老子彊令之著書耳不得已為著道德二經謂之老子書也有老子廟於山上有秋棘逕山于寶搜神記云老子將西入關關令尹喜好道之士觀真人當西乃要之途也

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

郡齋讀書志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其末云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蓋三皇之道也 漢藝文志攷證曰東萊呂氏曰孔

子嘗問禮焉今載於曾子問者與五千言殊不類蓋告孔子者其所職著於書者自其所見也陸德明序錄云周敬王時西出關為關令尹喜說道德二篇尚虛無為

莫知其所終

水經注曰就水出南山就谷北逕大陵西世謂之老子陵昔李耳為周柱史以世衰入戎於此有冢事非經證然莊周著書云老聃死秦失予之三號而出是非不死之言人稟五行之精氣陰陽有終變亦無不化之理以是

推之或復如傳古人許以傳疑故兩存耳

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漢藝文志攷證曰大戴禮云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悔尤之內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年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文選注引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愚按周本紀封禪書云合十七歲秦本紀云七十七歲

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南昌萬承蒼曰此二語是叙傳中語誤入於此

莊子

蒙人也

水經注曰汧水又東逕遼縣故城北俗謂之小蒙城也西征記城在汧水南十五六里即莊周之本邑也為蒙之漆園吏郭景純所謂漆園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沒杜門於此邑矣

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

古史曰予聞之吾兄子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蕘者子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文予而實不予陽揜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訛孔子未嘗不微見

具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閔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

申不害

十五年終甲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論衡曰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其後不能用之又不可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于秦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

柯維騏曰司馬談論六家指要曰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目上下之分不可改矣班固藝文志法家凡十申韓與馬申韓由黃老而流入于刑名所謂無情之極至于無恩者也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漢藝文志攷證曰元帝紀注劉向別錄云申子學魏刑名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七略曰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僑正其字荀子曰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韓非子曰申不害徒術而無法公孫鞅徒法而無術淮南子曰商鞅之啓基

申子之三符

韓非

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

古史曰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
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
罰加乎好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
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所謂術也法
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
學竝取申商而兼用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
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
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為此申韓所謂老子
之道而實非也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漢藝文志攷證曰東萊呂氏曰太史公謂非

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也沙隨程氏曰
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為韓不為秦
也後人誤以范雎書廁於其書之間乃有舉韓
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

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

習學記言日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

之然則說何難易之有自春秋末漸有要說
之行而盛行於戰國故孟子亦曰說大人則
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其終曰在彼者皆我所
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是
說在藐而不在畏也韓非剝剝儒墨以售其
殘民感國命之學而其中弱自畏如此說未
行而身已墮裂可悲也夫

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

余有丁曰按謂論說人主所愛之人則疑以
為借我而資彼

則多而久之

凌稚隆曰謂厭其多而倦其久也

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
記意敵於上以致譴怒也

徐孚遠曰索隱不明自勇其斷者非勇而中
怯也以其敵怒之則必慙而言者獲罪矣
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汗也

李光縉曰韓子汗也之下有今以吾言為宰
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十五字文氣較順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稱

微妙難識

習學記言曰序老子頗似鬼物隱見不常而其子孫乃有名數至漢可考何也其所著書具在雖不合於聖人要皆可指歸可見所謂虛無因應變化無為稱微妙難識者亦未然也

史記疏證卷第四十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蘇軾曰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甚偉然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湣王殺之大目不親則其去閔公遠矣太史公取戰國策而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為信 習學記言曰左氏前後載齊事甚詳使有穰苴暴起立功不應遺落也况伐阿鄆侵河上皆景公時所無大司馬亦非齊官遷故稱由乞豹由此怨高國若不考信於左氏者蓋作書之人夸大其詞而遷信之爾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

古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為將遂以成功歸為太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故大目不附意者穰苴湣王之臣嘗為湣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遂以為景公時耶

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

考要曰和原號太公因原名因齊田敬仲世家云太公求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和卒子相公午立相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此不云和為侯似闕也

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漢書藝文志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攷證曰周官縣師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

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掌事如大司馬之法司兵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此古

者司馬法即周之政典也周禮疏云齊景公時大夫穰苴作司馬法至齊威王大夫等追

論古法又作司馬法附於穰苴太史公曰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又曰司

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

余讀司馬兵法閱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衰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索隱曰謂小國又當戰國三代之時故云火襄區

趙卮曰閱廓深遠以兵法之揖讓言言雖三代之兵亦未能竟其閱廓深遠之義也則司馬兵法閱廓深遠之文亦少衰矣言過其實也夫三代且然况穰苴為區區小國行師何暇及其揖讓乎不揖讓便是詐謀齊威所論所擬非其倫也意如此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

吳越春秋曰吳王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群臣莫知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

乃荐孫子於王孫子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王召孫子問以兵法每

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
子之十三篇

漢藝文志攷證曰杜牧注孫子序曰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刺筆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附至隋志梁有孫子八陳圖一卷周禮車轍也陳鄭氏曰圖經也書緯也七畧收書不取圖唯任宏較兵書四種有書五十三家有圖四十三卷武經總要

曰今之秘府所存孫武書惟十三篇無圖其所言皆權謀之事極為精密戰國如二孫吳起輩號善用兵者而著書皆有圖

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

辨惑曰此王問武而非武所請也何用許之字

即三令五申之

吳越春秋曰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

鼓為戰形

乃欲斬左右隊長

吳越春秋曰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

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鉄鎖

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

吳越春秋曰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

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

度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

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

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曰鳴鼓會軍集

而攻楚

孫臏

容齋隨筆曰孫賓勝龐涓之事兵家以為奇

謀予獨有疑焉云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

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方師行逐利

每夕而興此役不知以幾何人給之又必人

人各一竈乎龐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齊士卒

亡者過半則是所過之處必使人枚殺之矣

是豈救急赴敵之時乎又云度其暮當至馬

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

下遂伏萬弩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夫軍行

遲速既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至不差

晷刻乎古人坐於車中既云暮矣安知樹間

之白書且必舉火讀之乎齊弩尚能俱發而

涓讀八字未畢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為之

而不精考耳

欲隱勿見

徐孚遠曰欲隱勿見者以為刑餘之人不可

用于世將隱其能也

君弟重射射索隱曰重射也

董份曰重射謂以重相射即下千金是也索

隱非徐孚遠曰重射者再射也索隱與董

說皆煩而不明

救關者不搏搢搢搢曰搢搢也搢搢也

余有丁曰搢義當為擊非矛戟也

批亢擣虛索隱曰擣者擊也非排也批者言敵人也

謂前人之相也此當批之彼語故孫子以言擣之也

日知錄曰索隱非也此與劉敬傳搢其肱之

肱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街路是

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謂之虛

齊軍既已過而西矣

徐孚遠曰已過而西者謂龐涓歸救欲邀齊

師之未至而今已過故涓視利疾趨也

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漢書藝文志齊孫子兵法八十九篇攷證曰

通典引孫臏曰用騎有十利呂氏春秋孫臏

貴勢

吳起

遂殺其妻

韓子曰起使其妻織帷而幅狹於度吳子使

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

大怒出其妻妻之弟重於衛君乃目以衛君

之重請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

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

呂氏春秋曰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徐

孚遠曰或言穰苴齊湣王時人今觀此言則

為景公時人審矣

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

韓詩外傳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

衡山在南岷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

水 戰國策曰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陂右

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水經注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今宮亭

湖也以太湖之洞庭對彭蠡則左右可知也

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

其北

戰國策曰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

之陽盧畢在其北伊洛出其南

殷紂之國左孟門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

其南

戰國策曰殷紂之國左孟門而石漳釜前帶

河後被山

在德不在險

戰國策補注曰西河龍門之河也即同華等
州魏之險阨也一傳惠王其地日削于秦至
細上郡之時盡矣險豈足恃也或起之言于
是乎驗矣

即封吳起為西河守

徐孚遠曰前既為西河守矣此又云蓋繼引
而未剛正

公叔為相索隱曰韓公族

思按國策公叔款為魏公叔座非韓公族也
公叔座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滄北禽樂祚賞
田百萬祿之反走再拜而辭以讓吳起之後
則非害起者也此與國策參錯不同
吳起懼得罪遂去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
魏武侯武侯使召之吳起至于岸門止車而
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
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今去西河而泣何也
吳起抵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
我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

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
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
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
者以撫養戰鬪之士

說苑指武篇曰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
宜曰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
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為令尹行縣
適息問屈宜曰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
不知起不肖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為之也
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尊楚國之爵而
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
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
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
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
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
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遂之至也淫泆之
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能得志於齊
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能得志於秦而得志
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
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

揚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於舉賢

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

呂氏春秋曰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 又曰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目不得不為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

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

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目射刺吳起并中悼王

呂氏春秋曰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呼號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兵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群臣亂王吳起死矣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

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呂氏春秋曰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死弟子死

之者百八十三人

吳起兵法

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吳起四十八篇攻證曰隋志吳起兵法一卷今本三卷六篇國垣至所闕止多矣

以刻薄少恩亡其軀

習學記言曰信如遷所稱吳起能以吮疽使士而不以險守西河然則行之於楚安得以刻暴少息忘其軀蓋要在彊兵而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戰國腹心之疾也雖欲治國家保民人終不可得而相隨以亡起以是相楚其所交貴戚大目怨惡者衆矣一日君死而難作耳

伍子胥列傳第六

辨惑曰史記載伍員父子語言本傳與世家參差不同或曰此變文也予謂不然言出于一人之口書出于一人之手而自變其文人何以取信哉 又曰楚平王執伍奢召二子事止宜詳見于子胥傳而又見全于楚世家子胥諫吳王之言吳王賜死之事子胥將死

之語亦止宜見于子胥傳而楚越世家又皆載之闔廬將死厲太子報越事載于吳世家是矣而又見于子胥傳

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

余有丁曰按左傳伍舉當康王靈王時其父

伍參乃事莊王奢其孫也愚按舉直諫見

楚世家左氏無之索隱誤

王不聽使人召二子

吳越春秋曰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即遣使

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今日平王內慙囚繫

忠臣外愧諸侯之耻進奢為國相封二子為

侯

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

吳越春秋曰員為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

已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

今往方死何侯之有

伍胥遂亡

越絕曰子胥即從橫嶺上太山北望齊晉謂

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

於是乃南奔吳吳越春秋曰子胥行至大

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呂氏春秋曰五負

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

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

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

唾五負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

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

吳越春秋曰渡之千澗之津持麥飯鮑魚羹

盜漿飲食畢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

自沈於江水之中矣越絕曰即覆船收呂

氏春秋曰五負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

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

止中道乞食

吳越春秋曰乞食溧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

水之上發其篲管飯其盞漿長跪而與之

至於吳

吳越春秋曰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

面行乞於市愚按范曄傳鼓腹吹篪乞食

於吳市

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

呂氏春秋曰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

言之於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
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
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
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因請
說之王子許 說之半王之光與
惟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

五年而楚平王卒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謂白公勝曰平王卒吾
志不悉矣然楚國在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
對伍子胥坐泣於室

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後後已

越絕曰子胥將卒六千操鞭撞胥平王之墓
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
報子也 吳越春秋曰伍胥以不得昭王乃
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五足踐腹右
手扶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
父兄

天定亦能勝人

史詮曰正義本勝作破

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

吳越春秋曰太子病而死闔閭謀擇諸公子
可立者未有定計波太子夫差曰夜告於伍
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
耳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闔閭有
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紀廢於絕
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御今王欲
立太子者莫大乎波之子夫差闔閭曰夫差
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胥曰夫差
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
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為太子

浮之江中

吳越春秋曰子胥曰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
激崩岸

怨鄭之殺其父

淮南子道應訓曰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到
杖策鋏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
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

亡走山中自殺

淮南子道應訓曰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
庫分人七日石乞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

施惠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母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 輯詩外傳曰楚白公之難有仕之善者辭其君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徃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及也曰懼吾死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

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呂氏春秋曰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淺智者之

所爭則未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 習
學記言曰未知功謀何所能至

史記說文卷第四十一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習學記言曰仲尼弟子列傳以論語左氏次之不至甚謬至子貢稍欲見其一二遽為辨士所扳引浮鄙淫誕殆不可洗濯而遷亦載之何邪古文與俗說不並立然遷意所喜不能盡去也

二十九髮盡白早死

邵表衢曰按孔子卒于哀公十六年年七十三哀公十四年顏子死伯魚年五十先孔子

死家語云回三十二而死按孔子生伯魚五十而死是時孔子六十九矣哀公十四年回

死是孔子七十一矣計其年回當四十一非

三十二也夫子曰短命者德宜長年雖四十

一亦曰短命耳謂二十九而髮白蚤死與三十二死者皆非也鯉先回死孔子年六十九

而鯉卒若回三十二而死則先鯉矣

冉耕字伯牛

秀水朱彝尊孔子弟子考曰按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審何據

伯牛有惡疾

茅坤曰冉伯牛鄆人去臨洛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仕洛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洛之西五百冉子墓在焉豈孔子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耶然考之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蓋死鄆也

冉求

家語仲弓之宗族

敢問問同而答異

史詮曰宋本無問同以下五字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

韓詩外傳子路卞之野人也

冠雉雞佩狼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

論衡世稱子路無怙之庸人未入聖門時戴

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唇吻之音聒聖賢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

教之漸漬磨礪開導庸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列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為善

之明效也 韓詩外傳子路盛服以見孔子

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濱其始出也
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
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
服其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
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

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
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
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

韓詩外傳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
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

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
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
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
故民盡力入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
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
民不擾也說苑臣術篇子路為蒲大夫備
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人煩苦故予人一簞
食一壺漿

君馬用孔悝請得而殺之

陳子龍曰季子救孔悝而來豈應出此語固

知左氏為當矣

乃下石乞壺廩攻子路

李廷機曰史記孔悝之難菁贖懼乃下石乞
壺廩攻子路斷纓子路結纓而死據論語義
壺廩一日狐黠以詐墜子路折股畏其目光
不敢前日請覆子之日子路以衣袂掩目遂
殺之又師覺授孝子傳子路之子仲子崔欲
報父讐殺狐廩告於夫子夫子曰行矣廩知
之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以蒲弓木
戟與子崔戰而死然則狐廩蓋悔其詐殺子
路而以死成子崔之孝者也事固不可信然
亦足以少雪覆醢之辱

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
耻之

龜山楊氏曰田常為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
宰予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為齊君而
死則予何罪焉容齋續筆曰史記稱宰我
為齊臨淄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
耻之燕子由作古史精為辨之以為子我者
闕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為常所殺以其字亦

曰子我故戰國策之書誤以為宰予此論既出聖門高弟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謂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以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為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予遇禍略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于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實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鴆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子皮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鴆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為無稽是以蠡為助田氏為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楊慎曰按李斯傳言趙高之短于二世曰田常為齊簡公目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以庭遂弑簡公斯去宰予未遠所言當得其實如斯所言則宰予之死仇牧之類

也司馬遷遂誣以作亂作亂本無明文而與難獨有此誣不然幾厚誣賢者索隱知其非而又曲為闕止子我之辨亦紆曲不若是証之明也

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木發而先聞危也

凌稚隆曰按家語越絕書吳越春秋並載此語燕代說燕惠王噲語與此同見戰國策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通鑑外紀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脩兵休卒安能強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強此安能伯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為是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必實哉古史曰予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桓未任事九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

國說謂客設為子貢之辭自托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 楊慎曰太史公信戰國策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伯越其文震耀其詞便利又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蕪子由作古史考而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言則子貢一蕪秦耳

言偃吳人字子游

朱彛尊曰許慎說文偃作於象旌旗之游

少孔子四十五歲

弟子考作三十五歲

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

容齊續筆曰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

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

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正定王考王

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為侯去孔子卒時

七十五年文侯為大夫二十二年而為侯又

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

三歲矣方為諸侯師豈其然乎

顓孫師陳人

呂氏春秋曰子張魯之鄙家也

少孔子四十八歲

金姓曰按世家云陳蔡之元孔子年六十三

則子張是時才十五歲游夏之徒俱未及二

十耶此等年歲恐未可深信 按韓子云自

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

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

之儒儒分為八

孔子以為能通孝道

韓詩外傳曾子仕於魯得粟三秉方是之時

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

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

其身而輕其祿

必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

十歲此云四十九歲不同

朱彛尊曰按史記索隱引家語云少孔子四

十九歲而今本家語無九字索隱又引史記

文三十而今本史記作四十流傳既久均失

其故矣

子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

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

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韓詩外傳子賤台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凡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凡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為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

憲攝敝衣冠見子貢

韓詩外傳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

南宮括字子容是索隱傳瑑子仲孫閱語作南宮括也蓋居人姓南宮因

夏洪基孔門弟子記略曰南宮适之為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集注亦云謚敬叔

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緇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子遺從孔子時定已娶于強家矣豈孔子得以凡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刀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邪愚以敬叔之與南

宮适皎然二人矣 朱彞尊曰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宮緇字子容其妻孔子凡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氏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杜預注云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然則括也适也緇也說也閱也一子容而名有五也崇禎末高郵夏弘基元開輯孔門弟子傳略以南宮緇适括字子容為一人以仲孫說閱緇敬叔若為一人至于說苑所載南宮邊子謂是适字之譌然漢書

古人表既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又有南宮
邊子顏師古注于南容則云南宮縚也于敬
叔則名南宮适也是縚與适适與邊子均未
可混而為一矣

公哲哀字季次

金石文字記曰汶上縣有漢衛尉卿衡方碑
其文曰履諫顏原兼修季田洪适以顏原為
顏淵原憲而都穆以季由即季路與兼脩義
不協按公哲哀字季次不為家臣太史公與
原憲並稱一稱字一稱名亦古文所嘗有也

朱彞尊曰次或作況

同傳菑川人楊何

愚按楊何即史公父談所從受易者也

何元朔中

史記曰漢書作元光

高柴字子羔

王應麟曰衛高柴為孔子弟子後居于魯

朱彞尊曰左傳作季羔檀弓韓非子作子皋

公伯僚字子周

朱彞尊曰論語作寮史記索隱作僚今本作

僚又或作遼或云即申繇

周遼子路於季孫

朱彞尊曰按公伯僚見史記弟子傳又見文
翁禮殿圖必非無稽之言後儒以想子路一
事斷為非聖人之徒然論語聖門六十人所
記公是公非有過未嘗以隱即宰我冉有陳
亢過皆不免似未可以一情而盡掩其生平
也子長引孔子之言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
人皆異能之士寮蓋其一矣而致堂胡氏因
寮語不列其名氏謂史記失之迨明程敏政
乃建議謂是聖門之姦媮請罷其祀嘉靖中
行人司正薛侃復謂公伯寮及秦冉顏何皆
不見于寮語而傳會于史記請均去之愚謂
寮語史記周公禮殿圖傳聞異辭則有之若
專信寮語以史記為傳會未免失之偏矣

司馬耕

寮語耕上有熬字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

寮語作四十六歲

有若少孔子十三歲正義曰寮語云魯人字有

朱彛尊曰按張守節家語文云少三十三歲今本家語作三十六歲殆誤也

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

因學紀間曰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為師宋景

文公曰此鄒魯間野人語耳觀孟子書則始

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坐坐之論乎

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容齋隨筆曰此兩事殆近於星曆卜祝之學

何足以為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

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介退之乎孟子

緝子夏子張子游以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

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

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

為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坐之事弟子

肯如是哉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

欲速朽兩語以為非君子之言又以為夫子

有為言之子游曰其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

則其為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

為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貌狀之

似而師之邪

巫馬施字子旗

愚按家語旗作期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

薪於韞丘之下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家語作三十九歲

顏幸字子柳

朱彛尊曰通典作柳咸淳臨安志作韋武作

辛

伯虔字子析

朱彛尊曰按伯虔史記家語不著何地人考

咸淳臨安志云是魯人宋思陵贊曰有虔子

析全魯之彥當必有所本也

公孫龍字子石

日知錄曰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為堅白異

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

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代

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

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此乎

顏高字子驕

李光縉曰左傳定公八年公侵齊門于楊州

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
註云顏高魯有力人疑即此人與 朱彛尊
曰史記索隱云家語名產今本家語作顏刺
少孔子五十歲

漆雕徒父

凌稚隆曰按徒父字子有

秦冉字門

朱彛尊曰禮殿圖有家語無

公夏首字乘

朱彛尊曰按魏志有公夏浩或子乘之後

奚容蒧字子哲

朱彛尊曰一云字子楷

顏祖字襄

孔子弟子考作顏相字子襄朱彛尊曰按孟

子昔者曾子謂子襄曰或是語顏子亦未可

定

郭單字子家

朱彛尊曰禮殿圖有家語無

句井疆

朱彛尊曰字子疆

秦商字子丕

李光縉曰家語云秦商魯人字不慈鄭玄曰
楚人字子丕愚按不慈當作丕慈左傳孟氏
之臣秦董父嘗御重如偃陽之役反歸獻子
以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則此人也作魯人
為是 朱彛尊曰按高郵夏氏孔門弟子記
略及闕里廣志皆云商少孔子四十歲然秦
子父董父偃陽之役與叔梁紇俱以力聞宜
與孔子生年相近今據家語舊聞暨史記索
隱蕪氏古史文正之又宋大中祥符元年贈
孔門弟子使爵商未得與至大觀四年禮局
上言遂補贈馮翊侯闕里志誤以秦祖鄆城
之封移之商非也

申黨字周

論語釋文曰申枏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
續史記云申黨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
王應麟曰史記申黨字周家語申續字周今
史記以黨為黨家語以續為續傳寫之誤也
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絮無申黨之欲亦
以枏為黨則申黨申枏一入耳唐開元封申

黨名陵伯又封申振魯伯本朝祥符封振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于詳考陸氏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棠申振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振 朱彞尊曰按七十子顏氏居其八冉氏居其五秦氏居其四公西氏漆雕氏居其三高氏縣氏原氏居其二若申振申棠文翁圖記並列開元祥符亦並追封鄭康成陸德明疑為一人則以續黨並字周也夫棠黨字義相近合之可耳而高郵夏洪基強

以棠根為諧聲字亦近鑿且如公西葳公西與如同字子上未嘗不並祀何獨續與黨同字必當去其一乎竊謂唐宋議禮諸儒未為不是有其舉之莫或廢也記有之矣

榮旂字子祺

朱彞尊曰家語作榮祈字子顏

縣成字子祺

朱彞尊曰今本家語作子橫

步叔乘字子車

朱彞尊曰按應劭風俗通云凡氏于字伯仲

叔季是也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複姓今從之樂效字子聲

朱彞尊曰按春秋定公十二年費宰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魯孔子命申須句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獲三都之城杜預注以二人為魯大夫考樂效家語作樂欣欣與頎偏旁相同疑頎即是欣且文云孔子命之其為弟子未可知也

叔仲會字子期

朱彞尊曰魯峻石壁畫像云少孔子五十歲商君列傳弟八為中庶子

戰國策校注曰如甘羅為文信侯少庶子之比

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

戰國策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叔觀緜

卒定變法之令

習學記言曰商鞅變法大事也遷不不加疏別淺深無次而學者亦考之不詳所謂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者此變法之本意也古者為比閭族黨使民相保相受相和親有罪竒衰相及是亦連坐而非厲民者不相收司也孟子教治滕則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蓋治小國合散民以親睦為先雖有罪竒衰亦未暇相反也先王以公天下之法使民私其私商鞅以私一國之法使民公其公此其所以異也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此因事積習致然蓋有受是賞罰者若遽立為一成之法以齊秦俗則民之叛秦不待勝虜矣不分異者漸以倍賦法逼奪之先王之法雖防民情如成訟勿讎避讎令民有所出入禁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今鞅使民一切不得私關相蔽隱直情徑達以奉公上又事未利及迫而貧者先王雖有里布

屋粟之罰而聞民轉移執事不舉而收孥之也其設法抑民輕重曲折事不一端而遷之所載謂直若酒之鳩藥之烏喙疾之寒熱七首之濡縷立死者亦未必然也至如集小鄉為縣開井邑為阡陌之類則固可運行矣蓋其禁民巧察民專沉鷲果敢一施於上下而私其便於國故雖殺其身卒不能廢其法數百年而禁制成秦已亡而猶不可變允行於後世者增損厚薄微有不同大抵皆鞅之遺術也何獨彼之非乎

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

困學紀聞曰呂氏春秋云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償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償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償表不得賞則已何傷往償表來謁吳起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愚按商鞅入秦在吳起死後二十一年徙木予金其祖吳起之遺智歟愚按蘇氏云商鞅立信於徙木立

威於棄灰棄灰事不見於傳王伯厚曰韓子云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世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為殷法孟康注漢五行志云商鞅為政以棄灰於道必於人於人必關故設黔刑以絕其原也

於是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

日知錄曰此必安邑字誤其下文曰魏惠王

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

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

魏都其王在馬豈得圍而便降秦本紀昭王

二十一年魏獻安邑若已降于五十年之前

何煩再獻乎

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

董份曰既云作為又云築何也恐有衍字

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

陳子龍曰世言開阡陌非是去其田墜乃許

人兼并之意也然曰賦稅平者何居愚謂周

未牛田之制漸廢民之轉徙失業者或棄其

百畝而不能治有餘力者又不能兼并以致

田多荒蕪而賦稅失平商君許其兼并以便
豪強亦以益公賦也

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

陳子龍曰安邑本在黃河之東魏人以大梁

為河東懷汲為河內故以蒲汾為西河過秦

論所謂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者是也此言河

西互言耳

三置晉國之君

困學紀聞曰呂成公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

年納晉文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六年

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

戰國策曰孝公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

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人

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

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

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目也且夫商

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

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索隱曰按商君書開

塞謂布思賞則政新敵首其賜爵是耕戰書也

為田開阡陌及言新敵首其賜爵是耕戰書也
焦竑曰司馬貞蓋未見鞅書臆為之說耳開

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奸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又云使商無得糶農無得糶農無糶則窳惰之農勉商無糶則多歲不與樂夫積而不糶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亦何利哉 史詮曰淮南子作啓塞注云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

史記疏證卷四十二

蘇秦列傳第九

東周雒陽人也

河南志曰洛陽城東御道北孝義里西北隅有蘇秦冢

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論衡曰蘇秦張儀縱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為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能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先生泣下霑襟張儀不若又曰蘇秦骨鼻張儀化脇 袁淑真隱傳曰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為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蒿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 程子曰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然後捭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鉤鉗 困學紀聞曰尹知章序鬼

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之術十有二章復受轉丸眩筮三章然秦儀用之裁得温言酒食貨財之賜秦也儀也知道未足行復往見其言所受於師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河填海移山之力豈可更聞至要使弟子深見其間與守先生曰為子陳言至道齊戒擇日而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文心雕龍云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積術 漢藝文志攷證曰柳子厚嘗曰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盤峭薄恐其言妄亂世難信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言益隘使人猖狂失守來鵠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詭給激訐揣測險滑之術悉備於章學之者惟儀秦而已始捭闔飛鉗實今之常態是知漸瀉之後不讀鬼谷子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昔蒼頡作文字鬼為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為耶世人欲知鬼谷子者觀二子言畧盡矣劉氏涇曰老之翁張儒之闔闢其與鬼谷往來如環鬼幽而顯者也谷扣而應者

也藏幽露顯一扣一應信如其名哉

西有漢中

通鑑地理通釋曰漢中楚地按秦紀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所謂泗也諸侯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下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過之正義云楚過漢中郡郡惠文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

屈匄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齊潘

王遺楚王書曰王欺于張儀亡地漢中李斯

曰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秦謂蜀也

蜀漢于後漢書注故城在今涿州南鄭東縣

東北

南有巴蜀

通鑑地理通釋曰蜀見于牧誓地與秦接通典曰所謂巴實彭濮之人秦惠王使司馬錯伐蜀有其地利州益昌縣古劍閣道秦伐蜀所由謂之石牛道陳子昂云昔蜀與中國不

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
褒斜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
州元和郡縣志武王伐殷巴人助焉後封為
巴子其地東至魚復西焚道接漢中南極洋
柯是其界也戰國策秦伐蜀十月取之蜀既
屬秦益強秦紀惠文九年滅蜀華陽國志云
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際黃帝為子昌意娶蜀
山氏後子孫因封焉 又曰秦滅蜀因滅巴
通典巴國今巴壁蓬集合忠萬是其地蘇氏
曰秦之憂在大國也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
最強最後取

北有代馬

陳子龍曰是時代未屬秦當是北境緣邊近
代之地亦產良馬

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

愚按國策奉陽君甚不取於蘇秦從李兌言
使使與蘇秦結交則秦之游燕非為奉陽君
不說之故

燕東有朝鮮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玄菟樂浪皆朝鮮

遼東

滅貉句驪皆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武王
封箕子朝鮮王傳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
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秦滅燕屬遼東外徵
漢興為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為界
樂浪屬燕滿東走出塞度沮水居秦故空地
上下障王之都王險地括地志高驪平壤城
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即古朝鮮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燕地東有遼東句
奴傳燕置遼東郡以距胡通典舜營州遼水
之東是也燕遼東郡秦漢因之東通樂浪晉
置平州後魏時高麗國都其地唐置安東都
護府至德

北有林胡樓煩

通鑑地理通釋曰戰國策蘇秦說齊曰齊燕
戰于相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
樓煩數縣取其中馬匈奴傳冠帶戰國七而
三國邊於匈奴燕也趙貨殖傳燕東北邊胡

西有雲中九原

通鑑地理通釋曰括地志勝州連谷縣本秦

九原郡按匈奴傳趙武靈王置雲中趙世家云地西至雲中九原郡縣志敬本古城在中受降城北四十里賈耽古今述曰以地理求之前伐九原郡城也

南有噶沱

通鑑地理通釋曰禮記惡池周禮潯池淮南地形訓呼沱出魯平山穆天子傳絕鉞山之隊北循噶沱之陽注今在鴈門鹵城縣地理志噶池河自代郡鹵城縣噶州東至參合州東至文安壩入海并州川隋圖經云魏改

曰清寧河光武紀注山海經云大戲之山潯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峙縣東流經定州深澤縣嶺嶺東南即光武所度處今俗猶謂之危渡口舊在深州饒陽縣南至曹操因故易水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易水出涿郡故安縣今屬易州間鄉東至范陽入濡亦入涑并州寢郡縣志易水在涿州歸義縣今屬州南二十五里括地志一名故安河又名北易水源出易州易縣西谷中之東東南流過歸義縣

東與潯沱河合趙惠文王五年與燕鄭易鄭今之莫州易漢涿郡之故安也水經注易水逕安次縣南鄭縣故城北東至文安縣與噶沱合蘇秦曰易水以南正謂此水是以班固關駟之徒咸以斯水謂之南易

南有碣石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通輿平州盧龍縣在碣石山碣然而立在海旁晉太康地志秦築長城所起自碣石在今高麗界非此碣石也括地志

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史記騶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正義云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通輿碣石山在縣猶長城起于此長城東漢輿碣石山在縣猶存禹貢右碣石在平州南三十餘里則高麗中為水經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注云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秦皇漢武皆登之海水西浸而苞其山故言水中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文穎曰在遼西樂縣今屬臨渝始皇三十二年刻碣石門武帝元封元年至碣石輿地廣記在平州石城

縣故驪成今按碣石在海旁鴈門有鹽澤故云碣石鴈門之饒 鄴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歷世既久為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

鴈門之饒

通鑑地理通釋曰爾雅北陵西隄雁門是也注即雁門山也山海經雁門之山無草木注云即北陵西隄雁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高柳在代北故城在雲州定襄縣後豐雲北中縣水經注北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巖數嶽東出遼塞鴈門水東南流遼遼匈奴傳趙武靈王置鴈門郡今地理志秦州李牧常代鴈門備匈奴

過代上谷

通鑑地理通釋曰匈奴傳趙置代郡燕置上谷郡即媯州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通典上谷易幽莫瀛媯州之地

軍於東垣矣

通鑑地理通釋曰趙攻中山取東垣與地廣

記真定府州鎮真定縣本中山之東垣邑漢十一年陳豨將趙利守東垣高帝攻拔之改曰真定有滹沱水

夫秦下軹道年正義東北故亭在雍州萬

通鑑地理通釋曰索隱云河內軹縣水經注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三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乎邛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馳地我取軹道與鄭鹿戰國策蘇代曰秦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邑二周蘇厲曰齊及溫軹高平于魏輿地廣記漢軹縣屬河內唐貞觀元年省入孟州濟源縣故城在縣東南正義縣南二十里後屬孟州攝政軹縣地理志濟源縣西有軹國策校注曰故軹城在懷州濟源縣東南以下言修武之南陽知之按大事記顯王十一年韓使許息以軹道易鹿於魏水經注年表報王三十六年秦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皆魏之軹也軹和通又作咫蘇秦傳云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又云我下軹道南陽封冀亦指此其言秦者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去灞水百步軹道亭秦王降處也蘇

代云楚得枳而國亡則巴郡之枳也
則南陽危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河內郡脩武應劭曰晉始啓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改曰修武目瓚云韓非書秦昭王越趙長平西伐脩武時秦未兼天下修武之名久矣劉氏云修武則寧武王伐紂名之韓詩外傳武王伐紂水經注修武故寧亦曰南陽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為東陽朝歌以南至軹上為南陽應劭風俗地理記曰河南殷國也周

名為南陽輿地廣記曰懷州修武縣本商之寧邑武王更名修武唐武德四年改為武陟而別置修武縣於隋修武縣故城南陽有二魏郡今鄆州也南陽郡今鄆州也東有清河

通鑑地理通釋曰水經清水東入于河謂之清口即淇河口也淇水東北過廣宗縣東為清河地理志清河水出魏郡內黃縣南

前有樓闕軒轅
日知錄曰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

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軒縣者闕其南面
趙涉河博關

通鑑地理通釋曰正義涉貝州南河至博陵今博州博平縣漢屬東郡張儀說齊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輿地廣記博州戰國屬齊趙衛三國之交六國從親以賓秦從索隱曰謂六國之軍共為合也

愚按賓字國策原作擯若索隱之意則竟以為主賓之賓矣

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

通鑑地理通釋曰左傳昭二十六年晉師克鞏周紀惠公封其少子於鞏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秦紀莊襄王元年東周君盡入其國韓獻成臯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漢韞曰地理志河南有雒陽縣是為鞏縣陳周西有宜陽商阪之塞

通鑑地理通釋曰商阪戰國策作常阪通輿商州上洛縣有商山亦名地四皓所隱其地

險阻王莽命王級曰繞雷之固南當荆楚
西塞十二屈曲水即如屋雷也今史記六國
表秦孝公十一年城商塞魚遇于商於商
封於商張儀數楚以商志於弘農於商
戰國策楚魏戰于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
秦於楚陽商既即今福昌山弘農通典宜
東有宛穰

通鑑地理通釋曰宛穰南陽二縣地理志宛
故申伯國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
秦昭王十五年攻楚取宛韓釐王五年秦拔

我宛今鄧州南陽縣穰今鄧州穰縣戰國策
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郡縣志本
楚別邑取農穰之義後屬韓秦武王攻取之
封魏冉為穰侯六國表韓襄王十一年秦取
我穰按穰侯傳取楚之宛葉則宛亦屬楚

洧水

通鑑地理通釋曰通典河南密縣有洧水鄭
州新鄭有溱洧二水水經出密縣馬頌山
輟城縣又東南流洧水注之又東過鄭縣南
漕水從西北來注之

南有陘山

通鑑地理通釋曰通典今密縣山楚世家齊
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括地志在鄭州新鄭
縣西南三十里一在鄭州西南魏代楚敗之陘
山戰國策秦攻陘使人馳南陽之地山海經
少陘之山器難之水出焉太平御覽舊傳器
難之水即索水少陘山一曰嵩諸山俗名周
山在滎陽縣二十五里唐志許州長葛縣有
小陘山

鐵幕

徐孚遠曰鐵幕疑是障而劉言臂胫之衣是
重言甲恐非也

革挾

戰國策補注曰按詩決拾傳決以象骨為之
著石手大指以鈎弦閏體拾以皮為之著指
左臂以遂弦恐此革即拾挾即決也索隱即
以為一物蓋據說文鞞射臂決之文也亦通
啜音索隱曰啜與鞞同謂楛也
戰國策補注曰啜音伐即詩所謂蒙伐者字
皆通借史云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挾啜

無不畢具故說者上文以甲字句謂其劍皆能斬之

南有鴻溝

通鑑地理通釋曰河渠書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索隱云楚漢中分之界文穎云即今官渡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陽武輟於屬為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溝今之汴河是也正義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此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

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張洎云大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二渠一渠東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鑿以灌魏都謂之鴻溝荈莒渠自滎陽五池口東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荈莒渠地理志滎陽縣汴水在西南有狼湯渠首受汴東南至陳入潁陳留縣魯渠水受狼湯渠東

至陽夏入渦渠浚儀縣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

陳汝南許鄆

通鑑地理通釋曰陳國楚滅為縣頃襄王自郢徙都蕪為魏境於陳汝南春秋時屬沈蔡戰國時屬楚魏漢置汝南郡於蔡地理志魏南有汝南之召陵潁疆新汲西華長平許本許國漢為潁川許縣魏改曰許昌鄆戰國策作鄆楚昭陽伐魏取鄆漢屬潁川潁鄆城縣潁潁鄭語八邑有鄆周語注女姓之國為鄭

武公所滅漢陳留有鄆縣應劭曰鄭伯克段於僞是也後漢僞屬梁國漢在宋州寧陵縣南五十二里鄆即世家秦伐鄆城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鄆

通鑑地理通釋曰昆陽漢屬潁川應劭曰昆水出南陽東南至定陵入潁汝州葉縣北二十五里有昆陽城光武破尋邑之所召陵漢屬汝南即齊桓公伐楚次於召陵括地志故城在豫州潁蔡鄆城縣東四十五里今屬潁舞陽漢屬潁川應劭曰舞水出南唐屬

許州括地志故城在許州葉縣東十里今縣屬
新都漢屬南陽郡國志新野縣有東鄉故新
都王莽封今新野縣新都漢屬汝南故城在潁
州汝陰縣西北

東有淮潁

通鑑地理通釋曰淮潁二水名地理志淮水
出南陽平氏縣今唐縣桐栢大復山潁水出
潁川陽城縣今河南府陽乾山

煮棗

通鑑地理通釋曰輿地廣記興仁府曹州宛

亭縣有故煮棗城樊噲從攻項籍屠煮棗晉
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
煮棗侯顏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則其地當在
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田齊世家蘇代謂田
軫曰客有言曰漢王謂韓馮張儀曰煮棗將
拔齊兵又進子來收寡人則可矣正義煮棗
故城在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漢葦朱國
故老傳云六國時於此煮棗油今按蘇秦謂
東有煮棗當從徐廣之說宛句縣漢屬濟陰
一作宛胸大觀二年改宛亭

無胥其地開

愚按戰國策作無疎補注以為宿胥之口恐
非是

西有長城之界

戰國策補注曰大事記今開封陽武縣魏惠
王十二年魏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長城
即上所指又十九年魏築長城塞固陽正義
云自鄭濱洛北由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
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按
蘇秦說合從在惠王後二年後七年納上郡
地則此時固陽之長城猶魏地也 通鑑地
理通釋曰水經注濟瀆又東逕陽武縣故城
北又東絕長城

北有河外

通鑑地理通釋曰按晉語入河外列城五注
云河東也晉以河東為河外魏以河南為河
外張儀說魏王曰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
棗說齊曰梁效河外索隱謂河外河之南邑
若曲沃平周等魏世家秦復予我河外無忌
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蘇秦說趙曰魏弱

則割河外 卷行

通鑑地理通釋曰漢河南有卷縣故城在廣原賦縣行在鄭州亦曰衍氏後漢注卷縣在秦魏趙曰據取淇秦則秦必入朝秦酸棗

通鑑地理通釋曰漢屬陳留以魏世家文侯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取鄭地而城之也然而田舍虛廩數之曾無所芻牧

余有丁曰數即數芻之數無所芻牧言人居稠也戰國策無之數二字芻牧下多牛馬之池四字

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

戰國策補注曰家語孔子觀周廟金人之銘曰焔焔不滅災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云云策謂周書其指此與

齊南有泰山 通鑑地理通釋曰齊世家齊自泰山屬之琅

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貨殖傳泰山其陽則魯其陰則齊

東有琅邪

通鑑地理通釋曰山海經云琅琊臺在勃海間琅邪之東有山北有燒特起狀如高臺括地志密州諸城縣東南百七十里有琅邪臺越王勾踐觀臺也琅邪山在縣東南百四十里始皇立層臺于山上孟子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儺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注琅邪齊東南境上邑管子戒篇相公將東游

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地理志琅邪縣越王勾踐嘗治此起館臺漢注有琅邪山故城在今海州與地廣記漢琅邪縣在密州諸城縣東南境初越王勾踐欲霸中月漢武帝亦登馬臺紀始皇作琅邪臺立石刻德

西有清河 通鑑地理通釋曰漢置清河郡治青陽縣後漢省之安帝改歷曰甘陵為清河國治相帝改國曰甘陵魏復故晉改甘陵縣曰清河後

周置貝州宋改恩州通典春秋屬齊後屬晉
七國屬趙地理志趙東有清河齊北有清河
以南水經注地理風俗志曰甘陵郡東南十七
里有清河故城世謂之鵲城清河又東北逕
清陽縣故城西漢高帝置清河郡治此景帝
封王子

北有勃海

通鑑地理通釋曰漢置勃海郡今滄祿霸濱
諸州之地宋文帝置樂陵郡孝武分置勃海
郡後魏政勃海為滄水置滄州通典為齊趙

二國之境無棣縣齊境北至無棣在此地理
志齊北有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趙得
勃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
河以北

五家之兵策云隱曰高誘注戰國

王維禎曰五家之兵管子之制也高誘注欠
明 鮑彪曰管仲軍令始於五家為軌

車轂擊

戰國策校注曰轂元作聲聲者擊之說說文
擊車牽相擊也周禮舟車擊互轂梁傳擊者

不得入釋文音計又古的反此章史作轂擊
按秦策車轂擊馳說苑齊人好轂擊楊雄書
辨者轂擊讀亦通

衛陽晉之道

通鑑地理通釋曰張儀說楚曰秦下甲攻衛
陽晉必大闕天下之匈魏哀王十六年秦拔
陽晉秦昭王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蘇
秦說趙曰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水經注
陽晉城在廩邛城東南十餘里與都關為左
右

徑于亢父之險

通鑑地理通釋曰漢屬縣東平國漢高帝紀
沛公還軍亢父光武征龐萌自將輕兵至亢
父魏志呂布攻郵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操
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
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
也

驕矜而不敢進

愚按驕矜矜國策作高躍

西有黔中

通鑑地理通釋曰括地志云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今黔府亦其地楚世家秦割也

巫郡

通鑑地理通釋曰括地志在夔州東通典夔州巫山縣楚置巫郡秦漢為南郡巫縣故城在今縣巫山在西南

東有夏州

通鑑地理通釋曰楚辭過夏首而西浮夏水口也左傳沈尹戌奔命於夏汭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杜氏曰漢水南入江今夏口也通典荊州江陵縣有夏水口左傳夏汭也郡志鄂州春秋時謂之夏汭漢為沙羨東境後漢未謂之夏口亦名魯口

海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楚威王六年敗越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左傳楚奄征南海 戰國策校注曰海陽海之南耳非遼西郡也盧藏用云在廣陵東今揚州海寧縣劉氏云楚之東

田汝成曰新安休寧古稱海陽正在楚之東也

南有洞庭

通鑑地理通釋曰正義洞庭湖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又有洞庭山名君山在湖中心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石彭蠡韓非初見秦日秦與荆人大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後漢南蠻傳云吳起相焯王

蒼梧

通鑑地理通釋曰按陞塞其說有三山海經有少陞之山太平御覽謂在滎陽則正義新鄭近之滎陽春秋為鄭戰國為韓蓋南北之隘道楚為塞以禦北方故蘇秦於韓日南有陞山於楚日北有陞塞其地一也楚漢之際亦於此決勝負焉左傳楚子庚治兵於汾陞之塞在汝鄭二州

郟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漢地理志漢中旬陽縣此中旬水所出南入沔州商攻旬關正義云漢與地廣記金州旬陽縣後漢省與郡按金州後

漢末為西城郡魏得之改魏興申儀為太守

屯洵口水經注洵水東蜀蔣琬欲由漢沔襲

魏興今屬利州路南蔽夔峽西接梁洋為控

扼之地蘇秦所謂郟陽即洵陽也郟字通洵徐

廣以為順陽故城在郟索隱以為新陽故城

州真陽皆非也又按楚世家懷王二十五年

與秦盟黃棘秦復與楚上庸正義括地志云

州是頃襄王十九年割上庸漢北地予秦正

義謂割金房均三州及漢水之北蘇代云殘

均陵塞即隘隨州西南五十里楚割上庸之

明年秦拔西陵又一年拔郢

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

愚按國策云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

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

蘇秦去趙蘇秦至燕此自初說

徐字遠曰正文云秦兵不出于五年而徐云

自初說至此三年二說懸殊

於是乃歸燕之十城

國策云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為兄

弟而請罪於秦

而燕王不復官也

國策作不復館

不死殊而走

日知錄曰說文繫傳曰斷絕分析曰殊謂斷

支體而未及死淮南王傳太子即自刎不殊

代乃求見燕王

大事記曰戰國策載蘇代說燕王之辭誤以

為曾使曾能有志如是豈至覆國乎論其世

考其事皆說昭王之辭也按史記誤同

吾聞齊有清濟濁河

通鑑地理通釋曰左傳哀十一年齊伐我及

清注濟北盧縣東有清亭齊語桓公正封疆

地南至于鉤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

紀鄒水經濟水自魚山北逕清亭東注云京

相璠曰今濟北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清亭春

秋所謂遇于清也水色清深馬頰水東注于

清濟謂之馬頰口清濟即此水也蔡氏曰李

賢謂齊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

海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

流入海謂之清河沈氏謂濟水伏流地中東

孟康曰齊西有平原州德河水東北過高唐州博即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

長城鉅防

通鑑地理通釋曰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括地志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綠河歷泰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琅邪臺入海郡國志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防門杜氏云在縣北防即有長城至東海郡縣志故長城首起

鄆州平陰縣北二十九里齊愍王所築輿地廣記鄆州平陰縣漢盧縣地唐屬濟州又淄州淄川縣古齊長城楚世家還蓋長城以為防外紀威烈王十六年王命韓趙伐齊入長城左傳防門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世家趙人歸我長城在威王時郡縣志平陰故城在平陰縣東北三十里

燕相子之與蘇代婚

愚按國策云蘇秦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

蘇代與子之交後章又云燕相子之與蘇代婚

齊伐宋宋急

余有丁曰按傳中前言舉宋此復言宋急者何也據齊表此段是前段必誤

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索隱曰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用獎也董份曰齊紫本敗素而價十倍此正轉敗為功之意非言齊國因獎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

國策挑作遙

焚秦符正義曰符微兆也

金姓曰按符者節信也張儀傳云借宋之符焚秦符者絕之也楚世家云齊折楚符而合于秦解作微兆何說

秦挾賓以待破

鮑彪戰國策注曰挾如挾長之挾秦挾賓客本欲并天下而反見破故必患

乃召蘇代復善待之

戰國策校注曰按此策文蓋齊已滅宋取楚淮北之後勸之尊齊擯秦而說秦以伐齊非

將伐宋時事也策云蘇代過魏魏為燕執火齊使人說魏出代代之宋宋善待之史遂以此策首語接其下且史記代事前待固多誤如舉五千乘云云以為說子噲之類代為燕間齊勸之伐宋見於策者可考矣是宋未滅時代已至燕豈至時尚留宋而為之說燕哉此策不能無舛而史尤失之也

乘船浮於文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蜀郡有汶江縣於州暇水經注江水自天彭關東逕汶關而歷

氏道縣北注汶出微外崕山西玉輪坂下

乘夏水而下江水經曰或謂夏潦也

愚按宜為夏水之口夏水通漢亦通江不得因有下夏水西出即以夏潦之水為解也

乘船出於巴

通鑑地理通釋曰郡縣志渝州古巴國今重慶府

閬白二水曲折如巴字故謂之巴正義巴嶺

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西南夷傳楚威王使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燕代云輕舟浮於汶乘舟出於巴謂汶江巴江也

張儀說楚謂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楚三千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闔羊祜請伐吳謂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崔仲方論取陳謂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彼聚兵漢口峽口則下流諸將擇便橫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秦以此脅楚晉以此取吳隋以此取陳然秦不敢泛江而推關也難

四日而至五渚

通鑑地理通釋曰戰國策五渚韓非子作五湖水經注湘水沅水微水澧水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

我起於少曲

通鑑地理通釋曰索隱云地近宜陽劉氏以為蓋在太行西南范曄傳秦昭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正義括地志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周相王以與鄭竹書紀年云魏襄王四年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陽為河雍向為高平則少曲當與高平相近蘇代曰已得

石蘭水經注康溝又東逕扶溝之白亭北又東逕少曲亭陳留風俗傳曰尉氏縣於東有少曲亭俗謂小城

一日而斷太行

通鑑地理通釋曰韓世家秦擊我於太行上黨降趙戰國策國曰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則韓請效上黨之地

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韓世家貞子徙居平陽杜預正義晉州城地理志河東平陽縣堯都

也在平河之陽晉州城因平陽城東而為之

二日而莫不盡繇

董份曰盡繇言韓徵民繇役為備國騷動之意

我舉安邑

安邑詳魏世家

塞女戰韓氏太原卷

焦竑曰按趙策秦舉安邑而塞女戰韓氏太原絕正義以卷為絕本此

封冀

通鑑地理通釋曰魏世家哀王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紀年作晉陽封谷正義徐廣云河東皮氏縣東北有冀亭晉荀息曰冀於正義封陵在古蒲坂西南河曲之中包兩周正義曰兩周

通鑑地理通釋曰世本西周相公居河南東周惠公居洛陽呂氏曰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其弟揭于河南以續周公之職是為河南相公王城威烈王嗣位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寶東周惠公此東西周分之始也東周王所居之洛陽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為二東西周各為列國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於其上耳自是而後凡征伐謀策稱東西周者皆謂二周也周本紀云報王時東西周分治非也報王特徙都西周耳決白馬之口

通鑑地理通釋曰水經注竹書紀年梁惠成

王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金堤
既建白駘在故渠水斷尚謂之白馬瀆韓非
初見秦曰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張儀說趙
曰守白馬之津正義云在滑州白馬縣非
常間有白馬所謂行悲鳴也則河決
魏無外黃濟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外黃漢屬陳留張晏曰魏
郡有內黃故加外地理志注左氏傳曰惠公
黃里東有黃城故在宋開封府黃丘縣東六
十里唐貞觀元年省城後梁太祖幸河非內
黃顧李延日黃太謂曰黃外黃下黃何在外
黃此名內黃太祖曰黃外黃下黃何在外
黃有外黃者代通今在森南丘下黃為北
森內黃小黃故城在森南丘下黃為北森
陳留小黃故城在森南丘下黃為北森
水經注云陳留風俗傳曰縣故宋地竹書紀
年梁惠成王三十年城濟陽縣陳留郡濟
陽縣開封府東明縣鎮

宿胥水北入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即指是瀆
也通典淇水出於山東至衛縣界入河謂之
陽水入淇水口曹公於水口下大樹木成
魏無虛頓丘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

水經注淇水又北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
書以為觀地矣蓋太康第五君之號曰五觀
者也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皇
覽曰頓丘者城門名頓丘道世謂之殷皆北
也蓋曰丘而為名故曰頓丘矣通鑑地理
通釋曰春秋相十二年公會宋公于虛注云
宋地水經注洹水出山連逕殷墟竹書紀年
曰盤庚即位自奄遷于此遂曰殷史記項羽
盤庚所都虛北正義云殷墟在河南朝陽縣
有洹水南國都北正云陽城殷墟在河南
謂北洹水南岸隱三里有安陽城殷墟在
北洹水南岸隱三里有安陽城殷墟在河南
圖經曰安陽墟是也鄭玄云陽城殷墟在
左洹水南岸隱三里有安陽城殷墟在河南
魏世亦秦地也我晉注云水經注關駟云頓丘
朝歌亦秦地也我晉注云水經注關駟云頓丘
在淇水南又屈逕頓丘西爾雅曰山一成謂
之頓丘釋名謂一頓而成丘無高下大小之

救詩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丘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與地廣郡云本衛邑漢屬東郡魏州復置澶州晉天福四年以頓丘為德清軍寧四年省入開德府清豐縣戰國策張儀謂魏王曰齊伐頓丘取乘丘救侵地頓丘危水攻則滅大梁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陳留郡浚儀故大梁魏惠王自東京徙此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水經注大梁城本春秋為大梁周四月甲寅徙竹書紀年梁惠王九年周四月甲寅徙竹書紀年大梁惠王食其曰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元又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張儀說魏史記云從鄭至梁二百餘里戰國策云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按九域志鄭州至東京一百四十里陳州至東京二百四十五里當以國策為正又曰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鮑氏謂他國或有山川

關塞惟梁無之皆以卒戍守
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
愚按國策作離石馬陵
用兵如刺蜚
鮑彪戰國策注曰集韻蜚蟲名喻易也

史記疏證卷第四十三

張儀列傳第十

凌稚隆曰按戰國策並不載楚相辱張儀及

蘇秦激之入秦事

苴蜀相攻擊

楊慎曰苴即巴字楊雄蜀本紀云蜀王魚鳧

封其弟葭萌為苴苴之後求金于蜀蜀不與

苴蜀相攻即此事也

塞斜谷之口

通鑑地理通釋曰郡國志河南鞏縣有尋谷

水水經洛又東北流入于河注云山海經曰

洛水成臯西入河是也謂之洛汭即什谷之

口南郡亦曰上郡故城在北山郡漢其水四

五里京相璠曰洛水今鞏縣亦謂之非郡縣志河

南府鞏縣洛水東經洛汭北對瑯琊渚入河

謂之洛口亦名什谷塞什谷之口即此也

當屯留之道

通鑑地理通釋曰屯音純地理志縣屬上黨

括地志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三十

里左傳襄十八年晉人執燕蒯

于絳留三晉徙靖公于屯留

楚臨南鄭

通鑑地理通釋曰戰國策注今河南新鄭今

鄭州新鄭縣

秦攻新城宜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郡縣志河南府伊闕縣古

戎蠻子國漢為新城縣隋改伊闕山在縣北

四十五里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流其間

故名伊闕故關在縣北四十戰國策補注

曰左傳僖六年注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也

大事記白起係韓新城引正義云在洛州伊

闕縣又秦韓會新城云兩周間地名注引正

義云許州襄城縣古新城縣也按芋戎華陽

君又號新城君則華陽在冢者此以宜陽並

言地必連近當是伊闕耳

齊韓之與國也

田汝成曰按齊字恐衍當云韓周之與國也

卒起兵伐蜀

鮑彪戰國策注曰按甘茂傳云張儀西并巴

蜀當儀與錯議不同故紀表並言錯定蜀而

茂傳之言如此何也華陽國志云蜀王伐苴侯

苴侯奔巴求救于秦惠文王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是二人同往也

居一歲

愚按一歲當作三歲秦本紀在惠文君十三年

從鄭至梁二百餘里

徐孚遠曰是時韓已并鄭謂從韓至魏之道也 愚按戰國策云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

陳至梁二百餘里通鑑地理通釋曰按九域志鄭州至東京一百四十里陳州至東京二

百四十五里當以國策為正

卒戍四方守亭郭者不下十萬

愚按戰國策云卒戍四方守亭郭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鮑彪注云他國境或有山

川關塞惟梁無之皆以卒戍守千里一亭障隔也築城壘為之補注曰漳關塞邊候間封

有古夷門關

不至十日而距扞關

通鑑地理通釋曰楚世家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正義古松滋縣於是楚為扞關以距

之郡國志巴都魚復縣有扞關地理志魚李

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註在

巴峽今峽州正義華陽國志云巴楚相攻伐故置

江關陽關括地志陽關今涪州永安縣治陽

關城也永安縣入扞關今峽州巴山縣界故

扞關是巴山縣入江關今夔州魚復縣南二

十里江南岸白帝城是奉節縣後漢岑彭公

孫述遣將乘枋箬下江關注云舊在赤甲城

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赤甲城

魚復縣故城在奉節縣北今名赤甲城有古

扞關水經江水自關東逕弱關捍關注捍關

愚按戰國作從竟陵以東

則從境以東

五戰而三勝

徐孚遠曰越滅吳楚滅越懷王時吳之屬楚

久矣安得與吳人五戰此言誤也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

者

戰國策補注曰按此前二年五年六年皆有

攻趙之事而攻齊則無之若云不攻齊則猶

可通也

楚王大怒

徐孚遠曰當言大王今言楚王亦誤也

踧踖科頭

戰國策補注曰踧猶下文徒程此謂徒跣也

義與科頭協

貫頤奮戟者

戰國策校注曰索隱曰兩手捧頭而直入敵

言其勇貫與捧亦不通劉辰翁云貫頤謂見

射猶奮戟不顧死也則此連下文奮戟為義

斷韓之上地

通鑑地理通釋曰上地上黨之地也荀子曰

韓之上地方數百里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

秦奪之

桑林之苑

通鑑地理通釋曰按湯旱禱于桑林之社莊

子栗林虞人其地未詳戰國策柱注曰桑

林非湯所禱者也太平御覽作樂林

趙入朝澠池

通鑑地理通釋曰淮南子九塞曰澠阨戰國

策云澠隘之塞時秦攻鄭君殺之于澠池翼

奉曰成周右阻澠池趙涉說周亞夫曰吳王

必置間人於殺龜院陘之間王莽命王奇曰

殺龜之險東當鄭衛地理志弘農澠池景帝

中二年初城徙萬家為縣水經注穀水出于

靖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澠池川漢景

帝因靖澠之池以目縣或謂之彭池穀水又

東逕秦趙二城南即趙王鼓瑟秦王擊缶處

世謂之俱利城蓋云秦趙俱利也穀水又東

逕新安縣故城南北夾流而西接靖澠城又

東逕于雍谷溪回曲紫紆石路阻峽故亦有

峽石之稱禹貢注澗水出澠池山郡縣志澠

池縣本韓地廣陽山一名澠池山在縣東北

五十五里穀水南去縣三百步東逕秦趙二

城東城在縣西十三里西城十四里

割河間以事秦

通鑑地理通釋曰瀛州地理志注在兩河之

間戰國策趙王曰秦下甲攻趙趙賜之以河間十二縣

其一軍塞午道

通鑑地理通釋曰鮑氏曰長安有子午谷北

山是子南山是午為子午道則午道秦南道也塞之使不得通

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歎吸嚙之隱也下謂熱而人進則謂羹汁故名斟是也斟左

愚按左傳云羊羹不徧羊斟是華元之御此誤引之公羊傳又無此語

則易水長城

通鑑地理通釋曰匈奴傳燕築長城自造陽

至襄平置上谷漁陽薊州右北平州遼西州

遼東郡以距胡通典麟州銀城縣五原塞即

縣北所謂光祿塞晉太康地志自北地郡行

九百里得五原塞又北出九百里得造陽即

北地郡造陽地在上谷未詳熱是襄平縣

東平城也括地志寧夏長城三州秦非地郡義

渠戎國之地正義馬邑長城亦名燕長城在

梁哀王恐

春秋後語作魏襄王

陳軫

韓魏相攻暮年不解

戰國策校注曰考秦惠時唯十二年韓舉趙

護與魏戰敗績去楚絕齊時甚遠也不見韓魏相攻事

餘為寡人計之

董份曰宜餘字句言為其主計之之餘即為我計之譙言先其君而及秦也故軫曰臣主

與王無異 愚按國策云子獨不可以忠為

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則餘字屬下讀亦

得

館堅子止之

國策作管與止之

曰主與王何異也

徐孚遠曰軫言己之為秦王計不後于楚王

也索隱言秦楚俱宜待二國之弊此說非也

犀首

其後五國伐秦

戰國策補注曰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師勾

奴伐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

世家書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

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五

有不同

大敗秦人李伯之下

鮑彪戰國策注曰平原傳注河內成皋有李
城豈秦兵與諸國過於此而見敗耶 校注

曰正義云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

按趙救邯鄲時同戰死封其弟為李侯意者

因此號李城此云李伯必非秦既攻五國不

勝而走秦兵不應至懷是時諸國連句如秦

恐義渠因而有變故賂以和之義渠之襲必

次于五國之後恐非與諸國過時也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虜趙將軍莊豹

愚按秦本紀作虜趙將莊

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嚴道也

田藝蘅曰索隱注非也嚴君者尊重之威嚴

若君父也取此義以號之爾如下文云又益

尊重是也

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

李光縉曰戰國策云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

張儀李譽謂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

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人者皆張子之讎

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此云

逐張儀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從李

讎之言也

智伯之伐仇猶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以仇猶

首讎也仇

戰國策補注曰呂春秋劉外紀作夙繇高注

或作仇首漢志臨淮乃泗之連水羅氏路史

謂非智伯所伐者

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

日知錄曰此文誤當依索隱所引戰國策文

為正

甘茂

蜀侯煇相壯反

徐孚遠曰華陽國志秦滅蜀封公子通為蜀

侯以陳壯為相壯反殺蜀侯通秦誅壯封子

煇為蜀侯煇為後母所譖自殺本二事史記

合載之誤也

王迎甘茂於息壤

鮑彪戰國策注曰時則訓於中央言息壤埋

洪水之州而柳子厚言永州有之則息壤非

一虞此秦地也
名曰縣其實郡也

大事記曰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郡十五縣者是也魏惠七年後方孝公商鞅時并小鄉為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及守稱故魏納上郡之後十餘年秦紀始書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與

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

戰國策曰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尉曰公不論兵必大用耳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于內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則以宜陽之郭為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今公與楚解口地正義曰解口秦地名
史詮曰正義注非也索隱得之
封小令尹以杜陽

愚按杜陽戰國策作杜陽恐國策非不如公孫顛

史詮曰國策與作郝

是自為責也

史詮曰國策責作責

反宜陽之民

徐孚遠曰反宜陽之民者欲秦歸宜陽俘民於韓非并以宜陽地與韓也後言竟以武遂歸韓亦不言宜陽也

此韓之寄地也

凌稚隆曰潁川本韓地楚取之故云寄地

收楚韓以安之

凌稚隆曰楚歸潁川則楚韓誦故曰安

代為齊使於秦

鮑彪戰國策注曰代傳待燕太子質於齊將適秦

且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

史通曰此並戰國之時游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尚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為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何其妄哉

其居於秦累世重矣

鮑彪戰國策注曰茂事惠武昭三王

則置之鬼谷

戰國策作槐谷補注曰春秋後語注槐里之

谷今京兆始平之地作鬼谷大非

以苟賤不廉聞於世

戰國策作苛廉

則莫若向壽者可

戰國策作公孫却

甘羅年十二

法言重黎篇曰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
疆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子曰才也茂

良不必父祖

吾自請張卿相燕唐也隱卿字張

金姓曰按卿只是稱呼非必其字也

穰侯列傳第十二

魏冉故德公矣

董份曰故德公言仇液本為魏冉來冉原自

德之也

欲誅呂禮禮出奔齊

愚按秦本紀五大夫禮出奔魏

戰勝三梁

鮑彪戰國策注曰春秋秦取梁漢夏陽也河

內有梁周小邑也陳留浚儀大梁為三皆魏

地

拔邯鄲

戰國策校注曰魏惠王十八年拔趙邯鄲二

十年歸邯戰

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將暴為

愚按戰國策作畢子鮑彪注地關韓使暴為

救魏為秦所敗事在後

此臣之所聞於魏也人素隱曰須賈說穰侯言魏

必是欺於秦也

董份曰自臣聞至不然必見欺皆須賈述衛

人之言故結之曰此臣之所聞于魏也言其

所聞于魏之言如此也詞意極明索隱解謬

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

華陽下

戰國策校注曰大事記華陽之役秦救韓而

擊趙魏年表列傳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趙

韓魏皆記者之誤

斬首十萬

秦本紀作十五萬

故得安邑

鮑彪戰國策注曰此攻華陽時得之安邑魏

地亦屬韓猶上黨兩屬也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法言淵騫篇曰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為也長

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

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

為翦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歎

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

愚按秦本紀昭王十三起為左更

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

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

愚按此與秦本紀魏世家六國表所載五異

紀云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

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魏世家云秦拔我

城大小六十一則當在昭王十七年此傳却

在昭十五年六國表昭王十八年客卿錯擊

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年分不同事亦不

一

武安君回取楚定巫黔中郡

愚按秦本紀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為黔

中郡非起所取也

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

愚按秦本紀及六國表皆作十五萬五訛為

三或傳寫之誤穰侯傳又作十萬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

愚按秦本紀云拔九城韓世家及六國表云

秦拔我陘城汾城

趙孝成王與平原君平原君計之君稜曰平原

金姓曰按平陽君趙豹明載趙世家注云戰

國策曰惠文王母弟索隱何夢夢也

趙軍長平

水經注曰地理志曰楊谷絕水所出東南流

左會長平水水出長平縣西北小山東南流

逕其縣故城法氏之長平亭也上黨記曰長

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二軍共食流水

澗相去五里秦坑趙眾收頭廡築臺於壘中

曰山為臺崔嵬祭起今仍號曰白起臺城之
左右沿山亘隔南北五十許里東西二十餘
里悉秦趙故壘遺壁猶存焉

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

愚按秦本紀作十月

王翦

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

宛委餘編曰琅邪臺銘列侯武成侯王離列
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
侯成倫侯武信侯馮無擇以位次差之王離

在季父賁前則離乃賁家孫賁蓋翦之次子
自以功封侯者也所謂有功不封者其時未
定天下云爾及剖符而翦一子一孫為功臣
之首又當時列侯二人倫侯三人凡封侯者
僅五人而李斯蒙恬李信不與焉可謂嚴矣
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本根

康海曰王翦諸人之輔秦蓋凶德之參會古
今之極變不可復以常事論也太史公譏翦
不能輔秦建德而偷合取容嗚呼是何異責
虎狼之不仁也

史記疏證卷第四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黃氏曰抄曰太史公之傳孟子首舉不言利
之對嘆息以先之然後為之傳而傳自受業
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詳述一時富國強兵
之流與駟衍迂怪不可究詰以取重當世之
說形孟子之守道不變與仲尼萊邑陳蔡者
同科奇哉遷之文卓哉遷之識歟蓋傳申韓
於老莊之後者所以譏老莊而傳淳于髡諸
子於孟荀之間者所以長孟荀也荀卿年五
十始自趙學於齊三為齊祭酒後為楚蘭陵
令春申君死而卿廢卒死於蘭陵葬焉嫉世之
濁而鄙儒卜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
著書數萬言此亦能守道不變者故太史公
進之與孟子等 習學記言曰以孟子荀卿
冠之諸子雖於大體不差而有可憾者知不
言利之為是而未知所以不言之意且於駟
衍分數終為多耳又言武王仁義伯夷不
食周粟天下惟一理武王果仁義則伯夷何
名死之蓋傳者妄也後世謂孔孟絕學秦漢

以後無人可到亦非虛語 真德秀曰孟荀
 傳者及諸子而兼乎議論傳之變體也 邵
 泰衢曰荀卿之與孟子熾火之同皎日也荀
 卿者李斯韓非之師非斯之焚書滅學至今
 日而禮樂淪亡幾使二氏異端並為三教者
 皆非斯之罪而實非斯之本荀卿也安得與
 吾孟子距楊墨邪說者之可同年語哉至云
 天下方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孟子乃述
 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
 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未嘗
 不知之也且唐虞三代之德荀卿知之守更
 以駟忌駟衍與夫淳于髡慎到等亦列之一
 傳選可謂不知類矣荀子性惡而孟子性善
 是荀子早已外於聖人之教至駟行之言大
 類佛氏南瞻西中之荒而日見尊禮如此豈
 與夫子菜色陳蔡孟氏困于齊梁者同哉又
 自駟行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
 淵接子田駟與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
 以干世主豈可勝道邈未嘗不知尊孟子也
 四與荀卿輩同傳者何哉豈漢儒淺陋謂孟

子不過荀卿流乎至遷言退與萬章之徒作
 孟子七篇昆氏謂趙岐之言亦然韓昌黎曰
 弟子所集今考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
 宣梁惠滕文蓋死而後謚者也諸王公死于
 孟子之前未可知也至魯平公者自惠王元
 年至魯平卒年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梁惠之
 時已稱叟矣次不及平公之卒也則後人所
 集是也韓子之言是也
 孟軻鄒人也索隱曰鄒魯地名也
 趙岐孟子題辭曰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
 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
 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 劉蒼鄒山
 記曰鄒山即古繹山邾文公所卜鄒縣本邾
 國穆公改曰鄒 路史國名紀或謂鄒即邾
 內傳邾伐魯史作駟也然邾鄒本二近而後
 非改也邾為魯併而鄒為楚併 愚按趙岐
 又云字則未聞疏云後世或云字子與趙岐
 又云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
 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

趙岐孟子題辭曰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親列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則見以為迂遠而濶于事情

趙岐孟子題辭曰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世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濶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

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岐孟子題辭曰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

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

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

始也濫耳初素隱曰濫即濫是江原之

日知錄曰濫者汜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沈洋自姿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為初者非

作主運

愚按封禪書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

而為服

梁惠王謀欲攻趙

史記曰按孟子書梁惠王當作滕文公趙當作齊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也言行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然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

唐惟修曰牛鼎之說不必他求即上文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也索隱舉呂氏春秋及譙周之說意竊不然太史公言孔孟不合于當

時者始進不能投時好如尹與奚也今行以不執之說見尊於諸侯是尹鼎奚牛之意豈若孔孟哉二子求奇太過故遺近而求遠徐孚遠曰據本文大意言騶子欲干時也與呂氏春秋所載意別日知錄曰謂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之意藉此說以干時非有仲尼孟子守正不阿之論也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

水經注曰系水高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當戰國之時以齊

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之徒七十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論議是以齊稷下學士復或且數百十人劉向別錄以稷為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也鄭志曰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玄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余按左傳昭公二十二年管子如齊盟於稷門之外漢以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史記音義曰欲以繼蹤齊稷下之風矣

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

愚按此與呂氏春秋所載不同呂氏春秋云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辨之約來十乘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上其行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

慎到趙人

荀子曰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又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漢藝文志考證曰正義慎子十卷館閣書目一卷案漢志四十二篇

今三十七篇亡唯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居人五篇滕輔注荀子注云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

田駢接子齊人

漢藝文志田子二十五篇攷證曰呂氏春秋曰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陳駢即陽朱貴已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尸子廣澤篇曰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荀子非十二子與慎到並言注云其學本黃老歸名法七略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藝文子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攷證曰與慎到田駢同時云武帝時當攷

環淵楚人

漢藝文志蚺子十三篇名淵楚人攷證曰按文選枚乘七發便蚺詹何之論注云淮南子雖有鈞鉞芳餌加以詹何蚺螺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采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七略蚺子名淵三文雖殊其人一也

弱矣者齊諸弱子

漢藝文志鄉子十二篇攷證曰七略曰鄒赫

子齊人為之語曰雕龍赫赫言鄒衍之術文

飾之苦離饒龍文

春申君死而荀卿死

愚按戰國策及韓詩外傳春申君曰客之說

使人謝孫子孫子走之趙趙以為上卿入曰

客之說使人請於趙孫子偽喜謝之以書因

為賦遺之中有譏大將將以替為明以聳為

聰之語是春申君未死而荀卿已去蘭陵矣

荀子賦篇可證也文公之說與諸家異不知

何本

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

而卒

藝文志攷證曰劉向校讐書錄序曰所校讎

中孫卿書凡三百三十三篇以相校除復重

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唐氏曰向博極

羣書序鄉事大抵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

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

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

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

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

宣王七年惠王以受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

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

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為孫

臧為軍師敗魏馬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

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

向以為孫臧係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

陵又十三年矣

因葬蘭陵

魏書地形志蘭陵郡蘭陵縣有荀卿冢

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

漢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唐志一卷攷證曰

藝文志毛公趙人與公孫龍等並遊乎原君

趙勝家索隱謂龍即仲尼弟子非也列子釋

文龍字子秉趙人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揚秉

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耶楊揚朱也秉公孫

龍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

也吳同謂使異者同同者異呂氏春秋云孔

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

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難孔穿不應
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
昔者公孫之言甚辨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
牙矣雖然難願得有間於君謂藏三牙甚難
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
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
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辨淮
南鴻烈曰公孫龍聚於辭而實名揚子曰公
孫龍詭辭數萬東萊呂氏曰告子彼長而我
長之彼白而我白之斯言也蓋堅白異同之

祖 戰國策補注曰莊子稱公孫龍之學合同
異離堅白而史平原傳稱公孫龍善為堅白
異同之辨荀卿傳末以為趙人又見列子等
書同此人也史稱莊子與梁惠齊宣同時楚
威王欲以為相威王元年當顯王三十年故
大事記以楚相之事附見下至報王十七年
趙勝封平原君則周距平原未遠也莊子書
稱子之子噲事當宣王末年報王元年也下
至魏破秦軍邯鄲之以為報王五十八年則
周之稱公孫龍龍之在乎原君門皆相及也

惟以為仲尼弟子公孫龍者則誤蓋相去遠爾
劇子之言

漢藝文志處子九篇放證曰風俗通漢有北
海太守處興蓋處子之後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

漢藝文志攷證曰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
盡地力之教晉刑法志魏文志師李悝撰次
諸國法著法經通鑑外紀李悝為土地守下
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今射的中者勝不中者
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

楚有尸子長虛

漢藝文志攷證曰後漢書注尸佼作書二十
篇內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內一篇言
九州險阻水泉所起隋志二十卷其九篇亡
魏黃初中續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韓魏服於齊

戰國策曰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
而朝田侯

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

戰國策五謂楚王曰勝子有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勝子必復用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

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

戰國策校注曰史以田嬰之封在湣王三年從通鑑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立附見於閔王元年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廟在薛則是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引紀年云云考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在今封嬰前一年不得為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則王當威王時疑此處有差互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朱焯曰此豈孟子書所謂齊人將築薛者與愚按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怒而將伐之因公孫開之言而止見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因客諫而止見戰國策韓子新序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

西京雜記曰俗諺舉五日子長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

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曰遺音唯季友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

董份曰遺所不知何人因前問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故此言遺之不能知之子孫耳

謚為靖郭君

日知錄曰以號為謚猶之以氏為姓皆漢初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謚為帝太后與此同王褒賦幸得謚為洞簫兮亦是作號字用

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

戰國策曰諫者千數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蘇代以土偶比孟嘗君

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涇陽君亦質於他國安得比土偶

而雞盡鳴

史詮曰一本盡作齊

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耿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

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邵泰衢曰孟嘗聲聞諸侯傾天下士耿小一

語遂致怒滅一縣乎况曰魁然也乃耿耳如

子房之計魁梧奇偉見圖狀如婦人好女而

已何至殺人滅縣乎即曰客也文獨不禁之

乎即曰言者之有罪也豈一縣之老幼盡誅

然言乎且以齊嘗而遽滅趙縣乎誠未喻也

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孟嘗君自言已

無德故也

董份曰不自得者言已遣之幾為秦害故不

自安耳索隱謬

九年取宛葉以北

鮑彪戰國策注曰九字誤當云六或五又

曰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

宛葉小駁

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

唐順之曰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耶

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

愚按秦本紀昭襄王十三年五大夫禮出亡

奔魏十九年呂禮來自歸鮑彪云其相齊在

薛公歸薛後

代乃謂孟嘗君曰

戰國策校注曰國策載周最入齊知在後史

載此策在文謝病歸薛後文從其計而呂禮

嫉害文乃勸秦伐齊呂禮亡其後齊滅宋文

乃奔魏且文在齊豈敢召穰侯之兵哉召秦

伐齊必文已去齊而史失之也

有用齊

戰國策校注曰言親帝呂禮二人用於齊也

收周最以厚行

戰國策作以為後行

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

湣王亡在莒遂死焉

邵泰衢曰相國重任也伐齊大事也薛公相

魏伐齊魏世家既無其事田文傳獨有其文

豈相國之事無關於魏而伐齊之舉獨出之

文者乎向日人毀於王文存有賢者自到宮

門王乃復呂孟嘗孟嘗曰謝病歸老於薛事

已釋然矣豈以此而云魏嘗伐齊致王之出

亡而死乎且田文如果相魏則不若樂毅樂

間之去燕矣

文卒謚為孟嘗君

水經注曰薛縣郭側有田文冢結石為郭作制嚴固瑩麗可尋行人往還莫不逕觀以為異見矣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

習學記言曰馮驩事與戰國策馮煖稍殊史記蓋別有所本其義為勝也

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

戰國策補注曰按烈士傳云孟嘗君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

孟嘗君不悅

凌稚隆曰按國策無以為家下云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

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驩不復歌史記以左右惡之為孟嘗君不說似誤

遂廢孟嘗君

凌稚隆曰按國策暮年孟嘗君免相就國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以迎太史公不載似

缺始末

馮驩乃西說秦王

愚按國策馮驩西遊梁

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

愚按此本國策譚拾子語自馮驩至此疑亦褚先生續為之與史文不類

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戰國策曰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秦之圍邯鄲正義曰趙惠文王九年

金姓曰按六國年表邯鄲之圍在趙孝成王九年秦昭王五十年若趙惠文王九年則秦昭王十七年索隱指事紀年俱誤

割東武城而封君者

水經注曰清河又東北逕東武城故縣城西

史記趙公子勝以解邯鄲之功受封於此定襄有武城故加東矣

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

四三一

日知錄曰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平原君厚待公孫龍

漢書藝文志曰毛公趙人與公孫龍等並遊平原君趙勝家

虞卿

故號為虞卿周曰食邑於虞

徐孚遠曰虞係食邑則虞卿姓名今皆不傳也

趙王召樓昌

日知錄曰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為趙王不聽或以為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

戰國策作樓緩新序同

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為足下解其

鮑彪戰國策注曰趙嘗親秦而復負之故秦

攻之今為講所以解也

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

古史曰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

平後而卿為魏齊棄相印走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孔叢子執節篇曰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談而已亦以為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曰以為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漢藝文志虞氏春秋十五篇攷證曰史記志篇數不同

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

孔叢子執節篇曰子高以為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過時也其子子順以為衰世之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

史記疏證卷第四十五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

戰國策曰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

於蕩陰不進

如姬資之三年素隱曰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

報仇之資蓄於心已得三年也

日知錄曰謂以資財求客報仇 愚按資與

咨同尚書小民惟曰怨咨禮記緇衣曰怨資

鄭康成不見古文尚書讀資為至非也此資

字作怨字解之亦通

晉鄙嗷嗷宿將

董份曰嗷嗷即項羽嗷嗷叱咤狀其勇氣也

推殺晉鄙

水經注曰蕩水又東與長沙溝水合其水導

源里山北谷東流逕晉鄙故壘北謂之晉鄙

城名之為魏將城

客有說公子曰

徐孚遠曰容唐睢也楊維禎以為史不載

姓名未之考也 愚按鮑彪注戰國策曰唐

睢前此十一年求救耳已九十餘至是又十

年吳師道云恐有訛舛至後為安陵君使秦

王則又後二十餘年則國策不可據矣史不

載姓名有意

徒豪舉耳索隱曰謂舉者舉

凌稚隆曰班固西都賦云鄉曲豪舉游俠之

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 日知錄曰謂持貌

為豪傑舉動非真欲求有用之士也

公子使使徧告諸侯

唐順之曰信陵君書不載之本傳中在魏世

家

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得索隱曰公子所

稱其名也以

董份曰客進兵書而摠名于公子故世稱魏

公子兵法索隱與本文正相反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致至則危徐廣曰至

鮑彪戰國策曰致言取物置之物上

徧天下有其二重榘義西言

金姓曰按秦盡有西方之地而又克蜀凡楚

之上流攻取殆盡則所謂二垂者指西南西面耳正義之說未合夫東界韓魏至齊而極秦地固蝕于東也

先帝文王莊王之身

余有丁曰國策作文王武王之身是此曰莊王誤也

今王使威橋守事於韓

戰國策作成橋補注曰劉伯莊云橋音橋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採

戰國策補注曰爾雅其飛也翔注布翅翔翔

按翔者高起貌漢書言翔貴古人每言高翔

黃濟陽嬰城正義曰嬰城未詳

鮑彪戰國策注曰嬰猶縈也蓋二邑環兵自守

王又割濮磨之北

通鑑地理通釋曰永初山川記云濮水源出東郡地理志東郡濮陽縣故城在開德府濮陽縣東左傳哀二十七年齊救鄭及濮注云濮水自陳留酸棗傍河東非經濟陰至高平入濟 鮑彪戰國策注曰周紀注濮在江河

之南楚記注建寧即南有濮夷後志當陽縣注荆州記沮水西有磨城子胥所造 補注

曰江漢南之濮乃書所謂彭濮之濮沮水磨城遠不相涉下文北屬之燕可見濮即衛之濮上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者也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樂毅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

王之威亦單矣

戰國策單作憚新序作單 董份曰詩云單及鬼方單延也又云俾爾單厚單大也蓋言王之威延被諸國而大也 而肥仁義之地

戰國策地作誠新序作地

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

董份曰沒利者為利所沒溺易患者易視後日之患不預防也

從而伐齊索隱曰從猶絕用及

徐孚遠曰此解從猶縱謂吳王率越以伐齊

也下文智伯亦率韓魏伐趙於義亦通

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

鮑彪戰國策注曰逸詩武足跡宅猶居也言

地之居遠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 補注曰

威武之大者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

鬼神孤傷

戰國策作孤祥新序作潢洋

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

戰國策補注曰詳其事以下於吏慎重之意

遲今韓魏歸帝徐廣曰一作還遲重於齊

史詮曰國策遲作詘謂屈命令於韓魏而歸

為帝之重於齊也索隱註誤 徐孚遠曰于

義還字為長當是誤書也

注地於齊

戰國策補注曰齊當作秦

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

余有丁曰謂四國不得相救也

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

越絕曰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

東倉周一里八步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關

兩城以為市在湖里吳諸里大開吳獄庭周

三里春申君時造土山者春申君時治以為

貴人家楚門也申君所造楚人從之故為楚

門今太守舍者春申君所造後壁屋以為桃

夏宮今宮者春申君子假君宮也前殿屋蓋

地東西十七丈五尺南北十五丈七尺堂高

四丈十雷高丈八尺殿屋蓋地東西十五丈

南北十丈二尺七寸戶雷高丈二尺庫東鄉

屋南北四十丈八尺上下戶各二南鄉屋東

西六十四丈四尺上下戶四下戶三西鄉屋南

北四十二丈九尺上戶三下戶二凡百四十

九丈一尺檐高五丈二尺雷高二丈九尺周

一里二百四十一丈春申君所造

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

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

兵往救之

愚按考烈王元年春申君為相七年救趙世

家年表皆同此作五年誤

以荀卿為蘭陵令

戰國策曰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

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且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

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

越絕曰白石山故為胥女山春申君初封吳過更名為白石 又曰巫門外眾愚者春申君去吳假君所思慮也 戰國策補注曰湖州圖經有春申君封也

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

徐孚遠曰言李園雖為王舅然不治國事政皆決于春申君故陰怨而仇春申君也

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

列女傳曰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為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家 戰國策補注曰越絕書記李園女弟環謂園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園難之又今求謁於春申才人言之遂得幸云云烈

王死幽王立環使園相春申後告園以吳封之三年徵春申為令尹自使其子親為假君治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併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姚氏全注其文謂隋經籍志稱越絕為子夏作今雜記秦漢事出後人不敵盡信史記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名乃見於此書策始終謂皆出環尤為異也其言烈王死後春申事亦皆不合姑記以廣異聞云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

徐孚遠曰此言當有所指今不可考也 愚按任即任子之任猶保也蓋指王稽範彪曰保任人必保其後後不如言則為反覆此任人者所重也王豈得輕之

為其割榮也索隱曰割榮即上 戰國策作凋榮 愚按割榮謂割落榮華不使權下屬耳蓋隱指穰侯等索隱之言意似相反

亡其言曰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 余有丁曰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索隱解輕

茂非是

會義渠之事急

鮑彪戰國策注曰蓋修李帛之怨補注曰

大事記報王四十四年秦滅渠漢匈奴傳秦

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太后

詐殺王於甘泉

鼓腹吹箎一作簫

毛詩疏曰賣錫之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

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亦為自表異也

北有甘泉谷口

通鑑地理通釋曰郡縣志甘泉山一名磨石

嶺在京兆府雲陽縣西北九十里周迴七十

里雲陽縣西北八十里甘泉山地理志

左馮翊谷口縣九峻山在西冠以九峻陰則

甘泉乃有九峻甘泉起于涇中涇水志曰

其遠則有九峻甘泉起于涇中涇水志曰

公引涇水首起谷口顏氏曰即今雲陽縣治

谷東郡仲山西北當涇水出山之處故謂之谷口

通典谷口縣故城在醴泉縣北後漢及晉為

南帶涇渭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開頭山又音牽見

地志一作筭通典亦曰在安定涇陽縣西原州

縣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諒北入渭

州百泉縣西南涇水出原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

陽縣西南渭州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州

隴入河雍州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南所謂

天下陸海之地秦所以虜西戎魚山東者也

法言曰秦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

南涇堰便則申否則堵

右隴蜀左關政

通鑑地理通釋曰通典秦州郡隴西今漢天水

州隴有大坂曰隴城亦曰隴山隴城謂之三秦

記曰其坂九迴上者隴山亦曰隴首有大

都賦右有隴城之隘關華或遠隴州汧源

隴山一曰隴城漢隴關今名大隴所限

東西隴諸郡唐隴古之隴唐則為隴天水

秦州清則不義矣

則不義矣

鮑彪戰國策注曰義宜也已火出師而使入

悉出非宜也

文子為之文子諱孟嘗君也

余有丁曰孟嘗去齊在齊未破之前此文子或非孟嘗也 愚按年表與秦擊楚公子將大有功在湣王二十三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在湣王三十年則攻楚之計孟嘗方在相位後十年而五國共擊湣王乃追咎前事歸怨于文子也安得謂文子非孟嘗乎 今夫韓魏中國之虞而天下之樞也王且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

國學紀聞曰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國卒并于秦出于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蓋謂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古史云范雎自為身謀愚謂此策不為無益然韓不用韓地魏不廢信陵則國不亡聞齊之有田文

我國策作田單鮑彪注曰史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一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

穰侯出使不報

鮑彪我國策注曰報猶白也言不自王而擅遣使於外

於是廢太后逐穰侯

我國策補注曰按雎傳雎相在昭王四十一年秦紀明年太后薨葬芷陽驪山九月穰侯出之陶是此韓士增飾非實之辭

秦封范雎以應

水經注曰澧水東逕應城南故應柳也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地理志故父城縣之應柳也我國范雎所封邑謂之應水

秦說曰張祿

焦竑曰此傳謂雎入秦變姓名為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

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繡百純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官者不得入焉願君為吾為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固人求謀固不遇矣孟嘗曰敬聞命因為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

范睢之前久矣睢入秦而腫名張祿豈祿嘗有聞於諸侯秦特令睢冒其名以誑鄰國耶愚按睢之變名姓為張祿在亡匿之時非秦所更也焦氏為曲說矣

范睢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于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

辨惑曰此當云願為君借于主人翁即歸取車馬

令馬服子代廉頗將趙括括曰馬服子

凌稚隆曰馬服君之子故曰馬服子索隱非

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

金姓曰按趙世家孝成王十一年武陽君鄭

安平死 愚按困急監本作圍急

豈道德之符

日知錄曰豈下當有非字 愚按戰國策有

之

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

凌稚隆曰漢書地理志云周末有子路夏育

民人慕之太史噉戰國策作太史啓曰單傳

有太史噉

號為網成君

戰國策補注曰水經云雁門子延水東逕剛成南澤燕人疑此即其所邑歟

樂毅列傳第二十

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

辨惑曰久之下接不得當是時字

封樂毅於昌國號曰昌國君

水經注曰德會水出昌國縣黃山西非流逕

昌國縣故城南昔樂毅攻齊有功燕昭王以

是縣封之為昌國君

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

危林曰周禮青州其畿澤曰望諸鄭玄曰望

諸明都也在睢陽則是時應屬魏氏非趙有

也且望諸美號耳既食觀津何必更以齊競

為名字又蘇策亦言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

諸君不云藍諸藍諸者中山策有之乃中山

之相非樂毅也

薊丘之植

通鑑地理通釋曰水經注今城內西北隅有

薊丘同丘以名邑猶魯之曲阜齊之營丘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

習學記言曰余謂樂毅之詞變化而能知本

流放而不失正故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

迹臣之上計雖不得於今君而無子胥商鞅

之僂君子將有取焉若夫蒯通主父偃廢書

而泣何為於此遷豈謂二人之好惡亦足以

重輕其間乎殆毅書因是而傳耳

以幸為利

余有丁曰為利即所為東燕之敵者索隱解

未明

君子絕交不出惡聲

困學紀聞曰新序樂毅書君子絕交無惡言

去且無惡聲

乃遺樂間書

日知錄曰燕王遺樂間書恐即樂毅事而傳

者誤以為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樂毅當曰

惠王信纒易將不得不奔其後往來復通燕

亦未失故君之禮若樂間不過以言之不聽

而遂慙君絕君雖遺之書而不顧此小丈夫

之悻悻者矣

家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曰言家室有忿

相告也

日知錄曰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自

相規勸而告之鄰里此為情之薄矣正義謂

必告者非 凌稚隆曰言室家有事不可盡

言以告他人謂二子當歸燕不可明燕過而

居趙也 愚按戰國策明云室不能相和出

語鄰家正義未之省耳

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正義曰二者謂燕君未

相告子反燕以疑君取也

徐孚遠曰正義注煩而不明觀戰國策正文

其義自解

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

戰國策補注曰新序以此為燕惠王遺樂毅

書考之毅答惠王書云今足下使人數之以

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燕王

使人讓毅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且

末云樂間乘怨不用其計於間何與史趙世

家孝成王十五年庶頗破殺栗腹虜慶秦樂

間則是間為將而被虜燕世家則云奔趙又

趙孝成王十六年庶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庶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頗攻乘乘走據策史所記多舛故知此書非樂間事而新序之說為是云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

漢藝文志攷證曰老子河上公作章句四篇以授帝言治身治國之要薛氏曰古文老子道德上下經無八十一章之辨今文有河上公注分八十一章史記樂臣公本師河上丈人則丈人者乃今所謂河上公也自晉世已言其教漢文帝叙述尤怪誕景迂晁氏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古本無有也傳奕能辨之

樂瑕公教樂臣公

愚按田叔傳學黃老術於樂臣公所臣與臣疑字有誤

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漢藝文志攷證曰關尹子劉向校中秘書九篇蓋公授曹相國參相國薨書葬

史記疏證卷第四十六

庶頗簡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王維楨曰庶頗同傳庶尚勇有戰功簡多智有口辨卒能保趙兩人者相資也

趙奢

蘇洵曰遷之傳庶頗也議救閔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余有丁曰奢趙名將又括代頗趙敗幾亡故附入之

趙使庶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

茅坤曰以下庶頗本末當入庶頗傳而顧入此者以趙將自奢而下次復庶頗頗廢用括括死復用庶頗頗免復樂乘乘與頗走復任李牧此趙始末次第而可以前庶頗簡相如者兩人為一傳故不及併入也

李牧

龐煖破燕君殺劇辛

金姓曰按燕世家云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則煖之久為趙臣可知戰國策云齊人有馮驩者史公附驢於孟嘗傳不著後來歸趙事

索隱謂龐煖即馮煖不知何據 虞般佑高士傳鷓冠子楚人馮煖嘗師事之煖後顯於趙鷓冠子懼其荐己乃與煖絕

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

戰國策補注曰秦策秦王資頓弱以金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史稱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而殺收而廉頗傳稱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使毀頗張釋之傳云趙用李牧幾霸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遷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列女傳云趙悼后者即郭倡女前嫁亂

一宗族既寡悼哀王以其美而娶之李牧諫云云不聽後生子遷立為幽閔王后通於春平侯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趙亡後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喜殺李牧乃殺倡后滅其家諸說皆可互考但史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以為牧恐郭開韓倉亦有差誤耳

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

戰國策曰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殺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穢病身大臂短不能及

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穢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網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趨甚疾出諺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微之於柱以自刺

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

習學記言曰藺相如持壁肥柱進執秦王當是時氣習之所激有志者皆能自奮也庸人所難君子所易雖非必易而義不得止矣若夫君子所易則庸人故難之故稱病張頗亦相如之所優為也遷論未盡故著之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奇正還相生

習學記言曰樂毅雖已破齊而未能定齊代以騎劫燕之敗形已具田單出萬死急計僥幸而勝理勢固然謂之能以亡為存可矣奇正還相生非所以施之於此學者當細考

夫始如處女道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

愚按語出孫子九地篇

齊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唐仲友書王蠋事後曰復齊之功皆曰田單

太史公以為是功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夫單以即墨之微敗燕師而擒其將七十餘城一旦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即墨之守救死之計耳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為戰故燕并

兵於莒而緩即墨及淖齒成潛王則莒不為齊矣燕不即爭而東攻即墨又不急而坐待其服此樂觀之深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為齊無君矣吾固以全制其敵而無事於多殺使王蠋不死法章不立即墨之遺黎無所係其心單雖智其能獨守此乎蠋死而王立王立而即墨之守固毅之謀沮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蠋乎單乎太史公書蠋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為蠋立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於蠋無加損據事實

錄附之單傳則知蠋深矣太史公傳韓非於老子之後而書蠋於單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實為之復齊之功蠋實倡之也斯春秋推見至隱之意歟

五牛揚旌

厄林曰宋書臧質傳柳元景檄書八鑿搖鑿五牛舒旆又謝晦傳尚書符荊州曰警蹕前驅五牛整旆梁書王僧辯表云解五牛於異州秣六馬於譙郡魏收魏書外國序云五牛一指六師駢路又太昌三年詔曰五牛警旆七萃按部皆六朝麗語司馬效之也考晉輿服志五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元帝後但以五色木中象五時車豎旗於中背使人輿之旗常纏而不舒旆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旌者也故十六國春秋劉曜攻陳倉南陽王保將楊曼王連謀曰謀云有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遂盡衆背城而陣為曜所敗今按田單傳云云贊乃云五牛何也且單出詭襲之計未嘗

建旗鼓接兵刃也而飾云揚旌不亦誣乎以
後代之制侈安平之功不惟虛美使事殊謬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亦誤
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
鮑彪戰國策注曰稱謚非當時語 補注曰
追書之辭

過而為政於天下索隱曰謂以過惡而為政也
得肆志為帝禮有過失也
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秦未能并滅六國若
尊之太過使得稱帝則為政于天下矣
東藩之臣因齊

戰國策作嬰齊

鄂侯

戰國策校注曰左傳隱六年幼諸鄂注晉別
邑路史云在大夏世本云叔虞居鄂未知即
此否

齊湣王將之魯

徐孚遠曰前言齊湣王已益弱據此則在出
亡以後恐前誤也

魯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禮索隱
時君弱臣強故魯君生時臣並不
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賻禮之禮
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鄒魯國小而貧不能

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

元和姓纂曰衍畢公高之後

今齊湣王已益弱

鮑彪戰國策注曰衍湣王字今乃襄王爾史

備生死之禮

且楚攻齊之南陽北隰曰即齊之淮

日知錄曰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

遂有南陽

計猶且為之也

董份曰本言齊雖奔南陽尚必攻聊城今楚

魏既退則齊無事可益專意而攻聊城必不

能支矣其文參錯意深人不易解

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

鮑彪戰國策注曰此書以齊閔為宣王蘇代

為蘇秦時事不合如此者甚衆殆為後人傳

錄之誤至於此章引粟腹之事說聊城之將

則非後人謬矣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

書不存擬為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

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太史公亦愛其千里

而略其牝牡驪黃至于今二千歲莫有知其

非者也又按燕昭二十八年書齊之不下者

唯即墨即墨即聊城也徐廣注此粟腹事

去長平十年而不論其在聊城事後蘇氏古

史亦因之疏矣 吳師道補注曰魯仲連說

燕將下聊城史不著耳其事引粟腹之敗此

事在其後故通鑑大事記載於秦孝文元年

當燕王喜五年齊王建十五年自報王三十

一年燕率五國伐齊閔王死襄王立三十六

年燕昭王卒明年惠王立越武成王孝王而

至王喜凡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為一自

燕攻齊止殺騎劫二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

初燕將止讒之十一字亦他本所無也且單

由即墨起七十餘城即復為齊不聞聊城尚

為燕守以齊之事勢豈有舍之三十餘年而

不攻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下與今日攻

之歲餘不下可見為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

史稱殺破齊不下者獨莒即墨單縱反間亦

言二城而燕世家書即墨即墨策亦有二城

不下之言果一時事則聊城亦為齊守而非

燕將為燕守者此誤因聊城不下而引與莒

即墨亂也考之單傳自復齊之後無可書之

事齊襄王十九年當趙孝成王元年趙割地

求單為將次年遂相趙必不復返齊矣距聊

城之役凡十六年單豈得復為齊將哉此因

歲餘不下之言聊言即墨之混而誤指以為
 單也夫仲連之言正謂粟腹敗燕國亂聊城
 孤守齊方併攻勢將必拔其言初不涉潘裏
 昭惠之際所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閔王時
 楚取淮北單復齊後蓋已服之不聞楚魏交
 攻之事二事必在後也燕將被讒懼誅連書
 亦無此意此因樂毅而訛也史又稱燕將得
 書自殺單遂屠聊城尤非事實齊所殺燕將
 惟騎劫耳不聞其他此因騎劫而訛也連之
 大意在於罷兵息民而其料事之明勸以歸
 燕降齊亦度其計之必可者排難解紛又素
 所蓄積也迫之於窮而置之於死豈其心哉
 夫其勸之正將以全聊城之民而忍坐視屠
 之哉燕將死聊城屠連何功美之稱而齊欲
 爵之哉策所云解兵而去者當得其實而史
 不可信也故論此事者一考之仲連之書則
 史策之舛訛報混者皆可得而明矣鮑不此
 之察見其不通遂謂好事者聞約矢之訛惜
 其書不存擬之以補亡二千餘年莫有覺者
 何其謬哉史誤因策通鑑大事記稱田單誤

因史真文忠公反括鮑氏為斷而謂魯仲連
 之說不可為訓皆失考也

富比乎陶衛公隱也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魏
 君封衛商

困學紀聞曰今按商君封於商非封衛也
 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

邠秦衢曰此燕齊之大事也田單之戰功也
 何以考之燕世家及田單傳均亦無是事也

鄒陽

習學記言曰文景時天下已定取士有法士

可以求志反本修飭隱約以待上用矣而鄒
 陽之徒猶抱張張之空意祖談客之餘說波
 蕩容游雜襲讒謔汙賤之間以罹困辱所謂
 不貴其身而訕其德者與董仲舒楊雄異矣
 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凌稚隆曰按說范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
 如古字通用白頭而新

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

金姓曰按秦誓剔剔孕婦注引皇甫謐云即
 比干夫人未詳所出要之古有此語則即以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正史類 四四六

封比干之墓為備孕婦之墓亦可諒紉而并
斬妲己褒比干而因恤其夫人亦情理所宜
有也

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

鮑彪戰國策注曰彪謂仲連孔子之所謂逸
民非周衰辯者之比也太史公贊之貶矣夫
說人者不可一槩或委而順之若觸警或折
而服之若仲連然後能濟天下之務不然諛
且復矣 校注曰史遷論仲連謂指意不合
大義固未當鮑以為孔子所謂逸民連雖貧
賤肆志然時出而救時亦非逸民也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習學記言曰楚為霸強數百餘年前後君臣
未嘗失計至懷王愚而信讒暗而自用空墜
張儀之說為諸侯笑秦楚雌雄既分天下之
勢始有所歸而楚遂以亡此其國之大變也
若屈原之明於治亂智足以扶危定傾而疏
斥不用諫爭莫行離騷之詞當為是起蓋五
子作歌三仁自獻文義詳畧不同而大指可
見矣遷乃以為因於上官大夫故疾其君而

作夫一身之利害少自好者不露芒刃而况
原乎國風小雅雖有其間取義狹者若夫好
色而不淫怨讎而不亂則淺陋甚矣聖人何
取哉遷誠貴原然不足以知之又習見賈誼
賦詮次失序本末顛倒後世因相沿論議至
今不能明可重歎也 董份曰此傳大槩漢
武帝命淮南王安為原作者也太史公全用
其語班固嘗有論矣 班論在離騷經
王逸序註中

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

徐孚遠曰史記張儀傳別出靳尚不言即上

官疑是兩人也 陳子龍曰上官欲預聞憲
今以與幾事非據屈平之作以為己作也王
本命平上官無絲竊之耳

國風好色而不淫

余有丁曰謂好色云者以離騷有宓妃等事
然原時假借以思君耳非如國風之思也然
太史公亦假借用之

頃襄王怒而遷之

岳陽風土記曰太平寺舊傳為屈原宅蓋屈
原被逐寓此 日知錄曰雖放流賤顧楚國

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似屈原放流於懷王之時又云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則實在頃襄之時矣放流一節當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筆書之失其次序爾

子非三閭大夫歟三姓騷序曰昭屈景序其職掌王族其賢良以厲國士

困學紀聞曰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強幹弱支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莊子曰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云昭景甲者三皆楚同宗也甲氏其即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關昭唯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鯉請西索救於秦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

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

法言五子篇曰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

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水經注曰湘州郡廨西陶侃廟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極小而深上飲下大其狀似壺旁有一脚石床纔容一人坐形流俗相承云誼宿所坐床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也王世貞曰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僭蓋本應劭風俗通云賈誼與鄧通侍中同位數廷議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按誼文帝前四年出長沙又十餘年而通始用事了不相及也

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

文心雕龍曰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

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

程巨源曰此二句凡兩見

乃為賦以自廣

西京雜記曰賈誼在長沙鵬鳥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鵬鳥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鵬鳥賦齊死生等榮辱以遣憂累焉文心雕龍曰觀

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詞唯賈生鵬賦始用鵬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 柳宗元曰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鵬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鵬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惟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鵬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直有鵬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幹流而遷兮

日知錄曰賈生傳幹葉周鼎兮而寶康瓠應切曰幹音筦筦轉也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幹音烏活反幹轉也義同而音異今說文云幹蠹柄也以斗軟聲楊雄杜林說皆以為軹車輪幹烏括切按軟字古案切說文既云軟聲則不得為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竝音管賈誼服鳥賦云幹

流而遷張草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為轉也楚辭云筦維焉繫此義與幹同字即為筦故知幹管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也漢書食貨志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管同

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

文心雕龍曰賈生鵬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此以物比理者也

賈生諫

徐孚遠曰時梁王未之國居京師故賈生為

傳得上疏獻替

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辨惑曰鄧通傳云文帝崩景立劉子玄謂不必言帝崩固當矣然遷史類此者甚多夫文景相繼猶或可也至賈生傳云孝文崩孝武皇帝立既隔景帝而亦書之豈不愈無謂也凌稚隆曰按馬遷卒于漢武末年此言賈嘉至孝昭時列為九卿蓋後人所增 金姓

曰凌氏疑後人增補是也但馬遷卒于漢武末年之說不知何據果爾并不得稱孝武之謚矣孝文崩孝武立叔法亦不無可議豈原本只至年三十三而止以下俱後人增補耶史公于傳未常有帶叙其子孫交往者儒林傳以周霸孔安國賈嘉並稱自應同在武帝時交友此處又似非後人摹擬之筆大約武帝崩而史公尚在衛宏謂史公卒為武帝所殺其說未可信也至孝昭定謚時史公尚在則不敢知耳自序太初元年注正義曰遷年四十二歲按此後三十一載便是宣帝本始元年遷不以非道終亦未見七十餘歲之心不應活也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習學記言曰呂不韋之賈不特以貨為貨而又以國為貨卒遂其欲士之有利心左右化居何上一不韋而已哀哉若遷所載范蠡為陶朱公是不以國為貨而以身為貨賢不肖雖異要不免於貨也此奇貨可居

法言曰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

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

太子矣索隱曰幾音冀幾望也戰國策

金姓曰按無幾得與直貨至爭為太子作一

句蓋以長則有長于子楚者以愛則諸子在

前親近子楚楚無望與之爭立也索隱截解

不合

其母又不得幸

徐孚遠曰其母不得幸于夫人無猜不至與

昭王母等故當立其子

亡赴秦軍遂以得歸

愚按戰國策子楚歸在孝文王立後與此不

同

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

徐孚遠曰子楚夫人即不韋姬也不得為豪

家女當以秦質子故有豪家主之得自匿免

食河南洛陽十萬戶

水經注曰周威烈王葬洛陽城內東北隅景
王冢在洛陽太倉中翟泉在兩冢之間側廣
莫門道東建春門北路即東宮街也於洛陽
為東北後秦封呂不韋為十萬戶侯大其城
并得景王冢矣是其墓地也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
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

愚按高誘序云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
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
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論衡曰淮南呂氏家富官貴貴故得懸于市
富有千金則觀者惶恐畏忌雖見年不合馬
敢誣一字 高誘呂氏春秋序曰時人非不
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
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網紀以忠義為品式以
公方為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楊雄相表裏
也 漢藝文志攷證曰東萊呂氏曰不韋春
秋成於始皇八年按呂氏春秋維素八年歲
在泥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
此其書成之歲月也 泥灘者申也通鑑皇極
經世始皇八年歲在壬

成後呂氏春秋二年不韋當時人不韋引夏
必不誤蓋後世莫歷者之差也

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商書曰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仲
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
為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周書曰
若臨深淵若履薄冰辭自為詩曰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外異如此
豈一字不能增損乎

東望吾子西望吾夫

金姓曰東西二語事類博里子又與薄太后

同或薄后本稱引此語

其與家屬徒處蜀

水經注曰永平郡治不韋縣蓋秦始皇徒呂
不韋子孫於此故以不韋名縣

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黃氏日抄曰呂不韋大賈也以君之子為奇
貨而居之竊寵既多禍敗允當太史公以為
此孔子之所謂聞者誤矣 辨惑曰孔子所
謂聞者似達而非者也雖不取於君子然不
韋亦不足當之也

史記疏證卷第四十七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唐仲友曰諸侯棄甲兵之讎為盟會之禮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子君臣之義有死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養養而親刺刃於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纒終老母之年遂殺身以為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軒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謬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乃引而實諸四子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乎 習學記言曰遷以刺客滑稽紀年豈孟子聞而知之者耶曹沫無其事專諸聶政盜也世固多此人遷所褒進似不可曉也或言荆軻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以孟子法考之則不然 王安石曰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曰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

豫讓豈顧不用此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拔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于嚴仲子荆軻券于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古史曰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狃上相夸以為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縶蔡公孫翩以大夫弑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讐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攷之實非也莊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為不足恃惟忠為可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

曹沫

曹沫者魯人也 索隱曰沫音亡葛及左氏殺梁 並作曹劇然則沫宜音劇沫劇

聲相近而字異耳

金甌曰按沫劓聲近而字異理亦有之必音沫為劓反涉牽混三傳不一其說傳疑可也蘇子古史據左傳問戰事謂沫蓋知義者安肯身為刺客則直以劓為沫未免武斷呂氏春秋曰柯之會莊公與曹劓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栢公右抽劍以自承管仲鮑叔進曹劓按劍當兩陞之間曰二君將改圖母或進者栢公許之封于汶南乃盟而歸按此則以沫為劓之証而字又小異胡非子曹劓匹夫之士一怒而劫栢公萬乘之主反魯侵地

栢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栢公索隱曰此事約公羊為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劓而己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用曹劓始論曹子而無劫栢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事又論其行梁此年惟云曹劓之盟信齊侯也事不時也呂氏春秋曰齊栢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闕內侯以聽栢公許之曹翹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翹曰聽

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劓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栢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翹按劍當兩陞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母或進者莊公白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

專諸

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如專諸之能

吳越春秋曰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杖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確頰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此正義亦引

世家然不加注
之於此為切
光伏甲士於窟室中

愚按窟左傳作掘吳越春秋作窟
而具酒請王僚

吳越春秋曰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
來請期無變悉手毋曰光心氣快快常有愧
恨之色不可不慎

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

吳越春秋曰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
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

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

魚三月得其味

曰以匕首刺王僚

吳越春秋曰王僚乃被棠錢之甲三重專諸

乃摩炙魚目推匕首立戟交軔倚專諸胸胸

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

閻閻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

吳越春秋曰拜為客卿

豫讓

豫讓者晉人也

戰國策曰晉畢陽之孫

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

說苑復恩篇曰盜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
宮

心動

說苑復恩篇曰怒以其精氣能使稷主動心
則豫讓內持刀兵

戰國策曰刃其扞

其友為泣曰

呂氏春秋曰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

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

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

君也

呂氏春秋曰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

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

此夫吾所為為之矣

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

呂氏春秋曰趙襄子游於囿中至于梁馬却

不肯進青筭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

人青筭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

筭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筭曰少而與子友
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
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
我者唯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

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說苑復恩篇曰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
之用

於是襄子大義之

說苑復恩篇曰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
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

讓自知遂自殺也

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國策云輪衣盡
血襄子迴車車輪未
亡周而

愚按今國策無此文補注曰或以其怪而刪
之歟

聶政

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

大事記曰按韓世家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
俠累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
侯立六年韓嚴執其君哀侯聶政之刺俠累

與哀侯之執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
子事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使政刺累與世
家不合蓋其氏偶同故刺客傳誤以為哀侯
之時

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曰戰國策作無生情
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
也語泄

戰國策補注曰今本無此文

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仗劍至韓

辨惑曰多聶政乃辭四字

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辨惑曰何必遂字

市行人諸衆人皆曰

辨惑曰多諸衆人字

晉楚齊衛聞之

列女傳云晉趙楚衛聞之

乃其姊亦烈女也

戰國策曰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
不避蒞臨之誅以揚其名也 列女傳曰君
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

甚相懷比之謂也

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揚維楨曰余讀豫讓傳後尤惜政重不幸知已于嚴仲子也政以身許仲子曾何異豫讓為國士而委質于智氏之所知乎二子卒以刺客死而史氏遂以刺客錄豈不悲其遇知已如智氏與仲子乎雖然政孝義人也使生于鄒魯之邦加以聖賢之學肯為仲子輕役哉始以母在而保身母卒而遂輕身許人以死烏乎身豈有二哉自非簡知明主身不得致而死之之所猶不可以不慎而况死非其所乎此余感政為孝義人而重惜其一死之輕于人不得為仁人義士守死之善道也

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軻義曰按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四年

金姓曰按年表自韓景侯元年癸酉至秦始皇二十二年甲戌共一百八十二年自列侯三年甲申盜殺俠累至始皇甲戌荆軻刺王共一百七十一年自哀侯六年庚戌韓嚴弒其君至始皇甲戌共一百四十五年正義不知

如何計算

荆軻

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徐孚遠曰是時衛屬魏故秦得魏東郡地而衛徙也

跪而蔽席

徐廣曰蔽一作席

愚按蔽疑作襪音蹇孟荀列傳平原君側行襪席

樓行見荆卿

列士傳曰燕丹使田光往候荆軻值其醉唾其耳中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

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

水經注曰濡水又東南流逕荆軻館北昔燕丹納田生之言尊軻上卿館之於此

與燕督亢之地圖

水經注曰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溝水於道縣東又東逕督亢澤澤苞方城縣縣故屬廣陽後隸於涿郡國志曰縣有督亢亭孫暢之述畫有督亢地圖言燕太

子丹使荆軻齎入秦秦王殺軻圖亦絕滅地
理書上古聖賢冢地記曰督亢地在涿郡今
故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也風俗通曰
沆漈也言乎淫淫漈漈無崖際也沆澤之無
水斥鹵之謂也其水自澤枝分東巡涿縣故
城南又東散為澤渚督亢澤也 太平寰宇
記曰督亢陂在范陽縣東南十里

遂自剄

水經注曰濡水又東南逕樊於期館西是其
授首於荆軻處也

燕國有勇士秦舞陽

匈奴列傳曰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
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徙千餘里與荆
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

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

陳子龍曰詳語意似舞陽十三時曾殺人未
必爾時方十三歲也豎子之稱如竟成豎子
之名不必幼童也

至易水之上

水經注曰易水又東逕西故故安城其南即

閭鄉城也歷逕荆歷北者舊云燕丹錢荆軻
於此月而名焉 又曰余按遺傳舊迹多在
武陽似不饒此也

高漸離擊筑

水經注曰易水又東歷燕之長城又東逕漸
離城南蓋太子丹館高漸離處也 日知錄
曰淮南子言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
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宋玉笛賦亦以荆卿
宋意並稱水經注漸離擊筑宋如意扣之是
宋意為高漸離之侶而戰國策史記不載其

肆曰陶淵明咏荆軻詩漸
離擊筑宋意唱高聲

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

徐孚遠曰荆軻之見秦王也曰蒙嘉其所當
坐在嘉也 金姓曰按論衡云叮叮若荆軻
之間言秦王誅軻九族忠恨不已復夷軻之

一里一里皆滅故曰叮叮

為人庸保索隱曰藥布傳曰賣庸於齊
為酒家入漢書作酒家保

金姓曰按藥布傳云賃傭于齊為酒人保索

隱所據或有別本耶

家丈人召使前擊筑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傭
也又韋昭云古者男子為傭

丈夫尊父姬為夫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夫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人云三日斷五疋夫

金姓曰按聶政傳正義亦引此以釋夫人坐同此典故而夫人夫人可隨文改易耶指婦人言者與此處無關而前以夫人稱婦人亦似無勞詮解論衡云人形一文正形也名男子為丈夫尊公姬為夫人不滿文者失其正也按此則引以釋夫人者非其說亦不始于韋昭

天雨粟馬生角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鳥頭皆鳥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金姓曰按論衡云厨門木象生肉足蓋象字古作鳥與鳥字相類傳寫互異未知孰是風俗通則云天為雨粟鳥白頭馬生角厨人主害足此句殊不可解又多一句云井上株木

跳度瀆

又言荆軻傷秦王

金姓曰按論衡云高漸離以筑擊秦王賴秦王病傷三月而死此亦荆軻傷秦王之說也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習學記言曰按李斯傳諸侯叛秦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責問李斯以肆志廣欲長享天下李斯不知所出乃以督責之術對稅民深為明吏殺人眾為忠臣而二世紀乃云李斯馮劫等諫止作阿房宮省四邊戍二世欲造十乘之駕萬乘之屬遂殺李斯是時去秦亡不過耳歲間君臣雖欲各肆其志何暇施行且李斯既已阿意求容則又安能諫恐亦各有錯誤未必本事也斯趣秦於滅國不足道然五帝三王數千年之治一旦剗削無遺斯自神其術則當別有效驗而國與其身亦相隨以盡漢人猶謂忠而被極刑而遷又責以不與周召列也何哉

雖有黃帝之賢

徐孚遠曰黃帝以征伐建號故以况秦

包九夷

通鑑地理通釋曰李斯曰包九夷制鄢郢戰國策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呂氏云以此考之九夷之地略可方見孔子在陳蔡相去蓋不遠也所以有欲居九夷之

言鄭語楚蚡冒始啓濮左傳楚武王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爾雅疏夷有九種曰吠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謂東夷也楚秦所邑蓋西南夷

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愚按此必當時習語故范睢用之李斯再用之荀子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

使天下無以古非今

餘冬序錄曰商鞅在秦孝公時論人不可多學為士人妨廢耕戰至始皇遂有焚書坑儒

之事此事蓋不獨出於李斯也荀卿論法後

王在審其所責其言曰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譽之舍己之君而事人之

君也其徒李斯相秦事不師古而是古非者有辟此其禍水之源乎

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曰斯言忠臣今日亦不避死也

董份曰庶幾者有他望也言忠臣不避死而幾他望也古幾字與異同索隱繆甚

孝子不勤勞而見危

董份曰言孝子謹身事親不蹈危險也指胡亥

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

董份曰二世紀亦載此文而辭不同此太史公不及整頓處

鑠金百鎰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

徐孚遠曰鑠訓美非也鑠金謂鎔金於冶熱不可舉也下云搏必隨手刑

必將能拂世摩俗索隱曰拂音扶弗反世言與世情乖戾

愚按拂與弼同索隱非是下云廢其所惡立其所欲何嘗與世情拂戾

高閔李斯以為言

凌稚隆曰言高令二世不坐朝廷也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

余有丁曰疑即陰疑于陽之疑言勢相近均敵也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

韓詩外傳曰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

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祿賞賜舉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

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透蛇而北

其惡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

愚按匈奴傳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

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

同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

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辨惑曰多下其中子三字

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曰邊山險澁谿谷可繕者治之

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辨惑曰多下其中子三字

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

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辨惑曰多下其中子三字

北假中緘武帝元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

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辨惑曰多下其中子三字

因河為塞因河為塞同

與官者韓談

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

徐孚遠曰史記談皆作同此仍談誤也

辨惑曰不字當作豈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乃吞藥自殺

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

法言曰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

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

整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

愚按此與年表同與本紀不合本紀二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

忠不足相也

年虜荆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回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

破之

乃吞藥自殺

愚按本紀及年表攻齊者將軍王賁皆不言

有蒙恬或恬此時亦從軍非大將

有蒙恬或恬此時亦從軍非大將

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目地形用險制塞起

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目地形用險制塞起

史記疏證卷四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亡其夫徐廣曰一云

金姓曰按下文云卒為請決則夫亡之說不

合

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煉隱其謂而女請之張耳

余有丁曰卒為請決乃父客為之註誤李

光縉曰去抵父客云者婦人謂嫁曰歸則視

歸寧為客也下父客客字疑衍必若註所云

則方喪其夫遽去抵父之賓客何說且是女

之擇賢夫必與凡女不同卒為請決云者父

為請之張耳如呂公請之沛公願為季箕帚

妾是也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

孔叢子獨治篇曰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

善耳餘魏之名士也

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

徐孚遠曰餘不受管當泄姓名故曰見小辱

而死一吏也

恐天下解也正義曰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

陳勝稱王王陳皆懈墮不相從也

凌稚隆曰按漢書注解謂離散其心也

北有長城之域南有五嶺之戍

淮南子人間訓曰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

秦者胡也曰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將築

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

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犂角象齒翡翠珠

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錡

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

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

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池而

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

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

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

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

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

史詮曰宋本無而字

乃引兵東北擊范陽

水經注曰易水逕出范陽縣故城秦末張耳

陳餘為陳勝略地命燕趙蒯通說之范陽先

下是也

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

董份曰又不如者言陳王私其兄弟以為欲

立趙後則不如兄弟也 余有丁曰此語為

陳王言也言即免禍陳王且立其兄弟或趙

後不予武臣也

將軍毋失時

史詮曰宋本將上有願字

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

轉也券契義同聯以

金甌曰按左提右挈謂彼此扶助猶云相

若左右手也徐廣以挈為契真曲說也

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斬陳餘泝水上

水經注曰井陘山水出井陘山世謂之鹿泉

水也東北流屈逕陳餘壘而俗謂之故壁城

昔在楚漢韓信東入餘拒之於此一納左車

之計悉眾西戰信遣奇兵自間道出立幟於

其壘師奔失據遂死泝上其水又屈逕其壘

南又南逕城西東注懸蔓水 愚按陳餘為

張蒼所得見蒼傳

漢七年

史詮曰高祖五年以後紀年皆無漢字史傳

有之蓋刊落之未盡者也

禮甚卑 史詮曰漢書禮作體

要之置

徐孚遠曰要之置者謂疆要高祖置栢人置

頓也 日知錄曰置驛也如曹相國世家取

祁善置田橫傳至尸鄉廐置之置漢書馮奉

世傳燔燒置亭 愚按舊本置下有厠字觀

索隱可知凌稚隆云漢書亦有厠字

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

從來

田汝成曰貫高首謀又其怨家所告詔書并

捕及上言輜車膠致與王詣長安者高也乃

言與客孟舒等自髡鉗從來何耶 徐孚遠

曰貫高詔所逮不死即當來孟舒等無主名

故自髡鉗為王家奴也

不侵為然諾者也

史詮曰侵猶過越也

何鄉者相慕用之誠

法言曰或問交曰仁問餘耳曰光初竇灌曰凶終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習學記言曰魏豹彭越不死而虜囚無異故獨患無身耳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言季布為人奴不死欲有所用其未足故終為漢名將按管仲請囚子路以為未仁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孔子之所以與管仲者以其一匡天下之功有大於死故也季布不死免高祖報怨之過於義猶有所就若魏豹彭越徒為身計乘時伺間蓋將奮其姦雄以毒螫生民此法之所禁義之所誅不必逆探其心許其囚而惜其死也

封為寧陵君晉也即今寧陵是

愚按漢地理志陳留郡有寧陵縣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後漢陳留郡地理志梁國寧陵故陵故葛水經注汜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地曰在梁國寧

陵縣北沙陽亭是也世以為堂城非也又曰汜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也葛於六國屬魏魏襄王以封公子無咎魏信陵君其地葛鄉即是城也在寧陵縣西十里魏咎之封不見於戰國策注水經所謂公子無咎者疑即魏咎信陵或寧陵之誤也

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

史詮曰漢字衍此即田榮賜之印也

漢王二年

史詮曰王字當刪漢書無王字

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

茅坤曰漢賊知羽之欲有梁地而故以分王

魏王豹於河西故乘彭越之請魏拜之為魏

相國以徇梁地

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

史詮曰漢五年行文漢書無此三字

傳處蜀青衣

水經曰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也注曰縣故有青衣羗國也竹書紀年孝惠成王十年瑕陽人自秦道崕山青衣水來歸

華陽國志曰漢武帝天漢四年罷沈黎置
西郡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羗一治青衣漢民
遂夷越宗族

史詮曰古本越上有彭字

喋血乘勝日有聞矣

董份曰謂其喋血乘勝功名聞天下而身反

不死以其囚虜蓋志欲有為也

欲有所會其度

楊慎曰其度二字不可解意云度其故亮以

此也 金姓曰按會其度者謂求合其度內

之規畫也

黔布列傳第三十一

共俳笑之以燎隱曰謂衆共

愚按急就章倡優俳笑觀倚庭顏師古注曰

能謂優之彘狎者也言相與諧謔而非笑之

非以俳優輩相目也

破之青波

愚按陳涉世家索隱曰青波地名

淮南王曰

日知錄曰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

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為淮南王也蓋採之
諸書其稱未一

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穀縣六年布與劉賈
入九江

史詮曰漢五年行文漢書削此三字六年更
作五年

封薛公千戶燎隱曰劉氏云薛公得

徐孚遠曰以年表無國邑名故知為關內侯
也

立皇子長為淮南王

愚按布未滅時長已立為王及布滅遂即位

淮南王傳可証也此書立皇子長為淮南王

與前書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其事不為複

出然書法則贅矣

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甄

水經注曰渙水又東南逕斬縣故城南地理

志曰故垂鄉也

封賁赫為期思侯

金姓曰按年表賁赫無後其封不傳以布族

滅其家也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習學記言曰韓信事當與張良並看漢所以得天下開闢變化皆在其中豈惟漢蓋三代之後天下雖大徒手號令而以一夫智力取之皆自是始至蒯通掉舌縱橫使已合者幾散尤異也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堯舜三代及春秋時所謂利口猶未至是哉遷責韓信不學道謙讓伐功矜能至於夷滅信雖不足以知此然當受此責矣何也當天下發難與沛公先後起者各有得鹿之心固以其力

自斃無恠也獨蕭何張良與信沛公之所須如左右手然其君臣之分當素定也若信猶欲自立則漢誰與共功是天下終不可得而定矣信托身於人而市井之度不改始則急迫以不得不與終則微幸於必不可為以黥彭所以自處者而處周召太公之地欲不亡得乎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

水經注曰淮水右岸即淮陰也東逕淮陰縣故城北北臨淮水漢高帝六年封韓信為侯

國王莽之嘉信也

擇良日齊戒設壇場具禮

通鑑地理通釋曰興元府城固縣有韓信臺

即高帝置壇設九賓之禮拜信為大將

有背義帝之約

史詮曰荀紀新序有作又古字通用

何所不散

史詮曰荀紀散作勝

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

通鑑地理通釋曰申陽王河南鄭昌王韓司

馬邛王殷呂氏曰漢王降申陽而置河南郡

降魏豹而得河東郡虜司馬邛而置河內郡

三河之地皆為漢有矣故告諸侯之辭有悉

發關中兵收三河士之語也

以木罌甌渡軍

楊慎曰木罌甌渡軍者取罌甌百千以木縛

之浮于水以代船蓋軍事取速成用成器也

非如韋昭之說

驛兵

余有丁曰按此上文已有休兵語此驛字當

依劉解不可一例

曰請立張耳為趙王

徐孚遠曰張耳向嘗王趙地即其故國立之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

邛泰衢曰細柳之營天子先驅不得入况漢使而即馳入壁乎入壁猶可而印符在將軍之肘腋可易奪乎夫亦從誰手而奪之乎即或奪之亦必親奪之信耳也又胡為起而知

漢王始驚乎况麾召諸將而易置之為時亦少間矣豈信耳聽漢使之奪符印而猶僮仰高卧待易置畢而始起視乎倘項王詐稱漢使入壁信耳之頭不且入羽囊乎且諸將不見信耳忽有他人坐其上而易置之能無譁乎左右不得其解

與信夾濰水陳濰都曠曰出東莞而東北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昌都入海徐所引蓋據水經與此小不同愚按徐所引與水經蓋有不同水經云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過東武成縣西又北過平

昌縣東又北過高密縣西又北過淳于縣東

又東北逕都昌縣東又東北入於海酈道元

注云濰水導源濰山許慎吕忱云濰水出箕

屋山淮南子曰濰水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

齊人蒯通

日知錄曰先云范陽辨士蒯通後云齊人蒯

通一傳互異

容容無所倚

日知錄曰容容即顛顛字

遂謝蒯通索隱曰案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

愚按戰國策曷有韓信蒯通之事索隱誤記耳

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為巫

法言曰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曰

方遭信閉如其抵曰噉可抵乎曰賢者司禮

小人司噉况拊鍵乎

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冢在泗口南岸

水經注曰淮陰城東有兩冢西者即漂母冢

也周迴數百步高十餘丈昔漂母食信於淮

陰信王下邳蓋投金增陵以報母矣東一陵

待豨報

即信母冢也

歸有光曰陳豨事疑出告變之語考豨傳豨招致賓客為周昌所疑一時懼既遂陷大戮非素畜反謀也且已部署而曠日待豨報信亦不知兵機矣此必呂后與相國文致之者信方斬之曰

史詮曰宋本無之字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徐廣都

羅壁識遺曰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中皆稱兩韓信據其說韓王古韓國之後項羽殺望父成復立信為韓王都晉陽與淮陰侯不同劉知幾史通闢遷固之繆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姬則名信都者非姓姬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別姬韓兩姓且去韓王名下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余攷班馬誤姬為韓誠如劉說但為韓王名信都劉說亦差按王充潛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焉沛公使韓信略立韓地立橫陽君成為

韓王而拜良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為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庶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蓋信都勝徒皆賢司徒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即非韓王名知幾之說亦未免繆尚何班馬責乎 羅泌路史發揮曰虞帝之未嗣也職為司徒故其後有司徒氏司徒之轉又為申屠勝徒申徒之氏按漢功臣侯表張良以庶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則作

信都信申古同音也然在史記作韓申徒而良傳復作韓司徒一也蓋申徒勝徒者司徒之聲轉申徒申都者申徒之聲轉而信都者又申都之轉也劉敞博聞強記亦意申都為是司徒而不得其證不知王符言之詳矣夫論志氏姓篇云沛公之起良往屬焉沛公使韓信畧定韓地立橫陽君成為韓王而拜良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曰司徒或為勝徒然其本共一司徒也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同妄生事意以為是乃代王為信都也

由此觀之則知當時已自疑誤然申都之為司徒固也顏籛不知乎此直以韓申都為韓王信劉知幾直又以為韓名信都謂子長繆去都而留信疎妄又甚

韓信從入漢中廼說漢王曰

日知錄曰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

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

史詮曰與字衍文

盧綰

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

東安縣志曰盧王屯在常道鄉東南二十五里漢盧綰屯兵在此與劉賈夾攻取燕今名

盧邨

匈奴以為東胡盧王

日知錄曰封之為東胡王也以其姓盧故曰

東胡盧王

陳豨

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

董份曰淮陰傳中漢王十一年此云十年不

知何也 金姓曰按高紀十年七月太上皇

崩八月陳豨反韓王信傳亦云漢十年信令

王黃等說誤陳豨至淮陰傳作十一年者自

叙此年誅信事不覺將豨落後一年然是時

高祖固在邨誅豨等未畢也 田叔傳亦

云陳豨反代漢十年高祖往誅之

自立為大王

陳子龍曰本代王說為大者北音相誤也

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

史詮曰王黃二字衍文按樊噲傳虜大將王

黃則擊斬為誤也

不罵者黥之

金姓曰高紀云不罵者原之

邪人進說

吳寬曰邪人前韓王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

是也非淮陰也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

則豈能用事者墳墓矣

董份曰斬手足則戚甚矣今三田于楚趙無

親非特斬手足之戚也而使秦得志則墳墓
斷斷非但墳螿之害身也故曰何為不殺註
全謬

反擊項羽於城陽正義曰雷澤縣非也漢書

曰知錄曰正義以為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

城陽郡治莒史記呂后紀言齊王乃上陽城之

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為城陽

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濰水之上齊

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

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

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激卒七千禽敵

反千里之齊當是時圍城陽而王天下莫之

能止然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

山中王乃復反子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

陽矣

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

金甌曰按華無傷為灌嬰所虜見嬰傳

嬰敗橫之軍於贏下正義曰故贏城在宛

水經注曰汶水南逕博縣故城東春秋哀公

十一年會吳伐博者也灌嬰破田橫於城下

以王者禮葬田橫正義曰齊田橫墓

水經注曰班固曰尸鄉故殷湯所都者也故

亦曰湯亭晉太康地理記並言田橫死於是

亭故改曰尸鄉非也余按司馬彪郡國志以

為春秋之尸紙也

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劉子翬曰人謂田橫兄弟能得士余謂五百

人果能皆為橫死則方其盛時據三齊之地

所得死士可勝論哉然橫兄弟亦屢與諸侯

戰未嘗一勝則所謂死士者安在史遷欲成

田橫得士之名故寔世俗之傳如此或者未

必盡然也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

曰知錄曰謂以橫兄弟之賢而不能存齊

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

習學記言曰蒯通論戰國權變為八十一首

太史公記有戰國策所無者豈取之於此乎

而班固不言

史記疏證卷第四十九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法言曰或問滕灌樊鄴曰俠介宋咸注俠與

挾同持也介衛也言高帝為沛公時而夏侯

嬰灌嬰樊噲鄴商為持衛也

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

凌稚隆曰按漢書從攻圍作從攻圍注圍地

名

以待大王正義曰時羽未為王史進書

金姓曰按此等稱謂非追書也直是當時尊

奉之辭觀亞夫謂項莊君王為人不忍可見

時羽雖未為王然已擅命立雍王矣稱以大

王若固有之耳

臣恐天下解正義曰紀賣反心疑天下也

高儀曰解心疑大王復何所疑而以解為絕

句愚按張耳陳餘傳恐天下解也正義蓋

據此讀為絕句

擊章平軍好時正義曰章平即章邯子也

愚按高祖紀明云雍王弟章平正義何所據

而以為平子也疑弟字之誤

從擊秦車騎壞東

凌稚隆曰一本車作軍

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

徐孚遠曰周將軍即周蘭也

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

百戶

徐孚遠曰項籍死噲以堅守益封未知所指

疑是追錄守廣武功也

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

愚按功臣表云五千戶漢表同

鄴商

別將攻旬關

水經曰漢水又東合旬水注曰水北出旬山

東南流逕平陽戍下與直水枝分東注逕平

陽戍入旬水旬水又東南逕旬陽縣與柞水

合又東南逕旬陽縣南東南注漢之旬口

蘇駟軍於泥陽索隱曰北地縣名

丹鉛總錄曰駟從馬從旦音重無龍馬之訓

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

愚按功臣表云四千八百戶漢表同

趙王自殺國險

徐孚遠曰趙除國於鄴寄傳無涉蓋截舊文未淨

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

金甌曰按武帝即位始尊皇太后母滅兒為

平原君此乃追書之

子康侯遂成立

愚按功臣表無成字漢表有之

子懷侯世宗立

愚按功臣表無世字漢表有之

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史詮曰此征和年事乃褚生所續者 愚按

功臣表云坐祝詛誅國除漢表云嗣二十九

年後二年祝詛上要斬

夏侯嬰

後獄覆不索隱曰索章昭曰高帝自言

陳沂曰證之已證其不傷矣后又有翻覆故

嬰坐繫且受掠也注欠明

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與所止縣

揚慎曰降降之也嬰與何或用兵或招降之

也張說非是

面雍樹

余有丁曰按揚慎云服說是愚謂依此則不

應下文繞說欲斬嬰者十餘疑蘇說近之蓋初

載徐行雍抱之乃疾馳也

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賜時有罪

劉辰翁曰賜所奪邑恐是嬰以他故奪邑至

是復賜之耳漢書註亦有是說

八歲卒謚為文侯

漢舊儀曰宗廟祭功臣四十人食堂下惟御

僕滕公祭於廟門外塾 水經注曰故渠東

北逕太尉夏侯嬰冢西謝之係僕冢在城東八

里飲馬橋南四里

子侯頗尚平陽公主

金甌曰按傳與表叙頗尚主年歲不明不知

此平陽主何人也若即是武帝姊則曹壽之前

不聞先有所適而元光二年戊申曹壽未死

元鼎二年丙寅以前主歸衛氏且十載曹又

未死不應復有他適衛青傳正義引漢書云

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

主則曹衛之間更無承乏之人也然武帝時不聞有西平陽公主

灌嬰

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

金甌曰按年表有戚侯李必索隱謂即此李

必而誤作季耳

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

愚按項羽本紀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

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

侯封呂勝為涅陽侯

食頰陰二千五百戶

徐孚遠曰嬰益封邑多今定食頰陰而僅二

千五百戶者或有別食邑也

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

梁書諸夷傳曰白題國王姓支其先蓋匈奴

之別種胡也漢書灌嬰與匈奴戰斬其白題

騎一人今在滑國東去六日行西極波斯

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

史詮曰嬰字衍文

坐行賂有罪國除

愚按漢表元朔五年生子傷人首匿免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蒼以客從攻南陽

凌稚隆曰按陸賈傳以客從高祖任敖傳高

祖初起敖以客從周昌傳周苛為客從入關

破秦與張蒼同言為賓客未著官職也

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周

昌為汾陰侯

愚按功臣表云入漢出關以內史堅守敖倉

以御史大夫定諸侯比清陽侯二千八百戶

然臣期知其不可

毛詩疏曰釋詁云畿沆也孫亥曰沆近也郭

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沆得為畿也昭

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沆期也然則期

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周昌

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

公彊為我相趙王趙不義曰使相譚世論家女為相

於賊夫人善事也

徐孚遠曰後趙王亦娶呂氏女以妬媚廢殺

相子所論非良策也

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

歸有光曰漢書云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

後坐事免考呂后紀漢書為是

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

楊慎曰時字連計相讀為是故後言至於為

丞相卒就之

至於為丞相卒就之

董份曰言雖為丞相猶終律曆事也

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

陳子龍曰就位就朝位也故坐不敬

因故邑封為故安侯

愚按惠景間侯者年表用丞相侯一千七百

一十二戶

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文帝嘗晏飲通

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

之禮

辨惑曰再下是時字不惟文勢重疊意亦不

愜也其寵如是一句亦不必道

吾私之

徐孚遠曰言以私恩幸之不使干政也

為文帝泣

辨惑曰多為文帝字

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病而云共侯無侯去

非擗好改

愚按徐廣所云蓋據年表然漢表作侯共嗣

二十二年與徐又異

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

愚按漢書韋玄成傳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

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封侯故國是後

仍復爵也

復使人費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

愚按趙廣漢傳使中郎趙奉壽

而丞相司直繁君

愚按趙廣漢傳司直蕭望之也繁君名延壽

見望之傳時丙吉為丞相褚先生誤

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

侯

愚按魏相傳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

內侯

子嗣後為列侯

愚按漢書循吏傳霸子思侯嗣為關都尉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

金姓曰按張廷尉傳並無于廷尉語此何所指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習學記言曰按酈生陸賈叔孫通傳皆言高祖罵儒主僧儒服而漢所焚事皆武人刀筆吏無有士人獨張良非軍吏不知何服也然儒書儒服自春秋戰國時固已詬戾之矣游說法術之學行道義既絕至是陸賈始發其端如陽氣復於大冬學者蓋未可輕視之也

黃氏曰批曰酈生為高帝下陳留高帝賴其兵食遂以入關所繫大矣然以善其令而而夜半賊殺之與之善者不亦難乎此戰國傾危之餘習直其卒窮於辨也陸賈兩使尉佗使漢越無兵爭天下陰受其賜多矣時時稱說詩書以祛高帝馬上之習社稷靈長終必賴之矣其後知太后將王諸公不可爭迺病免家居及諸公將危劉氏則出為陳平畫策誅之動靜合時措之宜而功烈泯無形之

表漢初儒生未有賈北也而太史公屈與酈生同傳豈以其辨說數朱建以毋死無以為喪而受辟陽侯金所謂行不苟合者安在而與二生同傳何耶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

水經注曰陳留風俗傳曰酈氏居於高陽沛公攻陳留縣酈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有酈峻字文山官至公府掾大將軍商有功食邑於涿故自陳留縣有餅亭餅鄉委宛餘編曰按食其自稱高陽酒徒耳高帝號之曰廣野君

初未嘗封侯而其子疥始封高梁侯改封武遂風俗傳誤也

酈食其為廣野君

水經注曰睢水又東逕高陽故亭北俗謂之陳留北城非也蘇林曰高陽者陳留北縣也按在留使鄉聚名也有漢廣野君廟碑延熹六年十二月雍丘令董生仰餘徽於千載遵茂美於絕代命縣人甚照為文用章不朽之德其略云輟洗分餐諮謀帝猷陳鄭有涿鹿之功海岱無牧野之戰大康華夏綏靜恭物生

民以來功盛莫崇今故宇無聞而單碑介立矣

塞成臯之險

通鑑地理通釋曰淮南王曰先要成臯之口人言絕成臯之道天下不通婁敬曰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

杜太行之道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懷州陽後廢故城在西北正義云在懷州河內縣太行山在西北二十五里澤州之

南羊腸之道也白起攻南陽河內修太行道絕之范睢曰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山至幽州綿崔伯易感山賦云或主或臣建功立業尤顯聞於後世則有決羊腸之險澗此山之道攻滎陽伐韓以威天下應侯為秦昭王之謀也據敖倉之粟杜中山之阨使天下知所歸者鄒食其為漢高祖之謀也踰此山入射犬破青犢之衆殺謝躬於鄴以收復天下為心者漢光武之謀也濟河降射犬之衆還軍敖倉屬魏种以河北事然後西向

以爭天下者魏武帝之謀也進據武牢扼其襟要俾竇建德不能踰山入土黨收河東之地而卒以併天下者唐太宗之謀也

距蜚狐之口

水經注曰魏土地記曰代城西南三十里有代王魚池池西有代王臺東去代城四十里祁夷水又東北得蜚狐谷即廣野君所謂杜蜚狐之口也蘇林據酈公之說言在上黨即實非也如淳言在代是矣晉建興中劉琨自代出蜚狐口奔於安次即於此道也 通鑑

地理通釋曰後漢王霸與杜茂治蜚狐道注云在今蔚州蜚狐縣北通媯州懷戎縣即古之蜚狐道注云在今蔚州北四百餘里號飛狐口輿地廣記有飛狐谷飛守白馬之津

通鑑地理通釋曰漢白馬縣屬東郡戰國策張儀曰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楚馬魏史高誘曰白馬津名水經注河過黎陽縣南為白馬津之東南有白馬城唐滑州黎陽津即此也今

屬滑州白馬縣本衛之曹邑橫河去外郡縣
 志白馬故關在衛州黎陽縣東一里酈食其
 說高祖曰杜白馬之津即此地後更名黎陽
 津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在白馬縣北三十里
 鹿鳴城之西南隅魏後魏張耳陳餘從
 白馬渡河劉賈擊楚度白馬津入楚地顧氏
 今滑州白津素紹遺顏良攻劉延於白馬
 馬山在津上東北三十二里開山曰有
 與馬蓋取此山為名橋津
 容德改黎陽津為天橋津
 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

劉攽漢書刊誤曰此時何綠更有田間按田
 橫傳乃是田解橫傳云齊使華無傷田解軍
 歷下以距漢 通鑑地理通釋曰歷城今齊
 州縣漢屬濟南田廣罷歷下兵即其地 凌
 稚隆曰歷城一本作歷下
 酈生日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
 若更言

班馬異同曰此數言益見酈生疎落不檢有
 志願成輕死生外身世之意漢書去之遂覺
 索然以終

齊王遂亨酈生太史公

法言曰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教倉說齊罷
 歷下軍何辨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
 曰夫辨也者自辨也如辨人幾矣

陸賈

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

日知錄曰坐者跪也

何渠不若漢為隱曰漢書作遷字小顏以

董份曰渠字即如漢書作遷字遷與遂通言

何遂不如漢耳而索隱引顏說謬甚

號其書曰新語正義曰七錄云新

漢藝文志攷證曰隋唐志二卷今有道基術

事輔政無為資賢至德懷慮七篇吳壽曰輔

政篇曰書不必起於仲尼之門夫黜仲尼之

書則道不尊矣烏能使高帝行儒術哉 黃

省魯曰漢去仲尼不遠七十子之徒化教未

泯雖海內裂戰不息而齊魯之地且絃歌彬

彬即如陸賈所撰新語其十二篇中仲尼治

平之道數數彪顯苟非當時多賢風興而濡

染之安能語若此也然則謂漢無儒者豈可

與言大方通人之理哉漢氏經術至于立官
顛門令仲尼之道絕而復傳于後賢者皆陸
賈劉啓之功也

數見不鮮

日知錄曰數見不鮮意必秦時人語猶今人
所謂常來之客不殺難也賈乃引此以為父
之於子亦不欲久恩當時之薄俗可知矣
無久恩公為也

董份曰無久恩無字須挽上數見句讀言無
見不鮮美之物以久恩我也

朱建

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

索隱曰梁父侯史失
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

臣非也臣贊曰布不用梁
父侯計也遂友其說不是也

徐孚遠曰瓚說與本文正相反也當依傳說

梁父侯導布反耳

語在黥布語中

邵泰獨曰按黥布傳布幸姬數如醫家醫與
中大夫賁赫對門赫厚餽遺姬姬侍王譽赫
王疑其與私赫恐告變上使人微驗布遂族
赫家發兵反未嘗有梁父侯也未聞有朱建

之諫也今云在黥布語中者何與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

茅坤曰當入前酈生傳而今乃以復出附平
原君傳後蓋太史公初本世所傳酈生書由
高帝距羽于鞏洛之間而以衣儒衣見及與
平原君之子善乃得酈生本由高帝過高陽
時見云云遂草次如此蓋其未定稿也誤見
於此

史記疏證卷第五十

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愚按張晏云傳靳蒯成列傳亡褚先生補

陽陵侯傅寬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

愚按漢地理志陽陵故弋陽景帝更置高帝

時不容先有此名年表索隱云楚漢春秋作

陰陵

從至霸上

愚按年表至霸上為魏將

封為陽陵侯

愚按年表高帝六年十二月甲申封

靳歙

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

齊名南曰棘蒲地不可攻左傳哀元年師及

齊師衛師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則是晉邑而

杜不言所在是其地在趙魏之間

身得江陵王索隱曰紫胤文祥

金姓曰按共尉嗣臨江王此乃同其所都而

以江陵王稱之

剖符世世勿絕

愚按年表高帝六年十二月甲申封

子亭代侯

愚按亭謚夷見年表

蒯成

蒯成侯繆者

後書郡國志曰河南縣有蒯鄉劉昭注左傳

昭二十三年尹辛攻蒯晉地道記曰在縣西

南有蒯亭

以繆為信武侯

愚按年表高帝六年八月甲子封

高帝十二年以繆為蒯成侯

愚按年表十二年十月乙未定蒯侯

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愚按漢表云坐為太常收赤側錢不收完為

城旦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習學記言曰揚雄稱齊魯有大目史失其名

蓋漢至中世董仲舒之流出頗見古人本末

而叔孫通以利方希世為儒者所賤然豈知

通於暴秦勝羽中以其所學綿蕪自立之為

難也儒術賴以粗傳真叔孫通陸賈之力觀
兩生所言殆亦未知者昔公劉失其稷官自
竄戎狄詩人追美之與文武同詞故曰肆不
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言有以致之也安得以
孫魯之文誚祖宗之質乎

衣其羊裘

西京雜記曰衣旃衣披羊裘

今陛下起豐擊沛

史詮曰擊字衍

欲遣長公主

金姓曰按張耳傳云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
趙趙王朝夕自上食有子壻禮則魯元之歸
張敖久矣一聞劉敬之策遂欲奪之以嫁匈
奴非體亦非情也

叔孫通

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

孔叢子獨治篇曰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
叔孫通日子之學可矣盍仕乎對曰日所學
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日子之
材能見時變今為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

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號稷嗣君徐廣曰蓋言有德漢書音難曰稷嗣

名邑

徐孚遠曰是時功臣多有名號侯者叔孫無
軍功安得封邑徐說為長

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

孔叢子答問篇曰博士將沒戒其弟子曰魯
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頌不衰且
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
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

有令圖歸必事焉

魯有兩生不肯行

法言曰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如何
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
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
跡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如
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

原廟起以復道故

辨惑曰叔孫通以惠帝作復道勸之立原廟
上乃詔有司立之則原廟之由已自見矣而

復云原廟起以復道故此句安用哉前漢削之當矣

大直若拙道固委蛇蓋謂是哉

皮日休題叔孫通傳後曰古之所謂禮不相襲祭不相泐者何哉非乎彼聖人此聖人也此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泐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遞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爭朗百川注瀆者矣然由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

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况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泐襲於聖製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困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臆生

其制吻刊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難為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柯維騏曰老子洪德篇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叔孫先仕秦既而降漢故太史公曰大直若屈道固委蛇也後漢荀爽白首隱居卒就董卓之辟而欲有為於其間故范曄作傳亦援太史公語為贊云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庾亮鉅季布

法言曰或問季布忍焉可為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彼避

上將軍樊噲曰

愚按噲傳不見為上將軍事漢書匈奴傳云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

故特召君耳

史詮曰宋本特作時

樂布

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

法言曰問長者曰蘭相如仲秦而屈廉頗樂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

以軍功封俞侯

愚按年表景帝六年四月丁卯封戶千八百

索隱曰俞音輸縣屬清河

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法言曰或問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晁錯

曰愚

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愚按李德裕論曰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

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

主亡與亡如淳曰不以主云而不得其政今索隱曰知淳說為得其

徐孚遠曰主亡與亡言盡節致命也如說甚

疎索隱亦失之

文帝從霸陵上

水經注曰霸水又左合澧水歷白鹿原東即

霸川之西故芷陽矣是謂之霸上漢文帝葬

其上謂之霸陵上有四出道以瀉水在長安

東南三十里故王仲宣賦詩云南登霸陵岬

迴首望長安漢文帝嘗欲從霸西馳下峻阪

袁盎攬轡於此處

百金之子不騎衡

愚按水經注作立不倚衡

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

王海曰爰盎為中郎將徙張釋之謁者則郎

之進退將調之也爰盎調隴西都尉則將之

進退光祿勳調之也日知錄曰此今日調

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

調也如淳訓為選未盡

袁盎即跪說曰

余有丁曰按漢書作起說是今史本多作跪

義難通

使袁盎為太常

愚按百官公卿表孝景三年盎為奉常

晁錯

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

愚按儒林傳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

問

錯所更令三十三章

愚按漢藝文志法家彙錯三十一篇隋經籍

志梁有晁氏新書三卷唐志七卷

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

歸有光曰漢書言晁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

居守史記不載或是傳致之詞蓋廷尉秦獄

難用削地為罪也

謁者僕射鄧公

金姓曰此鄧公非即絳侯故客亞夫所從受

計者耶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

習學記言曰漢文帝令張釋之卑之無甚高

論令今可行也舊稱王制乃文帝時博士諸

生所為及禮記者大抵多漢初文字信乎其

為高論矣文帝接秦之敝本欲有所為惜守

當時無知治明道之士而其間既以空談數

百年高則有慕古之迂卑則有循俗之陋故

其事止於如此後世去文帝時雖遠然其君

且議論執礙不行處亦不過如此蓋未見有
實能通之者然則行之可否百世一理何論
古今哉

登虎圈

水經注曰霸水又北逕秦虎圈東

虎圈當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

辨惑曰止云從旁代對甚悉豈不善乎

居北臨厠

水經注曰常昭曰高岸夾水為厠今斯原夾

二水也

用紆絮斷陳葉添其間

愚按葉集韻音初黏著也漢書水經注皆去

此字

下廷尉廷尉治

辨惑曰不須廷尉治三字 凌稚隆曰一本

无重廷尉字

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

氏云抔手掬之字從手本或博之孟言一

也抔音並通又音普迴手反抔者博之孟言一

辨惑曰但云有如或云萬一或云假令足矣

煩重如此殆不可讀 愚按師古漢書注云其字從手今學者讀杯為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其意蓋譏鄭氏又音普迴反則字當從土杯與杯不通

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

金姓曰按恬開高帝時為廷尉奏請族誅彭越者也彼時固有所不得已之勢然愧張釋之多矣今之結反母亦悔其少作乎

馮唐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將

辨惑曰時字甚悖

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

辨惑曰再言王遷立何也 又曰趙世家論

云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廢嫡子嘉而立遷遷數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用郭開豈不謬哉至馮唐傳稱李牧之功曰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予謂趙王遷

所以奪嫡而立則由其母見嬖之故若乃信讒而誅李牧倡后何與焉此句為贅而班書亦存之過矣 愚按此特未見列女傳耳倡后之立李牧曾諫止之而悼襄王不聽及後遷立后淫佚不正通于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此句豈得為贅乎陳沂曰其母倡也本不切為趙王用讒誅牧之自

罰作之

周禮司園任之以事注鄭司農云若今時罰

作矣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以奮為中涓

金姓曰按陳平來降時奮為通謁見世家

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

金姓曰按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奮年十五始從時漢二年丙申奮當生於始皇二十八年壬午卒以元朔五年丁巳九十六歲矣

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

愚按漢百官公卿表慶未嘗為太僕

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

愚按漢百官公卿表九月辛巳丞相周下獄

死丙申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

封為牧丘侯

愚按漢外戚恩澤侯表元鼎五年九月丁丑

封

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為庶

人

愚按漢外戚恩澤侯表德嗣二年天鳳元年

坐為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今完為城旦

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徐孚遠曰石丞相在時田少卿已案治河東

守石氏之哀久矣

衛綰

綰以戲車為郎

愚按凡史文中戲皆讀為旌麾之麾奚獨於

此處讀為本字也綰醇謹無他弄車行險之

事特于此傳一見不聞他人有為之者獨醇

謹之人轉以此進身乎疑戲車鹵簿之事其

職隸于太僕故後綰自言臣從車士也

對曰死罪實病

陳子龍曰於古君老不事太子綰不敢質言

故稱病蓋見謹厚也

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

愚按惠景間侯者年表六年四月丁卯封戶

一千三百一十

而君不任職

辨惑曰君字悖

其後綰卒

愚按漢功目表侯一十一年卒謚哀侯史表

作敬侯

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愚按漢功目表信嗣十八年元鼎五年免

直不疑

文帝稱舉

徐孚遠曰言為人主所知也

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

愚按功目表後元元年八月封戶千四十六

稱為長者

曾偉芳曰漢自孝文酷好黃老之學其述以

退為進以辱為榮無為也又曰無不為故動

稱天下長者周勃相如此慙嗇夫田叔以

此薦孟舒景帝以此相衛綰天下爭慕效之

嘖嘖談長者唯恐不及萬石君父子建陵張

叔周仁之徒大率以敦厚為聲非人情不可

用子長作史以與直塞侯同傳有以也夫

周仁
陰重不泄

李光縉曰陰重不泄當從索隱注為是日終

無所言曰然亦無所毀曰然常讓不敢受曰

終無所受皆本陰重不泄來

期不為潔清

徐孚遠曰不潔清者言不為皦皦之行比於

官寺不必連言衣服也

張歐

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

大事記曰景帝誅晁錯時丞相青翟中尉嘉

廷尉歐劾奏錯之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

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廷尉歐即張歐也

安得為不案人哉則歐固謹於細而略於大

也

有可卻卻之

董份曰卻者尋其隙而釋之也

贊

塞侯微巧索隱曰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

余有丁曰按不疑償同舍金不辨盜嫂亦微

巧事 凌稚隆曰按索隱以為將受封為微

巧非是

史記疏證卷第五十一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會陳豨反代徐廣之十七年韓王信反高

余有丁曰按此是七年高帝征信曰豨反史

誤

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

容齋隨筆曰按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為雲

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

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曰括地志云雙相圃在苑

觀相如壩

徐孚遠曰疑苑中即雙相圃舊地正義引其

說而未竟

仁族死

辨惑曰始但言坐太子事而復言坐縱太子

誅死又言因千秋上變族死語意重疊昏晦

甚矣

涇城今在中山國

史詮曰此句不類太史公語本訓注而後入

誤以為本文也漢書無此七字愚按漢地

理志中山國有若涇縣

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著家隱曰名穀於武功

猶今附籍然也

金姓曰按平準書云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

郭璞云占自隱度也占字正宜用此解不宜

解作卜字

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

也

容齋隨筆曰班史言霍去病既貴衛青故入

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

進言任為郎中與褚先生所書為不同杜周

傳云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

所終皆關文也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習學記言曰扁鵲事浮稱濫引不可根據蓋

為醫者寓言以神其學如黃帝岐伯之流無

事實也以術能見五藏雖不為異然必有其

人而後有其事不考於實而信其妄則遷過

矣古史曰予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黜扁

鵲之說以為為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

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不足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而左丘明所記鬼神變怪世所共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辨此耳辨惑曰緹縈上書救父事止宜載于孝文紀而又見于倉公傳愚按止宜載于倉公傳不當入帝紀

扁鵲者

鵲冠子曰魏文侯謂扁鵲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為醫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

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鏡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

姓秦氏名越人

史詮曰周禮釋文引史記扁鵲傳云姓秦名少齊越人今本無少齊二字當以釋文為是也

血脈治也

董份曰治即治亂之治也五日不知人疑其必死故扁鵲以為血脈治而不死也
親太子死

說苑辨物篇曰趙太子國中治穰過於眾事

愚按韓詩外傳作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

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

韓詩外傳曰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說苑作弟父之為醫也以莞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俞

跗俞跗之為醫也搨木為腦芷草為軀吹竅

定腦死者復生說苑作搨木為腦吹竅

俞跗曰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

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

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

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服以至陰當尚溫也

韓詩外傳曰試入診世子服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

偏國寡臣幸甚是索隱曰謂君自謙云已

董份曰寡目言太子也

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砭石以取外三陽五

會

韓詩外傳曰扁鵲入砥鍼厲石取三陽五輸

為先軒之竈八杖之陽說苑作軒之子同

藥子明灸陽說苑作明吹耳容擣子游按摩子儀

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 周禮疏曰

按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蹙之病使

子明吹湯子儀脈神子術按摩又中經簿云

子儀本草經一卷儀與義一人也

而醫之所病病道少癰癢病也所病

董份曰醫之所病蓋借前一病字而言言醫

之所短也此甚易曉者而注繆可咲 又曰

病道少言治病之道少也 日知錄曰言醫

之所患患用其道者少即下文六者是也

倉公

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

乘師古云其得公之車也

愚按公乘蓋以爵為氏如壺關三公乘與

是也公乘為陽慶之氏非爵也

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史詮曰史公作倉公傳止此意家居以下蓋

出褚生手非太史公筆也

詔名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

詔問故太倉長目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

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驗何

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杖皆何如具悉

以對

辨惑曰文勢重疊如此是必前者遷所叙而

後乃當時詔語倉公引之耳不必并而為一

云詔名問曰意對曰則簡而明矣

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

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

史通曰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

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名問其所

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以下它文盡同

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

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

其善叙事也何哉

且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日知錄曰按徐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

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孝

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

人中而刺之

史詮曰洞本人作入

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

不當以瘵也其人

董份曰適其共養者言當適病者之供養以

俟其死耳此不當復醫也索隱大繆

而毛美奉髮

凌稚陰曰按毛美奉髮即下色澤也

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

董份曰辟者辟去之意宛氣者即前所謂寒

熱氣宛者也言邪氣雖去而宛鬱愈深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也項曰索處公乘官

愚按公乘爵名非官名也公乘姓項處名

同產處臨菑

金姓曰此同產應作同業解

楊中倩不肯索隱也日人

金姓曰按上言處臨菑者即指陽慶也欲受

其方者光向欲傳習慶方也日非其人者當

是慶不肯傳光語另夾一楊中倩之言於上

下情事不合楊字得非陽字之誤而中倩或

即慶之字耶愚按前言慶家富下文又云

其家給富為慶無疑

臣意不能全也

董份曰述臣意對問太詳恐非太史法然又

非褚先生所能意者漢史氏具藏其本而褚

對錄之耳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有豫章郡銅山

歸安鄭元慶石柱記箋釋曰長城縣西一百

二十里曰元龍山山上有古石城又名石郭

山輿地志云吳採章山之銅即此與安吉接

界

溥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

西京雜記曰吳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

異

以故無賦如淳曰鑄錢者鹽收其利以足國用

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既出銅之民多盜鑄錢及煮海
說非也言吳國之利不賦之富也言
無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也言

徐孚遠曰吳王既擅山海之利豈得聽民盜
出塩錢耶其言無賦如說得之矣

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西王

說文曰詭相呼誘也徒了切

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

劉辰翁曰而曰以下數語是諸王策其間有

不從者故先言後日所處以說之耳漢書去

之謬甚

故以反為名西共誅晁錯

余有丁曰按漢書作以故反名為西共誅晁

錯更順

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

茅坤曰鄧都尉不知何許人條侯不以聞于

天子不復見其為世用何哉 愚按晁錯傳

有謁者僕射鄧公城固人也多奇計華陽國

志以為鄧先其即此人耶

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乃得

頗敗吳兵

愚按韓長孺傳梁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
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
不能過梁

即使人縱殺吳王

越絕曰東甌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濞

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

邵寶曰王制言名山大澤不以封者不可為

井田以業其民也太火公懲吳之逆亂謂先

王山澤不以封者以是故豈其然哉昔齊之

封寶負東海魯之封寶環太山山澤之名且

大者孰加於是而齊魯卒為望國抑何異也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習學記言曰田蚡灌夫不必論寶嬰本以節

行自喜以功名自任而其處廢興之際如此

可歎也

嬰乃言袁盎繆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

愚按吳王濞傳將軍繆布擊齊寶嬰未行言

故吳相袁盎詔召入見拜為太常使告吳

封嬰為魏其侯

愚按侯者年表孝景三年六月乙巳封三十

三百五十戶

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任蚡為諸郎徐廣曰時

為諸郎如長老相者為諸公大夫者
愚按徐廣說非也諸郎即百官表所謂議郎

學樂孟諸書

漢藝文志攷證曰文選注七略曰樂孟書者
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孟樂孟
中為法誠或於鼎名曰銘蔡邕銘論黃帝有
中札之法孔甲有樂行之誠梁簡文帝云樂

孟寓設高之辭

孝景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

愚按侯者年表後元三年三月封武安戶八

十二百一十四周陽戶六千二十六

除閼閼門之稅也

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漢立閼以稽諸侯出入

至此罷之示天下一家之義也

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拊武安諸郎及仕諸侯

任郡國也

徐孚遠曰索隱說小曲天下士士人也郡國

諸侯列侯也言此而種皆附武安

貌侵韋昭云侵利確也音核

凌稚隆曰按注有利確也字則本文侵字下

嘗有刺字

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

為淮陽太守

陳子龍曰人主初即位恐有奸人謀非常者

故置名太守以鎮之

夫以服請宜往索隱曰索廣云以服請不宜

故駕自往迎也

董份曰宜往言丞相必往魏其第也注皆謬

與長孺共一老秃翁索隱曰索謂共治一

日知錄曰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惜當

直言以決此事也索隱非

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

許既反

金甌曰按不自喜猶言不自愛下文所謂無

大體是也注未合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

愚按吳王濞傳張羽死事相張尚之弟
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

凌稚隆曰按漢初王國二千石以下吏皆得
自置惟二千石則天子自命之

為言之帝

凌稚隆曰是太后令長公主并已意言之于
帝不欲自言也

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
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
吳相袁盎

劉奉世漢書刊誤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
子之後此云求為太子恐大臣不聽故刺之
與諸傳不同當是此傳誤

遷為大司農

愚按百官公卿表在建元三年

曰大行王恢言上

愚按此下有天子詔問公卿安國與王恢辨
難之語見新序漢書用之

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案出
忠為人行無

董份曰知當世取舍者智也智者宜或失于
薄而安國乃又忠厚貪嗜于財宜其所舉皆
汗墨而安國又舉廉士太史所以稱之也讀
其文自見索隱謬 徐孚遠曰出于忠厚言
意本忠厚也索隱解出為去言無忠厚之行
非也觀贊語得之

於梁舉壺遂臧固邛他皆天下名士索隱曰邛他
姓名

宋元曰若邛他是人姓名為天下名士何不
著見于史漢書作至他是也 愚按臧固亦
不見於史史不必盡言天下名士也宋說固
矣

世之言梁多長者

楊慎曰觀太史公贊安國言梁多長者則索
隱無忠厚之言不合矣

壺遂之內庶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辨惑曰夫鞠躬特折身耳而以為君子之盛
德何也且天子以輔相期之而充其所有纔
止于是乎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故槐里徙成紀

晉書李嵩傳曰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
廣曾祖仲朔漢初為將軍討叛羗于素昌素
昌即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卒
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

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曰索如淳云非

徐孚遠曰良家子從軍蓋自以才力從大軍
取功名非卒伍也如說不分明

領屬護軍將軍

愚按韓安國為護軍將軍

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

愚按韓長孺傳匈奴大入上谷漁陽

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
之石也回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

西京雜記曰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

見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鬪體以為枕

示服猛也鑄銅為其形為洩器示厭辱之也

他日復獵於冥山之陽又見卧虎射之沒矢

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而更射

鏃破斨折而石不傷日知錄曰今永平府

盧龍縣南有李廣射虎石廣為右北平太守

而此地為遼西郡之肥如其謬不辨自明水

經注言右北平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亦

非也故右北平郡前漢治平剛後漢治土垠

酈氏所引魏氏上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

有右北平城此後漢所治之土垠而平剛則

在盧龍塞之東北三四百里乃武帝時郡治

李廣所守今之塞外其不在土垠明矣又攷

西京雜記述此事則云獵於冥山之陽莊子

言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彪

注冥山北海山名是廣之出獵乃冥山而非

近郡之山也

用此其將兵數困辱

習學記言曰李廣自用之兵人所不及世或

以常律論之固非矣然終不立大功名朱知

其故安在遷謂其將兵數困辱有由殆亦未

然也

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

愚按百官公卿表元朔六年右北平太守李

廣為郎中令五年免

而是時公孫敖新火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

劉奉世漢書刊誤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

無中將軍而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此

傳誤也

軍士大夫一軍皆哭

辨惑曰但云一軍足矣

代廣為郎中令

愚按百官公卿表在元狩五年

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

連天山

凌稚隆曰一本王下有於字

史記疏證卷第五十二

匈奴列傳第五十

習學記言曰按帝王詩書所以號名蠻夷戎

狄者以其無禮義忠信為相別異之稱也初

不論遠近內外蓋其百官氏族既皆以功德厚

薄賜之其不在此數而種落衆強不率上命

者即為夷狄此山戎獫狁葷粥蠻荆及春秋

左氏所載諸夷狄之名所以為多而不同也

皆在九州之內諸侯之間春秋以後禮義懷

而為戰國文教衰而專武事先王之道盡廢

華戎無別混為一區於是九州之內但以地

勢為中夏而在九州之外者方起而為敵國

矣如匈奴東胡月氏樓煩之屬蓋莫知所始

遷為匈奴傳不復詳考徒雜取經傳所謂戎

狄者論次之而特以匈奴為宗又謂其為夏

之苗裔曰淳維時大時小別散分離至冒頓

而世傳官號始可得記若一種姓者疏略甚

矣 余有丁日傳內每言擊胡胡輒入邊殺

掠及留胡使胡亦留漢使相當至匈奴遠道

破耗矣然猶不能目服之且不免浞野李陵

貳師之敗沒見武帝雖事窮蹟而未得十分

逞志也篇中大意如此其微旨實寓譏云

日知錄曰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

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之前

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文

困學紀聞曰王氏遼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

劉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

中哀而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文百年

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

故詩人歌之曰

史詮曰漢書穆王後有宣王一節故引小雅

之詩為證史記缺宣王事而以此詩係襄王

時誤也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

困學紀聞曰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

霸西戎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

太原閻若璩曰按魏絳和者北戎非西戎

也

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

愚按蒙恬傳將三十萬衆

築四十四縣城

愚按秦始皇本紀作三十四縣

十餘年而蒙恬死

愚按恬以始皇三十四年擊胡以二世初即

位死首尾實四年

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

後漢書南匈奴傳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

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

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斬將

王是為六角皆卑于子弟次第當為卑于者

也

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

後漢書南匈奴傳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

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

號各以權力優劣部衆多寡為高下次第焉

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

三姓其貴種也

後漢書南匈奴傳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

林氏蘭氏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昏姻

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

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

後漢書南匈奴傳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

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

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

正維楨曰發使是單于使發以書報漢天子

者不來言拘留也漢使不至言不見答也

必我行也為漢患者

辨惑曰漢書但云必我而無行字此恐錯設

若曰為漢患者必我也或云必我行為漢患

矣如此乃順 蔡汝楠曰即管子日子耶言

伐莒者是倒句法

令其量中

史詮曰中滿也

而拜昌侯慮卿為上郡將軍寧侯魏邀為北地

將軍陰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

徐孚遠曰三將軍以地名為軍號者將其郡

人故也

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索隱曰衛青傳唯稱聶或稱翁義

愚按老固稱翁文家不應有此例况聶壹之
早早者乎索隱於韓安國傳既云聶姓翁壹
名於此復有異說何也

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得
其以利中傷之
徐孚遠曰如說非也謂中其欲使不至時入
塞

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

愚按漢書恭及作共友師古曰太守姓名也

衛青傳作代郡太守友則及為友無疑

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

輒留相當

愚按前云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

亦輒留漢使相當又云漢留匈奴使匈奴亦

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何言重而辭復耶

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

愚按此下疑有關文然漢書亦仍之無所增

益則當時所傳亦如此

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

柯維騏曰按漢武帝元封後為太初又為天

漢為太始為征和太史公于天漢二年遭李

陵之禍未幾而卒故封禪書止于天漢三年
河渠書止于天漢二年平準書草創未就止
于元封元年乃若李廣利降匈奴在征和四
年匈奴傳不應有此文後人所增耳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與侯青衛媼通索隱曰媼媼通則以薄姬稱媼也

愚按媼惟老婦得稱媼媼亦是薄姬後所追
呼耳非必少時便稱媼也取以相證失之矣
皆冒衛氏

愚按衛媼不言有夫然世亦未有以母氏為

氏者則衛為媼夫家之氏無疑也史公于此
傳文繁辭複而媼之子女定莫定其誰適所
生既云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
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為衛氏又云長
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
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不知青
及子夫為鄭季所生耶抑衛孺以下皆出自
鄭季即兩言皆冒衛氏殊未分明
人奴之生得無皆罵即足矣
費袞曰人奴之為一向生得無皆罵即足矣

為一向生讀如生乃與噲等為伍之生

青時給事建章

三輔黃圖曰建章宮武帝太初元年栢梁殿
災粵巫勇之曰粵俗有火災即復起大屋以
厭勝之帝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官
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

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

愚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元朔二年二月丙
辰封

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

愚按漢表一千戶

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

愚按侯者年表元朔二年六月壬辰封

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

漢書作三千一十七級

益封青三千戶

漢書作三千八百戶 愚按青及霍去病所

封戶數史漢徃徃不同而漢書較詳已於漢

書青傳註其異處此不多述也

青子登為發千侯

西京雜記曰衛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駟馬者乃命其子曰駟字叔馬其後改為登字叔耳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

愚按年表公孫敖韓說公孫賀李蔡皆以元朔五年四月丁未封

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索隱曰漢書作窳渾

魏畧西戎傳曰匈奴北有渾窳國

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

愚按年表李朔至右賢王庭得王虜闕氏趙

不虞攻豐吾先登石累得王公孫戎奴至右

賢王庭數為雁行上石山先登

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

愚按年表元朔五年四月丁未封

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

戎奴為從平侯

愚按年表元朔五年四月乙卯封漢表從平

一千一百戶

議郎周霸等索隱曰榮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

金甌曰按周霸議封禪見封禪書又儒林傳

云魯周霸至膠西內史申公弟子也詳見本書何必從郊祀志纂擬為說乎

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

愚按年表元朔六年四月壬申封

以千一百戶封賢為衆利侯

愚按年表元朔六年五月壬辰封

封騫博望侯

愚按年表元朔六年三月甲辰封

誅全甲

凌稚隆曰按漢書霍去病合短兵鏖臯蘭下

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

渾邪王子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

也今史記於短兵下无鏖臯蘭下一句於斬

盧胡王下却言誅全甲殊不可解蓋傳寫之

誤也徐廣註曰全一作金因其誤而註之耳

師大率減什三索隱曰案漢書作減其什三

漢兵心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說為是也

茅瓚曰若如一說則是方叙驃騎之功而又

計其損失之數也當依小顏所云

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騎侯

愚按年表元狩二年五月丁丑封

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

愚按年表元狩二年正月乙亥封漢表之五

月庚戌

校尉僕多有功僕隱曰紫漢表作

愚按僕朋祇一見於漢表耳史漢驃騎傳及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皆作僕多三人占從二

人之言則是僕朋為誤非僕多誤也

封為輝渠侯

愚按年表元狩二年二月乙丑封謚忠侯

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

董份曰嘗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為句軍亦有

天幸承上文皆言驃騎也王右丞詩衛青不

敢由天幸則是以大將軍別起為句矣不知

太史公此傳專石大將軍而貶驃騎謂驃騎

受上寵又有天幸所以不困絕而成功也右

丞尚誤况其他乎史記誠不易讀也

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

愚按年表元狩三年七月壬午封

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

愚按年表元狩二年六月己亥封蓋先渾邪

王幾一年先封疑使其先來要遮漢人者

鷹庇為輝渠侯

愚按年表作扁訾與禽梨銅離皆以元狩三

年七月壬午封

仍與之勞

凌稚隆曰按仍與漢書作仍與注重與軍旅

之勞也

連行殊遠

愚按連漢書作卓隸辨曰祝陸後碑懿德連

優按卓古通連楚辭哀時命處卓卓而日遠

兮卓一作連

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

愚按年表四年擊古王將重會期六月丁卯

封

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

愚按年表四年擊左王得王與路博德同日

封

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

愚按年表四年擊左王以少破多捕虜二千一百人與博德同日封

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衆利侯

愚按年表四年擊右王手自劍合與路博德

同日封

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

金甡曰按元朔六年去病年十八封侯元狩

二年年二十為驃騎將軍四年為大司馬六

年卒才二十四歲

元封元年嬪卒

愚按封禪書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

其後常為大行

金甡曰按張湯敗息亦抵罪見汲黯傳

武帝立十一歲為驃騎將軍

余有丁曰按驃騎將軍武帝立名以罷去病

本傳前云賀為輕車將軍又曰騎將軍此驃字

必誤 金甡曰按驃字自屬衍文然余氏只

須引前元光五年公孫敖為騎將軍作証何

反將同時公孫賀為輕車將軍牽入毋乃亦

有誤乎 又曰元光五年武帝立十二歲本

文亦有小有不合下文云後五歲封為合騎侯此元朔五年事當作後六歲此類不可枚舉

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

金甡曰次公亦良家子然嘗與義縱俱攻剽

為群盜見酷吏傳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翁侯

愚按年表元光四年七月壬午封

家在漢中

史詮曰蘇建家在大猶鄉張騫家在漢中二

家字本作冢蓋因字形相近而訛也太史公

所以載此二冢者正從驃騎冢象祁連山波

及之耳 愚按疑冢為冢近似有理云因驃

騎冢而及之則鑿也漢書言衛青死與主合

葬起冢象廬山史公何不一言耶

襄曹參孫也

愚按世家襄乃參元孫

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

愚按漢書凡萬七千七百戶

其後枝屬為五侯

金姓曰按四侯而言五侯者長平一侯青封
仇嗣也

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
賢大夫毋稱焉

史通曰叙事之體有假贊論而自見者如衛
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賔
待士此則紀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
別出其事所謂假贊論而自見者也

驃騎亦放此意

論衡曰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為賔君衛將

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 愚按衛青
亦嘗言主父偃於上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容齋隨筆曰平津本傳稱其意思內深殺主
父偃徒董仲舒皆其力然其可稱者兩事武
帝置蒼海朔方之郡平津數諫以為罷熒中國
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朱買臣等難之
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
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卜式上書願輸家財
助邊蓋迎合主意上以語平津對曰此非人

情不執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勿許乃
罷式當武帝好大喜功而能如是槩之後世
足以為賢相矣借不以式事載本傳中

丞相公孫弘者

藝苑卮言曰公孫弘字次卿見鄒長倩書

乃學春秋雜說

愚按儒林傳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
孫弘亦頗受焉

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
推上為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
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
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襪撲滿一枚書題遺之
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
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
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綬倍綬為襪此自
少之多自微至著也類士之立功勳故贈君
素絲一襪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
入竅無而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

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而不可誠欵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欵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弘答爛敗不存

擢弘對為第一

金姓曰按弘年七十

三歲中至左內史徐廣曰一歲

愚按一歲中為是弘以五年對策即于是年為左內史四年遷見漢書百官公卿表

元朔三年張敞免以弘為御史大夫

愚按漢書百官公卿表二年遷然為布被此詐也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絮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竟以丞相終

西京雜記曰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

主父偃

學長短縱橫之術

困學紀聞曰蒯通善為長短說主父偃學長短縱橫術邊通學短長史記索隱云戰國策亦名長短書

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

事索隱曰嚴本姓莊者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

日知錄曰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漢書藝文

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

是安本姓莊非嚴也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

愚按疑衍佗字漢書無之淮南子人間訓曰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鎮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

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外三年不解甲弛弩
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池而通糧道以
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
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梁駸以為
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
數十萬

人用蒲輪欲令車安也索隱非是
累其名臣
史詮曰漢書累作參

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

習學記言曰漢武五十年用兵獨嚴安一疏
論事有本末言秦失之彊譏病當世有味
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

愚按漢書後以安為騎馬令
弘為舉首

辨惑曰舉首下意似不足豈有關文字乎
後聖不循

董份曰後聖聖字恐當是世字言禹聖德歎
後世不能循也
始之盛也

凌稚隆曰一本始作治
始以蒲輪迎枚生索隱曰謂以蒲裹
輶輪恐傷草木也
徐孚遠曰封秦山用蒲輪恐傷草木也迎賢

史記疏證卷第五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索隱曰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

徐學遠曰郡自有守有尉不以大小別置也

然此南海止有尉者應是尉攝守耳 愚按

尉為東南一尉之尉鄴道元引此語則與守

尉之尉異

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

水經注曰浪水又逕博羅西界龍川左思所

謂目龍川而帶坳者也趙他乘此縣而跨據

南越矣

南海尉任囂病且死

水經注曰瀧水又南出峽謂之瀧口西岸有

任將軍城南海都尉任囂所築也囂死尉他

自龍川始居之東岸有任將軍廟

與剖符通使

西京雜記曰尉佗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

以蒲桃錦四匹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

隋書地理志曰諸獠並鑄銅為大鼓俗好相

殺多構讎怨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
鼓者號為都老羣情推服本之舊事尉他於
漢自稱蠻夷大酋長老夫臣故俚人猶呼其所
尊為倒老也言訛故又稱都老云

願長為藩臣奉貢職

水經注曰建安中吳遣步騭為交州騭到南
海見土地形勢觀尉他舊治處負山帶海博
敞溼目高則桑土下則沃衍林麓鳥獸於何
不有海怪魚鼈鱉鱓鮮鱈珍怪異物千種萬
類不可勝記他因岡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

步直峭百丈頂上三畝複道迴環逶迤曲折
朔望升拜名曰朝臺前後刺史郡守遷除新
至未嘗不乘車升履於馬道遙騭登高遠望
觀巨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誠海
島膏腴之地宜為都也建安二十二年遷州
番禺築立城郭綏和百越遂用寧集交州治
中姚又式問答云朝臺在州城東北三十里
至建元四年卒

水經注曰裴淵廣州記曰城北有尉他墓墓
後有大岡謂之馬鞍岡秦時占氣者言南方

有天子氣始皇發民鑿破此岡地中出血今鑿處猶存以狀取目故岡受厥稱焉王氏交廣春秋曰越王趙他生有奉制稱藩之節死有祕異神密之墓他之葬也因山為墳其壠瑩可謂奢大葬積珍玩吳時遣使發掘其墓求索棺柩鑿山破石費日損力卒無所獲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徐曠曰元鼎四年南越王兄

楊慎曰越妻乃越女非漢女也而徐注若以越為人名何也 金甌曰按此猶左傳楚昭

王卒而立越女之子章也徐注誤

發兵守要害處

日知錄曰按漢書西南夷傳注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此解未盡要害謂攻守必爭之地我可以害彼彼可以害我謂之害人身亦有要害素問岐伯對黃帝曰脉有要害後漢書來歙傳中臣要害

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

金甌曰按年表元封六年延年有罪國除延年後與李陵同代匈奴陵降而延年戰死

愚按漢功呂表延年與摎廣德皆以元鼎五年三月壬午封延年千三百八十戶廣德六百七十戶

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索隱曰按龍元屬龍

愚按索隱此言不與表合年表索隱曰龍魯邑

蕭詵云廣德所封止是龍有元者誤也

以其故校尉司馬蘓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

愚按年表元鼎六年七月乙酉封

越郎都稽得嘉封為臨蒸侯

愚按年表元封元年閏月癸卯封

自定屬漢

餘冬序錄曰自定者趙光由定而來屬也故俱得封 金甌曰按自定者謂光與定皆保安境內歸服于漢非光由定而來也年表云安道侯定以南越揭陽令聞漢兵至自定降侯又義甚明而定字各別何說非是文紀前三年詔曰齊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亦可証也 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為將梁侯

愚按年表元鼎六年三月乙酉封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

愚按越世家句踐至無疆六世為楚所滅無

疆至搖七世

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

愚按越為楚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越世家

雖有或為王或為君之言其寔自相稱署而

不得比於宋衛中山之數者也秦兼天下罷

侯置守六國之後尚不得尺土寸地矧區區

江南海上之越別奉以君長之號乎疑無諸

與搖皆已廢為庶人陳項兵起乃始糾合義旅

閩越之民尚思舊德相率景從君長之言失

為夫實

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

路史國名紀曰海內南經云閩在海中說文

云閩越地種郭氏以為西甌今建寧乃今福

之閩縣即東冶止諸之封治後分在永嘉故

亦曰西越郡國志南越安郡甌甌嘉嘉故

龍臺州南二福州南九里南臺江甌永嘉故

越王井其中金雞有聞之者乃有閩山在州南

百一里二有五姓黃林等是

都東甌

路史國名紀曰郡國志云永嘉為東甌漢之

治縣故章安之東甌鄉也地有回浦浦東乃

漢侯官都尉理

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

越絕曰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滬東甌王為彭

澤王夷烏將軍今為平都王

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

路史國名紀曰東甌徙國于江淮間而遣人

漸出乃以東甌地為回浦光武以回浦為章

安

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碩耘義書取耳聞耘

假借音有重

柯維騏曰按儒行不隕穫於貧賤則隕耘義

亦同耶

因立餘善為東越王

路史國名紀曰郡國志云婺州正得東越之

地

樓船將軍率錢塘韓終古斬狗北將軍為禦兒

侯

愚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元封元年閏月癸卯封與居服等皆同日封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

魏畧曰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哀燕自尊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與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灌汗為界朝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縮為燕王朝朝鮮與燕界於涇水及縮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為胡服東度涇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為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為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眾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

至涇水為界

水經注曰許慎云涇水出鏤方東入海一日出涇水縣十三州志曰涇水縣在樂浪東北鏤方縣在郡東蓋出其縣而逕鏤方也

都王險

水經注曰朝鮮故箕子國也箕子教民以義田織信厚約以八法而下知禁遂成禮俗戰國時滿乃王之都王險城地方數千里

傳子至孫右渠

魏畧曰初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石渠不用東之辰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真蕃不相往來

軍未能破自前

余有丁曰按謂未能破之而前進也故後云破涇水上軍乃前

持兵方渡涇水

水經注曰若涇水東流無渡涇之理其地今高句麗之國治余訪蕃使言城在涇水之陽具水西流逕故樂浪朝鮮縣即樂浪治漢武帝置而西北流故地理志曰涇水西至增地

縣入海又漢興以朝鮮為遠循遼東故塞至
泚水為界考之今古於事差謬蓋經誤證也

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漢書音義

人也

凌稚隆曰按師古云相路人一相韓陰二尼

谿相參三將軍王啖四應氏云五人誤也

封參為瀧清侯

愚按漢功臣表侯千戶元封三年六月丙辰

封

陰為荻苴侯

愚按漢功臣表侯五百四十戶元封三年四

月丁卯封

啖為平州侯

愚按漢功臣表侯千四百八十戶元封三年

四月丁卯封

長為幾侯

愚按漢功臣表元封三年三月癸未封

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湏陽侯

愚按漢功臣表元封四年三月壬寅封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

水經注曰漢武帝時有竹王興於豚水有一

女子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

推之不去聞有聲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遂雄

夷濮氏竹為姓所捐破竹於野成林今竹王

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

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是也後唐蒙開

牂牁斬竹王首夸猴成怨以竹王非血氣所

生求為立祠帝封三子為侯及死配父廟今

竹王三郎祠其神也犍陽國志云徐孚遠

曰夜郎王竹姓出犍陽國志太史公不載此

事疑其時未詳也

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

後漢書南蠻傳曰滇王者莊蹻之後也元封

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為益州郡割牂柯越

嶺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以屬

之

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

後漢書南蠻傳曰邛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

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為汗澤因名為邛池南

人以為邛河 水經注曰河中有蛙為山有
為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

北至標榆

水經注曰益州郡有葉榆縣縣之東有葉榆
澤葉榆水所鍾而為此川藪也

名為嵩昆明

華陽國志曰哀牢國南中昆明祖之

自嵩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條都最大

後漢書南蠻傳曰條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
條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

處略與汶山夷同 華陽國志曰汶山曰夷

南中曰昆明漢嘉越嵩曰條蜀曰邛皆夷種

也 愚按徐廣曰徙在漢嘉條在越嵩又與

國志所說不同

自條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

後漢書南蠻傳曰冉駹土氣多寒在盛夏冰

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違

暑反其邑眾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

十餘丈為邛籠

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

魏書氏傳曰氏者西夷之別種號曰白馬三

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世一朝見故詩稱自

彼氏羗莫敢不來王也秦漢以來世居岐隴

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漢武帝遣中郎將

郭昌衛廣滅之以其地為武都郡自沔渭抵

於巴蜀種類實繁或謂之白氏或謂之故氏

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

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

華陽國志曰沔沔水出且蘭以伐夜郎

躡至滇池地方三百

華陽國志曰滇池縣郡治故滇國也有澤水

周迴二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

曰滇池長老傳言池中有神馬或交馬即生

駃騠俗稱之曰滇池駒日行五百里

髦牛

後漢書南蠻傳曰冉駹有旄牛無角一名童

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毼

南越食蒙蜀枸醬

王世貞曰鄭樵云蜀醬曰浮留劉淵林蜀都

賦注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以蜜

藏而食之辛香生巴蜀嶺南司馬相如使蜀而求之也其狀似葦撥故有土葦撥之號今嶺南人但取其葉及藤 食之謂之

而不用其實及西南夷傳諸家注各不同姑闕之

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

水經注曰豚水東北流逕談藁縣東逕牂牁郡且蘭縣謂之牂牁水廣數里縣臨江上

故且蘭侯國也一名頭蘭牂牁郡治也楚將莊蹻泝沅伐夜郎逕牂牁繫船同名且蘭為

牂牁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王莽更名同亭

在柱浦關牂牁亦江中西山名也左思吳都賦云吐浪牂牁者也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

發夜郎精兵下牂牁江同會番禺是也

乃拜蒙為郎中將

華陽國志作中郎將

乃以為犍為郡

華陽國志曰犍為郡孝武建元六年置時治

犍縣十二漢戶十萬犍故犍為地是也犍有

犍山見保乾圖武帝初欲開南中令蜀通犍

青水道是元年犍道令通之費功無成百姓怨司馬相如諷諭之使者唐蒙將南入以道不通執令將斬之令歎曰臣官益土恨不見成都市蒙即令送成都市而殺之蒙乃斬石通閣道故世為諺曰思都郵斬令頭云後蒙為都尉治南夷道元光五年郡移治南廣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壽昭元年郡治犍道後遂徙武陽

自犍道指牂牁江

華陽國志曰犍道縣在南安東四百里拒郡

百里高后六年城之治馬湖江水經注道縣

又謂之會水通越為本有犍人故秦紀言犍

童之富漢民多漸斥徙之 水經注曰縣本

犍人居又地理風俗記曰房中最仁有仁道

故字從人秦紀謂犍童之富者也漢武帝感

相如之言使縣令南通犍道費功無成唐蒙

南入斬之乃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於建寧

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丈其鑿之迹

猶存王莽更曰犍治 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

愚按漢地理志蜀郡縣十五
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

愚按華陽國志兩縣一夜郎一談指也漢地
理志屬牂牁郡

遂平南夷為牂牁郡

華陽國志曰牂牁郡漢武帝元鼎二地理志

年開屬縣十七戶六萬 又曰以吳霸為太

守 後漢書南蠻傳曰且蘭有楛船牂牁

處乃改其名為牂牁

乃以邛都為越嵩郡

水經注曰邛都縣漢武帝開邛苻置之後復

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嵩水伐之以為越

嵩郡治邛都縣王莽遣任貴為領戎大尹守

之更名為集嵩也縣故邛都國也

苻都為沈黎郡

後漢書南蠻傳曰苻都元鼎六年以為沈黎

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

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

冉駹為汶山郡

後漢書南蠻傳曰冉駹夷武帝所開元鼎六

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

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 因學紀

聞曰大事記解題曰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

不載按輿地廣記漢武帝置郡既而罷之

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後漢書南蠻傳曰白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

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為武都 華陽國志曰

武都郡本廣漢西部都尉治也元鼎六年別

為郡屬縣九戶萬東接潼西接天水北接始

平

於是以為益州郡

水經注曰地理風俗記曰華陽黑水惟梁州

漢武帝元朔二年改梁曰益州以新啓建為牂

牁越嵩州之疆壤益廣故稱益云初治廣漢

之維縣

史記疏證卷第五十四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通曰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然其所叙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蒨爾無聞又曰自叙之為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寶錄而相如自序乃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習學記言曰遷傳倉公司馬相如最詳扁鵲事既不可據而倉公一家之方非後世所宗本也若相如之文不則於義不當於用而盡載之亦不可曉際之書法自未應傳王應麟曰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然其所叙乃記自少及長其身行事而已今考之本傳未見其為自叙又云相如自叙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恐未必然意者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為自叙歟楊慎曰史通云相如傳其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又按南史云古之名人相如孟堅

子長皆自叙風流傳芳永世觀此則相如傳即相如之文也董份曰相如集中傳乃校傳者取子長所作傳附之也史通以為相如自作非矣即自作獨不為文君事一少諱耶文君夜亡奔相如西京雜記曰文君姣好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而令文君當壚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遷成都與文君為懽既而文君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賞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買田宅為富人

益州記曰司馬相如宅在州西笮橋百許步李膺云市橋西二百步得相如舊宅今梅安寺南有琴臺故壚舊唐書地理志曰果州相如縣城南二十里有相如故宅二相如坪有琴臺

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余有丁曰既云讀子虛賦善之矣又云未足

觀豈所讀者止齊事耶今文選中分子虛上林為兩篇則帝先見子虛而上林其續奏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

西京雜記曰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梓柯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今慕組以成文列錦綉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故空籍此三人為辭

柯維騏曰子虛烏有之設難後之為詞賦者宗之張衡兩京賦有憑虛公子安處先生之名亦此意也相如游梁時常著子虛賦為武帝時所善此著天子游獵賦復借子虛三人之詞以明天子之義故亦名子虛賦賦中叙上林故又名上林賦其實一也文選截為二篇以前叙齊楚者為子虛賦自止是公欣然而笑以下叙上林者為上林賦失其旨矣

射麋脚麟

陸璣毛詩疏曰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

名曰雲夢裴駰云孫叔敖

愚按周禮職方荊州其澤菽曰雲夢在孫叔敖前已有此澤非激沮水明矣宋羅泌云雲夢楚之二澤江南為夢江北為雲後世以為一澤朱子云江陵之下岳州之上是雲夢地理今釋云漢書地理志云南郡華容縣漢華容縣今荆州府監利石首二縣地雲夢澤在南荆

州菽編縣今荆州府有雲夢宮又江夏郡西

陵縣今荆州府有雲夢宮水經注云

雲杜縣今山陸府東北有雲夢城又夏水東

逕監利縣今荆州府南縣土卑下澤多陂陀西

南自州陵今荆州府東界逕于雲杜沌陽澗

陽縣漢為雲夢之菽杜預云枝江縣今荆州府

安陸縣今屬德有雲夢蓋跨川巨隰蕪包勢

廣矣元和志云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

又云雲夢澤在雲夢縣今屬德西七里然則

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

為古之雲夢正義所謂雲夢一澤而每處有
名者也

芷若射干

荀子勸學篇曰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
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楊倞注
云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翼陶弘景云花
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
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
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
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

射音夜 考要曰此賦三用玄鶴三用射干

漢書文選芷若下無射干字師古李善並謂
俗本誤增也其云雌雄孔鸞騰遠射干乃狐
類其云蕙本射干乃香草不嫌其複也又如
赤猿蠟羆犀象野中窮奇猥誕之句漢書文
選俱無之不知二書誤脫抑亦後人所增字

騰遠射干

焦氏筆乘曰服虔云騰遠獸名張揖云射干
似狐能緣木夫騰遠既作獸則不應在上或
禽名木可知也莊子騰猿得枳棘南都賦鸞

鸞鶴翔其上下騰猿飛徂於其下蜀都賦後
欽騰布而競捷豈騰遠即騰猿遠字相近
而誤耶

右以湯公為界

陳子龍曰湯谷日出之區應在齊東而云右
恐左字之誤正義所云北向天子亦無據劉
世漢書訓鍊亦
云右當訓鍊亦
水玉磊珂

陳子龍曰沈懷遠南越志九品珠有磊碌珠
疑即磊珂也

葳橙若蔞

焦氏筆乘曰葳橙善本作葳持葳音針乃馬
蓋又作寒將即葳蔞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
張揖曰葳持缺故詳具之

仁頻并閭

陳子龍曰仁頻并閭俱註作棧然考之櫛皮
作索則棧應屬并閭仁頻作櫛即其說為是
千人唱萬人和

文心雕龍曰陳思群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
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棧韶

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氏之歌唱和
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云唱和千萬人乃相
如接人推之云疑當作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
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

鏗鎗鑄磬

揚慎曰鎗漢書作闔說文作鑿詩作鏗鼓聲

也尚書大傳作鑿

故刑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索隱曰小顏云刑

炳家刑謂此賦已

愚按此二語實史公之辭劉奉世漢書刊誤

日則是嘗刑其辭矣顏說恐非傳意

故遣中即將往賓之索隱曰賈逵

徐子遠曰賈說非也謂以賓見諸侯之禮接

之

而至沫若水

水經曰沫水出廣柔徼外東南過旄牛縣北
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東北與青水
水合東入於江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
至故關為若水也南過越嶲郡都縣西直南
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之入東北至犍為

通靈闕道

朱提縣西瀘江水又東北至棘道縣入於江

道

橋孫水

水經注曰孫水出臺高縣即臺登縣也孫水

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邛都縣司馬相如定夸

橋孫水即是水也又南會無入若水耳

猶鷓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

愚按後周書達奚武傳齊將斛律明日遺武

書曰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

祖此語

其為禍也不亦難矣

日知錄曰衍亦字 愚按漢書無亦字劉敞

刊誤曰亦字不當刊

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

文心雕龍曰相如之弔二世全為賦體相譚

以為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卒章要切斷而

能悲也

魂無歸而不食

金甡曰按封禪書云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
中者二世皇帝則二世雖無宗廟之享其血
食尚有在也

拾九天而永逝

金甡曰按拾猶拾級之義

相如以為列仙之傳居山澤間

董份曰傳居者移易而居也

乃遂就大人賦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為夢一黃

衣翁謂之曰可為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

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竭渡九江而越五河正義曰顏云青黃之河也

凌稚隆曰按呂氏春秋注云水有五色汝南

有黃水華山有黑水前氏有白水于閩有碧

水又括地象曰金城紫河

相如既奏大人之頌

董份曰前言大人賦此乃言大人頌蓋此賦

專頌大人也

而相如已死

西京雜記曰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

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
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傳
於世

逝聽者風聲

凌稚隆曰按言風聲見其遠也索隱言風雅

之聲謬

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

董份曰千載而聲教始絕見其遠也故曰善

終

藁一莖六穗於庖徐廣曰藁瑞禾也駟索漢書

以供祭記索隱曰鄭德云藁擇說文嘉

楊慎曰徐楚金云藁字諸解惟鄭德得之徐

廣瑞禾臆說字林亦據此文而傳會之耳

舜在假典顧省厥遺

班馬異同曰假格也謂其祀天有典猶恐有

所闕遺也其殆以綱于大麓亦封禪者乎

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

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

辨惑曰前漢書全引此語予嘗疑之按遷傳

雖不著其死之歲月然去遷既死後其書稍

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則其死不過在昭宣之間耳而雄以成帝元延之初始自蜀遊京師年七十一卒於王莽天鳳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乃始生遷著書時安得雄之言乎是必孟堅所續而後人誤附于史記耳 困學紀聞曰江氏案曰雄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附益之 周家曰司馬相如傳贊乃班固所自為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邪又遷在武帝時雄生漢末安得為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哉史記註釋皆不及之又公孫弘傳在平帝元始中詔賜弘子孫爵徐廣注謂後人駕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勦入而誤以為太史公無疑

史記疏證卷第五十五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厲王遂即位

金甌曰按厲王即位時才三歲死時二十五歲

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

董份曰厲王雖以母仇殺人而指數其罪皆當辟陽本有死罪故赦弗治也

反谷口

通鑑地理通釋曰郊祀志寒門者谷口也地理志左馮翊谷口縣九峻山在西溝洫志白

公引涇水首起谷口顏氏曰即今郡縣志京兆醴泉縣本谷口縣在九峻山東仲山西當涇水出山之處故謂之谷口通典谷口縣故

城在醴泉縣北後漢及晉為池陽隋改醴泉

廷尉臣賀

愚按漢百官公卿表張釋之以孝文三年為廷尉終文帝世不遷此廷尉賀不知何人疑

傳誤

昧死言

史記疏證 卷五五

辨惑曰夫稱曰某等昧死言者當時所奏語
史家輒爾書之無乃不可乎遷固每每如是
而後世亦或襲之竊所未喻

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

史詮曰此二句著長之罪也漢書無不字削
欲以有為四字

為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

楊慎曰命棄市生命者也詐捕命者則銜命
者也許稱捕銜命者而脫之市也

南海民王織

史詮曰民字衍織南海王名

臣請處罰郡嚴道邛郵

金姓曰按文紀作邛都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
相容

容齋續筆曰高誘作鴻烈解叙及許叔重注

文其辭乃云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殊為不同

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

史詮曰淮南王得九江郡衡山王得六安郡

廬江王得廬江郡兼得江南豫章郡

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訶長安

徐孚遠曰陵必嫁列侯在長安故使訶伺史

不記其嫁處闕文也 金姓曰按年表岸頭

侯張次公亦坐與淮南王女陵姦及受財物

罪國除

王使郎中令斥免正義曰言屏斥免郎中令

余有丁曰郎中令郎中之長斥免雷被也

廷目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徐贛曰皆

金姓曰按五宗世家廣川膠東清河常山四

王皆王夫人兒姁子兒姁即王太后妹此四

王子武帝最親時廣川清河前卒惟膠東王

寄常山王舜在故淮南揣摩之說如此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

陳沂曰按任囂死後趙佗始自為王今乃言

尉佗先王陳勝乃及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

耳 史詮曰漢書不來作南越

內鑄消銅以為錢

史詮曰消當作鄣謂鄣郡之銅也

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

愚按呂氏春秋及宋世家皆以為箕子
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張瓚曰或不
成則死之計
報之死

凌稚隆曰此激發伍被為已死也

且吳何知反瓚曰言吳王

凌稚隆曰謂吳不知反故使漢將得過成臯

今我令樓緩先要成臯之口漢書直云緩無樓

似人疑此後鞞所益李琦曰緩

徐孚遠曰周被陳定皆著姓名緩不得獨去

姓樓緩當是襲古人姓名也

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

徐中行曰時汲黯為河南太守故安言及之

雖以何足憂為言實有憚心

產五十萬以上者

一本產上有家字

諸侯太子幸臣

一本上有以逮二字

伍被自詣史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且如

此

董份日被實為淮南畫反而史記所錄被詣

吏自告之文其間不無飾辭而太史公具載
之所以微見被之寬狀而惡湯之專殺也然
被以人臣親教其主詐為奏書徒逮以激下
反上固漢法所必誅矣湯論殺之是也使徒
以其文辭而欲原其反逆其本末豈稱乎
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

焦氏筆乘曰漢制凡吏初除皆曰試守滿歲為

真始給全俸今所謂比即初試之吏與為真

之吏相等者也非謂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

石之說

王安自剄殺徐廣曰元狩元年十月死

金甌曰按年表安在位四十三年元狩元年

自殺徐廣殆以夏正十月當屬元朔六年故

只作四十二年乎否則二字狩字誤

衡山

衡山內史以為非是

徐孚遠曰此內史漢內史也治者治其獄也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法言曰或問循吏曰吏也習學記言孫叔

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事全似雜說不經

質正學者安所效法成王戒君陳曰毋依勢作威母倚法以削甫刑曰哀敬折獄禹臯陶所以相傳官伯族姓之所當戒至詳悉矣焉有不正其身而可以正人者乎奉法循理亦可以治何必威嚴此對慘酷者而言非本論也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蓋是時吏治已趨於酷矣而孔子之論如此既不以本對末固不以末勝本也遷謂奉法循理亦可以治是以末勝本矣使後世之治終不能反之正者自遷之為循吏傳始

孫叔敖

孫叔敖者

韓詩外傳曰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蹙然易容曰小人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

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 愚按此與正義所引說苑之言不同楚之處士也

呂氏春秋日期思之前人 水經注日期思縣城之西北隅有楚相孫叔敖廟廟前有碑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

說苑雜事篇曰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晏姬曰賢相為誰王曰虞丘子姬曰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安得為賢王以姬之言告虞丘子

虞丘子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楚卒以伯樊姬有力焉韓詩外傳同 又至公篇曰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目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

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尸祿素飡貪欲無厭臣之罪當藉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

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以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慙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讎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愚按

呂氏春秋進孫叔敖者沈尹筮曰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聞不知脩行不聞沈尹筮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為子游沈尹筮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為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

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史無姦邪盜賊不起

呂氏春秋曰荆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盡傳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為故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 說苑至公篇曰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間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恃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如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

內政國人聞之日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日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又雜言篇曰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輒在衙後務大者固忘小如此幾何頃乎

辨惑曰頃字道不得

三去相而不悔

日知錄曰孫叔敖未聞去相必令尹子文之誤也 愚按莊子田子方篇肩吾問於孫叔

敖日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呂氏春秋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皆有所達也此史公所本郟陽上梁王書亦有此言

子產

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日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呂氏春秋曰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 韓詩外傳日子產之治鄭一年

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

公儀休

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

愚按韓詩外傳其弟諫曰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

韓詩外傳曰此明於魚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

石奢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

愚按三傳楚昭時未聞相石奢韓詩外傳曰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為理作昭春秋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韓詩外傳曰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

也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
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李離

失刑則刑失死則死

韓詩外傳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

罪當死

愚按韓詩外傳此下有君曰棄位委官伏法
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
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
夫無能以事君閣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

也臣不能以虛自誣

遂不受令仗劍而死

韓詩外傳曰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汲鄭列傳第六十

黃氏曰批曰鄭莊委曲禮下雖少鯁諒之風
然內行修潔沒無餘財與汲黯等此太史公
以之同傳歟 辨惑曰汲鄭贊無他褒貶獨
嘆其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至并載翟
公署門事此何足道而著之史評哉

以莊見憚漢明帝曰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

愚按後云皆嚴憚黯出其下是未書諱嚴也

此云以莊敬見憚耳不作嚴解

不至至吳而還

辨惑曰多不至字

固其俗然

史詮曰劉辰翁讀然字屬下句

召以為主爵都尉

愚按漢百官公卿表建元六年為主爵都尉

十一年遷

放析就功

班馬異同曰放析就功殆枉以為直破析苛

碎須要如己意自為功耳 余有丁曰按謂

湯恣行苛刻而又毀析舊制以成其事功即

所謂紛更之說也

為右內史數歲

愚按百官公卿表元朔五年為右內史五年

免

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因學紀聞曰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

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長孺學黃老言故用文子之語顏注云積薪之言出魯子當攷愚民安知

日知錄曰愚民安知為一句

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

考要曰漢書更其文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師古注病力病甚皆非也若嚴助傳曰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此與太史公語同

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

論衡曰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

鄭當時

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

徐孚遠曰景帝時莊猶年少鄭君非莊父明矣或其祖也

令諸故項籍巨名籍

日知錄曰謂奏事有涉項王者必斥其名曰項籍也

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

辨惑曰剽至其明旦字

史記疏證卷第五十六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習學記言曰昔孔氏之門不許游夏以知道春秋筆削傳者又謂其不能措一辭然後世顯重大抵子夏之徒公羊為春秋悖謬更甚分門專業者競於枝葉之末流益遠益訛而自周衰以文字為教者既已有訓詁箋注之漸矣是先王之道至於漢儒非獨秦火能晦蝕之蓋亦其勢然也且燒書六年而秦遽亡師友源流耳目睹記豈不尚在俗師相授屋壁獨藏自不同耳游夏本得道之辭華而漢儒所聞又詞華之分散零落者遷用此作儒林傳上面分數自不能多也

夫周室衰而闕雎作

愚按蓋以為康王時所作

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

呂氏春秋曰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又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

孟子荀卿之列

辨惑曰列字不安

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

愚按涉為御莊賈所殺觀史公此言似孔甲亦死於此時為不良死然孔子世家祇言死於陳下孔叢子亦云博士凡仕六旬老于陳有將沒戒其弟子之言則是獲所終矣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

困學紀聞曰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主父偃學從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為愧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也

申公

胥靡申公徐廣曰腐刑

楊慎曰列子云胥靡登高不懼胥隸也靡末也胥靡末隸微賤之人腐刑無據

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

愚按漢書藝文志魯故二十五卷

申公時已八十餘老

辨惑曰老字贅

周霸至膠西內史

愚按漢書魯周霸以易至大官

轅固生

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

愚按六韜冠雖獎禮加之于首履雖新法踐

之於地漢書闕作質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翻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

楊慎曰司空城旦書蓋太后怒詈轅固之言

意欲入以罪條比于城旦駟謂比儒書于律

令非也儒家外自有刑名家何得以律令比

之

韓生

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

漢書云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

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

伏生

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

尚書疏曰尚字乃伏生所加

孔氏有古文尚書

愚按顏師古曰家語孔騰藏尚書孝經論語

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
二說不同王應麟曰隋志云武帝時魯共王
壞孔子宅得其未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
史通亦以為孔惠所藏則又非師古所引二
人者矣書疏云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
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

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
篇

尚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
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

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

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

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

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

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愚按漢書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
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

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董仲舒

故求兩閉諸陽繼諸陰其止兩反是

漢藝文志攷證曰隋志梁有董仲舒請禱圖

三卷後漢輿服志注引仲舒止兩書初學記

引淮南子曰董仲舒請雨秋用桐木魚

酷吏列傳第七十二

法言曰或問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

習學記言曰序酷吏以世俗言之則美以

王道訂之則差孔子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

刑者是相文以上事何暇及此輩正謂如子

文治楚子產治鄭耳人之材智在所以導之

遷所序酷吏之流上古何嘗乏先王所以

力行全要消弭服習如此等人遷於中道不

使平民受其無告而遷謂之在彼不在此是

以末勝本之論愈熾王道無時可回也

網漏於吞舟之魚

辨惑曰多却於字

其後有到都寧成之屬

黃氏曰抄曰到都公廉而敢諫守北邊匈奴

遠却為治雖尚嚴首惡之外未嘗濫及史氏

顧以之首酷吏何哉漢自高帝以寬大立國

其將相大臣又相繼以清淨為治至於文景

其民無不樸畏自重而都乃獨先之以嚴行

法不避貴戚其意若曰不畏強禦而已而斬斬無

餘味風俗遂為一變未幾寧成以陰劫之資

而劫之自寧成趙田之役秉多事之衝而甚

之於是張湯之徒一時相率皆務於酷而吏

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推所自來誰實助之

夫貴戚犯法而避之固不可然天下獨無中

道乎矯枉一過其正其流弊乃爾愚故謂到

都非酷吏也而酷吏實自到都始也傳之酷

吏之首庸何辭

到都

賈姬如廁趙隱曰紫姬生

金姓曰按中山王勝亦賈姬子索隱顧知其

一不知其二耶

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

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

師秦獨曰袁盜傳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

阪中即將袁盜曰陛下騁大飛馳下峻山馬

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林游

獵之苑衛士不知其發許也豈上與賈姬邳都三人俱乎目邳都不行上乃即欲自持兵乎况賈姬一出別館離宮次舍又不知幾許矣樂毅報燕惠王書云厠之賓客之中則厠為旁舍也而謂姬獨入且使野鼠得隨之乎亦誕甚矣且中即將邳都之言又何其似中即將袁盜之言也

寧成

寧成者

顏師古急就章注曰寧氏與秦同姓秦襄公

曾孫謚曰寧公支庶同以為氏一日寧寧本一姓衛大夫寧俞之後也漢有寧成史記作

寧成

周陽由

與汲黯俱為伎

困學紀聞曰黯之正直所謂仁者之勇也謂之伎可乎周陽由蝮虺之靡耳其可與黯並言乎汲黯同傳猶不可而以由與黯俱是鸞臬接翼也

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索隱曰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

也

愚按師古注漢書有此說而索隱曰之恐非是言當時畏此三人與之同車者未嘗不下之也

趙禹

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

辨惑曰時字不安

與張湯論定諸律令

晉書刑法志曰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刻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與廐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官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

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

晉書刑法志曰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愚按傳與轉通張晏注平準書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

張湯

遂使書獄

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劉奉世曰謂案牘耳非律令也

乾沒

詳見漢書疏證

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

愚按儒林傳兒寬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

其治獄所排大臣

茅瓚曰所排大臣謂時雖大臣決獄亦為所排難也漢書多巧字非

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

辨惑曰當作視之或云臨視也

弟繫導官如淳曰大官之別也主酒

愚按師古注漢書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如說非

及得此事窮竟其事

辨惑曰當云窮竟之也

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

金甌曰按前云湯容田甲賈人始湯與錢通此下云湯欲奏請信輒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前又云甲有賢操責湯行義過失有烈士風後文云天子案誅三長史出田信豈田信即田甲子

義縱

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

愚按漢書外戚傳脩成子仲以太后故橫於

京師

御史大夫弘曰

愚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元朔三年右內史公

孫弘為御史大夫二年遷

猾民佐吏為治陳韜曰案謂豪猾人也

愚謂猾民畏縱之嚴反為吏耳目助治公務

以自效師古辭最得如索隱所云則是今之把持官吏也

閻奉以惡用矣

愚按後贊云水衡閻奉朴擊賣請是惡用也以為廢格沮事

愚按平準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王溫舒

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

辨惑曰多其字

失之旁郡國梨來

凌稚隆曰梨來漢書作追求

尹齊

張湯數稱以廉武

史詮曰武字衍文漢書廉句絕武下有帝字屬下句讀

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

愚按齊蓋敢於刑人殺人而不以深文巧詆者也

楊僕

封將梁侯

愚按年表元鼎六年三月乙酉封

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焮大豪

董份曰焮者言以火熏逼也今人于狐鼠穴亦嘗火攻之溫舒不能即禽有勢之家故巧

詆下戶而熏逼大豪使之知懼耳

尸亡去歸葬徐廣曰燒尸齊死未及歿恐

楊慎曰尸亡去者謂齊死而遺命其家潛逃

歸葬耳徐廣之說事涉神怪且不達文義

減宣

減宣者

顏師古急就章注曰減氏之先為晉公族大夫驪姬之難晉廢公族因謂其人為減氏減者省也

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

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溫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按溫舒未嘗免作為字是張湯死溫舒

自中尉徙廷尉意即此時

杜周

任用與減宣相編

楊慎曰相編即相埒 金姓曰編字缺注殆
猶次字之意

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嚴酷

愚按褚先生續田仁傳云是時河南河內太
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仁已刺三河
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

贊

然鄧都抗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

權德輿酷吏傳議曰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
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不然則

直已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
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者為酷吏司馬
氏修史記始作二傳以誠世爾而後以鄧都
為酷吏傳首愚有感焉都之為中即將上欲
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
其為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為中
尉宗室貴臣斂手反目其為鴈門守匈奴不
敢近邊至為偶人象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
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
數者為漢名臣入居命卿出總列郡堅剛忠

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
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
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
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既首冠酷
史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
矣夫推埋沈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為等夷雜
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
補焉噫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
都雖未踏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
道以泣官無處父之華異申振之欲所至之
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
者欵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
似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

史記疏證卷第五十七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王鑿曰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於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為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大宛張騫多自為傳矣

大宛之跡

魏書西域傳曰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万四千四百五十里

為發導驛抵康居

凌稚陰曰按導驛二字觀後書烏孫發導驛送騫還則此驛亦當作譯

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以索隱曰居作君謂之月氏也

也

董份曰臣大夏而居者言大夏服屬為臣而月氏因居其地也地肥饒亦言大夏故月氏

居而安樂之註以為君者非

東則扞采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冥三百里索隱曰彌即采也

同是一名也

愚按漢西域傳扞彌國王治扞彌城去長安九

千二百八十里又云西通于冥三百九十里

則與漢紀所說三百合矣又云今名寧彌荀

悅班固同是後漢人不應一以為拘彌一以

為寧彌傳聞不同若是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

漢西域傳曰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

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

蕃內地五千里

故服匈奴

董份曰故蕃也嘗臣服于匈奴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千二里

漢西域傳曰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

聞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

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

四里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

蓋乃北海云

斷云

董份曰因去中國遠不能知大澤之名故臆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

漢西域傳曰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二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屬賓接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
漢西域傳曰安息國王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

道可使使遺之他旁

史詮曰漢書使作便遺作遣無下一使字

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通西域險阨本無道而路今鑿空也道索隱曰案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而路今鑿空也

楊慎曰鑿空半空高險也唐地理志開山洞置珍州鑿空文言之開洞實言之也

而北道酒泉抵大夏

陳子龍曰漢之通西域南道從蜀北道從金城酒泉南道卒不通而北道通焉蓋匈奴遠

遁故北道可通而南道險遠難達也

攻擊漢使王恢等尤甚

徐孚遠曰此別是一王恢非大行王恢也蓋同時同名

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漢書音義曰從不

微者成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

余有丁曰進熟或是進見而熟於天子故得以進言若老成者憚行役不肯言矣註熟美之說未必然也

遺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

徐孚遠曰欲諱殺使之迹故縱之去而令郁成遮要之

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一作坑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

徐孚遠曰此註不分明謂別穴低處引去城下水使城中乏水也 金姓曰按或空或穴俱指水源觀後文甚明蕩敗之說非是蓋欲奪其水非灌以水也灌以水則又何渴乏之有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

困學紀聞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

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習學記言曰怪民竒論不經之書上世為甚非聖人之智不足以放而絀之也遷因張騫使還始以禹本紀山海經為不可信然則遷之所信者固多矣推此意以經世其得之寡失之泉學者當以為戒不當以為法也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法言曰或問游俠曰竊國靈也 黃氏曰抄曰朱家周人之急家無餘財而終身不自以為德太史公慕焉郭解折節賂人人為解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族解太史公猶為之痛惜

愚謂朱家誠賢矣為人忘已墨氏之獎而解之見殺則亦其平昔嗜殺所致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孟子亦謂窮則獨善其身士亦何必務名譽出於尋常之外也哉 柯維騏曰荀悅謂世有三游德之賊也楊雄謂游俠竊國靈者也太史公作傳豈誠美其事哉遷遭李陵之禍平昔交游緘默自保其視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者何如其言曰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蓋有激也此與貨殖傳同意班固

不原此意乃譏其進奸雄而崇勢利誤矣侯之門仁義存則縶隱存於仁義若游俠在侯門仁必肯存

余有丁曰按此即上文嚮其利者為有德意也索隱註未明

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生今車騎先至晉陽之號子時趙并代可非耳楊慎曰延陵吳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

公作傳其不名者必其顯著者也或曰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

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子貢既入貨殖季札獨不入游俠乎故曰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籍於有土若趙之延陵生不可言王者親屬也日知錄曰延陵謂季札以其徧游上國與名卿相結解千金之劍而繫冢樹有俠士之風也 金姓曰趙世家孝成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攻燕延陵氏之顯於趙者此又其一也

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

呂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所目便也

解為人短小不飲酒

辨惑曰既稱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而後又云為人短小不飲酒何邪

且無用待我待我去

辨惑曰疑重用待我字

人貌榮名

揚慎曰貌猶頂戴也今人猶云頂好名目即古人貌榮名之義貌音墨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法言曰或問佞幸曰不料而已米咸注不自料其才德不稱其寵祿而貪竊之以取禍敗

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閔孺正義曰籍開皆名也孺幼小也

愚按籍閔恐皆是姓

顧見其衣繫帶後穿練隱曰繫音篤

揚慎曰繫衣之中也今人製衣猶曰繫縫繫

家曰督脉人之中樞人曰督線室之中也

覺而之漸臺

水經注曰沈水又逕漸臺東漢武故事曰建

章宮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漸臺三十丈漸浸也為池水所漸一說星名也南有辟門三層

高三十餘丈中殿十二間階陛咸以玉為之

鑄銅鳳五丈飾以黃金樓屋上椽首薄以玉

壁因曰璧玉門也

文帝說焉索隱曰漢書云上

愚按漢書無上曰二字鄧猶登也乃班固疏

解之辭索隱妄為增加也

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南齊書劉俊傳永明八年俊啟世祖曰南廣郡

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

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百許

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

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

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青衣水南青衣

在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又改名漢

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通所鑄

水經注曰靈道縣有銅山

鄧氏錢布天下

西京雜記曰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

文帝不樂

徐孚遠曰自以為困故不樂也

文帝崩景帝立

史通曰何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

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尚負責數巨萬

華陽國志曰通假民卓王孫歲取千疋

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曰紫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于常人乃不

甚篤于韓媽也

楊慎曰仁寵最過為句庸不乃甚篤為句不

否同索隱句讀已非解又可笑 金姓曰庸

否乃甚篤句升菴亦未解明

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

漢郊祀志曰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

泉就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乃

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越代秦楚之謳

延年善承意弦次新詩

漢郊祀志曰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

詩賦略喻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

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十

人俱歌

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

漢郊祀志曰以為協律都尉

寢與中人亂

夏寅曰延年已腐矣曰寢者謂因延年而弟

季得與中人亂也 柯維騏曰史遷傳王孫

媽則曰出入永巷以姦聞傳李延年則曰出

入嬌恣寢與中人亂乃若審食其之事叠見列

傳王允謂之謗書益指此耳

史記疏證卷五十八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楊慎曰滑稽者轉注之器也若漏卮之類以比人之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也余按六書轉注亦取應物不窮之義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

董份曰滑稽而引六藝語文意又不相屬恐有誤

天道恢恢豈不大哉

辨惑曰天道恢恢已不見發明滑稽之意而

六藝之事又何所干涉也

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黃氏曰抄曰三年不飛不鳴之語楚世家以

為伍舉語莊王今滑稽傳又以為淳于髡說

齊威果孰是孰非耶

語在田完世家中

邵泰衢曰按田完世家有威王而無好淫有淳于而無隱諫今日語在田完者何與唯楚莊王有鄭姬越女之淫有伍舉不翫不鳴之

諫非威王也非淳于也齊威元年後于楚莊

元年二百三十二年淳于乃齊威之臣優孟

乃楚莊之人滑稽傳云淳于髡後百餘年有

優孟優孟以談笑諫楚莊王是以齊威而反

前楚莊矣夫既齊威可以前楚莊又何不可

以楚莊之事屬之齊威乎前後彼此一任錯

綜真可謂滑稽矣

趙王與之精兵一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

邵泰衢曰田完世家威王六年魯伐我入陽

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

趙伐我取甄楚兵加我誠非細故師聞而遁

豈無明文今乃敬仲世家缺而不錄滑稽一

傳獨紀其事者何與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史通曰優孟在春秋楚莊王時淳于髡在戰

國齊威王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習學記

言曰淳于髡任己自賢于當世無所敬以孟

子考之其人可知也至遷欲列於滑稽之首

遂使與二優同稱斯太甚矣

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

史通曰蓋語有之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故
竊隆異等脩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之造化
非由傲傲俾有遷革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
衣冠談說容或亂直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
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者邪昔陳焦既亡
累年而活秦謀從縊六日而蘇遂使竹帛顯
書今古稱怪况叔敖之沒時日已久楚王必
謂其復生也先當語其枯骨再肉所由闔棺
重開所以豈有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
以寵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事豈人倫
所為者哉

因歌曰

史詮曰優孟歌詞不叶韻何以稱歌耶大類
文體按廣文選載孫叔敖古碑優孟歌與史
記小異其歌曰貪吏不可為而可為廉吏可
為而不可為當時有污名而可為者子孫以
家成廉史而可為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
子孫困窮被褐以賣薪貪吏常苦富吏常苦
貪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此歌之

有韻者

乃名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正義曰呂氏
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其子曰王荆楚封我
辭不受我死不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我
丘者其為地不封而前楚功臣封二世而叔
寢丘不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叔
寢丘不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叔

水經注曰汝水又東逕固始縣故城北地理
志縣故寢也寢丘在南故藉丘名縣矣王莽
更名之曰治孫叔敖以土浸薄取而為封故
能縣嗣城北猶省叔敖碑建武二年司空李
通又慕叔敖受邑故光武以嘉之更名固始

焦氏筆乘曰予得漢延熹中碑書是事微
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柩令其子曰優孟
嘗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善雖言
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
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慷慨高歌涕泣
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
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
稷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園下濕堯堯人所不
貪遂封潘鄉歌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
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

有汚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庶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被禍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庶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庶潔不受錢 愚按呂氏春秋異寶篇所言與正義所引不同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穢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

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

黃氏曰抄曰太史公傳滑稽者三人皆伎上優戲耳西門豹古之良吏東方朔亦漢之名臣褚氏例取而附之優戲之列何哉

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

愚按西京雜記作東方朔

輒乙其處

楊慎曰乙謂讀其正處而書紀如一字以紀之今之書程起止也 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

柯維騷州川太史按東方朔事詳漢書雖離詭諧然

其諫上林苑諫內董偃置酒宣室及述孝文恭儉以諷淫侈有汲長孺之直焉夏侯湛嘗贊之曰由不休顯入不憂戚惟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褚氏誤以滑稽目之揚雄班固於朔亦云何哉

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

凌稚隆曰按此淳于髡事誤入於此 史詮曰東郭先生章末有王夫人一節與上文不相屬又有淳于髡獻鵠一節尤為無謂不知何故附此豈後人割入之歟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 愚按漢書循吏傳作議曹王生

西門豹為鄴令

黃洽曰西門豹賢令也徒以一時權詭而遂列之滑稽書 余有丁曰按漢書朔傳尚有射覆詭諧等語今褚氏先生所載者絕無安可與孟旗比而東郭先生之白衛將軍王先生之語北海太守西門豹之投巫媼誠所謂便計美

言賢大夫也何嘗滑稽又何得入滑稽傳耶
昔為河伯娶歸

水經注曰漳水又北逕祭陌西戰國之世俗
巫為河伯娶歸祭於此陌淫祀雖斲地留祭
陌之稱焉

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

水經注曰以錢三萬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狀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黃氏曰抄曰傳為楚之卜人司馬季主作也
謂宋忠賈誼問卜於市而季主歷詆士大夫

之為非自陳卜者之為貴殆有取其譏世之言
而載之歟然未必皆其實也果其實則亦小
道致泥放誕不孫人也士大夫雖未必皆賢
然必士大夫布列中外上自朝廷下達郡縣
上綱下紀共為扶植而後庶民得以生息於
其下所謂代天工者也若卜之為伎不在農
工商賈之列浮浪竊食又不得與庶民之良
者此顧乃算計利害自逞得計反譏士大夫
之不肖何異衣食於祖父而反笑祖父之無
聞知而宋忠賈誼反屈於其說哉愚故曰未

必皆其實也而乃傳之者不得志於當世之
忿心爾 凌稚陰曰呂東萊考訂云此太史
公所作劉辰翁云觀其辨肆淺深亦豈褚生
所能 愚按集解引墨子比之齊云云出貴
義篇

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曰索周禮有太卜
後漢自文帝更興盛焉

愚按龜策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是漢興即
有卜官不同文帝而更興盛也索隱解迂
董份曰漢興而有言高祖時已有不特一代

王也

比周賓正徐廣曰客謂之賓

徐孚遠曰賓正猶擯正也徐說煩曲不明

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曰謂不
也故云有之後

愚按若卜而後收子則子之不得收者多矣
傷天理絕人命豈可為訓蓋如月令所謂戒
其容止者產子猶言生子也
不見奪糶

凌稚陰曰按說文云糶齋財問卜也即詩握

粟出卜是也

堪輿家曰不可

漢藝文志攷證曰周禮保章氏注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占夢注今八會其遺象疏案堪輿大會有八小會亦有八又堪輿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於寅陰建在戌鄭荅張逸問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有癸亥十月丁巳為陰陽交會

建除家曰不吉

淮南子天文訓曰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

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漢書王莽傳以戊辰直定注曰以建除之次其日當定又云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注曰其日當建日知錄曰建除之名自斗而起始見於太公六韜云開牙門當背建向破越絕書黃帝之元執辰破已霸王之氣見於地戶

叢辰家曰大凶

愚按漢書藝文志有鐘律叢辰日苑二十二

卷

太乙家曰大吉

日知錄曰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河圖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為四為六五居中央從橫十五故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註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也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乙下行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坤宮又自此而震宮既又自此而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乾宮自此而兌宮自此而艮宮自此而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終於離宮也南齊書高帝紀案太一九宮古歷推自漢高帝五年至宋順帝昇明元年太一所在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九宮者一為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為天內以制荊州之野三為天衝其應在青四為天輔其應在徐五為天禽其應在豫六為天心七為天柱八為天任九為天英其應在雍在梁在揚在兗天衝

者木也天輔者亦木也故木行太過不及其
青在青在徐天柱金也天心亦金也故金行
太過不及其青在梁在雍惟水無應官也此
謂以九宮制九分野也

人取於五行者也

日知錄曰淮南子五行子生母曰義母生子
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
困抱朴子引靈寶經謂支干上生下曰寶下
生上曰義上克下曰制下克上曰伐上下同
曰專以保為寶以因為伐今曆家承用之

史記疏證卷第五十九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通曰尋列傳所編者惟人而已至於龜策
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
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向若以八
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
者矣 陳子龍曰龜策傳宜載古之善占者
如後史方技傳之例可也褚少孫止序宋元
王一事且來劉子玄之譏矣 徐孚遠曰太
史公天官家與日者龜策二家相為出入故
著其傳

至今上即位

容齋續筆曰此卷首言今上即位即是史遷
指武帝

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

史詮曰監本讀之字句闕本之作必屬下旬
讀當從闕本

故玉出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

愚按語本文子及荀子

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

余有丁曰按宋不稱王止偃稱王而滅無元
王也春秋時有元公亦失德以詐殺諸公子無
無強盛之事得龜之說當是卜者家別傳
愚按事出莊子外物篇褚先生託元公為元
王

漁者豫且

愚按莊子作余且

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

莊子曰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

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

今昔壬子

揚慎曰此篇凡用昔者皆訓夜也以上文視

月觀斗言火恐只是夢之夜耳

吾獨不聞玉積隻雉一作廣曰隻

隸辨曰吳仲山碑節度無隻字原云隻從省

文疑此二字古或通用

然有誤臣名曰趙梁

愚按此與下紂有誤臣名為左彊不必實有

其人彊梁皆非美名不過借以協韻耳韓子

策有侯侈紂有崇侯虎呂氏春秋夏桀染於

羊辛岐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

教為象即象

陳子龍曰即之與象古字通用也象即似以

象飾室之名或作繪象如後世畫室之意二

義俱通觀後園之象即知定是室也

殺周太子歷因文王昌殺之石室

危林曰呂氏春秋曰王季歷因而死文王苦

之有不忘美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

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

子之事所書紀年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

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沈

約注曰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鉅鬯九命

為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因而死因謂文丁

殺季歷又曰執季歷于塞庫羈文王于玉門

鬱尼之情辭以作歌其傳久矣晉書東晉傳

曰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據諸書言則季

歷在商蓋不得正其終矣但文丁紂之祖父

而以為紂殺之者豈所謂天下之惡皆歸乎

徐孚遠曰是伯邑考之誤也 愚按吳越

春秋文王囚於石室

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
疆

愚按武乙之惡亦歸之桀紂邪

使工占之所言盡當

莊子曰七十二鑽而無遺策

此橫吉

余有丁曰凡言此者必當時有象而繫之以

此詞今無象特存其占耳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法言曰或問貨殖曰蚊曰血國三千使將疏

食飲水褐博沒齒然也宋咸注楊既以蚊賤貨

殖或以是言難之也云天下之民有骨血者

三千國非貨殖則將使其飯蔬食飲水被褐

終年而已乎言衣食僅給而不能富庶也無

答文者蓋揚鄙其不諭教而疆見難也習

學記言曰占之聖人以民不能自衣食而教

以衣食之方及其敝也上下無制而因其所

以衣食者鬪其力專其利爭奪而不媿瞻足

而不止老聃以是為教者之過也故曰至治

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彼

以為不貴難得不見可欲能使之然雖非正

論尚有意也今遷將以聖人之所教老氏之

所廢者同歸一途所謂善者因之其次利道

其次教誨整齊者其權在聽於姦猶不執之

細民而後可則孰與為治兼失之矣辨惑

曰史之立傳自忠義孝友循吏列女儒學文

苑與夫酷吏佞倖隱逸方術之類或以善惡

示勸戒或以技能備見聞皆可也至于滑稽

游俠刺客之屬既已幾于無謂矣乃若貨殖

之事特市井鄙人所為是何足以污編錄而

遷特記之乎班固徒譏遷之稱崇勢利而羞

賤貧然亦不知其傳之不必立也是故襲而

存之范曄而下皆無此目得其體矣趙汭

曰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識人

臣橫斂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訊人主好

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書首言漢興接

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

世國家無事百姓絡足府庫充實人人自愛

而重犯法後而序武帝事節節與前相反至

贊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

利之禍為證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
始皇之覆轍不待譏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
贊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
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脚而未有察
其意者蓋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則書中所斥不
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善
於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
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
下宣曲任氏以田畜高而人主重之即書中
言卜式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

姓意九著矣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
國用不足而後眷眷於此等人也傳中歷舉
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即書中置大
農諸官貴賣賤買所以天子無箕之用皆出
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即書中屢
言稅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廊廟巖穴
軍士任俠攻剽女姬游閒吏士等皆為財利
所以深誚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未言當
國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好事惡業賤行尋
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而天下用

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為天下國家
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蓋是當時親觀言利
之人誤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
祠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此後人但謂
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
豈謂知太史哉
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余有丁曰言用此以輓近世之俗也趙恒
日若欲使老死不相往來則必塗其耳目乃
可耳豈能行哉

夫山西饒材竹穀纒

陳子龍曰此言山西蓋指褒漢之間故多材
竹也

故物賤之微貴貴之微賤此索隱曰微者求也謂
此處物賤求彼貴賣

董份曰賤之微貴賤極則人棄之故其微必
貴白圭之術正能明貴賤之微而棄取之也
以微為求謬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
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

愚按此語汲冢書無之疑在所闕八篇之中
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

愚按周書大聚解云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
茂而鳥獸歸之

天下壤壤

凌稚隆曰按壤穰通用鹽鐵論此語作穰穰
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

越絕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
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
糴有時頴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

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
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

務完物無息幣

凌稚隆曰按完者无不有也息幣即無藏

計然之策七

愚按越絕及吳越春秋計倪進范蠡文種伐

吳用九術

之陶

愚按正義以陶在齊州平陽縣又以為曹州
濟陽縣又以為在南郡華容縣據水經注云

定陶縣則曹州近之

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幣財於曹
魯之問

史通曰昔孔子力可翹闕不以力稱何則大
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末事特為百
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
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
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
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較如
白圭周人也

愚按白圭蓋當時之辨士歷遊齊魏中山二
十取一之言見於孟子謂新城君見於魏策
知中山齊之將亡與惠子辨難荅孟嘗君問
魏文侯問鄒公子夏后啓見於呂氏春秋非
徒以貨殖見者史公取其一節耳

璽出

史詮曰璽字屬上句讀出字本作函蓋以字
形相近而訛也函字別為句與歲孰相應正
實上文取我子意

地重索隱曰言重於耕嫁也

史詮曰猶言土厚也索隱注非

及秦文孝繆居雍隙

史詮曰繆公以前無孝公按本紀德公居雍孝當作德

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反索隱曰椽音逐椽也

劉辰翁曰索隱注陳椽猶經營繆當是楊姓陳姓因緣其間得所欲耳椽椽通余有丁曰按如劉說則楊字當移在平陽之下而又改椽為緣乃當愚按經營馳逐以解陳椽

索隱固無所出若以楊陳為姓不唯字義顛倒且史公方論各方風俗未暇以諸富人或其間也楊陳縱為人姓亦當如荷頓之監監郭縱之鐵冶以暨後所言程鄭卓王孫之屬皆有業可稽不當用空言相曉也須溪之說不可從

而民離捍少慮

愚按忿不思難也

北鄰烏桓夫餘

後漢書烏桓傳曰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

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曰以為號焉

魏志東夷傳曰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本屬玄菟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

浙江南則越

史詮曰言浙江以南俗則越省文爾

以故俗窳正義曰淮南子云古者民貪贏弱而之趨也徐李遠曰觀下文偷生無積聚則羸弱病足之說非也

是以贏吏又更富贏賈歸富不待傾也日知錄曰貨殖傳贏吏又更富贏賈歸富又曰貪賈三之贏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贏者知取知與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取之雖少而久又更富贏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註非

進醵飲食

揚慎曰進即博進主進之謂

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辨惑曰貧賤而羞固已甚謬而好語仁義者

又可羞乎

醢醬千瓠

顏師古急就章注曰瓠短頭長身之瑩也王應麟補注曰說文瓠似兒長頸受十升廣韻作缸瓠方言靈桂之郊謂瓠注今江東通名大瓮為瓠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貪賈未當賣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而

余有丁曰貪賈貴不肯賣反致失時故三之

廉賈貴出如糞土故五之

下有蹲鴟躑躅作鴟

楊慎曰躑躅同莊子紀他跋于窾水注躑也

愚按徐廣既有此釋則本文躑字應作跋

矣

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

華陽國志曰臨邛縣置鐵官有鐵祖廟祠漢

文帝時以鐵銅賜侍郎鄧通通假民卓王孫

歲取千匹故王孫貨累巨萬億鄧通錢亦盡

天下

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辨惑曰既言以其故則不必更云以曹邴氏也

周人既織漢書音義曰織非織音義

余有丁曰織非織音之織觀下轉穀百穀可

見正是織巧侈靡耳 愚按統字與前文相

應前云周人都河南即下洛陽街居是也其

俗織儉習事非即此既織之謂乎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

日知錄曰說文街四通道監鐵論燕之涿藺

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

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為天下名

都居五諸侯之衝跨街衝之路

為督道倉吏漢書音義曰督道倉吏

班馬異同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

註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

田畜人爭取賤賈賤賈金玉也

凌稚隆曰按賤賈即田畜價之賤者晉說不

知所謂 金姓曰按晉說宜注上文豪傑爭

取金玉句下

畫推埋去就

日知錄曰推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田農拙紫徐廣亦作日拙也

愚按徐廣既有此釋則本文拙字應作蚘矣

史記疏證卷第六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名喜也

愚按呂氏春秋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

前

以傳劍論顯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

金姓曰按序傳作不能傳兵論劍與晉灼所

引互異必有一誤

蒯賸玄孫印為武信君將徐廣曰張耳傳云

愚按武臣非自號也張耳陳餘號之耳劉敞

漢書刊誤曰此言當始皇時為武信君將則

武信君非武臣也項梁亦號為武信君然皆

非始皇時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

真德秀曰列儒者於陰陽墨名法道家之間

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而不知儒者之道

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其短者

吾道之所棄也談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如

此

形神騷動

史詮曰漢書駁動作蚤哀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劉子翬曰太史公以儒墨陰陽名法道德為六家較其長短而論其指要夫儒何所不通哉其論墨者曰強本節用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則墨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陰陽家曰叙四時之大順孔子曰行夏之時則陰陽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法家曰嚴而少恩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則法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名家曰正名實孔子曰惟名器不可假人則名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道家曰使人精神專一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道家之長吾儒之為也以其觀之則五家之長吾儒通之明矣其論儒者之短則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跡論儒也孔子曰予欲無言然則所謂六藝者果可以病儒者哉論儒之迹而不論儒之道非知儒者也不蔽於一偏不滯於一隅以之治世以之

脩身無不可焉茲所謂通儒也

使天下法若此

史詮曰漢書法作共

使人儉而善失真

董份曰墨者儉是矣若名家言儉似不可曉蓋此乃檢字因上有儉字寫者遂悞耳解曰檢者法也又曰檢者束也下文苛察繚繞即檢束之意也

目物與合

史詮曰漢書與合作與舍

上會稽振禹穴

楊慎曰子長自序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遊萬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是以為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春臼者當之噫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跡不到蜀志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悞愚按升庵此言殊為穿鑿下文云云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則徧遊萬里矣何乃以不經見石泉之禹穴
為誇乎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
神受紀

邵寶曰有天歷有人歷天歷始十一月甲子
朔夜半冬至如環無端終則復始太史公所
謂天歷此之謂也人歷合是而已故曰夏時
得天不得天不足謂之歷王者之正迭建政
正不改歷

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

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
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習學記言曰太史公言春秋之義本於公羊
董仲舒麓淺妄意非其實也然後世多以為
按據雖自命精深者猶隨其說余於春秋及
左氏傳既頗著見之今以遷所聞略疏其下
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又曰如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小子

何其學夫詩又曰夏禮吾能言之又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之於六藝蓋樂而學
之謂斯文之在也其所以脩春秋者史法未正
明義理未一舊章可續近事當明所以遺後
世者大矣若夫諸侯害大夫壅言不用道不
行而以是達王事者是欲大孔子而友小之
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
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
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習學記言曰若春秋如是而為王道之大則
詩書禮易豈其不如是而為王道之小此漢
人專門之說而後世學者信之以為孔子自
珍最後之書使其於道不深也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
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
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於於風樂樂所
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
道化春秋以道義

習學記言曰六經豈自為分別而各擅其長乎漢人之陋往往而是其中亦有遷自出意者不特董生語也夫專門者既視他經為無有而能盡知六經者又止於如此道何從而明哉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習學記言曰若書之仲虺湯誥武成論語堯曰咨爾舜至於舉逸民所謂撥亂世反之正矣春秋因事以明義雖其大指歸於撥亂反正然天子諸侯大夫之間節目甚多未易言

也公羊區區執藩籬之見開苛擾之門已則不正而何以反亂世於正乎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已皆失其本已

習學記言曰湯武以仁義拯桀紂之暴戾保諸侯之國家一本而已非各有本而失之也如公羊董生之說銖寸以度之則安能免此禍哉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

習學記言曰按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成王而成王執金縢之書以泣其君臣之際變而復正不以能知春秋為王也

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習學記言曰孔子曰未可與權可與權矣則不論經事變事惟其是而已故孔子自謂無可無不可也然經事變事上世固莫之分雖春秋亦莫之分也春秋之時事之變故不可勝道若以權合變則道將愈散何以反本若居末世不能反本而猶變之合則奚取於聖人春秋之學蓋不然也

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習學記言曰古無被人以空言而為義者春秋之時家異意人異說而義有隨以異者如趙盾許止及其他赴告書法多一時立義春秋不能盡正而有因之者非以是為當然也

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生者難知

習學記言曰此稱非春秋本義以法對禮乃

漢儒語也 學者必學乎孔孟孔子之言約

而盡其義孟子之言詳而義不遺今董生說

春秋至數百千言前後章義俱不盡雜然漫

載遷之言亦然學者以為是與孔孟同撓而

從之斯大患矣

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李陵義曰太史公舉

史通曰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乍是同

陵陷沒遂置於刑又似為陵所間獲罪於國

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

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

事者乎 董份曰李陵之禍謂陵降而太史

公救之帝怒下蚕室也正義疎謬每如此

金姓曰按正義誠疎然是襲衛宏之說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董份曰呂氏春秋蓋不韋當國時作也而云

遷蜀韓非說難蓋未入秦時所著也而云囚

秦古之文人取其意不泥其詞往往如此

作項羽本紀第七

鶴林玉露曰班固去司馬遷未久也已不知

史記書法如項羽本紀在高帝前陳涉世家

在孔子後皆有深意焉孟遷以秦焚典籍使

義黃至孔子之道幾於隨地涉與羽先後倡

為亡秦之謀可謂有大功於斯道故叙陳涉

世家云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

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

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

涉世家而叙項羽本紀則云秦亡其道云云

作項羽本紀蓋奮於鉏挺以亡秦者起於陳涉

項羽次之高祖又次之

大臣洞疑達意共所疑洞是洞

董份曰洞字恐是洞字蓋傳寫之誤耳今索

隱釋為洞達既洞達矣又何疑乎

問不容翹忽

困學紀聞曰出曾子天圓章間若璩曰曾子

云其間不容髮

申呂肖矣

日知錄曰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

削也滋甚義同徐廣註以為瘠者非

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辨惑曰嘉父之謀作齊世家嘉旦金滕作魯

世家其序燕云嘉甘棠之詩其序衛云嘉彼

康誥序宋則云嘉微子問太師序晉則云嘉

文公錫圭卷此類甚多夫史書實錄也事所

當記善惡必存豈嘉一事而後作乎

嘉文公錫圭卷

愚按錫珪卷者文侯此仍踵世家之誤詳見

索隱

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陳

余有丁曰按楚莊克陳以申叔之功而復之

故曰復國陳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

鄭樵曰湯武仗大義平殘賊易謂順天應人

烏可與陳涉同日而並議哉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

陳子龍曰三王世家太史公明言以冊文之

善而存之自應無他詳紀其云補作者非也

獵儒墨之遺文

鄭樵曰孟子距楊墨荀卿亦非墨子儒墨同異

矣豈嘗獵其遺文哉 長洲何焯曰獵儒墨

之遺文謂附見於傳諸子也明禮義之統紀

謂荀絕惠王利端謂益夫際或讀之不詳

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論曰漢書叙孟嘗傳第十六平原傳第十

五匈奴傳第五十二與史記不同

壯有溉

凌稚隆曰按上文長孺推之則下壯字疑

當作莊此鄭名也溉字下文疑有闕文

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

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辨惑曰夫酷吏倭幸類皆小人之立傳大抵

著其罪惡以為世戒而遷獨有取於此等然

則是非之謬豈特游俠偵殖之論哉

救之於危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

義者有取焉

鄭樵曰游俠之徒未足為煦煦子子之萬一

况能當仁義之重名乎

三王不同龜

愚按漢藝文志有夏龜二十六卷推此言之

則商周宜有龜書也

四夷各異

愚按龜筮傳云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史通曰自五經問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乘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目名之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火記為名 又曰尋史記

疆宇遼濶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叙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挿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競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 又曰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摠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王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

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權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並編此其所以為短也 又曰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弗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謹矣但區域既定而疆里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羸自翳伯至于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恠也



史記探源

史記探源

庚戌冬仲
多後骨



史記探源 序

吾友崔解甫所撰史記探源成其書凡八卷子讀而偉
之爲之敘曰甚哉古文學家之亂經學以亂政學賴此
書出而救正之也古者天生民而樹之君所以保民非
爲君而生民藉以衛君也故堯讓天下如釋重負舜視
天下之朝覲訟獄歸已則履天子之位而不辭文王稱
王周公攝王其道亦由是也古文學家主於專制政成
之世尊君如天故不許文王稱王禮記大傳乃有追王
之說不許周公攝王尙書金縢削其踐阼之文後世親
王宰相卑若輿臺小民之呼籲絕無由上聞而坊川一

史記探源 序

潰動成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之巨禍此其蔽也明王記
災異不記祥瑞所以資修省而不啟驕盈也古文學家
脂韋性成造爲嘉禾書序託之周公而堯時冀莢蓬蒿
之說轉由是出沈約作宋書創爲符瑞志而宋眞宗以
改年號明世宗以賞佞臣矣又其蔽也五德之說誣秦
爲不當五行之序劉歆用以帝莽班固轉藉以閭新於
是正統閏統之憲言帝魏帝蜀之異議自習鑿齒以下
紛曉不止不知以先朝之血盾爲正統乎秦漢以下力
強勢大者爲帝耳曹氏固漢之逆臣劉季非秦之亂民

史記探源

五五七

乎以統一九州為正統乎趙宋未嘗一日一統而得為
 正統王新一統十五年顧不得為正統又其蔽也分野
 之說以五星二十八宿為禹貢九州周家十二建國所
 割劇豈大九州諸國不共戴天乎即以周之建國言之
 春秋之初尚百餘國何以十二國外皆不應星象應星
 象者見凶祥當修德以禳之然則不應星象者遂可滔
 天虐民乎且大梁為趙分野東井為秦分野舉周之秦
 趙受封之歲歲星所臨而言然則於石趙姚秦何與而
 勒之興泓之亡亦應其象耶又其蔽也是皆古文家說

史記探源

序

一

啟之今文無是也是言今文則於古今中外政理無所
 不通言古文則無所不闕太史公時未有古文是書證
 其所本有辨其所本無豈惟有功於史學其有功於經
 學政學何如哉為述其大略質之天下後世之知言君
 子宣統二年歲次庚戌仲冬同邑朱祖謀



序曰科學日尚改良矣若中學之先是改良其惟經學
 乎攷據之學後人必勝前人非其才過古人也因前人
 所發明而加以探索則事半功倍也史記為五經總匯
 所述經師八家而已書易禮無異師申轅韓胡毋董無
 異說皆折衷於夫子而未有門戶之分也自有古文學
 始與今文分門晚出古文復與漢古文別戶於是岐中
 有岐乃有束髮受經皓首不通者夫八師真孔學古文
 偽孔學真孔學單簡偽孔學複雜舍簡就繁背真趨偽
 廢有限之時攻無用之學豈不可惜然作偽者既亂五

史記探源

序

一

經復亂史記通人有漸知其非者吾友歸安崔解甫先
 生於是有史記探源之作揚真汰偽執簡御繁於此求
 真孔學如超羊腸而徑鳥道焉此於真孔學為反本於
 偽孔學為改良是真二千年來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
 書矣自今而後真孔學其日昌乎宣統二年冬烏程施
 茂華

史記探源

解廬藏板

凡例

一卷一命曰序證法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而小變之

彼序其目錄此序其攷證各依義以立名也

一卷二以下依篇爲次法釋文依經爲次也

一正其文而錄舊本於下法杜子春易周禮字而錄其

故書也

一更其次而錄舊本於下法蔡沈尚書集傳攷定武成

而易其先後也

史記探源

凡例

一

一凡曰接者謂史記本文當如此接也凡曰止者當如

此止也凡曰至者省其文也凡用○者比其類與舉

其要也

一凡稱師謂山園也漢儒但稱師說宋儒猶然論語集

注愚問之師曰謂延平也今用其例師說已傳故不

舉其書名篇數亦有用其語如古書有某例之類出

自古書疑義舉例閱者自知不復稱引以省繁文

史記探源目錄

卷一

序證

要略

竄亂

春秋古文

終始五德

十二分野

告則書

史記探源

目錄

一

官失之

變象互體

古文尙書

書序

古文

傳記寓言

漢書

麟止後語

補缺

卷二

十二本紀

五帝本紀第一

夏本紀第二

殷本紀第三

卷三

十二本紀

周本紀第四

秦本紀第五

史記探源 目錄

二

秦始皇本紀第六

項羽本紀第七

漢高祖本紀第八

呂后本紀第九

孝文本紀第十 後人依漢書補

孝景本紀第十一

孝武本紀第十二 妄人錄漢書郊祀志

卷四

十表

三代世表第一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六國表第三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褚先生補

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六 同上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同上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同上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同上

史記探源 目錄

三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妄人所續

八書

禮書第一 妄人所續雜錄荀子禮論

樂書第二 妄人所續雜錄禮記樂記

律書第三 妄人錄漢書志

歷書第四 妄人錄漢書志

天官書第五 妄人錄漢書天文志

封禪書第六 妄人錄漢書郊祀志

河渠書第七 妄人錄漢書溝洫志

平準書第八 妄人錄漢書食貨志

卷五

三十世家

吳太伯世家第一

齊太公世家第二

魯周公世家第三

燕召公世家第四

陳杞世家第六

衛康叔世家第七

史記探源 目錄

宋微子世家第八

卷六

三十世家

晉世家第九

楚世家第十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鄭世家第十二

趙世家第十三

魏世家第十四

四

韓世家第十五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孔子世家第十七

陳涉世家第十八

外戚世家第十九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探源 目錄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王世家第三十 妄人所續

卷七

七十列傳

伯夷列傳第一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五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伍子胥列傳第六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商君列傳第八

蘇秦列傳第九

張儀列傳第十

樛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探源 目錄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平原君列傳第十六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六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卷八

七十列傳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探源 目錄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田儼列傳第三十四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妄人錄漢書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七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萬石君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匈奴列傳第五十	衛將軍列傳第五十一	平津侯主父偃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探源 目錄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small>妄人錄漢書</small>	東夷列傳第五十四 <small>同上</small>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small>同上</small>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small>同上</small>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small>妄人所續</small>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small>妄人所續</small>	汲鄭列傳第六十 <small>妄人錄漢書</small>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	-------------	----------	------------	-----------	-----------	---------	-----------	--------------	------------	------------------------------------	-------------------------------	-------------------------------	--------------------------------	------------	-----------------------------------	---------------------------------	---------------------------------	----------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small>妄人錄漢書</small>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small>妄人錄漢書張騫李廣利傳</small>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small>妄人錄漢書</small>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small>中章妄人所續</small>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small>妄人所續</small>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small>同上</small>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探源 目錄	無說者十篇管蔡蕭相國留侯世家三管晏白 起樂毅劉敬張釋之竇嬰韓安國列傳七也故 不錄
----------------------------------	--	----------	----------------------------------	-----------------------------------	---------------------------------	-------------------------------	----------	----------	------------	--

史記探源卷一

解廬裁板

歸安崔適

序證

要略

史記者五經之彙纂羣史之領袖也乃漢書已云其缺於是續者紛起見於本書者曰褚先生見於七略者曰馮商見於後漢書班彪傳注及史通者有劉歆等十六人案漢書亦有自言出自劉歆者藝文志曰錄七略律歷志曰錄三統歷是也乃儒林傳言經師受授與七略

史記探源

卷一

一

相表裏律歷志言六歷五德與郊祀志張蒼傳相牽屬

天文地理志言分野與五德相印證皆可其為歆作黃省曾西京雜記序謂班固漢書全取劉歆則不必然五行志上曰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與藝文志專稱左氏傳為得春秋真意相反豈歆謂乎白虎通義多主今文說惟今文家所無乃取古文說補之則五行志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而建初中乃成豈有積思二十餘年所成之書不著一字而襲取前人之乎當由歆固各有漢書後人雜錄兩家之言遂成合之旨歆出爾 史記之文有與全書乖與此合者亦歆所續也至若年代縣隔章句割裂當是後世妄人所增與鈔竹所脫其幸免乎此又有誤衍誤倒誤改誤解諸弊

要不若竄亂之禍為劇烈故下文專釋之

竄亂

劉歆之續史記非不足於太史公也亦既顛倒五經不得不波及龍門以為佐證而售其為新室典文章之絕技也其所以顛倒五經者劉向在成帝世刺取春秋災異作洪範五行傳端緒雖紛要以譏切世卿比例王氏為宗旨歆主翊戴新室務與向說相反於是奪孔子之春秋而歸之魯史自造書序百篇而託之孔子說皆詳下如是則孔子之宗旨頓渝而劉向之傳說皆謬矣又

史記探源

卷一

二

須多造古文經傳廣樹證據而辭繁旨博非歆一人之力所能勝任也乃徵天下有通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者皆詣公車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謬壹異說云此文載王莽傳適案歆所謂正乖謬者即正其父向之乖謬壹異說者以齊魯韓詩歐陽夏侯氏書為異說而壹之於所託之孔安國毛公云爾逸禮以下書名亦劉歆所造此千數人者孰不仰體國師嘉新公之意旨嚮壁虛造妖誣之言以備采納於是羣經皆受其竄亂而史

記爲五經門戶則亦不得不竄亂矣

春秋古文

史記儒林傳曰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太史公自序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余聞董生云云是太史公之於春秋一本於董生即一本於公羊其取之左氏乃國語也白序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可證是時無所謂左傳也劉歆破散國語并自造誕妄之辭與釋經之語編入春秋逐年之下託之出自中秘書命曰春秋古文亦曰春秋左氏傳今案其體有四一曰

史記探源

卷一

三

無經之傳姑卽隱公篇言之如三年冬鄭伯之車僨于濟是也夫傳以釋經無經則非傳也是國語也二曰有經而不釋經之傳凡傳以釋經義非述其事也如五年九月初獻六羽公羊傳曰何以書譏始僭諸公也是釋其義也左傳但述羽數此與經同述一事耳豈似傳體以上錄自國語居多亦有劉歆竄入者詳下三日釋不書於經之傳如元年五月費伯帥師城郕不書非公命也夫不釋經而釋不書於經則傳書者不當釋黃帝何以無典傳詩者不當釋吳楚何以無風乎彼傳不然則

此非傳也四曰釋經之傳務與公羊氏董氏司馬氏劉向之說相反而已如隱三年書尹氏卒譏世卿爲昭二十三年立王子朝張本也宣十年書齊崔氏出奔譏世卿爲襄二十五年弑其君光張本也雖使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者讀之當無異議矣左氏改尹爲君謂之隱公之母於崔氏之出奔曰非其罪也凡以避世卿之譏袒庇王氏而已此皆劉歆所改竄故公孫祿劾其顛倒五經毀師法班固曰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已乖也史記之文凡與左氏傳同有真出自左邱明

史記探源

卷一

四

者列國世系及政事典章之屬是也出自劉歆者詳下五節

終始五德

劉歆欲明新之代漢迫於皇天威命非人力所能辭讓乃造爲終始五德之說託始於鄒衍說詳孟荀列傳又增呂氏春秋十二紀於春日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於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於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於秋曰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於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凡十句月令因之適案淮南時則訓錄自十二紀無

此十句天文訓有之當是後人竄入不然何以此篇與之異可證呂氏本亦無之

今有者歆所竄入也紀又曰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

雷秋祀門冬祀行此白虎通所謂五祀也左昭二十九

年以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為五祀與此紀五神之

名同而五祀之說異可證其為歆說猶之黃帝顓頊帝

嚳堯舜乃孔子所謂五帝此紀去帝嚳堯舜而列太皞

炎帝於黃帝之前增少皞於黃帝之後以為五帝則五

帝之說亦異漢書王莽傳曰予惟黃帝帝少昊帝顓頊

云云是增少昊為五帝而分配五德固自歆為莽典文

史記探源 卷一 五

章始矣歆所以為此說者由顓頊水德而下嚳木堯火

舜土夏金殷水周木秦說在下漢復為火新復為土則新之

當受漢禪如舜之當受堯禪也後漢書賈逵傳逵奏曰

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如令堯不

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塗達此奏正足與歆意相發明

特達以媚漢歆以佐新意旨不同爾歆之所言固自以

為密合矣然其所為三統歷與郊祀志而後人削為封

禪書者詳武帝本紀下夏德之屬金屬木也殷德之屬水屬金

也周德之屬木屬火也秦德之屬金屬水也漢德之屬

水屬土屬火也不合者一謂秦水德而尚黑漢火德而

尚赤則夏尚黑非金非木殷尚白非水周尚赤非木不

合者二謂周木德漢火德秦為金德櫟陽雨金秦獻公

五行之序案漢果火德則秦為金德櫟陽雨金秦獻公

自以為金瑞故作畦時祀白帝嫗哭白帝子可證推五

勝之義漢火勝秦金秦金勝周木秦非不當五行之序

也秦果水德則漢為土德黃龍見成紀可證漢土勝秦

水秦水勝周火秦仍非不當五行之序也不合者三所

載張蒼公孫臣賈誼司馬遷之言皆歆偽託不足信也

史記探源 卷一 六

古無終始五德之說則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其義何

居曰此因三正不緣五德也白虎通三正篇引禮三正

記曰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

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

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

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為人

正色尚黑也尚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

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以

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是則易服色之義自

改正朔而出豈由終始五德耶王莽傳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服色配德尚黃犧牲應正用白是則別服色於正朔之外而屬之終始五德亦自歆爲莽典文章始於史記則竄入黃帝泰始漢高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張耳傳也詳各篇下通篇皆僞者不在此列以下稱是

十二分野

春秋所記災異劉向以爲某事之應者劉歆必指無事可攷之國以當之入五行志如隱公三年正月己巳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戎執凡伯鄭獲魯隱之應劉

史記探源

卷一

七

歆則謂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以是時燕越之事於國語世家皆無攷故也又託爲他國他事之應入之左傳如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董仲舒劉向以爲王室亂災入郢之應左傳則謂宋衛陳鄭火作之象而分野之名以立分野者以地之十二國繫天之十二次何謂十二次分二十八宿隸之律歷志謂自斗至女爲星紀自女至危爲玄枵自危至奎爲諏訾自奎至門爲降婁自門至井爲大梁自井至柳爲鶉首自柳至張爲鶉火自張至軫爲鶉尾自軫至氐爲壽星自氐至尾爲大火

自尾至斗爲析木是也然與地理志不同此志以初軫十二度終氐四度爲壽星之次彼志則自井六度至亢六度矣此志以初尾十度終斗十一度爲析木之次彼志則自危四度至斗六度矣又析十二分野爲十三二志同出漢書乖異若是以十二國繫十二次者保章氏鄭志引堪輿曰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鶉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賈疏謂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適案周語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歲

史記探源

卷一

八

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此爲賈疏所本然以左傳核之一顛頊之虛也昭十年以爲齊十七年以爲衛八年九年以爲陳矣一陳也九年謂之水族十七年爲之火房矣一鄭也襄二十八年以爲龍星注謂角亢疏曰卽壽星昭十七年乃曰祝融之虛則是大火矣趙魏韓三國同時鄭注有趙無韓魏地理志魏同晉韓同鄭然命三家爲諸侯皆在威烈王二十三年則歲星所次同矣志以趙屬大梁魏屬實沈韓屬壽星則相去六歲豈可通乎以十二國徵十二國以左傳校左傳矛盾層累如

此又有以十二辰與十二州之說繫十二次矛盾更甚以無與於左傳姑弗論其說實創自劉歆有三證焉爾雅之名始見於王莽詔書即所徵之千數人受歆之意旨而作者也釋天玄枳虛也顛頊之虛虛也與冬其帝顛頊之說皆當北方水位合五德劉歆所創則分野可知證一也書伏傳詩毛傳周本紀周之始年皆謂文王受命之年案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武王上祭于畢十一年武王伐紂如十一年歲在鶉火則元年在壽星壽星乃周之分野國語以鶉火當之是以武王伐紂為

史記探源

卷一

九

周之始年豈周之冷州鳩已通漢之古文學乎此必歆所竄入證二也漢書五行志中之上曰夏侯始曰夏侯勝許商教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下之下凡主分野皆劉歆說問有入董仲舒劉向語者亦為後人竄亂不然不當云劉歆傳獨異矣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楚靈王弑君陳公子招殺世子之應劉歆以為魯衛分左傳曰魯衛惡之是歆說與左氏同與仲舒向並異證三也於史記則竄入十二諸侯年表齊宋鄭世家張耳傳也

變象互體

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成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又曰易六書而成卦至於成卦之後不言六爻有變象有互體也杜預始發此例則是說之出晚矣故鍾會論易王彌作注皆無互體為程子所深取左莊二十二年傳筮得觀之否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妻太嶽之後也注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為否巽變為乾故曰風為天適案觀三五五為艮否二互四亦為艮艮為山故曰山曰嶽也是此年之

史記探源

卷一

十

傳於易之變象互體實兼之矣豈周太史已通漢學乎此必劉歆竄入又竄入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陳晉魏田齊世家也以上皆無經之傳與有經而不釋經之傳之屬

告則書

左傳謂春秋本魯史魯史本赴告告則書不告則否然則春秋褒貶之權全秉於赴告者之手孔子何為以竊取其義知我罪我自任乎經書列國君卒之日傳輒以為赴之日別記卒日於前然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

卒昭十年七月戊子晉侯彪卒皆經傳同日已無解於
赴之太速矣襄公二十五年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
光亦經傳同曰下文且曰辛巳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
辛巳者後乙亥七日也古書計日皆連本日數之是日太史始書於
國史然後赴告他國至速亦同日爾何由先七日起乎
莊公八年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傳乃在
十二月先赴而後弑乎公薨及魯大夫之卒以魯史書
魯事無待於赴此必薨卒之正日也而於各國之君乃
舍其卒日而書赴日經義如是之參差乎經文明書其

史記探源

卷一

十一

日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公羊傳曰甲戌之日亡己丑之
日死而得是也卽實弑而書卒亦非因赴告之文也鄭
伯髡頑卒于操不言其大夫弑之爲中國諱也陳侯朔
卒公子招貶不稱弟不言其弑以楚之託乎討招以滅
陳陳之滅自招致之其罪更重於弑君也蓋春秋者孔
子託義之書非列國記事之史若左邱明作國語則異
是據各國之別史最爲一家之總史如陳壽三國志李
延壽南北史之比本不與春秋相比附何得有釋經之
語劉歆傳曰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此語頗持兩端

史記探源

卷一

十二

傳自解經何待歆引歆引以解則非傳文此傳歆所自
作非所謂誣善之人其辭游者耶然左氏解經之傳歆
始爲之則歆固自言之矣創爲赴告則書之說緣其古
文經傳是非與春秋相反故託是說示人以春秋非孔
子作不過雜錄各國赴告之文則其褒貶是非皆不足
據不如古文學說爲足據也於史記則竄入十二諸侯
年表齊陳鄭世家也

官失之

孔子據各國史記而作春秋筆之削之斷自聖心無所

謂官失之也如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傳曰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何氏於朔在前注曰謂二日食象君行暴急外見畏故日行疾月行遲過朔乃食失正朔於前也朔在後注曰謂晦日食象君行懦弱見陵故日行遲月行疾未至朔而食失正朔於後也然則官何失之有劉歆欲奪春秋於孔子而歸之魯史故於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

史記探源

卷一

三

之竄其說入左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又竄入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也以上皆釋經之傳之屬

古文尙書

劉歆假託古文經傳之所出於尙書為獨詳今依其說折之藝文志錄七略曰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茲多於是矣此數語史記儒林傳亦有司馬遷從安國問故

遷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適案五宗世家魯共王用孝景前二年立二十六年卒景帝在位十六年則共王卒於武帝即位之十一年即元光五年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則末年安得有共王不合者一孔安國以今文讀之需歲月幾何乃越四十餘年至巫蠱禍作之年而始獻之乎且安國若有得古文尙書事何以孔子世家不言但曰安國為今皇帝博士遷臨淮太守蚤卒漢書倪寬傳寬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補廷尉史廷尉張湯薦之亦見史記儒林傳亦百人竄入詳本篇下百官表湯

史記探源

卷一

古

遷廷尉在元朔三年是安國為博士在元朔三年以前使其年市踰二十至巫蠱禍作已過五十是時尙在安得云蚤卒既云蚤卒安得獻書於巫蠱禍作之年耶荀悅漢紀云安國家獻之此家字亦知安國之年不及巫蠱禍作而增然安國有子印何不云孔印獻之而於安國下增家字彌縫之跡甚彰不合者二世家但曰安國為博士不自言從之問故也自序云太史公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於其父所受業尙言之甚詳若遷自從安國問故何得不言漢書遷傳亦不言惟於儒林傳

言之且太史公生年亦不及武帝之末七略言武帝末
魯共王得古文尙書而後安國獻之邈亦何由從之問
故耶不合者三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曰或以尙書爲
備則自歆以前經師所傳固以孔子所定之書伏生已
備非殘缺之本也史漢皆言歐陽生事伏生授倪寬寬
又受業孔安國不言安國所受業其爲家學可知歐陽
大小夏侯之學皆自寬出寬自伏氏出又自孔氏出則
孔氏之書與伏生同矣不然寬何不以所異者互補必
待孔壁古文出而滋多耶伏書備則孔書亦備安所得

史記探源

卷一

五

滋多之古文而邈從之問故耶不合者四古文說與古
文經本不同物七略曰壞孔子定得古文數十篇皆古
字也儒林傳曰孔安國以今文讀之皆謂古文經非古
文說也七略雖云尙書傳四十一篇不注作者姓名惟
東晉梅賾所上僞孔安國序有承詔作傳之文亦非漢
儒所及料也後漢書儒林傳曰杜林傳古文尙書賈逵
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見於楊倫傳末然則賈
逵以後乃始有古文說太史公何從載之不合者五儒
林傳遷載古文說之言當出馬融後漢書列女傳班彪

女昭兄固著漢書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踵而成之後
又詔馬融兄續繼昭成之案融爲古文學續當同之尙
書自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後太哲後得附入大小夏侯
書中篇各爲卷七略曰經二十九卷是也劉歆僞託孔
安國所傳造古文十六篇亦篇各爲卷又造書序百篇
合爲一卷與大小夏侯所傳二十九卷雜書之七略曰
古文經四十六卷是也馬鄭雖古文家不爲十六篇作
傳注惟爲二十九篇作之於是用古文之學而釋今文
之經儒林傳所謂古文說是也及漢古文亡而習古文

史記探源

卷一

六

出去馬鄭本太誓而別造太誓亦雜伏書二十八篇書
之且僞作傳亦託之孔安國是後伏生今文之經轉附
梅氏古文而傳篇名雖今而文字章句皆古矣復求一
二零章斷句之真今文經與說皆惟史記是賴所載堯
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諸篇絕無古文說詳堯舜夏本
紀宋魯世家下漢書儒林傳謂多古文說不合者六也
晉出古文之僞閻百詩惠定字言之已詳且於史記關
係甚少故不之及

書序

此亦劉歆所作託之孔子然亦穿鑿史記以寘宅其鬼
賊也三代世表曰孔子次春秋序尚書猶曰序春秋次
尚書也孔子世家曰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
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此序字與追跡之跡上紀之
紀對文同義下復總括之曰編次皆謂次序之序非序
跋之序也七略據此而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
其說鑿矣孟子曰湯崩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乃序太甲
之事殷本紀與之同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直以
為太甲繼成湯而立豈孔子之數典忘祖歟抑稽古之

史記探源

卷一

七

力不如孟子歎其厚誣孔子明矣今可證其為劉歆作
者四焉漢書王莽傳遣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豪
良願等使獻地願內屬曰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
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乃造唐叔得不異母同
穎之說作嘉禾書序以張其本太平御覽休徵部引大
傳略說周公踐阼朱草暢生又曰周公輔幼主不矜功
則冀莢生此亦後人所依託古人第言咎徵藉以修德
故洪範五行傳止詳災異不及祥瑞王莽傳班德祥符
命福應等篇於天下言黃龍見成紀并石金匱雌雞化

為雄之屬始飾災異為祥瑞唐叔之時安得此矯誣之
說耶證一也新受漢禪取法舜受堯禪莽傳曰子前在
大麓又曰流棊于幽州放尊于三危殪降于羽山凡事
比跡重華堯既有典舜豈可無是則舜典之名亦為新
室而作故不及顧舜之事業已詳於堯典也今之舜典本堯典文
晉時始割慎微五典以下為之證二也周本紀周受命九年武王上祭
于畢十一年伐紂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大傳武
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為周之釋走之朝鮮封之箕
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

史記探源

卷一

六

而問洪範是問洪範在克殷後二年箕子自朝鮮來也
書序曰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直謂
勝殷之年即以箕子自朝歌歸周矣正與三統歷文王
受命九年而崩後四年武王克殷以克殷為在十三年
合證三也列子楊朱篇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燕
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案召公
疑之者疑其踐阼也阼王位也祭統云君袞冕立于阼
是也書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
不說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

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案此謂不說周公列臣位與不說周公踐君位義相反對凡與太史公說相反對者皆歆說也證四也是則書序之文固非太史公所及知亦非史記所應載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以記動爲春秋記言爲尙書然則史記亦記動之書不當有記言之體故五帝本紀錄堯典文而不引堯典篇名殷本紀錄西伯戡黎文而不舉西伯戡黎篇名宋世家錄微子洪範文亦然錄其文所以記動也非爲記言故不錄其篇名此太史公本文夏本紀禹乃行相

史記探源

卷一

九

地宜所有以貢殷本紀盤庚乃告論諸侯大臣周本紀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又曰誓已秦本紀乃誓於軍曰又曰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魯世家周公藏其策金滕匱中晉世家周作文侯之命王若曰雖寓篇名仍是記動亦太史公本文至若夏本紀之甘誓文殷本紀之高宗彤日文魯世家之無逸胙誓文燕世家之君奭文亦太史公所錄而繫其上下文曰作甘誓曰作高宗彤日及訓曰作無逸曰作胙誓曰作君奭并錄篇名實兼記言之體與全書不類必非太史公語也更有無文可

錄如殷本紀伊尹入自北門見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此文更屬不類二人之言行無攷何所藉以發明而史記載之乎故無論其篇名爲今文古文凡曰爲某事作某篇者皆劉歆之徒據書序竄入也如夏殷周本紀齊魯衛宋世家篇中夥矣

古文

七略曰古文尙書及論語孝經然則論語孝經而書以古文亦當曰古文論語古文孝經必與經名相屬始見其爲何經之古文乃五帝本紀贊曰總之不離於古文

史記探源

卷一

十

者近是仲尼弟子傳贊曰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太史公自序曰年十歲則誦古文此等古文謂何經耶惟說文解字有此名別於小篆籀書也此又非其例也直不成語矣此不通文理者所增竄不當歸咎劉歆矣餘詳各篇下

傳記寓言

又有誤認傳記寓言爲實錄附錄之以期詳備致與上下文相衝決者亦史記之累也寓言之類有三曰託名曰託言曰託事託名者古實無此人設爲此人之名與

其言行以發其所欲抒之意見如許由務光之屬是也
託言者以所言之意為主託為古人之問答以發明之
非謂真此古人之言也如列子楊朱篇晏平仲問養生
於管夷吾莊子盜跖篇孔子與柳下季為友說苑告犯
諫平公介子推行年十五相荆孔子使人往視之類是
也託事者以時事為主設為古人之事以譬喻之不必
古人真有此事也如燕世家蘇代曰禹薦益而以啟人
為吏啟與友黨攻益奪之天下為子之謀盜國發也後
漢書孔融與曹公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為魏
文納甄后發也竹書紀年為魏晉間人所造謂堯老而
德衰為舜所囚史通略為山陽公陳留王發也謂太甲
殺伊尹文丁殺季歷為高貴鄉公欲討司馬文王發也
然則舜舉十六族周公為成王禱疾事類此矣說詳五
帝本紀魯世家蒙將軍傳下

漢書

凡史漢文同有漢錄史者有竄漢入史者漢錄史者姑
弗論竄漢入史者如平準書曰漢興接秦之敝上無所
承不似起語漢書食貨志上云始皇并天下男子力耕

史記探源

卷一

三

不足糧餼女子紡績不足衣服此明言秦之敝故下承
以漢興接秦之敝豈非書截志之上文乎末云是歲小
早上令百官求雨卜式曰宏羊令吏坐市列販求利亨
宏羊天乃雨下無所接不成收語且突然而止直似宏
羊果亨而天果雨者志下云武帝拜宏羊為御史大夫
明式言之不用而趨遷宏羊也豈非書截志之下文乎
五宗世家廣川惠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
忠等文自此止漢書景十三王傳下云又告中尉蔡彭
祖捕子明云云此後人錄傳入世家時偶爾中輟續書
時忘其未畢而別錄膠東王事也十二諸侯年表不可
以書見也下接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云云
今取七略魯君子左邱明等語從中插入致上下文相
隔絕說詳彼篇下漢書司馬相如傳贊曰司馬遷稱云
云揚雄以為云云此班固兼引遷雄之辭竄漢入史者
仍太史公曰之文去贊曰司馬遷稱六字遂成太史公
引揚雄語矣是則平準書者斷頭剛足之食貨志也五
宗世家廣川惠王章者樞胸斧腰之景十三王傳也十
二諸侯年表序論者剖腹納肝之七略也太史公稱揚

史記探源

卷一

三

雄語者改頭換面之班贊也前一類全錄漢書後三類
史漢雜糅全錄漢書者補缺也史漢雜糅者續竄也麟
止後語亦是也

麟止後語

太史公自序曰故述往事思來者卒述陶唐以來至于
麟止集解張晏曰武帝獲麟以爲述事之端上包黃帝
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然則孝武本紀當止於
元狩元年冬十月獲麟猶春秋止於哀十四年春獲麟
也是時尙以十月爲歲首元狩之冬猶春秋之春也年

史記探源

卷一

五

表世家列傳稱是乃篇末更載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
以來至太初而訖卻踰麟止年限二十二建元以來侯
者年表末褚先生曰太史公記事盡于孝武之末又踰
太初年限十四集解索隱正義皆謂終于天漢猶介乎
其間爾更校全書酷吏傳載杜周捕治桑宏羊昆弟子
且及昭帝元鳳間事矣楚元王世家城陽王景菑川王橫卒
帝地節年號矣齊悼惠王世家城陽王景菑川王橫卒
將相名臣表薛宣爲丞相且載成帝建始鴻嘉年號矣
此史通所謂衡衡史岑等相次撰續者耶亦後人據漢

書竄入耶要之太初而訖者褚先生補託之太史公者

也盡于孝武者後人所續託之褚先生者也說詳年表

第六第八下孝昭後事無所用其託矣太史公所作自

當踐其至於麟止之言今可證成其說者八焉自序引

其父談及壺遂之言比之於春秋漢時亦有獲麟之事

此下載難逢之機會必不冝舍而踰之一也漢書公孫

宏與卜式倪寬同傳主父偃與嚴助朱買臣吾邱壽王

終軍同傳史記止爲宏偃作傳以宏相偃誅在麟止前

故也後此不爲之傳他人姑弗論若終軍者非自序所

史記探源

卷一

五

謂忠臣死義之士其所欲傳者耶軍之對策以獲麟死
節在太初如史記訖于太初何不爲軍作傳而不爲之
傳非以至於麟止故耶二也外戚世家竇姬長男爲太
子王夫人生男爲太子衛子夫生男名據是則景帝武
帝爲太子皆不名獨於衛太子名何耶未立爲太子故
也立據爲太子漢書武帝紀在元狩元年四月在獲麟
後前此猶是皇子故名若訖于太初安知太子之終廢
而名之耶三也別傳終於淮南衡山王以其獄在麟止
前一月也說詳本篇下四也自序大序之末既曰卒述

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小序之末又自為一節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與上文年限起訖皆異其為續竄甚明五也漢書司馬遷傳有至于麟止之言無太初

而訖之語六也揚雄傳曰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

止惟遷傳贊云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故傳云太初以後闕而不錄與此二傳意分爲三豈似一人之言更以彪語證之可見天漢太初二說皆非固語亦後人竄入也七也後漢書班彪

傳曰太史令司馬遷上白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

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上文亦有太初以後不錄之言與此乖異乃范氏信偽班固語不如彪言八也凡此皆可為至于麟止之徵驗此者據

為得實也

史記探源

卷一

漢書竄入也

補缺

漢書司馬遷傳曰十篇缺有錄無書注張晏曰亡景紀

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

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新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

武帝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

也師古日序日無兵書劉放日即律書通案今之篇目

篇文不但非太史公之舊亦非班固張晏時之舊今十

篇皆補無一缺者轉視班張時為備矣其可信耶正足

為殘缺益多之反比例也武紀等篇亦非褚先生補入

書皆贗鼎斤斤於兵書律書之辨枉尋直尺而已惟景

紀傳新列傳轉不似缺今姑舍是證其為通篇皆偽者

二十有九文紀一武紀二年表第五至第十八八書十

三王世家七張蒼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循吏汲鄭酷

吏大宛侯倖日者龜策等十二列傳九是也惟年表

第五至第九當是褚先生補餘皆非才妄續說詳各篇

下

史記探源

卷一

美

歸安崔適

十二本紀

五帝本紀第一

案太史公自序曰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然則此紀之錄本當爲陶唐本紀與夏殷周秦本紀一例而上系黃帝下兼虞舜猶周本紀上系后稷下統武王之比且世家始泰伯列傳始伯夷表讓德也是則本紀始陶唐又可比例而得者後人改爲五帝本紀遂增

史記探源

卷二

一

自序篇末云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顯與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之言相抵牾由是增竄全書者至太初不足至征和後元復不足下及昭宣元成之世此淮南子所謂鑿一孔而開百隙者矣

節用水火材物接黃帝二十五子

案各本中云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此非太史公言也是時尚無五德之說詳序證五德節然則黃字之義何居曰白虎通義篇曰黃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事不易黃帝始作制得其中和故稱黃帝也證

篇曰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名黃自然也後世雖聖亦得稱帝不能立制作之時故不得稱黃也然則黃帝稱黃豈與蒼赤白黑爲輩乎土德之言依三統歷竄入也今正

嫫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其二曰昌意○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自玄囂與嫫祖皆不得在位

案此文出自五帝德帝繫姓孔子答宰我之言也漢書律歷志曰春秋傳言鄭子據少昊受黃帝黃帝受

史記探源

卷二

二

炎帝炎帝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爲土德帝德考曰少昊曰清濟者黃帝之子清陽也上生金故爲金德春秋外傳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王莽傳曰予惟黃帝帝少昊帝顓頊云云乃言少昊卽帝位於黃帝顓頊之間且以少昊爲清陽並與此紀言顓頊繼黃帝玄囂爲青陽不得在位意異又見於王莽傳明是劉歆所作爲莽以土德應受漢禪之張本而少昊實無其人也賈逵曰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宜也然則

少昊之名出自圖讖圖讖出自哀章哀章仍受意於劉歆者也少昊子虛則少昊之子重該修熙冥也左二十九窮奇也文十八年傳亦皆烏有先生而已帝堯者名曰放勳

案各本無名曰二字脫也今依舜本紀名曰重華夏本紀名曰文命補彼有名曰二字此不當無也此名字非自命也之名猶號也諡也文選洞簫賦幸得諡為洞簫兮彼假諡為名猶此假名為諡也是時雖無諡法而有其意堯舜禹皆名放勳重華文命猶後世

史記探源 卷二 三

之徽號也集解以堯舜禹為諡則論語堯曰咨爾舜尚書舜曰禹女平水土豈生而有諡耶舜禹皆名則堯可知矣

日中星鳥

案尚書僞孔傳曰鳥南方朱鳥七宿也疏曰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龍形西方虎形南方鳥形北方龜形此經舉宿為文不類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此言小誤若是則總舉七宿四時皆可何獨於春

自有惟宜於春之故蓋火為十二次之一若春亦舉其一次乃為鶉火與三方之一名者不同虛昴皆七星之中若春亦舉中星當曰日中星星二字同文又與三時星名不類故曰星鳥此見古人修辭之誠歲三百六十六日

案尚書作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上下皆言日數中舉句數文奧難曉若順文解之直似三千六百六日矣故太史公易之如此

以閏月正四時

史記探源 卷二 四

案漢書律曆志曰陰曆者先朔月生陰曆者朔而後月生今案先朔月生者以二十四氣定歲也朔而後月生者分閏成歲也堯時置閏始用陰曆帝嚳以前尚用陽曆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此亦文化漸進之端也

似恭漫天○洪水滔天

案列子天瑞篇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張湛注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荀子不苟篇曰天地比楊倮注

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此二天字之義
正復當爾猶言到處皆然也自來注尚書及史記者
皆未見及此

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

案尚書作納于大麓伏生大傳曰納之大麓之野野
即山林川澤也此今文說也王充論衡正說篇曰試
之於職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古驗篇曰堯使舜
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
迷惑應劭風俗通義山澤篇曰堯禪舜納于大麓麓

史記探源

卷二

五

屬于山者也此皆所以發明今文說也漢書王莽傳
張竦稱莽功德曰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
宰職填國家四方輻奏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
風雷雨弗迷公之謂矣又莽曰予前在大麓論衡正
說篇尚書曰人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錄三公
之位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吉若疾
風大雨王肅注尚書曰麓錄也是古文家改山足曰
麓之義爲大錄萬幾之政爲王莽居攝而作也鄭注
大傳乃合山足曰麓麓錄也二義而總釋之此合古

今文說而一之也猶之五行傳思心之不容鄭注容
當爲睿睿通也此用古文改今文也段氏古文尚書
撰異不達此義乃至例認今古不思野非山林川澤
之謂乎史記本自大傳此豈古文說乎

舜讓於德不懼

集解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懼也索隱古文作
不嗣今文作不怡怡即懼也謂辭讓於德不堪所以
心意不悅懼也

案漢書王莽傳陳崇奏曰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

史記探源

卷二

六

上名公女爲首公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於
德不嗣公之謂矣是古文家改不怡爲不嗣爲莽辭
讓納女爲后而作也撰異曰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曰
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章懷太子注前書曰舜讓于
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玉裁案云前書者王莽傳
文竦奏用今文尚書也俗本依古文改爲不嗣而師
古不辨適案章懷所見漢書作不台轉是後人依今
文而改師古所見方是原本惟作不嗣乃爲謙退固
辭之證即章懷注台讀曰嗣下亦引光武卽位固辭

至於再三之文足與竦奏相印證若竦奏從今文作不台則於上文謙退固辭意轉不相屬矣然莽傳固當作不嗣堯典自當作不怡不怡者將受終于文祖而懼不勝任也若不敢嗣帝位又何以受終文祖乎益可見古文尚書乃歆為莽作故於本經義多穿鑿附會也

文祖者堯太祖也

集解鄭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索隱尙書帝命賡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

史記探源

卷二

七

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

案撰異曰堯太祖蓋謂黃帝集解引鄭注解之相去萬里此說是也五天帝之說自五人帝而生皆以五德配五色古文家始有此言緯書復為五天帝造名春秋文耀鉤曰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與尙書帝命賡文小異緯書出哀平間與古文經傳同時皆劉歆與所徵于數人作殷周本紀雖有吞卵踐跡之言不謂契為白帝子稷為蒼帝子也豈應以文祖為赤帝乎鄭謂赤

帝乃天帝也古文說此謂黃帝乃人帝也今文說裴馬之解援古亂今矣

五玉

集解鄭曰卽五瑞也執之曰瑞陳列曰玉

案鄭君兼注今古文者白虎通引亦作五玉此今文也漢書郊祀志亦劉歆故作五樂師古曰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此古文說也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接象以典刑流宥五刑

史記探源

卷二

八

案上言賞功下言罰罪文相承接豈不甚明各本中有肇十有二州決川二句遂致賞罰之辭從中截斷此必古文家插入也集解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於是為十二州適案禹貢九州冀青徐兗豫揚荆雍梁也周官職方氏無徐梁而有幽并爾雅釋地無青梁而有幽營是幽并營三州周官爾雅以易禹貢之青徐梁也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地理志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

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然則既增幽并營仍不廢徐梁雍自武帝時始爾王莽傳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義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家廓地遼遠不可爲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今案武帝紀地理志皆云漢置十三州則莽傳謂漢凡十二州當是十三州之譌故謂之不應經義而以十二州爲應經義然十二州亦本無此經義也乃撰舉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史記探源 卷二

九

三句竄入堯典以張其本又竄其說入大傳改肇爲兆鄭注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案分星說見序證分野節分野亦十二正與州數相應州各有鎮山亦與職方氏相應皆可見其爲劉歆作乃去封十有二山句而竄人此紀也今刪

四嶽咸薦舜曰可接舜耕歷山至三年成都接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至堯九男皆益篤接堯乃賜舜絺衣與

琴

案三年成都以上皆四嶽薦舜之辭故堯遂以二女妻之使九男事之以觀其內外也各本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至九男皆益篤一節在舜耕歷山句上豈舜尙無所表見堯遂妻以二女乎又豈舜居媯汭後復親耕稼陶漁之業乎此必文有倒亂也今訂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接入于大麓

史記探源 卷二

十

數五教何爲索隱謂禹在八愷之中契在八元之數適案禹契名列九官卽以應聖當舉陶餘十三族皆不得與何也杜注左傳以垂益禹皋陶之倫當八愷以稷契朱虎熊羆之倫當八元然於元愷之數復遺其半且蒼舒隕欽仲堪叔獻諸人於堯典人名終無可比附乖異者一八愷爲高陽氏子稱之曰世濟其美構柅爲顓頊氏子左傳曰世濟其凶顓頊卽高陽也言八愷則世德本自高陽言構柅則顓頊亦爲凶父豈吉德凶德備於顓頊一身乎乖異者二八元爲

高辛氏子左傳稱其名有伯奮季仲伯虎季狸昭元年傳及鄭世家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然則高辛氏既生摯堯稷契見夏本紀又生八元復生閼伯實沈閼伯視伯奮伯虎究孰為伯實沈視季仲季狸究孰為季乎摯堯稷契伯乎仲乎叔乎季乎乖異者三然則舜舉十六族殆亦堯得伯陽續耳見呂氏春秋禹得橫革直成見荀子之比後儒不能舉之與堯典人名相比附此何以異之且渾沌窮奇檮杌饕餮亦與謹兜其工鯀三苗名義不類左傳疏曰此傳安

史記探源

卷二

十一

恩宣公故言不能去辭各有為情願增其學者不可即以為實則孔穎達輩固知其為寓言矣然左傳不舉堯典上下文猶相屬此文兼之乖異者四又云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於是四門辟言無凶人也案堯本紀曰賓於四門諸侯遠方賓客皆做同一賓於四門句於彼訓為敬禮賓客於此解作擯棄凶人乖異者五此必妄人竄入也今刪

命十二牧

案此即大傳所謂四嶽八伯也白虎通封公侯篇曰

唐虞謂之牧何尚質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案此似漢刺史監太守之制然不曰十二州之牧亦可見今文尚書無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之文也不然以十二州之牧釋之豈不甚便何待蔡傳哉

黎民始饑

集解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饑祖始也

撰異曰漢書食貨志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孟康注

祖始也古文言阻周頌思文鄭箋昔堯遭洪水黎民

史記探源

卷二

十一

阻饑正義引注曰阻讀曰阻阻厄也蓋壁中故書作阻故鄭云阻讀曰阻阻厄也學者既改經文作阻則注文不可通乃倒之曰阻讀曰阻經書此類甚多

五流有度五度三居

正義度音徒洛反謂度其遠近為三等之居也

案此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作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王制注引之正義引鄭注曰宅讀曰咤懲刈之器謂

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刈知作宅為古文作度為今文

者尚書三危既宅夏本紀作既度是降邱宅土風俗

通作度土此其例也

女二十有二人

集解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勅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嶽凡二十二人

案二十二人之數可如是之任意棄取乎四岳乃薦舜者豈亦居官未久待舜而始勅命乎上云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適案自禹至彭祖共為十人加以十二牧乃為

史記探源

卷二

三

二十二人也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

案此今文尚書說也今文尚書作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此云年三十堯舉之即所謂三十徵庸也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即上文所謂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尚書所謂二十在位也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即上文所

謂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也

踐帝位三十九年崩即尚書所謂五十載陟方乃死

自攝政八年居喪三年在位三十九年合為五十載

也孔疏鄭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

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

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適案鄭讀三十二

句絕雖與此異然不作登庸三十而云二十義與此

同段氏謂鄭君以今文正古文是也古文尚書乃作

三十在位王肅注曰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又注

史記探源

卷二

四

五十載陟方乃死云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

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

王肅注即偽孔傳釋文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

亡舜典一篇以王肅注頗類孔傳故取王注從慎微

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適案王肅亦傳古文尚

書者則作三十在位是古文而此注為古文說也本

紀異是則非古文說凡太史公所錄堯典今可攷定

其非古文說者三入山林川澤一也堯太祖二也并

此而三矣文與古文義異無由從古文說者四不擇

也五玉也始饑也有度五度也凡七而從古文說者無一焉亦可雪多古文說之誣矣

太史公曰

正義太史公司馬遷自謂也自序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又云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明太史公司馬遷自號也遷為太史公官題贊首也虞喜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非獨遷

案自序云談為太史公索隱曰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自序又云有子曰遷又曰太史公卒三歲

史記探源

卷二

五

而遷為太史令是則遷稱其父曰太史公自稱其官曰太史令故漢書律歷志後漢書班彪傳皆稱遷為太史令豈其官名太史公哉漢書百官表太史令為太常屬官秩六百石耳虞喜以為上公謬矣自序太史公曰先人有言以下凡遷自稱亦作太史公者後人不達此為遷尊其父之稱從而改之爾各篇贊語亦然但此稱相沿已久且尊而公之敬禮先哲亦所宜然故今亦仍其舊云

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接子觀

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接非好學深思云云

案各本殊焉下有不離於古文者句古文不繫何經不成語矣詳序證古文節彰矣下顧弟弗深考四句辭似蓋床架屋意如斷港絕流此豈太史公語乎或曰國語楚語亦有少昊與五帝德帝繫姓乖異此何以謂之發明曰此謂魯語黃帝正名百物顛項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堯能單均刑法舜勤民事而言其文真出左邱明若楚語有少昊乃劉歆竄入也今刪

史記探源

卷二

六

夏本紀第二

夏禹

集解諡法曰受禪成功曰禹

案此言謬矣禹之本義為蟲名猶鯀之本義為魚名夔龍朱虎熊羆之本義為毛蟲甲蟲之名也受禪成功乃禹之勳業豈禹之字義乎若禹是諡則鯀亦諡也又將曰方命圯族曰鯀乎

均江海

集解鄭曰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

案作均者今文尙書也古文尙書作沿于江海撰異
曰釋文曰沿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云平也
馬本依今文尙書也鄭本作松松者沿之字誤故云
當爲沿此古文轉寫以木水混淆公古不分而鄭正
之裴所據與陸異者當云均鄭本作松松讀曰沿乃
合今本誤也

雲夢土

案此今文尙書也古文尙書作雲土夢索隱單行本
大書雲土夢三字小注云雲土夢二澤名引韋昭云

史記探源

卷二

七

雲土今爲縣屬江夏解之曰地理志江夏有雲杜縣
是其地也是則雲杜縣出地理志地理志有分野語
亦古文學也經有古文縣有雲杜皆始於漢夏禹時
無雲杜縣亦猶太史公時無古文經也地理志從古
文經作雲土夢故韋昭云爾後人據漢書改史記遂
亦作雲土夢小司馬所見本是也知史記本作雲夢
土者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
九疑山是秦時尚以雲夢爲一地也司馬相如傳子
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亦以爲

一澤之名也二司馬同時讀雲夢相屬自當同之其
時未有古文則此讀爲今文也自小司馬所見本外
皆作雲夢土或依史記訂漢書亦作雲夢土師古曰
雲夢之士可爲畋漁之治是也卽僞孔安國本古文
尙書亦從今文矣段氏撰異例認今古以作雲夢土
爲今本史記之誤故不可以不辨

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

至

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案此今文尙書說也五服皆在天子之國外面三千
里爲方六千里賈逵馬融說同僞孔傳甸服在天子

史記探源

卷二

六

之國內加侯綏要荒四服面二千五百里爲方五千
里賈馬雖古文學然與僞孔異與史記同當是今文
說也後漢書賈逵傳逵以大夏侯尙書教授則因兼
通今文學矣凡遷所載禹貢今可攷者今文說一卽
此是也今文與古文異義二均江海也雲夢土也亦
無從古文說者

七始訓

案各本誤作來始滑今依段氏撰異訂段氏曰漢書
律歷志曰予欲聞六律五聲七始訓訓字今本漢書

誤作詠隋書律歷志作訓引漢志也訓順也班志曰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也大傳曰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審其素鄭注七始黃鍾太簇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禮樂志高祖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也敘傳曰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劉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也尋七始卽七政大傳曰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謂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者也道政而萬事順成蓋泛言之爲七政在樂則爲七始七始出

史記探源

卷二

九

於今文尙書七亦作泰太元經元攤曰運諸泰政王莽候鉞銘曰重五十黍斤黍或誤作來故此紀舊作來始滑或誤作采故古文尙書作采政忽忽鄭本作芻云芻者臣見君所乘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晚出古文更誤作在治忽索隱轉以采政忽爲今文而此文舊作來始滑者來爲黍之形誤滑爲忽芻之聲誤也今正

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

案楚辭天問王逸注曰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

啟也有啟與生啟同皆謂孕啟也尙書娶于塗山辛壬癸甲謂孕啟之日啟呱呱而泣指啟乳後而言各一時事索隱牽書之啟呱呱而泣解此文癸甲生啟謂豈有辛壬娶妻經二日生子不經之甚已自不達擅議先哲妄甚

將戰 乃召六卿

案各本中云作甘誓揆之上下文此句非不可闕者後人據書序竄入也詳序證書序節下做此今刪

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 按 太康崩

史記探源

卷二

十

案各本中云作五子之歌此東晉古文尙書書序語也楚語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章注五觀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潘夫論五德志曰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然則五觀者卽謂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也漢時書序須于洛汭下當有作五觀句晉時觀字始以聲轉爲歌段氏以左傳斟灌夏本紀作斟戈例之是也晚出古文尙書讀歌如字增作五子之歌而作歌五章以當之復改漢時書序作五觀爲作五

子之歌後人又依既改之書序竄入史記乃成太史公錄東晉人語矣可笑孰甚焉今刪

是為帝中康接中康崩

案各本中言作肩征事亦後人據書序竄入也今刪

帝相崩于帝少康立

索隱帝相自被篡弑中間經羿浞二氏蓋三數十年

此紀總不言之疏略之甚

案羿浞代夏之事太史公錄其文於吳世家而此紀

無之猶韓非傳載鄭武公伐胡事而鄭世家亦無之

史記探源

卷二

三

此寓言非實事故也太史公棄取自有精意小司馬

轉譏其疏略所謂鶴明已翔乎寥廓羅者猶視乎鼓

澤也

諸侯畔之接孔甲崩

案各本中敘劉累豢龍事此劉欲竄入左傳又竄入

此紀也若太史公時即有堯後劉累之言得不為漢

承堯後之說入高祖本紀乎詳彼篇下高紀幸未竄

亂而此篇有之其偽益彰矣今刪

殷本紀第三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接葛伯不祀至無有攸赦接伊尹名阿衡

案各本王居下云作帝詰湯征諸侯攸赦下云作湯

征皆後人據書序竄入也若書序有湯漁今得不於

乃入吾網下增曰作湯漁乎今刪

伊尹名阿衡

索隱孫子兵書伊尹名摯然解者以阿衡為官名阿

倚也衡平也亦曰保衡尹正也謂湯使之正天下

案尹亦官名周之師尹楚之令尹義即本此曰尹曰

史記探源

卷二

三

阿衡曰保衡皆以官名名之而其人則曰摯也

復歸于亳接湯出

案各本中云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從

書序竄入今刪

以告令師接於是湯曰

案各本中云作湯誓從書序竄入今刪

夏師敗績接湯乃踐天子位接遷亳接維三月

案各本敗績下云作典寶作夏社踐天子位下云中

謂作詰遷亳下云作湯詰皆從書序竄入今刪

以令諸侯 接 湯乃改正朔

案各本中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從書序

竄入今刪

是為帝太甲 接 帝太甲既立

案各本中云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從書

序竄入今刪

伊尹嘉之 接 褒帝太甲稱太宗

案各本中云迺作太甲訓三篇從書序竄入今刪

子沃丁立 接 沃丁崩

史記探源 卷二

三

案各本中云帝沃丁之時至作沃丁從書序竄入今

刪

而祥桑穀枯死而去 接 殷復興

案各本脫殺字今依上文祥桑穀其生於朝訂而去

二字語尤疑衍下云作咸艾作太戊作原命今案咸

艾原命從書序竄入但書序無太戊而有伊陟此紀

反是當山竄序入紀者誤脫伊陟而別增太戊也今

刪

是為帝外壬 接 帝外壬崩

案各本中云仲丁書闕不具此豈記言之書而泛語

及此文不列於仲丁崩下而在帝外壬下亦可為妄

竄之證今刪

是為帝小辛 接 帝小辛崩

案各本中云帝小辛時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

與上文盤庚詰論云云其文為盤庚自作意相衝突

其為竄入無疑今刪

號曰傳說

案此下不曰作說命與管蔡世家是為蔡仲下不曰

史記探源 卷二

三

作蔡仲之命幸未據書序竄入也而書序之有說命

有蔡仲之命正因此文與世家封蔡仲事而附會爾

立其廟為高宗 接 帝祖庚崩

案各本中云作高宗彤日及訓高宗彤日上既錄其

文矣不當復錄其篇名詳序證書序節上文係祖己

親對武丁語此謂武丁崩後作亦自相衝突可為妄

人竄入之證今刪

太師少師乃持其樂器奔周

案各本樂器二字上有祭字衍也持祭器者微子也

見宋世家太師少師但持樂器奔周見周本紀此祭字因宋世家而衍也今正

孔子以殷路爲善止

案各本作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尙白曰字誤車卽路也色尙白紀已言之此何復言皆衍文也今正

史記探源

卷二

蓋

史記探源卷三

解廬藏板

歸安崔適

十二本紀

周本紀第四

后稷卒子不齒立生昌

案夏本紀自禹至桀十七王及王三則爲十四世履本紀自契至湯亦十四世自湯至紂二十九王及王十則爲十九世合計自契至紂爲三十二世而周自后稷至文王尙止十五世歷千餘年矣世世年踰七十乃生子乎但此紀世次既詳國語亦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史記探源

卷三

一

與此紀合似當無誤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而崩諡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

正義易緯云文王受命改正朔有王號於天下鄭氏信而用之若文王自稱王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復得云大勳未集禮記大傳云追王太王王季

文王昌據此文是迫王爲王何得文王自稱王也
案文王稱王之義經有明徵一徵之易升之四曰王
用亨于岐山益之二曰王用亨于帝亨帝之王即亨
岐山之王也岐山者文王之都會也亨帝者郊祭天
也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董仲舒春秋繁露四祭篇曰
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
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辭也是郊天
實王者事文王不稱王何爲郊天再徵之詩大雅皇
矣篇述文王伐崇之事而曰是類是禡虞書曰肆類

史記探源

卷三

二

于上帝王制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
地是類禡者天子之祭名文王不稱王何爲類禡哉
三徵之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傳曰元年者何君之始
年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
王正月也即此所謂受命稱王制正朔矣固屬之文
王也四徵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
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又曰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
崩又曰文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夫曰王曰崩曰
安天下之民豈所施於未建王號者乎惟論語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似可爲文王未稱王之證然
古論爾耳魯論異是呂氏春秋古樂篇高注云論語
曰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高誘
所見論語三分天下句上有文王爲西伯句也何氏
集解包咸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
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據此注惟殷紂句
乃述經文之緣起文王句亦是引經不然何與高氏
引經無一字差別耶是包氏所見論語三分天下句
上亦有文王爲西伯句也文王享國五十年在西伯

史記探源

卷三

三

位四十三年即王位七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者專自在西伯位言之不兼改元稱王後言也改
元之六年助紂爲虐之崇侯虎文王已伐取其國矣
雖欲事殷豈可得耶天下所歸往之謂王謂朝覲訟
獄所歸也故文王斷虞芮之訟爲受命稱王之元年
韓太傅毛公王肅之說皆同不惟鄭君也張守節所
引以駁史記者乃東晉所出僞古文尚書及禮記大
傳言迫王雖及文王然中庸出於王季豈非文王已
早稱王不待迫王耶此義也自魏以前盡人所知自

宋以後知者絕少故詳據以申明之

九年武王上祭于畢

正義尚書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惟九年
大統未集太誓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太誓云
惟十有三年大會于孟津案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
一年武王服闋觀兵孟津十三年克紂太史公與尚
書違甚疏矣

案此所引尚書皆偽古文遂致白文王崩至武王觀
兵伐紂皆差二年不足據也大傳曰文王受命一年

史記探源

卷三

四

剛虞芮之訟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
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此紀上文敘所伐之國
雖視大傳互有先後其謂七年而崩則同七年以前
無歲不征若九年而崩何以末二年無事可考豈前
七年日不暇給後二年耄倦于勤乎且惟七年而崩
故武王三年喪畢上祭于畢則為九年居二年師渡
孟津則為十一年克殷後二年訪洪範於箕子則為
十三年也

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

集解鄭曰書說云鳥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鳥瑞臻

索隱案今文泰誓流為鵬鵬擊鳥也馬融云明武王

能伐紂

案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書曰有火復于王屋流為
鳥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尚書傳曰周將興之時有
大赤鳥銜穀而集王屋之上詩思文箋火流為鳥五
至以穀俱來疏引太誓云有火至於王屋流之為鵬

五至以穀俱來董生二說皆作鳥今文也詩箋同孔
疏引書作鵬則是古文索隱倒矣惟繁露引書傳是

史記探源

卷三

五

真鳥餘說皆為火所幻形今案鳥能銜穀必是真鳥
繁露仲舒自作較為可信策文不應自相乖異當是
劉歆所改此亦是也

武王乃接告于眾庶

案各本中有作太誓三字自九年上祭于畢以下多
出太誓文與大傳所引略同至此乃云作太誓是不
知上文為太誓者也且下錄牧誓文不曰作牧誓則
此云作太誓亦可為妄人竄入之證今刪

命闕天封比干之墓接武王追思先聖王乃寢封神農

之後於焦云云

案各本中敘作武成作分殿之器物從書序竄入致封神農黃帝堯舜之後與上文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等句不接今刪

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

案大戴禮本亦有文王世子篇謂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少戴記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是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文王崩時武王八十三矣後二年祭畢又後二年伐紂則八十七矣要不若武王

史記探源

卷三

六

之自言爲可信也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武王克殷紂封昆弟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然則二人之年總在二十以內若克殷時武王年八十七太姒亦年十五生武王則康叔冉季生時太姒年踰八十矣惟武王年甫六十則太姒生康叔冉季時不過五十餘歲耳今婦人年四十餘而生子者多矣過此十年而乳宜亦世所或有究勝於八十餘歲之母必無生子之理也齊太公世家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尙父集解劉向別錄曰師之尙之父之

故曰師尙父案父之者必其年可爲之父也蕭望之

曰侯年豈能父我乎此其例也說苑曰望年七十鈞

于涓案此後佐文王受命而王至七年文王崩武王

卽位則太公年亦八十餘耳若武王年與之相若豈

得父之八年二十乃有爲父之道則武王父之必當

少於太公二十此二者皆可爲克殷後武王年甫六

十之證以邑姜爲太公女此杜預臆說不足據文王世子云夢帝與我

九齡設言聖德上通於穆之理九十七九十三修辭

之例不得不然皆非事實鄭君注禮未可引此以駁

史記探源

卷三

七

本經裴駟以下解史記於此文目若未睹替哉

以武王少弟封爲衛康叔接周公行政七年

案各本中云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

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皆從書序竄入今刪歸禾嘉

禾詳序證書序節康誥以下三篇承爲衛康叔而言

然上文武王問以天道下不曰作洪範周公欲代武

王下不曰作金縢則增竄今文篇名尙未盡備也作

微子之命承以微子代殷後而言然殷本紀號曰傅

說下不曰作說命管蔡世家是爲蔡仲下不曰作蔡

仲之命則增竄古文篇名亦有遺漏也益可爲彼增
原文而凡曰作某篇者皆後人竄人之證也

四方入貢道里均接成王將崩

案各本中云作召諸洛諸作多士無佚作多方作周
官作賄息慎之命皆從書序竄入今刪召公爲保周
公爲師二句本君奭序文此在東伐淮夷上亦足爲
疏外之證遷其君薄姑下不曰作薄姑此增竄後亦
有遺脫也

成王既崩接太子釗接立

史記探源 卷三 八

案各本既崩下敘作顧命之意篇名出自書序而文
有妄增太子釗下因增遂字今正尙書二公中諡康
王但曰畢協賞罰張皇六師而已此云務在節儉毋
多欲以篤信臨之與顧命文意不合是以狗皮補狐
裘也

是爲康王接成康之際

案各本中言作康誥書序有康王之誥篇名馬鄭王
制顧命王若曰以下爲之僞孔分諸侯出廟門俟以
下爲之太史公時豈知有此篇名耶據書序以竄入

史記又脫王之二字遂有兩康誥矣今刪

刑錯四十餘年不用接康王崩至昭王南巡狩不返崩於

江上接立昭王子滿

案各本不用下敘作畢命之事亦從書序竄入二王
之册皆書卒江上句下云其卒不赴告諱之也此襲
左氏之例而又失其本意者也左氏稱不赴告爲不
書於春秋發也昭王在春秋前此書不赴告於義無
所繫屬一也左氏釋春秋之例有諱弑而書卒者無
諱卒而不赴者此謂諱卒二也左氏赴與卒連文皆

史記探源 卷三 九

謂諸侯耳未有書天王卒者此文施之天王三也此
由不通左例而竊取其例以敘昭王并及康王遂成
不可思議之巨謬所謂非才妄續也今刪
春秋已五十矣接穆王將征犬戎

案各本中云王道衰微作弊命復靈豈天下安危空
言所能挽回乎篇名從書序竄入妄增復靈二字今
刪

甫侯言於王接修刑辟

案各本中有作字從書序竄入今刪修謂修刑辟甫

侯之言也作即作呂刑之作序書者之言也故知非
史記本文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索隱其音如字若汲冢紀年則云其伯于王位其音
恭其國伯爵言其伯攝王政故云于王位也

案莊子讓王篇曰故許山娛於潁陽而其伯得乎其
首此與子州支父石戶之農等名相類皆子虛烏有
也呂氏春秋開春論曰其伯和修其行高誘注曰夏
時諸侯也是則其伯和縱有其人不在周世古今人

史記探源

卷三

十

表竹書紀年始以為周厲王時人人表有少昊之屬
亦出劉歆竹書乃魏晉間人所作皆不足信曰知錄
轉據之以駁史記其時一切偽古書之案未破故也
襄王十三年鄭伐滑接十四年叔帶歸于周

案各本叔帶節在十二年誤也今依年表及左傳正

三十三年襄王崩

案各本誤作三十二年今依年表及春秋正

四十三年敬王崩

案各本誤作四十二年今依年表訂是年歲在甲子

紀元乃在壬午集解徐廣曰皇甫謐曰敬王四十四
年元己卯崩壬戌也適案己卯實景王二十三年壬
戌乃敬王四十一年皇甫謐滅去景王三年為增敬
王一年定王二年地也詳下

子元王仁立

集解徐廣曰世本云貞王介也

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

集解徐廣曰世本云元王赤也皇甫謐曰元王二十
八年崩三子爭立立應為貞定王索隱世本云元王

史記探源

卷三

十一

赤皇甫謐云貞定王考據二文則是元有兩名一名
仁一名赤如史記則元王為定王父定王即貞王也
依世本則元王是貞王子必有一誤然此定當為貞
字誤耳豈周家有兩定王代數又非遠乎皇甫謐彌
縫史記世本之錯謬因謂為貞定王未為得也

二十八年定王崩

集解徐廣曰皇甫謐曰貞定王十年元癸亥崩壬申
也

案元王定王世本於史記互倒其父子又改定為貞

皇甫謐合之爲貞定雖不互倒其父子乃互倒其年
數增元王之八年爲二十八年滅定王之二十八年
爲十年但合二王計之猶漢二年故又增敬王一年
而滅景王三年以符之然貞定十年既承元王二十
八年之後而元癸亥乃上承敬王崩壬戌悖謬甚矣
司馬貞是貞而非定疑周不當有兩定王則不記宋
有兩昭公衛有兩莊公晉有文侯仇復有文公重耳
乎且兩定王相去中有簡靈景敬元五王代數又不
可謂非遠也

史記探源

卷三

三

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周

案各本作滅東西周西字涉下文而衍今依年表正
西周前七歲亡矣是歲復滅東周故下云東西周皆
入于秦也

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

案秦本紀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使
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
賜周君奉其祭祀然則莊襄王滅東周時未絕其祀
也至始皇二十六年盡滅六國除封建爲郡縣諸子

功臣且不得尺寸封何論前代賜周陽人地當復入
于秦不得奉其祭祀矣此云不祀終言之也

太史公曰 畢在鎬東南杜中 止

案下云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秦山東
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
子南君此後人從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詔書畝入
也太史公述事至于麟止豈得及後十年事且嘉得
封則周復祀與上文云周既不祀非一人之言明矣
今刪

史記探源

卷三

三

秦本紀第五

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

正義古史攷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繆王遠
矣

案後漢書東夷傳謂周穆王命楚文王伐徐偃王滅
之直以爲楚文王與周穆王同時雖欲爲二史作調
人其如世次太遠何今案楚世家無文王伐徐事入
春秋後徐夷甚微安得有稱王而朝三十六國之事
常武之詩曰徐方繹騶曰濯征徐國曰徐方來庭可

見徐夷之亂在春秋前宣王時特其餘歲穆王時乃為極盛此事亦載於趙世家亦足為此紀之證正義引異說以駁本師蠶生於木而寇木矣

襄公乃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時○德公祠郵時○宣公作密時

案本紀但載此三時惟於初言時曰祠上帝則築時之地殊耳所祠之帝一也封禪書曰襄公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文公作郵時郊祭白帝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則時名同而帝有青白之

史記探源

卷三

古

異矣下云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獻公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則又增三時加二帝矣皆於此紀如駢拇枝指且少皞為人帝此紀云上帝周官大宗伯牲璧皆如其方之色然則襄公若祠白帝不當用駟駒黃牛封禪書所言乖謬特甚此劉歆所撰詳序證五德節及封禪書下後人據封禪書以改年表詳年表集解引誤改之年表注此紀西時正義亦引五色帝之說以注密時故詳駁之

惠文君四年魏君為王

案各本作齊魏為王誤也年表是年為周顯王三十五年魏襄王元年與諸侯相王魏世家同皆與此合田敬仲世家威王二十六年稱王與年表同當周顯王十六年前此十九年矣何待此年此衍齊字而脫君字也今正

十三年四月戊午君為王按使張儀伐取陝

案監本誤作魏君為王汲古閣本年表無魏字是也謂惠文君稱王爾故上文皆稱君下文皆稱王周本紀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正義秦本紀云惠王

史記探源

卷三

五

十三年與韓魏趙並稱王楚世家威王四年秦惠王稱王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張儀傳秦惠王十年為相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皆即惠王十三年也此魏字與下文韓亦稱王句皆衍今正韓稱王世家謂在宣王十一年年表在十年即周顯王四十六年後此二年也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為武安君

正義言能撫養軍士戰必剋得百姓安集故號武安故城在潞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七國時趙邑

案此名號侯之濫觴也名號侯之名始自魏志武帝紀裴注以爲今之虛封今案無封邑但有名號而已七國時或有封邑而別爲名號如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秦相呂不韋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此如漢世之列侯而別爲名號者也有名號而無封邑如秦相蔡澤爲綱成君趙賜趙奢爲馬服君漢初封劉敬爲奉春君叔孫通爲稷嗣君則位下於列侯始皇本紀謂之倫侯漢曰關內侯卽名號侯之類也趙有兩武安君

史記探源

卷三

共

始蘇秦終李牧而秦亦以是名封白起亦但有名號耳正義故號武安以上是也故城以下又以爲封邑一名而兩釋之乖矣秦攻韓闕與軍武安西大爲趙奢所破在秦昭王三十七年則前此秦安得有武安以封白起耶

莊襄王三年四月日食長王毘攻上黨至魏將無忌卒

五國兵擊秦

案各本中有四年二字衍也今刪王毘以下上承三年四月爲文莊襄王無四年也請列四證以明之年

表莊襄王元年當魏安釐王二十八年秦雖崩二年三年之文然無忌敗秦軍在安釐王三十年則當莊襄王三年也證一也魏世家安釐王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中更秦孝文王一年則無忌攻秦在莊襄王三年也證二也楚世家考烈王十二年秦昭王卒十六年秦莊襄王卒亦以莊襄王卒爲後昭王卒四年中更孝文一年則莊襄王卒於三年也證三也呂不韋傳莊襄王卽位三年薨證四也

史記探源

卷三

七

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止

案各本此下終言二世子嬰事當是後八附記誤入正文不然全書自此篇外復有前紀之末附載後紀之年者乎灼然僞矣今正

秦始皇帝本紀第六

八年嫪毐

索隱嫪姓毒字王劭云賈侍中說秦始皇母與嫪毐淫坐誅故世人罵淫曰嫪毐也

案毒非字也說文毋止之也从女有好之者毒人無

行也从士母賈侍中說云云讀若娛然則毒之為言猶姦也姦也人豈有字姦字姦者乎史稱嫪毐曰毒嘗其無行也世人罵姦曰嫪毒借寓名為公名也如公羊傳曰公一陳佗也之比王劭舉賈說而不及許書差以毫釐謬以千里矣

遷蜀四千餘家接房陵接遷太后於雍

案各本重家字無義衍也今刪遷太后句各本皆脫今依下文迎太后於雍句補

十年大梁人尉繚來以為秦國尉

史記探源 卷三 六

案此以官代姓猶伊尹呂尚以官代名也十八年王翦將上郡

案各本誤作上地正義上郡上縣今綏州等是也然則唐時正文作上郡也今正

異曰韓王納地效璽至虜其王接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接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接故歸其質子

案各本寡人以為善二句誤在虜其王下今正

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接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旗節皆上黑接丞相綰等言

案各本無窮下云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

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五句此劉

歆輩從郊祀志竄入詳序證五德節及封禪書下即

此文亦有可證者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改年仍

稱十月不曰正月故不曰改正顏師古漢書高紀元

年春正月注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

者追改之當時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

案謂十月為正月當謂九月為十二月此紀三十一

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秦之臘即周之蜡郊特牲

史記探源 卷三 九

曰蜡也者索也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皇氏

以為三代各以十二月為蜡是也故其祝辭云土反

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宅此必在土功

畢水德衰昆蟲蟄草木落之時惟十二月有此物象

若在九月方築塲圃何得云土反其宅未交冬令何

得云水歸其壑耶秦臘仍在十二月則不改正明矣

十月者夏正之十月也從夏正故服色上黑三正記

曰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故夏為人

正色尚黑也然則此云上黑乃行夏正非以水德也

今正旌旗旒節各本倒作旌旒節旗今依正義先釋旌次釋旗次釋旒節正上黑下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集解水數六亦以水德爲言適案呂氏十二紀以五數分配五時然則五德之數自五至九歲徧用之不謂一朝之制有凡事用六者也高祖本紀封皇帝璽符節索隱韋昭云天子印稱璽又以玉符發兵將也是則符亦璽類皆謂印也符廣六寸當用六字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數用五注張晏曰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

史記探源

卷三

三

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以彼例此則秦璽當方六寸用六字矣乃此紀九年矯王御璽正義韋曜吳書云璽方四寸上句絞五龍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寸數龍數字數於六字無一應者下又云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等語亦襲郊祀志而雜增之二十八年鄒嶧山刻石文曰除疑定法咸知所辟固亦以憂恤黔首爲言豈有自以戾深刻削爲德者耶且造爲終始五德之說者爲水德始於顛頊豈亦

以刻削毋仁恩爲德耶今皆刪正

徐市

案此與魏人周市魏野齊王田市項羽本紀解者皆不作音義誤以爲市井之市盡人所知故也不思淮南王傳引作徐福則太史公以此爲跋珽之跋說文部首市篆作跋譚也易之赤紱詩之朱芾皆卽市字市福一聲之轉故相通與隸書市井之市形近而誤解也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

史記探源

卷三

三

雜燒之至若欲有學接以吏爲師

案各本作若欲有學法令今依集解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正若欲有學者學詩書百家語也吏謂博士也第燒民間之書不燒官府之書第禁私相受授可謂博士受業故陳勝反二世召問博士諸生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語本公羊傳事載叔孫通傳若并在官者禁之三十餘人者焉敢公犯詔書擅引經義哉

太史公曰至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止

案賈生過秦論三篇自為首尾此錄其下篇也各本復錄其上篇中篇於下此王船山所謂尻下出頭者必非史記本文中篇南面稱帝下集解徐廣曰一本有此篇無前者秦孝公已下而又以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繼此末也索隱鄭誕生曰太史公剛著此論當其義而省其辭褚先生增續既已混淆而世俗小智不惟刪省之旨合寫本論於此故不同也是徐廣所見本固有不錄其上篇者鄭誕生亦以全錄三篇為世俗所增下載班固云賈誼司馬遷曰向使

史記探源

卷三

三

子嬰有庸主之才云云文出下篇則下篇固漢時史記所已錄而當時一本有中篇者亦後人竄入也陳涉世家集解引班固奏事曰太史遷取賈誼過秦論上下篇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今案世家錄其上篇則此惟錄其下篇無中篇有明證矣今據以正義公立章國十二年以下當是後人附錄若以為太史公作何以餘篇無此體例乎

項羽本紀第七

使劉賈將兵燒楚積聚 接 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

咎等曰 至 漢軍畏楚盡走險阻 接 項王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 接 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 至 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 接 項王患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 至 漢王傷走入成皋 接 病愈復如廣武 接 是時漢兵盛食多云云

案此依高紀及漢書高紀羽傳正各本曹咎白劉池水上誤在楚漢俱臨廣武而軍後泚水在成皋西廣武在成皋東漢渡泚水然後入成皋復東臨廣武若漢王先臨廣武曹咎何山西守成皋乎病愈復如廣

史記探源

卷三

三

武二句各本皆脫今依高紀補

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 接 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 接 侯公匿弗曰後見

案各本誤移匿弗曰復見句於曰此天下辯士上匿字上脫侯公二字致不可解今正

高祖本紀第八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

索隱高祖劉累之後別食邑於范士會之裔留秦不反更為劉氏

案左昭二十九年傳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
累學擾龍于豢龍氏夏后賜氏曰御龍以庚豕韋之
後此劉氏爲堯後之一說也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
曰昔四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
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文十
三年傳士會之帑處祭者爲劉氏此劉氏爲堯後之
又一說也漢書王莽傳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
嬪于唐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寶始爲漢承
堯後之說姑無論劉累既更豕韋之後則非豕韋氏

史記探源

卷三

志

范氏若係豕韋氏後則非陶唐氏後又無論左氏云
其處者爲劉氏果如疏曰爲先儒插注否也卽使劉
氏果爲堯後安知漢是此劉氏之後周有劉康公王
季子也食采於劉見左文十五年傳注毛詩彼留子
嗟傳留大夫氏案留之爲氏亦係邑名卽古者鄭國
處於留之留與劉同在王畿之內說文無劉字有劉
字从留聲蓋劉卽留亦卽劉也彼皆無後乎是則漢
承堯後與劉氏爲堯後不得并爲一談且一姓不再
興故堯舜禹爲天子後世爲諸侯契稷益爲諸侯後

世爲天子未聞天子之苗裔式微累千年復爲天子
者也莽自比於舜受堯嬪自以爲舜後因以漢爲堯
後賈逵曰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左氏
獨有明文是左氏此文以證圖讖此讖卽哀章所作
金匱策書持之高廟莽所藉以受嬪者劉歆爲莽典
文章遂復散布諸說入左傳假劉累爲得氏之始其
稱御龍氏卽高乘龍御天之意繼以豕韋以配王氏
之陳胡王敬王並峙爲遙遙華胄爾然劉氏爲堯後
左氏雖有明文漢爲堯後劉氏之後其有明文者惟

史記探源

卷三

志

王莽詔書耳太史公所未及聞故爲高祖作本紀始
述其里居言其爲家人子也次詳其姓氏明其世系
無攷也豈若秦本紀曰帝顓頊之苗裔項羽本紀曰
世世爲楚將出自世家大族之比哉小司馬所引可
謂渣滓太清矣

字季

集解漢書音義諱邦索隱漢書名邦字季此單云字
可疑漢高祖長兄名伯次名仲不見別名則季亦是
名也故項岱云高祖小字季卽位易名邦後因諱邦

不諱季所以季布猶稱姓

案劉氏兄弟三人但以長少而稱伯仲季非名也高祖微時但稱劉季後稱沛公後稱漢王後稱皇帝終其身無所謂名與字也諱邦者後世史臣所擬耳否則漢王二年二月立漢社稷當為祭文或為造名之始歟

父曰太公母曰劉媪

索隱王符云太上皇名煇與湍同音皇甫謐云名執嘉媪姓王氏又據春秋握成圖以為執嘉妻舍始近

史記探源

卷三

美

有人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文云母溫氏貞

案侯景篡梁其黨為立七廟請諱景曰惟記阿耶名標餘不知也其黨徧為其祖造諱史家嗤之以彼例此乃知漢高之家世正如侯景王符之矯誣竇破王偉也當太史公時漢高之父無名母無姓况能知其二千年前之遠祖乎漢明信賈逵誣辭愧劉炫矣炫說見左傳襄二十四年疏

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接秦始皇帝常曰

案各本中述赤帝子斬白帝子事此從郊祀志竄入

詳序證五德節今刪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

案漢書十月下有五星聚于東井句幸未竄入此紀得以證史記凡言分野者皆非太史公原文

韓信說漢王曰至爭權天下

集解徐廣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

案漢書高帝紀云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以下文與此同則為淮陰侯韓信明矣後人又竄此數語入韓王信傳故徐廣云然顏師古注漢書韓王

史記探源

卷三

老

信傳以為謬錯是也

關韓王昌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

案韓王昌上當有使某人說數字不知所使何人無從增訂下復有昌字屬不聽為句各本皆脫今補三年魏王豹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此其例也

三年以取敖倉粟

案各本脫粟字今依項羽本紀補

殺龍且齊王橫犇彭越

案各本誤作齊王廣廣亦為韓信所虜安得薛彭越
薛越者橫也今依田儻傳正

關中兵益出當此時接項羽數擊彭越等

案各本中云彭越將兵居梁地至田橫往從之此皆

三年重文也今刪

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案稱布為武王亦見荆燕世家而布傳無之此語必

不承二年九江王布為文中有脫文故也

五月丙寅葬長陵

史記探源

卷三

宋

案各本脫五月長陵四字今依漢書高紀補

次代王恆

案文帝名於此武帝名於景紀高惠景帝皆不名

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纁止

案各本下有葬長陵句長陵二字紀中所脫別增葬

字而附於此也今刪

呂后本紀第九

案漢書有惠帝紀此附於呂后紀中

齊內史士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

案孝惠魯元皆諡也此追稱若當時語止當曰太后

獨有帝與公主爾下文但稱公主可證

齊王上城陽郡尊公主為王太后

集解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

顏師古漢書惠帝紀注曰此說非也尊公主為齊太

后以母禮事之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七

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為王以母為太后

故也是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

為太后也

史記探源

卷三

宋

劉歆曰顏說非也悼惠與公主兄弟耳雖欲諡呂后

以母事之於理安乎

案顏說不可非也孝惠尚以公主為妻母悼惠何不

可以為母乎太后有子為王之稱未有無為王之

子而稱太后者也是時張偃乃宣平侯世子耳不尊

公主為齊王之母焉得稱太后尊公主為王太后之

王即齊王之王不復言齊者承上句而省爾是年以

前稱公主以後稱齊王太后薨後諡元太后及子偃

為魯王而元太后亦繫之魯即追稱其為公主時亦

冠以魯元也故又謂齊內史欲尊公主以漸王張氏
故勸王以獻那就益魯邑而更號魯元公主為魯元
太后太后之號雖更魯元之稱不除豈關為齊王母
乎案此直謂其為公主時即稱魯元何憤憤也

九月辛丑葬安陵

案各本脫安陵二字今依漢書惠帝紀補

少帝元年魯元公主薨賜諡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

案偃以母為太后之故而為王太后以子王魯之故

而元太后得繫之魯偃王魯在元太后薨後七年此

史記探源

卷三

辛

於惠年即云賜諡為魯元太后終言之非諡元太
后時即繫之魯也

七年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諡為魯元王

案元者妻諡王者子爵此假妻諡子爵以稱敖非賜

敖諡也唐時有官梓州郫縣令者自諱云州稱子號

縣帶妻名由來世屬婦兒不是老夫官職彼猶戲語

此乃實事矣

孝文本紀第十

案五年七年至十二年後三年至後五年皆無文漢

書有之孝文帝從代來至興於禮義在漢書為贊語
此乃移入紀中帝崩之前何其頭錯而殘缺也張晏
云景紀亡當是文紀之誤小司馬所謂取班書補之
者在此不在彼也不然何由錄班贊且太史公於高
惠景紀帝崩皆諡此紀獨否高后惠景崩皆不地此
於未央宮皆與班書合可為錄取班書之證

孝景本紀第十一

張晏云亡司馬貞曰取班書補之

案衛宏漢書舊儀注云太史公作景帝紀極言其短

史記探源

卷三

辛

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魏書王肅傳亦云然然班
固謂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
書遂布焉是則武帝無緣見其書何由削去且此紀
之文亦有詳於漢書者如三年徙濟北王以下五王
五年徙廣川王為趙王六年封中尉趙綰為建陵侯
至梁楚二王皆薨班書皆無之則非取彼以補也蓋
此紀實未亡爾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曾孫平為繩侯故御史大

夫周昌孫左車為安陽侯

案各本作周苛孫平周昌子左車誤也今依功臣侯表高京侯汾陰侯表正

中三年冬丞相周亞夫免

案各本作周亞夫死誤也絳侯世家亞夫死國除絕

一歲景帝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高祖功臣

侯表平曲侯堅元年為景帝後元年是則亞夫死於

中六年乃免相後三年也今正

後元年以御史大夫絳侯丞相止

案各本下有封為建陵侯句衍也建陵侯用中尉封

史記探源

卷三

三

在前六年春至此八年矣今正

二月○癸酉葬陽陵

案各本作三月誤也上云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

孝景皇帝崩則癸酉在二月上距甲寅二十日甲子

十日也又脫癸酉二字誤葬為置今依漢書正

孝武本紀第十二

集解張晏曰武紀亡褚先生補作也索隱褚先生合

集武帝事以編年今止取封禪書補之信其才之薄

也張晏云褚先生名少孫仕元成間

案封禪書錄郊祀志而刪其昭宣以下此紀復錄封

禪書而削其文景以上是此紀亦斷頭則足之郊祀

志也郊祀志係劉歆為莽典文章時作詳序證要略

節豈仕元成間人所及見觀於三代世表五宗世家

下褚先生說則其文章經術卓爾不羣何至襲志為

紀耶諒褚補亦亡後人因張晏之言錄此以充其數

也小司馬誣褚先生矣

史記探源

卷三

三

史記探源卷四

解廬藏板

歸安崔適

十表

三代世表

余讀謀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謀接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虛虛哉

案各本中云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此劉歆之徒竄入也詳序證五德節太史公謂讀一代之謀記自黃帝以來雖皆有年數稽歷代之譜謀則年數乖

史記探源

卷四

一

異故夫子弗論次而遷但表其世也若謂終始五德乖異則與夫子弗論次年月句不相屬矣且終始五德之序始自太皞此表自黃帝始何得與之牽合古文下不言何經爲不成語詳序證占文節不同與乖異義複史記豈應冗雜乃爾今刪

於是以五帝德帝繫姓謀

案各本作以五帝繫謀脫德帝姓三字今補索隱曰大戴禮有五帝德帝繫姓篇太史公取此二篇之謀則唐時未脫也惟此二篇之謀即歷代譜謀太史公

取於此戴德亦取於此戴德乃后倉弟子后倉在孝宣世見藝文志世次在太史公後太史公非取於大戴禮也

蟠極生帝偁爲高辛氏

案此與上文昌意生顓頊爲高陽氏語例相同五帝本紀亦曰帝嚳高辛者與帝顓頊高陽者語例相同此文毛本作蟠極生高辛爲帝偁不過名氏互倒監本作蟠極生高辛高辛生帝偁譌特甚今正

太公尙文王武王師

史記探源

卷四

二

案毛本脫武王三字此從監本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案共和元年庚申至敬王四十三年甲子計三百六十五年年數可攷實始於此劉歆所造律歷志曰大申大夫公孫卿等議前歷上元泰初至元封七年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丞相屬寶等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張壽王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說雖參差猶不甚遠要亦歆所假託乃自出三統歷之說以歷之曰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

一百九歲說亦見律歷志又謂七十六歲爲一節二十節爲一紀乾鑿度謂西伯受命之年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孔穎達謂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餘有四百八十歲卽入後紀之年說見詩文王篇疏緯書出哀平間與古文經傳同時意亦與三統歷相應皆歆與所徵之千數人作爲此荒遠之說以見自古帝王易姓受命必有多則數十萬年少亦數萬年者則新皇帝命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尙不爲久而未滿此數斷無人能取而代之也苟有

史記探源

卷四

三

繼嚴鄉高陵之徒而起者終受有扈之誅爾歆所著書爲莽始人晉人僞造竹書紀年無所爲而受其給並紀黃帝以下年數卽使眞出魏冢豈魏末史臣通知古事過於孔子乎後世編歷代總史究當以史記爲法

不可以書見也接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至不可勝紀止

案各本中自魯君子左邱明以下一百二十六字皆爲劉歆之學者所竄入今刪請列七證以明之七略

曰仲尼以魯史官有法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有所喪毀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其本事而作傳與此表意同七略與上下文意相聯此與上下文意相背詳下則非七略錄此表乃竄七略入此表也證一此表上云七十子口授不可書見中云左邱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則是書見而非口授矣若太史公一人之言豈應自相背謬若此證二劉歆譽左氏所以毀公羊此表下稱董仲舒無由先舉左邱明賈逵曰左

史記探源

卷四

四

氏義長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達此說非實也左氏以兵諫爲愛君可謂不任權變乎公羊謂君親無將將而誅不可謂不長於君父也太史公自序余問之董生云爲人臣者不知春秋守變事而不知其權此說正與達之稱左氏義相反對若此篇亦以懼弟子失其眞稱左氏則知權之說正在失眞之內不猶助敵自攻乎證三劉歆傳曰歆以爲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夫曰歆以爲則自歆以前未嘗有見及此者也乃此紀與七略皆曰左邱明懼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妄意失眞者卽好惡與聖人不同之謂不失

其真卽同之謂如太史公已云然卽謂左氏與聖人同矣安得云歆以爲耶證四歆讓太常博士書曰或謂左氏爲不傳春秋如此表已云左邱明成左氏春秋歆何不引太史公言以折之耶證五自序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然則左邱其氏明是其名有國語而無春秋傳七略稱邱明此表曰左氏春秋則左氏而邱明名傳春秋而無國語止此四字與自序相矛盾與七略若水乳證六此表自周平王四十九年以後皆取自春秋呂氏春秋非紀年月日之書復何所取

史記探源 卷四 五

鐸氏虞氏其書今亡弗論要自後人雜取四家書名從中插入致上下文皆言孔子之春秋者語意隔斷不然虞呂世次在孟荀後豈其書亦爲孟荀所摭乎證七也下有漢相張蒼等句今刪詳張蒼傳下

爲成學治國聞者

案各本作治古文者集解徐廣曰一云治國聞者也今依以正古乃國之聲誤復改聞爲文爾

周莊王二年有兄弟

案下三字不可解當有脫誤

惠王二十五年 止

案各本下云襄王立畏太叔從左傳竄入也今正集解皇甫謐云二十四惠王崩亦據左氏也春秋魯僖公八年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此卽惠王二十五年與年表合左傳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畏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此以赴告之日釋崩日詳序證告則書節若是則惠王無二十五年又不以是年爲襄王元年是時豈有西晉懷愍之禍而虛王統一年乎集

史記探源 卷四 六

解引皇甫謐說以解年表謬矣

襄王三年戎伐我太叔召之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

案各本作太叔帶召之欲誅叔帶奔齊上衍大字中脫王字下脫叔帶二字今依文意正

六年頃王崩 止

案毛本下云公卿爭政不赴故不書今案公卿爭政於本紀左傳皆無攷不赴故不書二句左傳亦無之此必依左氏例以竄入也不思莊釐二王崩春秋亦不書何以無說監本作公卿爭政故不赴皆非本文

今刪

魯伯御立為君伯御武公孫伯御元年○十一年周宣王誅伯御立其弟稱是為孝公○孝公元年至二十七年

案各本作魯孝公元年伯御立為君稱為諸公子云

伯御武公孫奪伯御之年以予孝公是時孝公方為

諸公子安得紀元無此史例必為後人所亂也十二

年至三十八當為孝公元年至二十七今依世家正

桓公十六年公會于曹伐鄭

史記探源

卷四

七

案各本作公會晉謀伐鄭晉字誤謀字後人從左傳

增世家作會于曹伐鄭入厲公春秋公會宋公蔡侯

衛侯于曹伐鄭皆不及晉今正

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止

案各本作十七年日食脫十月朔有之五字今依釐

十五年具月文十五年具朔皆作日有食之訂下云

不書日官失之此劉歆之徒竄入詳序諸官失之節

今刪

莊公九年魯欲以糾入

案各本以誤作與今依文正

三十二年莊公弟叔牙鳩死慶父殺子般

案各本脫慶父殺三字似謂叔牙鳩死子般矣今依

潛公二年慶父殺潛公語例補

釐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止

案各本下有不書日官失之二句後人竄入於桓公

十七年例同今刪

文公十四年彗星入北斗止

案各本下有齊宋晉君死句語出劉歆詳序證分野

史記探源

卷四

八

節今刪

昭公十年止

案各本下云四月日蝕此衍文也春秋無之今刪然

春秋日食三十六此合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皆

言日再蝕止得二十三去此則二十二餘皆譌脫矣

十七年六月朔日蝕

案監本作正月毛本作五月皆誤今依春秋正

定公十四年齊來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孔子行

案各本誤在十二年今依孔子世家正

齊桓公二十八年為衛築楚邱救邢伐狄

案各本邢誤作戎伐狄二字互倒致不成語今正

惠公十年惠公卒止

案毛本下云崔杼有簡高國逐之據左傳竄入也監

本作高國奔衛更誤今刪經書崔氏不曰崔杼則非

杼之身也且以年計之惠公乃桓公子是年距桓公

卒四十四年桓公卒時惠公已能與孝公爭國則年

已二十左右至此則六十餘歲矣崔杼有寵至少亦

三四十歲是年至弒蒍公越五十二年則杼年八九

史記探源

卷四

九

十矣弒君擅政身殉豈妻豈似八九十歲之人所為

可見是年奔衛者必非杼也

頃公無野元年

案毛本誤作景公此從監本

靈公二十七年齊師敗靈公走入臨淄晏嬰止靈公靈

公弗從

案毛本止作晉圍臨淄晏嬰六字監本晏嬰下有大有

敗之三字皆誤今依世家正

景公三十二年 接 晏子曰

案各本中有彗星見三字後人竄入也詳世家今刪

晉惠公十四年圍立為懷公

案此魯僖公二十三年也春秋於二十四年冬書晉

侯夷吾卒則惠卒懷立在十五年此與世家皆在十

四年者文公於魯僖二十四年篡懷代立當年改元

晉史豫於魯僖二十三年為惠公之末年遂滅為十

四年凡以為文公地爾此史記所本也不然豈不與

春秋乖異哉左邱國語本非紀年月之書其言年月

亦劉歆所點綴以應其以赴日為卒日之說也詳序

史記探源

卷四

十

證告則書節

文公元年○魏武子為魏大夫

案各本脫子字今依世家補

景公六年救宋楚執解揚

案各本脫楚字今依世家補

平公二十六年 接 十月公薨

案各本中云春有星出委春秋無之文見左昭十年

傳為歲在亥楊平公死徵此劉歆語也詳序證分野

節今刪

秦襄公八年初立西時祠上帝

案各本作祠白帝此古文學家從郊祀志改今依本

紀正

三十九年繆公薨葬殉以人從死者百七十人止

案各本下云君子譏之故不言卒此二語左傳亦無

之當是推左氏例而竄入也今刪

惠公元年止

案各本下云彗星見此於本紀左傳皆無徵疑衍今

刪

史記探源

卷四

十一

楚康王招元年其王太子止

案各本下云出奔吳不知何指於世家左傳亦無徵

疑誤今刪

宋虜公九年接華督殺孔父及弒殤公

案各本中云華督見孔父妻好悅之此劉歆語也詳

世家弒誤作殺今刪正

景公三十七年止

案各本下云樊惑守心子章曰善此亦錄劉歆語而

有脫字也詳世家今刪

衛宣公晉元年其立之

案各本作衛宣公元年晉其立之後人不知晉是宣

公之名而誤倒也今正

成公三年會晉朝王復歸衛

案各本誤作會晉朝復歸晉今依左傳正

陳文公圍元年生桓公鮑公子他

案各本誤作生桓公鮑厲公他他母蔡女今依世家

及左傳正

桓公三十八年弟他殺太子免代立接淫蔡蔡人殺他

史記探源

卷四

十二

接陳厲公躍元年接二一年生敬仲完三年接四年〇七

年接陳莊公林元年

案各本代立下云國亂再赴劉歆語也詳序證告則

書節又下即云陳厲公他元年陳大夫五父自立為

厲公誤也五父句毛本尚無監本有之三年下云周

史卜完後世王齊亦歆語詳序證變象互體節七年

下云公淫蔡蔡人殺公此誤以他為厲公也春秋蔡

人殺陳佗在魯桓公六年即陳厲公元年佗即他安

得有在位七年之事詳世家下今正

鄭莊公元年祭仲相

案監本誤作祭仲生今從毛本

昭公元年忽母鄧女祭仲立之

案監本誤作祭仲取之直似祭仲取忽母為妻矣誤

本之害義如此幸毛本不誤今從之

釐公五年子剛使賊夜弑釐公

案各本下云詐以病卒赴諸侯劉歆語也詳世家下

今刪弑誤殺今正

簡公三年子孔欲作亂子產止之

史記探源

卷四

三

案各本誤作子孔作亂子產攻之今從世家正

十七年止

案各本下云子產曰范宣子為政我請伐陳二語不

接於世家左傳亦無徵今刪

吳餘祭四年季札使諸侯聞弑餘祭

十七年

案各本作守門聞弑餘祭季札使諸侯守門即聞也

不須重言當是旁注誤入正文又倒在上季札句誤

在下杜預左傳注謂餘祭使札而後為闔所弑是也

下復紀五年至十七年然後紀餘昧元年至四年緣

世家脫闕弑餘祭句乃互倒二王之年數復據誤例

年數之世家以改年表不悟餘祭已於四年被弑安

復得有五年以下耶今正

六國表第三

案周元王元年乙丑至秦二世三年甲午計二百七

十年

論秦之暴戾不如魯衛之德義

案各本誤作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今正

史記探源

卷四

南

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

也接 獨有秦記

案各本中云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此劉歆語

也指魯闕孔壁河間國民間所藏古文經傳而言然

五宗世家不載則此言無徵矣上言燒天下詩書即

本紀所謂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者燒之也

然則詩書所以復見自有博士官所職爾何待人家

所藏哉又曰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然則先秦之本

紀年表世家列傳何所據而作之此亦歆語也今刪

周元王元年

集解徐廣曰乙丑皇甫謐曰元年癸酉二十八年庚子崩

案此定王始終之年也謐誤屬之元王

定王元年

集解徐廣曰癸酉皇甫謐曰貞定王元年癸亥十年壬申崩

案謐謂景王崩於二十二年戊寅敬王崩於四十四年壬戌則癸亥為元王元年而以當定王謬也詳本

史記探源

卷四

五

紀

秦武王元年張儀魏章皆出之魏

案監本作皆死於魏誤也今從毛本本紀作皆東出之魏

昭王二年彗星見止

案各本下有彗君為亂誅五字誤也秦有商君死於孝公二十四年見上文無所謂彗君也本紀是年庶長卮與大臣諸侯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此言彗君不知謂誰今刪

莊襄王楚元年取東周

案毛本東下衍西字西周自昭襄王五十二年已取之矣此從監本

二年蒙驁擊趙榆次新城狼孟○三年王齮擊上黨

案二年三年四字各本皆脫今依六國年次補

始皇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

案監本作興軍至鄴軍至太原脫四字此從毛本

魏獻子○衛出公飲大夫大夫不解襪公怒大夫即攻公公奔宋

史記探源

卷四

六

案監本誤入趙表出公誤作莊公襪誤作履皆與左傳不合毛本不誤而脫大夫字者再語意不明今依

文正

文侯五年盜殺晉幽公立其子止

案毛本誤作魏誅晉幽公立其弟止此從監本晉世家曰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

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語較詳與監本合

二十四年秦伐我

案監本誤作伐秦此從毛本與世家合

惠王十六年與秦孝公會杜平

案毛本與字上有徐廣曰句似衍此從監本

三十三年衛鞅亡歸我我怒弗內

案監本脫一我字此從毛本世家作商君亡秦歸魏魏

怒不入與此意同

景潛王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

案毛本誤作桓衍蒲陽此從監本世家同

韓列侯三年接三月

案監本中有鄭人殺君句此涉四年鄭相子陽之徒

史記探源

卷四

七

殺其君繻公而衍也此從毛本

哀侯二年滅鄭康公康公以二十年滅無後

案監本脫康公以三字此從毛本

桓惠王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

案毛本重城字衍也此從監本世家同

趙敬侯八年襲魏不克

案監本誤作襲衛此從毛本魏世家同

成侯三年伐衛取都鄙七十三

案毛本作伐鄭世家作取鄭邑此從監本未知孰是

惠文王二十九年秦攻韓闕與趙奮將擊秦大敗之

案監本誤作秦拔我闕與不知是時闕與非趙地秦

敗而非拔也此從毛本

三十年秦擊我闕與城不拔

案毛本此二句脫此從監本

楚肅王五年魯共公元年

案毛本誤入肅王六年此從監本魯世家穆公二十

三年卒此表穆公元年在魯王元年則三十三年適

當肅王四年至五年乃為共公元年也

史記探源

卷四

六

宣王十三年君尹黑迎女秦

案君尹疑是令尹之誤秦本紀楚世家皆無之

頃襄王二十三年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為郡距秦

案監本作秦所拔我江旁反秦此從毛本

幽王悼元年

案世家作幽王悼未知孰是

燕王噲五年君讓其臣子之國願為臣

案各本誤作願為臣今從世家正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案此表爲後人所亂以致語例殊乖六國初起惟秦紀年紀月諸侯有月無年是也而楚懷王獨紀二年其乖一也二世二年有後九月懷王於二世二年六月爲一月二世三年五月爲二年一月秦計閉楚不計閏其乖二也更名爲常山前不言趙更名爲臨菑前不言齊更名爲西魏前不言魏則知是故何國乎其乖三也義帝元年以後漢以十月爲歲首各國以一月爲歲首其乖四也以漢之二年後九月當各國之九月漢有閏各國失閏是以由後推前遞差一月

史記探源

卷四

九

致十八王之一月惟漢題正月各國脫一月以其二月當漢之三月諸侯罷戲下之國於漢屬四月各國稱三月其乖五也臨江王殷王之十二月衡山九江燕王皆稱二年一月五王皆項氏所封而紀年與紀月殊科其乖六也項王死於十二月於漢繫之正月其乖七也高祖紀正月卽皇帝位次言徒韓信封彭越此表惟徒韓信在正月卽帝位封彭越皆在二月其乖八也元年趙王趙歇徒代齊王田市徒膠東皆計故國之月五年齊王韓信徒楚衡山王吳芮徒長

沙別從新國之月其乖九也韓王信徒代在六年春見本傳此表在五年二月其乖十也今攷定之以月爲綱仍當有一國紀年者以閏故否則不知上年之後九月非次年之十月也秦未亡紀秦年秦既亡紀漢年不紀楚年者諸侯王有始屬楚楚亡而歸漢直漢之五年漢有五年不可無元二三四五年故也漢元年正月懷王始爲帝項羽吳芮共敖英布田都田安沛公章邯司馬欣董騭臧荼司馬卬申陽皆始爲王當稱一月漢以紀年改稱正月趙歇田市韓廣魏豹韓成爲王久矣特爲項王所徙當并其故國計之曰二十六月十九月三十月十八月二十一月也以明月分爲主不及備載全文列表如左

史記探源

卷四

十

秦	楚	項	趙	齊	漢	燕	魏	韓
二世元	隱王陳		王武					
年七月	涉一月		臣一					
八	二							
九	三	武信君二	王田沛公王韓王魏	備一月	廣一月	告一月		
		項梁一						
		月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端月	十二月	十一月	月二年
四	三	二	月懷王	殺	項梁	三	二	王景駒	死	敗四	十月
爲章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月	王趙	殺	爲李
二	月市	王田	走田	假一	殺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豹	王魏	四	三	二	自	圖	急	成	王	韓	一

		公楚	十	嬰	九	高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端月	十二月	十一月	月三年	後九月
	十九	沛	將	王	子	之	趙	趙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二十	十五	十八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所殺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十一	魯公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十一	十二	羽一月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十四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十四
		降	秦	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十四
		王	月	年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十四
			七	二十	十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十四
				十五	十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十四
				十八	十三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十四
				十七	十二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十四
				十九	十四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十四

十四	五十六	十六	三	五十一	二	四十一
十五	五十九	十七	三	五十二	三	四十二
十六	五十八	十八	四	五十三	四	四十三
十七	五十七	十九	五	五十四	五	四十四
十八	五十六	二十	六	五十五	六	四十五
十九	五十五	二十一	七	五十六	七	四十六
二十	五十四	二十二	八	五十七	八	四十七
二十一	五十三	二十三	九	五十八	九	四十八
二十二	五十二	二十四	十	五十九	十	四十九

史記探源 卷四 七

案張照攷定之表尚有四誤秦末有年漢初無年自亂其例一誤也漢有五年而無元二三四四年是見龍无首也二誤也諸侯罷戲下之國各本於漢屬四月各國稱三月三月皆誤四月不誤項紀高紀可證今皆列於三月三誤也自元年一月至五年十二月二年有閏實為四十九月今以為四十八月四誤也故復訂之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案此篇以下褚先生補而託之太史公者也敘論云

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今案太史公述漢事不自此始而臣遷之稱突出於此者非遷作而託之遷猶非褚先生作而託之褚先生也臣遷之稱始於此太初之文亦始於此益可為太初而託非太史公語之證知是褚先生補者其人能補史記必與太史公文相似不在楊平通下故知所補在此不在彼也

高祖功臣侯表第六

案此并褚先生補亦為後人竄亂也敘論云至太初

史記探源 卷四 夫

百年之間見侯五夫曰至太初間者即所謂太初而訖也表乃云太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是抹去天漢太始征和年號納之太初遂以後元二年為太初十八年以牽合於太初而託之說則何不表至孺子嬰初始三年亦不過太初一百十四年不仍可謂太初而託乎見侯五索隱謂平陽侯曹宗曲周侯酈終根陽河侯齊仁戴侯秘蒙穀陵侯馮偃也今案穀陵侯偃建元四年後即無攷不及太初當是遺脫征和二年平陽侯宗坐太子死國除三年陽和侯仁後元

二年曲周侯終根戴侯蒙皆坐祝詛死國除則終是表於所謂見侯五者無一存焉矣此豈一人之言乎

惠景問侯者年表第七

案表云太初已後下云容成侯光後元二年坐祝詛

國除竄亂與上篇同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案表云太初已後下云南命侯賀龍領侯長征和二年國除竄亂與上二篇同末云後進好事儒者諸先

生曰太史公記事盡於孝武之事曾謂褚先生并太

史記探源

卷四

无

初而訖之言而食之乎此詭託褚先生者之辭後進

好事儒者殆其所以自謂乎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案此表訖於太初與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同褚先生

補尙未經竄亂也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張晏云亡

案表云孝景元年置司徒官不知哀帝始改丞相爲

大司徒光武去大乃稱司徒孝景時安得有此官又

述事至孝成鴻嘉元年殆自表其非才妄續耶集解云太始以後後人所續引班固云遷記事訖于天漢說亦非也詳序證麟止後語節注及太史公自序下八書

禮書第一

張晏云亡司馬貞曰取荀卿禮論

案此書敘論專爲太初改元改正朔易服色而後非

麟止以前語下錄禮論與樂書錄樂記皆與漢事不

相及豈不於封禪平準等書爲自亂其例乎豈若漢

史記探源

卷四

手

書禮樂志之得體乎

樂書第二

張晏云亡司馬貞曰取禮記樂記

案敘論云後伐大宛得千里馬作歌中尉汲黯進曰

先帝豈能知其音耶丞相公孫宏曰黯誹謗聖制當

族不知宏卒於元狩二年黯卒於元鼎五年至太初

四年乃得宛馬後黯卒十二年宏卒二十一年矣作

偽者乃欲起二死人於地下爭論於武帝之前與玉

臺新詠所載柏梁臺詩梁孝王與衛大將軍聯句其

不知世次相同甚可笑也

律書第三

案八書皆贗鼎此篇以下皆後人取漢書諸志補之也張晏所序亡篇有兵書顏師古曰序目無兵書小司馬於太史公自序兵權下云卽兵書也遷沒之後亡褚少孫以律書補之是小司馬亦知此書非太史公作也特未知律書取於律志故猶誤以爲褚少孫補也敘論武王伐紂吹律聽聲等語乃補竄者用爲僞託兵書之據不知兵書當言卒乘之制此仍見其

史記探源

卷四

三

不類也

歷書第四

案此書例以五帝本紀而刺謬者三本紀謂堯以閏月正四時是堯以前用陽歷未置閏也詳閏月句下此則歸之黃帝一也本紀顓頊繼黃帝無少皞此有少皞插入黃帝顓頊之間二也五帝無少皞故本紀無終始五德之說此書言之甚詳三也錄自漢書律歷志而背謬者亦三志云其以七年爲元年上承元封七年爲文明乎元封七年改元太初也此書上承

今上卽位爲文則似建元七年改爲太初元年矣此

割裂漢書而誤者一也十二諸侯年表終於周敬王四十三年歲在甲子以此下推則太初元年屬丁丑資治通鑑因之此與漢書以是歲爲馮遂攝提格爾雅焉逢甲也攝提格寅也此因襲漢書而誤者二也凡甲年寅月屬丙不屬甲爾雅月在甲曰畢正月爲陬此書云月名畢聚聚卽陬之聲通字也漢書尙無此句此增飾漢書而誤者三也

天官書第五

史記探源

卷四

三

案此書錄漢書天文志而次序互異詳略不同也分野以州言與天文志同以國言與左氏傳周禮注地理志皆異何其雜也謂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本紀無之卽可爲非太史公語之證更有不類者一大爲天日次之星則小矣此書乃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正義太一天帝之別名又曰其內五星五帝坐索隱謂蒼帝靈威仰之類是六天帝亦星名豈天小於日乎抑日小於星乎或星亦有日神之坐猶當爲天帝所屬其如天帝有星日神無星何

且書襲志志出甘石星經說文女部引甘氏星經太白上公妻曰女媧此與織女嫁牽牛同一矯誣視六天帝而有甚焉劉歆以前豈有此乎歆為天文志而託始於甘石星經猶之為三統歷而託始於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為終始五德之說而託始於鄒衍五色人帝則託始於呂覽六天帝五色天帝上有昊天上帝故為六與分野皆託始於周官司服及馮相氏保章氏為春秋古文則託之左穀為古文尙書則託之孔安國皆歆與所徵通逸禮古書周官爾雅天文圖讖千數人所作也

史記探源

卷四

七

封禪書第六

案此書錄漢書郊祀志而去其昭宣以下也餘詳孝武本紀下此書之自相矛盾有獨甚者天帝有五以五德分五色人焉知之豈有人會上天平曰以五色人帝所感生推而知之也五色人帝之說自終始五德始終始五德之說此書謂自齊威宣時驪子始其說亦不足信詳序證五德節及孟荀列傳下姑如其說據之則是齊威宣以前未有為終始五德之說者

即無人知有五色天帝矣何以秦襄公文公在春秋前已祠白帝宣公與魯莊公同時已祠青帝靈公猶在姜齊未亡田齊未興之時已祠黃帝炎帝乎矛盾一矣謂秦水德色上黑何以終秦之世徧祀青黃赤白四帝獨遺黑帝不祭乎矛盾二矣漢高赤帝子何以祭黑帝矛盾三矣當由所徵通天文圖讖者所為不出一手國師公不及親覽故不能畫一焉

河渠書第七

案此書錄漢書溝洫志而去其自鄭國渠以下

史記探源

卷四

七

平準書第八

案此書錄漢書食貨志而任意割裂也志上篇曰漢興接秦之弊上承始皇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而言此無上文則接秦之弊何弊乎又云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或乘牛車上承民亡蓋藏下啟約法輕租而言其下篇曰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上承秦錢半兩而言此書於將相乘牛車齊民亡蓋藏下突接云於是為秦錢重難用語無倫次至此此後世妄人所為非劉歆之過也或曰安知非劉歆

爲書班氏增書爲志耶曰自五行志外無班氏作者
詳序證要略節注必是劉歆作志後人截之爲書也
古文行文如造物生人全體皆具非若造偶人者始
造頭次造身次造股肱手足以附益之也知劉歆必
不造不完具之律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準書而造完
具之律歷天文郊祀溝洫食貨志者如增書爲志便
如造偶人者支支節節爲之此劉歆所不屑爲惟截
志爲書乃如殘全體爲斷頭陷胸折足之人也折足
謂至烹宏羊天乃雨而止詳序證漢書節此直不通

史記探源

卷四

五

文理者所錄爾

史記探源卷五

解廬藏板

歸安崔適

三十世家

吳太伯世家第一

餘祭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至晉國其萃於三家乎

案此文雖出左邱明非當時語也孔子世家曰古者
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
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論語子曰吾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則孔子反魯

史記探源

卷五

以前國風必不止於十五雅頌亦未得其所不盡可
以絃歌何以季札觀樂爲歌周南以下與孔子刪存
之詩無少增損而皆可絃歌與正樂後無異耶且自
二南至三頌學童誦之極速須歷數時使工瑟歌則
曼聲緩節恐非一日所能畢客來觀樂豈如計吏鉤
稽案牘窮日夜之方爲之耶是聘魯之文非當時語
也適衛說遠瑗史狗史鱗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案
是歲爲魯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年八歲世家定公十
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反乎衛主遺伯玉家呂氏春秋

召類篇史默曰今邁伯玉為相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說苑衛靈公問於史鱗云云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鱗言告之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是子路子貢從夫子適衛後伯玉史魚尚在也左定十三年傳初衛公孫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鱗而告之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是公叔文子卒於定十三年也公叔文子即公叔發惟公叔氏是世卿從政不以年限伯玉似非公族史鱗史屬庶姓禮曰四十曰強而仕五十

史記探源 卷五

二

曰艾服官政則入仕必在四十以上再越四十八年而孔子適衛皆旌期矣諸書但言三人之賢不言其壽豈應於衛獻之世即為卿佐是適衛之言非當時語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案趙韓魏三子雖相繼秉政然前乎趙文子者為中行穆子中行獻子後乎魏獻子者為范獻子至中行文子范昭子與趙簡子相攻知伯瑤尤強幾滅趙氏是時六卿之勢力不相上下季札非著非蔡何由知中行范知必滅分晉者在此三家乎自是二

家分晉後語猶之八世之後莫之與京為田氏王齊後語可以知左邱明之世次而雪親見夫子之謬矣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

索隱左傳曰而又何樂此畔字宜讀曰樂謂聞鐘聲也畔非其義耳

案畔當讀為槃于游田之槃書偽孔傳詩般箋皆訓為樂易訟馬注盤大也方言一般大也說文作大也半般同聲故彼借盤般為伴此借畔為般槃也又可

史記探源 卷五

三

聲直是改畔為樂非讀曰之謂且畔豈可讀曰樂乎豈以死倍吾心哉接聞弒王餘祭接弟餘昧立接王餘昧三年接楚公子圍弒其王夾敖而代立○六年楚靈王會諸侯○七年楚伐吳○八年楚復來伐○十五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焉○十七年王餘昧卒案各本誤脫聞弒王餘祭句誤倒二王之年誤增十七年王餘祭卒句誤移弟餘昧立句於其下誤餘昧三年為七年猶以為餘祭之年也下因誤六為十誤七為十一誤八為十二誤十五為二誤十七為四今

依春秋經左氏傳及年表補正

於是吳公子光曰接兩公子將兵攻楚至而內空無骨

鯁之臣接此時不可失也至母老子弱接是無奈我何

案各本兩公子將兵至骨鯁之臣四句誤在母老子

弱下今依左傳正

而忘句踐殺汝父乎

案各本句首衍爾字當是而字之旁注誤入正文又

倒在上也今刪

六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至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接

史記探源

卷五

四

至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至與魯盟乃去接十一年

復北伐齊接齊鮑氏弒齊悼公至齊人敗吳吳王乃引

兵歸接十二年復伐齊越王句踐率其眾以朝至吳王

不聽接遂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而歸接使子胥於齊至

以觀越之滅吳也接十三年

案各本誤六年為七年移敗齊師於艾陵句於會繒

之前皆在七年又脫十二年三字今皆依年表正

吳王與晉定公爭長接吳王已盟

案各本中云吳王曰於周室我為長晉定公曰於姬

姓我為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此劉歆竄入

左傳以釋春秋又竄入此篇也國語吳語吳王以日

中為期而昧明振旅聲動天地又使罪人自剗酬答

凡以爭先歃耳故下曰吳公先歃晉侯次之即左傳

趙鞅呼司馬寅曰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

也司馬寅曰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

輕不忍久請少待之注少待無與爭據此言則下文

必無先晉之理而曰乃先晉人此於上文且相背不

但於國語相背矣其所以為此言者以春秋書曰公

史記探源

卷五

五

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羊傳曰吳主會則曷為先

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豈以歃之先後為次

乎古文學家務與今文相反故以先晉侯釋之竄入

世家者削去司馬寅語更無倫次豈趙鞅怒將伐吳

吳遂懼而從之乎今刪

余讀春秋國語

案各本作春秋古文此劉歆竄改也今依五帝本紀

贊語正

齊太公世家第二

太公望呂尚者

索隱譙周曰姓姜名牙案文王得之渭濱云吾先君

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蓋牙是字尚是其名後

武王號為師尚父則尚父官名

師尚父

集解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案呂尚之尚即尚父之尚尚父本是尊號其後解為

官名又後去父存尚誤謂人名轉以牙為字矣周初

王公皆無字太公望何獨有之譙周謂名牙是也

史記探源

卷五

木

武王曰未可還師接居二年

案各本中云與太公作此泰誓是謂泰誓篇文乃武

王與太公合作豈如裨諶世叔之草創討論乎抑如

漢武帝衛大將軍之柏梁聯句乎此字更不可通上

承還師為文豈此數語亦泰誓文乎增竄之跡甚彰

去此句乃與周本紀同今刪

五年○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

桓公於壇上至而桓公於是始霸焉

案此盟於魯為莊公十三年春秋書之太史公於此

事再見於魯世家三見於管仲傳四見於魯仲連傳

五見於刺客傳且為齊霸所自始中錄管仲語視公

羊傳為詳繁露說苑亦載之此固春秋時一大事焉

左氏於是盟無傳惟於十年長勺之戰有曹劌戰勝

而無反侵地事劌沫聲近必是一人改劫為戰故與

今文學立異此古文家恆情也

昔三代受命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禱梁父至桓

公乃止

案此桓公之微言意欲稱王也管仲謂遠方珍怪物

史記探源

卷五

七

至乃得封即諷以四海尚未一統故桓公意止

初齊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

案徐嬴各本誤作徐姬涉上下文兩姬字而誤也今

依左傳正索隱徐嬴姓今言徐姬者姬是眾妾之總

稱未盡是姓望文生訓何以下文葛嬴宋華子不稱

葛姬宋姬耶

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而立公子無詭為君○以故

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六十七日○十二月乙亥

無詭立乃棺接辛巳夜斂殯○無詭立三月死無諡○

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齊人恐殺其君無詭至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

案各本乃棺下有赴字此劉歆竄入左傳以徇其經書卒日爲赴日之謬說詳序證告則書節又據左傳竄入也左傳曰十二月乙亥赴彼言赴不言棺則此言棺不言赴明矣今正春秋僖十七年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此文在十月者列國雜用夏正不獨晉也齊亦有之文十七年九月齊商人弑其君舍左氏在七月襄十九年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左氏在五

史記探源

卷五

八

月壬辰皆先二月經用周正傳用夏正故也壬辰後辛卯一日其卒當在亥子之間故經書辛卯傳謂壬辰也以彼例之此云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卽經之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也此云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在周正二月矣惟此云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春秋在正月此轉後經二月月分既乖事實亦必有誤矣蓋齊桓公於夏正十月卽周正十二月卒正月宋公伐齊二月無詭立而殯桓五月宋師與齊師戰齊師敗績乃殺無詭而立昭也此文與左

傳皆經後人竄改故殺無詭在三月而宋所敗者爲四公子之徒史記原文若何今無從攷正矣

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

案此長翟焚如之弟榮如也魯世家載此事亦在是年左傳以爲齊襄公二年杜注魯桓公十六年齊獲榮如案晉獲焚如在魯宣公十五年上距桓公十六年百有三年矣豈榮如被獲百有三年而其兄焚如尙能爲寇乎惟獲榮如在惠公二年乃當魯宣公二年弟先兄獲十四年耳事理爲近

史記探源

卷五

九

蕭同姪子

案各本作蕭桐叔子此劉歆從左傳改今依晉世家及公羊傳正解詰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弟之子嫁於齊生頃公案凡稱姪弟之子者別於適夫人之子也古雖同父之子猶以母之貴賤爲貴賤故曰母以子貴子以母貴卻克不曰蕭同之子而曰蕭同姪子者更含賤之意左氏改爲叔子杜預解作蕭桐叔之子賤之之意不達矣劉歆務爲苟異故失當時語意也晉世家既從公羊此文雖真出左邱明太

史公不當兩從以致自相乖異況欲語乎
成請老於崔崔杼許之

案各本作成請老於崔杼此杼字涉下文而衍今刪
崔者邑也下文崔宗邑可證

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昭公接四十二年

案各本中云彗星見景公坐柏寢歎曰堂堂誰有此
乎羣臣皆泣晏子笑景公曰彗見當齊分野云云此
從晏子春秋竄入且誤合二事為一事也彼文景公
游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

史記探源

卷五

十一

艾孔梁邱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此一事也又
云景公之時焚惑守于虛虛齊野也此又一事也分
野之說創自劉歆詳序證分野節晏子春秋此言亦
劉歆竄入又竄入世家也今刪

鮑子弒悼公赴于吳

案年表吳世家同左傳謂悼公殺鮑牧而於弒悼公
者但曰齊人不得其主名亦劉歆之立異也此時有
弒君之權力者田乞而外非鮑子而誰

魯周公世家第三

周公佐武王接破殷

案各本中有作牧誓三字與齊世家武王與太公作
此泰誓語增竄之跡略同此更可笑豈不作牧誓便
不能破殷耶今刪

封周公旦於接曲阜

案各本中有少昊之虛四字後人竄入也五帝本紀
無少昊何有少昊之虛且營邱不言逢公之虛商邱
不言闕伯之虛於陳不言顓頊之虛於鄭不言祝融
之虛此獨何以異之耶今刪

史記探源

卷五

十二

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
案撰異曰此今文也質讀為周鄭交質之質正義曰
以贄幣告三王誤矣尚書作公乃自以為功案作功
者古文

巨巧

案此今文說也尚書作予仁若考偽孔傳曰我周公
仁能順父以父訓考偽孔傳乃王肅所作晉古文說
多出漢古文太史公訓考為巧故以巧字易之考巧
皆从乃聲例得相通則與古文說異矣

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
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
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
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管叔武庚等果率
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接遂誅管叔殺
武庚放蔡叔

案此今文說也大傳曰管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于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
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

史記探源

卷五

三

監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遂踐奄與此篇合
皆謂周公聞流言即奉王命率師東征故能平亂無
避居事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
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
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鄭注
辟謂辟居東都言我今不辟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
讓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告于我先王言愧無辭
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義與伏生
太史公說絕異此古文說也信若是正落二監度內

得不即日舉兵西向滅周周公顧有以告我先王耶
乃周公辟居東都則祿父伏而未動遷延二年之久
俟周公復持兵柄始畔逆以取誅夷天下有與此癡
人作賊者乎然鄭此注古文經之居字啟之世家無
此蓋亦本於今文也各本東伐下有作大誥句後人
從書序竄入詳序證書序節今刪

諸侯咸服宗周接周公歸報成王

案各本中述作餽禾作嘉禾事亦從書序竄入今刪
成王七年至周公乃還政於成王

史記探源

卷五

三

案此今文說也自武王崩周公踐阼代成王攝行政
當國至成王七年即周公攝政七年也明堂位曰武
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
諸侯於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是周公攝政七年即
成王七年也與此文合鄭君乃曰文王崩後明年生
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
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
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
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

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則居
攝之元年也見詩幽譜疏及禮明堂位疏案鄭以居
攝元年為成王五年則五年以前政自誰出文王世
子曰成王幼不能泄阼周公相踐阼而治以此言之
豈成王年十四以前不幼不弱自能踐阼至年十五
乃復幼弱不能泄阼復迎周公踐阼而居攝乎古文
學說之不通事理無甚於此者故詳辯之
綱編如畏然接周公接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接稱
為人父母

史記探源

卷五

五

案各本畏然下云成王少時病周公自揃其蚤沈之
河亦藏其策於府至反周公一節豈有周公兩次禱
疾兩次被譖成王兩次見書而泣皆如一轍之理此
節出蒙將軍傳乃蒙氏之寓言自喻其忠於二世也
詳序證傳記寓言節及彼傳下妄人誤謂實事據以
竄入世家文亦彼詳此略可為彼係原文此乃節要
之證周公下竄入歸字乃字下云作多士作無逸亦
從書序竄入多士之文以告商王士豈亦恐成王壯
治有所淫佚而作耶今皆刪正

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接自湯至于帝乙
案各本中云多士稱曰不知上下文皆述周公之辭
增此四字作史臣引尚書語何為今刪
其民皆可誅周接文王日中昃不暇食
案此周字下屬文王為句別於上文皆言殷王也各
本從中插入多士二字遂成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
暇食尚成何語若以多士為篇名則此文不出多士
乃出無逸今刪

以誠成王接周公在豐

史記探源

卷五

五

案各本中敘作周官作立政事亦從書序竄入今刪
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至以衰
周公之德也
案此今文說也大傳曰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
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
乃葬周公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與此說合尚書此
文在周公居東下王乃開金縢而迎周公歸則節次
與今文家異今文說無辟居事則雷風之變無緣在
周公生前也凡此篇所錄金縢文其為今文說四今

文一無一從古文說者

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質

案質各本誤作功此後人據古文尙書改致與上文

乃自以為質句乖異今正

伐之於胙接曰陳爾甲冑

案各本中有作胙誓句亦從書序竄入今刪

文公十一年魯敗翟于鹹獲長翟喬如至以命宣伯接

是歲接鄭厲伐宋至獲長翟緣斯

案各本宣伯下設作初宋武公之世此後人據左傳

史記探源

卷五

末

改今刪是歲二字依年表補年表宋武公卒於魯惠

公二十一年前此百三十二年也宋獲緣斯在昭公

二年宋世家同即魯文公十一年是宋獲緣斯與魯

獲喬如同歲也齊獲榮如左傳以為襄公二年則前

此八十年此篇及齊世家皆謂惠公二年乃後此十

年也至魯宣公十五年晉獲夢如四人之被獲相去

二十三年耳於理為近據左傳則榮如被獲先其兄

夢如百有三年豈有弟死百餘年其兄尚能為寇者

乎此篇齊獲榮如之歲與齊世家同與左傳異不應

宋獲緣斯之歲與年表宋世家皆異與左傳同也其

為妄人竄改明矣

比及葬三易表接昭公三年朝晉

案各本中云君子曰是不終也左襄三十一年傳曰

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謂不能終於君位也依彼

竄入而截去數字似謂不終喪禮矣滅裂至此今刪

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至伐之不克而止闕季桓子

受齊女樂孔子去

案受女樂在十四年此承十二年事而言中有關文

史記探源

卷五

七

也

觀接隱桓之事接及叔牙慶父潛公之際接襄仲殺適

立庶至昭公以奔接何其亂也接至掛讓之禮

案各本誤作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

桓之事云云退隱桓於閔公之下移何其亂也句於

隱桓之上豈隱桓襄仲昭公之事不為亂乎季友鳩

死叔牙而後慶父弑潛公是叔牙與潛公不相及也

全書潛公潛王皆作潛無作閔者則觀慶父及叔牙

閔公句慶父誤倒在及叔牙上閔字乃潛字之誤也

今正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召公疑之接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

案各本中有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二句例以上下文召公疑之召公乃說二句皆稱召公中間兩稱君奭文例不倫益可為從書序竄入之證今刪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等語尙知與此篇周公攝政當國踐阼語意不合故未竄入也

史記探源

卷五

文

案各本兩言之黨皆脫索隱劉氏云其父兄為執政年表曰公欲殺公卿立幸臣公卿誅幸臣案幸臣即寵姬宋之父兄也是皆當有之黨二字今補及蘇秦死而齊潛王復用蘇代

案潛王各本誤作宣王涉上文而改也上云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年表燕噲元年齊潛王四年是蘇秦死於潛王時復用蘇代者安得為宣王耶今正

禹薦益句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接而勢重盡在啟也接已而啟與友黨

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接而實令啟自取之

案各本脫而勢重盡在啟也句友誤作交謂禹名傳天下於益下復衍已字索隱遂誤讀禹薦益已為句解曰以已配益則益已是伯益或曰已語終辭以下文兩言於益下皆有已字也句讀一誤說解更不可通皆脫句衍字使然也今皆依韓非子外儲說正陳杞世家第六

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接殺桓公太子免而

史記探源

卷五

九

代立接數如蔡淫接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接其母蔡女故蔡人為殺五父接而立躍接是為厲公接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接厲公立七年卒接立中弟林

案各本誤改誤析誤倒誤竄紛如亂絲幾不可讀今依年表及左傳更正左傳陳厲公蔡出也此以其母蔡女屬佗佗即五父此云為佗殺五父厲公為躍在位七年此以佗為厲公躍為利公索隱謂厲利聲近遂誤是也春秋桓公五年陳侯鮑卒六年蔡人殺陳

佗則佗殺太子免而代立之次年即見殺安得以在位七年之厲公當之且為佗殺免者蔡人為免弟殺佗者又是蔡人佗娶蔡女蔡女淫于蔡人佗亦數如蔡淫皆誤析一事為二事桓公病而亂作故再赴周太史為敬仲筮得觀之否皆劉歆語詳序證告則書節及變象互體節

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至莫之與京

案此無漢學家言自是左邱明語然可見其為田齊時人與吳晉趙世家知趙韓魏分晉事同不然曹騰

史記探源

卷五

三

蕭順之楊忠李昉時皆貴顯何以無豫知其子孫當為帝王者乎

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

接楚靈王滅陳五歲

案各本中云陳顛項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語

出左昭八年傳傳又有歲在鶉火是以卒滅等句皆

劉歆竄入詳序證分野節今刪正

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為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

所封○右十一人者

索隱秦祖伯翳解者以翳益為一人今言十一人敘

伯翳而又別言垂益則是二人也然秦本紀敘翳之功云佐舜馴鳥獸與舜典命益作虞考予上下草木鳥獸文同則為一人必矣且舜本紀敘十人無翳而有彭祖

案以舜本紀例之此云垂益夔龍疑當作垂夔龍彭祖後人習見垂益不知益即翳誤增益而去彭祖以合十一人之數爾

衛康叔世家第七

故紂之亂自此始

接康叔之國

史記探源

卷五

三

案各本中云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

誥梓材以命之亦從書序竄入所為但有梓材謂之

兼增二誥無此文理蓋妄增而又譌脫也今刪

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

索隱康誥稱命爾侯于東土又云孟侯朕其弟小子

封則康叔初封已為侯也比子康伯即稱伯者方伯

之伯非至子即降爵為伯也至頃侯德衰不監諸侯

乃從本爵稱侯非賂夷王而稱侯也

日知錄曰頃侯以前之稱伯乃伯子男之伯也索隱

雖有詩序旄邱責衛伯之文可據然非太史公意也古無以方伯之伯而繫論者周公召公二伯也其論則曰文公康公

案顧說是也康誥稱爾侯孟侯乃諸侯之侯兼五等之通稱大傳略說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雖出今文外乖經義疑是後人偽託何足為

初封已為侯之證上文封康叔為衛君不言衛侯即可為非侯之證二伯之尊比於三公虢公鄭伯秉政王朝不終其身何能世及頃侯以上焉得六世為方伯耶詩序衛宏所作古文家言不足以難史記也

史記探源

卷五

五

庶侯卒太子其伯餘立為君其伯弟和○攻其伯於墓上其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

索隱此說非也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國語謂之獻聖又詩著衛世子其伯早卒不云被殺若武公殺兄而代立豈可以為訓而形之國史乎蓋太史公采雜說而為此記耳

攷正臣照案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稱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微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已四十餘矣使果篡其伯而自立則其伯見弑之時齒加長於武公

安得謂之蚤死乎髡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既葬而其伯自殺則是時已脫髡矣詩安得猶謂之髡彼兩髡乎是其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

案李斯傳湯武弑其主天下稱義焉衛君弑其父而衛國戴其德當指此事而言衛君負篡弑之名而後世稱其德者惟武公爾改兄為父者其伯君也春秋之義臣子一例僖公可稱閔公子則其伯亦可謂武公父不稱君者以上文稱其主而避重修辭之例然

史記探源

卷五

五

也索隱震於獻聖之名以為不當有殺兄事不思齊桓公殺子糾唐太宗殺建臣與此事同而以功覆過逆取順守有名譽於天下後世亦同何獨異於武公其伯耶其伯蚤死之說出自鄒風柏舟毛詩序實因鄒風柏舟魯詩說而小變其文退徒其篇也劉向傳魯詩者所為列女傳曰衛寡美夫人者齊侯誤作后之女嫁於衛至城門而寡入持三年之喪弟立請願同庖不聽衛君使人怒於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非石不可轉也我

心非席不可卷也與毛詩序篇名柏舟同夫人姜氏
同代立者爲衛君之弟同所親欲其改嫁而弗許作
詩白誓亦同惟不言衛君爲其伯不言自殺不言蚤
死則與史記詩序所言皆異詩序衛宏所作古文家
故與今文說立異別爲邶風柏舟作序而移其說以
序邶風柏舟其姜卽寡姜之聲轉所作者邶風柏舟
則邶風柏舟非其伯妻作兩髦不謂其伯其伯亦不
蚤死是詩序無一字不鑿空史記無一語不鑿實據
彼難此猶寶康瓠而棄周鼎也

史記探源

卷五

五

周平王命武公爲公

案夷王命衛爲侯傳世也平王命武公爲公及身也
故後世見於春秋仍曰衛侯世家自莊公以下亦皆
稱公者臣民稱之曰公非王命爲公也臣稱其君雖
子男之國亦曰公如春秋書邾子許男左傳有邾文
公許悼公是也何論侯國

獻公十三年孫文子語邁伯玉

案此與魯襄公十四年傳文同孔子世家襄公二十
二年孔子生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過匡反衛

主邁伯玉家後此六十四年矣曲禮曰四十曰強而
仕若文子見問在伯玉初仕之年已及四十再越六
十四年則百有四歲矣雖古多高年之人然淮南子
曰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莊子曰伯玉行
年六十而六十化以此推之論語稱伯玉使人於孔
子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正當在五六十之間與
孔子之年相若不似百餘歲之人孫文子逐君之年
孔子未生伯玉豈應已仕此事於春秋古文無與疑
是左邱明之失實也

史記探源

卷五

五

殤公秋立十二年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

故獻公晉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

案春秋書曰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
叛衛侯衍復歸于衛剽卽秋也衍卽獻公此文與之
相反誤也

衛石曼尊逐其君起○衛出公輒自齊復歸立

案隱左傳作石圃此專音圃穀梁作曼姑專或音姑
諸本多無曼字

案年表衛君起元年石傅逐起出輒復入春秋哀公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也繁露玉英篇曰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然則是年逐起亦為輒也為輒者貴先君之命也此事在春秋後太史公聞春秋於董生故推春秋意而終言之也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及祖伊以用西伯昌之修德滅仇國懼禍至以告紂

案監本重衍仇字似謂仇國懼禍至矣仇國已滅尚

何懼禍至之有此從毛本

史記探源

卷五

美

乃問於太師少師

案此今文也尚書作父師少師馬融曰箕子紂之諸

父鄭君曰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少師者太師

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為之此古文說也周本紀殷紂

昏亂暴虐甚殺王子比干四箕子太師疵少師惡

抱其樂器而奔周殷本紀微子與太師少師謀去而

比干剖心箕子為奴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樂器奔

周各本樂器上行祭字此以太師少師為樂官名乃

今文說也

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

案此今文也呂氏先謙覽引武王告諸侯之辭曰商

王大亂沈于酒德即此所謂紂沈湎於酒也又曰近

姑與息妫已為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周本紀曰今

殷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即此所謂婦人是用

亂敗湯德於下也此文與之義同則是伏生所傳者

乃今文也尚書作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改紂為我易湯為厥削去婦人是三字用字屬下讀

與此文義皆異自是古文詳下

史記探源

卷五

美

我其發出往

集解鄭云發起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索隱

往尚書作狂蓋亦今文尚書意異爾

案索隱以出狂為今文是以出往為古文為漢書儒

林傳遷載微子多古文說之言所誤爾倒矣我其發

出狂與我用沈酗于酒皆主代紂認過猶言天王聖

明臣罪當誅爾此晉唐人之意見古人以獨夫誅紂

豈守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之常我用沈酗于酒為古

文則我其發出狂亦古文也出往安得為古文撰異

謂鄭讀狂爲往爲從今文是也

吾家保于喪

集解馬融曰卿大夫稱家

案我其發出往者我其起而出往于周也卽下文武王伐紂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之意吾家保于喪者往周以保吾家使不至於亡也卽下文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之意皆今文也馬融訓家字亦從今文說尙書作吾家蓋遜于荒鄭注尙昏亂也在家不堪昏亂故欲遜出於荒野改保爲耄喪爲荒而增遜字

史記探源

卷五

夫

此古文也卽從古文說

今誠得治國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

案各本中有國治二字與上句意複必是衍文今刪此今文也但計去留之宜耳尙書作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非出我乃顛臍增刻子句釋文馬云刻侵刻也論衡本經篇云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眾庶又增微子曰句改刻子爲孩子訓不出爲性惡不出眾庶皆古文也凡史記錄微子篇係今文而與

古文文義皆異者五無一從古文者

必爲玉栝爲五栝

案各本下玉字脫今依上句補

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日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

案班氏五行志作洪範九疇彝倫迪敘下云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六極下云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志自二日至九日上皆

史記探源

卷五

夫

有次字五事之屬上有羞用農用等十四字故爲六十五字此惟四十三字疑本文與志同上有初字下不當無次字末有嚮用畏用四字前何以無羞用等十四字也今本爲後人翦截爾志又云劉歆以爲虞義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劃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案此說雖出劉歆班氏引之而弗非諒不與歐陽夏侯氏乖違僞孔傳曰神龜負文有數至于九不言書而言數遂爲陳搏以五十五點爲河圖四十五點爲雒書所本邵康節因

之朱晦翁因之圖入周易本義而近儒知八卦為河圖洪範為雜書者鮮矣不知有點無書亦當云雜圖何得謂雜書

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

案各本作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此後人據古文經改今依撰異稍為增損以正之曰尚書大傳曰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第六十四曰思心曰容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說苑君道篇大道容眾大德容下書曰容作聖

史記探源

卷五

辛

漢書五行志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此皆從今文也鄭注大傳曰容當為睿睿通也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君思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始從古文改今文應劭注漢書曰容古文作睿睿通也載其義未改其文也小顏改之誤睿作容於容寬也以上容字盡改為容此由不解應注古文作睿之古文尚書誤以為古字又謂睿

容同字不知小篆容古文作濬深也私閏切容古文作漱通也以萬切形音義皆不同更不願睿不訓寬且令漢書上文思心之不容容寬也下云言上不寬大包容容字上無所承其謬甚矣裴駰已從古文說則其時世家亦作睿然史記之文從無與伏董異者此可知矣

曰雨曰暘曰與曰寒曰風五是來備

案各本作曰時五者來備後人所竄改也今依撰異訂正之曰後漢書李雲傳曰五氏來備章懷注云史

史記探源

卷五

辛

記曰五是來備荀爽傳曰五臧咸備注史記曰五是來備玉裁案此二條可據以證今本史記之誤今本曰時五者來備凡六字此古文尚書也五是來備凡四字此今文尚書也原注李雲荀爽皆用今文尚書非用史記也氏者是之限借贗者是之轉注也史記本無曰時二字集解妄引孔傳云五者各以其時與正文不相應乃從古文尚書增改正文五是二字為曰時五者四字矣適案段君說則以上二條今本雖從古文亦後人所改原本亦從今文也凡史記所錄堯典禹貢金縢微子

洪範五篇今可攷見其爲今文與今文說者二十二條無一從古文說者然則漢書儒林傳謂遷載此五篇多古文說豈非劉歆所詭託爲已作證人而誣太史公者哉

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接國于宋

案各本中百作微子之命句從書序竄入今刪

是謂殤公接殤公元年

案各本中云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此劉歆竄入左傳與公

史記探源

卷五

五

羊立異又竄入此篇也今刪此篇贊曰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靈者十世贊語因世家而作豈有世家廢之贊語譏之自相衝決至此之理贊義出白公羊此文雖真出左邱明太史公間春秋於董生斷不應雜左氏以亂公羊也況其時未有此語乎

其後諸侯數來侵伐接十年華督攻殺孔父接殤公怒

遂弑殤公

案各本侵伐下云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遷

太宰華督督說目而觀之云云孔父下云取其妻此亦劉歆竄入也今刪正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先攻孔父之家劉歆自知其行與春秋所予者相反故別造古文與他事之反對公羊者猶不過破壞春秋至於污讒孔父意主舍射孔子與竄入弟子

列傳者謂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其鬼蜮之伎倆同然此誣實易雪也內則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詩氓曰漸車帷裳傳帷裳婦人之車也箋

史記探源

卷五

五

童容也疏巾車云容蓋鄭司農云容謂轡車或曰童容其上有蓋四旁垂而下謂之禮故雜記曰其轡有袂注袂謂轡甲緣邊是也案此即蔽面之物也是凡婦人之車皆有蓋以蔽面衛國民間淫奔之女且然而謂孔父妻出得爲華督所見是雖曲致其誣不啻直陳其誑矣前人爲七略所給尊左傳爲經故習焉不察一念及此亦可渙然冰釋矣

桓公卽位三十年桓公病

案各本誤作泰穆公卽位三十年桓公病誤也今依

下文三十一年桓公卒正

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接秋諸侯會宋公盟于孟接

於是楚執宋襄公至以釋宋公接十三年夏宋伐鄭接

秋楚伐宋以救鄭至不鼓不成列接楚成王已救鄭

案各本中皆述目夷譏襄公語亦劉歆竄入也今刪

贊曰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

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

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衰之也宋襄

公之有禮讓也此則贊語衰之世家譏之贊出公羊

史記探源 卷五 五

問春秋於董生者豈應插入此等語耶

子其公暇立始厚葬接共公九年

案各本中云君子譏華元不臣矣亦出左傳劉歆語

今刪

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

攷證徐孚遠曰在左傳向戌之事也此言華元為誤

陳子龍曰宋共公元年為晉成公三年傳無兩盟晉

楚之事其謂為魯襄二十七年宋之盟無疑

案左傳此事在魯成公十一年適當宋共公九年與

魯襄二十七年之盟別是一事徐孚遠以不誤為誤

陳子龍自誤宋共公九年為元年魯成公三年為晉

成公三年攷證取之貽誤學者故附正之

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接六十四年景公卒

案各本中云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云云亦劉歆

語詳序證分野節今刪且秦本紀始皇三十六年亦

有是象是時宋滅已久誰當其咎

宋君偃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

案此事亦見呂氏春秋然本紀帝武乙為偶人謂

史記探源 卷五 五

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為革

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與此言相似疑是一事

傳者誤分為二事爾

歸安崔適

三十世家

晉世家第九

周公誅滅唐按遂封叔虞於唐

案此二句本直接明甚各本中云成王與叔虞戲

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說

苑君道篇褚先生梁孝王世家補以爲周公所請是

時周公當國政自己出何待成王之戲言而請之此

史記探源

卷六

一

皆傳記寓言以誡天子無戲言非事實也無識者以

爲事實而竄入世家今正

故曰唐叔虞按唐叔子燮

案各本中云姓姬氏字子干妄人竄入也姓姬氏見

於周本紀此何待言豈周之子孫自唐叔外皆別賜

姓乎史於周初王公字皆無放何獨於唐叔稱之取

晚出古文尙書舞干羽于兩階之義以字虞是晉以

後人所撰也今正

以從盈數其必有按十七年

案各本中言畢萬卜仕於晉遇屯之比劉歆語也詳

序證變象互體節今正

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按賈佗先軫魏武子

案各本中有咎犯文公舅也六字乃旁注誤入正文

咎卽舅也既以咎犯釋狐偃不須復以文公舅也釋

咎犯此不達咎舅聲通之故而爲之辭竄入正文於

上下文幾不成義今正

且言何以易之

案易乃變易之易謂晉公子不爲此言更當作何言

史記探源

卷六

二

也之此也言字之代名辭也說文且薦也段注凡語

助云且者必其義有二有藉而加之也此句承上文

謂晉公子之不可殺賢而從者皆國器外此言無可

變易亦其一端故曰且索隱子玉請殺重耳成王不

許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之也以言字屬子玉子玉

惟有此言何且之有

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

徐平遠曰乘軒三百人蓋小人隘位詩所謂三百赤

芾也史云美女亦誤

案此美女之父兄也如北齊因穆后而寵穆提婆唐因楊妃而任楊國忠之比正與詩相發明何誤之有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

案此記事語真出太史公與秦本紀故作此誓語例相同無此語則王若曰句無所屬也與從書序竄入者殊科

父義和

集解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諸侯索隱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乃襄王命文公

史記探源

卷六

三

重耳之事

案書序平王錫晉文侯拒邕圭瓚鄭注義讀為儀文侯名仇故字儀儀仇皆訓匹也望文生訓不可通也左桓二年傳初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杜注意取于戰相仇怨下文師服曰怨耦曰仇是文侯之名仇義取於耦非取於匹也鄭謂訓匹而字儀於左傳適形副反不釋和字尤見遁情馬本序無平字故解此句為父能以義和諸侯亦不以文侯為仇馬融雖為古文學亦有時從今文說也新序善謀篇

亦以為文公重耳與世家同與書序異亦可為書序乃劉歆作之證歆於向言無一不反對也

范武子請老 接 辟卻克

案各本誤作魏文子魏世家無文子中有休字當是老子之旁注誤入正文今依左宣十七年傳范武子將老又曰乃請老更正

豎陽穀

案楚世家呂氏春秋文同惟左傳作穀陽豎以三人占從二人之說例之則此是也

史記探源

卷六

四

楚世家第十

饗王之寵姬江半而勿敬也

集解駟案姬當作妹

案左傳無寵姬二字杜注江半成王妹嫁於江故裴氏云爾然既嫁於江何以反楚且潘崇教商臣謂察王之密謀而惟饗江半則其專寵如魏王之如姬矣公羊桓二年傳有楚王妻媼語媼妹也疑即謂此事否則江亦半姓而嫁於楚如晉獻驪姬之比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

案吳世家曰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是則賣國之賊臣亦霸王所甚惡也左傳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二十四年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是謂嚭人越貴顯如故奸貪如故也案句踐於霸越之文種且不得良死豈於亡吳之宰嚭仍其故官縱其舊惡乎自古霸王之君有殺功臣無賞奸臣者是故周克殷戮蜚廉宋滅曹殺公孫彊隋平陳誅五佞即不誅者慕容評

史記探源

卷六

五

入秦未聞仍為太傅陽虎事趙簡子不敢為非若句踐盡反其道何以不蹈夫差之覆轍乎凡史記與左傳異者若陳佗非屈公當喜納衛獻自當依左傳以正史記哭秦師者左傳惟有蹇叔史記兼謂百里奚救趙盾者史記兼屬示昧明左傳別有靈輒孰是孰非兩無所據惟此事以歷代霸王所為互證之可決左傳非而史記是也

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至此四邑者不上貢於郢矣案各本文多遺脫頗難索解正義曰龐長沙出粟之

地竟陵澤出材木之地今在正文龐長沙之下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之上注文於正文部位倒錯如此正文澤字又倒在陵字上則餘可類推矣

鄭世家第十二

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

案說文午部有悟字解云逆也朱駿聲謂寤生之寤實悟之借字是也正合生之難之義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一引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便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此依寤字之本義為訓當因漢俗於兒墮地

史記探源

卷六

六

便能開目視者借寤生之名名之故曰俗說非寤生之名為兒墮地便能開目視者而立也是以兒墮地不便能開目視者不謂之寤生也今兒墮地無不便能開目視者古乃希有古今人之氣體不同如此杜注左傳謂武姜寤而莊公已生則是寤屬母而生屬子且是易生姜氏當喜與左傳驚姜氏世家生之難句意正相反固哉

人盡天也

案各本作人盡夫也左傳同杜注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是晉時傳文作天不作夫也今正

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接使厨人藥殺釐公接立釐公子嘉

案各本子駟下云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釐公下云赴諸侯曰暴病卒此皆劉歆語也歆創赴告則書之說以釋春秋之書卒於此事更不可通謂孔子不知其弑歟是易欺也知之而不改是故縱也孔子為魯司寇之日設有子弑其父者為東所執囚以父自病死對遂以為無罪而釋之乎以此法作春秋亂臣賊子喜矣何以懼為然則春秋書卒何也公羊傳謂

史記探源

卷六

七

鄭伯欲會諸侯大夫欲歸楚故弑之春秋不言弑為中國諱也是則被弑不因失禮書卒不因赴告也聞春秋於董生者何從錄此異說耶今正勿殺乃止接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

案各本中敘子產使晉對平公以高辛氏二子云云與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語相衝決詳辨本紀下下言辰為商星參為晉星詳序證分野節且此節意與夢黃熊事相似疾者皆平公問疾者皆子產左傳此事在魯昭公元年彼事在七年彼事當出左邱明此則

劉歆竄入故竄入史記亦舍彼而取此也今正

趙世家第十三

賜趙夙耿接當魯潛公之元年也接夙生共孟接共孟生趙衰

案各本夙生共孟句誤在當魯潛公元年句上直似共孟生於是年矣潛誤作閔與年表世家乖異今皆更正魯潛公元年上承賜趙夙耿而言以下乃言趙氏之世系生共孟生趙衰皆在是年之前年表魯潛公元年當魯獻公十六年晉世家獻公即位重耳年

史記探源

卷六

八

二十一重耳年十七有賢士五人首列趙衰是趙衰始事重耳在獻公即位前四年豈至獻公十六年而其父共孟始生耶一經參校極堪捧腹推尋上下文理實密後人動謂史記之謬恐類此者尙多檢之不盡爾

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免身生男○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
大業之後不遂者為景景公問韓厥○乃曰○其趙氏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正史類 六四四

乎○景公問趙尙有後接乎復與趙武田邑如故

案屠岸賈事亦見韓世家而晉世家及左傳無之左

傳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莊姬譖於晉侯曰

原屏將為亂智討趙同趙括即原屏武從莊姬畜于公

宮以韓厥言乃立武而反其田事在魯成公八年至

十年晉侯步人厲曰殺余孫不義杜注厲鬼趙氏之

先祖也案成公八年乃晉景公十七年景公二十二年當

魯宣公十二年彼年傳云趙朔將下軍樂書佐之至

成公二年樂書將下軍孔疏謂朔已死韓世家言屠

史記探源

卷六

九

岸賈誅趙朔而不及同括晉世家及春秋經書晉殺

同括亦不及趙朔則朔之死不與同括同年蓋自景

公三年朔反白邲即為屠岸賈所殺而同括尙在至

十七年景公殺同括則趙氏絕祀故大業之後為崇

乃問於韓厥厥遂令程嬰納武於公宮與諸將攻滅

屠岸氏而立武為後焉惟此謂同括與朔皆見殺於

景公三年則不合於春秋左傳前二年已立趙後後

二年其先祖為崇則不合於世家皆誤也趙朔妻成

公姊本不誤成公為文公子成公姊亦文公女自文

公卒至景公三年計三十二年朔妻若自文公卒前

二三年所生至此年甫三十四五應有遺腹世家無

通於趙嬰齊事左傳載此語於魯成公四年未必是

年始通即論是年朔妻年亦四十五六耳八年疏謂

莊姬年少故賈服杜以為成公女不知成公姊亦未

老也景公問趙尙有後乎與韓世家尙有世乎語例

相同各本中有子孫二字衍也今正

子之見我何為

案各本重我字衍也今正

史記探源

卷六

十

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

案下云惠文王二十七年封趙豹為平陽君孝成王

四年平陽君趙豹諫受韓上黨與此人姓名同封號

之陽字又同則似一人然武靈王在位二十七年惠

文王三十三年則孝成王四年後此六十四年矣又

似二人疑此句有誤

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先王之通義也

案各本作兄弟之通義也與子臣二句義不相屬今

依戰國策更正集解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元始也

夷平也此亦望文生訓始平之通義仍不可解始緣先字與兄字形近而誤作兄既誤先為兄兄下必屬弟遂改為兄弟又與兄弟形近而誤作元夷也

故禮也不必一避而便國不必法古

案各本作而便國不必古諒脫法字今補

必有陰賊謀起

案各本倒作謀陰賊起今正

高信即與章賊

案各本誤作與王賊高信即信期事肥義者肥義代

史記探源

卷六

七

王入為章所殺高信當與章戰也今正

故有長平之禍焉接秦圍邯鄲

案各本中有王還不聽秦五字不知所謂當是衍文

今刪

孝成王卒接

子偃立是為悼襄王廉頗將至廉頗亡入

魏接悼襄王元年

案各本子偃立二句倒在廉頗亡入魏下則廉頗將

使樂乘代之皆無所受命矣今正

魏世家第十四

其必有眾接畢萬封十一年

案各本中云初畢萬卜事晉云云後人竄入詳晉世家下今正

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

案隱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不同也

案紀年者晉人所偽造託之汲郡魏安釐王家所出竹書也於商有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語此必曹魏遺臣痛惜甘露少帝欲殺司馬昭而反為所弒姑

史記探源

卷六

七

為此如願之寓言以寄其忠君愛國之意可與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等語相比例也於周無文王受命稱王事於武王伐紂之年同三統歷及晚出偽秦誓與先秦人語若南北之異方矣紀列國之年無所不謬古文學說盛行于世盡人與今文家立異為高也趙烈侯卒於九年安得有十四年當魏武侯之元年又增武侯享國十六年為二十六年奪襄王在位十六年為惠王改元之年集解引荀勗語轉據之以為太史公誤顛倒黑白正如揚之為人亂政事不足

復欲波及學術耶今闕其極謬者餘做此

惠王元年戰于濁澤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魏曰

案圍監本誤作爲直似下屬爲句矣此從毛本六國

表趙成侯六年敗魏濁澤圍惠王趙世家作圍魏惠

王可證

三十五年鄒衍消子髡孟軻皆至梁

案鄒衍世次不與髡孟相接詳孟荀列傳見於此者

古書有因此以及彼例如論語禹禘躬稼而有天下

躬稼者稷也因稷而及禹有天下者禹也因禹而及

史記探源

卷六

七

稷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善哭其夫者杞梁

之妻也因杞梁之妻而及華周之妻此例史記亦有

之淮陰侯傳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

而身死亡立功成名而身死亡者大夫種也因大夫

種而及范蠡此亦因髡與孟子而及鄒衍也七國之

世諸子擅盛名者首推鄒衍故此篇及田齊世家言

士之至其國皆舉鄒衍以冠諸子以爲其君下士之

光也二國之史如此太史公因之爾

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

案此周顯王三十五年也惟魏稱王之年與秦本紀

六國表合其餘五國齊之王在顯王十六年秦在四

十四年燕在四十六年韓在四十七年趙無攷

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

案上文無成陵君謀伐衛事亦不詳成陵君爲何人

脫也不然無此文法

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

案次句夫字似衍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探源

卷六

八

大業之後不遂者爲崇

案各本脫後字今依趙世家補

時蟻蝨質於楚於是蟻蝨竟不得歸

案此多脫文無從校訂

紹趙氏之孤子武

案各本誤作紹趙孤之子武今依文訂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躍之子也接厲公者陳桓公庶子也接

桓公卒弟佗殺桓公太子免而代立數如蔡厲公躍與

免異母其母蔡女怨佗殺其兄乃令蔡人誘佗而殺之
接佗之罪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
躍立為厲公厲公卒 弟林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
立為陳大夫 莊公卒 完故奔齊

案各本以厲公為佗與陳世家同無五父無利公躍

以莊公林繼厲公佗并桓公鮑亦為蔡人所殺皆與

陳世家異今依左傳及年表陳世家正

景公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卒○立荼是為晏孺

子○晏阻奔魯○乃使人殺晏孺子於駘而逐孺子母

史記探源 卷六

五

案各本誤作晏孺子奔魯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

殺孺子荼今依齊太公世家正

子我 與田氏有卻

案各本作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卻中

衍八字齊太公世家上言闕止下言子我既言子我

不復言闕止其為一人之名字章矣今正

出氏之徒追殺子我 簡公出奔

案各本中有及監止三字亦衍今正

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之族及公族之彊者

案各本脫之族二字今補上文田氏已殺監止遂殺
簡公而立平公平公即位已五年矣安復得監止而
誅之是年所誅必是鮑晏監止之族田常於此三氏
盡滅其族而於公族但誅其彊者耳

子桓公午立 六年救衛

案各本中有騶忌議救韓事徐孚遠謂騶忌以鼓琴

干齊威王不宜桓公午時已與廷議其事亦與下文

所載相類此說是也且秦魏與韓楚趙交兵何與於

燕而齊襲之耶下文韓因恃齊五勝而東委國於齊

史記探源 卷六

末

事理明白亦可為此因彼衍之證今正

宣王十八年騶衍瀆于髡山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皆

為列大夫

案騶衍詳魏世家及孟荀列傳下

疾建用容之不詳也 止

案此篇贊語劉歆改竄詳序證變象互體節今刪

孔子世家卷十七

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邱得孔子

案此文疑本作紇與顏氏女禱於尼邱野合而生孔

子於尼邱埽地爲祭天之壇而祿之猶詩所謂以弗無子也遂感而生孔子猶詩所謂履帝武敏歆也故曰野台高祖本紀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卽詩齊魯韓春秋公羊學家所謂聖人皆感天而生此所謂野合而生也三代世表張夫子問左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諸傳記咸言有父得毋與詩謬乎褚先生曰詩言契生於卯后稷人跡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卽此所謂紂與顏氏女禱於尼邱野合而生孔子也太史公以受命帝王尊孔子故云爾索隱謂梁紂老而微在少非當比室初筭之禮故云野合此說謬甚老夫得其女妻未聞謂之野合也且詩人稱述文王歸美太任世家表揚孔子譏其父母可乎

史記探源

卷六

七

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年十七是歲季武子卒○昭公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於齊○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

○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案各本五十一之一字脫今依上下文補是篇凡言孔子之年者十皆足與生年相印證後儒或以公穀二傳孔子生句在襄公二十一年疑史記之二十二爲誤豈有十處皆誤之理第知以生年校生年不知以昭定哀之世言孔子之年者校生年何其愚也且

史記探源

卷六

六

公穀全體釋經此言何以入傳當由二家經師附記於考後乃誤入正文爾其始附於二十二年公會諸侯于沙隨之下一本誤脫而誤補於二十一年公會諸侯于商任之下上文相似易於致誤一本誤則各本皆誤一傳誤則二傳並誤正當引史記以糾二傳豈應信公穀以難世家耶惟世家無月日當取二傳補之公羊傳作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釋文曰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朔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案穀梁傳亦無此句有者特三本之一

且證以十月庚辰朔則庚子不在十一月凡有十一月句衍也惟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為二十一日二十二年十月庚子為二十七日長曆是月甲戌朔也周正十月夏正八月今以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生日得之矣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接不能相禮接且死誠其嗣懿子曰○今孔丘年少好禮○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案各本脫不能相禮四字索隱昭七年左傳云孟僖

史記探源 卷六 九

子病不能相禮乃請學之及其將死召大夫云云案請病者不能相禮為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信子卒是此文誤也不知此後人脫誤若本無不能相禮四字則下文年少好禮往學禮焉二句語何所承孔子年十七者孟釐子病不能相禮之年也在昭公七年且死即左傳所謂及其將死在二十四年太史公本不謂一年之事猶之懿子學禮亦與釐子卒非一年事不然豈衰經在學乎今為補正惟仲尼弟子列傳無孟懿子論語孟懿子問孝子告樊遲曰孟

孫問孝於我不稱何忌則不似弟子與世家左傳皆異當從蓋闕弟子列傳亦以南宮敬叔為魯人與此文同與左傳異不以為孟釐子之子索隱謂太史公之疏不知若無魯人二字但作懿子與南宮敬叔豈非小司馬所謂密乎不為密之省而為疎之增非人情也

嘗為季氏委吏而料量平嘗為乘田而畜蕃息接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接南宮敬叔言魯君曰

史記探源 卷六 十

案各本脫委字索隱謂一本作委吏今依以補正乘田誤作司職吏吏皆有職此何待言今據孟子更正蕃息下云由是為司空係下文由中都宰為司空之重文又云已而去魯斥乎濟遂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異之下云魯復善待由是反魯皆定公十四年去魯後至反魯之總結重衍於此也今刪正請與孔子適周○蓋見老子云

索隱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系家亦依此為說而不究其旨俱誤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

時卽在十七耶

案莊子多寓言盜跖篇有孔子與柳下惠相問答語
又可爲二人同時之證乎且孔子年五十一正爲中
都宰之年何暇南見老聃此文在孔子年十七之後
三十以前適周問禮當在其間豈謂年十七之年耶
由大司寇攝行相事

案攝行各本倒作行攝今依魯世家攝行政訂正攝
周語也列子周公攝天子之政是也行漢語也漢書
御史大夫張湯行丞相事是也攝行者以漢語釋周

史記探源

卷六

三

語豈當踐行於攝上乎

入及公側

集解服虔曰人有入及公之臺側

案左傳定公十二年文同問之師曰入當爲矢說文
矢从入脫去下半則爲入也左襄二十三年傳矢及
君屋與此文同例

去衛過匡顏高爲僕

案商各本作刻誤也弟子列傳顏高字子驕正義孔
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爲次乘過市顏高爲御家語孔

子適衛子驕爲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使孔子
爲次乘顏刻曰夫子何恥之是顏刻卽顏高高以克
篆作令形近而譌作克克又以聲同而譌作刻也知
刻譌非高譌者驕讀爲喬喬高也名高字喬義正相
應左定八年傳顏高之弓六鈞當卽此人今正
爲甯武子臣於衛

案武子死甯氏滅久矣安能復爲之臣甯武子當是
孔文子之譌猶晉世家魏文子實范武子之譌也左
哀十一年傳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則二人固

史記探源

卷六

三

同時也

夏衛靈公卒○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賸于戚○冬蔡遷
于州來關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
圍戚○夏魯桓釐廟燔○秋季桓子病

案春秋蔡遷于州來以上皆在哀公二年齊助衛圍
戚以下乃在三年此文是歲以上有闕文本不謂一
年之事故上文已言冬下文復云夏秋也

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公孫射射殺
昭公楚侵蔡關秋齊景公卒

案春秋盜殺蔡侯申在哀公四年齊侯杵臼卒在五
年則中亦有闕文也

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

案孔子自哀公四年遷于蔡則此為六年也下有明
文集解徐廣亦當云六年今作四年後人所誤也不
然豈上已云五年此轉謂四年耶

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至無所苟而已
矣闕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

案會繪在哀公七年戰于郎左傳作戰于郊未知孰

史記探源 卷六

是事在哀公十一年則不得謂明年也中亦有闕文
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案自定公十四年凡越十四歲乃在哀公十二年也

春秋書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則季孫訪田賦亦當

在是年春左傳繫之十一年冬以便文也索隱以定

十四至哀十二為十三年誤除本年計之非古法也

餘詳魯世家下

追跡三代之禮接曰夏禮吾能言之至吾從周接序書

傳上紀唐虞之際至編次其事接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案先序禮次序書末乃總述書禮次第甚明各本序
書傳至編次其事十七字誤在曰夏禮句上致與上
文言三代之禮語意間隔今正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
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
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
之音

案此所言古詩篇數非之者孔穎達朱彝尊趙翼崔
述也是之者歐陽修鄭樵王應麟王崧也崧所著說

史記探源 卷六

音

緯載之甚詳辨之甚當今擇其要錄之歐陽氏曰以
鄭康成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
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觀之何啻三千王氏曰
趙氏備列羣書所引逸詩謂不及刪存詩二三十分
之一此但就見存之書計之也古書之著錄於漢書
藝文志而不傳於今者其中豈遂無之則二三分
之一未足盡逸詩之數也世儒所論皆以孔子於詩
一似陷明之文選但因其辭意為去取遷謂孔子皆
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可知非獨取其辭意

已又引通志樂略第一曰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非用以說義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繫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合觀鄭氏王氏之言世家可藉以證明矣始者對終而言關雎爲風始則狼跋爲風終雅頌類是毛詩渾言風小雅大雅頌爲四始無終而稱始可乎孔子取詩止有三百五篇史記此言上本三家下至漢書藝文志及儒林傳王式之言猶然經典釋文始云孔子錄取三百十一篇此依毛詩序合

史記探源

卷六

五

南咳白華等六篇而言然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對有而言乃有無之無非亡佚之亡也本無其辭則所謂有其義者義於何見見之於序而已未嘗有詩也安得列於篇數此古文家之謬說大背於世家者也

以備王道成六藝

按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至不試

故藝孔子晚而喜易

按

讀易韋編三絕至若是我於

易則彬彬矣

按

魯哀公十四年

至

作春秋

案序詩書禮樂文本相接序易與春秋文亦相接各

本誤移孔子晚而喜易以下在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上以致上下文義皆相闕斷今正晚而喜易句下有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八字南海某氏謂劉歆竄入是也序卦先於彖辭說卦先於文言語無倫次且此八字列於喜易以下讀易以上則是孔子所喜而讀之不厭者即其所自作彖象文言之屬有是理乎論衡正說篇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隋書經籍志曰及秦焚書周易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然則宣帝以前

史記探源

卷六

五

未有說卦太史公何自知之依今本尙少雜卦傾倒錯雜妄續明矣今正然則孔子所喜而讀之者指何篇文曰卦辭爻辭也卦辭爻辭誰作西漢師說今無存者馬融陸績謂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其言信而有徵當是田氏相傳之舊說漢末去古未遠故能述之南海某氏謂文王惟演重卦而無卦辭經文皆孔子所作者非也周本紀及法言問神開明二篇漢書楊雄傳云云第謂重卦始於文王不謂文王止於重卦也請列四證以明之太史公自序云昔西伯拘

羨里漢周易孔子見陳蔡作春秋及離騷國語呂覽之屬皆有文辭若周易但有卦畫而無卦辭豈當與春秋離騷國語呂覽相比例乎證一也如卦辭爻辭皆孔子作何以所引古事至箕子之明夷而止不及成康以下一字耶爻辭王用亨于岐山王用亨于帝稱王而不繫文當是稱王郊天時語文王未崩故未有諡若出孔子焉得去文繫辭傳孔子作也曰文王與紂之事耶則繫文於王矣東鄰西鄰亦殷周並王時語千寶注東鄰紂也西鄰周也是也若孔子作當

史記探源 卷六 三

白魯言之魯處東偏更無東鄰止有西鄰豈謂魯國殺牛不如齊晉之禘祭受福耶證二也彖傳釋卦辭小象釋爻辭卦辭爻辭皆經彖傳小象則傳也如謂皆孔子作豈有自為之經復自為之傳之體何不自為春秋作傳耶證三也章編者冊書而非簡書也古者字少用簡字多用冊簡用一竹義取單簡故曰簡冊用五竹編之以章篆文作册五直象竹二橫象韋周易分上經為三十卦下經為三十四卦者卦畫初成各以十八簡書之上經乾純陽坤純陰頤大過坎

離皆陰陽反對不能其簡故六卦分為六簡屯倒之為蒙蒙倒之為屯他卦皆然故二十四卦合為十二簡總為十八簡下經惟既濟未濟各為一簡其餘二十二卦合為十六簡總亦為十八簡及為卦辭爻辭後卦數分上下經即源於此說詳序卦正義及師說然惟卦畫可書於簡若兼卦辭爻辭非冊不勝書矣孔子所讀之易若止有卦畫當是簡而非冊安得羣編而絕之證四也

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

史記探源 卷六 三

索隱言夫子脩春秋以魯為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正義殷中也又中運夏殷周之事也
案春秋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解詁曰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榭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為王者之後記災也阮公校勘記曰董子史記親周皆新周之誤案孔子以春秋當新王者新受命為王也新周

者新爲王者之後也周爲王者之後新則宋爲王者
之後故矣殷卽宋也故此文曰新周故殷小司馬讀
親如字望文生訓耳運當爲通形近致誤也隱公三
年春王二月解詁曰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
正月三月夏之正月王者存三王之後所以尊先聖
通三統也此言出自繁露太史公亦聞之董生故曰
通之三代也張守節以故殷屬下讀而別爲作訓豈
有殷周並稱而殷非國名者乎

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

史記探源

卷六

无

案漢書孔光傳云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未知孰
是

安國生印止

案各本下有印生驪句當是褚先生補安國蚤卒卒
在元朔末年詳序證古文尙書節此後卽獲麟之歲
史記止矣是時安國豈及有孫耶

陳涉世家第十八

太史公曰至攻守之勢異也

案各本作褚先生曰集解徐廣曰一本作太史公駢

案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論上下篇以爲
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
也今依以更正始皇本紀贊錄下篇此其上篇也

外戚世家第十九

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
子

案陳皇后求子而上當有初字不謂廢後也張昭據
以證長門賦序陳皇后復幸之說謂但不復其位耳
以駁上文廢陳皇后句下索隱其說鑿矣復幸之說

史記探源

卷六

子

猶曰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耳文人寓言豈足以
爲事實乎

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止

案此元朔六年事也在麟止前下云號票騎將軍則
元狩三年事矣又下云李延年兄弟坐姦族其長兄
廣利伐大宛不及誅還封爲海西侯案大宛傳廣利
伐大宛還在太初四年匈奴傳廣利聞其家以巫蠱
族滅因降匈奴在征和三年然則廣利封侯在前李
氏族滅在後彼傳是則此篇先後互倒此文是則李

氏之族既坐姦誅豈能復坐巫蠱誅乎矛盾重重其為後人竄亂明矣且非麟止前語今正此篇獨無贅語脫也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高祖之同母少弟也

集解徐廣曰一作父索隱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

案作同母是也同母者別於異母同父之稱如魯隱之於桓公齊桓之於子糾異母也同父者別於異父

史記探源

卷六

三

同母之稱如武帝之於修成君田蚡之於王信異父也異父同母須言同父異母不須言也同父同母須言同母同父異母不須言同父也漢高無異父兄弟何須別言同父帝與元王同母則伯與仲其前母所生歟

過巨嫂食

集解徐廣曰漢書云巨嫂索隱應劭云巨姓也孟康云巨空也兄亡空有嫂也今此作巨巨大也謂長嫂也

案漢書作巨嫂直是巨嫂之誤應孟望文生訓謬也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

索隱羹頡爵號非縣名以其櫟金故也正義括地志羹頡山在媯州懷戎縣高祖取其山名為侯號漢書師古曰頡音夏言其母夏羹金

案此雖名號侯而別有封邑漢書王子侯表羹頡侯信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然則前此固列侯也羹頡山乃因侯而名山張守節之言例矣而王次兄仲於代

史記探源

卷六

三

集解徐廣曰次兄名喜字仲以六年立為代王其年罷卒諡頃王
案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高祖六年代王喜元年九年代王四年匈奴攻代代王棄其國亡歸漢吳王濞傳廢為郃陽侯漢書諸侯王表孝惠二年薨王子侯表以子為王諡曰頃王然則王代四年罷罷六年乃卒也徐廣疏矣

是為楚文王 子經立為王 止

案各本作子襄王經立下云十四年卒年表在元鼎

二年則麟止以前不當言其證也今正下又言經子
王純代立地節二年自殺國除正義尙知地節是宣
帝年號索隱曰太史公惟記王純國除并其序所謂
太史公記事下訖天漢而忘之乎今刪

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道其言趙任防與先生

索隱漢書申公名培王戊胥靡之此及漢書雖不見

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猶知事跡或別有所見故太

史公明引以結其贊

案贊語有引有論引出傳外如樂毅贊始齊之蒯通

史記探源

卷六

重

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

是也論據傳文如商君贊荆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

趙良之言是也此數語豈似引乎論也論則必據傳

文中公防與先生之事必世家所已言故贊及之今

脫去爾且述元王以下漢書尙較世家爲詳如自好

書至各別去自高祖既爲沛公至劉賈數別將自元

王既至楚至郢容爲上邳侯自文帝尊寵元王子至

王戊稍淫暴自二人諫至削書到此皆無之太史公

不應簡略乃爾此篇殘缺多矣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乃以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

案呂后本紀太后女弟呂嬃女爲營陵侯劉澤妻適

以澤爲琅邪王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高后兒子畜之

案說文儿部兒孺子也从儿象小兒頭凶未合凶頭

會囀蓋也大戴禮本命篇三年嚙合而後能言是兒

者人生未三年之稱也春秋繁露今握粟與銜金以

史記探源

卷六

重

示嬰兒說苑引此語作以示兒子越王句踐世家陶

朱公長男入室取金持去莊生羞爲兒子所賣此篇

下文使祝午給琅邪王曰齊王自以兒子年少然則

兒子者孩子之通稱也高后以兒子畜之猶言以孩

子視之也後世習以爲父母於其子之專稱唐時已

然故顏師古注漢書曰比之於子也不悟朱虛侯乃

高后之孫何得比之於子老杜送別姪勤云陸機二

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

兒子徒紛紛尙不誤解夫小顏學人老杜詩人而其

學猶過小顏也

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三國兵其圍齊

集解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

案吳王濞傳曰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其攻固臨淄是三國有膠東而無膠西集解誤也

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王子延立止

案各本誤作子建延立今依年表刪正下云是為頃王六傳至王景建始三年卒正義建始成帝年號蓋

史記探源 卷六 義

諸先生次之案此亦非諸先生次之乃後人所續也今刪

菑川王志至乃徙濟北王王菑川止

案各本下云凡立三十五年傳至王橫建始三年卒

說見上今亦刪此篇凡言立章為城陽王者再立與居為濟北王及以反誅者皆再言膠西等五王為悼

惠王子及誅者亦皆再言徙濟北王志為菑川王者四不如漢書之簡當史記豈應繁尤乃爾當是原文

散失後人補綴而成也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子襄代侯止

案各本下云襄子宗代侯征和二年坐太子死國除此所謂盡於孝武者也詳序證麟止後語節今刪正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富人張負

索隱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負之類

案古聲負婦相同故借負為婦也絳侯世家許負索隱應劭云老嫗也高祖紀武負漢書注如淳曰俗謂

史記探源 卷六 義

老大母為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為老母為負耳案以

上諸負字固屬老母然必以為專謂老母尚不知負之為婦爾

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賂人妻棄市國除止

案各本作三十三年誤也年表此事在元光五年上距景帝前五年侯何元年實止二十三年今正下文

述陳掌願續封事年久在麟止後亦後人從漢書竄入今刪正

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案各本作絳侯周勃世家今依留侯下不言張良例

刪正

請得與丞相議之接亞夫曰

案中複丞相議之四字若是重言不應削去上三字

止存半句必是衍文今刪正

子建德代侯接條侯果餓死

案各本中云十三元鼎五年國除此後人竄入

今刪正

史記探源

卷六

七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次子參至子義立是為代王接初武為淮陽王

案各本中自十九年至元鼎五年也五句後人竄入

今正

子襄立為王至梁餘尚有十城止

案各本作立為平王下云襄立三十九年卒年表襄

立在建元五年則卒於天漢三年與平字皆後人竄

入今正

濟東王彭離者至以孝景中二年為濟東王止

案各本下云二十九年廢以為庶人年表在元鼎元

年今刪正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河間獻王德至子基代為王止

案各本作子剛王基代立下云立十二年卒上合獻

王二十六年其王四年乃卒於太初元年也與諡法

皆從漢書竄入今刪正漢書言獻王從民間得善書

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之屬立毛氏詩

左氏春秋博士然則藝文志言武帝末魯其王壞孔

史記探源

卷六

七

子壁得古文尚書劉歆傳言左傳亦出孔壁與獻王

得自民間者為一耶為二耶如以為一則獻王卒於

元光五年未及武帝末孔壁未壞民間何自得之如

以為二則未出孔壁早布民間何得謂之中秘書作

偽之跡終難掩覆幸是篇未經竄亂也

魯其王餘至子光代為王止

案各本下云晚節惟恐不足於財漢書言光立四十

年則麟止以前光立七年耳所云晚節在太初以後

非太史公語今刪漢書下言其王壞孔子舊宅於其

壁中得古文經傳幸是章亦未經竄亂也

膠西王端至用皇子為膠西王止

案各本作膠西子王下云立四十七年則後麟止十
六年矣于字及端為人賊戾以下皆據漢書竄入今
正

趙王彭祖至四年徙為趙王止

案五宗十三王卒於孝景崩後者十一王各本於此
下云十五年孝景帝崩中山王下云十四年孝景帝
崩孤懸不倫漢書尚無之當由學者錄此篇時偶記

史記探源 卷六 堯

於旁後人誤入正文爾又下云立五十餘年案漢書
征和元年薨則上距孝景前二年立時實為六十四
年此言年數亦不合皆後人竄入而又誤也今并正
用皇子為中山王按勝為人樂酒好內

案詳上

長沙定王發至子庸立為王止

案各本作子康王庸立下云二十八年卒是卒於太
初四年也後人竄入康王漢書作戴王則此康字非
謚直與庸字相似而誤也今并正

廣川惠王越至子齊立為王

案各本下云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
等文自此止漢書下云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屬
曰云云此從漢書竄入者偶爾中輟忘其未畢下乃
別錄膠東王事也索隱曰漢書中尉秦彭祖子去
嗣坐暴虐勃亂國除也然則唐時漢書彭祖之姓與
今本殊索隱秦彭祖下亦有脫文故不成義也今并
刪正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六
年卒

史記探源 卷六 卑

案各本作二十八年卒誤也下云及吏治淮南之獄
辭出之發病而死事在元朔六年即康王二十六年
也今更正

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止

案各本下云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則在元封二年
矣後人竄入今正

常山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止

案各本作常山憲王下云立三十二年卒年表在元

鼎三年也與諡法皆後人竄入今正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太史公自序集解張晏曰亡褚先生補索隱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率略且重非常也

案三王之封在元狩六年篇目亦非太史公所有此文亦非褚先生補也詳孝武本紀下

史記探源

卷六

聖

史記探源卷七

解廬藏板

歸安崔適

七十列傳

伯夷列傳第一

詩書雖缺

案此謂孔子以前所缺也索隱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為詩今亡五篇此說大謬三百五篇今豈有亡者乎刪書篇數詳序證古文尚書節

史記探源

卷七

太史公曰

案此遷引其父談之言與下文引孔子曰賈子曰皆取先正語與己意相發明也索隱謂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非也

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案上文例以舜禹之事則許由未薦未試帝堯無由遂欲授以天下之理下言其文辭不少概見而此言蓋有其冢者異乎舜禹伯夷有虞夏之文首陽之詩可據者比故言蓋以疑之明許由出莊列寓言實無

其人古來高讓之士斷自伯夷始也故繫此論於傳首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名耳字聃姓李氏

案各本作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王念孫讀書雜志曰此後人取神僊家書改竄之耳索隱本出此七字注曰許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老子號伯陽甫此傳不稱文選反招隱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又引列僊傳曰李耳字

史記探源

卷七

二

伯陽然則字伯陽乃列僊傳文非史記文也適案周本紀幽王二年伯陽甫云云三年周太史伯陽云云太史伯陽云云不言伯陽姓李此傳不言及仕幽王則太史公不以爲一人明矣今據以訂正
蓋老子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

案儋見秦獻公周本紀在烈王二年上距孔子之死百有六年耳然孔子問禮在年三十以前聃年必長

於孔子則至此兩言壽數尙不相遠聃儋聲同似是

一人

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案韓非子注曰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則爲己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棄遺而疏遠矣說甚明白愈於索隱宜取以易之
所說出於爲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史記探源

卷七

三

案各本脫爲字今依上下文補彼注云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爲己無相時之心而闕遠事情則必見棄而不收矣此注亦勝索隱
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
案陰與顯意相反各本作實爲厚利索隱依以爲說不若陰字明順今依韓非子正
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案下文而語及所匿之事是匿與泄皆屬語不屬事各本作而以泄敗則泄承事言非也今依韓非子正

徑省其辭則以爲不智而屈之汎濫博文則以爲多而久之

案各本此二句以爲字皆脫與上文則以爲間已則以爲鬻權則以爲借資則以爲嘗已語例不倫今依韓非子補惟韓非子屈作拙皆當讀爲黜汎濫博文作米鹽博辯彼注頗爲迂迴久作交皆不如此文之當汎濫與徑省意相反對正義曰言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是也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醜

史記探源

卷七

四

案矜各本作敬不如矜字之直截今依韓非子正醜彼文作恥義無甚別仍之

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

案彼注彼或自以斷爲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謫各本作敵索隱無以己意而攻問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上以致譴怒也義較迂迴今依

韓非子正

譽異人與同行者接規異事與同計者接有與同污者接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

無失也

案各本譽異人句倒在規異事句下有與同污者句脫則飾其無傷句無所承正義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承上二句釋之義極迂謬甚可駭笑且不悟與下文飾其無失也句上承有與同敗者爲文語意不倫也彼注其異人之行若與彼同污者則大文飾之言此污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爲文飾言此敗何所失以彼校此如幽得燭矣以大飾作以飾以明飾

史記探源

卷七

五

作明飾上脫大下脫以遂用明字對以字無此文理今皆依韓非子正

此所以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

案而得盡辭也各本作知盡之難也索隱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則與親近不疑意不接今依韓非子正

子正

接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接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接此非能仕之所恥

也接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既渥至此說之成也接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至鄭人襲胡取之接宋有富人至而疑鄰人之父接此二說者

案各本伊尹至汚也節在此說之成也句下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二句皆脫所恥作所設曠日至成也節在知盡之難也句下昔者鄭武公節在而疑鄰人之父句下今皆依韓非子正宰作庖依宰虜句正夫曠日離久句夫作得離作彌亦依彼

史記探源

卷七

六

文之常從

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案罪當句韓非子作知不當有罪而加疏詳略不同義皆可通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景公時晉伐阿鄆燕侵河上

攷證古史攷曰以春秋左氏攷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潛王殺之意者穰苴潛王之臣嘗為潛王卻燕晉而戰國雜說遂以為

景公時耶

案孫吳列傳魏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是時姜齊未亡田齊未立李克已以穰苴比吳起安得謂為潛王臣耶惟燕晉伐齊事不惟左氏無之即年表世家亦無之誠為可疑且穰苴斬君之寵臣與孫武殺王之愛姬如此矯激之風春秋時所未有蓋亦寓言非事實也至常會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

史記探源

卷七

七

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

案此文不誤小司馬不遠古書體例而為之辭也古書有互言例如禮記喪大記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鄭注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裘則夫人用禕衣而侯伯以鶩其夫人用瑜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正義曰男子舉上公婦人舉子男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上是互言也淮南子秦族訓師延為平公鼓朝諶北鄙之音高注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

涓而寫之蓋師延所為紂作胡謫北鄙之音也是為
紂作樂者師延為平公奏樂者師涓此文舉師延以
見紂舉平公以見師涓亦互言也然則此傳亦係互
言舉田和以見太公舉威王以見因齊也因齊者威
王名也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馳逐重射

案此與下文逐射千金意同謂其馳射注重金以博
勝負也索隱重射好射也失之

史記探源

卷七

八

相商文○謂商文曰○商文曰○吳起乃自知弗如商
文商文既死

案各本皆作田文今依索隱引呂氏春秋正

伍子胥列傳第六

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接其後五年復伐齊接齊鮑

氏弑其君悼公而立王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接明

年接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至後將悔

之無及吳王不聽接遂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盟鄒

魯之君以歸接益疏子胥之謀接使子胥於齊至因命

曰胥山接明年接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泉

案各本顛倒錯亂有甚於吳世家如大敗齊師於艾
陵在齊弑悼公以前則上文誤入下文越王用子貢
之謀在敗齊艾陵以後則一事誤為二事弑悼公而
立王誤作立陽生不知陽生即悼公也遂盟鄒魯之
君誤作遂滅二國豈吳所滅乎今依左傳及世家正
其後五年復伐齊七字與兩言明年依年表世家補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史記探源

卷七

九

案此傳不載而見於論語者一人牢也見於世家者
二人孟懿子顏淵鄉也孟懿子似非弟子詳世家中
論語之陳亢世家之顏刻即此傳原亢顏高顏高亦
詳世家下原亢詳下惟牢亦云琴張與顏淵鄉究為
此傳所遺合之為七十九人

顏淵少孔子四十歲

案四各本作三誤也今正論語顏淵死顏路請子之
車以為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世家伯魚年
五十先孔子卒家語夫子年二十生伯魚顏淵三十

二而死若少孔子三十歲則顏淵死時孔子年六十一
古書言年皆連本年計之如三年之喪一拜期也中月而禫亦止二十七月耳 至六十九而伯魚死伯魚之死在顏淵後許叔重遂謂論語稱伯魚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是說之不可通鄭君雖以理想駁之猶未據事實正之也今案世家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相與圍孔子於野顏回入見云云下云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然則孔子年六十三顏淵尚在也世家又云孔子去魯年五十六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則年六十九矣下云然後樂正成六藝讀易章編三絕顏淵喟然歎曰云云是孔子年六十九顏淵亦尚在也顏淵之死必不在孔子年六十一之歲明矣近儒臧鏞祖瀨之屬皆謂顏淵死年惟見於家語家語王肅偽造不足信改爲年四十二而死雖亦在孔子年六十九之後然列子力命篇曰顏淵之才不出眾人之下而壽四八四八者三十二也三國吳志孫登傳權立登爲太子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

史記探源 卷七

十

而尙夭折況臣年過其壽是時王肅之僞家語未出而其言與之密合則家語之三字不誤此傳三字乃四字之誤少孔子四十歲三十二而死當孔子年七十一伯魚先三年死乃於論語列子吳志及世家之言皆可通也
 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
 案家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則此云二十九專謂髮白之年蚤字乃釋死年若死年卽髮白之年則蚤字可婚矣非謂年二十九而死也
 史記探源 卷七 十一
 宰子字子我 至子非其人也 止
 案各本下云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與全書相刺謬齊太公世家有闕止子我田敬仲世家作監止子我皆言簡公使爲政爲田常所殺此屬之宰子子我其謬一彼欲止亂此言作亂其謬二與田常作亂者夷族田常身爲亂首轉得免禍其謬三李斯傳曰田常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卽弒簡公於朝然則宰子之死與孔父仇牧荀息相若乃春秋之所榮孔子何以恥之其謬四此事一誤

而改闕止爲宰子再誤而變田常所夷族爲與田常
作亂而夷族當由異學之徒造言誣讒所謂孔子至
楚勸白公作亂之比後人無識竄入此節之末爾今
刪

田常欲作亂於齊 至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案游說之風自蘇張始豈子貢時卽有此至云吳晉
爭疆晉人擊大敗吳師與吳晉世家皆不合豈所謂
馳說者聘其辭不務綜其終始者太史公亦或取之
耶不然後人竄入也韓非子五蠹篇曰齊將攻魯魯

史記探源

卷七

七

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
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
子貢辯智而魯削其言與此傳相反孰信孰否要皆
寓言而已

商瞿字子木少孔子三十九歲 止

案各本下云孔子傳易於瞿又自瞿歷敘所傳至楊
何以此例之不當敘子游傳禮至二載敘子夏傳春
秋至嚴顏乎況於游夏轉不詳孔子所傳何學耶餘
詳儒林傳下此與儒林傳皆從漢書儒林傳竄入爾

今刪

原亢籍

案此卽陳亢也陳大夫原仲陳之公族原亢其族故
亦稱陳亢亢讀爲吭吭鳥囀也籍讀爲難籍難皆從
昔聲故相通隸變作鵲鵲禽也故字鵲亦字禽也惟
公孫龍下云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
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
于左案陳亢乃聞見于書傳之人何爲列于此當由
妄人不達原亢卽陳亢而移至不見于書傳之列別

史記探源

卷七

七

易一無年名者于上而增之也

毀者或損其眞 闕 余以弟子名姓文字

案各本中云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
氏古文近是殊不成語豈毀譽之眞實觀厥容貌便
詳審耶孔子尚言以貌取人夫之子羽豈太史公之
識優於孔子耶且孔氏古文謂何經之古文如謂論
語何不曰古文論語而爲此歇後語耶卽上所載姓
名文字亦今文論語所有何必以古文別之此後人
竄入而其中別有闕文今無從校補矣

商君列傳第八

秦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

案秦利與秦病相對成文上秦字各本脫今補

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

案王字不可解疑誤

蘇秦列傳第九

說燕文侯○趙肅侯○韓宣惠王○魏襄王○齊宣王

○楚威王○於是六國從合○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

五年

史記探源

卷七

古

案六國表是為燕文侯二十八年趙肅侯十六年韓

宣惠王二十五年魏襄王元年齊宣王九年楚威王

六年於周為顯王三十五年於秦則惠文王四年也

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七年韓趙魏燕齊

其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

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自前四年至後六年

與六國無大戰事且此戰亦由五國攻秦而秦出兵

應之非秦東伐是謂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也

惟前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九

年渡河取汾陰皮氏與魏王會應圖焦降之案七年

即魏襄王四年九年即六年魏世家皆在五年與秦

本紀小異

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其伐趙至從約皆解

集解徐廣曰白初說燕至此三年

考證徐孚遠曰正文云秦兵不出十五年而徐云自

初說至此三年二說縣殊

案秦兵出關不得與從約皆解為一事趙世家肅侯

十八年齊魏伐我齊世家宣王十一年與魏伐趙魏

史記探源

卷七

五

世家無文六國表於三國皆載之與此傳合自是三

國交兵非秦伐東諸侯也從約自解秦兵自不出事

殊年別何謂二說縣殊

今臣為王卻齊之兵而得十城

案各本得十城上衍攻字此非攻而得也今刪

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

案段注說文殊字引左傳釋文補曰一曰斷也蘇秦

不死殊而走者謂八雖未死創已決裂也此說直捷

勝於集解

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接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
案各本中有秦有變三字於上下文義不相屬衍也
今刪

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
大敗也○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
是益一齊也

案此文夫破宋為句殘楚淮北為句肥大齊為句所
謂三者國之大敗也故下云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
之所利也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疆萬

史記探源

卷七

其

乘之國而齊總并之是益一齊案此正文夫以宋加
之淮北四句之注也乃分布正義入正文者中斷肥
大齊句橫插此注於大字下是破上文如宏演之腹
納下注為衛懿之肝此誤之離奇不可思議者益可
為正文多錯亂之證

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

案各本此言上有若字上文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
此言說秦王無若字則此若字衍也今刪

已得講於魏

案各本作趙得講於魏誤也今依下文已得講於趙
句例正

廉則兼欺舅與母接母不能制舅不能納接適燕者至
用兵如刺蜚接龍賈之戰

案各本母不能制二句倒在用兵如刺蜚下致與上
下文意相間斷今正

張儀列傳第十

則趙不南接梁不北接趙不南而梁不北接則從道絕

案各本梁不北三字倒在而梁不北句下今正

史記探源

卷七

七

聞蘇秦死乃說楚王○韓王○齊湣王○趙王○燕昭

王

案六國表是為周赧王四年秦惠王後十四年楚懷
王十八年韓襄王元年齊湣王十三年趙武靈王十
五年燕昭王元年也

偏守新城存民苦矣

案存字不甚可解疑誤

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必四分其地

案各本作趙服必四分其地服字衍今刪

樛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接樛里子疾室至故俗謂之樛里子接秦人諺曰

案各木之東下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

樛里子下曰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

武庫正直其墓與呂不韋傳夏太后別葬杜東曰後

百年旁當有萬家邑此皆堪輿家言也堪輿之說出

自分野周禮保章氏分野注可證詳序證分野節七

略有形法家宮宅地形二十卷亦為劉歆之學者所

史記探源

卷七

六

造先秦時安得有此說此亦後人竄入也今刪

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乃以杜陽○韓亡公仲且躬

率其私以闕於秦

案此與上下文皆不相應且韓既為向壽所亡則韓

之公叔何以能闕向壽於韓語不可解當有脫誤

公孫奭黨於韓故王不信也○公不如善韓以備楚則

無患矣

案此文更相矛盾

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至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

案此文亦不可解

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

案此亦寓言也甘羅自以年十二不為小故假託是

說以相形非真有項橐其入也不然其文辭不少概

見何也

穰侯列傳第十二

請為公毋急秦至且不聽公

案此文亦不可解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探源

卷七

九

先序今以上至黃帝至至天地未生○先列中國名山

大川至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接以為儒者所謂中國

者至乃有大瀛海環其外

案先序至未生縱說古今也先列至其外橫說遠近

也各本中云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

宜而符應若茲乃復縱說古今與上下文義不相屬

五德始伏羲與上至黃帝句義亦不相應增竄之跡

甚顯漢書郊祀志曰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

終始五德之運諦觀此傳決非原文乃劉歆之誣騷

衍也餘詳序證終始五德節及封禪書下令刪

騶衍適梁梁惠王郊迎○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

昭王擁彗先驅

案梁惠王世次與騶衍不相當孟子適梁之次年惠

王卽薨則此傳上云騶衍後孟子不當與惠王同時

一也惠王亦不與平原君燕昭王同時二也平原君

傳公孫龍說平原君不可以信陵君之存邯鄲而請

封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及騶衍過趙乃糾公孫龍案

信陵君存邯鄲事在趙孝成王九年使騶衍過趙卽

史記探源

卷七

三

在是年去梁惠王薨七十八年不及相見三也梁於

是時貴當昭王然此語在孟子傳中釋其文義自當

作惠王以形其優禮騶衍過於孟子也豈所謂馳說

者騶其辭不欲令儒者斷其義耶顏黃門曰吾嘗笑

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是則文章之於義理固有離

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者不可不知也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至豈可勝道哉

案世次衍在髡後文先於髡者上承騶品稱三騶子

而言也

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阿劇子之言魏有

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阿之吁子焉自孟

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倒蓋墨翟宋

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止

案趙亦有公孫龍者別於仲尼弟子列傳之公孫龍

也彼傳不言爲堅白同異之辯此傳不言字子石則

非一人明矣案隱誤謂一人以篇末或曰並孔子時

爲證不思又云或曰在其後不仍可爲非一人之證

乎且此二句上承自孟子至吁子而言孟子梁惠齊

史記探源

卷七

三

宣時人公孫龍與騶衍同時李悝仕魏文侯尸子係

衛鞅客劇子長盧吁子墨翟皆可類推太史公豈有

謂其並孔子時之理此二句必是後人旁記誤入正

文爾今刪之辯下長盧下皆有闕文劇子句與上文

語意不倫阿之吁子上承楚有尸子長盧爲文似吁

子亦楚人矣集解阿者今之東阿則是齊之邑名與

趙魏楚宋皆國名義不相當以上當有齊有某邑某

人句今皆脫爾墨翟三句上文所脫而倒列於末也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封田嬰於薛○嬰卒諡為靖郭君

索隱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駟鈞封靖郭侯

文卒諡為孟嘗君

集解詩云居常與許鄭箋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

邑于薛城索隱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此云諡

非也孟字嘗邑名

案諡猶號也白虎通號篇諡篇皆釋黃帝稱黃之義

可證諡為靖郭君諡為孟嘗君猶號為綱成君考號

為馬服君考之比非周書諡法解之益也此亦有封

史記探源

卷七

三

邑而別為名號之屬詳秦本紀武安君下

出入乘輿矣

案各本與下行車字今依上文出無輿句刪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關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

案各本上作虞卿誤也虞卿去趙十年矣詳下

虞卿者○說趙惠文王○秦趙戰于華陽趙不勝亡一

都尉至賀戰勝者終不肖媾關使趙郝約事於秦至秦

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臣見秦之六城至趙而

反媾於王也○魏請為從趙惠文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去趙

案惠文王各本作孝成王下同華陽作長平終不肖

媾下云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

入朝皆誤也范雎傳秦昭王四十一年王欲為范雎

報讐聞魏齊在平原君所誘平原君入秦乃遣趙王

書使人疾持魏齊頭來虞卿與魏齊亡走大梁欲因

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初難見之魏齊自剄趙王取

史記探源

卷七

三

其頭予秦秦乃出平原君歸趙年表自是歲即趙惠文

王三十三年次年為孝成王元年是孝成王未立虞

卿已去趙矣至孝成王六年秦破趙長平九年乃圍

邯鄲此傳謂孝成王不聽虞卿之言致有長平之敗

邯鄲之圍平原君傳亦謂邯鄲圍解後虞卿欲為平

原君請封則似虞卿去趙在信陵君救趙之後矣然

信陵君留趙十年若在十年以內信陵君不在大梁

如當返魏之年應侯免矣昭王薨矣平原卒矣安復

得昭王欲為應侯報讐而召平原君入秦事侯贏自

信陵君至晉鄙軍之日自殺矣安得在信陵旁述虞卿解相印捐萬戶侯事且秦圍邯鄲在齊王建八年君王后當國事秦謹安敢受趙賂與之謀秦卽謀秦是時之秦豈復畏趙而反媾於趙耶是後亦無趙魏合從事及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時平原君死五年矣虞卿安復得過平原君趙策虞卿請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世家載此事在安釐王十一年後二十年信陵君救趙前亦可見虞卿仕趙在秦圍趙前也趙世家惠文王十七年秦拔我兩城

史記探源

卷七

三

十八年拔我石城十九年敗我二城二十五年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與此云亡一都尉似是一事自此至三十三年秦無伐趙事當是虞卿制媾之功也然則此傳兩言孝成王當作惠文王長平當作華陽圍邯鄲事因敗長平之誤文而竄入也今刪正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封公子爲信陵君

索隱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鄉邑也

案此亦有封邑而別爲名號也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封爲春申君

索隱四君封邑檢皆不獲惟平原有地又非趙境蓋並說諡而孟嘗是諡

案下云賜淮北十二縣此亦有封邑而別爲名號也又下言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後世謂之中江轉因其名號以名封邑矣君先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

案君先時各本倒作先君時今正

史記探源

卷七

三

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

案此二句亦不甚可解疑誤

置東郡接楚考烈王無子

案各本置上有作字當是置字之旁注混入正文而又誤倒也中云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皆衍文也上文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在爲相後十五歲此在爲相二十二年之後何待復言就封而行相事耶今刪正

後更立兄弟接亦各異其故所親

案各本中云則楚更立君後與上句義複立後亦與立君義複衍也今刪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至 匪眦之怨必報接 秦昭

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睢必報其讐至 昭王謂

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太公望以為尚父

案下云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

之叔父也仲父叔父與尚父語意相應各本作昔周

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語意不倫誤也今正且齊世

史記探源

卷七

三

家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是

文王稱其先君曰太公稱尚父乃為太公望非太公

也稱太公望為太公乃漢以後語先秦尚不云爾或

曰以為尚父者武王也何得屬之文王曰得太公望

者文王也以為尚父者武王也視桓公之於管仲昭

王之於蒞自自得之而自父之本自不同此語為下

二句而設不得不合二事為一所以便文非以稽古

也餘詳下

至 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惠文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

案平原君乃惠文王之弟也惠文王各本誤作孝成王則與上句不可通今正

至 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接 范睢相秦二年秦昭王

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接 四十三年攻韓

汾涇拔之

案各本范睢相秦二年至高平拔之二十三字誤列

匪眦之怨必報句下致必報句與必報其讐句義不

相屬秦昭王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兩次伐韓文亦不

相屬且於四十三年上衍昭王二字伐韓上衍秦字

史記探源

卷七

三

而昭王為范睢報讐者乃退在四十二年矣今皆刪

正此事在四十一年當趙惠文王三十三年故秦王

遣趙王書稱平原君為王之弟者再是歲惠文王薨

太子即位是為孝成王若在昭王四十二年乃當孝

成王元年安得稱平原君為王之弟耶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李牧者○匈奴每來出戰接 不利

案各本中複出戰二字衍也今刪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接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至乃相聚求其子立爲襄王

案初淖齒至立爲襄王一節各本誤在贊語其田單之謂耶下其子誤作諸子今並正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

案此王充所謂文增也秦圍邯鄲志在滅趙新垣衍

欲帝秦亦未必果能紓趙禍魯仲連不帝秦之說何

與於秦將而卻軍耶下云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

史記探源

卷七

宋

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方是實錄

其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齊田單攻聊城歲餘○

不下○粟腹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

案各本作其後二十餘年集解徐廣曰年表以田單

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二十餘誤也此說是也

今年表無此文脫也年表秦破趙長平在齊王建五

年粟腹軍破在燕王喜四年卽齊王建十四年燕將

攻下聊城卽當在是年田單攻之歲餘乃在十五年

通鑑大事記載於是年是也自齊王建五年至十五

年則爲後十餘年耳二字誤衍今刪

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

索隱云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

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

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

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入歲則墨翟與子

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何如也

案宋有兩子罕韓非子二柄篇子罕謂宋君曰夫慶

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

史記探源

卷七

宋

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

君見劫外儲說曰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

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

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韓詩外傳作子罕遂

去宋君而專其政然則此子罕必非樂喜春秋時亦

無被劫之宋君則此事必在春秋後矣賈誼新書先

醒篇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歎曰吾發政舉事

朝臣千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困

宜矣於是革面易行畫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

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疑昭公之出亡即為子罕所劫舉一事而千人稱聖正以行慶賞而不及刑罰所致其失威柄由此其得復位或亦由此宋亦有兩昭公一名杵臼一名特杵曰於魯文公十六年被弑此必特也世家特攻殺景公太子而自立景公在位六十四年年表景公三十六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則昭公之立後春秋三十年矣禮記檀弓篇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當在春秋末或稍後之墨子公輸盤凡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則墨子亦與昭

史記探源

卷七

季

公世次相當而子罕囚墨翟亦足為專主刑罰之證也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賈嘉與余通書止

案各本下云孝昭時至九卿此褚先生所補今刪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

集解云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索隱譙周曰自匿有娠

則生政時固當踰常期也

案初有娠時可匿豈產期亦可匿即及期而不能不產猶不及期而不能產豈娠者所能自主過期而產千萬之一漢昭帝十四月而生豈鉤弋故緩其期耶張照曰大期猶詩言誕彌厥月也若十二月何以信其為不韋子耶案此說較允南為通事理而仍不通文理也不讀堯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乎豈可作彌月解乎太史公此言所以傳疑也不韋獻姬時固以為有娠矣或似娠而實非或雖娠而月期仍至亦有踰常期而生子者果為誰氏子惟始皇母知之耳

史記探源

卷七

季

後人焉知之

拔其鬚眉為宦者

案宦者無鬚非無眉也此云拔其鬚眉者非并其眉

拔之也特以修辭之例因鬚而及眉猶易傳巽而耳

目聰明巽為耳不為目乃因耳而及目禮記凶年不

得造車馬車可造馬不可造乃因車而及馬也

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

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

杜東接 始皇九年

案孝文王后四字誤也上云安國君有所甚愛婚立
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
人爲王后王薨證爲孝文王子楚代立爲莊襄王所
養母爲華陽太后是華陽太后卽孝文王后也安得
別有孝文王后述華陽太后葬所哉如其自言無此
文法不知何字之誤不可攷矣各本中云東望吾子
西望吾夫後百年必當有萬家邑此後人竄入詳樛
里子傳下此文有更不可通者夏太后葬所乃其薨
後孝文王后所定生前安知在杜東而云爾耶

史記探源

卷七

七

嫪毐以不韋貴封號長信侯

案各本作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曰文信
侯不韋封也嫪毐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贊
中言嫪毐得寵貴山不韋耳合作長信侯案索隱改
文信爲長信是也然不韋與嫪毐列文誤倒及字不
可解今并正

竈恐禍起

至

發卒以反斬年宮

接

王知之

接

發吏攻毐

案各本脫王知之句今依始皇本紀補

刺客列第二十六

案此總傳也當與游俠滑稽貨殖相屬今在此當爲
後人亂其次矣

其後八十五年而晉有豫讓

案各本作七十餘年今依年表正集解徐廣曰闕闕

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非也

其後六十一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案各本作四十餘年今依年表正集解自三晉滅智

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亦誤

其後百七十四年秦有荆軻之事

史記探源

卷七

七

案各本作二百二十餘年今依年表正集解聶政至

荆軻百七十年疑脫四字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君侯自料能多孰與蒙恬

案各本能下脫多字能多與下文功高謀遠二句相

對今補

故秋霜降者草華落

案華各本作花唐人詩集始見花字前此皆作華也

今正

詐為受始皇詔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

案詔丞相之詔字各本脫今補

召趙高而示之曰至何變之得謀

案此與上下文皆不相應當有脫文

若此則可謂督責之接督責之接則臣無邪

案各本作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脫一可字

督責之三字衍一誠字今正督責之則臣無邪與下

文共疊七句句皆七字下句上三字皆複舉上句下

三字為一例

史記探源

卷七

善

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案各本督下脫責字今依上文例補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昔周成王初立至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

案古人立言多為時事而設言故事以喻之詳序證

傳記寓言節此於周公禱疾事不言為武王而言為

成王者蒙氏自喻其忠於二世也若對始皇之使亦

當言周公為武王矣此傳不言為武王尚書不言為

成王後人兼竄此言入魯世家與上文引金縢語相

複雜矣且成王七年周公遂能致政則其初立時亦
非在襁褓者周公即離王朝自可歸魯何為奔楚揆
之事理相去絕遠皆非事實故也

史記探源

卷七

善

歸安崔適

七十列傳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庸奴其夫亡抵父客

案各本作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今依漢書本傳正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若庸奴是也錄此者不知亡即謂去妄加去字而移亡字於其夫二字上因誤衍而誤倒也王楙轉以誤本為是謂夫本庸奴又

史記探源

卷八

一

亡去也若是則何待父客為之決絕其夫而嫁張耳

耶

漢王與我有舊故

接

漢王亦還定三秦

案各本中云項羽立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皇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也高祖本紀無此文漢書高紀始有之乃劉歆從郊祀志竄入又竄入此傳也詳序證分野節及封禪書下今刪張耳自漢元年九月為陳餘所敗走渡河適當二年十月漢王出關遂與相見綜核高紀月表可知此亦時勢使然豈豫知其

勝楚耶

子偃為魯王以母為魯元太后故

接

王偃弱

案各本作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元王弱誤也呂后本紀曰以子偃為魯王赦賜諡為魯元王彼以元王為敖此以元王為偃豈應乖異乃爾今依漢書本傳更正元太后繫之魯亦偃王魯後所加此文終言之猶之為公主時亦稱魯元也並詳呂后本紀下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探源

卷八

二

聞者其俳笑之

索隱謂眾其以俳優輩笑之

案俳當讀為非其以為非而笑之也

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

接

漢二年

案各本中云項氏立懷王為義帝陰令九江王布等使將擊義帝追殺之柳縣此從漢書竄入也史記則謂使衡山王臨江王殺之項羽高祖本紀皆然此傳不應獨異下文隨何說布曰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若項王實使九江

王殺之則此言何異灌夫罵座激羞成怒豈不堅其
助楚之心隨何方勸令歸漢當爲之諱諒不應爾顏
師古注高紀謂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欲爲史漢
調人然漢書不謂項王使衡山臨江本與史記異惜
不可強而爲一也

此三人者

案各本作言此三人者張照曰言字疑衍蓋從上信
字誤寫此說是也今刪

其人有籌策

史記探源

卷八

三

案各本作籌策之計計即策也漢書無此二字今刪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至漢方不
利

案高紀漢王之圍於滎陽出也入關收兵出軍宛葉
間北軍成皋復爲項王所圍出成皋北渡河奪張耳
韓信軍使韓信東擊破齊又破楚軍殺龍且事皆在
漢三年至四年漢王擊破曹咎軍汜水上圍鍾離味
於滎陽東乃述韓信使人請爲假王事是漢方利去

圍於滎陽時久矣此傳與之相反當是原文殘缺後
人掇拾而成爾漢書同

韓王信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

集解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
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韓王信初爲韓司徒
後譌云申徒因誤以爲韓王名耳

案司徒申徒申屠勝徒信都皆以聲同而通用也韓

信都者以官名名其人也古有以官名名人而其名

史記探源

卷八

四

尚存者伊摯是也以官名名人而其名轉亡者重黎
是也韓王之名已亡而以官名名之故曰信都不然
本以官名爲人名如宋武公名司空之比其後去都
存信謂與淮陰侯同名下文遂誤錄彼信之言入此
信傳矣索隱後譌云申徒當作後譌云信都故下曰
因誤以爲韓王名耳今亦爲鈔胥所亂也

韓王信從入漢中接漢王還定三秦

案各本中有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云云顏師
古漢書注曰高紀及韓彭英盧傳皆稱斯說是楚王

韓信之辭此傳復云韓王信語豈史家謬錯乎日知錄亦云然今刪

臨江王其尉

集解李奇曰其敖子

案月表作其驪然則驪當讀為懼尉常讀為慰懼與慰蓋一名一字也

自立為代王

案各本作自立為大王陳子龍謂代王之音誤今正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探源

卷八

五

項王遂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

集解徐廣曰立故王田儋也

案月表楚立假橫擊假假走楚楚殺之也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賜上閭爵

案各本作上閭今依集解如淳曰閭或作聞索隱張

晏云得徑上閭正

曲周侯商者至子侯世宗立

案各本侯上有懷字下云世宗卒子侯宗根立年表

侯宗根元年在元鼎二年則世宗卒於元鼎元年也麟止以前安知其謚此皆後人竄入也今刪

汝陰侯夏侯嬰至子侯頗尚平陽公主

案各本下云元鼎二年自殺國除亦非麟止前語今刪

刪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案此傳亡而錄漢書以補之也以終始五德之義釋易服色自劉歆始詳序證五德節此傳亦歆所作也設為張蒼漢家水德之言乃出公孫臣土德之言以

形其短而設為公孫臣土德之言又為自出火德之言以形其短之張本也文具漢書郊祀志設言張蒼

史記探源

卷八

六

歷乃出顓頊歷以形其短而設為顓頊以下六歷又為自出三統歷以形其短之張本也文具漢書律歷

志是張蒼傳者郊祀律歷志之渡津筏也孝文本紀

其改元年以得玉盃故無所謂黃龍見成紀於是召

公孫臣草土德之歷更元年也此傳所云詛張蒼且

誣文帝矣且張耳陳餘合傳述張耳未畢即出陳餘

魏其武安合傳述魏其未畢即出武安又出灌夫者

魏其武安合傳述魏其未畢即出武安又出灌夫者

魏其武安合傳述魏其未畢即出武安又出灌夫者

魏其武安合傳述魏其未畢即出武安又出灌夫者

以其事相牽屬故錯綜其文以總敘之也張蒼與周昌趙堯任款絕無一事相關特以四人相次為御史大夫而蒼承其後強分一傳以跨三傳前後效鑿之跡可笑甚矣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曲周侯酈商以右丞相將兵

案各本脫右字今依商傳補是時蕭何為丞相故酈商但為右丞相也

更食武遂嗣三世止

史記探源 卷八

案各本下云元狩元年國除亦麟止後語今刪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太史公自序集解張晏曰亡

案此言轉不足信傳或從漢書補錄贊乃班氏所無文亦似太史公作三侯立國之年皆與功臣侯表合其他補作無此完密也

陽陵侯傅寬○侯偃立三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

案各本作二十一年誤也年表偃自景帝前四年立至武帝元朔六年為三十一年乃淮南王謀反之年

也今正

蒯成侯繅者○至孝景中元年封繅子應為康侯一年卒子侯仲居立

案各本作至孝景中二年封繅子居代侯依年表則

此傳誤元為二脫康侯一代居上一仲字今補正下

云元鼎三年有罪國除非麟止前語今刪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樂布者○子賁刷止

案各本下云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年表在元狩

史記探源 卷八

六年今刪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吾與而兄善今而廷毀我

案各本作今兒聲之誤也今正

無何

案各本作毋苛聲之誤也今依漢書正

錯父謂錯曰公為政

案漢書師古注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此說非是稱人為公非當時語乃太史公之辭也藺相如稱

其舍人韓信稱下鄉亭長袁盎稱吳相從史及安陵富人皆曰公豈三公耶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至而齊大治為立石相祠止

案各本下述元狩元鼎以後事後人竄入也今刪

建陵侯衛綰者至子信代侯止

案各本代下無侯字下云坐酎金失侯此元鼎五年

事今刪則侯字當從此

塞侯直不疑者至子相如代侯止

史記探源 卷八 九

案各本代下無侯字云孫望坐酎金失侯此元鼎五年事今刪則侯字當從此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仁為丞相長史失官止

案各本下述其自刺舉三河為京輔都尉此官元鼎

四年置詳正義又下云仁坐縱太子誅死仁發兵長

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張照曰仁既以坐縱太

子誅豈又以車千秋訟太子寃而族誅乎此說亦可

為非才妄續之證今并刪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盡見五藏六府癥結

案各本脫六府二字正義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

府謂小腸大腸胃膽膀胱三焦也兼釋六府正文本

有此二字明矣正義亦脫小腸二字今並補

晉昭公時○趙簡子疾○扁鵲入視○其後扁鵲過號

號太子死○問中庶子喜方者○扁鵲過齊齊桓侯客

之

案此傳以扁鵲之醫術為主義相遇之人雜取傳記

史記探源 卷八 十

多係寓言此無關於信史非子產叔敖之比不可以

世次求也如以視趙簡子疾為扁鵲時代之本位則

先簡子立百有三十九年而號亡晉昭公亦先是九

年卒後簡子死七十二年而田齊桓公午立魏惠王

時有中庶子官見商君傳秦漢因之文王世子漢儒

所作其言庶子因漢制也說苑辨物篇作趙王太子

死此似漢之趙王故有庶子然援以解此傳仍去趙

簡子時代太晚且是時豈有稱王之趙國耶齊桓侯

韓非子喻老篇作蔡桓侯年表世家蔡桓侯與魯隱

桓同時又視趙簡子時代太早皆非事實明甚索隱正義以世次言之未得太史公本意也

此歲中亦除肉刑法○臣意盡十三年所年三十九歲也

案各本誤作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上文高后八年集解徐廣曰意年二十六孝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則此文當作盡十三年所年三十九歲也盡十三年所與上文事之三年所已死十年所句法一例十字依日知錄補十三年上衍年字今刪下脫所字今

史記探源

卷八

七

補

齊侍御史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齊章武里曹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齊中尉潘滿如病得之酒且內○齊王故為陽虛侯病得之內○安陵阪里公乘項虛病得之內

案內即齊侯好內之內謂御女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病於出○使人腹腫病於出○所以知病於出

案病於出各本皆作出於病義不可解當由校者不

知出是病名故與病字互易說文姪女出病也醫書謂之陰挺故此傳下文曰疝氣之容於膀胱也今正相即召舍人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

案各本舍人下衍奴字今刪

奴之病得之灸於火數流汗出而見大風也

案各本作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今正

齊濟子司馬病○即走去疾馳至舍

案疾馳二字各本誤例今正

史記探源

卷八

七

病喜陰處者順死喜陽處者逆死

案各本上句喜字上下句喜字下皆有養字義不可曉下云其人喜自靜不躁無養字疑此二養字衍也今正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高帝已定天下六年立劉仲為代王

案六年各本誤作七年今依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楚

元王傳集解及漢書諸侯王表正

吳王先起兵 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 膠西

接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

案正月丙午二句各本誤在膠西下膠東上今依漢

書本傳正

李將軍列傳四十九

廣軍功自如無賞止

案各本下述李蔡為丞相在元狩二年李陵降匈奴

在天漢二年贊言李廣之死亦麟止後語今刪

匈奴列傳五十止

趙信兵不利降匈奴止

史記探源

卷八

七

案此元朔六年事也衛將軍傳可證以下即非麟止

前語末言李廣利聞家以巫蠱族滅而降匈奴乃征

和三年事雖主訖太初訖天漢之說者亦不可通後

人從漢書竄入明矣今刪

衛將軍列傳第五十一

案各本衛將軍下有票騎二字亦後人所增竄冠軍

侯為票騎將軍在元狩二年也今刪

封博望侯止

案此在元朔六年以下即述元狩二年事矣兩公孫

以巫蠱族滅在征和二年票騎與諸將傳皆從漢

書竄入也今刪

平津侯主父偃列傳第五十二

士亦以此賢之止

案各本下云淮南衡山謀反宏病甚上書乞骸骨居

數月病有瘳視事此非太史公語也淮南衡山謀反

在元朔六年終詳本傳下居數月乃在麟止後矣今

刪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探源

卷八

西

案此與下三篇史記所本無後人直錄漢書西南夷

兩粵朝鮮傳也漢書合此四夷為一傳以其國皆為

漢所滅而作並在元鼎元封以後則非至于麟止之

義也漢書有文帝賜趙佗書此無漢書載佗上書謝

此存五分之一漢書曰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嬰齊嗣

立即藏其先武帝文帝暨則文王胡居國亦稱帝矣

而去帝稱王實自嬰齊始此傳脫文帝二字則似其

父胡亦稱王藏帝璽當屬之胡矣今屬嬰齊義不可

通此皆割裂漢書之徵也

東夷列傳第五十四

案此雜錄漢書嚴助傳餘詳南越尉佗傳下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案詳南越傳下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案此錄漢書至獨夜郎滇王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而止乃割去其孝昭始元二年以後事特彼傳為平定四夷而作至成帝河平中牂柯太守陳立殺夜郎王興降鉤町王禹漏西南夷始為平定此傳中止則

史記探源

卷八

五

亦別漢書之足爾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此之謂也止

案各本下云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封于泰山非麟比前語轉從漢書錄取故也贊語可證

太史公曰至 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止

案各本下有揚雄以為云云由班贊兼錄司馬遷稱云云揚雄以為云云此轉錄取班書刪去贊曰司馬

遷稱六字而仍太史公曰之文遂成太史公引揚雄語矣今刪

淮南衡山列傳五十八

元朔六年終

案各本誤作元朔七年冬今正元朔六年終與上文元朔六年中相應知七與冬皆誤者元朔無七年是時尚以十月為歲首中謂三四月間方衡山王上書請廢太子爽之時終謂九月乃有司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時矣若作六年冬反在六年中前也知非元

史記探源

卷八

末

狩元年冬者五宗世家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七年以淮南黨事發自殺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以淮南事死陽陵侯傳寬傳寬以孝惠五年卒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二年坐與淮南謀反死以年數校之皆在元朔六年與此傳合惟將相名臣表漢書武帝紀二王之自殺皆列於元狩元年然五行志亦云元朔六年將相表後人偽託不足據是則列於元狩元年者一在元朔六年

者五以五校一決之甚易後此一月卽屬獲麟之月矣史記年限於此終故別傳於此止也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案此下篇目篇文皆非太史公所有者七焉循吏傳爲酷吏傳而作酷吏傳僞託則循吏傳可知酷吏皆今人循吏皆古人太史公非愛古薄今者不宜有此二傳不相屬中隔汲鄭儒林二傳亦甚不倫孫叔敖霸佐也子產良相也列之循吏轉爲降格矣索隱曰有管晏列傳國僑羊舌肸等合著管晏之下不合入

史記探源

卷八

七

循吏傳此說是也又傳謂鄭昭君之時以子產爲相治鄭二十六年而死案鄭世家子產鄭成公之少子與左氏成公乃厲公之五世孫厲公乃昭公之弟子產安得事昭公年表簡公十二年子產爲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越定公十六年獻公十三年聲公五年而子產卒上距爲卿之歲五十九年矣與此云治鄭二十六年不合惟左傳子產於魯襄公二十三年始知政三十年爲政昭公二十年卒則於此言治鄭之年數尙近仍去昭公之世絕遠太史公每述一人分

見數傳者其世次其事跡皆相密合惟仲尼弟子傳宰我之事跡與此傳子產之世次乖異特甚其爲妄人所僞託正如一轍也

汲鄭列傳第六十

案此傳亦非史記所有據漢書張馮汲鄭列傳竄入也傳言始黯列爲九卿爲下云是時小吏張湯後至御史大夫而發已入元狩間事至黯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卒集解在元鼎五年則仁至九卿偃至諸侯相當在武帝末年

史記探源

卷八

末

諒非太史公所及見矣安得於麟止前言之證一也太史公曰始翟公爲廷尉云云於漢書在鄭當時傳末此錄班傳爲贊猶文紀錄班贊爲紀其爲竄漢入史之跡甚顯證二也列傳次第先別傳後總傳各史皆然法當創自史記此別傳也不當在循吏儒林兩總傳之間猶大宛傳當在匈奴之次不當列酷吏游俠之間也詳彼篇下證三也此書別傳至淮南終總傳自儒林始而游俠次之儒文俠武並稱於世也次滑稽談言微中可以解紛也次貨殖上則富國下則

富家也而以自序終焉餘皆非也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焚詩書阮術士 按陳涉之王也

案各本中云六藝從此缺焉此古文學家所竄入今刪秦第燒民間之書博士官所職如故詳秦本紀非博士官所職條下蕭何入關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是則詩書雖焚六藝未嘗缺焉諸生犯禁而阮者四百六十餘人傳相告引乃自除罪然則除罪之人亦必不少此皆誦法孔子者叔孫通故秦博士

史記探源

卷八

九

比其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後又徵魯諸生三十餘人此下云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又云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是則術士雖阮傳六藝之人亦未嘗缺焉此非太史公言明矣

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

案五經師說惟此入家書禮易無異師申轅韓胡毋

董無異說皆折衷於夫子未有門戶之分也此古文學家所別之為今文學者也自劉歆造古文學詩託之毛氏書託之孔氏春秋託之穀梁左氏專主破壞八師之說於是師丹劾其變亂舊章公孫祿劾其顛倒五經與師法建武初陳元主古學范升主今文是為分門戶相攻擊之始其後鄭君雜糅今古門戶始淆王肅不分今古務與鄭異變本加厲岐中有岐辭旨紛繁首尾衝決乃有束髮受經皓首不通者試讀此傳則若網在綱有條不紊矣今者田氏易久亡三家

史記探源

卷八

十

詩伏氏書章斷句百不存一高堂氏禮亦有古文學竄入求其完緒無缺純而不雜之今文其惟春秋胡毋董氏學乎胡毋氏學在解詁董氏有繁露惟胡毋董氏所傳為公羊學此傳言春秋越公羊而屬之胡毋董氏者漢書鄒陽傳曰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緄追免賊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終軍傳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專之可也皆引公羊傳文而不稱公羊不稱傳直曰春秋以為春秋之義者此傳與經為一體猶孔子傳易子夏傳禮之比

不與易田生禮高堂生爲輩故胡母董氏與之爲輩也安所得驚胡母董氏而上之突出毅梁左氏二傳與公羊抗行也哉左氏詳序證春秋古文節義梁詳下此述八師之學既明下惟有事於朝廷者各爲之傳傳申公爲議明堂也傳轅生爲論高帝代秦與以直言忤竇太后也傳伏生爲文帝使朝錯往受業也傳董生爲言遼東高廟災也然爲太史公原文者蓋實說並詳下餘皆無傳不爲私家記受授爲弟子諱官闕也其言趙綰王臧亦因推轂申公耳餘皆後人

史記探源

卷八

三

從漢書竄入

申公者至申公亦以疾免歸數年卒止

案各本例作亦疾免以歸今正下云弟子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徐偃爲膠西中尉皆謬也伏生章云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頗能言尙書事漢初諸儒無兼經者安國霸果從伏生受書不應復從申公受詩漢書終軍傳元鼎中徐偃尙爲博士則爲膠西中尉更在其後非麟止前語皆從漢書儒林傳竄入也今刪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至時固已九十餘矣止

案各本下云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宏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亦謬說也公孫子曲學阿世當在官九卿後方與固其徵時正當務正學以沽名觀其對策豈曲學乎何庸側目視固固亦何由誠其曲學阿世耶又下云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數句意亦自複且上文已云言詩於齊自轅固生此不復言人豈不知齊人言詩皆固之弟子耶尤

史記探源

卷八

三

矣漢書較此尙簡此乃妄人所竄入今刪惟此章不錄弟子姓名官闕則申伏董生下備錄之可證其非史記本文也

此下爲韓生章案上文已云言詩於燕自韓生此仍不出言詩之意絕無與於朝廷之事與申轅殊何以傳爲下做此其云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豈申轅無章句乎彼不言而此言之非例也此言體似七略漢書儒林傳衍之後人據以竄入此傳也今刪

伏生者至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止

案各本下云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此節不繫於孝文帝求能治尚書者以上則朝錯所往受者有亡篇乎無亡篇乎如有亡篇何以上文不言錯傳亦不言如無亡篇孝文時尚未亡漢定時顧亡乎不合者一又下云由是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張生及歐陽生數語上承漢定為文則伏生設教當在高惠之世孝文求

史記探源

卷八

三

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然則山東大師何往耶其所教之弟子何往耶下文歐陽生教倪寬倪寬既通尚書麻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補廷尉史張湯以為奏獄掾漢書百官表張湯遷廷尉在元朔三年然則倪寬受書於孔安國極早亦在建元元光之間是孝武時歐陽生尚存孝文時何往耶不合者二又下云倪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卒案百官表寬為御史大夫在元封元年九年卒乃在大初三年皆止後事不合者三又下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

文讀之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案安國之今文尚書不言所受當為孔氏家學而非伏生所傳然則與伏生所傳者同乎異乎如其同也兵禍所流亡豈如選家之定本篇數無差篇名亦不異乎如其異也倪寬兼受業於歐陽氏孔氏何不以所異者互補必待古文出而滋多乎不合者四餘詳序證古文尚書節此皆從漢書儒林傳及倪寬傳竄入也今并刪

此下為高堂生章案詳韓生章下此亦從漢書儒林

史記探源

卷八

三

傳竄入今刪
又下為田何章案七家經師不言所受此獨自商瞿受易孔子敘起上文惟董仲舒稱名餘皆稱生此云田何子莊王同子仲皆名字兼舉豈史家亦有孤雁入羣格乎此當出自雜說專為傳易諸儒而發本不與五經諸師並稱漢書錄入儒林傳殊與上下章不侔錄史記者既竄入仲尼弟子傳又入於此更覺游移不定矣且自商瞿至田何尚止六傳案瞿少孔子二十九歲是生於魯昭公十九年至漢高九年徙齊

田氏關中計三百二十六年是師弟之年皆相去五十四五師必年踰七十而傳經弟子皆十餘歲而受業乃能幾及其可信耶今刪

董仲舒至以修學著書爲事止

案各本下云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惟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此爲下言穀梁張本不思上文言春秋既下屬之仲舒此復上及公羊所謂尻下出頭枝末生根天壤間固無此物理太史公豈有此文理殆非不足固無庸狗尾續也謂唯董仲舒明

史記探源

卷八

三

於春秋於胡母生句亦不可通今刪

此下爲胡母生章案上文先胡母而後董此在董後亦非其次餘詳韓生章下今刪

又下云汀生爲穀梁春秋案穀梁亦古文學也漢書梅福傳推跡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發明後漢書章帝紀令羣儒受學左氏穀梁古文尙書毛詩儒林傳肅宗詔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然則穀梁爲古文班范二書皆有明文近儒辨析今古文者皆未見及此適幸窺見之爾漢書儒林

傳言穀梁大師如韋賢夏侯勝蕭望之尹更始劉向諸人攷之本傳不但無影響適形其翻反則儒林傳所謂武帝世江公與仲舒議衛太子私問穀梁宣帝立穀梁春秋者皆如捕風繫影而讀其傳凡與公羊同者皆其常義以示公穀如一邱之貉焉公羊精義削除殆盡然後出左氏反對之是穀梁者引人背公羊而趨左氏之伏流焉別詳愚所撰春秋復始中此文從漢書儒林傳竄入下言呂步舒以春秋義決淮南獄乃從五行志竄入也今刪

史記探源

卷八

三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案此傳既非史記所有漢書亦非班固之舊班氏贊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爲聲然都抗直張湯阿邑人主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若是則張湯杜周與郅都同傳明矣下云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然則何謂自郅都以下乎周傳云周以少言爲重正與酷吏贊語相應仍可爲周在酷吏傳之證不然豈有贊離本傳而附他傳者乎少言爲重一句此傳所無而贊語有之文無所承是亦割裂漢書之據漢書周以少言

爲重敘於與滅宣更爲中丞十餘歲之後上言爲廷尉史事張湯百官表湯爲廷尉在元朔三年周自湯爲廷尉時由廷尉史遷中丞而爲中丞十餘歲則在元封間矣下言宣爲左內史百官表在元封元年周爲廷尉表在二年是則少言爲重亦麟止後語太史公無由入贊於杜周二捕治桑宏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御史大夫此數語史漢皆有之案捕治二家昆弟子必在衛桑得罪後衛皇后事在征和二年桑大夫事在昭帝元鳳元年文具

史記探源

卷八

七

漢書武昭二本紀杜周於天漢四年爲御史大夫四年卒見百官表是周卒後三年而衛氏禍作又十一年而桑氏族滅此言在漢書固已顛倒世次在史記且豫及昭帝時事矣且吏之酷至王溫舒論報流血十餘里杜周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乃爲此傳之主人翁此傳尙不爲都甯成輩作也其事多在太初後故知非太史公作而班固創爲之湯周皆在傳中別爲其子安世延年作傳後人徒湯周事於安世延年傳首而增酷吏贊末云湯周子孫貴盛故別

傳致與上文自都以下湯周云云義不可通他人復從未徙之漢書去其田廣明以下錄入史記其後又多譌脫爾如甯成周陽由章稱武帝不成太史公語張湯章一稱嚴助兩稱莊助東漢諱莊因改爲嚴此傳莊嚴雜出非史非漢矣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司馬公之殘闕褚先生補之失也

案此亦非褚先生補後人直錄漢書張騫李廣利傳

史記探源

卷八

七

也然此與律書小司馬能於張曼所不謂亡者知非太史公作索隱之名稍符其實矣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案此班固所謂遷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者也故其爲論日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學已不容

誅以自表異實未得太史公本意也詳佞倖傳下

近世接孟嘗春中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

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

案各本中有延陵二字衍也季札雖王者親屬未嘗相吳亦未聞招天下賢者集解引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以此延陵生當之并非王者親屬於下文更不可通下文專承四豪為義豈有一字涉於延陵者其為衍文明矣今刪且無用待我接去

案且無用為句待我去為句各本中重待我二字衍也今刪

史記探源

卷八

无

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皆赦而無足數者止

案各本下述長安樊仲子等云有退讓君子之風若此則不可謂之敖敖當讀為傲故集解云倨也又述北道姚氏以下曰此盜跖居民間者此正無足數者而又數之豈不與上文相矛盾此妄人從漢書竄入爾今刪

佞倖列傳第六十五

案此傳亦非史記所有後人錄漢書而去其石顯以下也太史公自序謂春秋主乎作故善善惡惡賢賢

賤不肖史記主乎述故一則曰論載明主賢君忠臣

死義之士再則曰載明聖盛德述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此開名臣言行錄之先聲非為司空城旦書也是故傳游俠賢其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也傳滑稽賢其談言微中可以解紛也傳貨殖賢其人富而仁義附焉此皆有益於人國故傳之傳之者賢之也王親屬不何賢於佞倖而傳之若漢書則訾游俠賤貨殖自當傳佞倖爾或曰此傳若非太史公所作何以

改趙談為趙同以避其父諱耶曰凡因避諱而改如

史記探源

卷八

三

改恆山為常山微侯為通侯皆用義同聲異之字不用聲通義別之字也談同一聲之轉安知非此人本名同而漢書轉作談耶索隱以此為避父諱然則滑稽傳曰談言微中何以不避春秋襄公二十三年癸孫紘出奔邾婁孔子且不避父諱太史公何為避之臨文不諱西漢猶然不惟父諱也亦不避君諱景帝諱啟夏本紀燕世家皆所不避至若和合萬國自出今文田常成子亦因舊史非避高帝文帝諱也不然豈改協為合改陳為田亦有所避耶避君父之諱始

於東漢盛於六朝唐時并避嫌名小司馬以習俗例
古人謬矣卽以此傳之事實徵之鄧通得罪於嗣君
韓嫣取憎於太后皆非色衰愛弛也比以彌子瑕爲
不倫矣惟李延年事稍似然衛后色衰而李夫人進
乃召貴延年當在元鼎元封之間非麟止前事隨舉
一端皆可決其非太史公作也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髮後百餘年接秦有優旃

案各本中有優孟章遂云髮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孟

史記探源

卷八

三

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其謬巨甚孟事楚莊王髮仕
齊威王威王之立後莊王之卒二百二十年是則髮
在孟後二百餘年此文轉謂孟在髮後百餘年世次
顛錯至此旃仕秦歷漢則在孟後三百七八十年此
云二百餘年亦非也且楚莊王時豈有韓趙魏國楚
相之子何至負薪莊王之賢何待孟言而封敖子孟
但依冠像故王卽欲以爲相若復像王且讓國乎呂
氏春秋異寶篇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封汝無受利
地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邱是則不因

優孟之言也此章世次既差立言復謬其爲廣鼎顯
而易見今刪之而以旃承髮適後百餘年也
齊威王橫行接優旃臨檻疾呼

案各本中言優孟事亦因傳而竄入今刪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太史公白序集解張晏曰褚先生補索隱日者不能
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古
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蕪鄙也

史記探源

卷八

三

案此文亦與三王世家空取其策文相似例以三代
世表梁孝王世家滑稽傳褚先生補甚不類也則亦
非才妄續耳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方

案隱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方之教今

此及漢書作克皆誤劉向別錄則云李悝

案孟荀列傳亦云魏有李悝盡地方之教魏世家吳

起列傳皆有李克對魏文侯語且嘗爲中山守盡地

力卽爲守之職是李克卽李悝克一聲之轉古書通用非誤也唐人不通漢讀故以不誤爲誤

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案此班固所謂遷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者也故其序論曰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自旌其異然列傳多史記舊文中有子贛則於變詐姦軌語且自相違背若飾蒲爲首以配人身雜兩人之意合作一文固不可也不徒失太史公本意也

史記探源

卷八

七

甯爵毋刁

案爵刁爲韻說文雖或爲甯是爵焦同聲也古語云甯復甯今年猶可後年饒甯與饒爲韻猶甯與刁爲韻也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重黎爲帝嚳火正

案各本作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與楚世家乖異此豈一人之言乎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古

文家創異說竄入左昭二十九年傳曰少皞氏之子

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又亂楚語曰少皞氏之衰也

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

黎司地以屬民案史記五帝紀無少皞詳序證終始

五德節五帝本紀是爲帝顓頊條下楚語乃增少皞

於顓頊之前重黎一人也分重爲一人黎爲一人火

正南正一官也分南正爲一官火正爲一官司天地

屬神民一職也分司天屬神爲一職司地屬民爲一

職又分重爲少皞之子改其君帝嚳爲顓頊古文家

史記探源

卷八

七

專務反對今文如此楚語又曰堯復育重黎之後章

注以爲義氏和氏是堯典之義和亦火正也書曰乃

命義和欽若昊天此卽司天屬神之事又曰敬授人

時此卽司地屬民之事是司天地屬神民在義和爲

一職重黎豈有二官是篇開章二句古文家據楚語

竄改又誤火正爲北正夫火位南方而稱北正信乎

南轍而北其轍矣其謬益甚今正

談爲太史公太史公接受易於楊何

案各本中云學天官於唐都亦後人竄入也自義和

歷象之學不傳後世所傳者皆劉歆分野之說龐人左傳國語周禮晏子呂覽淮南子及史記諸篇而總之以漢書天文志又造梓慎裨竈子章甘公石申唐都諸傳習之人名以實之後人復隲天文志入史記謂之天官書因造此語以為證而不思天官非史官職也姑以古文證之周禮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者保章氏之職若太史則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而已故左傳梓慎裨竈不

史記探源

卷八

妻

稱史官董狐南史不言星象是古文家不言史官掌天官焉更以今文證之下文遷述其父之言曰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余甚懼焉又曰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亦無一語及天官是今文家不言史官掌天官焉然則太史遷無由造天官書太史談無由學天官於唐都矣今刪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接二十而南游江淮至過梁楚以歸

案各本中云年十歲則誦古文與上下十三句皆有地名凡言生長游歷之所者語意不倫豈欲以魚目混珠乎今刪

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接後世中衰案各本中云典天官事詳上今刪

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案此文上承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為義則是元封元年之言也上距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實止三百七十年而云五百歲者此以祖述之意相比所謂斷

史記探源

卷八

妻

章取義不必以實數求也由今觀之有孔子而堯舜藉以祖述文武藉以憲章有太史公而孔子列於世家儒林表其經業是孔子後不可無太史公猶周公後不可無孔子也下文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等語惟以述作相比耳豈謂比其聖德哉索隱謂揚雄孫盛深所不然以為述作者記注之志士豈聖人之倫非通論也且揚雄作太玄以擬周易作法言以擬論語殆自以為聖人之倫矣竟何如

太史公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五年而當太初元年

此數語在周公卒五百歲節前○於是論次其文七年今欲與下文意旨相屬故從此○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

案此則其稿創始於太初元年告成於天漢三年而其述事實止於元狩元年冬十月耳三者序次極爲分明後人誤以其起草之年爲述事之年遂造太初而訖之說以張續貂之本尤而效之者漫衍至成帝之世矣此節集解引張晏索隱引服虔亦謂止於武帝獲麟集解序引漢書司馬遷傳贊訖于天漢之言不思遷傳亦云至于麟止班氏敘傳又有太初以後

史記探源

卷八

七

訖而不錄之語文皆出自漢書說成三隅今以後漢書班彪傳史記後傳略論太史令司馬遷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之言證之則天漢太初二說決非班固之語裴駢序信遷傳贊以自背其集解何如據遷傳以自申之也司馬貞張守節之徒可等諸自節以下已著十二紀接十表接八書接三十世家接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接序曰惟昔黃帝至作五帝本紀第一

案各本麟止下云自黃帝始當是旁記誤入正文小

序云維昔黃帝即謂自黃帝始矣此何待言總述全書篇數此大序也以下分序各篇之意此小序也漢書敘傳如此知其本於史記也各本退大序此文入小序列傳末篇中倒亂甚矣今正紀表書世家列傳上亦各加以序語豈不與小序意重敘八書云禮樂律歷兵權山川鬼神索隱曰兵權即律書山川河渠書鬼神封禪書是則律書重舉而天官平準二書獨遺序三十世家云三十幅共一轂惟此有所取象紀表書傳皆否於文俱爲不倫今刪原書篇數字數今

史記探源

卷八

七

不可知姑仍舊文而已序曰二字依漢書序例補維秦之先至詩歌黃鳥關案禹旅爲韻無與鳥字爲韻者下文惟云昭襄業帝語不可解脫誤明矣自此以下至列傳第六十九其篇僞者序亦僞或失韻或不可句讀無從校訂間有完密者無關大義故不復校維我漢繼五帝末流至周道廢秦接焚滅詩書接圖籍散亂

案各本秦下云撥棄古文詩書下云明堂石室金匱



玉版此皆後人竄入也古文創自劉歆先秦時所未

有金匱制自哀章玉版見於緯書三代之制甚為儉

樸明堂尚蓋以茅石室多藏金玉豈相稱乎今刪

韓信申軍法按叔孫通定禮儀

案各本中云張蒼為章程此亦後人竄入也詳張蒼

傳下今刪

至于周復典之按至於余乎

案各本中云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與上文遺文古事

語殊不相應餘詳上今刪

史記探源 卷八 堯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按成一家之言至第七十

案各本中述全書篇數字數詳上

下又一節云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

篇案此於上文年限既殊篇數亦復此豈一人之言

當是後人據班書敘傳竄入也今刪

荀子賦篇班書贊辭皆韻語也綴於篇末竊取斯意

為繫以詩

新室國師嘉新公戲侮造化如兒童且為於穆作新

制瓜分青天立五帝五帝子為天下王終始五德開

義皇增飾少昊閭趙政新受漢禪猶虞唐若翁洪範

五行傳刺取春秋災異見用讎父書兼讐經為其譏

切王氏徧詭託書序自孔子奪孔春秋予魯史顛倒

五經毀師法公孫名言信有旨神經怪謀中秘深噓

氣遂能累古今橫作尼山五里霧填塞龍門何處尋

探源一洗龍門出龍門出今尼山屹今文家無門戶

分通經何待皓首日自此通經復通史取法春秋訖

麟止漢書說如三隅矛天漢太初總非是

史記探源 卷八 皁

湖州文光齋大房刻
字書坊王聯陞代錄